

魏源撰

聖武記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聖武記 (全一册)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上海人連壽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聖武記目錄

卷一 開創

- 開國龍興記一……………一
開國龍興記二……………一〇
開國龍興記三……………一五
開國龍興記四……………二二
開國龍興記五……………三一

卷二 藩鎮

- 康熙裁定三藩記上……………四一
康熙裁定三藩記下……………五〇

卷三 外藩

-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六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六九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七四
康熙親征準噶爾記……………七七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九三

卷四 外藩

目錄

- 乾隆蕩平準部記……………一〇〇
乾隆裁定回疆記……………一〇九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一五
乾隆新疆後事記……………二〇
道光重定回疆記……………二三
道光回疆善後記……………三〇

卷五 外藩

-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三四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四三
西藏後記……………五一
乾隆征廓爾喀記……………五八

卷六 外藩

-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六三
俄羅斯附記……………六九
國初征撫朝鮮記……………七二
乾隆征緬甸記上……………七六
乾隆征緬甸記下……………八一

一

乾隆征撫安南記……………一八六

卷七 土司苗蓋回民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一九一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一九七

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上……………二〇一

乾隆再征金川土司記下……………二〇四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二〇八

乾隆湖貴征苗記……………二一二

嘉慶湖貴征苗記……………二一五

道光湖粵平獠記……………二一九

卷八 海寇民變兵變

國初東南靖海記……………二二二

康熙戡定臺灣記……………二二六

康熙重定臺灣記……………二三一

乾隆三定臺灣記……………二三四

嘉慶東南靖海記……………二三八

康熙武昌兵變記……………二四四

嘉慶寧陝兵變記……………二四五

乾隆臨清剿賊記……………二五一

卷九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二五二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二五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二六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二六八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二七四

卷十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二八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二九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三〇〇

嘉慶畿輔靖變記……………三〇四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三〇七

道光洋艘征撫記上……………三一三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三二五

卷十一

武事餘記兵制兵餉……………三三六

卷十二

武事餘記掌故考證……………三三三

武事餘記事功雜述……

三六五

武事餘記雜武五篇……

三七六

卷十四

是記。當海疆不靖時。索觀者衆。隨作隨刊。未遑精密。閱二載。重訂於蘇州。又二載。復重訂於揚州。如征苗。征緬甸。及道光回疆。向止一篇者。今皆增爲上下篇。其全改者。如廓爾喀。俄羅斯等篇。其半改者。如雍正征厄魯特篇。其餘諸記亦各有損益。至武事餘記第十二十三卷。舊多冗沓。今移其瑣事。散附各記之末。而更正其體例。是爲聖武記第三次重訂本。道光二十有六載。魏源識於揚州旅次。

聖武記序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驟忽。軍閥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憤藏。排比經緯。騁馳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敘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尙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惠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槓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槓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於階闈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於權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

充軍吏。則赦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竿。赦民狂。則鑿雷不能破一墻。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胙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煥行大號之日。必繚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遠。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道光二十有二載元貳攝提格之歲孟秋相月哉生魄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敘於江都絮園

聖武記

邵陽魏源撰

卷一

開國龍興記一

維帝軒轅。晝井始遼。粵及有虞。州割十二。而遼以西。則割冀東北境。是爲幽州。遼以東。則割青海外境。是爲營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虛。有古肅慎氏之國。古孤竹國。在今遼西錦州府地。肅慎國在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地。肅慎即女真之轉音。樛矢擊弱射之本俗。至釁分爲三韓。蓋三汗並治之。天官書曰。中國山川。其雄首在隴蜀。其尾沒於碣渤。蓋東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終而成始。旁薄鬱鬱數千年。以有大清國。大清國之興也。肇有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至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我太祖太宗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其朝鮮蒙古。事屬外藩。別爲篇。今特先其收服滿洲諸部者。冠于伐明之前。以昭進攻自毫之本。

自山海關以東。留都之地。統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都之寧古塔在焉。黑龍江爲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裔也。遼起上京。即今黑龍江北之呼倫貝爾地也。金惟盛京稍東之興京。則肇興景顯四祖及太祖發祥之地。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一千二百里。始祖多里城。居赫圖阿拉之野。在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故四祖雖遷遼州。仍稱寧古塔貝勒。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威宅於茲。即明代之建州右衛也。我太祖高皇帝生明嘉靖三十有八年。溯之肇祖。當在明正統庚泰之際。由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始祖。當在遼金未遼矣。據開國方略。載天女所生始祖。傳數世而濟穆。又數世而肇祖生。當不遠近致服。爾後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明萬歷十有一年。太祖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聽審貝勒。以景顯二祖以來亦不知耶。此世數不遠之明證。明萬歷十有一年。太祖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聽審貝勒。以景顯二祖之警。起兵討尼塔外蘭。率甲十三。襲之於圖倫城。尼塔外蘭倉卒遁。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又討之於嘉班城。於

撫順邊外。皆不獲。初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者五六里。皆稱寧古塔貝勒。方太祖起兵也。同族之附明者。謂尼堪外蘭爲明所善。懼太祖招禍於明。聚誓瑩子。屢謀除害。太祖有衆一旅。克兆嘉城。瑪爾墩城。皆險固之區。或擊磴東馬而登。或單盾冒矢石而克。同族讐服。其歷十年。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鴨綠。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亦作窟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庫一屈倫國之部四。屈倫亦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強凌弱。衆暴寡。而屈倫四部最強。在滿洲之北。惟烏拉在吉林其算發哈達葉赫皆在東京之北。今盛京將軍所轄境內。皆以所居之河得名。烏拉輝發二河。入松花江。哈達葉赫二河。入遼河。即明之海西衛。與建州衛野人衛而三。海西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偪處開原鐵嶺。乃明邊之外障也。東海三部。則皆野人衛。在寧古塔以東。瀕海島嶼。距明邊絕遠。羈縻而已。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衛。處遼瀋之東。世相仇敵。故尼堪外蘭遠遁。築城於鄂勒璦。恃諸部中隔。我兵不能往討。太祖乃先自近部始。萬歷十二年。以兵五百。攻棟鄂部之翁鄂格城。萬歷十三年。攻渾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耕城。與一弟三侍衛。棄軍先進。渡河衝陣。龍騰虎蹴。以四人敗敵八百。十四年。復攻蘇克素護河之兀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璦城。哲陳部之託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于鄂勒璦城。罪人斯得。先是明歸我二租喪時。已給都督勅書十道。馬三十匹。至是又給龍虎將軍之印。及歲幣銀八百兩。萬歷十五年。命巴圖魯額亦都。攻哲陳部二城。阻漲渾河。聯繩而渡。跨堞而戰。身中五十餘創。卒克之。萬歷十六年。復克完顏部。時滿洲環境五憂部皆服。全有建州。遂與海西部爲敵國。土產東珠人獲紫貂元狐狍獾獾。與明市於撫順清河寬甸豐陽四關。兵食日強富。十有七年。又遣兵收服長白之鴨綠江部。盡有其衆。於是遐邇豐足。知太祖志不小。遂協而圖我。萬歷二十一年。葉赫哈達輝發烏拉。屈倫科爾沁。錫伯。卦勒察。蒙古珠舍里。訥殷。長白山。九國之師三萬來侵。營渾河北岸。國人皆懼。太祖酣寢。達旦。詰朝率諸貝勒拜堂子啓行。至古呼山。據險而陣。諭將士曰。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殲其前鋒。必反走。走而乘之。

必大克。時敵方攻赫濟格城。命額亦都以百騎挑之。敵罷攻來戰。葉赫貝勒布齋。科爾沁貝勒明安。身先督陣。布齋馬觸木而踣。我兵斬之。明安馬陷陣。棄鞍跨馬遁。衆軍逐獲。乘勝逐北。斬級四千。獲馬三千。鎧胄千。并禽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萬歷二十五年。葉赫哈達輝發四部。遣使來乞盟締姻。以其女弟歸太祖。是爲高皇后。初屬倫四部。哈達萬斤最強。且忠于明。爲葉赫輝發烏拉三部盟主。傳其子蒙格布祿。兄弟內鬩。遂爲葉赫所乘。哈達乞援于明。不許。請入捍邊。又不許。于是質其三子來告急。太祖命費英東噶蓋以兵二千助之。哈達旋感葉赫貝勒之誑。令執我將帥以索其三質子。而襲攻我軍。于是太祖舉兵克之。盡降其城寨。明使以緘鄰來責。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時萬歷二十七年也。旣而葉赫兵數掠哈達。太祖使詰于明。明人不問。哈達餓。乞糴于開原城。明亦不與。哈達復降于我。于是明塞亡南關。是後我國始絕明質。惟互市。萬歷三十五年。輝發貝勒以所部多叛歸葉赫。遣子質我而樹援焉。已又信葉赫貝勒之誑。索還其子以質于葉赫。所約之昏。亦不肯來取。而築重城以拒守。是年彗星東指輝發國。太祖征之。輝發以亡。萬歷四十一年。征烏拉。初。布占泰陣獲于我。旋釋歸。使主其國。妻之以宗女。錫之以敕書甲冑。三十五年。其所屬之瓦爾喀部來歸。太祖遣褚英代善費英東以兵四千迎之。布占泰以兵萬人阻之。爲我軍所敗。斬級獲甲各三千。師還。又遣褚英阿敏以兵五千。克其宜罕山城。布占泰懼不敢戰。執獻葉赫之人以和。并求婚。上親女。許之。四十年。復背盟。再侵我渥集部屬之虎爾喀路。欲娶我國所聘葉赫之女。又以鳴鑼射公主。太祖親臨烏拉河。克其沿河五城。盡焚其廬舍糗峙。許盟而還。布占泰復以其子質葉赫。怒我師。師至。布占泰以兵三萬逆戰。太祖身陷陣。敗其軍。先伏軍奪其城門。盡樹篝火。布占泰收敗卒不能入。遂奔葉赫。烏拉以亡。是秋。遂以兵四萬征葉赫。葉赫盡斂其鄉民保城。使懇于明曰。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矣。明使遊擊馬時相率火器千。助葉赫。太祖服其七城十九寨。旋師。葉赫恃明之援。遂以所許我國之女歸蒙古。時我太祖天命之二年。明萬歷四十五年也。太祖旣誓師警明。賊撫順。夷清河。遂以天命四年。萬歷四十年。春。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六師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于明。于是明有四

如前賜崇德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千黑龍江。俄同紅即黑龍江之下游。凡克三屯。招降四屯。獲男婦二千八百餘。牲畜貂皮虎豹皮稱是。是為征虎爾哈部之師。握集部者在虎爾哈部之東。連山茂林。萬歷三十八年。以卒千征東海瀝集部。取其三路屯寨。俘二千人。并降其虎爾哈路瑚葉路而還。又有自歸之綬芬路寧古塔路。命額亦都以千人往擾之。為瀝集之雅蘭路人所掠。遂擊收其眾萬餘而還。虎爾哈與握集部。故有在其部中。紅之東。自行人海。雅蘭河出長白山。三十九年。復以兵千。取握集部之烏爾固辰穆林二路。俘千餘人。穆林。在寧古塔東南。行二百餘里入海。會烏蘇里入俄同紅。是為征瀝集部之師。此外東海小部。隨時略服。天命元年。萬歷四十。征東海薩哈連路。乘舟泊烏勒簡河。取屯寨數十。八月至黑龍江岸。霜未降。冰結如橋。師遂濟。及還。上游復冰。甫濟而解。又招服南岸之諾羅路錫拉忻路。及使大部音達理塔庫喇二路。南岸。故知此所獲乃黑龍江下游。與俄同紅也。錫拉。乃奇雅喀部人所居。天命二年。萬歷四十。遣兵四百。收瀝海散處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制小舟二百。往盡取之。天命十年。天啓五。遣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二千人。蓋東海諸部。在吉林寧古塔以東。與我隔於烏拉。又食烏拉布市之利。甘為其屬。故自烏拉削平而後。威稜薄海表。今吉林將軍治烏拉故城。二十里。在盛京東北八百三十里。或云吉。其所轄東西四千餘里。南北二千里。即烏拉諸部故境。蓋南沿鴨綠江圓門江之間。及諸海島。為東海兀爾喀部。北沿天烏拉河松花江至混同南岸。則虎爾哈部。東抵長白山。陰則瀝集部。今大都并入滿洲矣。再東北則為使犬部之赫哲。使鹿部之奇勒爾費雅喀。又有庫頁部海島。表廣坪臺灣。近混同江海口。其島雜有赫哲費雅喀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為大。殆即國初制舟濟師往取者。今與貢紹之赫哲諸部。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蓋禹貢皮服之島夷介實齊東境云。滿洲氏族源流考曰。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居虎爾哈千餘里。居烏蘇里江兩岸者。曰木倫部。又東二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雅喀。此二部即瀝集部。皆東路也。又寧古塔東南有班吉爾漢喀喇去烏蘇里江四千餘里。二年一次。遣官赴尼滿河收貢額。此南路也。自寧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松花江紅混同江兩岸者。曰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百五十里。居烏蘇里松花混同三江匯流左右者。亦曰赫哲喀喇。即使犬國也。又東北行逾俄同紅七八百里。曰費雅喀。至東北海濱距寧古塔三千餘里。至黑龍江等部。則天命以前未嘗征。征之自太宗天聰九年始。時有入奇勒爾。即使鹿部也。比皆北路。

賈索倫發於騎射。乃命副都統麟奇圖率兵逾黑龍江。收撫其未服壯丁二千四百有奇。餘丁七千二百而還。崇德元年。索倫爲科爾沁部落侵掠。命來朝之索倫部長。速歸防禦。五年。遣穆什哈等征索倫。俘其壯丁三千百有五十。六年。并徵蒙古兵。征已降復叛之索倫博水果。擒其衆九百餘。蓋索倫當黑龍江極北。與安大嶺之麓。介俄羅斯及喀爾喀蒙古之間。挽強命中。洞熊兕。跡奔獸。雄于諸部。索倫村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南距黑龍軍所治齊齊哈爾城。千有四百餘里。在盛京東北二千四百餘里。天命間大兵。雖一度黑龍江下游。即阻未嘗至索倫。天聰崇德始臣絕域際東北海。于是遼金部落。咸并于滿洲矣。迨聖祖康熙十年。遷爾哲勒氏屯長來歸。編爲醫羅爾根四十佐領。號新滿洲。二十八年。征服羅利。闢地至克魯倫河。與安大嶺。于是科爾沁蒙古。復獻出嫩江左右之錫伯卦勒察。及黑龍江北之達瑚爾。壯丁萬四千有奇。達瑚爾亦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與索倫同地。一作額爾古納河。精奇蓋打牲部落之錯隣蒙古者。故獻歸滿洲。分駐白都訥齊齊哈爾二城。編旗額。置佐領。皆隸于呼倫貝爾駐防副都統。而統于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皆黑龍江上。故東三省伊犁駐防。自滿洲蒙古漢軍外。有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鄂倫春兵。卦勒察兵。共編佐領九十有七。皆打牲部落異於游牧之蒙古。非天聰天命間滿洲兵所有也。惟寧古塔以東諸打牲部落。則皆不編佐領。隸三姓城駐防副都統。而遙統以吉林將軍。三姓城堂寧古塔爲。即舊嶺故址。

臣源曰。恭稽會典。八旗駐防之兵。有游牧部落。有打牲部落。游牧部落不一。以蒙古統之。打牲部落亦不一。我朝皆以滿洲統之。度熱以後。始以遊牧之巴爾虎及厄魯特隸于黑龍江駐防。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族蔽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言語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命文臣依國語製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竅矣。盛京與京境內皆老滿洲。此外居近吉林之錫伯人。居近伯都訥之卦勒察人。居近琿春之庫爾喀人。分駐佐領。隨地隨時。編丁入軍籍。統稱爲吉林之兵。伯都訥嶺北。顯俄河江。瑯

春河。南入黑龍江北之索倫達瑚爾二部。晝長夜暫。北極出地五十一度。視京師偏東十度有奇。崇德而後。與

東北之鄂倫春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是爲黑龍江之兵。自索倫騎射聞天下。於是後編八旗之達瑚爾鄂倫春等

部。世皆索倫呼之。而吉林一軍。則但知爲新滿洲矣。女真兵滿萬不可敵。况傾東北海之精銳。殫兩神聖之訓練。

夫何敵于天下。巨源又曰。方世祖之入關。都燕也。命內大臣河溶。會統八旗兩翼兵。留守盛京。康熙元年。始設鎮

守奉天等處將軍。十年始改稱鎮守盛京。鎮守寧古塔將軍。十年移駐吉林。二十二年。以寧古塔兵征羅刹於黑龍江。始設鎮守

黑龍江將軍。是爲東三省。其後兵制增損。裁并不一。今姑據乾隆二十三年會典之數。則盛京將軍駐防兵萬有

九千二百七十六人。轄副都統三。城守尉四。防守尉一。吉林將軍駐防兵萬有四千三百九十二人。轄副都統五。總管

江將軍駐防兵八千五百五十七人。轄副都統三。總管兼滿洲蒙古漢軍索倫錫伯卦勒察巴爾虎達瑚爾鄂

倫春。共東三省兵四萬二千二百有奇。其後移駐新疆。裁并不一。今東三省共駐防兵三萬五千四百有奇。國家

大征伐。輒出虎符。選壯軍鋒。然乾隆征金川時。將軍阿桂溫福等。皆力言東三省道遠供億鉅。徵索倫兵。不如

調近省兵三。嘉慶征教匪時。上諭亦言調黑龍江兵一。其費可募鄉勇數十。則又不專恃留都常勝之兵。而各視

其天時其地利。

附考

吉林黑龍江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卽謂之城。欄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選讀者亦居其中。餘皆散

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桐城方拱乾讀居寧古塔詩。作

紀粵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粥。不存銀錢。以粟布交易。牛驢人田。則罰其直。雖章京不免。比

國初。尚樸之俗。近聞漸不和。至索倫則遠在黑龍江之北。挽弓十石。能自縛于樹。射能虎洞穿。負之而歸。馬有

逸失者。器數百里外。皆能踪跡得之。推一經用後。卽不可識。音近蒙古。問雜漢語。故或以爲遼之後裔。不曉滿洲

三。女真爲磨楨之轉音。格矢。磨楨之本俗。見高宗御製。惟滿洲兵究未聞石弩爲鐵之事。盛京遺志八旗遺志

皆無其體。惟國初吳兆寧讀寧古塔記之云。石弩出盛京河中。相傳秘傳入水千年所化。厥色青綠。厥理如木。厥

故御製官書皆未之及。又東海魚皮使犬諸部無考。亦惟此記載之曰。由寧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明哈喇土城。即五國城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穆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即錫集也。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惟出紫貂元狐海狗灰鼠水獺鷹鷂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船。行治寧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賞。并出部頒袍帽靴襪。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費穆哈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穆哈二部。皆不雜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褲。以魚皮爲衣。柔軟可坐。富者以鹿網蓋屋。貂皮元狐爲帳。狐鼠爲褥。被。虎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實直有信義。請賈賂物。均償黑貂。千里不喪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朝廷擇其材武者。賜以官職。數年。令徑虎爾哈遷至寧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勒滿。滿洲。即新滿洲也。記又言寧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城。有金時上京故城。東三里。覺羅村。即本朝發祥之所。寧古塔在黃龍府東七百餘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水城二重。國朝新遷距舊城六十里。內城周一百里。將軍親兵居之。城周八里。各旗人居之。漢人居東西兩門之外。康熙初。吳逆叛。滿兵徵調兵。始令漢人入居城內。後十餘載。又有遼軍圍侵黑龍江。掠部落。韜蓄。鋒甚銳。其國都在大西洋。相去萬里。兵強猛。善火器。有西瓜炮者。量敵擊之。遠近避。數里外。必至其營。始裂。將軍奏調兵水陸進討。遼軍國度清和。遼軍即羅剎之轉音。乃鄂羅斯之部落也。流人始免。戎役之苦。三條皆足備滿洲。掌故。記又言國初。寧古塔極寒。三春盡。夜風驟。天。七月。卽有白鶴下。不能飛。起。數日。覆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解。草木向未萌芽。夏。則有哈湯之險。促俸數百里。人依草。墩而行。槍。傾側。人馬俱陷。故商賈裹足。近則。漢人日。氣。漸和。暖。草土。橫。樹木。歲時。修理。商。旅。叢。集。百貨。辦。置。迥。異。曠。矣。南。門。臨。鴨。綠。江。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林。木。稠。密。饑。饉。餓。斃。甲。天下。人。參。生。盤。山。草。藜。甚。多。且。賤。然。在。本。地。服。之。不。效。羌。醫。初。至。戍。時。煎。參。半。斤。服。之。反。強。病。半。日。惟。江。水。自。長。白。山。流出。就。人。參。水。冬。月。飲。冷。亦。不。傷。脾。故。選。客。至。此。從。無。不。服。水。土。且。最。弱。皆。健。五。穀。惟。無。稻。米。升。價。十。倍。惟。燕。客。用。之。有。烏。鷗。草。近。水。而。生。長。細。溫。軟。踏。履。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貂。參。均。號。寧。古。塔。三。寶。冬。至。縱。火。燒。炕。則。來。春。草。木。更。盛。五。月。盡。放。營。馬。於。數。百。里。外。水。草。處。七。月。抄。馬。肥。始。歸。城。各。辦。其。尾。牌。而。領。之。四。季。出。獵。行。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卽。歸。者。謂。之。打。小。圍。秋。則。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入。旗。列。陣。而。行。兼。旬。始。歸。歸。則。虎。豹。熊。豕。獐。鹿。狐。兔。雉。鷓。車。載。貽。負。不。知。其。數。獵。犬。猛。者。能。搏。虎。豹。厲。有。海。東。青。能。捕。天。鵝。日。能。飛。二。千。里。皆。上。捷。之。物。鷓。極。大。而。多。惟。用。爲。箭。翎。云。羌。醫。誘。戍。二。十。有。三。年。被。歸。行。三。日。過。石。頭。甸。子。其。石。岡。闊。三。十。里。長。三。百。餘。里。故。空。玲。瓏。下。有。流。瀉。瀑。級。第。三。日。進。大。烏。稽。烏。稽。卽。羅。集。之。轉。音。又。名。窩。集。卽。老。林。也。松。林。千。里。無。際。皆。大。古。時。物。車。馬。橫。

僅六十里。不見天日。微風震撼。薄雲漸解。時鳥號。略不畏人。初入林口。行人各取身旁小物。懸樹以敬神。夕宿樹下。備兵取大樹皮二三片。調文餉。鋪如船。可容坐臥。取所獵獐鹿炙割而食。夜半忽聞怪聲。山崩地裂。則千年枯樹摧折之聲也。第五日復至小島。積三十里。如前狀。第七日忽渡松花江至烏拉。有廣造大船以達各路。有將軍鎮守之。即吉林矣。由烏拉入驛至柳條邊。其地垂楊數百里。前朝所以界中外。今有章京守之。以詰往來。又十五里至開原驛。又三十里至鐵嶺縣。又三百十里至奉天府。

東三省駐防兵。有老滿洲。有新滿洲。醫史官生女真。勳女真也。國初收服諸部。凡種人之能成數佐領數十佐領者。咸歸于滿洲。若東海三部。恩倫四部。今皆無此名目。蓋已歸入滿洲故也。其他壯丁散處。隨時編入旗籍。時零不成一佐領者。則以新滿洲統之。國語所謂伊徹滿洲也。比皆崇德以前所服之部落。其崇德以後所歸服則并。不謂之滿洲。而各仍其原部之名。若黑龍江以南之錫伯。之卦勒察。之巴爾虎。黑龍江以北之索倫。之達瑚爾。皆各設佐領分隸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既不得以滿洲呼之。又部落雜錯不一。于是以騎射最著。歸服較早之索倫。德之。故吉林黑龍江各部。世皆概呼為索倫。以別于滿洲。其實索倫不過一部之偏名。非各部之總名也。至混同江。南洋。寧古塔以東。復有赫哲部。奇雅喀部。混同江北岸之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使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又有不編佐領之使鹿部。曰奇勒爾。曰雅費哈。與海中之庫頁島。皆更在鄂倫春之外。每歲不能以時至寧古塔。則以六月期集于三千里外之會稽。而章京舟行如期往受之。斯則不惟非滿洲。亦非索倫等部。幾同土番。羈縻。會真。雖不隸于理藩院。然皆藉費糧。來京。聖經。則聖部。光祿寺供養。盛京工部供薪。羈縻。如蒙古。蓋康熙中以魚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導之。歲時給聘。吉林將軍預購民女代宗室。乘以彰典。嫁之。云。要之使犬部。在混同江以南。其海近朝鮮。使鹿諸部。在混同江以北。其海近鄂羅斯。故朝鮮亦有幾站。而鄂羅斯亦有鹿車。其使馬鄂倫春。以木支板。行則統載。止則張架。直同蒙古。惟不牧牛羊。而專捕貂。為異。

又考東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僱集之故。僱集者。漢語老林也。長白山。隔互混同江。寧古塔。與京之南。樹海。幾天數千里。萬產豐盈。獲密貂。鹿。刺。盡表海。弱綠江。圍門。紅松。花。紅。北。流。會。嫩。江。黑。龍。江。入。海。其。下。游。統。名。混。同。江。則。混。同。江。所。入。之。海。莫。鄂。羅。斯。之。北。海。非。遼。東。朝。鮮。之。物。海。比。也。語。北。海。紀。典。者。其。島。以。尊。帝。鄧。大。王。會。乎。錢。著。馮。一。關。塞。外。雜。錄。曰。五。國。城。在。寧。古。塔。東。北。七。十。里。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白。山。之。上。江。源。之。旁。有。十。二。羣。環。峙。如。屏。三。江。水。出。其。東。西。北。三。面。其。江。水。積。地。最。肥。滋。生。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土。人。惟。知。飽。饑。

不知耕種。偶見創參人帶出菜子種之。每株重二十餘斤。其地墜之厚可知。自寧古塔之北。大多于衆畜。且大而有。力。冬春之際。冰雪載地。凡新米器用。皆用冰淋裝載。縛犬數十負之而行。驅以長鞭。日馳數百里。自烏蘇里以。北。則家家使鹿。亦猶三姓等處之使犬也。

威京通志。葉赫城在吉林城西。四百九十里。又有葉赫山城。在葉赫城西北三里。內有子城。明于此地置鎮。北關爲五市。亦曰北關。哈達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三十里。伊徹峯上。相近又有哈達石城。初哈達貝勒自舊城遷居于此。稱新城。其舊城在開原縣東六十五處。明置廣順關于此。爲市易處。亦曰南關。輝發城有三。一在吉林城南一百里。吉林峯上。一在輝發峯西北。一在輝發河邊岡上。棟鄂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二十里。圖倫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六十里。太祖攻尼堪外蘭于此。五國頭城在寧古塔城東北。高士奇錄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曰章圖哩喇魯。松花江合流于此。有大土城。或云五國城。肇州都納城。南舊名珠赫店。勸海上京城。在寧古塔城西南。會寧舊城在寧古塔。

開國龍興記二

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受覆育列國英明尊號。國號滿洲。時明萬歷四十有四年。太祖年五十有八矣。海西四國平其三。惟葉赫恃明之援。負隅乎肘腋。而明亦倚葉赫爲北關。不利我之并吞也。以火器兵助守葉赫。并屯重兵于開原。備犄角。太祖議我都城偏遠。將先圖葉赫。則患明兵擄我之虛。非大挫明兵。奪其氣不可。按兵休士二載。廣儲時利器械。盡收諸部精銳。天人協應。迫時而動。遂以天命三年。與師伐明。以七大憾誓告天地堂子。步騎二萬發興京。圍撫順。降其游擊李永芳。及民千餘戶。夷其城而還。敗其追兵萬人。陣斬總兵張承蔭。秋復克清河城。斬副將鄭儲賢及其兵萬。并克撫安堡。瞭場堡皆毀之。時我兵志在葉赫。故所得明城堡皆不守。天命四年。萬曆四十七。春征葉赫。命大貝勒代善等。以兵五千守札喀關防明兵。聞明師將大舉來犯。引還。是時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二十四萬。四路深入。每路兵六萬。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出中路之左。由渾河入撫順關。張銓監之。李如柏賀世賢。出中路之右。由清河入鴉鶻關。閻鳴泰監之。馬林麻岩出北路。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入三岔口。潘宗顏監之。劉綎出南路。會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康應乾監之。而崔一琦別監朝鮮兵。合趨我都城。時蚩尤旗

長竟天。彗星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皆知其必敗。明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趨進兵。御史王象恆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聽。期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塞。大雪期泄。二十四日。我太祖盡徵各路屯寨之兵集城中。戒嚴以待。明將杜松素勇。輕敵欲立首功。先期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河流急。不結筏。策馬徑渡。軍多溺死。而車營五百阻水不克渡。三月朔。我各路偵卒。皆以明師告。太祖議以南北二路皆山險且遠。敵不能卽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時杜松以三萬餘衆屯薩爾湖山。而自引兵二萬圍界藩。距赫圖阿拉都城百二十里。每旗七千築界藩城之夫役萬五千。及防衛兵四百。據吉林崖以拒。太祖命大貝勒四貝勒。以二旗兵援界藩。五百共萬五千。而親統六旗兵攻薩爾湖大營。六旗四萬。明兵恃火礮。甫戰。日未及。忽大驟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戰。我兵從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明兵從明擊暗。銃礮皆中柳林。我兵無一傷者。遂乘晦踰壘拔柵。潰其軍三萬餘。而右翼軍渡河援界藩者。先遣千騎合山上兵。據高廳下。與山下兵夾攻。衝敵陣爲數隊。杜松中矢死。遂北二十餘里。漂尸及旌旗器仗蔽渾河而下。明北路兵聞之。急據尙間崖。環營三濠。火器列濠外。而騎兵繼後。又潘宗顏及游擊龔念遂。各以萬人分營數里外相犄角。皆列大車拒騎突。以堅楯禦矢。并據形勢而陣。蓋楊鎬所授節度也。龔念遂軍先與我軍遇。四貝勒引千騎橫衝之。步兵繼進。專攻一隅。斫其車。破其楯。太祖馳赴尙間崖。明兵二萬陣山麓。太祖方趨我兵登山。據高下擊。而馬林營內之兵出。與濠外兵合。太祖知敵將迎戰。止兵勿登山。皆下馬步戰。傳令復未徧。而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卽怒馬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麾二旗兵繼之。于是後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陣。縱馬馳突。人自爲戰。諸貝勒兵已蕪陣出其背。與大軍表裏夾擊。呼聲震天地。明兵瓦解泥籍。尙間崖下河爲之赤。復破潘宗顏軍于芬斐山。馬林收殘卒走開原。而葉赫兵已于中途遁還。于是兩路軍皆破。明楊鎬聞之。急檄止李如柏劉綎二軍。惟如柏得檄還。而綎軍已涉險深入。距都城五十餘里。尙未知西北路敗信也。太祖移軍禦之。留兵四千守都城。綎軍連破數寨。潰我駐防兵五百。我軍聞其節制嚴整。軍行皆持鹿角。止卽成陣。礮車火器甚練。乃使降卒之黠者。持杜松令箭往。言西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

擬以無號礮爲詰。卒詭詞而返。急令傳礮。擬行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心恐西路軍專其功。惟慮足之不前。下令棄鹿角而進。道被分四萬兵爲四軍。前二軍皆其精銳。第一軍陣阿布達里岡。四貝勒引右翼兵出其上。乘高擊之。擬軍殊死戰。大貝勒又引左翼兵出其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給入擬營。大呼格殺。軍遂潰。擬退入後軍。未及陣。爲我所乘。力戰死。其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二萬。營富察之野。方戰。大風走石揚沙塵。敵營目不得開。火器皆反擊。我軍乘勢衝入其壘。應乾大敗遁去。朝鮮副元帥姜功烈遂以朝鮮餘兵五千降。是役。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同日深入。使我不能兼顧。我軍不過四五萬。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士卒僅損數百人。盡獲其駝馬甲仗礮車軍實數百萬。明與我朝之興亡。肇于是戰。夏四月遂攻開原。開原城在百五十里。馬林敗後。尙不知斂兵保城。盡出陣四門外。我軍先敗其東門外兵。兵爭走入城。填擁于闕。我兵奪門逐北。而三面攻城之雲梯已蟻傳而上。城上守兵少。皆潰。其三門外兵欲遁。爲我軍扼其窺。不得渡。礮焉。籍所俘三日舉之不盡。以天暑不復還都。即休士馬于界藩城。秋七月克鐵嶺。在開原南六十里。八月遂滅葉赫。于是語言相同之國。盡爲我有。疆域西至遼。南至朝鮮。東至海。北抵黑龍江。明遠經略楊鏞治罪。以熊廷弼代之。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遠。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遼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鍊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掠奪騎。搜耕牧。更番迭出。以俟寡會。大清亦按兵不攻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乞罷。以袁應泰代之。應泰更事敏練。然非將材也。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讒者多言收降太濫。恐間諜雜其中。禍且巨測。宜徙之他地。應泰不聽。降人多云占民居婦女。遠人憤怒。大清又厚撫遼東人之往來我地者。于是降人與遼東人。皆爲我耳目。天命六年春。攻明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城外壕塹數重。埋剌木立牆柵。列火器桶車兵七萬。乘城內外守禦甚具。總兵賀世賢勇而嗜酒。見偵騎數十。即率千騎來追。我兵佯北誘之。俄而伏發。世賢且戰且卻。至城下。降人內應。斷其壕梁。不得入。身中十四矢。尤世功引兵救之。亦

戰死。城遂陷。總兵童仲揆陳策以兵來援。師次渾河。石砮土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策仲揆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壘未就。我兵急攻。卻復前者三。邦屏戰死。諸將渡河走入浙營。我兵圍之數重。營中發火器多殺傷。已而火藥盡。短兵接。我兵萬矢環集。策仲揆等猶揮刃衝突。各殺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當我數萬衆。雖力屈而覆。爲遠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我兵遂乘勝攻遼陽。袁應泰盡撤奉集咸寧諸軍。并力城守。引水注壕。環壕列火器。而自督總兵侯世祿等出城五里迎戰。我軍敗之。始斂兵分陣固守。太祖命塞其水源。泄其開口。奪其橋。先布楯車護之。右翼兵囊土運石壅水。遂渡壕壘戰。殺溺無算。左翼兵奮奪橋。遂冒礮火登城。據其一隅。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以待。婦女亦盛飾臨門。蓋降人導之也。是夜明兵猶列炬拒戰達旦。我右翼兵亦登城。明經略袁應泰督戰城樓。佩印自焚死。御史張銓被執。不屈死。其餘逃者。殉者。城中民皆結彩焚香。乘輿迎上。鼓吹導引。入夾道呼萬歲。于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下。遂定議遷都遼陽。遼瀋既失。明大震。明帝盡請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于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大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并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自遼河至廣寧三百餘里。稍置烽火傳哨。而大兵悉聚廣寧。深壕高壘以俟。化貞素昧不知兵。及與廷弼議不合。則益務爲大言。謂不必籌登萊水師也。有皮島毛文龍在。不必籌土馬甲仗也。有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在。不必籌芻糗也。有遼人可因之糧壺漿牛酒在。不必謀鄉導也。有降將李永芳內應在。不必修守備也。有敵人新築遼瀋諸城在。廷弼極言遼人不可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不可忽。營壘城壕不可不嚴備。化貞一切反之。且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兵部尙書張鶴鳴篤信之。無言不從。廣寧兵十四萬。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號而已。至十月冰合。大清將渡河。邊民爭竄。張鶴鳴方集。廷議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大兵已圍西平堡。化貞信中原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昇得功。及祖大壽往援。並檄鎮武閭陽之師。共援西平。

遇大清兵于半陽橋。甫交綏，得功先奔。鎮武閣驕兵亦潰。總兵劉渠祁秉忠戰沒。祖大壽走覺華島。大清兵方次妙嶽不進，而得功已陰爲內應。譎言敵騎薄廣寧。城中大亂。化貞不知所爲。踰城棄城單騎走。二僕步從。遇廷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笑且憤。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使爲殿。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孫得功迎大清兵入廣寧。化貞已竄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降。大軍略地至中左所而還。乃留諸貝勒統兵守廣寧。而移河西歸降各官民於河東。時天命七年正月。明天啓元年也。明帝逮王化貞棄遼熊廷弼。明臣袒鶴鳴化貞者。且專劾廷弼。于是以王在晉經略遼東。與薊督王象乾籌邊。象乾專主款蒙古以捍東陲。而在晉專主守關門棄關外。欲于關外八里築重城。守以兵四萬。明大學士孫承宗請自往決之。抵關歷詰其謬。明以承宗代在晉督師。乃議守關外。寧遠覺華島相犄角。覺華島在寧遠城南十六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遼。承宗盡驅之邊外。使袁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天命十一年。天啓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復遼河以西舊地。承宗在關四載。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汰軍萬七千餘。省度支六十八萬。立車營水營。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各數百萬。開屯五千頃。寧遠迄成雄鎮。時我大清方營都瀋陽。按兵四載不攻。而明太監魏忠賢黨日夜排承宗去之。以高第代高第力言關外不可守。盡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杏諸城守具將士于關內。委粟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振野。并欲撤寧遠前屯二城。倉事道衰崇煥以死誓守不去。大清知經略易與。于天命十二年。天啓六年。大舉西渡遼河抵寧遠。大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而軍。崇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書誓將士堅壁清野以俟。詰城中奸細。并檄前屯山海關守將。遇寧遠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楮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關卒發西洋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三日再攻再卻。圍遂解。太祖不憚者屢日。時明關外軍餉皆海運積覺華島。距寧遠城南十六里。守兵四萬營冰上。鑿冰十五里爲壕。衛以楮車。太祖遣兵從冰未鑿處襲敗之。又敗其島上二營。焚其舟二千。及芻糧數萬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關上不救。于是明罷

第麟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旋召還王之臣。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任崇煥。是年八月。我太祖高皇帝崩。年七十四貝勒立。是爲太宗文皇帝。太祖每有征伐。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讓。上馬而傳命。上下等威不甚異。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令簡而速。故事無不舉。臨敵七旗卻走。一旗拒戰。即以七旗佐領之。丁給一旗。一旗卻走。七旗拒戰者。亦如之。一旗內半卻走。半拒戰者。亦如之。罪親不貸。功疏不遺。令信而必。故戰無不克。與京內城居宗室勦賊。外城居宿衛親兵萬餘。此外遠近十餘萬戶。散處遼河東西。無事耕獵。有事徵調。戰勝分俘受賞。人自爲兵。人自爲餼。無養兵之費。故用無不給。起兵二十載。而國基建。又十載。而王業大定。

臣源曰。謹稽薩爾濟之戰。盛京通志。謂以五百兵破明兵四十萬。然考明四路之師。實止二十萬。合朝鮮葉赫爲二十四萬。每路各六萬。而薩爾濟所破。乃杜松一路耳。敵軍二萬圍界藩。四萬營薩爾濟。而太祖太宗以大旗兵攻薩爾濟。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以二旗兵援界藩。是以萬五千兵攻二萬之敵。在上者千四百人。山下者三千六百。山杜松軍破。而後我軍皆萃于尙間厓。馬林破。而後我軍皆萃于布達里岡。其留守都城者僅四千。則是八旗五萬餘人盡行。亦傾國之師矣。戰非一日。軍非一路。兵法當垂後世。烏得爲五百人破四十萬之呆詞。以疑史冊哉。恭讀高宗純皇帝薩爾濟書事曰。爾時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不滿數萬。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協力。師直爲壯。何天之龍。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至哉典謨。揚大烈。觀耿光。詔萬禩。夫惟知武烈之不易。則知王業艱難。知王業艱難。則不敢謂祖宗朝徵天之幸。以一旅取天下。

開國龍興記二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時年三十八。明年。明天啓七年也。明遼東巡撫袁崇煥將親我虛寶。遣使同李刺麻來弔。並賀即位。太宗文皇帝。亦以書報之。往復者再。是爲我朝與明議和議戰之始。其書略言。昔我師既克廣寧。時諸貝勒將帥咸請入山海關。我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而入處。漢地。易世之後。皆成漢俗。因欲盡山海關以西。漢人制

之。遼河以東我制之。滿漢各自爲國。故軍未入關而返。原無爭主中原之心也。如欲畫疆定約。修好息兵。其尊卑稱謂。我當讓爾主一格。爾諸臣護我一格。歲幣我以東珠獲貂。明以金銀緞布各若干如約。初關外四城。義延二百里。北負山。南瀕海。廣四十里耳。屯兵六萬。艱於轉餉。故孫承宗復錦州中屯。大凌河諸城。開屯足食。自高第盡撤去。寧遠無外障。崇煥陰欲復之。乘我有事朝鮮。陽遣使議和。以暇修復舊疆爲屯守計。我朝知其情。故和議卒不得要領。會朝鮮兵凱旋。夏五月遂攻明。先趨大凌河城。城工未竣。守兵皆遁。惟錦州守備已固。總兵趙率教。懲渾河藩陽之事。不納潰兵。我朝縱還臺堡降卒二千。城者拒之。雖往返議和之使。亦不令入城。我軍力攻城西隅。垂克。爲明三面乘陣。兵墨救所卻。遂退五里而營。移擊其援兵于寧遠。崇煥守城內。而滿桂尤世祿背城據壕。列車營火器以拒。太宗稍引退。諭回以誘之。明兵堅壘不動。貝勒代善阿敏以地險。皆請勿攻。太宗曰。我軍攻城既不克。野戰又不克。曷以張國威。命侍衛管冠兜鍪持盾。大呼馳進。諸軍皆冒死衝突。我貝勒數人受創。猶力戰。明滿桂中數矢亦不退。殺傷相當。屍滿壕塹。復回攻錦州。壕深闊。天又暑。乃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我大清自起兵。明軍望風潰竄。無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魏忠賢猶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力乞退。以王之臣代之。復議撤錦州守寧遠。會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明誅魏忠賢。復用崇煥督師。建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野戰旣非所長。惟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守爲正。戰爲奇。和爲輔。數遣使來議款。太宗答以遼東土地。天授不可還。惟許夏尊號稱汗。不用國寶。令明遣印給我。議仍不決。天聰三年冬。崇禎二年大舉伐明。以蒙古兵爲嚮導。兵十餘萬分道深入。師次青城。哈爾濱。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爾古泰。夜詣御帳密陳。以勞師襲遠。馬疲餉匱。恐深入後。敵環攻。斷我歸路也。力爭至夜半。太宗惡崇煥欲去之。決計由喜峯口毀邊牆入。圍遼州。巡撫王元雅尙汰城中兵四百。其汰兵卽開城延我師陷之。總兵趙率教戰死。明帝命薊遼總督劉策。控扼石門以防西軼。我兵已趨薊州。而耿督師袁崇煥。率祖大壽何可綱。自山海關兼程入援。明帝命盡統諸援軍。我軍營南海子。崇煥營沙河門外。鏖戰互有殺傷。我軍縱反間。言與崇煥有成約。令所獲太監知之。陰縱使去。明崇禎帝前疑崇煥擅殺

毛文龍。至是即召崇煥入城。下之獄。于是祖大壽何可綱引兵萬五千。走出山海關。明帝乃命大同總兵蒲桂爲武經略。起故營師孫承宗自通州移鎮關門。大壽乃斂兵待命。蒲桂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鎖柵。環以鎗礮十重。我兵皆進。效明兵甲裳旗幟。時明援軍滿郊甸。蒲桂以爲援軍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蒲桂戰死。生擒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明帝以庶吉士金聲薦。擢游僉申甫爲總兵。遣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太宗不欲究武。乃爲饋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東。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還安克深州。惟昌黎知縣左應選率居民并築各城。潰兵登陣固守。蒙古兵攻之不克。命大臣達爾漢往。晝夜進攻。亦不克。太宗自撫寧移師四面環攻之。火燎雲梯折。復持楯擊城。亦被卻。而三河寶坻亦以堅守得全。詔罷攻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等統兵萬人守永平。其還安深州遵化各留兵守。三月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往守永平各城。時明各路援軍二十萬。以馬世龍統之。與承宗關門之軍東西犄角。及是乘我大軍之歸。以五月十日先攻灤州。人斫一柳立平其壕。發大礮摧其堞。我守將潰圍走。貝勒阿敏見明軍勢盛。擁重兵屯永平不援。遂收還安兵民入永平。盡屠城中降將。兵民夜棄城遁。并檄遵化諸將同還。又不嚴殿後。爲明軍所襲。士卒多死。六月至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天聰五年。崇禎四年始鑄紅夷大礮。命漢軍演火器。秋復攻大凌河城。時承宗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隘。欲并力先城大凌河。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遂同右屯城並築。會是秋兵部尙書梁廷棟。代者盡反其議。言築城非策。盡撤班軍萬四千赴薊。獨留防兵萬。僅給糧萬石。承宗議以糧散軍委城而去。毋資敵。禾嘉又不可。八月大清兵來攻。時半月兼築兩城。大凌雉堞僅完其半。我兵四面掘長圍。而分軍截錦州之援。九月邱禾嘉及總兵吳襄宋偉等步騎四萬。逾小凌河而陣。太宗分軍爲二。先率其半以進。見敵陣整。欲俟其移營擊之。乃引還。明兵四鼓趨大凌河。陣於長山口。距城十五里。太宗督兵三萬擊之。敵乃堅陣不動。乃率兩翼勁騎。先衝宋偉營。營中火器震天。我左翼避鎗礮。隨右翼後而進。宋偉殊死戰。營不能破。我前鋒多死。復麾左翼兵趨吳襄營。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軍乘勢縱火。將偪我陣。忽大雨反風。襄營燬先走。我右

翼攻宋偉營力戰。至晡亦衝入其壘。明軍大奔。我伏兵截其歸路。殲之。大壽弟大弼者爲副總兵。號萬人敵。嘗以百五騎突我軍于錦州。刃幾及御馬之腹。太宗稱爲粗二風子。至是率死士百二十人。能滿洲語者。易服辨髮。夜突御營于白雲山。火藥偪帳起。諸營驚擾。我侍衛親軍力戰。黎明乃退。十月。大凌河援盡糧絕。殺人馬以食。城中商民三萬。僅存三之一。我軍聲徹揚塵。詭爲援兵。誘之出城。敗還。既而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城中聞敵疑。不敢出夾擊。大壽遂降。言妻子在錦州。請詭往內應。太宗縱之還。大壽復爲明守。十一月。我兵攻杏山。攻中左城。不克。明臣劾承宗不當城大凌河。喪師辱國。承宗劾邱禾嘉違令失機諸罪。並自乞罷。遂罷承宗。明年四月。始罷邱禾嘉。以楊嗣昌代之。先是明陝西大饑。盜賊蜂起。邊軍乏餉者應之。及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鎮總兵。皆以勤王入援。陝賊益不可制。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勁卒五千入援。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夏鄉。三日皆不得餉。士飢掠食。又以不戰士遽如杞。于是五千人潰歸。而晉賊又從此起。至是并承宗去之。東西交鬪。明遂不可爲矣。初。天啓間。王象乾王在晉。主款蒙古。定月餉新舊額賞及馬市歲約百萬。馬市者。順義王俺答裔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及崇禎初。順義王裔爲插漢部所逐。因請代順義守邊求額賞。而飢困無馬可市。遂請援例折價。大同巡撫張宗衡力言插漢衰弱無能爲。不當歲耗百萬。以餌飢困悻慢之虜。因陳插十四可圖。及圖插十四方略。與象乾爭議不決。天聰六年。崇禎五年。太宗滅插漢屯歸化城。賜明大同陽和宣府各邊臣書曰。朕統師至此。詢知爾國歲給插漢至百餘萬。與其費此于無用之地。曷若與我修好。自當遜爾爲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插漢之上。遂與明大同巡撫沈榮等刑白馬烏牛盟。大市于張家口。斬我部蒙古兵之掠明境者以徇。明帝聞之。逮榮治罪。于是益無人敢議款者。天聰七年。崇禎六年。明登州參將孔有德。耿仲明。以舟師來降。又明年。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來降。三人皆毛文龍部將。文龍誅後。孔耿叛據登州。自稱都元帥及總兵官。突圍航海來歸。可喜亦收諸島寨數千。至令領火器爲一軍。孔耿爲天祐兵。可喜爲天助兵。詔諸貝勒大臣議征明與朝鮮。插漢孰先。皆言我勁敵惟明。其朝鮮插漢宜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錦各城堅守。亦可緩圖。惟由間道深入明腹。

地腹地得則外藩外郡自歸順。天聰八年崇禎七年秋七月。復命兵四路伐明。一從尙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于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于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又有沿邊繞殺虎口至朔州者。所向克捷。九月凱旋。天聰九年崇禎八年春。命貝勒多爾袞岳託。賚格等往收插漢部落。侵掠明邊。并命多鐸率兵攻明錦州。以綴其西援之師。八月多爾袞等既降插漢。得其傳國璽。并由朔州毀寧武關。入略代忻應崞。擊斬明兵六千餘。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還歸化城。天聰十年崇禎九年四月。羣臣以功德隆盛。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改元崇德。國號大清。時上年四十有八矣。尊太祖曰武皇帝。追王以上四世。封大貝勒代善等親王。賜異姓功臣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及外藩蒙古各部王爵。惟朝鮮不肯推戴。且有違言。上將親征之。先伐明以挫其援。是秋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徇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死。九月。我兵從建昌冷口出邊。明守將崔秉德請以兵扼我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俟我兵出口二日。始至石門。明亦不之罪也。二年崇禎十年春。太宗遂親征朝鮮。降之。語具征撫朝鮮記。崇德三年崇禎二年。親征喀爾喀。秋八月。命睿親王多爾袞克勤郡王岳託等。兩路伐明。薊遼總督吳阿衡。醴酒不設。備。大兵遂入牆子嶺及青山關。兩翼兵會于通州。至涿分八道。一沿山一沿運河。其山河之間大道並進。明督師盧象昇。與兵部尙書楊嗣昌不合。關寧重兵。盡屬中官高起潛。象昇各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又令陳新甲分其半。象昇從涿州進保定。大戰慶都。互有殺傷。進至銀鹿。所部兵又潰半。以五千卒遇我兵數萬。圍三重。起潛擁重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昇血戰兩日。殲盡矢竭。猶手格十數人。乃死。大清兵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破濟南。執德王。凡克城五十。降城八。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餘萬。先是明山東重兵扼德州。楊嗣昌用員外張若麒。張若麒本禮部主事。希嗣昌檄巡撫顏繼祖毋得離德州一步。僉謂大清兵無越德州而南之理。至是我兵由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濟南無備。遂陷。督師大學士劉宇亮與陳新甲。率各鎮勤王兵。惟尾後而行。明年二月。大清兵還至天津衛。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互難渡。

或議乘我飽歸。擊其半濟。明諸將王樸曹變蛟劉光祚等相顧不敢動。數日始渡。畢北還。明德王俘至盛京。太宗即命其上書明崇禎帝請和。仍不報。初睿親王等軍之入明邊也。太宗亦親攻明錦州中後所。以牽制之。崇德四年春圍杏山。破其臺。毀其堞。明副將金鳳乘夜樹柵築土。黎明復攻。不能入。雲梯先登者陷沒。三路穴城亦被卻。乃解圍。九月遣兵往略明錦州寧遠。擾其秋穫。明年崇禎十年遣兵城義州屯田。信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寧遠總兵金鳳戰死。明薊遼總督洪承疇言金鳳始以三千孤軍守杏山抗勦敵。及擢大將。擁萬兵反敗沒。此事權專不專。號令不一之效也。上以大軍屢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崇德六年崇禎十年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等攻錦州。以必克爲期。多爾袞等離城三十里而營。又私遣甲士更番還家。致敵芻糧樵採。出入無忌。上震怒詰責。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信城築長圍困之。并扼松杏援師之路。其守外城蒙古。知我師志在必克。懼而約降。與祖大壽兵格鬪。我軍乘之繼而上。遂克其郭。降蒙古數千口。祖大弼又病不能軍。錦州告急。夏五月。明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明仰率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八總兵。軍十三萬。馬四萬。集寧遠。芻糧支一歲。祖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毋浪戰。但以車營徐偃出境。承疇亦議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松山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錦州城南四十里。步立營以守爲戰。而兵部尙書陳新甲以師久餉匱。遣職方司郎中張若麒赴軍。若麒素狂躁。日夜報捷。并請密勅趣戰。承疇遂不敢堅持前議。留糧芻千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塔山錦州城西六十里。而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騎兵環松山三面。而步兵據城北之乳峯岡。兩山間列七營。衛以長壕。南六十里。八月。太宗聞之。親統大軍赴援。晝夜兼程。六日而至。自山至海。橫墜大路。斷其杏山之餉。并分軍敗其塔山護餉之兵。遂獲筆架岡積粟。明兵既失餉道。又不敢野戰。遂撤其步兵七營。背松山城而陣。夜屢突營不利。太宗知明軍自寧遠至松山。所實行糧。不過五六日。勢必走。乃夜布諸軍。潛伏塔山杏山小凌河諸要隘。截其去路。又益兵守筆架岡之糧。而親督大軍橫列以待。次夜初更。吳三桂等大總兵。果更番殿後。嚴陣迭退。而王樸所部先遁。諸軍無復行列。爭奔杏山。我追兵躡其後。伏兵

邀其前。明兵彌山互野。且戰且走。六鎮兵皆潰入杏山。曹變蛟亦撤兵入松山城。與洪承疇邱民仰王廷臣困守。突圍五次。皆不遂。變蛟又直突御營。中創遁還。上又料明杏山兵必奔寧遠。復遣精兵一伏高橋。一伏桑噶爾齊堡。俟杏山軍出。扼險掩殺。王樸吳三桂等僅以身免。張若麒匿漁舟。由海道遁還。後降于流賊。又先後獻敵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復駝馬甲冑器械以數萬計。自杏山南至塔山。死傷狼藉。海中浮屍如雁鷺。我軍昏夜中僅傷十人。于是松山城中餉援皆絕。我軍復掘外圍困之。九月。駕還盛京。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至松山濟師。始延數月。崇德七年。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送質子爲內應。我軍入城。生擒洪承疇。祖大樂等送盛京。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戰死。縱祖大樂還錦州。錦州被圍一載。聞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于是明國大震。崇禎帝祈籤于奉先殿。始決和議。遣官至錦州。所賫乃敕諭兵部尙書陳新甲之詞。非國書也。太宗不報。明復遣兵部員外馬紹愉。副將周維塘及僧性容等赴寧遠。申前議。五月。至盛京。召見宴餞如禮。報崇禎帝書。時明帝尙諱和。惟與陳新甲密議之。及是語泄。外廷交章劾奏。新甲獲譴。于是和議遂絕。明自流寇未起以前。止可讎守。而必責其戰。流寇大熾以後。并不能守。而我朝尙望其和。漢軍副都統祖可法言。講和之事。利于明而不利于我。使明得陰修戰備。而我國反習逸忘勞。若以明地廣民衆爲疑。則流寇四起。中原民已成敵國。但斷其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則燕都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隨手可得。此攻心扼吭之法也。十月。復命貝勒阿巴泰等伐明。左翼軍自界山毀邊牆入。右翼自雁門關黃崖口入。會于薊州。直抵山東兗州而還。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走魯王。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五十五萬有奇。金銀珠緞稱是。大兵自去冬入邊。數月以來。兵不解甲。馬不釋鞍。乃以八年三月初入蓟州休士馬。時春草被山。解鞍縱牧。南北驛路。不遇我軍一騎。或妄傳已出塞。及四月。大兵反自南來。起天津至涿鹿。軍駝互三百餘里。渡蘆溝橋。兼旬未畢。時勤王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勁兵猛將。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無敢一議。遂過。惟終日閉城報捷。及大軍已度險將出邊。唐通白廣恩等。始合兵。遂拒千密雲螺山。潰還。而山海關內外並建二總督。又設昌平保定二總督。千里之內。有督臣四。又

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大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提重兵牽制之。至是。薊遼總督趙光化。關外督師范志完。大學士督師周延儒。先後誅死。自萬歷後。歲徵遠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先後共增賦千有六百六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而中原盜賊疊起。或百萬或數十萬。所至破城陷落。東西交鬪。明之諸臣。于流寇或多讖撫。而于我朝反讖議和。又不圖所以戰守。盈廷築室。蠅蟻沸。我諸王將帥。爭請直取燕京。而太宗尙遠之又久。以待天時。崇德八年。崇禎十八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崩。景命遂集於我世祖章皇帝。

臣源曰。謹稽乾隆四十三年。高宗純皇帝巡狩盛京。諭旨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峯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員勒阿敏棄灤永邊遷四城而歸。太寒雖怒遣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乃不旋踵而吳三桂請師討賊。反開關以延我師之入。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哉。臣源又按大軍至山東時。亦不用扼運河之策者。明糧艘夏北秋南。與我師冬至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又有暑雨蒸燠。士馬痘疫師老敵乘之慮。故用兵有小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以決利鈍。大天時以決興亡。慎其小時。則軍出萬全。俟其大時。則一戎衣而成帝業。

開國龍興記四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崇禎十有七年甲申也。四月命攝政睿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率師收明山海關外地。並經略中原。先是三月初。明以流寇內偪。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盡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統邊兵入關衛京師。三桂徙寧遠兵民五十萬衆而西。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又聞家口被掠於賊。而賊已遣降將唐通白廣恩率兵二萬東攻灤州。向山海關。乃回兵擊潰賊衆。降其兵八千。急遣使我朝。乞師討賊。時我攝政王師尙未至寧遠。得三桂書。即日進兵。師次連山。復得三桂趨兵之請。遂踰寧

遠次沙河。距山海關外十里。時流賊李自成。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使白廣恩將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三桂先以礮轟開關外之賊。而自將五百騎。從礮路突出。謁攝政王。即軍中薙髮盟誓。攝政王令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入。而自以大兵繼進。敗賊前鋒於關外一片石。洪承疇言大軍即破賊。賊必棄京師。席卷西遁。我軍徒得空城。且勢追剿。不如乘賊軍東出。都城空虛時。從關外踰居庸。襲據京師。俟賊回軍援救。可一戰擒之。爲萬全策。而三桂以賊逼咫尺。關門事急。力請大軍先入關。王乃命三桂兵各白布繫肩爲號。四月二十有一日。三桂開關出擊。營殺傷相當。翌日大戰。賊衆自北山橫互至海。我兩軍對賊而陣。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尙不及賊陣之半。王以流寇勦敵不可輕。乃命三桂軍先戰。衝其中堅。而我軍蓄銳以待。是日自成挾明太子諸王于西山。我攝政王率英豫二王于東山。各立馬觀戰。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尙可喜。畢從賊張兩翼圍三桂數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盡數十合。呼聲震海嶼。及午。塵沙山起。怒若雷鳴。兵賊不辨。我軍大呼者三。風止。英豫二王率鐵騎二萬。橫躍入陣。所向洞札摧陷。俄塵開。賊見甲而辨髮者。驚曰。滿洲兵也。陣遂動。自成麾蓋先走。賊衆望之。遂土崩。逐北四十里。斬賊數萬。下令關內兵民皆薙髮。命吳三桂以步騎二萬。前驅追賊。自成奔至永平。使降臣王則彞。張若麟。詣三桂軍議和。僞還太子。非真也。三桂益進兵。自成走京師。屠三桂家。尸明諸王於市。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檄三桂及英豫二王兼程追賊。勿入京。五月朔。渡蘆溝。次日及賊慶都。賊盡其輜重先行。以精兵拒戰。誓死決勝負。復狂風簸沙。晦天地。賊旌旗皆折。人馬倒退。我軍乘風奮擊。復大敗之。賊走山西。班師。攝政王五月朔入燕京。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北京東諸府皆降。惟京南保定大名真定等府。潰賊土寇蜂起。而山東河南。聞自成敗竄。諸州縣並殺其爲防禦。使牧令復爲明。明福王由榔方擁立南京。攻元宏光。無一官一兵至。河北亦皆擅於土寇。六月。遣竊窺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又命戶部侍郎王永鰲招諭之。永鰲言重兵萃京畿。需餼不億。請擇畿南及山東河南要地。分兵控鎮。俟秋高進剿。關賊就近調度。可北扼潼關。南扼武關。從之。攝政王致書於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可法報書不屈。明福王亦遣其

臣左懋第陳洪範。具書帶來通聘。并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犒吳三桂軍。并卻之。九月。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十月朔。定都燕。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廟。頒詔中外。大赦。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嚴衛弊政。其文臣衣冠。暫從明制。上御皇極門。授吳三桂平西王勅印。尋議大舉討流賊。恐其阻關固守。又恐其西竄甘肅。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同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約會於西安。是冬。葉臣等兵出固關。進平三晉。所至迎降。擒僞伯陳永福於太原。敗僞總兵李過於大同。巡撫馬國柱進剿汾州平陽之賊。山匹悉平。直隸巡撫衛國允沈文奎。先後削平真定大名順德廣平山寨之寇。畿南始定。肅親王駐軍濟南。遣兵破青州。斬賊趙應元。應元前降復叛。殺侍郎王永鰲者也。又平蒲家洞之賊。地界四縣。周二三百里。巢窟二百五十有奇。焚燬無虛日。肅王遣尙書爾格等搆之。明年饒餘郡主阿巴泰繼攻各穴。隨破隨塞。尙餘二大洞。爲賊巢。重關夾隧。伏火器。峙糧糗。絕其汲道。始破之。山東諸郡悉置官吏。其豫親王之軍。自十二月渡孟津。走賊將張有聲於洛陽。收沿河寨堡。進陝州。襲破賊將張有聲於靈寶。盡收關外地。李自成盛兵潼關。遣其將劉宗敏據山爲障。我軍大礮未至。遣前鋒三千距關三十里。據堡爲營。宗敏圍之。三日。夜人馬寂然。賊莫測所以。不敢擊。明年正月。我師大至。自成亦出關逆戰。三千騎從中起。表裏夾攻。大破之。復敗其連夜劫營之賊。會大礮至。遂進逼潼關。賊鑿重壕以拒。發大礮遙擊之。山谷中不容大衆。賊以精騎數百伏隘。橫衝我脅。又出銳卒繞出我後。皆爲我奇兵及殿後兵所破。而是時英王及三桂邊外軍。已從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走李錦。克延安鄜州。倡西安之北。自成腹背受敵。遂棄關還回西安。守關賊馬世堯以衆七千降。遂克潼關。越二日至西安。賊已先五日焚宮室。由藍田出武關走湖廣。命豫王移師征江南。以流賊付英王。及三桂追剿時。賊尙三十餘萬。聲言欲取南京。我兵水陸躡其後。於江北之鄧州承天德安。江南之武昌九江。破賊者七。閏六月。賊震起。雜其大隊。以十餘騎入禱九宮山。山在武昌府蘄山縣之南九十里。爲鄉民所鎖。餘衆尙二十餘萬。降明湖廣督何騰蛟。而豫王南下之師。三月。自河南一出虎牢關。一出龍門關。一出南陽。

會於歸德府。時開封汝甯間列寨百數。劉洪起長之。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長之。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長之。各擁兵四五萬。而洪起最忠勇。屢殄流寇。明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請福王子洪起。掛印將軍。號召河南北。不許。山東兵部職方主事凌駟。募兵復臨清濟甯。與德州諸生謝陸義旅相應。謝陸者起兵德州南中說。請收輯山東通好南北。而設水師於膠州對岸之廟灣。援青齊義旅。時明大學士馬士英。方以江北分四鎮。劉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徵。劉良佐駐壽春。議畫惟而守。無過遠略。又使降賊之故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而使其姻姪趙其杰。巡撫河南。並召還陳潛夫。諸將解體。及大兵南下。於是明雖州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遂與李際遇先後納款我軍。爲鄉導。河南諸郡邑望風悉下。惟劉洪起力戰汝甯間。及七月始爲內大臣和洛輝所破斬。明諸鎮中黃得功最忠勇。而左良玉與高傑兵最強。良玉爲何騰蛟袁繼成所用。高傑爲史可法所用。皆革面。自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左良玉與黃得功之兵。闕於西。高傑與許定國之兵。闕於北。我軍二道並進。一出淮北。一出淮南。如入無人之境。出淮北者爲都統準塔山。東之兵。五月降高傑部。將李成棟於徐州。敗劉澤清兵於宿遷。師次清河。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據黃淮清三河口。我兵以礮遙毀其戰艦。相持對岸。而分兵繞渡上游。擊敗其步騎。合追至淮安。澤清及總漕田仰。皆遁入海。我兵徇通州。泰州皆下。其出淮南者。豫王自將之。由歸德趨泗州。明淮河守將李際遇。焚浮橋。我兵遂夜渡淮。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自去冬督所部標兵三萬次河上。爲高傑聲援。及高傑死。復收撫傑所部兵十餘萬於揚州。至是將督以援泗。至中途。泗州已失守。淮揚告急。福王方手書趣其入援。拒左良玉。及浦口始命回揚。則所部防河之兵皆在外。檄之大半不至。史可法閣標三萬。副將張士儼。參將沈彊明。監軍道高岐鳳。及忠貞營總兵李棲鳳等。各分汛地。皆可法閣標所轄。在各鎮之外。去冬出師防守黃河南岸。又遣總兵劉肇基。援海州。援寧宿。皆有功。故標兵皆在外。至是徵回揚州。張天駿不至。棲鳳兵四千。皆至揚州。而高傑部下兵十餘萬。以久無統帥。且僞傳許定國引大兵報讐。或北走通泰。或南赴瓜儀。揚城一空。初。傑死。衆無所歸。福王命可法代統其軍。傑子高元爵長而授得傑軍心。最甚。別命其私人衛胤文。督留傑營。并勸李本傑爲提督。事已大定。馬士英聞可法大傑提督之命。於是所部皆棄胤文。潰還揚州。旋潰出走。

得返揚。可法獨督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及官吏士民分陴拒守。我豫王大軍自天長六合水陸並進。距揚州二十里而營。以大礮未至也。或獻策請決高堰水灌我軍。可法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傷敵軍少而淮揚先魚鼈。不可拒守。七晝夜。發礮傷城外軍數百。豫王怒。令精兵大礮專攻城西北隅。崩聲如雷。守陴不退。我兵踐城下積屍而登。遂陷。肇基率士巷戰。殺傷千餘。可法死之。我兵留十日。屠之而南。五月初。師至揚子江。明總兵鄭鴻逵以水師守南岸。侍郎楊文驄牆金山以禦矢礮。時高傑僕兵欲渡江者。爲岸兵所拒。皆降於我。隔江相持三日。編巨筏夜置燈火放之中流。明軍礮擊之。日報虛捷。我兵乘霧夜渡數百騎。據阜鳴螺樹幟。防江兵倉猝潰遁。大軍方舟畢濟。留左翼軍據瓜州北岸爲聲援。遂陷鎮江。自丹陽句容抵南京。營於郊壇之北。而福王已先三日率太監宮人夜開通濟門走蕪湖。馬士英阮大鍼亦率親兵數千。由溧水走杭州矣。明諸勳戚文武大臣迎降。豫親王駐軍城外。十日始入城。斬滿洲掠物者八人。以狗駐軍東北城。其中西南三城。居民毋徙。并祠史可法以旌其忠。降明廣昌伯劉夏佐兵十萬。高傑舊部兵十三萬。傑子高元爵及部將李本傑。李遣貝勒尼堪貝子屯齊等。追福王於蕪湖。明靖南侯黃得功中流矢死。總兵田雄馬得功擁福王出降。江南悉定。而英王上游追流寇之兵。亦至九江東流縣。明故南侯左良玉子夢庚兵十萬。降於英王軍前。九江督師袁繼燾被殺不屈死。英王遣章天子僧降將金聲桓狗江西。又遣兵分守荊州武昌。盡收湖北班師。豫王遣降御史王懷黃家壽劉光斗等。赴安慶宿國常蘇松江各府收降冊。并發兵三千以往。楊文驄妻黃家壽於蘇州。沿途狗所過郡邑。并分兵狗松江太倉下之。明大學士馬士英總兵方國安等迎戰敗走。錢塘江。我軍營於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三日不至。咸賦爲神。開門降。并降惟王常清。又取周王家屬於湖州。浙西亦略定。豫王永制政南京爲江南省。其郡邑以城降者即使爲守。奏授江甯安慶巡撫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七月。俘福王凱旋。命多羅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同都統葉臣等鎮守江南。下令海內薙髮易衣冠。命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招撫南方。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潯州八城。每城各一旗。是

夏六月，明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建。明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唐王者明太祖九世孫也。世封南陽。崇禎九年，起兵勤王。廢爲庶人。幽鳳陽高牆。福王立，救出當徙廣西。行至杭州而南都陷。鄭陽遠奉之入閩。旋聞杭州降。明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尙書黃道周、戶部主事蘇觀生等勸進。遂攻元隆武。進芝龍、陽遠等爲侯。道周、觀生、大學士。是爲福建之師。魯王者明太祖十世孫也。世封兗州。北都之變，諸王皆南下。宏光立，移往台州。次年六月，魯王以杭州降。明故兵部尙書張國維、朱大典起兵金華，給事中熊汝霖、孫嘉績起兵紹興。吏部員外錢肅樂、行人張煌言、諸生王翊起兵甯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以海上兵應之。殺招撫使，迎請魯王監國。盡驅錢塘西岸之船泊東岸。列兵江上。靈地戍守。西取富陽以扼我上游。東由海道以濟太湖。是爲浙東之師。又是時，薩髮令下。蘇州巡撫土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淞總兵李成棟皆以降將乘勢騷擾。於是明故給事中陳子龍、故總督沈猶龍、故吏部主事夏允彝、約水師總兵黃蜚、吳志葵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吳江。行人盧象觀象升弟、奉宗室子瑞昌、王盛憲起兵宜興。中書葛麟及主事王期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徽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兵崇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兵崑山。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澹耀起兵嘉定。吏部尙書徐石麟、平湖總兵陳梧等起兵嘉興。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僉都御史金聲、偕邱祖德、尹民與吳應箕起兵徽州甯國。並通表唐王。遙受其除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揭竿裂裳十餘萬。是爲上下江士民之師。降將金聲桓奉命招撫江西。所至屠殺立威。於是明益王朱由本據建昌。永甯王朱慈炎據撫州。故兵部侍郎楊廷麟據贛州。各招五嶽峒蠻數萬以抗大兵。是爲江西之師。時我大清下金陵。下淮安。兵各數萬。又收明降兵。間擇驍悍雜髮入伍。合十餘萬。半屯金陵。經略洪承疇及駐防侍郎巴山等將之。半屯杭州。貝勒等將之。又分遣招撫侍郎李延齡駐防蘇州。而降將吳兆勝、李成棟分防沿海。及民兵四起。聲勢中斷。雖烏合無紀律。無甲仗糧餉。然不先清江左。則浙閩未可鼓行而南也。閏六月，吳志葵率海上軍由泖湖進犯蘇州。而黃蜚以太湖軍會之。時城中騎數百。僅千餘。李延齡土國寶聚屯府學宮。登盤門塔以望外兵。使百餘騎繞城外。各張幟爲江甯援兵。志葵前鋒數百。

新衙門入長驅四五里不見一敵。忽勁騎突出，截擊繼之。城外軍轟然引退。我軍急閉城，嚴督雜髮。違者斬。不數日城中髮皆雜，即驅之登陴。內應既絕，外攻遂潰。七月，貝勒克德渾自江甯引兵而南，分遣都統馬喇希恩格圖敗黃蜚戰艦於常州。敗王佐才之兵於崑山。宜興常熟悉下。遣降將劉良佐圍江陰。而李成棟亦破崇明。屠嘉定。合吳兆勝軍、藍蜚志、蔡兵於吳松江。與蘇州江甯軍夾攻於春申浦。潮落風火烈。明兵舟重膠掉，擱焉。擒蜚志、蔡。進圍松江。曾蜚軍始首入其城。陷之。沈猶龍死。惟子龍脫免。逾二年復糾吳兆勝使叛。應名其宜興。陳陽之兵。盧象觀以七月率衆二萬窺江甯。洪承疇先捕誅內應。象觀軍至。我軍伴舉火，神策門爲號。而分軍先出太平朝陽二門。旋啓神策門出鐵騎衝之。外軍駭敗。擒瑞昌王於茅山。象觀收殘卒亡入太湖。復與葛麟王期昇營西山。民居苦期昇兵騷虐。潛引我水師提督吳兆勝攻之。火其舟。期昇遁去。我軍萃於象觀。葛麟引舟救之。皆燬於火。期昇遁至福建。謁唐王大學士。路抵飛。勅其在太湖派餉奇虛。罷之。葛麟與惟太湖吳易一軍。江陰閻應元一軍。有紀律。尙負固。吳易軍嘗以七月敗嘉興總兵李遇春五十四艘於平望。復伏兵蘆岸。敗提督吳兆勝軍。奪舟二十。與浙東兵相應。閻應元固守江陰兩月餘。屢卻劉良佐李成棟之攻。至是貝勒博託俘歸王北上。留貝勒克德渾與浙閩總督張存仁守杭州。自率凱旋師略地而北。復嘉興府。分兵復嘉善平湖諸邑。振旅至吳江。與兆勝軍合。盡斷諸港出路。乘大雨。吳易軍繼之。進圍江陰。晝夜砲攻。會大雨城崩。矢石盡。屠其城。而徽州寧國則承疇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祿攻之。時金聲以徽寧四塞天險。各山置十三營。守以十三副將。惟績溪一面當衝。自守之。而重兵扼叢山關。我兵攻關兩月不下。乃購土人鄉導。由旌德新嶺間道入。潰其守兵十餘寨。遂薄績溪城下。金聲晝夜拒戰。秋九月。降臣黃樹未薙髮。服故衣冠。詭稱援兵入績溪。金聲啓城納之。遂爲內應。陷焉。是時禁旅不能徧及。降將武夫。乘機煽虐。所至地毛如洗。惟張天祿故史可法部將。尙有承平節制。管徽州山上。嚴戒軍士入城。次春淫雨。浹旬。父老固請。天祿恐騷擾。堅不下山。與三軍暴露。徽人感泣。事聞。有詔嘉獎。洪承疇復遣總兵馬進功擒樊山王常棣於潛山。擒高安王常祺於婺源。金聲桓亦遣其部將王體忠復

建昌王得仁復撫州。益王等敗竄。各郡邑皆復。上下江路定。是秋浙督張存仁奏言。邇者雖髮令下。民心創賊。復萌梗化。急宜開科取士。減賦蠲逋。以收人心。安反側。并劾吳兆勝。李成棟。縱兵擾民激變之罪。采擇施行。十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杭回軍江甯。十二月。移征湖廣。順治三年正月。詔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等。征張獻忠於四川。貝勒博託爲征南大將軍。偕都統圖賴。貝子屯齊。率師征浙東福建。肅王以三月至西安。時明舊副總兵孫守法。鄭陽總兵王光恩。固原副將武大定。賀珍等。起兵興安漢中。屢破流賊。遂陷鳳翔。圖西安。受唐王封伯。關中響應。總督孟喬芳。都統和洛輝。屢敗其衆。復渭南蒲城武功同州。至是肅王遣兵分剿郿州。慶陽。延安之寇。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於雞頭關。遂解漢中興安之圍。七月。分大軍之半進四川。而留貝子滿達等。搜漢中餘寇。是冬。大破張獻忠於西充。斬之。分兵破賊營百有三十。四川略定。其浙東之師。貝勒博託以三月至杭州。時方國安潰兵渡江。馬士英阮大鍼亦入其軍。國安與鄭芝龍。皆士英門下也。合疏荐士英於唐王。魯王被拒皆不納。士英大鍼遂鼓國安使與諸義兵爲難。又鼓其斬唐藩。檄軍使之使。於是通國水火。初以方國安王之仁宿將。與浙東營衛兵俱隸之。又以浙東三府地丁餉六十餘萬。盡給兩軍。其民兵則取諸義餉。國安并義餉。擡之。民兵無食。南疆逸史曰。初浙東起義。熊伊。孫嘉績。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與方國安王之仁。分餉之。謂某地正兵支某色正餉。某邑義兵支某色義餉。方王澤爭不決。戶部主事董守諭。顧之曰。義餉有名無實。一則難爲餉。二則無完庫。請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授餉。顧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給于食。而爭端息。方王器不從。賊黨正無以難也。按此與史可法三月大兵臨錢塘江。張國維王之仁乘東南風拒戰。我兵觸之。舟多碎。國維乘間。渡江犯杭城。不克而退。夏四月。我軍隔江礮壞方國安營灶。國安即擁兵數萬遁。挾魯王自紹興奔台州。惟諸將兵尙乘江守。江廣十餘里。大軍難之。會夏旱水涸沙漲。有汶無潮。試涉僅及馬腹。六月朔。我士馬數萬自上游浮濟。若揭厲然。列成戍。濱馬阮。國安使執監國以獻。監國脫走航海。王之仁沈其家。而自歸死江甯。紹興甯波溫台悉下。惟朱大典守金華。張國維守義烏。我師破義烏。斬張國維。八月。明臣阮大鍼知金華城。東南隅土新築未堅。導大兵礮攻。破屠之。旋擒馬士英。與國安大

賊並伏誅。進破衢州。擒蜀王樂安王等。浙東略定。遂進征福建。初，唐王之立於鄭氏也。閩粵兵餉。盡歸其掌握。唐王奮志有爲。而令不行於下。乃遣其大學士黃道周出關募兵。徒手號召。無所濟。旋敗死。婺源而湖廣總督何騰蛟領所部兵三萬屯長沙。繼撫左良玉舊部馬進忠。王允成。衆數萬於岳州。又降李自成舊部李錦。高一功。郝永忠等。衆十餘萬於常德。於是左兵關兵皆歸騰蛟麾下。驟增兵數十萬。自成又伏殛。唐王大喜。告願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伯。堵胤錫右副都御史。總制其軍。李錦。一名赤心。高一功。自成妻。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題授張光壁黃朝選劉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舊蛟馬進忠王允成。二人良玉部將。李錦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馬士秀盧鼎。六人皆閩浙粵。迥不同。兵餉皆在掌握。宜先千各部。轉簡號號。百中抽一。計三十萬衆。可備三千人以爲督糧。如唐藩鎮之牙兵。則可以彈壓諸營指揮節制。騰蛟與式耜之敗。皆以無爪牙親兵也。又兵在精不在衆。降賊宜汰其冗弱大半歸農。獨留三分之一。合計十江西自建昌撫州破賊。惟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峒蠻四萬。又奏留廣東入衛兵數千。及中書張同敬調雲南張珂選胡一清入援兵五千。與南昌大兵戰屢捷。兼陷吉安守之。軍頗振。騰蛟請唐王幸湖南。廷麟幸江西。浙中諸將請幸衢州。唐王以芝龍不足恃。亦欲棄閩由贛入楚。倚騰蛟先遣兵部侍郎萬元吉督師於贛。遣大學士蘇觀生募兵南安。芝龍使兵民數萬號。唐王不得行。至是年夏。杭州大兵渡浙東。江西降將金聲桓克吉安撫州。鄭彩鄭鴻逵棄廣信奔入關。楊廷麟萬元吉退守贛。六月。我兵已定浙東。走魯王。芝龍陰受供承。囑約款。託言海寇。馳還安平。盡撤關隘水陸諸防。仙霞嶺虛無人。大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長驅入。斬其大學士黃鳴岐於蒲城。連下建甯延平。時贛已迫於我兵。不及援閩。何騰蛟遣郝永忠五千騎迎其主。亦次韶州不進。唐王奔汀州。我前鋒統領勞山。冒明軍旗。馳七晝夜追及之。敗其總兵。姜正希援兵二萬。遂執唐王不食死。芝龍詣福州。貝勒博洛遂以凱旋。詔封博洛端重郡王。其江西金聲桓之師。自四月破吉安。乘勝圍贛。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于李家山。圍解。已兵解贛。七月雲南兩廣援師畢集。諸將請職。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及是贛州聞唐王被難。合城氣索。遂爲師助故海寇。且水個舟進。我軍夜截。諸江焚之。于是援軍皆潰。

聲桓屠陷。我貝勒歸自福建。留重兵守邵武。遣修葺甲李成棟自漳泉進征廣東。適唐王弟聿鎮。以是冬爲其故臣蘇觀生擁立廣州。改元紹武。李成棟等已下惠潮。用其故印移牒給報平安。而曆師從之。遂襲執聿鎮。及明故周益遠諸王宗室世子等二十餘。戮蘇觀生。於是唐藩蕩平。而桂藩之征起。其魯王航海以後。與鄭成功兵事相連。別詳國初東南靖海記。

開國龍興記五

順治三年九月。王師既定福建。復遣軍由惠潮。贛州。兩路攻粵。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東巡撫羅式相。兵部尙書呂大器。湖廣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等。復擁明桂王由榔。監國肇慶。旋稱帝。改元永曆。蘇觀生與魁楚不合。別立唐藩之弟。旬日即敗。惟桂王擾攘西南。復勤王師十餘載。其始立也。我廣東總兵李成棟亦下廣州。分徇高雷廉。進攻肇慶。桂王走桂林。順治四年春。成棟既克肇慶。下梧州。二月克平樂。桂林大震。丁魁楚棄桂王。以輜重四十艘。出岑溪。降於成棟。成棟殺之。而有其孥賄。桂王將走。依何騰蛟於湖南。其大學士羅式相。極陳桂林形勢。固留不聽。式相自請留守與城存亡。初在肇慶時。聞廣州破。式相即請守城。口。桂王遂就總兵劉承胤於武岡。毋遷徙。而桂王聽大學士王坤言。不從。桂王遂就總兵劉承胤於武岡。以岷王府爲行宮。三月。成棟攻桂林。式相督參將焦璉連戰城下。成棟軍不利。退屯昆陽。會是秋。明故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州。故兵部侍郎張家玉起兵東莞。大學士陳子壯起兵端州。合兵襲廣以圖牽制。我總督修養甲捕斬其內應。檄成棟回軍東救。十月。圍家玉於增城。家玉兵萬餘。三分犄角。厓高溪深。我軍步騎迭進。圍數重。旬日破之。子壯邦彥。方圍廣州。不克。乃伏兵邀成棟於萬珠洲。乘風潮夜戰。以火艇燼我戰艦數十。俄風轉。成棟回舟撞之。大捷。遂進攻高州。斬子壯。攻清遠。斬邦彥。廣東復定。而羅式相乘我兵之返。遣其總兵焦璉。陳邦傳。破陽朔平樂。下潯梧。廣西復陷。其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湖廣之兵。是春敗李錦兵於荊州。追馬進忠。王進才於岳州。旋奉召還京。以定南王孔有德爲定南大將軍。同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進討。三月師出岳州。敗馬進才於長沙。敗黃朝宣於湘潭。明督師何騰蛟。率所部郝永忠。退保衡州。五月孔有德進薄之。斬黃朝宣。遣耿仲明由水路

還長沙。敗其襲城之寇。復分兵四擊。張光壁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定衛。李錦等潰入歸巫。馮進忠王有才遁入五
 溪。八月。合兵趨祁陽克寶慶。進攻武岡。劉承胤敗降。承胤。欽制桂王。故湖南諸將。及降我後明年伏誅。桂王走廣西。尙可喜追拔桂
 陽趨道州。敗張光壁。遂克靖沅。克黎平府。降其峴王郡王等二十餘人。十一月。何騰蛟與瞿式相會諸將於桂林。盡
 地分守。騰蛟復視師全州。督專將焦璉。漢將趙印。選胡一清。及己所部十三家營。分路拒戰。連營五二三百里。式
 相饋餉不絕。我師引退。十二月。式相迎其主還桂林。順治五年二月。我師復克辰州。湖南悉定。聞桂林有郝永忠
 營兵掠城之變。騰蛟由全州還救。我軍復進乘之。騰蛟式相合兵拒戰桂林。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
 皆叛附於明。我軍遂退。分耿尙二王軍赴江西。孔有德班師回京。留總兵徐勇守長沙。初金聲桓之徇江西。李成
 棟之徇廣東也。王貝勒令遼藩舊臣章天于修養甲儲之。聲桓左良玉部將。四降九江。自成棟已見上驚。自攻城略地。皆聲桓
 成棟力。及事平。章天于巡撫江西。修養甲總督廣東。而聲桓成棟。仍以總兵提督受節制。皆怏怏。天于及巡按董
 成學。尤黷貨驕武士。是春聲桓遂與副將王得仁殺巡按。奇巡撫。迎明故大學士姜曰廣。故僉都御史揭重熙於
 家。以江西叛。李成棟聞之。亦奇總督修養甲同時以廣東叛。並蓄髮易衣冠。移檄遠近。通表桂王。奉永歷年號。各
 擁兵十餘萬。據上游。江甯震動。湖南則騰蛟自全州遣焦璉。胡一清。張光壁等陷永州。使王進陷寶慶。馬進忠陷
 常德。堵胤錫率李錦敗我將練國安。而取衡州。進圍長沙。我長沙守將餘勇以兵三千當敵數萬。噶奴賊舟驚
 令將士衛故守陴。賊屠城下。甫樹梯礮矢齊仰之。賊復掘壕穿城。城幾墮。勇增築木城。別營地道
 出掩殺千餘。又造懸梯十餘。飛矢石斷賊往來。密遣兵斃小舟布滿湘江。焉援兵。賊遂驚潰。乃急
 遣人迎敬德親王。四川自三年冬。我肅親王剿定川西。四川北。四年分徇川南。川東。五年凱旋。命總兵李國英為巡
 撫。以成都殘破。暫駐保甯。而吳三桂及都統李國翰鎮守漢中。聯絡川北。及姜瓖叛。搥秦晉。並漢中兵北赴陝。明
 舊將李占春。譚洪。譚文。譚誼及義勇楊大展于大海。袁翰武大定等。各以兵數萬分踞川南。川東。附桂王受封號
 請官吏。明以錢邦芭巡撫其地。而呂大器總制諸軍。於是永歷有豐貴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移居肇慶。
 且姜瓖猖獗於山陝。鄭成功。張名振。出沒於閩浙。皆遙相應和。勢頗張。幸聲桓成棟。姜瓖。李錦輩皆盜賊之餘。無

遽略朝廷命都統譚泰爲征南大將軍同都統和洛輝自江甯赴九江會耿尙二王討江西廣東之叛命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輝會孔有德征湖南廣西之寇命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塔討姜瓖於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剿陝西賊黨洪承疇仍鎮江甯經略沿海餘寇皆順治五六年事也初聲桓叛時惟贛州不從亂贛南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副將高進庫固守而進庫故夏玉部將尤善戰聲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順流突江甯而懼贛師乘其後乃回軍攻之三月不下我江甯大兵二十萬水陸並進已於五月復九江南康饒州長驅進擄南昌聲桓回救聞前鋒小捷促進遂敗於七里街入城拒守得仁以兵二萬別趨九江欲絕我餉道與南昌犄角姜曰廣固召之一日九檄得仁悉引還我都統和洛輝以舟師趨諸江口奪其戰艦東明聞見鋒曰王得仁呼爲王雜毛奪戰與聲桓高進庫同謀左良玉麾下聲桓愛捷虛才勇欲降之不用礮攻進庫約百日救不至當鐵城及南昌報警王得仁欲救之而督軍急攻城度三日必下後南昌之兵解圍攻贛而後出奇兵絕餉道爲以逸待勞之計聲桓家在南昌不謀得仁即還師王兵見之亦退走得仁嘶之不出也聲桓突圍入南昌得仁引兵二萬直趨九江仍欲絕我餉道姜曰廣徵召之得仁曰九江扼長江咽喉轉輸要路以數十萬衆深入攻城而餉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卽撤兵東下分則力弱撤則節廢九江四面瀋江城小而固可與南昌犄角夾攻豈等困守孤城坐以待斃乎姜曰廣不聽撤則節廢九江四面瀋江城小而固可與南昌犄角夾攻豈等困守孤城坐以待斃乎姜曰廣不聽撤則節廢九江四面瀋江城小而固可與南昌犄角夾攻豈等困守孤城坐以待斃乎

逸史及東明聞見錄曰。南昌初特專擾。而書記所草乞師書。但陳勝狀不告急。贛州高捷。又以愚
聲桓者。屬或據。頓兵數月。桂王命李錦出吉安。李成棟出東嶺。李錦阻留不進。成棟悉衆十餘萬赴之。
攻具仗械。盡行多拘人夫。昇壇。士人不免。遣死類衆。既抵贛。日暮。將魏士困。而成棟
氣驕無敵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突出。軍士潰散。棄城山嶺。二月南昌既下。大兵倍信。成
棟集諸將議守。而去者已過半。成棟痛飲大醉。上馬。其大同叛將姜瓖。自去冬十二月。英親王圍之。瓖
使其黨陷忻州朔州。明廢官萬練襲歸偏關。陷甯武。背風保德以應之。劉遷略雁門關。陷代州繁峙五臺以應之。
太原告警。明參將王永強據延安。我叛將劉登樓據榆林甘肅。叛回丁國棟等陷河西。洮岷諸州縣以應之。西安
告警。明故官李虞夔白璋張萬全陷平陽蒲解潼關。而降。臣李建泰據太平應之。遠至澤潞同時騷動。六年正月。
敬謹郡王尼堪。帥師赴太原。遣兵敗賊石嶺關。進克忻州。睿親王出居庸關。拔渾源州。進薄大同。諭降不從。會豫
親王薨京師。睿英二王相繼還京。端重郡王博洛敗賊五千。及姜瓖勁騎千餘于大同城北。吳三桂李國翰亦以
漢中兵敗王永強于同官。延綏榆林先後克復。山西巡撫祝世昌。同副都統洛碩。亦破萬練劉清于太原城外。陝
西總督孟喬芳既平肅州回賊。遂與侍郎額色渡河攻蒲州平陽。敗白璋張萬全。繼其步騎六千於河。八月英親
王復出都督兵圍大同。城中食盡。賊黨斬瓖以降。屠其軍民。毀其城垣五尺。是冬異親王滿達海。讓郡王瓦克達。
討平路安澤州諸路。誅李建泰于太平。山西陝西皆定。詔晉封博洛尼堪皆親王。詔三桂回鎮漢中。進復四川。詔
尙可喜耿精忠由江西進復廣東。詔明故親王鄧王流落直省者。令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其鎮國將軍以下
編籍輸稅。毋令寄匪假藉嘯聚。以取屠滅。是時我鄭親王定南王之軍。以六年二月進湖南。適堵胤錫所部李錦
與何騰蛟所部馬進忠爭常德。進忠焚常德走武岡。李錦尾之而西。各郡縣守將皆焚城遁。沿途剽掠。並竄桂林。
騰蛟入守湘潭空城。遂爲我將徐勇擒歸長沙斬之。旋走堵胤錫胡一清於衡州。惟馬進忠尙踞武岡。曹志建踞
永州。馬進才踞靖州。孔有德遣兵攻曹志建于道州。不克。行在陽秋日。馬蛟龍攻道州。明守將曹志建戰敗。
一斃。軍士爭赴。遂出白金二十萬。贖營中令日。斬一級者。賞金
一錠。復御蛟龍。十月有德至衡州。遣兵敗寇於燕子窩。而自擊永州之寇。破賊數萬。曹志建踞永州龍虎關。有
德分路攻圍克之。降其衆五萬。順治七年正月攻武岡。進忠負劍走武岡。靖州俱復。覆式相使戎政總督張同敞。

率胡一清趙印遷王永祚諸將守全州。九月我軍薄全州。明諸將退守榕江。旋棄榕江走桂林。趙印遷前忌焦璉使屯平樂。至是又尼其援桂而倡衆潰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城中空無人。執其督師羅式相及其總督張同敏。東明閱見錄曰。式相以募爾廣西。抗我大兵。其軍餉所資。除正賦外。唯錢法鹽屯田三事。開一軍餉出。每月得二萬金。以錢易東鹽。以鹽招民墾田。事多掣肘。又議三分現兵以一軍守全州。一軍備邊出奇。一軍屯田充餉。而印遷十二月明將焦璉三路入寇。全永沅三州順承郡王分路敗之。章京難之。蘇永忠陳邦傳劫之以斃于七。宜爾都亦破寇于黎平府。詔親王班師還京。尙可喜自解贛圍後。以金王潰卒張洪曹李四營。亡入閩粵山林。明故巨搨重熙傳鼎銓皆依之。而粵兵亦嚴守庚嶺。頓兵吉安將一載。至是明鎮將都尙忠等密納款。導我兵由間道入庾關。遂克南雄。走其巡撫羅成耀。桂王使成耀。以兵扼南雄。成耀至韶州即止。明年我師屠南雄。七年正月克韶州。降其總兵吳大奇。二月圍明總督杜永和。守將范承恩於廣州。明桂王留李元胤馬吉翔守肇慶。而自走梧州。時廣州城外密列礮臺。城西樹木城濬三處通海潮。泥淖不能攻。築長圍困之。及夏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卒蒸疫。幾欲退師。會明援將高一功與陳邦傳自相仇殺。一功西走。我師敗陳邦傳馬寶兵萬餘。遣吳大奇招降潮惠各鎮。李元胤馬吉翔按兵肇慶不敢進。十月我江西諸軍畢至。尙可喜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毀其木柵。以礮擊西北隅。軍士乘礮勢登城屠之。守將范承恩郝永忠。布政使袁彭年杜永和。先後降。桂王率李元胤走南甯。盡封趙印遷胡一清等爲公侯以拒我。八年詔尙可喜耿繼茂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尙可喜等旋克復高雷廉等府。擒李元胤於欽州。孔有德遣總兵馬蛟麟克梧州柳州。明將陳邦傳殺焦璉以擲州來降。有德復遣提督線國安。總兵馬雄全節。三路進取。敗趙印遷胡一清。克思恩南甯慶遠諸府。而吳三桂與定西將軍黑勒餘。亦以八年入四川。乘楊展袁韜武大定自相仇殺。順治六年。韜等殺楊展。明鎮守雲南秀擒韜。余大海李占春來降。二人皆爲虛名臣。舉敗于涪州來。總兵官王尊。又擊殺楊展之衆。使劉文大定。占春僞降旋遁。復擒之。三桂以其間復成都重慶敘州。時我朝克復湖南江西四川廣西廣東。桂王窮竄土司境。旦夕奏凱。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初張獻忠既殄。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皆僞。白文選馮雙禮。皆僞都。擁衆川南。各數萬。推可望爲長。雙重慶。陷遵義。入雲南。

使定國文秀追明叛土司沙定洲于邇東，而自赴貴陽，并其黨艾能奇之兵，襲貴州鎮將皮熊。雲南鎮將王祥，皆奪其兵。二人皆明桂王封國公鎮守貴者。其後皮熊助。又稱服張光壁馬進忠之衆。定國惡其所爲，及誅沙定洲。迎沐天波還雲南，不復相下。可望乃納款於永歷，求王封，欲藉以服衆。於順治六年七年屢使求封，不決。及是我兵四迫，桂王不得已封可望秦王。定國西甯王。文秀南康王。越其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桂王居安隆。使文秀文選以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寇成都，使定國雙禮以步騎八萬由武岡出全州，以寇桂林。九年春，吳三桂戰劉文秀於敘州，不利，被圍數重，力戰突圍走綿州，而都統白舍貞白廣生亦敗績被擒于重慶。桂王使其大學士文安之，齎勅印徧加川東諸將譚洪等封爵。文秀乘勝由嘉定犯成都，圍三桂于保寧，連營十五里，使張光壁軍其西，王復臣軍其南，氣驕甚。三桂巡城見其壁不整，出精騎突光壁軍，果驚潰，轉戰而南，入復臣營，營爲亂兵所擾，亦不支。文秀解圍去。三桂不追，斂軍保甯，旋回漢中。川西川東川南復陷。四王傳曰：三桂既退，劉生未見如此屈膝。特釜一箸耳。今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初文秀乘勝長驅時，復臣諫曰：三桂勁敵。日平吾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懼敗。請毋圍城以分兵勢。但嚴陣城外，而出奇兵斷其餉道。文秀不聽。遂敗。復臣死。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以楚粵寇氛日熾，檄將軍續順公沈永忠以重兵扼沅州門戶，令練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甯慶遠梧州。未幾，李定國陷沅靖武岡。沈永忠自寶慶告急，有德遣桂林分兵援沅寶，則永忠已退保湘潭。定國乘間襲桂林，桂林城守兵少，檄三鎮赴援，未至而陷。有德唯一子，爲定國所得。後被擒送貴州，剝皮戮死。以其前劫桂王于梧州。害從官奪輜重。又誘殺焦連以降也。柳州亦叛，全節馬雄合軍梧州，亦爲定國兵所潰。廣西復陷。是冬可望率白文選以獮猥兵五萬列象陣，攻辰州。我總兵徐勇戰死，遂陷辰州。十年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偕貝勒屯齊，進征楚粵。命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自江甯移赴長沙，以都統卓布泰駐防江甯。命辰泰爲甯南靖寇大將軍鎮荊州，以李率泰總督兩廣。冬十一月敬謹親王敗馬進忠于湘潭，進忠走寶慶。我軍進敗李定國於衡州。敬謹親王尼堪輕騎逐北，遇伏，沒於陣。定國收軍保武岡，追封尼堪莊親王，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十一年春，敗李定國兵四萬於永州。定國走攻靖沅武岡不下，遂遣桂林貝勒回軍，遇孫可望兵於寶慶，馮雙禮

將左。白文選將右。而可望建龍旗鼓吹居中。大兵急攻之。敗走。惟雙禮軍不動。大兵引還。平南將軍阿爾津亦敗。文選兵於辰州。惟沅靖武岡尙未復。時可望與定國謀。聞其敗。遣馮雙禮擊。定國請雙禮而奪之。而我廣西守將練國安馬雄等。是春得尙可喜舟師。以定縛梧。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屢敗胡一清王應龍陳經猷之衆於象州賓州。招撫峽川。擒獲廣西略定。十一月李定國步騎四萬攻廣東。猝陷高州。擄雷棟廉。薄肇慶。圍新會。尙可喜歌繼茂急請滿兵會剿。命都統朱瑪喇爲靖南將軍。率江甯駐防兵赴之。是年冬至十二年春。連敗定國於新會。可喜結營山嶽。伏兵江隘。是月與朱瑪喇合兵。敗賊於珊州。定國復悉精銳據山峪。列礮象拒戰。我索倫騎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嶺趾下。橫截我師。我師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連日敗之於興業。又敗之於橫州。廣東州邑悉復。遂移兩廣總督於梧州。劉文秀亦於十二年率衆六萬。戰艦千餘。出川陝。遣其黨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爲都統辰泰荊州兵邀截。文秀回舟寇常德。我荊州長沙兵皆赴援。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大戰皆捷。火其戰艘。斬獲無算。盧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可望使文秀守雲南。時定國及文秀兩軍皆衰弱。惟可望踴貴陽。益跋扈。擅殺從臣宗室。倡導其主於安隆。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盡易印文爲八疊。桂王懼甚。密遣人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召定國兵入衛。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春遣關有才襲定國於南甯。又使白文選徙其主於貴陽。未就道而定國已冒大清旗幟。敗關有才兵於田州。遂抵安隆。奉桂王赴文秀於雲南。可望大怒。以十四年秋大舉攻桂王。兵十餘萬。使文選統諸軍前行。留馮雙禮守貴陽。可望率馬進忠賀元儀抵交水三岔河。與定國文秀夾水而陣。使馬寶由尋甸間道襲桂王於滇城。諸將皆不直。約陣而不戰。定國悉精銳突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迎晉王。可望大敗反走。馬寶亦歸於定國。文秀文選窮追至貴陽。馮雙禮亦鼓噪驅之。截其子女金帛以降於滇。可望擄千餘人走湖南。降洪承疇軍前。召至京封僊王。時順治十四年十月也。方可望未降以前。我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衛。經略洪承疇駐長沙。大將軍辰泰及阿爾津先後駐荊州。十二年辰泰卒。以都統阿爾津代之。同都統卓爾琿駐荊州。而都統朱瑪喇班師回京。尙可喜等分駐

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諸賊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及川東南爲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諸寇內訌。於是供奉曉吳三桂皆奏請梁機大舉。詔以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同經略洪承疇由湖南進。吳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同都督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同提督綠國安。由廣西進。三路約會於貴州。十五年二月承疇洛託會師常德。四月由靖沅鎮遠抵貴陽。馬進忠及各官皆先遁。三桂以是春發漢中。狗重慶克遵義。敗明將劉鎮國。獲糧三萬石。降兵五千。又破楊武於開州。進招水西蘭州各土司。而桂王大學士文安之復督川東十三家營。及譚洪譚詣譚文等。以舟師襲重慶。李十三家營。自順治七年冬。李錦死梧州。堵胤錫卒柳州。其三桂回軍救之。會譚洪譚詣譚文以降衆十餘萬走川東。分據川關。開耕屯自給。與譚洪等聯絡。其以六月率禁旅發荊州。九月抵貴州平越府。大會三路將帥。詔承疇同洛託留貴陽理餉。而信郡王督諸軍三路入滇。每路兵五萬。各裹半月糧。初。文秀既敗可望。後收其潰卒。得精銳三萬。屯守貴陽。且蠶叢漏天。礮瘠艱餉。我兵勢難深入。而定國伎之。召還雲南。並召還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大小。爲分兵多寡之地。及大兵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時文秀已卒于滇。定國方討平叛將王士奇。關有才。而我師已入貴陽。十月。三路大兵十餘萬俱集。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而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盤江卽黔州江也。有南北二源。乃使馮雙禮扼貴陽之難公背拒中路。難公河出廣順州。歷清鎮修文入烏江。距貴陽僅數十里。使張光壁扼南盤江之黃草壩拒東路。而自守北盤江鐵索橋。居中策應。十二月。三桂以七星關峻岸。阻江天險。乃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文選驚潰走烏撒。馮寶守可渡河亦奔。川師遂抵霑益。七星河下游。卽陸廣河。在畢節大定界。可渡河。卽北盤江之源。廣西軍得泗城土司鄉導。由間道入安隆。取下游敵所沉船以濟。李定國聞之。以兵三萬。倍道趨戰於炎追河。我兵初戰不利。詰朝大戰。風北來。礮火及茅葦。野燎滔天。乘勢薄敵營。兵火俱烈。定國棄營走保北盤江。粵師遂由普安州入。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於難公背。求野錄曰。廣師屯難公背之絕頂。餉運甚艱。士不宿飽。又聞定國之敗。深憤。追至北盤江。敵焚鐵索橋。我師一夕成俘。

橋遂抵曲靖。順治十六年正月朔，大軍三路入漢城。明桂王已西走永昌。洪承疇亦自貴陽赴雲南。二月朔，信郡王復令諸軍進追。敗白文選于大理之玉龍關。定國令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奔騰越，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盤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高黎貢山。西南第一穹嶺也。馮道寔嘗曲通一騎。定國度大兵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竇名望初伏，高文貴二伏，王靈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我師至三伏。山巔號賊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我軍筏渡瀾滄江，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千。而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明大理寺評議。後爲大理知府。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敵兵焚林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擊。斃死者亦三之一。定國坐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竇名望。王靈皆戰死。而我軍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窮追至騰越西百有二十里。中原界盡矣。璋深餉德。懲磨盤山之役。不復追。降其閩部大臣侯將軍總兵以下數十。士馬象駝數萬。詔以雲貴川廣湖五省蕩平。宣示中外。是冬洪承疇以疾回京。命吳三桂鎮守雲南。十七年，信郡王鐸尼將軍卓布泰先後班師。留滿漢兵數萬。及西洋大礮以都統伊爾德卓羅等分屯要鎮。時桂王已入緬甸。李定國白文選分竄孟良木邦。惟與緬交誼。無能患邊。雖有元江土司那滿叛應之事。逾月即殄。僅辦券若。我朝亦度外置之。議撤兵節餉。而三桂貪擅兵權。必欲俘永歷爲功。遂于十七年有渠魁不剪。三患二難之疏。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預勅印于近邊各土司。并購緬擒獻。十八年九月滿漢土司兵及降兵七萬五千并炊汲餘丁共十萬。由大理騰越出邊。以五萬出南甸隴川猛卯。三桂愛星阿將之。分二萬出姚關。總兵馬甯王輔臣馬寶將之。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方扼錫箔江。遣前鋒疾馳三百餘里。及江濱。文選已毀橋走茶山。我師恐其窺木邦後路。乃令馬甯等軍分道追文選。而大軍筏渡趨緬。以降人爲鄉導。十二月抵翳場江。緬遂執桂王由榔及其母妻子並從官家口。獻軍前。文選爲馬甯等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留提督張勇以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練。于是桂藩之局結。其四川自十三家營潰入後。十五年吳三桂由保甯趨遵義。止定川北入漢一路。其川南則劉

文秀部將郝承裔擁衆三萬。在建昌雅州。川東十三家營。分據夔歸房竹諸界。譚文餘黨亦據忠涪二州。十六年秋。巡撫高明贍收服川西。督撫始自保甯移治成都。十七年總督李國英等殲郝承裔于雅黎。以靖川南。康熙元年故明石泉王復燭土夷寇敘州馬湖。李國英徙治重慶。二年奏言蜀寇逼竄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援。請三省會剿。詔同西安將軍富喀禪籌之。于是以荊州宜昌兵剿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之賊。以興安鄖陽兵剿房縣竹山之賊。以四川兵剿夔州建始巫山大甯大昌之賊。刻期並進。截其走路。斬劉體純于巫山之天池寨。擒袁宗第于黃草坪。又擒東安王朱盛蕨于小尖寨。先後招降十餘萬。川京底定。蓋自永歷僭號所招兵。皆左良玉李自成張獻忠之遺餘。左良玉大隊皆歸。金聲桓繼于江西。張獻忠之衆。爲四大營。燼于漢。李自成之衆。爲十三家營。燼于川東。非明運之未終。乃生民殺運之未既爾。陰節不盡。陽節不異。故傾否開泰之大人。以極刺爲極復。

臣源曰。貞元肇造。則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大清之興也。兵維八旗。將帥皆親藩枝附。或疑虎賁爪牙之士。有定制。有定數。其在關外之日。真人親御鼓柝。以師兵爲營衛。故取諸八旗有餘。入關以後。內衛京師。外馭九服。四夷。且中原鹿駭龍戰。尙十餘載。軍靡數道並出。安能盡資羽林期門。仗飛之力。謹告之曰。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六萬。并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歷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甯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內者。此周虞執戟之親兵。勢不能盡數以行。若夫駐防之兵。則八旗佐領中之餘丁。及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介冑。故自天命十一年攻甯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推甯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已不僅六軍矣。平地則八旗並驅。險隘則八旗魚貫。斯其制也。矛楯如牆前進。輕騎旁伺電發。又其制也。前鋒火器超鹿角以出陣。反則分前鋒之半爲殿。又其制也。高宗實勝寺記曰。西師之役。命健銳營擄兵數千。爲選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鼙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復進。新將擄旗。雖以索倫兵之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

盛以上原文。乾隆尙爾。國初可知。索倫尙不如綠營可知。故草昧經營。北討南征。日不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捷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暨後豫親王。子致封信郡。禮親王。致封康。鄭親王。致封簡。肅親王。致封顯。克勤郡王。致封平。亦皆屢充丈人長子之任。諸王封號。于乾隆三十八太廟配享。則邇遠武功。禁哲宜欽。四郡王外。國達郡。祖子。始三王。繼以睿禮鄭豫肅勤六王。煒矣哉。仗鉞而出。繫俘而返。開疆敵愾。鬱藉功宗。煒矣哉。百餘載來。皆景祖子。繼以睿禮鄭豫肅勤六王。煒矣哉。仗鉞而出。繫俘而返。開疆敵愾。鬱藉功宗。煒矣哉。百餘載來。宜免之化行矣。干城之材聚矣。故康熙熙雍正中。始不盡以天潢典兵。而乾隆嘉慶。宗胄遂無專任之事。

卷一

康熙撤定三藩記上

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撤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初世祖之定鼎也。東南反側未靖。故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狗廣西。尙可喜。耿仲明。狗廣東。吳三桂。狗四川。狗雲南。皆以明故臣。領所部綠旗兵。外藉其招徠。內以佐禁旅之所不逮。迨南方略定。洪承疇。借宗室託洛。信郡王。多尼。率禁旅還京師。其時孔有德。已遇害無後。故惟留三桂。王雲南。尙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封。耿尙。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是爲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受朝廷恩禮亦最優。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計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設一佐領。積五十佐領。轄以左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勦四鎮。分十營。每營兵千有二百。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爲總兵。方其入滇之始。羽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

百餘萬。除召選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萬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輒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紉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請稽核。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先後奏劾其不法。而朝廷固懷之以德。晉封親王。子尙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督。罷其除吏之權。而兵餉尙不貲。又自以功高。朝廷終不奪我滇。益固根蒂爲不可拔。驍梅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增崇後祀。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通使達賴刺麻。奏互市茶馬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權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殖。散財結土。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凡十餘年。日練土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爲額駙。朝政微悉。旦夕飛報。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而尙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酌虛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皆爲三方患。方是時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尙可喜適有歸老還東。留子鎮粵之請。蓋受制於其子之信。不得已用其客金光計。冀見上得自陳。時十二年三月也。部議遂令其盡撤藩兵回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亦於是年七月疏請撤兵。以探朝旨。上敕廷臣議。皆言滇黔苗蠻反側。若徒藩。必遭禁旅駐防勞費。不如勿徒。惟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力請徙藩。命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仍持兩議。上念藩政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爲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時三桂冀朝廷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即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禁遏郵傳。惟許入。不許出。及侍郎皆可肯學士傅達禮至滇。三桂陽拜詔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於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檄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焄在貴陽聞變。

欲拒守。而督標兵皆不爲用。疾馳至鎮遠。爲賊黨所遮。死之。有郎中黨務禮薩穆哈。在黔督理穆藩舟馬。疾馳十二日。至關告變。湖廣總督秦毓榮亦奏至。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撤藩者。上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命都統珠滿。以兵三千由武昌赴守岳州。命都督尼雅翰赫。赫席布根特穆占。佟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鄭陽。汝甯。南昌。諸要地聽調遣。制吳三桂官箴。宣示中外。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獄。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師至荊州。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而大學士莫洛略略陝西軍事。三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除夕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巴爾布碩岱。珠滿等兵。於二月初旬至荊州武昌。畏賊勢盛不敢進。於是常德長沙岳陽。二三月間先後陷賊。且散布偽劄。四出誘煽。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廷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福建耿精忠聞之。亦同時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哲爾肯傳禮選奏。而親赴常禮督戰。疆土司苗獫助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爲錢。文曰利用。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踞岳州。於城外濬壕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庭峽口橫立梢樁以拒舟艦。而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兵爲犄角。我兵雲集荆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擡其鋒者。察哈爾科爾沁。諸蒙古各請出兵馬從征討賊。詔回牧聽調。又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西藏達賴刺麻奏言。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上嚴斥不許。三桂以荆楚大兵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之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逆之兵合。陷三十餘城。上命貝勒尙等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承郡王分討岳州之賊。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出江西。又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帥鎮江南。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蜀。康親王僕壽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甯海將軍。由浙討閩。孫廷齡則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

祖由粵東進兵討之。且諭岳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羣寇所觀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機進攻。指揮甫定。而是冬陝西又有王輔臣之變。初。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保寧。會是秋。賊將王屏藩復出兵斷我餉運。劫糧艘於略陽。截陸運於棧道。於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衆二千餉餉。攻莫洛於寧羌。戕之。降附於三桂。先是。上命莫洛統綠營兵步先行。而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延繞道。致經略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借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於賊。三桂聞之。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隴西援應。徧布僞劄。所在響應。土寇番蠻起。時荆州夷陵赴援之兵。及保寧引回之兵。盡集西安。詔分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留兵西安不遣。於是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於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斬使繳劄。故河西及陝西未全陷。洞鄂督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諸將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詔以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事。命輔臣子齋救招撫。輔臣雖具疏謝罪。而負隅抗拒。與洞鄂軍相持一年不下。又旁煽寧夏標兵。殺提督陳福。上遣天津總兵趙良棟。自京疾馳赴寧夏。是冬與安兵亦叛。與漢中賊合。十五年乃命圖海爲定遠大將軍。往莅西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三桂方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等。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澤。率苗徠千人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於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總兵等降。王屏藩吳之茂。屢爲張勇王進寶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郡皆復。詔圖海留陝。而征南將軍穆占。率滿兵及平涼降兵移征湖南。又以棧道運餉不易。敕諸將暫緩進蜀。但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五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親至松滋。布賊船於虎渡口上游。截荆岳大兵咽喉。揚言將決荆州夾隄灌城。層分岳州

賊衆踞夷陵東北之鎮荆山。糾王會、楊來嘉、洪福、掠穀城、鄖陽、均州、南漳。欲以逼與安漢中之賊。會是冬王輔臣反正。圍海張勇四守要害。安親王岳樂率兵復建昌、廣信、饒州。上命岳樂趨長沙。而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是時三桂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荆州江北之師。以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乘三桂西上時。由袁州攻賊。使奇兵由間道襲破其城。遂由醴陵攻萍鄉。斬賊萬餘。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於秦。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自將援長沙。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緒營城外。掘重壕。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賊。合力拒守。上以賊并兵守長沙。其湖口各路守備必虛。命荆岳兵渡江急進。於是勒爾錦敗賊於公安之虎渡口。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使察尼敗賊於澧州之太平街。尙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下游兵少。望風潰遁。尙官兵長驅。則澧州常德相陰迎刃立解。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又不力扼虎渡口。致松滋上游賊舟救至。勒爾錦即棄太平街不守。藉稱暑溽。引還荆州。尙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江湖之險。復爲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方輅作高大節。引錄作高得捷。庭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軍後路。簡親王頓兵南昌不援。屢詔趣之。始赴軍。高大節驍果善戰。所將選鋒四千。以少擊衆。我師輒挫敗。嘗以百騎奔我軍於大覺寺。斬將率旗。又以少兵奔大軍於螺子山。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猝棄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搆之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我師所圍。十六年春吉安糧且盡。三桂遣馬寶王緒以兵九千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阻水。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喇布遣兵二萬追擊。爲賊連敗。夏四月城中賊宵遁。皆步行渡河。我師聞其鼓。以爲劫營。尙驚擾。遂且不敢追擊。於是大任復合土寇。踞寧都、樂安間。乃詔江西緣旗兵。聽總督董衛國調遣。會閩粵王師數路告捷。耿精忠尙之信先後反正。大任走降於福建。江西路定。三桂乃使胡國柱馬寶攻尙之信於韶。使吳世琮攻孫延齡於桂林。以圖兩粵。其地皆與湖南相唇齒。故賊急自救。且圖牽制。上命諸將專力湖南。十七年安親王復劉陽。復平江。又招降僞水師將軍林興珠於湘潭。而將軍穆占亦以陝西荆州精兵。至救永興。茶陵、攸縣、酃縣。安

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桂東十二城俱復。詔簡親王進守茶陵。時三桂年六十有七矣。失陝西關粵三大捷。至是又失江西。大兵雲集湘湖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麓。以十七年三月朔郊天即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歷。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爲朝房。遠大風雨。潦草成禮而罷。初十四年關陝之變。四方騷動。上欲親征駐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謗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上儼諸軍躋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王大臣復以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上未決。會賊召回馬寶王緒胡國柱等。悉銳偪永興。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賊所必爭。我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歿。河外營壘爲賊據。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怠。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在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於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頽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賊皆召赴衡州。是月諸王奏聞。上始罷親征之議。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穀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欲棄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爲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固。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棄滇之議。謂爲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一陸軍出荆襄合蜀賊。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潯江左。諸賊俱重棄滇。馬寶首梗議。蓋賊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爲也。十月。逆孫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時貝勒尙善已歿。以察尼赴岳統其軍。而貝勒鄂爾琿統舟師。初岳州恃湖爲險。賊糧皆取給於湘陰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舟來往自如。冬令水涸。我樓船不能入。而賊小舟得出沒湖中。至是。水師烏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皆逸成。共紀兵三萬。降將林興珠獻策。請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以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并沿九貴山立陸

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籌互百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掉輕舟飛越賊船，礮毀其半。又敗其衆五千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於是僞總兵三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遂復岳州。岳州既復，諸賊震恐。勒爾錦亦率師自荊州渡江，羣賊澧州之賊皆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棄城焚掠遁。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穆古追敗國貴于永州。時湖南上游，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爲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礮殲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察尼攻辰龍關，徑狹營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官兵。相持逾年，始由間道襲破之，遂克辰州沅州。胡國柱走貴陽，是爲湖南入黔之師。是年吳世琮亦敗于廣西。命大將軍貝子賴塔，由南寧進雲南，連敗賊將何繼祖衆二萬於安籠所。於黃草壩，安籠所有石門坎天險，賊奪於先聲。忽一夕自相格殺，疑我師劫營。天明潰遁。我師乘之，擒賊無算。是爲由粵入漢之師。圍海孫思克皆密奏，暫緩進漢中。上不許。而提督趙良棟王進寶皆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亦兩路出師。初，漢中賊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後，賊謀日亂。漢中餉援不繼，於是進寶復鳳縣武關，王屏藩力不支，棄漢中走保甯。我兵三路趨之。十九年正月，敗賊二萬于城外錦屏山，奪橋而進。王屏藩自縊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略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復龍安。浮渡明月江，亦以是月克成都。降其僞將軍以下文武百餘。又敗胡國柱於建昌，而圍海亦復與安。將軍佛尼勒等復永甯，復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敗楊來嘉於巫山，復夔州復重慶。四川盡復。會是秋降賊譚洪等復叛，乃詔王進寶留鎮四川，而趙良棟以勇略將軍兼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搆。是爲由蜀入漢之師。十九年三月，詔安親王岳樂久勞於外，蠲克強寇，令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寧古塔烏拉之兵全返。上親勞岳樂於蘆溝橋，如順治中勞信郡王之例。以貝子彰泰代爲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取雲貴。又以雲貴山地，皆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特命總督秦毓榮爲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時勒爾錦奉命取重慶，中道徑返。

荊州。上疏自劾。召回京師。詔曰。當吳逆初叛時。即邊滿漢精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三月至荊州。不樂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彼江阨險。挫其鋒銳。俾賊得以其暇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無尺寸之功。惟安坐荊州。索督撫司道饋送。其貝勒尙善察尼。鄂燕等攻岳州。奉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焉詞。迨長沙大兵已進。尙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於江右。貝子洞鄂失機於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取岳州。飭岳樂江西兵進攻長沙。飭圍海陝西軍速復平涼。則疆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病民。情罪重大。在他人尙不可原。况王貝勒等與國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議政王大臣等。舉我太祖太宗軍法。嚴行議罪。於是皆削爵籍產。拘禁有差。并將邊延逗留失陷岳州之都統珠滿。及失陷鎮荆山之貝子準達。失陷太平街之前鋒統領伊勒都齊。賊遁空營。飾奏克復之都統巴爾布。岳州飢。賊潰圍步遁。不能邀截之輔國公溫齊。調援永興數月不赴之額駙將軍華筭。屢次敗遁。縱兵騷擾。詐病回京之將軍覺羅舒恕。以及左都御史多諾。兵部侍郎勒布等。奉命總理荊州大兵糧餉。擅遁回京。阿範參贊江西軍務。副都統紳克託。隨征廣東。託病回京。回江甯。皆罪之。又詔曰。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洲蒙古漢軍。久勞于外。械朽馬斃。借貸買補。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於是我軍士奮馬騰。十月。湖南大軍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偕應麒奔雲南。降其文武僞官二百餘。十一月復遣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使提督商格據盤江之險。賊已焚鐵索橋而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降僞將軍李本深。二十年正月。賊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擁衆二萬屯平遠西南山。又分兵萬餘據盤江西坡。坡天險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追險。見象即驚潰。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二日。毓榮整隊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大將軍貝子賴塔自廣西進。亦屢敗賊。與楚師會于曲靖。分隊前進。二月抵雲南。世璠使郭壯圖率步騎

數萬列象陣，迎戰三十里外。我貝子彰泰軍其左，賴塔軍其右。自卯至午，賊五卻五進，殊死戰。象忽反踐其軍于金汁河。我勁騎左右衝之，始大卻。進循之，城東歸化寺，搶斬殆盡。自歸化寺列營互碧，關爲長圍數十里。賊盡移諸將家口於五華山宮城，分門守禦，誓必死。數月，臨安永順姚安大理諸路僞總兵相繼降。先是，賊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犯蜀陷瀘敘建昌永寧馬湖諸府。又曠降將馬承蔭再叛于柳州，譚洪彭時亨等再叛于川東。以分我兵力。至是，省城危急，盡調川賊回救。趙良棟率諸將分路躡擊，或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城者。世番復割地乞師於西藏達賴喇嘛，其書亦爲我軍所得。九月，趙良棟之師自蜀至滇。初，長圍距城遠，賊負固抗拒。數月不下。良棟連踰三濠奪三橋，直薄其城。諸軍從之，皆薄城下。圍之數重。又於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以斷接濟。十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賊內應，啓門納師。世番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僞大學士方光琛，僞將軍夏國相馬寶等。函世番首獻闕下。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趙良棟嚴禁軍士并簿籍，藩產以獻。雲貴川湖地悉平。班師，詔戶部發帑代償軍士積負，共費五百六十萬金有奇。大赦天下。詔曰：當滇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諉過於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臣源曰：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於廟堂者數端。一則不蹈漢誅黷錯之轍，歸咎於首議撤藩之人。二則不從達賴喇嘛，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申天討。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於親貴。四則諭綠旗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兵剿平。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於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於楚。楊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奮於閩。李之芳奮於浙。傅宏烈奮於粵。羣策羣力，敵氣同仇。又任岳樂傳嘯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於滿洲。一時宿將已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卒能翦蚩尤於涿鹿。覆稀布於荆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太原以繼之。閩警則調

江甯江西兵赴閩浙。調兗州兵赴江甯。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湖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淮宴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瓦解。且羽書絡繹。命兵部於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詰奸宄。防詐僞。甘肅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荊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蹤指示。洞的中窳。違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不鈍刃。用能指麾臂使於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於八載之一日之餘。兵多而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巖尤於逐鹿者。軒皇非力牧也。擒孫布於荆吳者。高祖非絳灌也。江漢常武。績賴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啓聖。或以道謀績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方十三年春。吳三桂歸湖南也。同時耿精忠亦變於福建。孫延齡亦變於廣西。十五年尙之信亦變於廣東。迨十六年福建兩廣先後反正。而三桂亦漸覺。孫延齡本定南部曲。舊列於四藩。故其亂亦附三藩之末。蓋相波瀾相首尾云。耿精忠者。仲明孫繼茂子也。順治三年。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同定湖南。既而有德入廣西。平南靖南同鎮廣東。一府兩藩。民瘁供億。旋移靖南於福建備海寇。時仲明已先卒。子繼茂嗣。康熙十年繼茂復卒。子精忠嗣。十二年平南徙藩議起。七月精忠與三桂繼之。及是冬。三桂反。詔精忠仍留鎮。明年三月亦反福州。自言其祖仲明入山海關時。與吳三桂有成約。稱兵變服。執總督范承謨幽之。以藩屬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爪牙。移檄遠近。遂陷全閩。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寇浙之溫台處。白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馬九玉出仙霞嶺中路。寇浙之金華衢州。并連嚴州徽州土寇。沿海震動。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上命平南將軍貝子賴塔赴浙江。定南將軍布爾根赴江西。並勅杭州鎮江水師分防海口。遣官齎勅。赴閩招撫。精忠留不遣。答安親王岳樂書。語多狂悖。上復使其弟耿聚忠齎勅往。

至衢州。拒不納。上乃命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是秋。賊曾養性數萬窺衢州。李之芳直薄賊壘。手刀督陣。親冒矢石。麇衆越壕。拔柵。敗其衆。乘勝復義烏。湯溪。壽昌。又遣兵破賊於金華。紹興。分飭各路嚴守禦。勿迎擊。十一月。賊數萬營衢城西溝溪。之芳乘夜突搆。斬賊萬計。賊棄寨遁。十四年。康親王誓師金華。破曾養性徐昌朝等賊數萬於城外。遣兵復處州。而傅喇塔由土木嶺間道出茂平嶺背。破曾養性賊二十五營。復黃巖。曾養性走温州。傅喇塔轉戰至城外。復大破之。斬賊二萬。養性墮馬。浮水逃入城。增濠增障。固守。環溫皆水。我軍不能陸攻。久不下。衢州則馬九玉踞江山。帶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會十五年。耿繼柞方再犯建昌。忽棄營奔溫。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內患。乃詔康親王傅貝子撤圍溫之師。直取福建。初。精忠起事。卽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同叛。使躡廣東。又約海寇鄭經掠潮惠。圍海澄。公黃芳泰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及江西大兵赴援廣東。精忠復益白顯忠兵。使犯建昌撫贛。以阻援粵之師。與鄭經精忠狼狽相倚。至是。精忠與鄭經交惡。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遂爲我軍所乘。七月。親王貝子合軍赴衢州。時九玉賊數萬。屯衢河之九龍山。而分萬人營於大溪灘。護輓運。王貝子及李之芳議先奪其餉道。乃擊破大溪灘之賊。復江山縣。卽以中秋夕遣兵涉河。搆九玉營。適遇其來襲之賊於江岸。遽破卻之。賊營踞高壘。複榕密。魚貫而出。不能驟返。敵薄諸山下。礮焉。翼日。乘勝火寨。九玉僅以三十騎潰遁。遂復常山。長驅入仙霞關。是時安親王岳樂駐軍江西。亦使將軍希爾根擊敗白顯忠。復建昌饒州。使江寧將軍額楚擊走徽州土賊。復廣信。白顯忠聞大軍入閩。聲言將趨建陽。斷大軍之後。李之芳遣聞說降其二裨將。顯忠勢孤。亦降。精忠既失兩路兵。而臺灣海寇復乘虛徬其後。圍地半入鄭氏。大軍至延平。望風瓦解。精忠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軍前獻總統偽印。先害范承謀以滅口。而後出降。請隨大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歸順。李之芳遣兵代剿江西玉山鉛山德興各賊。先後擒斬。并招撫土賊十餘萬。十六年。福建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是年貝子傅喇塔卒於軍。以貝子拉哈達繼其任。初。逆藩之變也。國初宿將已盡。惟安親王傅貝子曾從肅鄭二親

王。剿流賊于川楚。習戰陣。故兩軍最立功。浙閩人尤德傳貝子之紀律。及見子卒後。鄭經復連陷沿海郡邑。乃召劉進忠及海澄公黃芳泰赴京。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啓聖。陸路提督楊捷。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領綠營。共王貝子軍。且剿且撫。事更棘於耿藩。二十年康熙王拉貝子。始率禁旅還京師。語詳戴定臺灣記。尙之信可喜長子也。康熙十年。可喜年老。請以子之信佐理軍事。之信酌酒嗜殺。既掌兵柄。即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其客金光計。上書乞率二佐領兵歸老遠東。留子鎮粵。冀得見上自陳。會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請全撤十五佐領兵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實爲漢變所由起。可喜終無二志。是冬執三桂使。奏其逆書。明年遣次子之孝。討叛鎮劉進忠于潮。并請以之孝襲封。詔授之孝平南大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時叛者四起。獨可喜一心王室。十四年晉封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廣東土賊擾動。可喜皆遣兵撲滅。會精忠復結鄭經掠潮惠。祖澤清叛高雷。三桂使馬雄偕肇慶。廣東十郡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力不支。且自陳臥病將不起。急請江西大兵赴援。詔將軍覺羅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赴廣東。甫至而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僞號。易幟改服。殺金光。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使納款。當是時。惠州有尙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楚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僞劄。即引所部兵五千還肇慶。阻舒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剿賊。并趣其引退。於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皆叛。尙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敬擊舒恕軍於廣州。舒恕走還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還。而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十五年春。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僞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僞巡撫滿魁。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夏六月。凌舊督標兵譚鶴。執僞總督董重民於肇慶。率軍民雜髮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南安。將軍莽依圖等。遂復踰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莽依圖於城北敵衝。厚增土牆。夜則緇卒出城浚濠通水。井遣一軍據廣州餉道。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乃據河西斷我水運。又列

營蓮花峯。俯瞰發藏。女牆盡壞。我兵退保土城固守。會江甯將軍額楚援至。與城中兵夾擊。督標兵亦橫衝其陣。賊大潰。乘夜追斬無算。河西賊亦遁。餉運遂通。十月。追擊於樂昌之風門漢。三路仰攻。而猛兵間道襲其後。斬賊二千。於是叛鎮修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并執送僑水師將軍謝厥扶。廣東亦略定。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壻也。順治初。有德殉難。廣西無子。惟一女名四貞。詔養之宮中。視郡主食俸。長適延齡。康熙五年。鎮守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二年。與部下都統王永年等五。許奏。命大臣往勘。延齡應坐罪。免議。是冬。吳三桂反。上以廣西鄰貴州。特授延齡撫。督守禦。延齡既與所部都統不相能。三桂以逆書誘之。十二年二月。延齡遂殺王永年等。執巡撫馬雄。鎮害之。降於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從逆於柳州。廣西全陷。延齡招致土寇。參以舊軍。分設五鎮。每鎮兵二千。騷掠遠近。有傳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叛時。許其不執事于朝。坐誣請戍蒼梧。及是。欲集兵圖恢復。思假其事權。伴受三桂信勝將軍之職。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從尙可喜軍規復肇慶。通款於贛。大爲三桂所忌。使馬雄害其家百口於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以大義利害說延齡。延齡與妻四貞謀。約宏烈往逐大軍。至即反正。十六年。宏烈逐大軍於韶。謂王師但進廣東爲聲援。則廣西一面。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并頒給各土司印。以便號召。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營滅寇將軍。俾增募義兵。便宜行事。命額楚守韶。而莽依圖以兵八千赴宏烈于廣西。又命尙之信分藩兵三千助之。尙之信不遣兵。又不爲莽依圖具舟楫。師久不集。而馬雄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機先進。克梧。克潯。下鬱林。所向克捷。惟新兵皆無馬。無大礮。屢借於尙之信。不應。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乃進圍平樂。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爲吳世琮馬寶所陷。孫延齡被害。賊水陸數萬。來援平樂。與我軍夾江而營。賊渡江先犯綠營。兵潰。滿營隔漲。涼不能救。賊據河扼餉道。莽依圖軍復退梧州。旋就鮑德慶所復郡邑。皆陷于賊。祖澤清復叛于高州。粵東亦震。詔尙之信討祖澤清。并選藩兵萬人。及潮州標兵六千。付福建都統馬九玉。赴援廣西。又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進。皆未至。宏烈孤軍踞梧。十月。賊數萬。渡左

江來攻。宏烈戰于賀。戰于藤。皆不利。賊水陸三路偪。時三桂已死。尙之信軍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合諸軍。分布水陸。乘賊犯城時。三面夾擊。賊大敗走。遂長驅復桂林。而賊復圍馬承蔭于南甯。承蔭馬雄子也。雄死後。以南甯降。至是賊圍攻數月。幾陷。莽依圖等倍道援之。賊悉銳依山列鹿角拒戰。莽依圖使額楚引前鋒兵衝之。自與舒恕龐大軍進。預伏兵山後。截其走路。擒斬始盡。吳世琜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南甯圍解。廣西盡復。宏烈請率所部兵。隨莽依圖進取雲南。上壯其志。許之。命簡親王喇布代守桂林。而承蔭所部降兵皆桀悍。十九年。承蔭請以七千人分設七營。部讓止許五營。于是降兵復變。給宏烈登舟赴柳城。而襲破其營。執送貴陽。吳世琜誘降。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再赴討。以勁弩射其象陣。象反奔。賊陣亂。鐵騎乘之。遂大敗。簡親王與總督金光祖軍。亦分路敗賊。俘承蔭至京伏誅。蓋自延齡死後。又三載。而廣西始定。初尙之信之降也。仍懷兩端。詔趣其援宜章。援詔。援梧。援永興。皆託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遣。旋遁回廣州。踞巢穴。巡撫傅宏烈金篤先後劾其不法。至是復爲護衛張士選張永祥。都統王國棟首告。上命將軍賴塔以兵赴廣州。而勅侍郎宜昌阿達之入京。之信果殺王國棟謀變。爲賴塔兵所擒。詔賜自盡。并究總督金光祖袒庇不劾之罪。而大軍入粵時。啓可喜棺。冠服皆遵國制。故全家得歸旗籍。耿精忠亦爲諸弟及部將首其逆志。召至京師。與劉進忠等皆磔死。延齡妻四貞以三桂義女存漢無恙。後隨大軍還京師。同時京城有奸民楊起隆之變。畿輔有河北鎮總兵蔡祿之變。蒙古有叛藩布爾尼之變。餘靈灤燎。幻氣遊魂。無足述者。康熙年。諭曰。邊疆提鎮將軍。久握兵權。常來朝覲。則心生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輩。皆以久不朝覲。遂生驕安。前者廣西將軍馬承蔭。跪受敕旨。其下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此兵權不可久握之明驗云。自三逆平定後。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除其苛稅。與民休息。其藩兵盡撤回京師。而福州廣州荆州。各設八旗駐防。迄今遂爲定制。

巨源曰。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爲微僕而居。雖至今存可也。令樊鄴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殘亡可也。漢晉元明。大樹宗藩。則有七國八王海都哈丹燕甯之變。况異姓哉。以龍飛定鼎之初。乾德當陽之日。加以定

南之烈。平南之忠。靖南兩世之勳舊。專制一方。而子孫甥戚。爭趨夷滅。封建其可行於後世哉。昔三代之盛。有朝覲述職慶讓之典。有世子入學齒胄之教。有賜斧鉞始專征之制。猶尙不能繼世象賢。削貶迭見。矧黃口綺袴。喜人怒獸。功無橫草。生即分茅。縱無曲沃尾大之叛。猶將有毒黔首耗左藏之患。然則後世果遂無封建乎。曰。施諸邊外。其戎索之士司酋長乎。施諸內地。其漢之關內侯唐宋之開國五等不食實封乎。然唐不封建矣。而藩鎮世擅兵權。則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宋并去藩鎮矣。而外夷無策控馭。則去藩鎮之害。而亦不收藩鎮之利。我朝自平定四藩以後。不復以兵權土地世予臣下。凡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二十六等。世襲有差次。則古關內侯之封建也。內外蒙古各汗王。各君其部。子其民。世世保塞爲臣僕。則古戎索君長之封建也。內地則雖雲貴川廣世襲土司。至雍正皆剷削無遺焉。雖各省提鎮駐防將軍。掌兵柄而不擅財賦。與文臣互牽制焉。于封建有其名。無其實。于藩鎮收其利。去其害。損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然亦自剷除四藩。深維幹支之館而後定。故知天人之合發也。非一朝。聖王之制作也。非一時。

閩中紀略許祖撰

范耿至親也。先是耿王之祖歸順遠左。以至受封爲王。俱范文肅公文程力也。時文肅爲內院枋國。與耿交誼最厚。嘗爲辯難。迨今襲王已第三輩矣。而今制府乃文肅之子。其姪又耿王之妹婿。故凡書函往來。耿稱晚生。范稱啓生。無相問也。制府在杭久。念王爵已尊。同在封疆。因謙謝再四。自後耿稱侍生。范稱弟。亦無問也。舊例各省督撫移文與平西定南靖南俱平銜。封外。而止書某官姓公文。遞至某王軍前開拆。來文亦如之。一日耿王公文至。新簿鼓投進。官封已變常式。面上大書年月。某某日旁寫右照會浙江巡撫。背刷靖南王封四大字。制府愕然。及啓私函。則耿王仍稱晚生。札中云。新奉制例。王移文至督撫。俱改照會。范公答東。仍改書啓生。而晚生帖竟不變。書面授來使。而不用印信函封。以後來往悉然。釐陳始于此矣。

范公在杭時。無一日不爲地方興利除害。晝夜不肯逸。僅任四年。勸貪吏。除苛政。墾拋荒田。蠲免災傷錢糧。然猶以鄭氏不賢。欲統閩廣江浙之師起而滅之。屬余起草。次日呈上。制府奪之。然謂其旨未熾。遂袖而入。閉關一晝。

夜始出。則已奔岸二千餘言。首事勢。次糧餉。次兵將。次問謀。次外國。粟米盡。了如指掌。又次日。酌定籌疏。付舍人齎入。帝。以其副寄歸家。公兄固山及公弟刑部舍人。俱讀曰。此本所關甚大。優微至重。何可輕言。寤寐。然此疏業已宣播于。不能終聞。久之。傳入京師。遂漸而上聞。朝廷雖不見此疏。而心嘉其忠。聞督之任。所由來矣。時南在閩。好飲酒。喜結納。閩中人率出入府中。播下左右。倚勢跋扈。久成積威之漸。督撫雖不敢問。范公廉威素著。命下之日。百姓歡呼。取府慮其病已也。遣使至杭云。范公來督。七閩計車馬所費。檣軍所費。非數萬不可。無勞薄盡。王權歸。遂以待公笑曰。我豈以此累王都哉。盡得之。王益蹙然。

閩中舊例。督撫見王。王正坐。督撫東西侍坐。又督撫到任。王不出迎。謁見後。送不至級。范公抵福州日。王郊迎十里。設酒洗塵。到任後。王先遣子弟送賀。制府隨即謁王。成賓主禮。歡好特甚。略別。制府攜手遊。故行一二十武至級。范公伴若忘之者。又攜手同下三級。始揚然曰。王何謙光至此。始分手而別。以後相送。旋為常例。

閩中錢糧。徵索已盡。兵餉告匱。刻不可支。福州缺餉三月。漳泉各府缺餉六月。脫巾之變。日日可虞。各兵聞范侍從。因遣使告急于浙。謂。十三年解閩。額餉六十萬。以濟糧。向察盡餉。閩事敗壞可知。

范公或水或陸。必載樓房以行。夜宿草間。不居館驛。飲飛騎校。盡夫役千餘。每一露宿。樓房星列。備胥虎落。頃刻而具。竟夜刁斗蕭然。邀諸客。輒中痛飲。榻下三十。刻。編命小委。按曲。或鑄設大鼓。弗肯就睡。天未明。已上馬行十里。比之陶公運甕。不是過也。余辛亥冬。初至浙。見中丞。限。榻之側。懸一小屏。上書時事數則。一三王宜推。一旗。下宜整三年之喪。一選人宜寬。連坐。一蘇松賦徵宜減一半。告予曰。此當今所至。吾恨不得枋國。知先君時。便一一推行。余甚聽其言。獨三王之撤。意中以為必無此事。豈知旋督日。癸丑之春。遂以總督陸見。凌晨入朝。日

肝而出。君臣密語。左右皆不聞。未幾。浙下終喪。蘇松六郡。獨賦俱奉特旨。而三王之權。亦竟如所言。雖或出自廟筭。以及諸王大臣之謀。而未必不由制府贊決。及仗錢南來。靖南疑有密勳。處分。帝。律。中夜。每每衷甲而寢。然制府實無心防。播。惟日以海事為念。忽有人獻成。繼光。閩中繁。僉事。約五十餘禁。制府喜曰。此真今日平海要策也。遂以此書授余曰。海岸形勢。攻守機宜。盡在是矣。特文詞賈古。且山。海。地。名。不一。子。吾為我。丹。黃。而。鉤。貫。之。余受而卒讀。見其經。鳴。之。法。全。在。外。岸。大。海。中。間。分。段。五。察。每。察。千。人。五。察。之。間。又。設。五。營。每。營。七。百。人。平。時。以。某。寨。之。兵。統。領。某。營。某。日。以。某。營。之。兵。至。某。寨。倭。犯。某。寨。則。以。某。寨。先。占。上。風。以。擊。之。倭。犯。某。處。則。某。營。則。以。某。寨。及。別。營。之。兵。夾。應。之。其。最。妙。之。法。全。在。視。風。色。倭。犯。某。處。則。某。營。先。占。上。風。以。擊。之。倭。犯。某。處。則。某。營。繞。出。其。背。以。擊。之。船。在。上。風。利。于。取。勝。彼。灣。子。里。如。當。山。之。蛇。首。尾。互。應。南。至。粵。界。北。至。浙。界。逐。日。分。巡。逐。汛。會。

哨。法至詳密。余驚歎不已。聞得十日。夜而朱黃鈞貫始就制府覽竟大喜曰。此書之來。其天贊我成事乎。時靖南奉撤左右翼之兵。計七千人。業經耐屬總督。而總督額兵又有三千。制府即欲用此萬人。以充五寨。五寨之觀。無容添設一兵。無容加增一餉。總督據實。即可以備折衝之用。况朝廷許便宜從事。而靖南既撤。又無一人敢掣其肘。勢誠可為。甲寅正月初九日。而有雲南之事。靖南免權兩翼之兵。仍歸靖王。而事不可為矣。

范公虛心諮訪利弊。到任之後。條陳事宜。不下數十人。閩中魚鹽之利。為天下最。百姓藉以為生。自奉旨片板不許下海。不惟地方窮困。小民謀生無路。間有冒險求獲。覓食于刀鋸之下者。沿邊兵將往往以此解功。先是都察院多罷。請弛海禁。部覆出。令小民于近港。駕筏捕魚。雖奉諭旨。然從無一人敢採捕者。范公曰。海禁已寬。爾輩何不入海謀衣食邪。朝廷所許近港者。但非外岸耳。出海數百里。皆近港也。提督王進功力爭不可。公曉諭再三。自此海禁遂推。會城之內。海鮮滿街。

曩者朝廷差滿洲大人。謁視海疆。恐沿海百姓。相通海上。遂為清野之計。凡沿海二三百里。棄為蕪脫。荒蕪故。焚蘆舍。百姓盡徙入內地。築壘塞為界。有過此者。命為倭賊。立斬不赦。百姓搥手犯禁。范公到日。訟言曰。拒敵者。當守藩籬。今守堂奧。非計也。我方志平海外。何以示怯于敵。移文提督盡撤之。自此倭越之罪始免。而臺寨亦漸廢撤矣。靖南告報移家人口。約計十三萬五千。隨經核減去。虛冒一萬四千。范公又與駁王商酌。內有原籍閩人。不願北遷者。留下萬人。約計十一萬有奇。業經造冊。具題其裝載船隻。獨留兜稱。以及擡打夫役。更番起送。每運用清流船五千隻。每船載三四人。約及二萬人。由福州下船。至浦城登岸。上下行李。往返時日。每運約計一月。自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起。行至八月十五日。六運始完。已經報部。後因播糶料理不及。又改于四月十五日起行。至九月十五日。告竣。范公自到任以後。無日不咨報郵省。撥行各屬。酌處水陸之費。公卒之外。復有私阻。雖不敢訟言。微寓陰雨。慮先得川網。蔡總督咨移。平西藩旅。春初啓行。晝夜籌畫。計三藩之衆。會集當在儀隴之關。地方必有變。方親親熱重慮于此。忽于十三年正月十一日。隨後。突有京中愛大人。至。齎諭靖南王。內云。朕聞雲南作亂。靖南王相應固守地方。不必撤家。而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始知平西已起兵。嶺中。愛大人出京時。在臘月二十四日。十七日。即抵福州。而移家之事遂止。十三日。京中復有一大人。至。齎諭靖南王。內云。靖南王既經固守地方。其兩翼官兵。仍歸靖南王管理。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次日范公。即命兩翼總兵。會養陸。紅元勳。齎領官兵文籍。交送駁王。王不受。次日范公親往交送。王仍不受。范公曰。我奉兵部密咨。理無不交。而王既奉手印。亦斷無不受之理。駁王默然。始領其衆。又三日。京中復有御前侍衛二員。至。齎諭接。乃駁王弟家曹一

封。朝廷命使者特持以賜靖南。內中大搖言。國恩深厚。勉力忠孝等語。王心益疑。歌王自十三日。奉詔以後。闔府披甲三日。王亦衷甲。疑京奎兩至。或有別旨付總督。倉卒相圖之事。晝夜備禮。上元之夕。制府大啓筵宴。宴客畢。集。張燈試伎。夜逾半。忽傳歌王披甲行城中。斫死百餘人。倉卒相圖之事。晝夜備禮。上元之夕。制府大啓筵宴。宴客畢。自十五日。至二十日。王與總督猜嫌益甚。闔城人無不料其相殺。制府出示安民。謂朝廷慮海疆多事。靖南王免撤。今方同心共事。爾民毋得驚疑。王府出示亦如之。歌王府中疑范總督。每事相違。且受朝廷殊眷。必有不測之事。屢使人雜在匠役中。密來覘探。見無舉動。覺變始息。

朝廷遣使撥藩。雲南差學士傅維禧。侍郎折爾音圖。中差吏部侍郎。陳一炳。陳即制府之中表兄弟也。先是愛大人至圖。詔書但有雲南作亂一語。未悉起兵之狀。愛大人口述雲南兩使臣。已為吳王所殺。一炳始不自安。二十一日。擢吉還朝。王與督撫勢不得不郊外餞別。時王與制府不相見者。已六日。制府總階歎息。知變生肘腋。頃刻間。便有作亂之事。適其周夫人病危。乃以舊成情往探問。以車騎往探之。不隨一人相隨。一人持帖。靖南始延入。呵衛甚嚴。一攝之後。移牀遠室。顏色頓變。曰。聞道爾幾日。算計我。我不懼也。制府從容談笑自若。靖南頗始驚。置酒。飲訖。二十刻始別。制府酩酊馬上歸。次日。遂同出郭送陳侍郎。各歸府。會城舊例。歌王洗礮。則必先期五日。即會督撫。出示曉諭居民。使無驚恐。忽一日。天未明。砲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偵問。則歌王洗礮也。是日洗礮至晚。滿城驚駭。聲聞已快。舊例。歌王開城。先期亦會督撫。定期某日。齊至教場演視。忽一日。五更。城頭角聲齊動。巡撫官查探。則歌王已下教場。操演竟日。自後或一更。或半夜。或晝或晚。忽操忽止。總督竟如贅疣。福建省城周圍四十里。總督衙門偏在西側。與王府相去不及五里。正如藏戈矛在臥榻之側。呼吸生死。時王府編兵計有萬餘。而旗下所蓄養甚眾。府中男子年十四歲。悉給弓矢。習騎射。鳴劍之心。已非一日。總督標兵止有三千。又多虛冒。實按不過二千而已。況土著之人。悉與王府相應。制府雖有駕馭之心。空拳隻手。焉能搏鬥。思欲出巡在外。北來則四百里而延平。又二百里。而建寧。又三百里。而浦城。始達于浙。中間千餘里。水則危難。陸則懸崖。無兵可恃。欲退不能。南去雖屬邊海。死地。然與泉漳三府。向有海聲。公與提督。以及各鎮之兵。制府意欲出離虎穴。聊絕憂勢。以悅靖藩。舉動。徐為圖之。誓約各鎮于二月之望出巡。會于興化。郵符已登。余以二月初二日。出署歸家。自後不知何以竟止不出。至三月十五日。歌王起事。而制府不免矣。

歌藩左翼總兵。會養性之父。范文肅公舊門下也。向受提攜。每思盡忠于制府。一日。密至邸。求屏左右。告曰。時事不靜。請公告病去也。制府曰。我受命秉鉞而來。盡計利害乎。越數日。又密至左右。語曰。病不必告。亟去。毋及于禍。制府曰。吾生死以之。制府見時事不可為。命購一短刀。俾其及。時置枕畔。每宵分領。索至。顧視長嘆。復憶微傳。

大白不再言。蓋自擬也。閩督中軍王可就。先為所弁。悍而處。荼毒一方。百姓苦之。制府撫浙時。屢欲置之。以巡撫不與兵事。曷提督參核。審究數番。幸而獲免。後升閩督。中軍方欣免脫。不料制府又奉七閩之命。適隸麾下。制府愛其驍勇。輒言是人可用。而可就實未知也。舊例總督到任。每府出銀一萬兩。為修署費。制府方知其弊。嚴檄禁止。檄上條筆大書。倘有不遵。仍行饋送者。該中軍細打五十。可就大駭。心畏不已。然編閱制府平海素志。尚冀立功自効。倘有人從海中來投可就。圖畫洲島形勢。地方虛實。進兵機宜。介以獻制府。可就大喜。陸高千家者。牛載。視事後三日。密聚其事。制府召與語。平平無奇。麾去。可就心益恐。慮升紅左總兵。奉旨正陪。俱來京陛見。欽點其副。而可就還舊職。自此鬱鬱南歸。甫至閩。則耿王將造亂。射賊之下。甘心叛公矣。毛廿一者。江山土豪也。居清湖鎮。以歇店為業。凡閩浙往來官弁士客。適必宿焉。度極之兜輿。北來之船隻。絡繹貨屋。當廿一主之。雖一日役夫數千。無不立應。其才具誠有過人者。然魚肉一方。肆虛自逞。制府撫浙時。曾痛懲而免其死。及蒞閩。適由清湖。走二十里。伏謁道旁。感服革履。制府領之。及抵鎮。前驅畢集。縣令已供張其家。廿一聽而遁名。制府審訊曰。爾尙未死耶。廿一叩首。股栗而去。時培播方張。廿一業已窺身王府。伺覷風亂。適逢所欲。江山之民。揭竿而應。未必非廿一召之也。

杭州百步塘水月師者。異僧也。制府在杭日。時時延至幕中。言水旱蠲輸。無不奇驗。癸丑春。有督閩之任。師諄諄曰。福建龍潭虎穴。不可去。求一節命書。方可免禍。制府笑曰。東南西北。惟君所命。豈得自主耶。師豎然曰。容爾便一身去。母親妻子不可去。制府首肯。八月果單騎出京。九月重鵬武林黃院十日。將行。師來送。報然不樂曰。我勸公留在京中。何若定要南行。今將奈何。吳三桂即日反矣。制府初亦傾耳。及聞平西欲反之語。不覺憤咤。外傳將軍遠矣。寇辭師而出。余時在坐。制府去。左右咸散。師即起不顧而行。余尾其後。行至公堂。幾數百步。不出一語。抵明遠樓。四顧無人。師正立。余指而請。師曰。奪去不劫。遠歸可也。余因頂禮作別。遂借制府于十月朔日。啓行至閩。來歲仲春。告別旋里。三月。遂有靖南之事。

取逆反。閩編修李光地家居安溪。于康熙十四年。遣使問道。獻蠟丸密疏曰。取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逆亦弁命於樟洲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接壤。其守賊不過千百。王師若惟於賊重兵處。擊而不出。奇擒虛非計也。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樟洲連廣東。比三方。各有大軍守禦。足以制賊。宜則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為援廣之兵。循經贛州。旋轉而向汀。計程七八日可達。二賊聞急。趨救。非月終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橫貫其腹。則三路賊不戰自潰。且可解漳州黃芳度之圍。其小路崎嶇。宜御兵在大兵之前。步兵在馬兵之前。庶萬全無失。詔寄康熙王軍中施行。會大兵已入關而止。十七年六月。劉國軒陷海澄。備平同安惠。

安各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時以侍讀學士。居父憂在籍。使人泗水關入。告以援兵卽至。遣使迎寧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詐兩路兵。時拉哈達在漳州。值江漲長。表大誌阻隔。光地使人導之。由漳平安溪小陸。又令鄧勇圖險修橋。備辦以待。途達泉州。而吳興詐擄捷之節。亦已自萬安轉轉入。賊遁入海。及賊守壘。朝議以風潮不測。皆不主用兵。獨光地以爲必可取。並薦水師將施理可用。卒以成功。惟歌逆創深。時編修陳夢雷亦在程州。爲賊迫身。光地使其救父。誓詣夢雷探賊消息。具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王。殺憤作書絕交。其實弁弁萬言。亦爲閩人傳誦。

固山貝子平浙紀略無名氏

康熙十二年。潰藩詔下。三藩抗不受詔。吳三桂以瀛反。向之信以粵反。耿精忠以閩反。而浙偏於閩。甲寅三月。閩賊由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山等縣。總督李之芳。親統官兵赴擊之。賊緡布。偵割奔往。騷擾。其黨則僞左軍都督會廣性。僞中軍都督馬九玉。僞前軍都督吳長春。僞後軍都督馬成龍。張公萬。僞陸路都督馬仕王。徐向潮。劉庸。朱廣佐。朱德甫。僞水師都督朱飛熊。張光文。朱光祖。僞前鋒都督江元勳。及郭奇。僞鎮海都督總兵林冲。僞懷羅伯玉。面斌。僞定東伯安。策將軍祖弘勳。僞定遠將軍劉健志。僞寧武將軍熊進効。僞經略蔣德麟等。屯聚金盞。遇電台。竊諸郡。掠地陷城。連山接海。首尾相應。而紹郡奸民。聞風煽惑。亦羣起應之。稱僞都督。僞都師。僞將軍。僞軍師。僞監軍。僞提督。僞總兵。僞總兵。各擁衆數千。連營結寨。初掠富室。擄割窮民。鄉城村鎮。無一寧處。郡中防兵皆調援衢州。在城兵不滿百。暨壕上虞新昌之賊數萬衆。于七月十三日。直抵博古嶺。守備何某與戰于斑竹庵。不利而退。賊乘勝犯常禧門。鎮將許捷方合婚置酒盡樂。警報頻聞。驚去不顧。知府許宏勳。乃出家丁民壯數百。分兩道出。斬首百餘級。日晡賊從南門渡河攻稽山門。門故僻隘。城又傾頹。乘城者咸股栗。宏勳亟命燃炬運石。堵塞城城。弁推春放桶以燭其衝。命箭射者。分守陣。多懸鼓而戰。有肉薄先登者。則推巨石撞之。拒戰一晝夜。賊暫退就食。宏勳令兵民番食以待。待賊賊渡河。移檣五雲門。火民舍。炬燭蔽天。城中多賊。謀內應。宏勳令家隨一燈。人自爲守。靜聽與賊。夜禁行者。舉黨因不得逞。次日賊攻五雲門。多拋戈甲。礮而彈。或躍門嘲笑無紀律。宏勳曰。賊賊備可出擊矣。于是部署十馬。啓門而出。賊燭集接戰。宏勳率礮牌左右分擊。數合。斬八九百。賊披靡走。擒收餘衆。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衰。十五日。會城寧郡。援兵皆至。自西門入。飯於廣武場。賊尙未知也。飯畢宏勳啓門出擊。斬獲千百計。郡圍始解。賊散掠他邑。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固山貝子。寧海將

軍奉命討賊。師次杭州。而攻取次進。貝子曰：逆賊甫叛。而即寇斷。其精銳必皆在浙也。欲平閩。必先平浙。方今會稽性屯聚黃巖。總兵劉建忠敗績降賊。陸克蘇部滿兵竊賊。復大敗死。則平浙又當先。平台。台平而後可取。溫入閩。如破竹。九月。康親王命貝子統兵赴台州。貝子將至。嶧縣聞郡城敗回之賊。復嚮聚。陷嶧城。貝子召參將滿從貴。知府許宏勳。知縣張逢獻。授兵一千。令急進剿。令把總馮國常以兵二百守嶧縣城。滿從貴許宏勳分路進攻。大敗。馮總兵于招湖。連日三戰。斬首二千餘級。奪獲俘掠無算。而馮總兵命葉臣等。復招合潰兵。剽劫溪而上。沿途劫掠。貝子以山谷險阻。賊聚散無定。乃擇嶧班師。置酒大會。鼓樂酣宴。至二鼓。三路進擊。賊倉皇不知所措。擒斬頭目九十餘。貝子乃謂守令曰：嶧邑平矣。然崇山峻嶺。伏莽尚多。今台州急未可頓兵。招募各寨。是在守令。宏勳等乃分遣紳士。裹糧深入賊巢。開導徭徭。一時膏馥印而歸。嶺者其計。其有遠聯閩賊。近募土豪。不即就擒者。如王茂公等。連陷浦江諸暨上虞餘姚四縣。康親王命奇蘭大白色。蘇金華副將牟大寅。隨征同知姚啓聖。各統兵三路進攻於紫園山。賊兼潰散。馮都督朱鶴甫。恃其驍勇。領兵後與姚啓聖斬之陣上。途復諸暨浦江二縣。康親王恐賊兵暫散復合。留兵四百名命姚啓聖鎮守諸暨縣。馮都督王山等。果乘虛率眾三四萬。五路來犯。姚啓聖孤軍力戰。左右衝突。將士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橋。馮都督以下皆降。時奇蘭亦乘大張礮志。率貝子命往。杭取礮。中途破馮總兵王茂公等千上虞之平家堡。賊塗江死無算。諸暨上虞新嶧諸縣平。當貝子之未至台也。馮都督會養性。為將軍祖宏勳。阿爾泰。羅桂王師。黃殿天台。仙居。三縣悉踰賊據。又遣兵分扼天台寧波大道。斷我糧運。斗米三百錢。及貝子軍至。首獲兵食。計大軍十萬。月支米三萬七千石。有奇。非急通道路不可。乃遣提督塞白理以獲蔡樹。都統周雲龍。據白塔。逼寧波天台。下令各營先堅壁自守。而密訪情形。繼進取。但攻陸則海則入。攻海則陸則至。乘無船不能飛渡。乃檄進戰艦。募水師。正議進剿。而馮都督會養性。率兵七千。奪黃水山上遊要路。貝子命副都統機爾倫。布提督長禮。率兵二千進剿。賊還高拒。難仰攻。乃遣死士四十。開道出賊右。鎗聲齊發。賊陣遂動。我師乘之。殺賊千餘。燬其營寨。貝子又慮天台之賊。旁竊糧運。遣兵二千。助機爾倫布守。至子雲山殺賊二千五百餘。馮都督朱光佐朱光祖皆降。二人會養性腹心也。剽悍善戰。前領水師於小梁山。紅中抗拒。屢招不服。至是歸順。會養性益兵來援。遣馮鎮海都督總兵林冲等。領眾萬餘。固守仙居城。貝子命副都統伯穆等。三路進天台擊之。賊於白水洋。殺賊三千有奇。焚燬十三寨。直至仙居縣境。伯穆等令前知縣鄭輝。勸前往招降。不從。夜半三面梯攻。賊其西面。而伏兵城外。以待其進。黎明生擒賊千餘。天台仙居皆復。時康親王大兵前赴金華。命副都統馬哈達等。討馮都督徐向。圍於道山。遣總兵鮑虎等。討馮總兵馮公武於嚴州。先後恢復。惟馮懷羅伯王國斌屯聚金華之界。為諸賊聲援。康親王命平南將軍額塔。同總督李之芳。鎮營。有東陽巨

姓吳良者。曾以御勇恢復縣城。寬叢多智。康親王致之幕下。授摺旗僉事。遣令往招王國斌。良乘隙從間道入賊營。以計挾其二子赴行台請款。總督李之芳。授其二子副將職。同吳良四營招徠。凡奔投首者。以朱印權其背。隨順日衆。而總督徐尙聞。仍據桃花嶺。總督李之芳。遣副將魯大奇等。自大盤山轉戰而前。歷金坑鎮場。諸寨。康親王入遣總督馬哈達。總兵陳世凱。驅虜道姚啓聖。進破尙聞。又覆其兵於大梁對。於是馬江二壘之兵俱潰。乘勝復永康。錫雲平諸縣。時連歲攻戰。田野荒蕪。貝子令鄉兵盡歸農。其被脅割糧者。許入城貿易。官弁不得盤詰。至婦女令親屬領回。歡聲動地。順山賊已掃。而海寇尙不時出沒。索餉不給。則立擄其糧。給之。則官愛益賊。居民進退皆死。貝子命提督常進功。以水師五千。赴齊破劉之。抵河水門。遇賊船百餘艘。我軍左右衝入。射殺其執旗之賊大敗之。次日。進海門。賊將朱飛熊拒戰數十合。飛熊持戟躍入我舟。欲刺進功。爲我島嶼所斃。羣賊奪氣皆降。進功班師。備節序請進取黃巖。貝子以將士勞勩。且北人不習水土。今又冒雨暑。驅涉險阻。儻一不利。則賊勢轉熾。令暫休兵。俟秋涼再進。秋七月。鎮復黃巖。黃巖屬山帶江。賊水陸拒險。我兵不能飛渡。貝子令探問道。有報土木嶽嶺茅坪嶺可抵縣境者。令伐木理石。開棧道。夜達烏巖。出賊寨之後。賊大驚。僞都督吳長春等。引馬步兵萬餘。扼牛山嶺。機爾他布等。奮呼先登。下馬力戰。別以奇兵分合衝之。賊首尾不能相顧。大敗走。斬吳長春。殺賊四千有奇。會養性拔營齊道。盈州。貝子親督兵追之。遇于黃土嶺。賊三隊。攔阻。貝子親麾進擊。賊潰入黃巖。我軍圍之。僞副將朱正三等。以城降。台州圍解。乘率兵三千進取盈州。至樂清縣。賊船林列。我海上兵尙未至。又大紅無船可渡。議報沿山行百餘里。可至沙頭。但崖懸壁峭。騎不能過。步行甚難。貝子身先士卒。率馬歷險。風餐露宿。至沙頭嶺。下臨大紅。賊水陸設備。我兵分前後二隊進擊。殺僞總兵劉秉仁等。獲器械鎗礮無算。而馬九王。張廣文。復領水陸兵三萬從嶺。陣至江口。中隔小河。未便進攻。貝子領前鋒掛帆。賊悉水陸兵渡小河夾戰。貝子令右翼兵急據山嶺。斷其歸路。大敗之。濟入河中。我軍鎗礮分發。屍橫如山。河水不流。太平樂清青田三縣。大刑盡石。二衝盡復。徑趨溫州。賊蜂屯越和嶺。貝子曰。不用疑兵。未可濟也。下令止營。遣數百騎登下馬山。鳴金鼓。示不進攻。而僞師江口。直抵郡下。據西山列營。賊聽爲神。亦退守郡城。更益福建新賊八千。與平陽安石塘之賊。水陸四萬。分八支。或進我前。或襲我後。或乘夜出犯。或分兵侵掠。我軍隨機應變。一敗之上塘。再敗之溫州。三敗之得勝山。四敗之八帶嶺。五敗之溫溪。殺賊三萬有奇。數月間。戰無不克。貝子亦精血頓耗。連落二歲。時方炎熱。康親王調回休養。貝子遂撤兵回廣州。時石塘未靖。日夜兩攻。取。追我。康親王大軍抵瓚。命平南將軍賴塔。領備漢兵取大極嶺。斷賊糧道。而二度關爲江西要路。僞左將軍會養性連營固守。遣使不絕。至是養性聞取逆漳募被圍。分兵往援。留兵分守青湖及仙霞。李之芳謂得之。遣靈招撫賊將。金應孫聞關逆

降。我師乘勝入關。紅西之路危阻。而輯塔亦大敗賊將馬九王。奪取太極關。賊勢益窘。貝子將移師入關。時石塘爲四達之衝。亦入關。捷徑。僞驍騎連登雲。僞都督劉清等。以二萬餘衆守險。貝子謂不得賊營後大山。則勢難猝破。令造雲梯。二更攻寨。遣兵由雙林張翠閣徑先上。而親督援兵。徒步繼進。會大霧。賊未覺也。貝子直至木城。分兵三路。擊破老巢。又敗其別營。來攻之賊。盡奪其寨。遂進擊隔河之賊。連拔三營。大破連登雲之衆數十萬。賊酋官賊兵無算。焚其營寨。所獲船甲器械。不可勝計。雲和廣元松陽等縣悉平。浙東底定。取遊勢弱。其數格格。先命其子以餉迎王師。旋歸款。養性閣之。亦以温州降。

卷二

國朝綏服蒙古記 一 內六祖蒙古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爲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不宮室。不播種。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爲大界畫。而游牧行國。又以瀚海爲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據之則還於漠北。至後漢而南單于北單于再變。爲東胡西胡。三變爲柔然。爲東西奚。四變爲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爲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離合絕續。要皆以大漠爲諸部之綱維。於是乎左。於是乎右。於是乎南。於是乎朔。其擴入版圖列爲郡縣者。惟唐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於單于瀚海二郡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諸道。僅域於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夏。於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同等路。於漠北置和林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附屬。爲古今戎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於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柢盤固。支條蔓延。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洲。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及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蒙古。皆隕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其荒

遠抗衝狂妄。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燾帝室。其西海則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外。西二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凡四十有八旗。二十有四部。并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絡雍冀幽并營五州北境。表數千里。朔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隴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播漢。即

於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爲五十一旗。其制略與在京內

八旗蒙古等。其朝覲分爲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什克

騰。八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峯口。奈曼即元史所謂乃蠻也。元太祖既平乃蠻。以封其子。故後人因以名部。蓋先得漠北。後得漠南也。若

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其貢道亦由喜峯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哈納爾。若

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爲一盟。其盟所曰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爲東四盟內蒙古。若四子部落。若喀

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喇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烏蘭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爾多斯一部七旗。牧河

套內自爲一盟。其盟所曰伊克台。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爲西二盟內蒙古。每三載盟會之期。命大臣齎勅以往。

設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隔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

故會盟集於本城。不設盟長。聽簡命大臣蒞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於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

貝勒貝子。鑲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起和林。削平西北諸國。建王騎馬等世

守之。爲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闥。季弟勒格圖以勇闥。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

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

皆哈薩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於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

珠穆沁、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祖弟謂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十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太祖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歸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述其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於元小王子裔插漢部。於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元崇德。是爲我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天命中，臣服諸國，除藩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已與科爾沁盟好，而與插漢搆釁。插漢部者，元之孛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允璽，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遠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答封，西陲窺。於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於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剌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入寇。或言厄魯特，即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剌相仇殺。且一東一唐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猶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於大漠，終明世不見於史云。萬曆中，我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子。爾察哈欲以敵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且恃其號勦，滿陵諸部，諸部先後駭歸大清，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濞，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於青海之大草灘。我大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

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變。擁衆同叛。詔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爲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於達祿。我軍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剋陣以待。我軍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敗。以三千騎遁。爲科爾沁兵射死。凡大閱月。平。空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於宣化大同邊外。其八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及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於理藩院典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表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俺答之後也。中爲察哈爾所滅。我太宗親征察哈爾。駐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爲二旗。以其部長爲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漢部葉雷等叛投漠北。吳巴海率兵追之。數旬無所見。漠中射一雁負矢飛而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遂躡及於溫多嶺。葉雷注矢引滿將拒戰。有狐起於前。觸葉雷弓墮。遂爲我擒。始收其順義王印。乾隆中并載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稅。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峰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三衛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爲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賽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屬插漢部。我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錫伯。卦爾察。珠舍里。納殿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塔山。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於是科爾沁與諸部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

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喀。或東走依科爾沁。科爾沁怨插漢之暴。思歸我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爲不侵不叛之臣。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太宗卽位。科爾沁土謝圖汗使來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專巴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於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始必有終。爾皇考奮起孤憤之中。并吞大小諸國爲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棄。宜返天上。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爲不死。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爾沁專巴台吉爲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漢。三年至八年。亦屢上書。明崇禎帝請與我朝和罷兵。其書尙自稱三衛。十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於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還朝鮮國王書。合詞上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詔科爾沁設札薩克五。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二年從征朝鮮。三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年從征明及黑龍江諸部。順治元年。偕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流賊。定京師。二年又以兵從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復從討蘇尼特。會騰吉思。敗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復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有三年。科爾沁額駙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會布爾尼之叛。陣斬之。盡平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爲柿附。與國休戚。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孝惠章皇后。皆科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仲齡踐阼。中外帖然。緊蒙古外咸感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尙主者八。有大征伐。輒屬囊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順治十有一年。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恐墜上下之情。特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聞。朕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屏藩百世。而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塞。而漢唐之朔方郡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并行。地宜馬駝。有麥稜山。鐵可爲兵。河柳可爲箭。棘連元吳屢爲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爲今鄂爾

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林丹汗之虐，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四萬於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子額哲於黃河西，未至，鄂爾多斯先與盟，撲其部衆，而獻千戶於我朝。順治初出兵隴英親王劉流賊於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前，親征噶爾丹至所部界，諸札薩克渡河朝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蹕，上嘉其俗屬土沃，牲物滋稠，周覽形勢，謂札薩克等曰：「明人讓河套，畏爾蒙古如禡，倒臥虎，亦其時無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上奈何！出此驚人之語耶？」本六族，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七，自爲一盟。鄂爾多斯，朝史作漢爾都司。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各凡三，曰舊喀爾喀，即編入八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即漠北外札薩克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即喜峰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汗之子格噶森札賽爾，居杭愛山，有子七，始號喀爾喀七旗，部衆繁衍，分東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皆在瀚海之北。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塔爾，與其土謝圖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牧張家口外，列內札薩克諸部，是爲喀爾喀右翼。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袞布伊勒登，以其汗爲同族所戕，部衆潰散，乃越瀚海來歸，賜牧喜峰口外，是爲喀爾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兩科爾沁，同名同族，一居嫩紅，嫩紅科爾沁，號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一西尼魯特。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裔，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爲近族。右翼元臣，仲秋之後，虞人放鹿鳴以致鹿。曰：「自順治初，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河，入古北口，是爲塞外秋獵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爲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爲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蹕蹕兩合，而天子親御王孤步齊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即元代上都遠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理大物博，天所以嚴聖武敷，其合圍周環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爲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

圖。無定數云。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出古北口三百餘里。泊南有彙宗寺以綬黃教四十八部。部各一喇嘛住持。御製石碑。謂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山莊。於承德府之灤河。土名熱河。在百餘里。出古北口百餘里。距京師更近。乾隆嘉慶歲歲舉行。雍正十四載中無之。雍正中。于多倫泊西南建普善寺。而令專供章佳胡土胡圖後身住持。而今上繩武。世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

國朝綬服蒙古古記 一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互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爲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留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既爲敖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留故土。析衆萬餘。分授七子爲七旗。分左右翼。又爲喀爾喀各部之祖。及其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喇嘛。請藏經歸漠北。部衆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并其族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北界鄂羅斯。南盡瀚海。我太宗崇德元年。既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於喀爾喀。喀爾喀來聘。且請絕明市。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獸名馬甲冑貂皮鴈翎。及鄂羅斯火鎗。回部弓箠鞍轡阿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詔定制。歲獻白駝一。白馬八。日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太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率所部北投喀爾喀。於是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三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命德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師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於袞噶魯台。聞風遠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於歐克特山。大破之。斯其台吉毛審。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河。復追之。擒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汗亦奉表請罪。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歸所掠巴林

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詔賜盟宗人府。設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三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擄兵。又與準噶爾陳。上遣使借達賴喇嘛往平之。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倭喇嘛。習梵唄。憚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爲厄魯特覬覦。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奔。或讓令四十九旗蒙古擄取之。上不忍乘其厄。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駕出塞外。受其朝。太倉闕於多倫泊。即元上都地也。上以新附衆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皆豫屯於多倫泊百里外。車駕發京師。軍臨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御製彙宗寺記曰。多倫泊者。唐敏平曠。饒水草。而各環御營而峙。傳諭內外蒙古。移近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屆期陳鹵簿。御帳殿於網城南。受朝賜燕。次日。上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宣勅諭。分三十旗爲左右中三路。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近邊。仍留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旣并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車駕再親征。殄噶爾丹。而反喀爾喀於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爲五十五旗。屯田於鄂爾河昆左右。并徵其兵防秋於阿爾泰山。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凌奮擊準噶爾功。又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其前三部爲四部。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台及科布多。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撫鎮之。參贊大臣三人。一駐科布多。一駐烏里雅蘇台。其一以蒙古王公台吉爲之。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於定邊左副將軍。杜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於科布多參贊大臣。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於伊犁將軍。青海各部之兵。統於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札薩克之兵。即統於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閫之制。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犁。即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烏梁海等數十部。爲邊外第一重鎮。其與鄂羅斯互市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於恰克圖。而以楚庫河爲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爲中路。居土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旗爲東

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爲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爲北路。居翁金河北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述賽音諾顏部。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卽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隆天啓。康熙三十年善巴從弟策凌。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聖祖。教養內庭。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尙純愨公主。卽所謂超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太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隴北路大軍禦準噶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於布拉罕。焚其糧於烏蘭呼濟河。禽宰桑百餘。詔授札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撤北路大軍。偕同族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留防阿爾泰山。策凌連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夷凌藉。銳自磨厲。鍊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於鄂登楚勒。殲其驍將。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喀大札薩克。十年六月。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凌出師未歸。襲其游牧。奮於塔密爾河。策凌在途。所乘馬忽人立嘶風而蹄。俄飛騎報警。策凌大怒。卽斷髮截馬鬣誓天。兼程問道歸救。大戰於森齊伯。又大戰於鄂爾昆河。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晉號超勇親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隸賽音諾顏部。而於所留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謝圖汗部。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蹂躪。詔官給馬牛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廬帳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衛。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部兵不競。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凌所挫。孕重墮殯。始駭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和。詔移科布多軍於察罕瘦爾。召策凌來京師。準噶爾請以阿爾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喀爾喀游牧界。策凌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

泰山爲界。而空其中爲閒地。準夷不從。乾隆二年。準噶爾貽策凌書。稱爲車臣汗。讓地界。策凌獻其書。并己所答書。策凌有二子。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復至。語及之。欲以勳策凌。策凌厲詞拒折。哈柳無以難。遂定議。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正末年。與準夷議界。策凌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從所議。於是喀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初。策凌用兵。皆其帳下侍衛。紳克輝嚮導之力。及事定。策凌賜之千金。而親飲之酒。紳克輝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請爲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馳。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隕樓槍。入酒鍾。策凌大喜。并侍姬及所乘戰馬賜之。越七日。而紳克輝死。策凌以五十年壽。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天驕。震威絕。猷爲國家長城。特敕配享太廟。創蒙古諸藩未有之典。并視怡賢親王例。崇祀京師賢良祠。賜諡曰襄。建碑紀功烈。御製輓詩。稱其不必讀書。知大義。每於臨陣。冠三軍云。乾隆二十年。王師征伊犁。而有喀爾喀撤驛之變。由車臣汗部郡王青衮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撤。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犁未平。蒙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凌世子成袞札布。嗣父爲定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刺麻。宣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台驛。通軍報。統師進。俘賊獻京師。於是伊犁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顧憂。而其弟車布登札布。在伊犁軍中。以三百騎倍道馳至集饗。擒其宰桑。奪船渡伊犁河。追逮瓦齊於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撒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數百騎棄大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於日落霍斯山。盡擒渠首。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金黃帶。入覲。圖形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台。兼議政大臣。父子兄弟。三爲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數千里。閱閱威名。二百年未之有也。而成袞札布子那旺多爾濟。尙固倫和靜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峰堡。有戰功。世長朔漢。世翰西陲。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磾。本朝外藩勛威之盛。內蒙古推科爾沁部。外蒙古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教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職方氏。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戎索。近在汾晉。豈非西不盡流沙。皆以輪海所界爲海哉。至我朝而

龍沙雁海之外萬種僥民獨峰駝無尾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藩院旗籍司及主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是以間氣英靈鞭撻沙磧與國爲族常帶礪與國爲干城腹心徇哉九州之表有奇傑六經之外有事功乎其附庸於喀爾喀者又有北屬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即兀良哈在烏里雅蘇台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於厄魯特乾隆蕩平始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軍者二十五札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三一曰科布多橫互於準噶爾部東西之間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擴於康熙其人則安插於乾隆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特有杜爾伯特有輝特有札哈於有明阿特有阿爾泰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西南之有青海焉乾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難盡束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貪生若順其性則不勞防範而亦省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鑒

附錄

夜談隨錄曰老僕李德藩陽人少壯嘗販於蒙古諸部落知其風土甚悉言喀爾喀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薛翁嘗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強橫風走乞養食坐而肆臚索贖與之乃去客至其暮徑入暖且暖夜宿帳內前主代收失則償視中國之爭鬻播訟析產圖驗行百里者必纒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聽味也杭羅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即振武軍駐防處近黑檀故塞七月雨雪五月始融山之巔六月不釋蒙士爲屋屋內冰榻數寸氈帷綬氈早起被地堆霜出門數步凌封氈鬚手僵必待呵耳鼻寒寒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飢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烹炙擊騰騰頭蹄備衛血骨遍地迴思羹藜盤飯糲梁越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爾獸有似羆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即熊也前勇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爲裘緩角扇而厚爲球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琰也羆馬彎弓逐而獵之獲厚利其臂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爲個臂即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鴉白毫長光燿之人制爲冠以其似貂也有木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爲炭置徑寸於爐中數日始盡冷產難亦治心竊然大者拱高者等風斯披之蓋地沙且絨棍難撓而

易朽也。戈壁即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如琥珀。如磁金。中虛而外明。起瀾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割之後。日夜雨澤風掃。霜雪侵剝落盡。則光瑣瑣矣。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梭。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問其地有酒乎。曰有。釀穀。桐。隨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鐘不醉人者。阿拉氣解取斗者。曰阿拉。酒斗。取升曰科爾。旂升。取合曰波羅。塔拉。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會曰。哈爾。則會敵。斜交。登錄治。然。錄至多爲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也。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觀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青海厄魯特蒙古賀蘭山厄魯特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瀕而不流。中有二島。不通舟楫。惟冰合可通。即弱水也。蒙古謂曰。唐克俾爾。即青海異名。又海中有一島。一日寂漢。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下界海岸。上界澗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餘里。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爲吐谷渾。唐末并入吐蕃。於是崇佛成俗。始隸於衛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換其勢。其後一并於套酋俺答。再并於厄魯特固始汗。一作顯。於是始變爲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治雅爾。即塔爾巴哈台地。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海。然青海分部而處。亦雜有四厄魯特之衆。惟和碩特設札薩克二十有一。爲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薩克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域入據青海。分部衆爲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爾一旗。又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爲青海和碩特蒙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紳羅斯二旗。輝特一旗。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國朝始置其降衆於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刺麻察罕諸門汗一旗。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我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喇嘛。順治初。又導達賴喇嘛入覲。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印弓矢甲冑。順治十三年卒。是爲國朝通青海之始。亦爲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海

各部。鑿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屬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燬。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撤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出塞。蓋於中國尙僅編廢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鄂齊圖汗。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國甘肅關外兵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貳中國而歸己。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青海諸台吉附達賴刺麻表上尊號。卻之。是年十月。出使西域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羅卜藏所劫。提督孫思克聞報。即遣游擊朱應祥。計誘其宰桑。賈於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將士。擄其巢穴。斬敵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於察罕托羅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擒噶爾丹。時有等巴陵堪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台吉等集盟壇。遣使賀捷。三十六年春。上視師寧夏。命額駙阿刺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在。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綬服青海全部。請上尊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爲近藩。時策安那布坦將圖西藏。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詔斥之。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海。掠駝馬。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安那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津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六年。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允禩。統兵西寧。集兩翼王公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裏塘。達賴刺麻入藏。五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於西藏。新建賴登位。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王師平羅卜藏丹津之叛。於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斯特旗。揮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刺麻旗。皆各自爲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西寧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語詳雍正征。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強。今日蒙古之長野番。猶昔日回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賀蘭山。亦謂阿拉善。皆語音之轉。其地在河套以西。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漢北地武威張掖三郡西北境。唐吐番宋西夏。明爲邊外地。國初厄魯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牧青海者謂之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北厄魯特。各有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於固始汗。其後惟北厄魯特個強猾夏。自取侮亡。其部衆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者。則有烏蘭烏蘇之厄魯特二旗。烏蘭烏蘇。在鄂拜達里克河之杜爾伯特十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里克河。在科布多之東。推河之西。而青海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始汗兄子曰鄂齊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爲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使入貢。且請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娶鄂齊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弓矢甲冑。詔卻之。於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藏。或被虜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盧帳萬餘。守汎吏驅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竊近邊。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遠賴刺麻表。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即古賀蘭山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詔許之。是爲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詔徙之歸化城。以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爲官兵擒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詔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爲準噶爾誘。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難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廷饒徙之烏喇界。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自是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於昭莫多。明年。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復有額濟內土爾扈特人來降。詔編置一旗。與阿拉山同牧。雍正二年。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屏蔽寧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部。乾隆中大軍勦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峰堡。

逆回。輒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山兵稱虜雄。晉爵親王。初河套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阿拉山王據之。其法皆於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人轉運。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套西鹽潔。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鹽者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駱駝牛騾。運負絡繹。吏恐侵路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之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番。三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考漢置河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鞑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相通。邊患遂棘。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藏。兼捍甘涼。遼洮諸邊。故難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西睡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長西番如狼虎。防秋官兵昔常難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衛蒙古以捍番。盛衰好遺。殆有運數。而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青海諸部。自奉刺麻黃教。故殺獮稍劑。而雄武亦替。惟阿拉山部。嘗險甲西睡。而虎符箠使。馳驅旄鉞。則霜露所漸靡也。

康熙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元太祖國人稱之。或作斡。或作青。皆音之轉。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太師及也先瓦剌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衛拉蒙古。衛拉即音。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間爲寇。順治中。王師方定中原。未遠遠。於是厄魯特。吞噉西北。日漸強大。初。厄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噶台。即塔爾巴曰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別據伊犁。兼荷旁部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斯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兼有

四衛拉特。復南推回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衛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鬩。我朝遣使曾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二十七年夏。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丹且台吉拒戰大敗。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即揚言大國兵來救己。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不爲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尙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贖之。暫借科爾於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上救其率衆西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就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爲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烏爾會河。疑卽烏河之北。下流入鄂羅斯境。在尙書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利爭取。陣遂亂。反爲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蒙古地方。是時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鄂羅斯。天下無事。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臣于朝。下詔親征。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爲左翼。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赫親王常寧爲右翼。出喜峰口。右翼兵遇賊烏朱穆秦。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乘勝長驅而南。烏朱穆秦亦內蒙古部落之一。在盛京西。深入烏闡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改命康熙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八月朔。我撫遠軍遇賊於烏闡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爾喀仇人。闖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巴大刺麻界我。即當班師。翼日

我軍進擊。大戰於烏闌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袋。蒙以濕氈。環列如柵。士卒於壕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陣。以火器爲前列。進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頽且仆。陣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遮山橫擊。遂破其壘。賊棄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刺麻濟隆來軍。卑詞乞和。奏聞。詔速進兵。毋墮賊計。而噶爾丹不俟報。卽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背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於土謝圖親王謀稱留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酷死亡。得還科爾布者。僅數千人。時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於諸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上以功過相兼。薄其罰。有言科爾於土謝圖親王通於噶爾丹。陰縱之去者。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鑾。明年駕出塞。於獨石口外多倫泊。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御製多倫泊桑宗寺碑曰。斯受喀爾喀各汗台吉之朝。以其三部爲三十七旗。今徵息爲八比內札薩克蒙古。建彙宗寺以安其刺麻。是年噶爾丹與達賴刺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御之。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用。及免保舉各例。於次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尊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火器營。朝鮮國王進萬銃三千桿。詔永免朝鮮黃金。及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揚古遣兵迎詰。且逼之。詔實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時爾丹兄子策妄拉布坦。爲噶爾丹所追。遣使入貢。故我遣使報之。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己。科爾於土謝圖親王等以聞。上以前此烏闌布通之役。賊幾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僞許內應。而預調土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采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庫臣侵掠至巴顏烏闌。自秋并境內。其水流入黑龍江。

徂冬。語之不去。亦不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斯萬鎗兵六萬。將大軍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報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上復驀牙親征。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留大礮。惟駝子毋礮。以行。每駐營。上親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徧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饑困。乞上緩軍以待。逾次復有傳俄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尙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御營黃幟龍羣。環以慢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近黑龍江。橫互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恩哈。搜討巴顏烏蘭近地。上親率前鋒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于拖諾山。而棄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糞彈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嶽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嶽。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即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蕃。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多。費揚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于東。餘沿土臘河陣于西。兼備林中伏賊。遵上所授方略。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

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趙氏紀謂以拒馬木植于後，亦必死云云。即衝青武副車自環之應。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賊。冒矢銃擊，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揚古勝也。兵入敵境，不慮不致死。無權於後之理。賊冒矢銃擊，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揚古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婦女駝畜也。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收軍，斬敵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廩帳器械無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唐書：回紇君曰可汗。妃曰可頡。可頡者，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戰。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箜篌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箏，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之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賊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路，駝鳴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上大笑，手書以告皇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上居中為御營，諸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皇四子雍親王統左營，及班師也。皇長子統後營，為殿。六月，駕至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犁舊部落盡為兒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犁，則畏策妄那布坦之逼，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欲北赴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我師餘糧，運回寧夏。翁金河一作甕金河。與推何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山之東。枝葉而歸。則詳提督。我西師留貯糧餉，以待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回，由東歸。不經舊路。故給糧無用。廢化行西在紀略。乃遣兵數千，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為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為我青海副都統所擒。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上乘其窮蹙，欲降之。九月，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擒噶爾丹。遣使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即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數其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

國皇帝神靈異奇。聞其行軍所至，泉湧於沙，草生於磧，水泮於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聖祖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偏強卒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駕復渡黃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擒獻。所獵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黜。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密邇導大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上自寧夏循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爲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于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上親撰碑銘，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洋獻誠，復古制自我聖祖始。

臣源曰：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已內越烏穆泰而南，故未度漠出邊。中路即明成祖北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聖諭瀚海水草蘊乏。然得二三十井，又有郁屬。瀚海亦非平地。沙岡綿互，無寸土，惟插汗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互瀚海之中。初出卡倫草，最宜馬駝之食。瀚海西至，初出卡倫，即逾此嶺，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河。聖祖曰：吾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克克魯倫河，知其無能爲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爲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廔，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爲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廷，皆自開平與和出入。開平即元之上都。常遇春破竇設衛。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剌。皆飲馬於於此。與興和城。皆在宣府北邊。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剌，皆飲馬於臚胸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鞏難河而還。臚胸即克魯倫河。我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爲土臘河，即昭莫多大軍。

所戰地。少東爲幹難河。卽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西也。然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倫河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聖祖諭云。朕西明成祖出塞時。曾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於舊戰地交戰。從無戰于不可戰之地者。必視水草。攻戰必地利。若無水之地。安可立營。是明租車轍馬跡。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札薩克兩部。明人張皇。遠有回視北斗在南之侈矣。案黑龍江梁海北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向未正及天頂。若成祖所至克魯倫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有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即在南乎。聖祖三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爲難。而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廣五十萬之侈矣。邱福軍十萬而阿魯台戰。皆不遺精騎數千。卒斬不置數百計。安有五十萬衆。度大漠之事。且本紀與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之稽淩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真顏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河左右。興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爲何峯。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見上海張宸青瑣集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庚午。夏四月。以準噶爾入寇。詔煥遠大將軍裕親王。仗鐵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壬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里。至查汗陀羅廟下營。癸未黎明啟行六十里。至十八喇太下營。甲申啟行五十里。至哈喇巴哈喇搜下營。是日度大巴汗嶺。大雨嚴密。人盡裹裘。嶺高三十里。路寬四五尺。兩側人馬側足。嶺巔高聳雲表。橫嶺南北。南望遙天中。淡烟微抹。爲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間一線。以繩行人。如天造地設焉。登高樓警蹇。既至營。乙酉由嶺下啟行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井求泉。丙戌啟行九十里。至查汗鄂羅湖下營。湖中產白鹽。丁亥啟行七十里。至迭劣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爲薪。戊子啟行七十里。至圖勒格答八哈嶺下營。所嶺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是日始會合連營。令之前導。己丑啟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奇下營。雨霪大如桃。庚寅啟行六十里。至著多賀下營。五月朔辛卯啟行七十里。至答布孫多下營。壬辰啟行九十里。至查汗多羅下營。癸巳啟行一百里。至岳家羅下營。甲午啟行二十里。至巴蘇大呼圖下營。始出外邊界喀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矣。師行八十里。至查汗西里下營。是日爲重五節。領兵正黃旗薩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

樹葉共餉。蓋其所預蓄供用者。絕塞得之。豈異數也。丙申仍駐本營。息駝馬。丁酉師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下營。戊戌師行五十里。至喀路下營。己亥仍駐本營。庚子師行四十里。至至風呼土下營。是日入瀚海邊界。地盡陷沙。深者至三四尺。淺者亦一二尺。車不能前。凡軍中輜重。盡改裝駝馬。空車尚留三四馬力。始出陷中。按瀚海周千餘里。杳無人跡。其地乏水。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焉。辛丑師行三十里。至西勒布勒都下營。地無水。山盡童。野無他草。唯臭蒿野蔥二種。及藥中之地骨皮。點綴遺旁。野蔥香味亦如葱可食。臭蒿可飼馬。並有蟲豸黑色如墨。叢叢蟻蟻。隨地而下。時凡鑿器物者。處皆綠。甚或黃集人馬項背間。壬寅師行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蘇大下營。戈壁者。即蒙古瀚海之別名。瀚海內。禽獸不繁。羽族僅至七八寸。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四五寸許。尾末色如銀鼠。前股長僅數寸。後股長至七八寸。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稍爾雅西方有獸曰羆。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顧。藉蚤蚤以行。非跳兔類矣。更有小飛蠅。亦如點墨。隨狗來目中。隨有小蛆。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不治。目竟失明。惟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上。少遲。蛆盡出。復明如故。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避之。其他風物。與西勒布勒都略同。癸卯仍駐本營。甲辰師行六十里。至哈魯尼都下營。乙巳師行四十里。至如烏黑里太商營下營。丙午師行八十里。至阿里寧都接基下營。是地所掘泉水。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之者。逾日咽中猶作嘔逆。以是人馬俱渴。丁未師行七十里。以昨不得水。故迂道至爾。未歸下營。地頗窪下。然沙磧深。掘之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蒼深一二丈。地無草。馬飢荒日。大風。營帳皆拔起。戊申師行八十里。至得勒蘇大下營。所掘泉水。尚復作屍肉氣。己酉師行七十里。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是數程山童水枯。大旗與西勒布勒不相遠也。庚戌仍駐本營。息駝馬。辛亥師行五十里。至伊勒呼下營。地中無水。水在石罅鑿之。八九伯。始見水。野驢成羣。蒙古謂之七刻食。色黃頗稱酸。覓水者視蹄得。掘之泉見焉。牲畜奔逸。射得之。重可數百斤。一駝僅能載一野驢。壬子師行五十里。至烏蘭若布流下營。為瀚海西北邊界。瀚海地至此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間旬有二日。所見開疎論異。因以詩筆記之。得二十韻。癸丑師行五十里。出瀚海至古魯樺禿魯下營。始得泉。虛靈禽。行捷於飛。能作百鳥聲。彷彿地陵鳥。蒙古名為刻夜勒孤靈。又名為喇爾孤靈。甲寅師行百里。至納拉下營。有水。乙卯仍駐本營。丙辰仍駐本營。山水暴發。迅不及防。人馬幾溺。鑿器物。幾盡。額授丁巳仍駐本營。俟鑿蓋旗額都統率領加斯哈蒙古兵萬人。會齊齊達。比閱額營。相去尚四五日程。以缺糧不能前。故我兵。卽於是日飛馳馳奏。仍遵初旨。整我軍師。馳驅前進。戊午師行十五里。至納拉布勒下營。己未仍駐本營。六月朔。庚申仍駐本營。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辛酉師行五十里。至烏魯布勒下營。壬戌師行五十里。至巴納里都哈答下營。丙寅丁卯仍駐本營。隨行車輜。盡發回卡路。戊辰師行六十里。至答布朗都下營。偵得賊兵。

噶爾丹欲犯邊境。思哈與同事諸將密計曰：某等奉詔分賊兵勢，與大兵相犄角。今賊反繞出我後，深入無庸。且我輕兵疾走，賊或謂知，厚集糧粟以乘我，勢難支也。宜合大兵以力截賊，倉猝日然，飛率師進剿，轉從東南趨會大將軍兵。回師於是日始。己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黑都哈答下營。庚午師行五十里。回至太布胡都下營。辛未師行五十里。回至烏秀魯布刺下營。壬申師行十五里。回至納拉布拉下營。癸酉師行一百里。回至納拉下營。甲戌師行五十里。回至古魯邦秀骨下營。乙亥師行五十里。回至拉哈拉達布勒下營。戊寅師行七十里。回至得勒蘇太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朱爾錚下營。庚辰偵得賊噶爾丹犯邊報急，聞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統領大兵駐營赤城汗城。途遠道險，并力兼程。日或百里，或百餘里。始下營，路途迷茫。夜以繼日，所駐營地，隨不能詳記矣。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自是每日黎明師行八十餘里，乃飯。飯罷又復長驅，至更定時方下營。壬午師行百四十里下營。甲申師行八十里下營。乙酉師行九十里下營。丙戌師行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三十里下營。戊子師行百二十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庚寅師行八十里下營。辛卯師行百八十里下營。城外邊界卡路。邊內爲四十九旗蒙古地。聞賊噶爾丹犯邊，尚書阿爾尼失利之報，益遣夜兼程。前赴親王大軍。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癸巳師行一百里下營。甲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丙申師行百五十里下營。會正黃旗漢軍楊都統兵，知賊兵日迫，去我師僅百里。斥堠言賊數十餘萬，後追甚迫。然賊實虛聲，見兵不過二三萬耳。以我兵少賊近，乃疾驅前赴大兵。丁酉師行十五里下營。慮賊猝至，特持重槍行以備接應。見賊師行一百里下營。築壘凌濼爲備。己亥仍駐本營。我放哨兵與賊哨兵彼此相望。我營日整軍洗礮，土飽馬騰，以厲戰氣。庚子辛丑壬寅，仍駐本營。夜漏二十下，地大震有聲。癸卯駐本營。甲辰大風雨，駐本營。未刻哨兵報賊兵夜將劫營，乃冒風雨軍馬披甲以待。比天明，賊知我兵有備，不敢近。以故我兵得往會大營。乙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丙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丁未仍駐本營。未刻賊噶爾丹遣譯者來窺伺。時日方晡，我兵堅守不動。賊氣大沮。是日我兵如移營少俟，薄暮賊倉卒起，各營不知所爲，鮮不震撼矣。戊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酉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庚戌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亥師行八十里下營。壬子師行八十里。會合大將軍總親王大兵同下營。凡營壘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圍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癸丑師行六十里下營。甲寅駐本營。乙卯師行七十里下營。丙辰師行二十里下營。偵知賊壘，在烏蘭布通。地去我師僅三十里。大將軍令各營，掘壕築壘，戒嚴防禦。自丙辰間丁巳戌午，土甲甯馬轉輸，控弦厲刃以待。思哈借某等，領礮火營作前鋒，與賊壘對。彼此哨兵兩相望。戊午賊噶爾丹遣喇嘛一人，詣軍前言事。大將軍知賊無降意，號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己未黎明，親帥將

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賊騎十餘萬。布陣於山岡。以衆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背加箱橐。載糞水。蓋其上。排列如櫛。以自蔽。謂之駝城。於櫛隙注矢發鎗。兼施鈎矛。以撓我師。爲不可勝計。我兵奮勇先登。無不踴躍。連堆礮火齊發。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驚於火。頽且仆。陣斷爲二。我師乘勢進擊。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不支。寇破賊。疊大敗之。噶爾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庚申黎明。復整兵追擊。賊噶爾丹遣大喇嘛詣軍前。卑辭乞降。乃班師回營。自辛酉迄乙丑。仍駐本營。噶爾丹雖遣使拘留。然不俟大將軍令。竟捲甲遁。丙寅我師復長驅追逐。留老營不拔。每四旗放鳴喇大一員鎮守。窺以恩哈充右翼。噶喇大爲將士統帥。自丙寅距癸酉閱八日。俱領兵坐嶺大營。甲戌噶爾丹不繼。乃統率老營官兵行八十里。前赴大將軍前策應。己亥師行八十里下營。丙子師行八十里下營。丁丑奉大將軍令。有旨命礮火營官兵。振旅回京。是日旋師行八十里下營。戊寅師行八十里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下營。庚辰師行八十里。噶哈麻拉大巴汗嶺。即方言鼻子嶺也。視張家口之大巴汗嶺。高得其半。徑寬五尺。然左則崑崙蟲。右則懸崖。行者惴惴。是日於嶺趾下營。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又行十三日。爲九月六日。癸巳達古北口下營。自入口後。風氣全平。內地與塞北迥殊。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飈怒號。驚沙捲面。卽五六月。煩燥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備。大抵晨則衣裘。午則易絳。午餘卽披。而夜則被裘。革。麥夏如此。窮冬迥塞。凍冽。更復何如。古人云。積雪覆屋。堅冰在鬚。猶淺乎言之耳。甲午師行六十里。至石匣下營。家人來迎。乙未師行七十里。至密雲下營。丙申師行七十里。至牛頭山下營。戊戌師行三十里。至孫河下營。戊戌仍駐孫河。俟大兵集齊。班師。己亥薄暮。合兵。庚子辰刻。入國門。旋京師。

附錄提督殿化行西征紀略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犯朔。皇上有事親征。將三路出師。而陝兵當西路。遣刑部尚書圖納。赴莊浪會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臣化行。任寧夏鎮總兵。呈方略八事。一曰。籌導確實。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接濟。一曰。籌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手畫出塞。營陳圖。布黑白子。爲步騎。更爲首尾。接應圖。爲一定計。還奏。經總政大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如圖。公等所奏。略曰。噶爾丹今在阿布克。應令陝西爲一路。期以三月中旬。草初青時。出肅州之嶺。趨順黑河。流涑河。合流處。前往崑崙都倫。合兵進剿。以喀爾喀札薩克部人爲嚮導。發西月中旬。安滿洲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標騎卒六千人。台備漢萬人。爲西路兵。深入剿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築壁壘於中。繪備接應調遣。滿兵前。則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布爾哈達。召長明馬自德巴薩等。緩旗前。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寧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

肅州備育備。合兵官成役。凡二萬二千四百餘人。大月給米一斗。歲裏五月糧。遺遺。一囊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駝一。慮所費過多。乃以牛半爲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一日食。兼令每人隨身裹帶升斗有差。又綠旗兵向無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糧軍諸器物。凡駝馬騾皆先給粥豆秣一月。以便深入。兵皆預支五月糧。弁各賜治裝銀十兩。其負糧牲畜。由陝省捐輸。師出後專剿厄魯特。哈密密助逆。則俟贖日分剿。制曰可。西路領兵者。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而以孫恩克爲長。孫公諭以綠旗兵深入。及中途屯駐者。合九千人。合飯河西提鎮各標。寧夏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初會甘州銅馬以行。先所指鎮。至崑都倫之地。去冬荒草被燒。三月中。草尚未青。師期宜待。四月奉上諭。陝西兵改從寧夏出塞。會同揆遠大將軍費揚古。從靈金河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充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而原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調往不便者。可令孫恩克就近改調。初議從崑都倫進兵。本出上指。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編喇爾丹所居。宜在山西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都倫。則偏於西。恐不得遇寇。兼其致後。有副都統阿南達者。劉奉使河套。視肅部。在寧夏邊。習漠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爲護。至是奉上諭。改從寧夏。蓋其覆奏所定也。余計師既改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寧夏兵。令全標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奉廷諭。大將軍費揚古。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恩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自寧夏發。恐原調諸路兵。贖還期促。即令原調寧夏西安滿兵二千。備軍火器一千。寧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三千。先遣其孫恩克兵。聽候至追進。馬不及飼養。則儘營驛馬悉選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視肅諸部軍。部備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叩時。發歸化城。是時乍改出塞路。有司所徵調糧倉卒未集。本鎮倉粟多侵耗。朽敗公私。搜括維艱。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遠至。贏瘦。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廩養。則出戰者少。乃令二兵覓一餘丁。供推挽。兼令多備糗糧。乾臘解爲諸糶。其軍裝而外。糞囊軍服。用具器具。銀錢雜貨。無不備。又對酌人畜力。適當而止。及期。孫將軍董福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千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兵。乃倭倭未預備。宜留守。唯取其善馬以給征行。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率所部兵千有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洲漢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有二百。相繼發寧夏。二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啓行。循賀蘭山。而前麾下。護守千把三十五員。騎士三千。餘丁千五百。及隨征官吏僕役又數百人。共爲中軍營居。中。先鋒營居前左偏。火器營居前右偏。護軍營繞中軍。出城銜尾行。日四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東。銅度戈壁。戈壁蓋華言磧也。澤沙無水草。二百餘里。至兩郎山。有古碣焉。題曰。兩郎山無他字。不詳所立人。或以爲額

居胥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至郭羣力巴哈孫。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已通比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不至薺金河。而偵兵之報始定。和甘州肅州涼州三標之兵出寧夏也。遽遣騎至。既不及秣菴。所得倉糧。既高。皆不及選擇。且創始出塞。都不習其事。又以爲厄魯特不可必遇。揚威塞外。兵行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者相繼踣斃。更前益乏水草。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餓。人馬顛仆。資糧委棄。漸有潰迹。雖進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馬以進。孫公麾下僅留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余鎮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借營薺金河。守俟後糧供回軍食。余所部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殺將卒。四出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被溫煖。故從者幸少。所裹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恣耗。以是充裕。他兵誘之。連日不可得。至是欲請勿就。而孫公已前行。閱數程。乃不得已。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薺金置營焉。餘及廝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軍。皆甲而行。山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爲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灰燼。撲面盡薰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既疲。糧多遺棄。兵士道中偃仆相繼。於是陝兵。雖稍糧助給之。獨余部所糧加倍。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關河。御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廷議大軍至此。量遺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不可分。是月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暗。得賊。滿漢兵皆嚴陳以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隊前行。可二十里。遇倖至。昭磨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轟立如屏。不見所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於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里。自西折三崖如階。乃至嶽。其東復一崖乃坦下。其左右崖如削。山根水繞之。即土關河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俾北以攻之。賊乘勝轉門而前。余兵因隔小山。未知賊所在。會副都統阿公領前鋒兵橫過而南。阿之揚鞭指謂曰。此山徑。即賊矣。盡登視之。余急登。遇孫將軍兵方至。余言宜急據此山。大將軍曰。日將暮矣。甯來日戰耳。賊甚近。山上難以夜守。余曰。戰即來日。比山宜據。若賊據其上。我軍營其下。則危矣。若處夜難守。何不移山下全陣。列此以守之。大將軍曰。日且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明日用礮擊之。余曰。從來用兵。高處不宜讓敵。大將軍曰。既如此。君即移兵上守之。余即馳回山下。以鞭揮兵上山。方至嶽。而賊亦登半山矣。賊見我師先據山嶽。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而擊銃上擊。時大將軍以余言。應全軍上山布陣。令河西縱旗兵居中。而京師右衛西安三股滿洲兵。分左右兩翼。及戰。又令余領寧夏兵千三百人居左。威寧衛唐繼兵領涼肅兵千人居右。皆據山爲陣。其大同鎮兵之後至者。皆在山下。沿河繞西向北。以防林中伏賊。而蒙古札薩克諸部兵。又分整列滿兵之左右。會賊擊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聽其鋒。時日已將中。賊氣甚熾。遂令士卒皆下馬。以一兵併乘五馬。餘兵皆出步戰。殺上頭基。及自製子母礮擊之。而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皆冒

礮矢舍斷而回。鋒其銳。不可敗。擊傷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使告大將軍曰。河邊兵宜令其住柳林而左。出衝其背。賊必亂。又望賊陣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助戰。必其處畜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却之。賊必返顧。擾亂。然後山上軍四面奮擊。敗之易耳。大將軍皆從之。余望見兩軍將薄賊。聚塵兵大呼而進。上下夾擊。擊散天地。賊遂披靡。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仗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馮所棄臨馬橋重甲械。檄禁勿取。且射且逐。賊星月進三十餘里。賊皆鳥獸散。回視追兵。僅三數百人耳。知不可獨追。而大將軍方遣行將軍殿後。傳令收軍。乃整旅回。已殘晨矣。次日大將軍會衆斬俘。戮祭畢。出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寇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上及對人。每以爲言。余既感大將軍能用將佐言以成功。且能表揚。不忌不掩。有古大臣風也。兵法云。視生處高。故能奮與之戰。以先據北山而應是役也。設使我軍不據山嶽。而反爲賊據。則事未可知。又制勝之道。在構虛攻瑕。使不遺兩軍一攻其旁。一却其後。則賊亦未覺。勝敗之機。在呼吸間。非素蒙皇上指授方略。且仰藉國家威靈。何以及此。方職勝時。歡登雷動。莫不推寧夏爲功首。然余意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而大將軍以馬復故不欲追。余亦敢弗再請。於是大將軍勒兵受諸降附。解圍所圍。露布告。大捷班師。時車駕次二十八台。得奏大悅。命侍衛馬武迎勞。令將卒三人中一人先赴行在受賜。且詔陝西諸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殊恩。於是敗道東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率編重。間道先歸。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六台。聞有旨詰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即追獲之。故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往視戰地。於是諸臣皆惶懼。頓兵俟命。凡四十餘日。會大陰雨之。兵多絕糧。孫公乃上疏言。賊敗藥急。或西竄。諸城臣並出。孰爲備禦。奉旨遣三總兵皆歸。鎮召孫公入朝。余遂由歸化城河套地還寧夏。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總兵河兵向未返。初出師時。諭以牛羊充一月糧。予言牛羊遠驅必獲。無益軍食。且耕作蓋運皆牛。一檢括則邊民立困。圖公納燈止拘牛之令。而復留一月糧。另派官兵。親至獲金河以濟。班師前留寧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保守此糧也。及戰勝兵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荒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使人往召之。未至。而駐蹕金河。副都統祖良孫。以草枯水涸。於九月初夜糧糧兵。散行無律。馮噶爾丹姪丹吉刺。敗而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游擊陳維屏。千總劉進孝。皆力戰死。所殺傷逾千。昭磨多賊。僅得路以去。余因之曰。向使置三千人。一總兵守之。豈不成奇功。惜乎前策之未盡用也。三十六年丁丑。余還鎮平。賊歸完軍資。厲兵秣馬。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奪力。探路深入。務擒賊首。拔根株。大略言賊威。宜正兵。賊窮。宜奇兵。今噶爾丹兄子歸旺。阿喇滿坦阻西北。甘肅大兵。盡西南。噶爾丹窮勢。勢必東竄。若僅竄金河。復難搜捕。宜急愛之。機不可失。會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行在。諸大臣議之。俟至寧夏。取進止。三月初。余同制府吳公麟。迎駕至定慶。得旨。令吳節選理軍事。獨召臣化行。餘日

夜馳至清平堡。明日駐蹕奎中。命議政大臣會臣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可少減。而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駕至寧夏入城駐蹕。閏三月十五日。駕先發。詣寧夏邊外五百里許。御船暫駐。十八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時滿洲馬恩哈公。爲昭武將軍領禁兵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兵五百。皆同日行。人持四月糧。給驛站馬騾三匹。每二人給一駝。每人給三斗。供一月食。又命都憲于公成龍等。收捐納騎馬騾。一月糧軍後。四月丁未朔。盡水東。復度戈壁。來時諸軍皆卓旗以待。上驪鞭乘馬出行營。坐交牀。皇長子侍右。閱諸軍次第過畢。駕渡黃河。由何奎回京師。余率兵乘夜掠亟走。次日午後。乃抵兩郎山。十四日至郭奉力巴哈孫。與大將軍會時。已聞噶爾丹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走後。收殘卒千餘。欲西投烏斯蕪。聞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敢前。費用乏絕。遣子微權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爲回目誘教以獻。又聞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部落多散去。其姪丹吉喇。率其骸骨。與一女。及餘衆四百人來降。未至郭奉力。乏食不能至。使人言於大將軍求糧馬接濟。大將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而令兵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札喇。乃舍去年踣更西北行。噶爾丹下投出者。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繼得旨。推烏喇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盤留。而餘兵徐進。則聞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復深入。至空廓落阿濟爾。度丹吉喇去久。令馬將軍以輕騎兼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返。大戈壁者。五百里間。無水草。饑乏者。疾驅三晝夜。人馬頓損。瘦大半。時衆竄散。欲深入。上已得甘肅報。言丹吉喇從西邊叩關乞降。乃封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奉力。諒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入寧夏塞。八月十一日至嶺。

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譜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復騷擾蒙古。上親率六軍討之。因輓輜重大。特起于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統營運中路。大兵糧餉。凡內外文武大小官員。聽其調遣。有大部不得掣肘之旨。但沙漠不毛之地。不知其幾千里。而至尊親統帥師。計數十萬。皆倚輓輜爲命。公首議。造車六千輛。爲運米計。每輛密牲口四頭。凡數萬牲口。猝難得齊。發帑購買。須任時日。奏請赦下。臣民念公者。與之效顰。甫一月而數萬焉。且人才効用齊集。羣下什物製造刻期而就。奉旨帶領官兵車輜。赴海子操演。分撥官兵之隊伍。指畫車輜之營陣。共分二十七運。統籌畢。登壇號令。官兵接隊而行。車輛循陣而進。上有首領。下有護衛。行則不脫不離。止則守望相助。行止之頃。或有敵兵突犯。擊左則右應。擊右則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先以火攻。次以弓矢。總以長鎗。奮力剿殺。自然無堅不破。各將領官相繼而進。更先號令兵士。曉諭夫卒。務使運用一心。期於無失。二月三十日。聖駕率大軍先出。三月二十日。公督領糧車以第進。公先輕騎。馳抵蘇圖行。入見。獨問勞。奏對畢。復返。至和爾博昂吉爾等地方。荒沙騰漫。四百餘里。沙陷

至三四尺。人畜難行。重車愈難。公下令無論大小官員軍民。能伐遺左柳枝。用泥沙墊成車路。俾車得行。必拔名奏請。於是公自執佩刀。先伐一柳。隨運官員人等。咸努力用命。數日路成。人畜車輛。安行無忌。頭運糧車。連御營。計程僅五十九日。兼運糧而進。尾運已抵拖橋。聞西路費大將軍乏糧。奉旨發糧運濟師。由是西路班師。亦由中路而歸。因糧足故也。時逆賊已敗。五月二十六日。上回京。至查爾漢那。命公會同理藩院尚書班第。公將軍米堆。附查爾漢那。羅並駐蘇地方。七月奉命往喀倫。散西路黑龍江將軍薩克蘇。大兵口糧。九月入都。復聞逆賊屠於西北。駕欲西征。公與同事諸君。自捐運米並坐臺。以司郵遞。三十二年。丁丑正月。駕幸寧夏。次雲中。數日復奉命先行。前二三月。上命西安副都統裕甲。三百副護衛。仍敕公節制。上回鑾。公為總領。率諸侍郎。北進。至船站石嘴。遙望恩命。代賞蒙古官兵。外番統領。皆降行。奉命。聞日啓行。有地名戈必。乏水草。約二百餘里。先探此。為北進孔道。至是聞前逆兵馬。大受困。遂守備林之本。棄送大將軍口糧。兼令探取水草。築地。林夜行。失向導。令軍士即地環坐。以待明日。少頃。明星出。望星而走。忽抵黃河。就水飲馬作食。西北山峯影影。導引前進。蒙古曰。比即兩頓山也。因率衆望山趨行。一日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趨行。遂掘地得甘泉。能飲人馬數千。於是避戈必之阻。就此地之營。即報請移營於此。三日過兩頓。自此長驅直達。大將軍營。公率衆督糧。亦由此進。五月朔。至郭多巴爾哈孫地方。適大將軍文到。糧運不必前進。公遂留屯。越三月。因米糧重多。令軍士挖壕築城。城高六尺。壕深九尺。空南北二門。列柵啓閉。以備防。大將軍報捷。逆魁授首。俘獲甚衆。大將軍凱旋。七月二十八日。至郭多巴爾哈孫。大兵每名給糧四十五日。由新得舊路而還。計自此地入京。凡五十八日。趨朝復命。侍衛吳公達。引公詣丹吉喇曰。此運米賊爾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能也。吉喇俯首欠身。殊覺踴躍。階階。丹吉喇乃噶爾旦之領兵大將云。

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略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五月朔。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偉。馬喇等。率同兵部管捕理事官。張爾。副兵科給事中。陳治安。出使俄羅斯。疆上。以出使絕域。徑由蒙古。宜加護衛。方合古者。聘行旅從之。詔命。選精騎。其餘人。屬行。私從僕馬。亦復險甚。旌旆互三十餘里。命皇長子。騎送。二十里。至濟河。初三日。出居庸關。十八日至歸化城。二十一日。踰陰山。至昆都勒河。次日。偵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二十三日。分三路。索帥師正黃。正紅。鑾藍三旗。取東路。佟帥師三旗。出西路。馬帥師二旗。出中路。張爾二漢臣。附正紅旗中軍。進出都時。均也。三

十日屯哈倫阿巴圖不喇山。為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橫堆石為磧臺。疊疊如家。乃其藩防禦之所。價比即喀爾喀矣。出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衛導者。誤選其餘。計程多七百餘里。計日多十日有奇。道險馬疲。不能前進。乃盡留輜重。輕裝就賊。即正紅一旗。已留技馬四百餘。合計全軍。不知委棄幾千百也。初八日行七八里。見鐵克喇阿察罕土人。皆負糧糧從。道過事問之。傳說喀爾喀國汗。與厄魯忒戰敗而逃。主的宗公。因與參佐章京等密議。遣理藩院員外前往。探修馬二。為合兵之計。初九日屯齊爾圖地。喀爾喀國男婦駝馬絡繹南奔。不下萬數。若有騷其後者。詢知其主。土謝圖汗與厄魯忒戰於邊界。全軍皆潰。上下皆鳥獸散。其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者。少為僧。繼作其主。一方所聽命。亦道不知所在。所居名土職必喇。距色楞河不數程。為我軍取道所必由。今為厄魯忒所據。勢不可往。初十日欲待修馬二。帥合兵。而屯所無水草。因復回營。克喇阿察罕。是距車臣汗。至以敗狀聞於我軍。始厄魯忒戰勝後。即以奇兵。突入土謝圖汗所居之地。盡掠其輜糧輜重。車臣汗乃土謝圖汗之弟。分長東部。亦糧餉不支。故來告敗。索助因具疏請。奏聞是日傳聞厄魯忒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躬擐甲胄。營中校馬被執待旦。時土謝圖汗已窮蹙無計。適逢我軍。遂宣言中國皇帝。命將提兵特來救援。厄魯忒汗聞之。懷疑不致。頓兵觀望。而喀爾喀遂得瓦全。後數日又值班師之命。且特遣使臣諭令罷戰。厄魯忒釋疑懷德。遂遵命振旅而還。至所奉使之俄羅斯國。更荒遠不可考。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黑龍江。南與回國厄魯忒喀爾喀諸國連界。皆畏服尊事之。則其國之大可知。前年其部下騷掠索倫。我師圍之。既而其汗遣使講解盟好。故上欲遣使察其邊里形勝。其俗家李天主教。文移俱用西字。是役亦有西字。二臣同行。因未與漢臣同謀。故未及詢其顛末云。十一月十二日。皆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皇皇。抵夜。所遣理藩院員外始遣。福息汗流云。四日之內。奔走千餘里。已訂二帥於前途。合兵。登東馬以候。日發十三日早行。遇喀爾喀國南徙者。被地而來。前後相望六十餘里。馬少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皆與男無別。惟兩耳著環。男則少一右環耳。或暑亦狐腋羊裘。牛羊各隨隊而行。不煩呵策。鹿牛尤多。綿羶。毛垂地。尾可以覆。先一日喀爾喀南徙者屯於是。遺棄牛馬死者相枕。吳聞數里。十六日曉。馬帥使至。期以三日內合兵。十七日遇水草。人馬俱便。遂駐軍以待分道之兵。越二日馬修二帥繼至。共議軍食已盡。不可復前。遂退無策。忽二十六日。班師皆到。即於次日回軍。七月十八日到喀魯。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旨到遲數日。俱為網城之鬼矣。蓋哲布尊丹巴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赦。上問我軍何在。謊言全軍覆沒。欲以激上怒。朝廷大駭。故命兩侍衛飛騎來探。京師騷動異常。皆彼國謠言所致也。歸途馬死糧盡。軍士步行。飢渴難堪。全軍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費銀二百五十萬餘。是役使事雖無成。而喀爾喀國。則得此槍殄殘喘。

不致全沒於厄魯忒。殆有天意云。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青海部準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鬪。青海和碩特部次之。世彌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康熙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土魯番。遣使乞降。聖祖罪而翼之，使協力擒仇。策妄乘噶爾丹南侵，救奴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換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籍。聖祖以其曠莽遠隔，費轉輸。又策妄方獻噶爾丹之尸，外馴昵。遂盡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傳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并四部爲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播衆萬五千戶，至而沒入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取和碩特拉藏之姊，收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聖祖以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戕。漸撤西師。是時惟準噶爾築橫，而和碩特剛擾。故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即顯貴。初，青海及喀木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山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山王來投，聖祖賜以賀蘭山

游牧地。青海汗絕。及聖祖出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尙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妄策兩世覬覦青海。皆震懼於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蕃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覷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耶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羣衆內奔蘭州關外。詔許其衆入邊。復命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爲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教之宗。番夷信禱。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己。大刺麻旣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刺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冬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敕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噶斯泊在羅布泊之東。東至西寧府界二千餘里。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家古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餘萬。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刺麻於西寧東北之郭隆寺。一作魯爾弄寺。奪其三墩。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千餘。斬賊六千。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藏丹津。尙負隅于烏蘭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衛千餘里。年羹堯奏調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進攻。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爲歇赴嘉峪關。岳鍾琪以青海寥闊。番衆尙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乘程擄其不備。世宗壯之。詔專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見野獸羣奔。知前途有賊偵騎亟麾兵進。果遇賊數百餘。殲之。又夜襲其守哈達河之賊。追奔一晝夜。土馬飢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

賊二千。於是賊無哨探，暮食衝枚，督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尙未起，馬皆無銜勒，倉皇大潰，羅卜藏丹陣，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路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盡而返。桑路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於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噶爾遜河，一作噶爾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詳至教煌城外。爲赴青海西藏煎茶之路。康熙五十五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安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托。此兩處設兵，則噶爾遜河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爾遜河達卜達戈壁，有地名噶爾，可通達察爾騰地方。比處當設兵云云。即防守此路也。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從之，而布隆吉一路，其實不可少。彼時若以一路兵，北出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爾遜河必由之路，必成擒矣。噶爾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正當賊走噶爾遜河必由之路。必成擒矣。噶爾遜河在教煌西二百里。與桑路海南北相距千里。俘其母弟妹逆黨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返兩月，獻俘京師，恭告景陵，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如征準夷例。四月進剿餘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互二百餘里，即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通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其中，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屢叛，至是鍾琪以兵二萬討之，賊狂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牲畜於東山，惟留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搗，而萬人宵襲其東，擒斬大半，即留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鄉導，援羅躡壁出其背，擒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闢青海域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寧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番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於厄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秦仿土司，設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與地。三年一貢，分三寨。九年一歲會盟，秦邊盟長，遇事遣齋教往，不論崇奉，王公以下皆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溝各衛，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於大通安西，而攻西寧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於此建牙焉。穆阿拉善王游牧於山後，而收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師印教，每寺刺麻毋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戌星羅，形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策妄拉布坦納之朝，廷遣使索獻，不奉詔，亦不敢犯邊。我朝亦罷西師，罷捐納事例。本朝開捐事例，一爲康熙三藩，一爲准噶爾，一爲乾隆川運例之前。惟於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留戍兵防秋。五年冬，策妄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如其父。屢犯邊，七年上議討之。時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爲天時人事未至，都統達福亦言賊能用其舊臣，未可圖。惟大學士張廷玉力贊用兵，於是傳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以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告太廟堂子。上御太和殿行授鎮遠御長安門外黃幄，親視大將軍上馬，啓行。大雨如注，旌纛皆濕，議者以爲不祥。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零遣使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請兩大將軍暫緩出師。於八月五日來京，面授方略，以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科舍圖牧場當賊來路，距大營遠，哈密至巴里坤舍圖嶺間之。蒙古謂碑爲科舍圖，以是嶺上。有唐裴行儉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於是冬乘虛西征，碑也。嶺南設三台，至哈密。嶺北設三台至巴里坤。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於是冬乘虛突劫科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冷大雄以兵二千拒之，總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倫兵，奪回駝馬大半，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爲副將，命北路副將軍奎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洲蒙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月，傳爾丹進城科布多，山之東北三百餘里。六月，噶爾丹策零遣大小教多小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謀伴爲我獲，說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爾泰山_{爾泰山}之東。距我軍三日程，傳爾丹勇而寡謀，遠信之，即以兵萬餘往襲，副都統定壽永國海壽等交諫不聽，賊以少兵特奮誘我，而伏兵二萬谷中，俄胡茄遠作，甄裘四合，乘高突衝，遂圍我前鋒四千於和通泊，泊在科布多，萬矢雨集，衆寡不敵，傳爾丹以後軍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傳爾丹命索倫蒙古兵先禦之，科爾於蒙古樹紅靈先靡而遁，土默特蒙古樹白靈奮摩賊壘，索倫兵但知蒙古兵敗，誤呼曰：白靈兵陷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騁以下皆戰死。七月朔，還科布多者二千人，賊獲我士卒，皆穿脛盛以皮囊繫馬後，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於王匿荏苒中免出，傳爾丹反倍其言。

謂白蠶兵先敗。執土默特公沙津斬之。士卒憤怒。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詔降傅爾丹爲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穆科布多營於察罕瘦爾。察罕瘦爾即察罕伯。在又以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兵。命諸台吉環時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於鄂爾齊斯河。以窺我北路。鄂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特者耕種也。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至是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瘦爾科布多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爾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故分屯二地。小策零以精騎六千深入。而大策零擁大眾二萬於蘇克阿勒達以援應。我郡王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合兵。迎擊於鄂登楚勒河。遣六百騎潛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衆。斬其驍將喀喇巴圖魯。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瘦爾大營偏北。而賊每邊山南麓東犯。乃於推河翁金河。又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三河並在雙音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在鄂爾坤河西二百餘里。翁金河在鄂爾坤河東南三百里。與察罕瘦爾大營犄角。乃命馬爾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眾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瘦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八月探知額駙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即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反旆馳救。并急報頤承親王請師夾攻。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峰窺。輒以兩手張其衣。若皂雕鼓翼而立。故賊遠望不覺。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遂嚮導蒙古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賊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于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尼河之杭愛山。即古燕然山之南麓也。其地右阻山。左偏水。道狹不容大眾。又橫互以大刺麻寺。兵無走路。寺即額爾德尼寺。曰。蓋刺麻廟。我兵乘暮薄險。賊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通推河。盡棄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凌急撤馬爾賽

于拜達里克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三千。僅以數千兵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趙氏翼。謂僕地化城邀擊。考方略馬爾賽是時已不在歸化。况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漠南。相去二千餘里。賊副將殿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南為歸路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葵已類纂并沿其誤。故辯之。賊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蔭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林以狗。初賊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擊。實止三千。又留領兵之將軍傅爾丹于大營。致賊直越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即止營。致策凌戰賊二日無援。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既不夾攻于北山。又不追擊于山南。觀望卻避。反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覺。皆黜爵。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為定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凌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授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土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慮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為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為游牧。以翁金河為王庭。為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為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擄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劫。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魯蕃。兵至即遁。墮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口保其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齊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勳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南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賊飽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料敵於先。復不能殲賊於後。且先後奏執互異。詔降三等侯。七月召還京。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關舍圍嶽。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定遠

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耶阿劾副將紀成斌等疏防卡倫。縱賊劫糧竄逸。總兵曹勦縱賊哈密。飾報不實。詔皆斬以徇。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詔策凌查耶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允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上會奉聖祖密諭。以賊巢遼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擊。爲萬全之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我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壽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撤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路。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路。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於是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餉七千餘萬。蓋兩朝之于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無深入犁庭之意。叛則伐。服則舍。無窮兵擴土之心。然一款于烏闡布通大捷之後。再款于西藏大捷之後。三款于鄂爾昆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爲和。以剿爲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卽與爲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王師戡定伊犁。而羅卜藏丹津亦就俘。上祭告太廟。御午門受之。以世宗曾有來降免死之詔。寬赦不誅。而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與聖祖卹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子授侍衛。女處侍衛。吞舟可漏。而天網不容。黃盈罰極。艾夷隳崇。如彼天意。何如彼準夷何。

臣源曰。自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于故地。斥地至阿爾泰山。屯兵于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士馬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鞅入準部東界。臣伊犁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凌奏言。喀爾喀游牧。舊時尙未至阿爾泰山。而準夷亦再三爭執阿爾泰山。爲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入北海者二。一則準部之鄂爾齊斯河。一則喀部之色楞格河。土疆向鄂爾坤河之水。皆入色楞格河。皆發源中國。經俄羅斯入北海。兩山之間。格河。河寬五六十丈。水清。皆發源中國。經俄羅斯入北海。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昆河之東。爲興安大嶺。至黑龍江嶺海。凡千餘里。爲蒙古滿洲與俄

羅斯之界。是爲大漠西北一大幹。鄂爾昆河以西。額爾齊斯以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里。爲喀部蒙古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西北一大幹。再西則爲葱嶺萬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界矣。我朝與準部兵爭。皆阿爾泰山至杭愛山一幹內。蒙古語杭愛馬嶺也。阿爾泰山卽唐史所謂金山也。高入雲霄。三垂斗絕。爲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齊河入俄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爲回紇牙帳及元之和林。歷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復。增塞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闢地二萬餘里。然準回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三。故得周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南南北各二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其周又逾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更廓于乾隆。特準夷未服。橫互于喀部衛藏之間。則南北燿燿。均未得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酋。各長其國。各子其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捐之四。準酋反。再捐之二。回酋反。卒至我侯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聖祖舊之。世宗奮之。高宗穫之云。

噶亭雜錄曰。傅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赴其帳中。見壁上刀架森然。問何所用。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岳笑頷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果如其言而敗。

又新疆雜略云。南北二路。以哈密爲門戶。哈密東千有四百六十里。爲嘉峪關。關之南百餘里。有青頭山。在舊赤金衝東南百三十里。一名庫克托羅城。爲通青海之遺。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由此經行。卽羅布蘇丹路。從此實赴準夷之路也。

卷四

乾隆蕩蕩平準部記

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能用其衆。至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而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三子。次子那木扎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恣肆狂惑。其同母女兄約東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多戮宰桑。於是其女兄之

夫與諸台吉攻磴之。立其庶兄刺麻達爾扎。而大小策零兩部裔。則謀擁立其弟策妄達什。大小二策零者。皆名教多卜。準夷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衛藏。東摧蒙古者也。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等。皆爲國人所嚮。亦皆爲刺麻達爾扎所忌。俄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復被翦鋤。於是達瓦齊與其黨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阿睦爾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那布坦之外孫也。丹衷妻策妄之女。先生子班珠爾。而丹衷被戮。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酋。生阿睦爾撒納。長而狠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搆使自訂而已乘其釁。初。謀擁立策妄達什。不遂。復挾達瓦齊以逞。刺麻達爾扎遣台吉將兵三萬搜討二人於哈薩克。期必獲以除後患。阿睦爾撒納遁回舊游牧地。而潛簡精銳千有五百。由圖勒奇山路。裹糧晝伏夜行。突入伊犁。誘其腹心爲內應。遂襲殺刺麻達爾扎。以己和碩特種國人未附。乃推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族貴而無能。旋爲小策零之孫濟噶爾所攻敗。兩酋爭立。各徵兵於諸部。諸部落莫知適從。國中大亂。阿睦爾撒納復爲誘除濟噶爾。而還達瓦齊於伊犁。特功益驕桀。初。四衛拉兵伊犁最強。阿睦爾撒納時爲輝特台吉居雅爾。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在界。塔爾巴哈臺者。蒙古語多水。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其同母兄班珠爾爲和碩特台吉。居庫爾烏蘇。又取都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乃襲殺達什。爵降其子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者。回語猶緊之謂。言其河水湍激三百餘里。在雅爾之東。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餘里。平定後爲屯田之所。阿睦爾撒納令行三部。遂侵掠伊犁邊境。二人復大隙。達瓦齊三遣兵討之。皆不克。乃自領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河。又使其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萬。東奔。叩關內附。時乾隆十九年秋也。初。達什達瓦之死。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達瓦齊之篡。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稜等。率三千戶來降。上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郵部衆。並調西北二路士馬屯邊。而阿睦爾撒納。後率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至上。久知其爲部衆所畏服。可驅策嚮導。且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雪兩朝之憤。詢謀於廷。羣疑號號。懲雍正九年博克托嶺之敗。以深入爲險。惟大學士傅恆。主用間出征。與上意合。尙書舒赫德定邊左副將宜策楞。奉命收降。輒請留其頭目。於烏

里雅蘇臺軍營。而部落悉內徙。使不得聚而生變。上斥其猜貳。嚴譴之。以尙書班第往代。俾暫游牧於喀爾喀之札卜塔河。札卜塔河。受烏里雅蘇河之水。西流。至科布多境。入於泊。一作札卜塔。阿睦爾撒納入覲熱河。備言伊犁可取狀。上大憲封親王。其二台吉皆郡王。既而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理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不牙心腹盡。且指畫準部形勢。如在目睫。定議明秋大舉。直撲伊犁。阿睦爾撒納及瑪木特以爲塞外秋獵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如於春月乘其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禽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額爾齊斯河與中國爲界。本杜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爾泰山。可屯田備餉。杜爾伯特衆衆耕牧。非準噶爾專事。故屯額爾齊斯二河。以其可牧。故策安父子入寇時。其兵皆。且與科布多阿爾泰近也。宜先遣兵萬人據形勢。而大兵二萬。整隊繼進。上從之。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師。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雜布。內大臣瑪木特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爲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降人三車稜。納默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兵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博羅塔拉河。在伊犁東北三百里。爲南北兩路會合之處。以號召。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於是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爾駝。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達瓦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卒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宿衛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爲營。我師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即乘夜突搗其營。拍馬橫矛。率羣大呼。賊瓦解。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七千餘。還大營寨。達瓦齊踰冰峽。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以烏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爲己所善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即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

程進勦。立可撲滅。永常反疑拒退卻。自木壘南。退軍至巴里坤。并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上乃以先後敕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之章奏。宣示中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効力。賜額林沁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兩路進討賊。明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河。探知阿逆僅距一程。以下皆稱。急進猶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即轉遞至京。不知報擒賊者。即賊所遣以緩師也。二月兵至伊犁。賊已遁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各託言馬力竭。頓師伊犁不進。上以諸臣皆非任事才。特命大學士傅恆馳視西師。召集諸台吉會盟。驅策進討。中途復召還。五月。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兼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達爾黨阿出西路擊敗哈薩克二千賊。阿逆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僅二三里。賊倉卒不及駝載。忽有哈薩克人來言。即欲擒獻。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欲進捕。而達爾黨阿遽下令駐軍。不知言欲擒阿逆者。又即阿逆所詭遣也。阿逆復徐馳去。檄索往還。頓兵數月無要領。而哈達哈出北路。遇阿布賽兵千餘於巴顏山。不迎擊。聽其颺逸。諸從征降夷宰桑見兩將軍見賈無能。皆輕之。又適有喀爾喀撤臺之事。事具前級服蒙古記。於是各降夷亦皆變。初。去年秋。上封諸降夷台吉於熱河。噶爾藏爲紳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杜爾伯特本封阿逆。及叛後。改封車稜爲汗。其餘宰桑等。各授官資幣。皆願歸發所部兵從征。及見軍屢受欺。郵臺內變。有輕我心。紳羅斯特輝特二部。及哈薩克先叛。都統和起被誘。藏焉。阿逆聞四部搆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策楞玉保逮問。亦被害於途。將軍達爾黨阿等尋皆被逮。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千五百兵。駐防伊犁。關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啓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且將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時天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會上先命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間道往迎。以三十日至軍。圖乃解。兆惠得新兵。復往勦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上以準

部諸酋甫受封賞，歸即叛。知厄魯特人皆不可德懷。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大剿之，會諸部落亦自相吞噬。綽羅特汗爲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旋殺噶爾布。厄魯特向不出痘，至是則痘疫盛行，死亡相望。兆惠兵復長驅至，各烏合賊皆敗走。逆酋先後授首，惟阿逆未獲。六月，兆惠當德等窮追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賽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兵，遣使入貢，誓禽阿逆獻。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賽，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徒步夜逃俄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逆患痘死。穆戶近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於是命成袞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臺。時察罕復爾大營，改設于烏里雅蘇臺。而兆惠當德留軍度冬，是年迎降之鄂拓克等，軍逼輒復叛，并誘陷都統滿福。於是二十二年春，命率兵四千，再剿漏網之厄魯特。時各賊衆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三千，伺間出沒。乃讖兆惠由博羅布爾當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獵，約相會於伊犁，皆分數路，無大隊。所至猶避，搜山網谷。及明年，兩將軍南赴回疆，又命親王策布登札布繼之。又明年，舒赫德阿桂等繼之。並歷年剿掠臺站之瑪哈沁，與煽亂助逆之刺麻，櫛比擒誅，無孑遺焉。計厄魯特四部中，惟杜爾伯特部，徒科布多，以東之拜達里克河，以車稜始終無二，且以兵擒納默庫有功，獲保全。又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犁掣擾，先率所部叩關來投，徙熱河編旗籍。又舍楞率所部二千餘，竄土爾扈特，皆得遺誅。而和碩特之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自披內投巴里坤，復爲都統雅爾沙魯襲坑之上，旋鑿其枉。于四部中，爲不幸。論者謂厄魯特之一大規，則固非無因而然也。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宰桑者，管事官。新舊鄂拓二千人。鄂拓克爲其汗之部，昂吉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集賽九，專辦供養，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新舊各十二。昂吉者，分支也。乃集賽九，專辦供養，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契論其性，封豕其能，不作賊者，不齒於人數。一人能劫數人者，爲壯士，能勞苦，勇戰鬪，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圍匿奔竄，虜掠驅載，惟所欲。相習者，至以厄魯特爲詬厲。其民則爾汗又甚之，專假昏媾，以吞噬與國。昏青海，覆青海，昏拉藏，戕拉藏，昏土爾扈特，逐土爾扈特，昏都爾伯特，并都爾伯特，世濟其凶，狼生龜，龜生蛇，致我一租二宗。三朝西顧，肝食仄席，戍塞防秋，中國耗財，仁廟憲廟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論。數窮理極。

天鍾一阿睦爾撒納以傾覆之。王師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發。而天不許也。王師再入。師則屢次。疊則再因。而天又不許也。幾大幸。又幾大不幸。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羣。頓天網而大獵之。窮奇渾純。構杌鬻鬻之羣。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充贖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里間。無瓦刺一氈帳。毒蓄數世。發於一旦。夫寧一阿逆之故哉。即使阿逆不叛。四汗分建。亦必不數年一反。十數年一反。王師旋旋旋與。仍同康熙雍正中已事。安能着定百年。一勞永逸。故曰天也。軍行所過。旁近之國。若東部哈薩克。若西部哈薩克。若左五部布魯特。若右十部布魯特。皆奔走奉貢。雖盱入覲。北盡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斯藏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凡關疆周二萬餘里。御製關感諭。設爲文學碩儒。與通務大夫互相問難。而信天主人。申大義以折衷之。誕告中外。立碑太學。又勒銘伊犁者二。勒銘格登山者一。前後天章。照耀絕域。命禮部侍郎何國宗。率西洋人。攜儀器。繪地圖。徧測西北各部星度節氣。日出入早刻。列時憲書頒發。命鄂容安劉統勳。考漢唐西域輿地。今昔沿革。緝成圖志。其名山川。增列祀典者十有六。歲時祈禱。班祝文焉。于紳羅斯部舊地。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節制南北路。同參贊大臣駐惠遠城。領隊大臣五。其一駐惠寧城。又於都爾伯特部舊地。設烏魯木齊都統一。領隊副都統一。迪化城綠營提督一。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古城領隊副都統一。庫爾喀拉河領隊大臣一。又于土爾扈特及輝特舊游牧地。設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二。及置迪化州于烏魯木齊。設鎮西府於巴里坤。改安西府爲安西州。戴安西道。凡伊犁所屬城九。烏魯木齊。屬城十有六。屯堡不與焉。皆屬天山北路。嘉慶中伊犁建社稷壇。詔伊犁山河春秋致祭。仍用乾隆二十六年所頒祭文。朕字改稱高宗純皇帝廟號。並於伊犁之寶伊局。每年仍鑄乾隆通寶錢二成。永以爲例。乾隆年間。凡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先叛後服。總爲十全武功文。在嘉慶元年。嗣皇帝恭上太上皇帝寶冊。

臣源曰：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大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齊也。其西爲烏孫，則今伊犁，其北爲北匈奴地，則今塔爾巴哈台也，皆爲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氣，間於山川，我朝亦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旦迫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人又或以爲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戍兵果否營增耶？財果否營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備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支俸餉銀六十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卽內地應領之額項，其增兵者安在，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正棉。三十七年十有一月，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請，諭曰：自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存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百萬，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嘗糜餉，而且節省，其費財者又安在。案新疆織造。第二卷。甘肅等處。所織草料。等項。每歲節省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除抵新疆各城。及京口杭州等處。出惟漢軍俸餉口糧馬乾折色經費外。止餘銀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詳後武事餘記。廉俸。且北路屯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歲交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尙不敷二萬三千石，于舊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計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於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哀多益寡者政之經，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賈，牛羊麥麵蔬蔬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輒闢汚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盛世消患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蒙，老死不見兵革，較之康熙雍正間，烽火逼近畿，邊民饑饉，中國運餉屯甲於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七千餘萬者，其勞敵又安在，夫狃近安，忘昔禍，不可謂智，生齒日孳，民財日匱，反欲開其大源，不可謂智，國用之絀，由名糧武俸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紋

銀出洋之甚。皆倍於乾隆中葉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於新疆。耳。食道德。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狃而冠裳。化氈帳而閭井。則必得聖人而昇之。且必劇銷磨盪。一掃其舊而後昇之。傳曰。文王蓋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終始相成。臣是以反覆於西陲軍事之本末。覩一支。念全體。觀一隅。廡中國。益三歎於始事之固難。與終事之不易焉。

附錄

新疆南北路之蕩平也。以伊犁爲總匯重地。而烏魯木齊中外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皆攜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則更番輪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犁駐防惠遠城滿洲兵四千。惠寧城滿洲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犁河南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百。皆射獵游牧爲業。屯種惟達爾爾兵。又建六城。分駐綠營攜眷兵三千。開屯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犁城環峙。共兵六萬有五千三百三十。乘歲派換防於回疆者八百。換防於塔爾巴哈台者千有五百。塔爾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綠旗駐屯兵六百。後撤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三千。此北路駐防兵制也。其回疆南路。則皆換防之兵。共五千七百有六十。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葉爾羌及喀什噶爾各九百。阿克哈八百。英吉爾沙四百。庫車及和闐各二百餘。烏什及賽里木各百五十。皆綠旗兵。由內地陝甘及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葉二城騎兵各三百。英吉爾沙騎兵二百。由伊犁派往。初議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辦事領隊大臣。此南路番戍之兵制也。東則烏魯木齊。扼南北兩路之衝。設駐防滿洲兵三千四百六十。以都統轄之。兼轄巴里坤副都統駐防兵千。古城副都統駐防兵千。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都統二員。屯田綠旗兵四千。又烏什屯田綠旗兵一千。並屬伊犁將軍節制調遣。此東路之兵制也。其烏魯木齊提督。則自安西提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新疆駐防換防綠營。皆陝甘二省移往。其駐防滿洲兵。則自熱河西安涼州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則自張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爾都統兩翼兵額萬人。自索倫錫伯等兵。則東三省移往。厄魯特沙畢納爾。則由新附編入。

沙畢納爾土爾其特來投。或領以侍衛。或蓄以屯官。或隸於佐領。其回兵則分隸各城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惟播魯駐防之兵有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戍。無定額。或謂南路回疆亦宜仿北路駐防與屯之制。招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爲內地。勢尤順。利尤大。異日必有措而行之者。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有二年。伊犁甫定。未大定。同時復有回部之變。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爲葱嶺正幹。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爲準回兩部。回部即漢書城郭三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里坤踰山。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爲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踰冰嶺。赴伊犁者爲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湧流。數十里。貫穿於南路各城。而匯於蒲昌海。今呼爲羅布淖爾。爲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漢書西域諸小國。及次小國。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及康熙中。上諭所稱準噶爾攻回子千餘城。皆並回莊回堡數之也。最今昔道里形勢。出敦煌爲古玉門陽關。二關皆今燉煌縣治。西行至哈密。爲古伊吾。避白龍堆大戈壁之險。逕今關展古鄯善。亦名樓蘭。而至吐魯番。即車師前部。漢戍已校尉所治。唐交河明火州治。皆在焉。車師後庭在今烏魯木齊。又西南行。逕古危須焉耆地。而至車爾楚軍臺。爲漢烏壘城都護治焉。又西至布古爾爲漢輪臺地。又西南至庫車爲古龜茲。唐安西都護府治焉。又北逕賽里木城拜城。拜城西。而至阿克蘇。即漢溫宿國。始分三道。一北行至烏什。即漢尉頭。烏什西北皆布魯特地。一西南行。連葉爾羌爲漢莎車。乃南渡王河。而至干闥。一則沿烏蘭河岸。徑西。抵喀什噶爾。即古疏勒。則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此外西北各小國。若循休捐毒盤陀等。大抵皆今環回疆之布魯特各部。無君長。不比數。至其南諸小國。如漢書所稱渠犂。犂犂。或盧小宛等。今沙磧周二千餘里。流沙磧周二千餘里。流沙運髮。今昔不同。計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其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里。有墨德墨克各國。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謀罕蘇德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戒。葱嶺以西。皆尊曰天

使回國語。稱天使爲別語。傳二十有大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爲新疆有回會之始。即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瑪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從之。旋值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薩克皆爲其屬。哈薩克行國僅納馬。而回部各城則分隸諸昂吉。徵租稅。應番役。并質回教會於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犁之回會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聖祖優卹之。遣人護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爲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欲自爲一部。不外屬。噶爾丹策復襲執而幽之。并羈其二子。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長曰布那敦。亦曰博羅。次曰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乾隆二十年夏。王師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犁掌回務。及阿逆之變。伊犁倭擾。小和卓木率衆助逆。以與勤王之台吉宰桑戰。踰年。王師再定伊犁。小和卓木遁歸。始自疑貳。而我將軍等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約。將軍兆惠復奏遣副都統阿敏圖往招撫。初。小和卓木之歸也。兄弟共議所嚮。大和卓木欲集所部。聽天朝指揮。受約束。小和卓木以前此助逆。自疑阻。若聽朝廷處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質京師。如準噶爾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於人。今幸強隣已滅。無偏處者。不以此時自立國。乃長爲人奴僕。非計。中國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即來。我守險拒之。餽餉不繼。可不戰挫也。計既決。集其伯克阿渾等。自立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愛曼集士馬。貯糧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皆應。惟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之阿奇伯木克鄂對等。素悉小和卓木忍驚。且懼我兵威。皆奔伊犁。兆惠令鄂對等從伊敏圖。率厄魯特兵二千以往。責徵糧草爲名。未至庫車。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俘。各城響應。且小和卓木心腹阿布都益兵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及厄魯特兵皆馳還。事聞。上以兆惠方以搜剿厄魯特之役。乃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月。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卓木兄弟聞之。率烏槍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來援。六月。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先殲其前隊三千。和托蘇。十六日。又擒斬千有六百。于城外鄂根

河牽其大纜。截其歸路。和卓木兄弟斂餘兵八百。入保庫車城。我軍方喜二賊會自投網。可聚而殲也。鄂對曰。賊必不株困圍城。勢必遁。遁有二道。一由城西滑于河涉淺渡。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蘇戈壁。請於兩要隘各伏千兵以待。雅爾哈善不爲備。終日奕棋。亦不巡臺。二十四日薄暮。有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潛告將軍。將軍復不信。是夜兩賊會及伯克阿布都。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北山口遁。而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聞報。尙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則已渡鄂根河去。橋斷。後將軍劾順德訥以塞責。并力攻城。城依山巖。以沙土柳條築成。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爲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守城賊瞥見地下燈光。反壘其外而實薰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復劾提督以塞責。皆不自請議處。八月。守城回目阿布都復夜遁。突圍。餘衆開門降。上震怒。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以狗。其後并誅參贊哈寧阿。時將軍兆惠奉命來京。請自留軍以竣西事。上壯之。乃命移師而南。時兩和卓木奔阿克蘇。其伯克霍吉斯即前擒獻達瓦齊受封者也。閉城不納。給令赴烏什。烏什亦不納。於是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大和卓木奔喀什噶爾。兆惠使鄂對撫和闐。而霍吉斯隨軍。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而留副將軍富德剿餘賊。俟集大軍繼進。時小和卓木已豎壁清野刈田禾。斂民入城。使我兵無可掠。又于近城東北五里掘壕築土臺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賊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來營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餘里。四面十二門。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營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圍葱嶺北河。經喀城外葱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河。南河爲黑水河。北即所謂黑水營也。回語稱赤黑曰哈喇。水兆惠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皆曰烏蘇。河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澁難馳騁。且戰且退。浮水還營。中途爲賊截隔數隊。人自爲戰。自旦至暮。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兆惠左右衝

突馬中槍再斃再易。明瑞亦受傷。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歿。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營依樹林。槍礮如雨。我師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乃使人議和。兆惠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賊駭為神。初。上以兆惠當德兩軍。久暴露于外。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即命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參贊三格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及是。兆惠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遇靖逆等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當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即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璫。遇賊五千騎。且門且前。轉戰四晝夜。沙磧乏水。齒冰教渴。又乏馬力。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軍尚三百里。賊愈眾。不能進。適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奉命以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之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即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與當德軍三路奮擊。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兆惠見圍賊日少。又遙聞槍礮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涸。知援軍已集。即勒兵潰圍。殺賊千餘。盡焚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明年夏四月。先遣兵援和闐。復二回城之陷于賊者。六月兵二萬。馬三萬。駝一萬。皆集阿克蘇。又奏以布易回粟。省運費三十萬。乃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當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萬五千。兩和卓木自去冬見王師以四百戰賊數萬。繼以三千戰守數月。已震驚天威。至是。遂棄城驅人畜。踰葱嶺西遁。初。兩和卓在伊犁久。惟墾種之田數千。羈旅相倚。及歸。而舊部數十萬戶。念其先世推戴。恐後小和卓木虐用其民。厚斂淫刑。惟以伊犁同歸之回。及新投之厄魯特為親兵。故衆解體。其出亡也。舊部罕從者。二酋兄弟。欲赴巴達克山。其黨欲投敵軍。各遣使往。而敵軍不報。乃赴巴達克山。明瑞率前鋒千餘騎追至。戰于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地即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掉爾。即釋典所

謂阿釋達也。七月七日。我軍四千餘騎。追及阿爾楚山。賊避其輜重婦女。以精銳六千伏谷口。而羈師誘我入險。我軍嚴陣爲備。富德以火器銳健營居中。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袞巴祿爲右翼。別列奇兵援兵各二隊。且以兵殿。如牆而進。奇兵先奪其左右兩山。俯瞰下薄。賊陣動。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餘里。戮賊千餘。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兵器械無算。我師僅傷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河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爲走計。小和卓木以萬衆據北山。及進東諸峰決死戰。富德先令阿里袞等由南岸趨西嶺。而自擊東峰之賊。仰攻踰時未克。乃選統手數十。緣山北巔俯擊之。而阿里袞軍亦從南岸山上以火器遙擊山北之賊。其山麓又狹偏水。僅容單騎。賊輜重徒屬擁塞。我兩軍分扼其走路。賊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牲畜萬計。兩和卓木挈其妻孥舊僕三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小和卓木之擁衆而西也。本謀襲據巴達克山之國。會以其會不親。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于是巴達克山會與兵拒戰于阿爾輝楚嶺。禽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是年惟函首其故羅尼都。屍被盜去。及二十八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兆惠受圍時。已封武毅謀勇一等公。至是加賚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已封成勇伯。至是晉一等侯。將士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霍集斯鄂對等。錫賚有差。立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駕親郊勞于良鄉城南三里。築壇設露。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于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爲參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領隊大臣。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關展。并東路哈密吐魯番哈喇沙拉三城。共十有一城。各城所轄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二十餘不等。各設阿奇伯木克理回務。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其西四城換防之兵。由北路及安西路更調。阿克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回地舊普爾錢並行。普爾錢者。形類首銳。中無孔方。一當內地錢十。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騰

格。米糞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營準噶爾時。蠟燭以漁。喀城歲徵糧至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他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緞布金礦銅硝牛牟狍狗麝果園蒲桃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堅墻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劫。及兩和卓木歸舊部。雖鹹科則而兵餉番役煩興。供給稍遲。家立破。及出亡。又盡其貲以行。民脂殆竭。自爲王人後。獨苛省斂。二十而取一。回戶休息更始焉。回疆通外藩者。惟喀城葉城兩路皆西域都會。和闐西則叢山。東則沙澤近蒲昌海。不通外藩。無戶市。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河。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版籍。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城。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鑿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羸牛。迺及其巘。鑿而限之。重或千萬斤。以準噶爾鋸截之。而使溫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中宮縣。先後貢重華宮玉簪材。特營編磬。各如千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供慶典。任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斤。葱白者八千餘斤。白者三千餘斤。邊臣侈其祥以聞。上以沙磧犖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壽然存哈喇沙。議者謂南路之玉。北路雅爾之金礦。皆天地所以鍾福遐荒。誠得其人經理之。與屯田本末相輔。可盡省內地轉輸。洵國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

臣源曰。乾隆二十五年詔曰。霍集占兄弟負恩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尙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樵采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集占高祖瑪墨特之初遷喀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爾巴千餘年。徒以來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即所居爲寺。沒即所墓爲祠。其時回疆各城。尙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賽滿汗業。

其時尚未爲回酋所有。遣準噶爾強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後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無復蒙古遺種。吐魯番舊頭目。亦已遷居喀什。失其故土久矣。然則回城各蒙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犁。是則羣集占祖宗。并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爾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于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蕃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罽賓曰。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聖朝儲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巴達克山既獻。和卓木之醜。盡有其孳。餘黨逃入溫都斯坦。唆其與師而攻之。隣部愛烏罕。又攻溫都斯坦而滅之。於是大和卓木遺孽。逃入敖罕。道光中復盜有西四城。旋燔于天討。語具別記。若乃勒石崑崙之嶺。攻磬羣王之府。披牒河源之上。七萃卻其馳驅。柏梁失其嚴麗。奧矣。昌矣。非下土所得詳矣。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漢書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耆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爲綱。南回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爲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嶺而再西北。爲安集延。西南爲巴達克山。爲愛烏罕。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方王師戡定準回。已拓版圖。周二萬餘里。豈尙有意貢譯于聲教不通之區。臣妾于葱嶺以西之部。而天時人事。輾轉輻輳。若有意若無意。不鞭笞而就我衝勒。不招致而附我藩墉。故阿逆之叛。適爲準部之大不幸。而左右哈薩克。即以阿逆之遁而臣貢。兩和卓之叛。適亦爲回疆之大不幸。而布魯特及葱嶺以西諸國。即以兩和卓之遁而臣貢。蒼蒼者若必舉天山之南北。葱嶺之東西。居國行國。侏儻椎結。雖野之民。盡以昇我大清而後已。豈前代發贖軒輿金幣。鑿空招攜。所幾其萬一者哉。漢世天山以北。爲烏孫逐水草諸國。天山

以南爲城郭三十六國。唐設北庭安西都護。開置四鎮。自昔風氣判然南北。而北路雄強。南路每爲之服役。要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時絕時通。羈縻勿久。更何問慈嶺以外。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以伊犁當烏孫。以喀葉二城當疏勒高車諸國。至北而哈薩克。則昔之康居。安集延。則昔之大宛。南而布魯特。則昔之循休捐毒。巴達克山。則昔之烏秣。愛烏罕。則昔之大月氏。其朝貢獻見。或有常期。無常期。商稅或有定額。無定額。不悉其遠近強弱。夷險向背。曷以籌控馭哉。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產文字。略同準部。而言語稍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叛。明年走哈薩克。誘煽其汗阿布賽。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兩路進討。阿布賽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從阿逆走魯臘。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會於臺阿臘克山下。以待。七月。將軍達爾黨阿兵。遇和集前隊二千于雅爾臘山。勁騎突其中堅。破其伏。賊潰。斬六百級。禽其渠魁魯克。又擊和集後隊三千騎于西路。陷陣獲其囊駝。斬三百級。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賽于臺沙臘克山下。斬二百級。獲其渠帥昭華什。三戰三捷。遂抵伊什河。河者。阿布賽庭帳也。乃遣所獲二渠帥歸。諭使禽阿逆。而阿逆已遠竄。明年將軍兆惠。當德等。復以兵西追深入。阿布賽遣使請罪。獻夏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禽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禽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款于軍門。將軍兆惠啓帳。命東向坐。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以牲醴。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乃食。至是。言爲大皇帝巨僕。敢泥禁。因餉。引觀花馬射。射鎗。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互市地於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爲例。哈薩克之有三玉斯族。猶準部之有四瓦刺族也。左部鄂爾圖玉斯。已臣其右二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西部亦名塔什干。方與中部構兵。阿布賽使。與我使臣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我參贊大臣富德。方追厄魯特。逸賊至右部。軍于莽格特城外。遂詣軍納款。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

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千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即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河。錫爾哈河之間。岡嶺綿互。北爲騰吉斯大澤。尙有北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額河兩岸有城五。蓋左部游牧逐水草。爲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宛之東。故塞魯徒帳。即康居國王冬居樂越麗地。夏居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合。爲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即大宛云。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托克爲名。舊游牧於特穆圖泊左右。舊準部所遣。西遷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將軍兆惠等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諭其頭目。薩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托克不自主。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餘。體碩跌坐。腹垂至地。不能遠行。遣使獻牛牟百頭。將軍等燕而示之譚武。咸詫服。曰天朝騎射之利。鸞雖聞之。至於發必命中。屠甲洞穿。馬上三鎗連發。五矢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克。何有于我等小部落乎。於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啓台兩鄂克。六日至其地。井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托克。亦于七月。以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遣使入朝。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部落雖分。而儲牧同地。逐水草游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迫回徑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部小臣阿濟昂。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衆生。素齋滿佛之鳩仁。如古伊斯于達里之神威。如魯斯坦天下無敵之大勇。所舉三者。先代之賢汗。魯中。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部自布哈爾以東二十萬人衆。盡爲臣僕。頭目等以乘出痘。不敢入中國。謹以使人朝京師。將軍兆惠表聞。於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軍大臣奏放。歲進馬受齋。減其商稅。并遣使巡其部落。同內地焉。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間。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能馴服之。東部

爲烏孫西鄰。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俗皆不土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部落正當其麓。

赦罕者。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赦罕城。亦曰浩罕。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與布魯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游。徧南北二路。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明城。有二萬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納木干一曰索曼。又西八十里。爲赦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南岸捍葱嶺。四城皆有伯克。而赦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有塔什干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衆。亦附庸於赦罕。故亦稱赦罕八城。然塔什干爲哈薩克族。實不盡屬赦罕也。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世爲勁敵。赦罕風俗略同南路諸回城。而鬻勇倍之。乾隆二十有四年。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遣使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報。既而將軍遣侍衛撫定布魯特諸部。至其境。額爾德尼倉趯至城內。日饋羊酒瓜果餼糧糧稔良馬。詢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廣宣朝廷威德。額爾德尼畏慕奉表。并上將軍書。稱爲至威至勇。如達賚札木西特之將軍。旋貢馬京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也。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赦罕。故赦罕有回倉遺孽云。博羅尼都一作布拉敦。其長子乾隆中已傳入京師。漢書稱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爲安集延之道。安集延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而富強善戰。亦大宛遺風。

巴達克山。亦作拔達葱嶺西南回國也。扼葱嶺之右。去葉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有四年。逆回倉霍集占兄弟。爲王師所敗。西奔巴達克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於阿爾輝楚嶺。霍集占屢敗被禽。拘之于柴札布。柴札布者。巴達克山繫囚處也。時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酋與己同牌罕。巴爾之裔。欲縛獻。恐爲諸部所賈。既而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使攻巴達克山。而溫都斯坦國。亦與兵謀奪霍集占兄弟。大軍又壓境檢索。素爾坦沙乃遷霍集占兄弟於密室。以二百人圍殪之。而馳獻其軀。率所部十萬戶及隣部。

博羅爾三萬戶俱納款。西域見錄稱拔達克山諸蠻集占。盡有其幣。賄隣部退木爾沙。與師而滅之。十年止。尙稱巴達克山。賈不絕。并無破滅之事。蓋溫都斯坦欲攻巴達克山。既而溫都爲愛烏罕所滅。聞見錄傳聞失實。又以愛烏罕之哈默特沙汗。謀爲退木爾沙國。故明見錄無愛烏罕國名。凡此錄。于葱嶺以西各國。道聽塗說。十論六七。不可依據。二十五年遣使入朝。貢刀斧及八駿馬。自是職貢不絕。漢書皮山國在于關西西南。至烏秬國千有三百餘里。今自和闐至巴達克山亦千三百餘里。其國治葱嶺南。四面皆山河抱城。東兩崖有懸度之險。唐書謂之竭盤陀國。去疏勒西南六百里。治葱嶺。負徙多河。即古之烏秬。今之巴達克山矣。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喀賓。曰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哈城四面依山。其罕所都默特沙城。舊屬伊圖部。爲愛烏罕所并。遂兼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地廣數千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溫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有五萬。惟火銃刀矛。無弓矢。重農粟。鮮物采。商旅罕至。自兼并溫都斯坦後。于是金絲之緞。工縷之玉。奄暨傳令。聲明文物。出諸國上。初乾隆廿四年。霍集占爲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愛烏罕。巴達克山中道邀而殺之。愛烏罕及溫都斯坦各與師問罪。巴達克山汗懼。乃貽中國文綉。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己國之罪。愛烏罕遂與連和。合兵拒溫都斯坦。愛烏罕汗亦聞中國之盛。未知其道里遠近。遂遣使借來。欲以規中國廣大。二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于古爲大月氏境。再西爲默克等部。即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卽海。南有思布都部落。過此亦海。皆安息條支境域。然其海皆西人所謂地中海。非大西洋之海也。其克什彌爾之屬。爲古屬賓等國。惟通市不貢者不悉言。

臣源曰。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隣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哈薩克三部。有汗王公台吉世襲以理其游牧。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布魯特亦如之。歲遣領隊大臣巡視。貪市長威。易於羈馭。此外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二十五驛。愛烏罕距葉爾羌四十驛。喀什彌爾距葉爾羌五十一驛。溫都斯坦距葉爾羌九十四驛。皆西隔葱嶺無係邊防。雖救罕部之安集延。商賈徧於南北諸城。貪賈易無他慮。且距葉爾羌亦二十餘驛。救罕境狹人稀。外之不及布噶爾什二。內之僅當阿克蘇一隅。其繁庶惟安集延一

罕汗曾徵土爾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特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土爾扈特兵屢斃，死傷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土爾扈特方苦于征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犁竄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其四衛拉新投之人，同詞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惡其言，與其台吉刺麻集議，傳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北岸部落於河冰合時，同渡東徙。適冬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大萬口啓行。沿途破俄羅斯邊城四。俄羅斯與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如法網之待獸。土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犁卡倫。僅存七萬餘口，冠蓋無人形。伊犁將軍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募化歸附爲詞。言俄羅斯特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與黃教之地，以安部衆。奏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楞，前曾誑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俄羅斯。今來歸，疑有奸計。且我受俄羅斯叛落，恐啓釁。高宗以舍楞前竄時，我固再檢索之，而俄羅斯不與。是我理直有詞。土爾扈特既背其上國而來，儻復於我中國，彼將焉往，且求生而致死之，不仁。急之必筌而走險，不智。於是受其降，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烏錫巴爲罕，其弟親王。餘郡王貝勒公台吉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給官牧之。馬牛羊十有四萬，而新疆市往之十二萬不與也。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糜米麥四萬餘石，而伊犁贖賑之茶米不與也。甘肅邊內外購羊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疋，棉六萬餘斤，糧廩四百餘架，而庫給之糶棉不與也。共糜帑金二十萬有奇。郵傳供億，燕享犒賚，使者勞來相望。一如康熙中，撫喀爾喀四部例。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鐘表火鎗及所受明玉印，乃賜哈拉沙地爲其游牧。以著勒土斯土爲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故地，而俄羅斯方西向擄兵，不暇東問，收其故地。馬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部，仍與我通市如初。於是四喀爾喀部與四瓦剌部之衆，皆撫而有之。疆域幾埒元代矣。二十九年，有回疆烏什之變，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亦回疆一大都會也。準噶爾敗其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二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上

恐其反覆不可專任。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無親。其屬役之哈密回子。又助其魚肉。勒買布羅馬羊。壯則攘之。而以贏者倍值售之。辦事大臣蘇成。素憤憤不治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於署。而令兵役裸逐爲樂。喜虐怒狠。民無所訴。二月解送沙棗樹。皆派回戶二百四十人。相聚謀變。一回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叱逐之。西城回戶不願從亂。相率走投駐劄大臣署。亦叱拒不納。是夕亂作。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皆殲焉。時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也。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一作邊他哈聞變。即領兵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卞塔海即令牽銃。城復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反者不過四百餘。皆閉戶不預聞。及是則迫脅羣起。共聽阿刺布圖號令。悉聚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敗庫車大臣鄂寶之兵。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犁將軍明德。參贊永貴。各以兵赴援。會圍烏什。事聞。卞塔海以誤軍機伏法。納世通亦以騷擾罪誅。官軍晝夜攻城。賊遣其黨潛煽各回城。並乞援於赦罕布魯特。遠近洶湧。會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隨其子鄂斯滿在庫車。聞之。五晝夜馳至葉爾羌。置酒盡召諸阿渾愛曼。責以大義利害。復使歌舞之。回女勸備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驅牧百里外山澤。人心始定。其子鄂斯滿。自引回兵赴烏什庫車城中。羣不逞之徒。亦思爲亂。伯克阿那雅爾日率衆伯克集大臣署前。至二更始散。阿克蘇回酋色提巴爾才。入覲京師。至肅州聞警。七晝夜馳還阿克蘇城中。乃不敢動。而賊所遣赴赦罕之巴敦布。復爲布魯特執獻。於是賊外援絕。我兵又斷其樵牧。敗其衝突。而賊首猶劫其衆。不許出降。城南倚山面河。自河至城。茂林橫翳。隔河礮不能及也。自五月至七月攻城未克。賊一夕忽盡伐之。城池豁露。我兵四圍。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徙老弱萬餘口。戍伊犁。烏什平。奏善後章程。一阿奇木之權宜分。一格納坦之私派宜革。一回人之差役宜均。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一伯克等之使宜節。一賦役之定額宜明。一民回之居處宜別。一伯克等與官員相見之儀宜定。又移參贊大臣於此。徙各城回戶以實之。越三年。而復有昌吉之事。昌吉者。王師定準部後。大興屯田處也。數直隸迪化州於烏魯木齊。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除兵民回屯外。復有內地謫戍之屯戶。自爲流屯。乾隆三十有二

年屯官以中秋之夕，情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倡流婦使謔，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戕屯官，劫軍器，據城叛。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兵僅百有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畏如也。鎮守都統溫福即率之以行，至拱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能仰攻破也。賊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待之。」兩崖隱蔽，賊莫知我多寡，是反客為主，反攻為守，破賊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於眾曰：「望其塵氛，雖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賊，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我軍各擊鎗伏以待，視旗動而擊之，敢先者斬。」俄而賊槍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麾眾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誤而乘之，皆反奔，追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嶺蒼湖，賊趨絕地，遂為官兵所殲。其後詔書屢舉二役，為鎮守回疆諸臣之大戒。

道光重定回疆記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于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北路伊犁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視當日準夷之虛取，兩和卓木之騷動，不啻倍蓰，兼以蘇成激變，高樸敗檢之後，宗室侍衛騷擾荷校之餘，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為利藪，以瓜期為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於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官為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盛，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瓊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昔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犁將軍萬遠，恃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屬夷各布魯特，久為近塞藩籬，自嘉慶十九年攻牙墩之案，枉誅圖爾第邁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出塞外，憤煽種類，名圖報復，繼以蘇蘭奇狄列克之事，而布魯特亦怨矣。張格爾者，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博羅尼都當乾隆初，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自

被克遠山逃匿。赦軍有三子。次即張格爾。以誦經祈禱傳食部落。奸回假饒和卓之名。斂財煽衆。時有謠言。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陞失回衆心。八月。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爲章京級等叱逐。蘇蘭奇憤走出塞。從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賊。舍騎步逃。次日官兵追及塞外。遺炊尙然。竟回軍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所禽百餘賊。斌靜悉誅以滅口。上以斌靜獲賊。不訊明聲由。蒙隱具奏。疑之。特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得回民所控斌靜縱家奴司員。凌辱伯克。交通森利諸罪。奏聞。觀。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芹亦未能撫馭。四年秋。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數百。騷掠近邊。且詭降要求。詎。時內地回戶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圖。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拚之。不遇。即縱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賊遂猖獗。十月。詔以慶祥代永芹參贊。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奸回阿布都拉者。慶祥之腹心也。陰爲賊耳目。堅稱逆裔無子。慶祥信之。奏劾阿奇木王努斯安報逆裔有子之罪。六年夏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謂瑪雜也。距喀城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以兵千餘剿之。殺賊四百。賊退入大瑪雜內。墻垣三重。周五里。官兵攻之。突圍出。各回響應。旬日萬計。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城爲三營。令烏凌阿穆克登布分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沒于陣。官兵隔於賊。不得入城。東走阿克蘇者七百人。比遠也。詢之軍中人。則云此七百人者。副將周某四川人。率之。築壘城外。回賊圍城。則外兵攻其後。與城中犄角。力戰七晝夜。始殲盡。死之。未知孰是。但此時四城全版。此七百人。何由得達阿克蘇。若死戰。則副將應優敘卹典。初回疆惟赦軍驚悍善戰。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張格爾恐伊犁北路援兵速集。遣使求助於赦軍。約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勞。七月。赦軍會自將安集延萬人至。則張格爾已探喀城無援。悔背前約。赦軍奮怒。即自督所部攻城。城不下。又恐回人背之。腹背受敵。率兵宵遁。張格爾使人追陷。其衆復歸投者二三千。張格爾置爲親兵。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英吉爾沙葉爾羌和闐三城繼之。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以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餘。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以陝西巡撫鄂山署總督。又以署陝

西巡撫盧坤赴肅州理餉。七月，伊犁將軍長齡奏言：逆酋已竊窠穴，全局蠢動，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以萬五千分護邊臺，以二萬五千進戰。詔授長齡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鎮伊犁。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三千騎出關，與楊遇春均參贊會阿克蘇進剿。原任伊犁將軍大學士松筠請赴回疆招撫。又土爾扈特蒙古備兵請赴援。上嘉之，皆不許。八月，勅長齡察歷任回疆參贊辦事領隊各臣，貪陰虐虐回民之罪，斌靜色普徵額拘下獄，擬大辟。巴彥圖濫殺債事追奪卹典，章京綬管，戍黑龍江。視前參贊松福之職，特頒手諭十條，指授方略。又詔以乾隆間創拓新疆，故用出征外域之例，嘉慶初，川陝楚軍需未定章程，故多糜費。今回疆隸版圖六十餘年，城堡臺站，悉同內地，不得復藉詞險遠，其令總理糧餉大臣，定則例，繪圖說，備稽核。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僅干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及伊犁采買之糧，赴阿克蘇省內地轉輸大半。其內地軍械火藥，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轉阿克蘇，視吐魯番庫車南路水草較便，並開新疆銅山，鑄普爾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犁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備用。時伊犁之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練行陣者，奏選二千從征。時賊已陷西四城，盡戕兵民，燬廨舍，浸及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八十里，烏什庫車戒嚴。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參將王鵬儀領兵六百，拒賊于都齊特，戰沒。賊偪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乃復分兵二百扼河距之。八月，葉爾羌回賊五六千將渡河，官兵先搜剿北岸附賊。時遠凌阿自庫車，巴哈布自哈拉沙，先後來援，並分兵援烏什，敗其渡河之賊，擒斬三百。賊復分隊宵渡上游，偪城二十餘里，長清遣百十騎，誘沙揚塵，鼓譟東至，賊退走南岸。我軍亦渡河為營，賊再攻再敗，擒斬千百。自後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恐。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時賊三千扼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里，為進兵要道。山路嶮險，中隔戈壁，長齡使提督楊芳襲破之，而和闐伯克伊敏等，亦聚其衆二千，縛獻偽帥，及和闐大臣舊印，蓋黑帽回非霍集占支派，張格爾縱白帽回虛脅之，故阿克蘇阿奇木日伊薩克者，遣其黨分赴和闐，離間黑回，各伯克獻城內附，會

冬雪封山。兵未能進。復爲白回所陷。七年春。長齡等奏言。前奉詔令大兵分奇正二路。以正兵由中路臺站進。而奇兵由烏什草地邊出喀城。斷其竄遁。惟是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山溝險狹。戈壁數百里。所經布魯特部落。半爲賊煽。未可孤軍深入。且官兵留防阿克蘇四千。烏什四千。庫車五百餘。并未到之。延綏四川兵五千外。其進剿之步騎。共止二萬二千。如兩路分進。相去二十餘站。聲息不通。且喀城鑿屯醜覲。不下數十萬。衆煎礮山。非大兵全力中路。直搗喀城。反正爲奇。難期萬全無失。惟喀城邊接外夷凡十七卡。恐賊敢遁。已籌諭黑回。赴喀約衆邀截。二月六日出師。十四日至巴爾楚軍臺。喀葉兩城分道處也。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賊。二十二日。至大河拐時。我軍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疲駝羸馬。惟恐賊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也。爭望殺賊因糧。是夜始敗其襲營之賊三千。次日賊決河灌道。多掘溝坎。我師戈壁中轉得水以濟土馬。午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回五六里。長齡楊遇春將中軍。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半遁回莊。半西竄。官軍分路禽斬其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士氣百倍。二十有五日。至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橫列。決水成沮洳。騎難馳騁。城後林中。各有伏賊。難繞襲。我軍乃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鏖戰。復麾騎兵繞左右。殘渠橫截入陣。適賊營火藥自轟。我軍乘之。射殲賊帥。奪其旗鼓。衆始潰敗。追逾渾水河三十餘里。禽斬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之賊。時河北左右水。路狹簷深。恐有伏。乃讓留兵扼橋。而循河南上。二十有七日。賊數萬據阿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官軍未至五十里。見牛羊蔽野。又探騎數百。見軍即反走。我師恐賊誘也。嚴令勿掠。亦勿追。距賊十里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各五百。分探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歷賊壘而軍。川陝步兵居中。騎兵張左右翼進。賊伴退。欲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兵槍礮迭前。而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陣亂。四後伏賊援應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之後。突擊其背。賊大潰。斬禽各半。復禮安集延二帥。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衆十餘萬。背賊一戰。阻河列陣。互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穴壘列旂。鼓角震天。勢張甚。我軍復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讎竄盡。旦夜二鼓西南風起。搃

木揚沙。大霧晦。長齡以賊據形勢。偏咫尺。且窳寡不敵。恐昏晦乘我。四面受敵。欲退營十餘里。遠賊須臾而進。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霧晦中賊不辨我多少。又不虞我即渡。時哉不可失。且各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親兵驍渡上游。據上風。前鋒先打礮轟賊。礮勢與風沙勢相并。若百千萬兵。摧壓驟至。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瓦解。回俗高履跣屣。不戢于行。且各裹糗餼。負戴累重。及敗遁。蹙肩偏地。又喀城大礮。尙未運至軍。軍衆而無調度。不知襲伏犄角之術。惟知并歸一隊。故爲我破。我軍乘勝抵喀什噶爾。時三月朔也。楊遇春欲急追之。張格爾已先遁。官兵先據漢城。次破回城。僅獲其甥姪。及安集延僞帥推立汗。薩木汗。並從逆伯克等。先後殺賊無算。生擒四千餘。奏聞。上以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乃臨巢免脫。棄前功。留後患。長齡奪紫韁。楊遇春武隆阿奪太子太保少保銜。仍勒限獲賊。時武隆阿病留喀什。三月五日。楊遇春率師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使楊芳以兵大千餘往剿和闐賊。亦同日破賊五千於城。擒斬王努斯。遂復和闐。初。張格爾重陷安集延爲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不惟盡得府庫官私之財。并搜括回戶殆徧。張格爾又昏憤。濫誅殺。回人大失望。及張格爾走。浩罕亦不受也。六月。長齡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八千出塞。揀捕並諭各部。落擒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者。葱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什赴浩罕之道也。時出塞官兵八千。留喀什兵九千。浩罕。布魯特各部。落雖各有擒獻之言。賊愈遁愈速。終無要領。軍懸絕徼。道遠餉艱。而楊芳在阿賴。遇浩罕二千餘賊。誘官兵入伏。鏖戰一晝夜。軍幾殆。步步爲營。嚴陣出險。上責諸將孤軍突入。老師糜餉。命留官兵八千防喀什。其餘兵九千。即隨楊遇春入關。以楊芳代參贊。初。大軍之西征也。密奉手諭。以事平之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長齡以張逆未獲。奏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已成不可移之錮習。即使張逆就禽。尙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

亦奏言。善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此大兵進剿。賊即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謀。幸快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偪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糜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不若歸并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即鞏若金甌。似無需更守西四城漏卮。上切責長齡老悖昏愆。欲釋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留任。九月。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其白格爾者。爵郡王。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其白回從賊出卡者。家室皆令無恙。以離其心。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除歲不備。入卡煽衆。潛襲喀城。長齡楊芳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由開齊山舊路。潛入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要拒。賊知有變。即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均賞戴雙眼花翎。阿克蘇貝子伊薩克。晉封郡王。其餘將士胡超以下。賞賚有差。是月楊遇春至京。實授陝甘總督。加恩東四城守禦諸臣。贈卹西四城殉節諸臣。恭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郊勞受俘。舉行如典。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雍正乾隆舉行。而康熙嘉慶中無之。是役用兵三萬六千有奇。用帑銀千餘萬兩。初恐賊深溝高壘。而遣偏師繞出我東路斷餉道也。故多留兵嚴防後路。實抵喀城兵不及二萬。其川陝未至之兵。有中途返者。初張格爾就擒。長齡檄諭浩罕布噶爾。縛獻逆裔家屬。浩罕遣使來賀。言被虜兵民可以獻出。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而我喀城叛弁談祿者。先踰城降張格爾。後復降浩罕。爲奸細嚮導。教其要挾。又設伏攻官軍於阿賴。旋同浩罕使至。發覺磔死。上以逆孽么麼。無關邊患。勅那彥成楊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自將縛獻求市。毋煩檄索。旋召那彥成來京。那彥成以逆子布素普年六歲。尙在浩罕。及助逆之阿坦台。伏列克等未獲。屢遣間購。致並招諭布噶爾巴達克山。達爾瓦斯各部。落。使與浩罕攜貳。上勅那彥成毋貪功生釁。令於九年六月回京。於是那

彥成先後奏章程數十。大略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于都統參贊。又總考核于伊犁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派。不用駐防。以重其選。尤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其五城叛回地產。歸官收租。歲糧五萬六千餘石。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糧萬八千石。而喀城之大河沿。葉爾羌之亮噶爾。新墾尙不在內。爲增酌各官養廉鹽菜銀之用。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采買儲倉。兼改城垣。增卡堡。練戍兵。以漸裁撤。此安內之法也。至外夷爲遠逃數者。莫如浩罕。所屬不過八城。安集延即其八回城之一。在浩罕東三百八十里。距喀城五百里。自閉關罷市後。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皆其仇敵。一難巢穴。即憂外寇。其藏留逆裔。不過以繫白回之心。惟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待其款關求貢。而後撫而用之。此制外之法也。悉允行。暨道光九年秋。安集延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怒報復。官兵敗績卡外。賊衆萬餘。攻圍喀什噶爾葉爾羌。焚掠回莊。那彥成之子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餽出卡。遽下獄擬重辟。那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明阿。馳至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葉爾羌。道光二十二年。浩罕竟滅于布噶爾。

臣源曰。乾隆二十三年。載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路詳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其官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夫固珍域視之矣。若捐西守東之議。回王者不勤遠略。然東四城膏腴不及西四城什之二。即北路伊犁。亦不及焉。苟捐界土酋。必互相吞并。自相雄長。易世後且挾其富庶。強以與我難。如大小和卓之已事。不然。則爲布魯特侵據邊圉。其能晏然已乎。誠使防伊犁烏魯木齊。移眷駐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爲額兵。屯田裕餉。並許內地商民。墾家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餘頃。溜緩渠平。決溉反掌。蒔插輒獲。畝收數鍾。鹵莽爲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今回疆各

城官吏已許挈眷而戍卒商民挈眷之例。尙未推廣。夫家室不成。則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墾闢不富。且北路南路。皆國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輪臺一甌脫。上又以南北兩路相輔車。而道里迂遠。命查冰嶺以西。可通烏什之路。那彥成德英阿等奏言。自伊犁惠遠城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惟中有七站。屬布魯特游牧。未便設驛。是以自昔封禁。止爲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而兵貴神速。設遇緩急。即可由此間道長驅深入。皆塞邊者所當欲。并附著於篇。

道光回疆善後記

道光七年冬。詔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使回疆。明年正月。張格爾就擒。詔揚威將軍長齡凱旋。那彥成赴喀什。城善後策。先後詳奏章程數十。已詳前記。八年。那彥成回京。詔以札隆阿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以璧昌署理。粟爾羌辦事大臣。清出葉爾羌私墾地畝新糧二萬石。改徵折色。撥補東西城俸餉。而以葉城額貯二萬石。按歲出陳易新。充葉城經費。又攻西抵英吉爾沙之戈壁百四十里。置驛開渠。商民漸復。壁壘一新。十年秋八月。卽有浩罕安集延入寇之事。初。張格爾伏誅後。其妻子尙留浩罕。那彥成檄令縛獻。不從。上命絕其互市以困之。而那彥成并奏。歷年留商內地之夷。且沒入其貨。諸夷商憤怨。探知大兵已班。於是率張逆之兄玉素普爲和卓。糾結布魯特安集延數千入寇。十年春夏。回郡王伊薩克及客民。先後密報賊警。參贊大臣札隆阿皆不信。且奏言南路如有事。惟臣是問。八月九日聞警。始令幫辦大臣塔新哈。赴喀什圭禦之。又令副將賴永貴。以兵千六百赴明約格夾剿。賊伴以少兵誘我入險。而截其後路。我兵多步少騎。不能衝擊。先後覆沒。賊遂猖獗。札隆阿奏聞。詔陝甘總督楊遇春赴肅州。參贊大臣哈明阿及楊芳同馳赴阿克蘇。調兵進剿。時葉爾羌城中兵僅六百。璧昌聞警。盡徙城外商民於城內。傳集各回伯克。諭以稱福利害。選派回兵分防各要隘。一爲西通喀什二城之科熱巴特。一爲西南通色呼庫勒之亮噶爾。一爲東通樹窩子之巴爾楚克。每路各守以兵勇二百。回兵一二千。部署甫定。而賊圍喀什二城後。卽分隊由草湖來寇葉城。璧昌選回兵千餘。屯回漢二城中路。官兵四百陣東門外。次

日賊步騎萬餘來犯。我兵上下攻擊，扛礮繼之，擒斬賊三百餘。又擒撲入回城之賊三百餘，賊退走三百里外。僅陣亡我兵一人，回兵五人。是役回漢一心，以少破衆，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助順之力。詔賞璧昌副都統銜。將士分別獎勵有差。而札隆阿在喀什噶爾亦督兵三次出城擊賊，毀其礮臺，殺傷賊衆。時伊犁參贊大臣容安領步騎四千五百，於九月十二日抵阿克蘇。尙欲俟烏魯木齊各路兵集而後進。於是葉爾羌敗賊復於二十日兩路來犯。回兵迎戰二十里外，不利。官兵五百復迎剿十里外，卻之。又遣回兵擊退色呼庫勒之賊。時葉爾羌境內布魯特安集延，聞援兵將至，皆先竄。惟餘上年從逆逃往浩罕之朶蘭回子，脅惑各莊。朶蘭回子，皆霍集占白回不與婚類。分遣各城充當苦差者。朝齊暮散，不能成隊，故不敢攻城。僅截路奪掠，每路數百人。但得官兵步騎二千，即可掃廓道路，以解喀什噶爾之圍。而容安擁重兵八九千，反繞道烏什，趨無賊之和闐，致喀什噶爾二城圍久不解。各回城子女玉帛，搜括殆盡。葉城賊脅從復聚，上震怒，速容安以哈豐阿代領其衆。十月七日，賊步騎千人犯葉爾羌。璧昌先決大河渠上游，以斷賊近城之路。自領兵民八百餘迎擊。副將任貴邦先以扛礮擊卻涉水騎賊。即督兵直渡北岸，殺賊三百餘。賊奔潰。十一月朔，敗賊復聚攻城。日夜相持。初五日，哈豐阿援兵三千五百至。賊望風瓦解。初六日，哈豐阿等破賊步騎三千於哈拉布札什，擒斬三百。燒其敗匿回莊之賊五百餘。十二日，遂進至英吉爾沙。喀什噶爾賊已解圍。飽鷄出塞。二十日，胡超兵至。既而哈朗阿楊芳二參贊亦至。欽差大學士長齡行至葉爾羌，以奉命與伊犁將軍玉麟會審札隆阿伊薩克之案。折回阿克蘇。初，賊之至喀什噶爾也，官兵已大半沒塞外。回城無官兵督守。伯克回民奔入漢城。而漢城商民復疑白回通賊內應。聚衆搜殺二百餘。適有自賊逃還之吉林布達賊言伊薩克內應。札隆阿謂賊反間不足信。而商民皆洵洵圍其畧欲除之。札隆阿使人衛出伊薩克一家。送參贊署監守。而撫慰兵民等登城守禦。及圍解。札隆阿具奏始末。并言伊薩克久已通賊。參贊哈朗阿楊芳初至喀什噶爾，亦以所詢兵民之詞入奏。上疑之。故命長齡玉麟會審。究出主謀草奏之幕友。及羅織教供之通事等。奏上。札隆阿擬斬。加示阿克蘇兩月。而還伊薩克舊職。其葉爾羌伯克阿布都滿，仍許襲其祖霍吉斯郡王之封。十一

年。璧昌調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是時浩罕聞官兵大至。將由伊犁烏什喀城三路出討。浩罕亦于二邊界築牆防拒。又遣使求貢俄羅斯。欲以乞援。俄羅斯以浩罕新構釁中國。拒其使不許入境。浩罕既無外援。乃有求市意。上命長齡玉麟赴喀城。召楊芳回任。七月長齡抵喀城。則浩罕已遣三頭目來呈訴前事。並請通商。此外別無所請也。長齡遣還其二使。留其一使。令縛獻賊目。釋回被虜兵民。兩月不報。十月。浩罕始遣還前同往之伯克歸報。言被虜兵民可以釋還。惟縛獻夷目之事。回經所無。且于通商外。要求免稅。并給還前所鈔沒貨產。較前次所求反奢。長齡奏言安邊之策。振威爲上。羈縻次之。浩罕與布噶爾。迭爾瓦斯。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所屬塔什干安集延等七處。均無城地。其臨戰皆以騎賊衝陣。然不能于馬上施銃。偷遇連環爲槍。則騎賊先奔。又卡外布魯特哈薩克。皆受其欺凌。爭求內徙。而卡內回衆。亦俱恨其虜掠。果欲聲罪致討。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旅而出。並于伊犁烏什邊境。聲稱三路並進。先期檄諭布噶爾等部同時進攻。則不待直搗巢穴。而其附近仇部。已羣起乘釁。四面受敵。可一舉掃蕩。惟是一出塞外。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倫至浩罕千六百餘里。中有鐵列克嶺。爲浩罕布魯克交界。兩山夾河。僅容單騎。兩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險。不值勞師遠涉。擬遣還前所留來使一人。令伯克霍爾敦寄信開導。爲相機羈縻之計。上命一切如其所請。浩罕大喜過望。遣使來抱經盟誓。通商納貢。是冬浩罕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張聲勢。十一月。上以中外諸臣善後條奏。交長齡玉麟會議。遂奏移參贊于葉爾羌之策。略曰。此次入寇之賊。與張格爾不同。不過烏合夷衆。挾驅逐鈔沒之憾。擄掠取償。並無志於土地人民。而各自回畏賊騷掠。助順守禦。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是此時戰緩而守急。惟是兵未至而賊已先逃。兵久駐而賊無一獲。賊守俱無長策。諸臣條奏。如言增兵廣屯。自爲耕戰。以省徵調。言之似易。行之實難。即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至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則回性懦弱。非浩罕敵。若無官兵守禦。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臣等再四商籌。統兵之人。宜立於不敗之地。斯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惟有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其地本回疆都會。距喀什噶爾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再移和闐領隊大臣一員。以備調遣。其喀什噶爾留換總兵一員。與英吉爾沙領隊

大臣犄角，再于葉爾羌阿克蘇適中之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員，以爲樹窩子咽喉鎖鑰，則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聲勢聯絡，其防兵之數，請於西四城六千額兵之外，再酌留伊犁騎兵三千，陝甘綠營兵四千，計新舊兵額萬有二千。除阿克蘇烏什各有兵千餘，毋庸議增外，喀什噶爾擬駐綠營兵三千，哨探前敵。英吉沙爾駐步騎千有五百，爲喀葉二城中權接應。巴爾楚克擬駐綠營兵三千，築堡駐守，使賊不能遷截後路。和闐僻在一隅，止需駐兵五百。此外滿兵二千，漢兵四千，全駐葉爾羌。隨參贊大臣居中調度。小賊各城自剽，大賊參贊相機遣援。無煩由內地徵調。如賊敢深入，以主待客。前後夾攻，必可一痛創之無後患。即可酌減新兵，以復舊制。其新兵糧餉，應請于各省綠營兵額內酌裁百分之二，可歲省銀三十餘萬，以爲回疆兵餉。俟屯田興舉有效，地利日增，生聚日盛，兵民日固，即可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還內地餉額。奏上，得旨允行。初上年長齡密奏請移參贊于喀什千餘里，有事鞭長莫及，且賊未受創，而即退，是冬長齡回京，玉麟回伊犁，璧昌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守，當以公示，故旨未允行。至是始自改前議。是冬長齡回京，玉麟回伊犁，璧昌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初，回俗皆無城，乾隆初定新疆，于回莊旁築牆及廂，名曰漢城。僅容官署兵房倉庫而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之外，或雜處回房，故大年之變，四城易失。及八年善後，重建漢城，始與回莊隔別。然惟喀什噶爾新城，包坊市于城內。其英吉爾沙和闐葉爾羌三城，則仍居商民於城外。十年璧昌守葉城，急移商民貨物入城，而燬城外市舍。及再善後，仍未築關牆以包坊市。論者以爲憾。然浩罕自通市後，不數年，旋破于布噶爾，且見我邊防整飭，貪利畏威，亦至今無反側。

巨源曰：聞之今兩江總督前參贊大臣璧昌公曰：回疆之吏職稱司牧，回羊也。浩罕狼也。布魯特保我藩籬，譬則犬也。六年十年，浩罕再犯塞，犬亦隨狼食羊，故其吠聲亦不足信。今日而欲以夷制夷，不在知己彼哉。浩罕部本微也，土產甚貧，全賴諸夷入市貨稅以資國用。其西有倭羅堆牌部，地險人悍，世仇構兵，逮八年浩罕吞并倭羅堆牌，無內顧憂。故十年遂東犯邊。然其西又有布噶爾國環之，尤大且強。挾浩罕酋之弟，以女妻之。旦夕伺釁，及道光二十二年，浩罕遂爲布噶爾所滅，擄其王子伯克來告捷。蓋乘其內亂，而助弟滅兄。今浩罕遂爲布噶爾

附庸。則知前此跳梁於卡外者外強中乾也。援兵初集之始，浩罕遣使求賁於俄羅斯。而俄羅斯拒之。及通商免稅還產還貨，盡獲所求。始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夸示於我。亦外強中乾也。十年入卡，擁張逆之兄玉素普以煽惑白回。玉素普誦經慈善，見浩罕荼毒回衆，深悔其來。近又養張逆之子布作魯克二人，以爲他日用。然羣回再被搜括，不肯復爲所愚。即布魯特亦憾其苛稅，貌從心快。非嚮日夷回一氣易於煽惑之比。祇以巢穴險遠，我至彼去，我去彼來。但能撫馭回民，堅壁清野，即可收以回制夷之效。或謂回疆堅壁易，而清野難。不但回戶盡入回城，有人滿之患。且回地半耕半牧，若盡驅牲畜掃蕩而至，何以處之。是又在使回民仿內地堡寨之法，相地扼險，緩急入保，寓清野於堅壁，尤守邊大利。不在屯田之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卷五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西藏古吐蕃。元明爲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太多之地。爲前藏。亦曰喀。曰衛。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爲中藏。布達拉華言皆曰藏。即札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爲後藏。札什倫布華言吉祥。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回部。重出于西寧。南界大金沙江。雅魯藏布江。橫互于三藏之南。即大金沙江上源也。下源由短甸入皆與藏地北界相連。南海。視察紅上源之小金沙江。演闊數倍。或云即黑水。而三藏即三危。其以怒紅爲三藏南界者非也。西距雪域。雪嶺爲河底斷山。在阿。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漢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云。在五夫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阿里南二千餘里。入額。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士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士臺外。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爲釋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土番人。生國人稱曰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贊普。即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行天下。今後藏薩迦有割麻。即元帝師。後人爲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

登位。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欲網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犷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聞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尙師。遣使迎至京師。爲高帝后薦福於靈囿寺。有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之亞於大寶。於是其徒爭來朝貢。輔轅京師。所封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茶食賈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創於宗喀巴。一名羅卜藏。以永樂十五年生於西寧衛。得道於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政立教。即會衆自黃其衣冠。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其班禪刺麻。又稱曰額爾德尼。譯言光顯也。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尤。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詳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旨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於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教根珠巴者。即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至是舍位出家。改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胡士克圖。則分掌教化。當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於中國。武宗遣中使率將校十人。士千人迎之。達賴不願行。國人匿之。將士欲威以兵。爲番人所敗。遁還而武宗崩。世宗立。果盡斥遣番僧。繼又崇道教不信佛。人始以達賴之不欲行。爲有前知焉。三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堅錯也。各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俺答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欽長生水。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答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遣大學士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丘。中國始知有活佛。其人實得禪定。慧忍端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耀。於是紅教中大寶大乘諸

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圖古隆汗族。十四歲入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蹟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枕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刺麻。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於是達賴班禪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聞我朝與東土。各報使繞塞外數萬里。以崇德七年至盛京。奉書及方物。約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存問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我朝通西藏之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詔賚甲胄弓矢皮幣。并遣使還達賴。九年冬至京師。世祖寢之於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刺麻。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初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始汗者。本厄魯特部。於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於固始汗翦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於是紅教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顧第巴桑結實傾險。既滅藏巴。事多專決。吳三桂王雲南。歲遣人至藏煎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達賴上書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圍吳世璠於雲南。世璠通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於青海。其書亦爲我軍所獲。朝廷不之問也。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秘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既袒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闕中國。又外構策妄。內圍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特之一。曾入藏爲刺麻。與第巴相讎。歸篡其汗。自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蒙古。自國初以入藏。隔於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與班禪相距。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交惡構兵。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

往蒙古，謂刺麻坐牀者爲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詔莅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觀釐。因貴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讐爲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賊之。二十九年遂入寇隴南。我兵敗之烏蘭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聖祖不受。屢遣京師刺麻入覲，言己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詔封第巴桑結爲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戮其部下。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登，皆言達賴刺麻脫繯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刺麻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屢唆噶爾丹，興戎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教，乃使衆不尊班禪而尊己。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喀準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蘭布通之役，爲賊軍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又代爲講款。以讓。我追師，緊爾粗庇噶爾丹之由。今爲殄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齎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昇我。如其不然，朕且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汝城下。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結惶恐，明年密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刺麻於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牀，求大皇帝勿宣泄。西藏不紀天子。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寅爲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閏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而無小建。假如閏初二則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無初二矣。每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于其中間擱去一二日耳。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生命戒禮。並封進達賴臨終牀簾戶。鹽拌像。上許爲秘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巴使者歸。途遇策妄那布坦會擒噶爾丹之兵，復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歸。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

兩端。乃追遷其使。傳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地。第巴忌策安。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奏防其猖獗。而策安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僞。欲藉詞侵藏。上以二人皆巨剽。不之許也。策安疏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教。自宗門以來。皆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圓寂之後。策巴匿之不宜。舍正傳之聖徒班禪。而自尊其身。則奉紅教刺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云云。案四十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曾通乃前輩達賴之別號。海潮乃前輩班禪之號也。

集衆討誅第巴。詔封拉藏珅法恭順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衛藏爲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衆。次子達賽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於順治十三年。鄂齊爾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賽汗卒於三十六年。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刺麻。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即方略所云策安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刺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錯。爲真達賴。以康熙二十二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廿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上恐其構釁。詔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纏胞衣地。黃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峯環遶之。海中有二島。人迹不至。即唐時所謂龍駒島。番僧習禪定者。於冰合時。裹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兩部爭議未決。而策安擾藏之事起。初。策安那布坦取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不令歸。上以厄魯特狙詐。勒拉藏毋特親疏防。拉藏老而醜。不以爲意。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蒙古語謂天曰騰格里。蒙古言天河也。或作那爾。或作那爾。或作那爾。皆海子之謂。西接後藏。周數千里。其北岸大山橫互。爲準夷入藏必由之路。有鐵索橋天險。一夫拒隘。萬衆越起。更無旁徑。拉藏亦不之守也。五十五年十月。策安果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領精兵六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濤。晝伏夜行。次年七月始達藏界。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爲名。由騰格里突入。敗唐古特兵。遂圍攻布達拉。誘其衆內應開門。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犁。禁新達賴刺麻於札克布

里廟。詔西安將軍額倫特以軍數千赴援。而侍衛色稜宣諭青海蒙古備兵。七月師逾木魯河。蒙古曰木魯河。蘇。華語曰屬

蘇。華語曰屬

蘇。華語曰屬

蘇。華語曰屬

蘇。華語曰屬

天河。乃西寧。色稜軍拜都嶺。額倫特軍出庫賽嶺。賊伴敗屢卻。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西藏之界也。色稜軍拜都嶺。額倫特軍出庫賽嶺。賊伴敗屢卻。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比至喀喇河。兩軍皆會。賊奔從番衆數萬。以其半據河。拒我前。而分兵潛出我後。截餉道。相持月餘。糧盡矢竭。九月我師覆焉。賊氛益熾。青海蒙古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刺麻。可隨地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懲前敗。亦皆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且賊能衝雪縫險而至。何況我軍。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爲征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饑。將軍傅爾丹富臨安。分出巴里坤阿爾台以獵其北。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搆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真。藏中所舊立之賢。合詞請於朝。乞擡置禪榻。詔許給冊印。於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於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刺麻入藏。軍容甚盛。篋篋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率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招土司爲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饗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劫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即由舊路北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犁者不及半。詔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刺麻。於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刺麻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薺掌前藏。台吉頗羅薺掌後藏。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刺麻。西陲倣據。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識。至六世果以衣鉢啓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不能違。而况人事歟。

松筠履歷紀略曰。紅教刺麻最尊者。爲薩迦呼土克圖。卽元帝師帕斯巴刺麻之後也。在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本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余巡邊見薩迦呼土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奢。蓋惟薩迦胡土克圖有妻室。僅朝聖相見。餘時不往來。祇爲生子製衣鉢計。其經典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到藏傳教。爲紅教之祖。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蘭。會覆奏薩迦本同黃教情形。余詢

之達賴喇嘛兩刺麻及薩隆格穆等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夏塘番衆。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薩達如達賴喇嘛。蓋紅黃二教本同。其近日惡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末失。非薩達廟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而已。又言康藏中喀部爲準部所攻。集衆議投俄羅斯。與投中國孰利。哲卜尊丹巴刺麻曰。俄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爲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遠定計東向。故取外夷。必因其習尚。以快人心之去就。

案刺麻卽僧。應僧衣僧冠。其袈裟紅色。本佛舊制。所謂僧伽藍也。袈裟偏袒右肩。惟禮佛升座說法用之。其常服則緋衣。故曰緋門。所謂緋色衣也。不當襪。襪者衣。尤不當襪。諸其冠。黃教起于明世。應服黃袈裟。亦同此例。乃今京師刺麻。不惟冠服一襲紅黃。且不服袈裟而袍袿頂戴。與在家軍民官吏無別。不知起于何時。皆常熟錢良策。出塞紀略曰。歸化城刺麻廟有一僧。被黃衣袒右肩。南面坐。號呼土克圖。自言能博前生數世。貌莊氣靜。類有道者。青龍社昌丁賊行紀程曰。大月中旬紅教大刺麻一人。其下刺麻數百家。偏袒右肩。紅纓帶爲衣。余慶遠維西見闡紀曰。維西黃教刺麻。閱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肘。夏戴平頂竹笠。冬戴平頂方簪帽。如內地僧帽之式。乃知刺麻雖紅黃異教。而在番地藏地。仍服袈裟僧帽。不同在家之衣。其有品級大刺麻。皆年班奉旨入覲。始易頂戴袍褂。此外散小刺麻。何以概同在家俗服。此不可解者一也。俗稱數尊佛者。形同祕戲。乃元季番僧。導欲薩煙之術。元順帝供諸宮內。卒亡其國。猶知佛律。卽當駁之。且官府亦嘗禁之。乃西藏蒙古及京師刺麻寺中。皆有圖像供設。恬不爲怪。試問本何經教。起何敬信。胡土克圖不禁之。官府亦不禁之。此不可解二也。至於轉世之說。惟黃教有之。紅教則以生子襲衣鉢。乃維西見聞記。則稱紅教刺麻十三種。維西係格馬一種。其長五人。輪回生番地草教。名曰五寶。維西五寺。紅教八百人。皆格馬四寶之種也。乾隆八年紅教謀殺孤刺麻。轉生于維西民家。名曰達機年七歲。其弟子輩卜知。而尋至。達機先一日卽告知父母及期揀珠認鉢。及所書心經。笑語兼頂。語言前生事不爽。遠近爭飯頂禮。禮去。又嘗知識刺麻者。亦格馬四寶刺麻之高弟子。尙薩乙卯轉生于維西尙事王爺家。丁亥年四寶命刺麻數人。以金銀馬騾夾迎入藏。每程未至之山川。此幼刺麻皆能預言之。則是紅教亦有乎學勤罕轉世。不獨黃教矣。存此以備考。

附錄康翰紀行

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穆隆經其所立也。達賴刺麻至大訓。其刺麻必謂是經。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于薩迦噶之

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為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為著衆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為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西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為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為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時。後無闕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於紅教矣。經簿云。達賴刺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戴達賴刺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臘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細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聖地修行。聞名信附。遂統根敦珠巴。為攝政清巴。壽八十六歲。第一輩名根敦嘉木碗。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創建擊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碗。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為達賴刺麻。班禪額達拉。明萬曆間。封為大國師。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碗。生于明萬曆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教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喇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油津處受大戒。萬曆間。封為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會於石上階留足印。第五輩名阿旺揚卜。藏嘉木碗。明萬曆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合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油津處出家。受大戒。國朝崇德七年。達賴刺麻。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威京。提貢。約行奉事。順治元年。達賴刺麻。差人進貢。九年入朝。世祖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為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兄恩多爾濟嘉木碗。刺麻。金冊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林沁。倉庫嘉木碗。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古。巴拉沃松地方。接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薩汗。請以阿王伊西。為達賴刺麻。梁即此。第七輩名羅布藏。噶勒桑嘉木碗。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察漢諾們罕家出家。按比即圖識所云。喇爾藏嘉基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賜達賴刺麻。名號。統領黃教。勅書金印。雍正二年。賜西方佛。微巴。清巴。木戴。達賴刺麻。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輩名羅丹。拜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碗。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給地方。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珠。尼瑪。達賴。爾濟。佛。勒。布。格。爾。生於明正統十年。乙丑。第二輩名珠。拜旺。曲。索。諾。木。達。爾。濟。明。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大。宗。文。皇。帝。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大。宗。文。皇。帝。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為。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歲。第。五。輩。名。班。禪。羅。布。藏。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賜。金。冊。印。注。明。札。什。倫。布。名。廣。字。地。方。愛。班。禪。理。第。六。輩。名。班。禪。羅。布。章。巴。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

冊玉印。第八輩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達賴刺麻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敷封西天大審自在佛統領天下壽教管通瓦赤拉咀喇達賴刺麻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圖書勒封達賴刺麻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則唐古忒文。又次蒙古文。最後清文。圖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最後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體。如圖書者矣。皆紫檀座。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達賴刺麻之下有二呼圖克圖。一為濟隆。二為第穆。皆以所轄地名稱之。濟隆在後藏之南。第穆在工布。又有二那門汗。或作諾們罕。一為榮增那門汗。榮增者梵言師父。為達賴授經之師也。一為瑪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那門汗。其人名阿旺扎布巴勒楚勒齊木。洮州人。先時在京師。以前輩達賴刺麻。至藏為那門汗代理。賞賜勒丹錫十二字名號。道光二十四年。駐藏大臣奏革之。向例達賴刺麻。以班禪或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代理。呼圖克圖較尊。那門汗次之。阿旺扎布巴勒楚勒齊木。前後代理達賴事二十餘年。跋扈不法。十輩達賴刺麻之死。藏人洶洶。言其謀毒。堪布及兼刺麻。訴于大臣。事無左驗。莫能究也。有不服者。更以抵罪。阿旺扎布巴益驕。黨羽日衆。厚結大臣。以自固。至是敗竄黑龍江。藏中管理寺院。講習經典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噶堪布。次曰固巴堪布。達賴罕堪布。品級大小有差。扎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理事之大僧官也。歲時者達賴刺麻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森森。又次曰曲珠。職司經卷。又次曰考仲。職司熬茶。歲時以下。皆堪布之有職事者。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達賴刺麻山上貯金銀線疋珍寶之內庫曰喬上。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珠。皆四品。商卓特巴。主印倉儲。以諸處皆有。故特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五品。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廈。曰噶爾希。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驛。六品。曰小中驛。七品。噶倫譯語者曰羅藏。主馬廐者曰達珠。六品。分管地方曰希均第巴。曰郎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布倫。又作喇隆。三品。噶布倫凡四人。格隆者或僧也。格隆之熟經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轉一二世者。曰噶布倫。又作喇隆。三品。噶布倫有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選擇正陪二人。請旨補用。除皆會同揀放。他如管門管草管糧糧飯房牛草廠諸職事。均聽達賴刺麻自用之。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公。奏定其制。今達賴刺麻為十一輩。其十輩於道光十六年圓寂。相傳達賴刺麻每于圓寂時。先示人以降生之處。其弟子大堪布往訪得之。小兒初見。即能相識。乾隆中。乃發金瓶至藏。貯數小兒名。掣簽以防詐偽。圓寂後。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間有呈報生子靈異者。或有徵驗。藏內則遣大堪布。噶布倫持達賴生前曾愛

用之物數事。以他物試之。其兒指取不爽。或見塔布。出一二語。乃確圖安時事。則令其父母攜至德慶。臣前藏地不遠。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駐藏大臣覆驗。擇日以金瓶掣籤。前七日。各大寺喇嘛。虔誠誦經。助辦大臣。至大招行禮。用牙籤書各小兒名。如其數。人各一籤。獨封貯瓶內。蓋之。駐藏大臣行禮啓蓋。掣取其一。與衆拆封。既知爲某小兒名。則率衆至德慶。迎入大招。塔布日夕守護。具奏。入呼畢勒罕冊。上命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坐牀。六歲學經。七歲受小戒。卽學禪坐。不令臥。藏內公事皆班禪或呼圖克圖代決。十六歲乃自理事。

謝都閣又言。今達賴喇嘛道光十五年生於裏塘之泰寧。其祖父本陝人。以業醫至泰寧。父習其業。母善女也。昔藏中亂時。達賴喇嘛曾移牀泰寧。故亦焉勝地。達賴生甫三歲。藏守踪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霞頂。初不之信。及卽至藏。將近布達拉。觀見其上五色雲如蓋。隨至布達拉大寺。坐牀後始歎。乃知靈異非虛。余謂達賴出費殿。一日置身青雲。始在孩提。卽爲天子降重。二萬里王公僧俗明婦。無不誠心敬禮。苟非福壽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大史奏。五色雲見。古有之矣。天降靈祥。必非無意。今之達賴。其有殊乎。抑曾思之。人之始生。本二氣之精。與星辰同體。惟受生後。物欲習染。蔽其靈明。輾轉死生。精氣耗剝。乃與常人無異。守貞抱一之士。與豪傑奇偉之人。精氣堅凝。或以時發現。理固宜然。不足怪也。漢高祖韓魏公與此喇嘛之雲。非山川之雲。乃其本體之精氣所發見也。豈但異人。凡大軍所在。或千人之聚。其上皆有雲氣。蓋兼氣所凝。雖庸人亦然。不備感衰明暗之殊耳。右達賴喇嘛頂上雲氣。紅教喇嘛有法術。能呪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爲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惟講誦經典。習禪坐。不爲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善人避惡。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德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僅以清心無雜。爲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門汗阿旺扎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尙幼。訪於班禪。以成其德。失善人心。及班禪返後。藏善人敬禮大哀。班禪泣而悔之。作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攝兵結誠。類伍齊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右黃教紅教之異。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駐藏大臣何昉乎。昉于雍正之初。而定于乾隆之中葉。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卒于京師。年九十矣。上親臨奠。賜名號冊印。如達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察胡土克圖

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爲駐京之章嘉胡土克圖。後身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者。上在雍邸時所從客佛法者也。方是時世宗憲皇帝天縱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宏法教。普利羣生。而二年卽有青海刺麻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刺麻衆各數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刺麻。亦黨賊拒戰。王師討平之。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爲甚。乃收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毋逾二百楹。衆毋逾三百人。冬藏中噶布倫等三人。忌貝子康濟鼐之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詔將軍查郎阿率川陝旗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台吉頗羅鼐率後藏及阿里兵九千。截賊去路。擒首逆。詔以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賜犒兵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爲大臣駐藏之始。是年準噶爾策妄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詔嚴兵備之。乃收前藏東西之巴塘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甸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土司仍隸西藏。移達賴喇麻于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惠遠廟番名八年遷于泰寧。護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騰格里海之隘。以備準夷。冬雪封山撤兵。蓋從準入藏。路有三。其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逼近衝地。故守防尤要。十二年準噶爾請和。詔果親王偕章嘉胡土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寧歸藏。減戍藏兵四之三。其哲卜尊丹巴於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爲達賴喇麻請巴塘裏塘地還前藏。以其爲達賴所降生。諸土司建寺安禪。制最宏麗也。詔以其商稅賜之。地仍內屬。乾隆三年噶爾丹策楞復請入藏煎茶。始許之。時貝子頗羅鼐懲前敗。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千於通準夷各路。嚴設卡倫。噶爾丹自是不敢窺藏。而西南之巴勒布三部。及布魯克部。相繼嚮風入貢。藏地救謫。詔晉頗羅鼐郡王。至乾隆十五年而有朱爾璽特之變。朱爾璽特者。頗羅鼐之子也。於十二年襲封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於己。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準噶爾。請兵爲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二千謀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芽。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針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旋害於賊。

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乾隆四。達賴刺麻使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擒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第至藏。詔以二臣先事靖變。贈一等伯。即以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刺麻。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其國事猶不盡預聞也。二十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世達賴刺麻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教。自固始汗。即以此據衛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歸。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於達賴。策妄拉布坦破藏歸。復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於偽達賴。皆鑄鐵章梵文以賜。於是立固爾札廟於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於河南。取所掠藏中供器寶之。飯厄魯特刺麻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刺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室曰都綱。磨利螺貝。幾埒西藏大疑大計。皆就決焉。策妄及噶爾丹及那木札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廿餘萬。朝廷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達爾札達瓦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構釁。皆伊犁刺麻爲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即使人赴藏熬茶。祝己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刺麻。請將軍必使己主伊犁。迨叛後上疏。猶以各大臣踞高坐見刺麻。激變爲詞。敗則劫奪刺麻馬駝以遁。故御撰平定準部碑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刺麻。亦類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王師再至伊犁。遙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刺麻皆焦土。與崇奉刺麻之熬台同歸一劫。亦黃教之一大變局也。至是詔仿固爾札廟式。立安遠廟於熱河。遷置高行刺麻。以綏四衛拉來歸之衆。時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於喀爾喀郡王青衮雜布謀叛時。先集各部落王公宣諭利害。毋爲賊煽。詔加封敷教安衆大刺麻。四十五年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詔仿後藏扎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河。班禪第一世。曰。凱珠布格特。二世三世無考。班禪自崇德中。同達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於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於乾隆六年登坐。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於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即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

觀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上嘉其恪誠。從之。至京接見於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者。往輪佛法。實以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詔即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春。舍利金龜西歸。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領班第二人。住持扎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內地刺麻百八十人習焉。是年遣使齎冊印封第七世達賴刺麻。時年二十二歲。尚未受封。至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綬。唐古特之衆。初前後藏地近。惹款。寒確。不宜五穀。惟青稞。豆。麥。牛羊。不勝於食。且僧多於百姓。故仰中國之茶布。與蒙古諸番之布施。及班禪入覲。朝廷所錫資。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家所供養。其徒擁之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璽珞。念珠。晶玉之鉢。鏤金之袈裟。旛華。摩磨。磁若采帛。珍瓊不可勝計。仲巴呼圖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於達賴所屬之戴達。歸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施舍。於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刺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扼險要。我駐藏大臣巴忠。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不敢戰。於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瀾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定商上刺麻銀錢。出入之額。與春秋巡查鄂博之制。於是事權始歸一。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其惑衆倡逃之刺麻。濟仲等。剝黃伏法。仲巴擒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沙瑪爾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刺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即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胎口實。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旨。達賴六世。班禪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

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胡土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海盜之禍。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
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劍頒金奔巴瓶一供於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鐵瓶
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製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
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先於康熙中
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伯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爲世宗藩邸時
所敬。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於多倫伯。詔遣善因寺居之。高宗朝。奉詔來京師。翻定大藏經咒。奏言其國五
百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修
同文韻統。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辨其字。於四十一年跌遊京師。是爲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
住持蒙古亞於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則不暇詳述云。綜計刺麻之能出呼畢勒罕
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
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
襲。許以親族入觐。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
二者爲破格。然康熙中有丹巴呼圖克圖者。出世時能自述前生事。受封清修禪師。住持五臺山。竟以酒色不檢
黜退。是能知風命之真呼畢勒罕。隔世尙或迷其本性云。凡刺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
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刺麻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刺麻班四。三歲一至。凡西藏刺麻皆袈裟
僧衣。惟將入朝貢。始易內地衣冠。其駐京刺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伯五臺山。或派
往伊犁及四川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臣源曰。佛法出五印度。更在烏斯藏。西逾葱嶺。越廓爾喀。其水爲恆河西南流入海。今通五市之西南洋孟買孟
加臘等國。即南印度。其海名印度海者是也。烏斯藏則在葱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元奘譯經。皆從涼

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自南海。皆不經藏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來。佛教則衛藏爲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覓出諸大法王上。兼以修風命通。化身轉世爲神奇。西北諸行國。常視爲嚮背。中國常用爲衝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卽宗喀巴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六七世。自後不復再來。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尤非古之釋教。宜若可以已焉。然蔥嶺以東。惟回部諸城廓國自爲教外。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鎮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狼狽野心。且決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利。動至兵爭。爲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高宗神聖。百族稟命。詔達賴班禪兩汗僧。當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傳曰。修其教不異其俗。民可由不可使知。蓋至金奔巴瓶之頒。而大聖人神道設教。變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測矣。天章丁寧申諭。比於吏部之爲籤部。視元代尊奉帝師。干紀妨政者。曷可復道里計。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達賴稱曼殊師利大皇帝。蓋曼殊音同滿珠。卽滿洲轉音也。

附錄

欽定蒙古源流八卷。今節錄其略。曰蒙古者。土伯特國之分支。土伯特又額納特珂克之分支也。額納特珂克國。卽中印度。距拜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千有八百二十一年。有烏進雅納汗者。爲鄰國所敗。棄印度東走雪山。至喀爾喀。遂爲雅爾薩氏。至其季。子生有異表。衆咸爲汗。由此勝四方。而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是爲尼雅特汗。歷傳七汗。而爲奸臣薩納木所篡。中載復爲舊臣恢復。迎前汗之子立之。復歷七傳。至多里隆贊。是爲衍慶七汗。距佛涅槃之戊子年。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矣。得百拜懺悔。多寶經。及金塔寶匣。敬謹供奉。壽教遂興。復歷七傳。謂之妙音七汗。距前佛涅槃戊子年。二千七百五十年矣。第七汗之子曰特勒德蘇隆贊。年十六歲。卽汗位。遺其十六臣。至額納特珂克國中。傳音韻之學。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去

吉斯汗曰：承上帝之命，駕馭天下十二強汗。平定諸惡劣小汗。今當養身慮心安居。十有九年，惟唐古特人棄未服。丁亥歲，遂攻錫都爾圖汗，圍其城，禽其汗，收其哈屯。寇病終，旋于阿勒台山陰，登山陽之大鄂特地方，建陵寢。立白室八間，號爲索多博克達大元。青吉斯汗所生四子，令長子察汗魯于俄羅斯地方，即汗位。次子珠齊于托克瑞克地方，即汗位。三子鄂德格依留守汗位。幼子拖雷守蓋早厥。鄂德格依年四十七歲歿。子庫格克汗立。在位六月卒。次子庫騰汗立。因鄂崇崇侵虜患病，延請西方帕克巴刺密特刺麻，比刺麻者，生距涅蒙戊子三千三百七十五年，年二十七歲，往額納特阿克，與左道大師異端辨難，窮其詞，獲班第達之號而歸。其叔父亦有道高僧，先謂之曰：日後有東方蒙古國庫騰汗遣使請位，汝必往行。當於彼處大興佛教，因示其驗。至是六十三歲起程。六十六歲至蒙古國，與汗體頂，病立愈。遂與禪教刺麻七十歲圓寂。其歲汗亦同返。其拖雷汗之長子嗣立。在位八年，年四十六歲卒。次子忽必烈汗立。即元世祖。年四十六歲即位。夏居上都，冬居大都。平定四大國。其時帕克巴刺密特之姪，瑪迪都幹，嚕刺麻位。傳經持受薩頂之時，則刺麻坐于牀上，汗坐于下，辦理政事。時，則汗與刺麻俱坐于牀上，與汗講功德，喜金剛根本經。汗大敬服。汗在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二歲。自是凡歷數傳。每汗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嗣立，是爲元順帝。汗聽孛殺脫脫大師，占夢于阿難達瑪第刺麻。刺麻以災異凶兆告之。汗怒不悅。刺麻遂辭歸。唐古特大元汗，遂由古北口出亡，作歌梅位。距青吉斯汗降生壬午歲，凡二百零七年。距青吉斯汗即位，戊申凡百有八十年。傳位共十五汗。四方大亂，各處轉戰。蒙古兵四十萬衆，惟脫出六萬。集聚于克魯倫河，起造巴爾斯和坦城，分所部爲左右翼。每翼三萬人。年五十三歲歿。應傳至達延汗。大祖之十五世孫也。其時插漢小王子已徙漠南，而達延汗留漠北。用兵破平部落，收左右翼三萬人之衆。于祖汗之八白室前即位，稱汗號。八白室，元太祖廟也。在位七十四年。年八十歲歿。其季子生七孫，爲喀爾喀七博羅特汗。其一子爲漢南九部汗。其九部汗內有巴爾斯博羅特子七人。長子麥必里克墨爾招據鄂爾多斯部。爲其祖汗。守八白室之人，領右翼三萬衆。次子阿勒坦汗，即俺答。歲十二土默特部，而居領左翼三萬衆。尤強于諸部。阿勒坦汗，年四十七歲，用兵并瓦剌四部。六十六歲，却掠中國。於是大明隆慶汗，給封號金印滿衆。六十八歲，歲次癸酉，用兵土伯特地方，收服阿木多喀木等部落。于是阿里克刺麻，爲汗摩鋪大有利益，分別取舍等經，解脫三惡緣，及來世罪孽。汗遂專志經典，始念六字心咒。其姪鄂爾多斯部博碩克圖濟隆，年二十七歲，往見其叔阿勒坦汗。諫曰：前世失陷城地，因與中國之人結仇，以致出亡失歸。今汗壽已高，漸至于老，事之有益今生及來世者，惟在經教。今聞西方純雪地方，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祈遣使請來，依從前神祖忽必烈汗，與帕克刺巴刺麻，設立道教，豈非感事乎。阿勒坦然之，遂與右翼三萬人和好，遣使奉繼。一切之案，落木札木蘇胡大克圖，使人未至。

其聖識刺麻靜坐微笑曰。阿勒坦汗。前世已結善緣。我今必往。於是左翼蒙古三萬人。議於青海之察卜齊勒雅地方。修造廟宇。初遣八百人往迎。次遣千人往迎。再遣三千人往迎。四次汗自領萬人迎於察布哈勒廟。每次獻幣帛諸寶。駝馬無算。刺麻為各官其前世三生善緣。於是諸台吉奏言。前世奇吉斯汗之孫庫騰汗。與忽必烈汗。以道教使天下太平。今值屬世爭鬪之驗。但值聖刺麻與大力汗二人相錫。伏願自今將湯血大紅。變為溫乳之淨海。皆偏大眾。無有窮極。是時薩番士伯特蒙古等十萬餘人。無不贊嘆。希有。從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殉葬。為行禮。自此改接八節持戒誦經。每月洽齋三日。禁殺牲漁獵。創立十善禮政。尊以聖識一切瓦齊達刺麻之號。刺麻亦贈汗台吉等。以經教護法之號。阿勒坦汗許於尼濟木塔拉地造彌勒佛像。使其徒胡土克圖。先往廟中入焉。面甘露爾經。用寶石金銀裝修。達賴刺麻亦許於尼濟木塔拉地造彌勒佛像。使其徒胡土克圖。先往廟中入焉。明王定土神獻珍寶助工。既而刺麻親至。天散花雨。又收服雷聲刺麻之術士。引入善提。皆大明薩爾汗在位時事也。及阿勒坦汗與徹辰洪台吉相繼歿。各部復迎聖識達賴刺麻至鄂爾多斯地坐禪。三月又至土默特之地。焚化阿勒坦汗骨殖。復往各部落實講經教。於是察哈爾之圖門汗。與大明萬歷汗。各遣使教請往宣法教。聖刺麻曰。二大國汗之請。非為己身。實為眾生。扶持佛教。欲往之心。非不甚切。但凡物之生。有始必有終。今將他往。以施利濟。遂於使者前入定坐化。茶毗獲舍利無算。生於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三千六百七十五年。卒於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年四十七歲。其呼必勒罕托生於圖古汗隆福晉之身。以乙丑歲降生。是為第四世刺麻。年十四歲。土伯特遣使迎往。從聖識一切班禪額爾德尼出家。受格薩戒。號為聖識切蓮丹札木索賴刺麻。由是土伯特之胡土克圖等。以蒙古地方。竟無掌教坐牀之刺麻。乃公擲大慈律巴札木蘇之呼必勒罕。往坐牀於蒙古。遂稱為大慈靈達星胡土克圖。聚眾以大慈諸們汗之號。發願前往西藏宗喀巴之肆納囊蘇處。教誨丹珠爾經。至歲次甲子年六十歲。五十九歲。緣完金字甘露爾經。又發願前往西藏宗喀巴之肆納囊蘇處。教誨丹珠爾經。至歲次甲子年六十歲。現此達賴刺麻外。別出住持蒙古之諸們汗一支也。又博克達達禪一支。乃蒙古大乘聲聞之羅漢。傳授金剛經在額納特利克地方。生生世世。闡揚正法。屏去異端。旋機金剛不壞法身。今化為圖伯特班禪額爾德尼。歲次乙未蒙古土默特等汗。行兵圖伯特。收服蘇巴汗十萬大兵。時班禪正在札什倫布廟坐禪。忽然心動。遂乘號詣爾布旺之馬。俟至兩軍之間。大眾駭異。其前知三世之巴特瑪三博特能知未來經。有云五百年後。濟能特河昇溝兵之際。當有彌陀菩薩。於札克博里山。救十萬人之命。於是大眾得聞金剛薩頂秘密之教。無不如願。又歲次丙辰。第四世達賴刺麻。蓮丹札木素。年二十八歲圓寂。次歲丁巳。在薩斯嘉達克博地方轉生。班禪知之。告以五歲前請至廟內。則於壽命有礙。至六歲令弟子等將托音衣服往迎。其孺子即起坐問訊。與班禪論經。卷與沙。大眾

無不聽星，御請至布齊爾爾落髮，入學肄業。了無滯復。班禪云：今世德業必造其極矣。後名爲第五世羅卜薩札木蘇。既而滿漢汗，初以智勇收服葉虎，招降三江之珠爾齊特。取恩克察汗珠爾齊特，精大師之統。其後千年，取大明汗之東省察罕府郡。天現明星，昭示祥瑞。鄂爾多斯之韓齊爾圖蓋薩頂大王固實曰：此汗係有大福之人。此星係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觀之，非常人也。于是靈運蒙古，俱稱爲大力巴圖魯汗。其林丹汗薩圖克圖，帶領右翼三萬人，聯絡科爾沁之衆，諾延等，遂稱爲徹辰汗。其後運去其妻子於鄂爾多斯，辭故之托魯地方，被獲。因取蒙古汗之統。己丑歲年四十四歲，途尊爲和爾摩斯達額爾德木圖博克達徹辰汗。年四十六歲，破明錦州而回。是時博克達班禪額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喇嘛備書印錦儀，送胡土克圖前往東方，和爾摩斯達額爾德尼圖博克達徹辰汗處致書，並將從前其驗呈閱。汗延入盛京，算胡土克圖爲巴克什喇嘛，講經論法，醫藥無算。并寄密鏡，言將往取大明汗都城。俟世事理竣，再回博克達喇嘛二人相見。癸未歲，享年五十二歲。升遐，諸王遵奉遺勅，以兵入關，代明統緒，迎順治汗年七歲，坐大明汗之金牀。於南方八十萬漢人，西方阿木多喀木二十六部落國伯特，北方四萬衛拉特，東方三萬高麗，中原四省，佛森六萬蒙古，歲次辛卯，年十四歲。遣使四請二博克達喇嘛，時班禪以年老未至。惟第五世達賴前來，大興佛教，安生靈。綠庫圖克台撥辰，供台吉之齋。小撥辰薩魯台吉，願知一切，乃將汗等德統約略敘述，并將沙爾巴、胡土克圖所纂薩隆花漢史、雜喇幹爾察汗所總經卷源委，古昔蒙古汗等德統、大黃冊等七史，合訂，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火妙當值之二月十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告成。

西藏後記

西藏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舍民居，聖山建禱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設宗布木以理民。設丁布木以理兵。民居碉房，其游牧之番及蒙古則居黑帳，至其衣氍毹，食漣酪，仰茶忌痘，則藏民所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俗一異。又有禱營者。前藏大營十，中營四十有三，小營二十有五。邊營十有四。達賴喇嘛所轄寺廟三千百餘，藏大營三，中營十有四，小營十有五。每營設官一二，以理各寨番民。達賴喇嘛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刺麻有五十餘所，刺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刺麻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據乾隆二年，理藩院造冊。其刺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司各轄。

番民不設官吏。僧多於民。君并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則俗又一異。藏地萬峯刺天。高輒冰凌。窪輒燠溽。十里殊
寒。其曠坦數百里。四山圍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番贊
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數萬里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礴
之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偕刺麻楚爾沁等。往圖檄外山川。以阿里西三百
餘里之岡底斯山爲天下大幹宗祖。岡底斯者。葱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之內而外。凡南條之水若大小金沙江。
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怒江。若岷江。無一不源於西藏者。故說禹貢者。或以三藏卽三危。而入南海之江。卽黑水云。
布達拉山者。華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疊二
峯。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爲高行刺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邈迤。疊疊而成樓十有三重。高六
丈。七尺。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建於唐時贊普。而歷
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殿則宗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昏壁上。其刺麻所居一峯。卽招並筆洞。山
巔建寺。形如磨盤。下瞰藏江。山後又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高四重。以琉璃。瓦皮船渡之。爲達賴刺麻習靜之
所。拱以羣山。匯以三江。卽大金沙江上游。捍隄三十餘里。居民夾岸而築其上。每歲首諸刺麻。聚大招寺講經
役也。此一山之東五里爲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建。西番謂唐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西。大招高樓四重殿
宇闌干皆銅鑲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及白布國王女塑像。其內神佛萬計。缸酥爲燈。殿門外有長慶中唐番和
盟碑。旁有唐柳。鬱老龍刺。舊制藏中有公事。則駐藏大臣會諸貝子。及大刺麻。于大招寺講之。近始議于公署。小
招寺規制亞之。大招寺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鑄。自中國請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珠吉多佛。其座
佛。卽公主侍女成佛。直委巷之談。而大小招寺在喇薩城。爲西藏諸城之首。喇薩者華言佛地也。又南七
里爲札什城。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臘桑鵝四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刺麻多者五千餘。次者二三千。而
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是以十月二十五日爲成道之期。而宗角圖

卡契圖經圖諸勝。銷落其間。經圖者。書述其地。經圖行各地番僧。蒙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其間。此外遇節期。則達賴升座。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圓聽膜拜千計。不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一至焉。達賴所坐臺。懸數十重高座。番民梵唄。徹山谷。莊嚴窮七寶。為四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倫布寺次之。該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面江。氣勢雄壯。其大刺麻學道能轉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為胡土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尙師也。其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刺麻等號。分駐各番蒙古部落。而皆統領於達賴班禪。其兵刑賦稅。則有第巴。有噶布倫。有戴奉。有堪布。有商上等。分掌之。西藏額設步騎六萬四千。步兵居五萬。中藏三千騎。後藏二千騎。阿里五千騎。稞壩千騎。黑帳番蒙古共三千騎。臨陣惟蒙古騎兵八百。頗勇。阿里稞壩工布之兵次之。其刑有番律四十一條。甚酷。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麻。半施各寺。輒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於賦稅。其外夷。則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萬餘戶。寺廟百有二十。刺麻二萬五千餘。天時物產勝西藏。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即天竺界。惟番僧往來。漢民罕至也。又西南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四千餘戶。於雍正間內附。乾隆間并為廓爾喀。其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此外番族土司小部落。隸西藏者不可勝數。其陝川漢入藏三路。惟雲南中甸之路。嶮峻重阻。止通商販。大軍不能入也。故軍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經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為正驛。而互市於貢道。亦皆在打箭爐。其地高寒。乃明正土司所屬。為番夷總匯。因山為城。市井輻輳。西三百里。逾雅龍江至裏塘。即第六世達賴之惠遠廟也。又西數百里至巴塘。通西寧西藏雲南孔道。沃野千里。四時和燠。舊皆西藏地。自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招服番衆。故與中甸維西分隸川漢。自此以西路百里至察木多。是為前藏。亦西寧西藏川滇縮藪之地。又西數百里。逾瓦河雪嶺而至洛隆宗城。沿途皆有漢人寺。相傳吳三桂所建。又西數百里。踰丹達而至拉里。亦兩經雪嶺。凡藏中雪嶺不一。四時冰凌。其凹處深輒數仞。人畜失足。杳無蹤跡。其類積雪如城。不時隨風飄灑。甚於天降。行人舍騎而步。以手代足。羸牲跽隨。白骨載

途。寒姪噤人。飛走皆絕。惟夏秋之際可行。然遇夏雪煥洋。勢如傾岳。縱水橫潦。僕瘠馬瘠。兼以瘴癘不毛。番夷剽奪。風日慘澹。有冬無春。行役之艱。於此爲極。康熙五十九年。漢兵三百。嘗於瓦河一柱峯下。中夜風雪。人馬悉僵。吁可畏已。又西踰烏蘇江至烏蘇汛。始平坦。又三百里而至布達拉中藏。距打箭爐共三千餘里。故曰西藏非佛國。而不可謂非異境也。滇南師範曰。著有滇中國赴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凡三千五百里。再至中天竺。又千有六百里。共五千一百里。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進藏。至東天竺北界二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僅三千有二百里。視南道徑千有九百里。以地望準之。雲南之騰越州。正與天竺東西相直。止因其間赤髮野人隔之。故一則迂道南行千有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西。至東天竺。又西北至中天竺。檀那國。計三千八百里。一則迂道西行入藏。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使能取道野人。徑直西上。則免由緬由藏兩迂途。而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有八九百里。野夷若入版圖。則與天竺境壤相接。昔漢武開西南夷。本由梁州達大夏。偉矣哉。西藏記曰。由後藏塞爾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戎部落。其地北接後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自小西天界南行十日。至其國都布爾牙部落。後上海船行半月至大西天。小西天爲東天竺。大西天爲中天竺。又曰後藏札什倫布西南。與布魯克及白布等部交界。白布即贊普取白布國王女之地。布魯克即往東天竺之路也。又一路由阿里西南二千餘里。入厄納特珂克。即中天竺。其中藏前藏東南。則以怒江爲界。江以南即格瑜野人。每藏中有死罪。則驅之過江。聽野人殘之。以上西藏記。然則怒江南岸。逾野夷西境。即布魯克部。與東天竺近。而怒夷自雍正中內附。歲輸皮貢於騰越界。非不可闢之區。則天竺與中國。亦非不可接之境。惟是東天竺。即今南洋孟加臘地。久爲西洋英吉利所據。其地已不與佛教。即至其地。亦無高僧異典。而膏沃殷阜。專產鴉片。流毒中國。誠能募騰越土勇萬人。渡怒江而西南。長驅擄其背腋。通絕域爲鄰壤。實制西夷之一奇。或曰大金沙江。自藏經緬。其入海之口。即東天竺界。其水關於大江。造舟藏地。順流建瓴。尤倍捷於陸。然有舟師之便。而又有緬夷之梗。利害亦適相營也。

附錄康翰記行

武侯五月將還。瀘水所入。即今之大渡河也。按今地輿圖。大渡河水。源出於松潘西北二百五十餘里。物議
 禮漫二土司境內。南流三百五十餘里。得大金川河。南經樂靖崇化章谷三屯。小金川河自東北經撫邊懋功
 二屯來會。始名大渡河。西南流七十餘里。有巴的河。自打箭爐東北會打箭爐河。東流入之。南經倫邊沈邊二
 土司境。有什耳河自西來入。又南流自松林地土司境。有老鴉渡河自西南來入。自此乃東流六十餘里。有清
 溪縣之流沙河自北來入。又東流百餘里。越橫河自西南來入。東過峨邊馬邊二屬。岷州南謂之隔江。又
 東二十餘里至嘉定府樂山縣。乃入岷江矣。蓋大渡河即古若水。瀘水自越嶲南來入之。武侯當日南征所渡
 之瀘水。即此水也。故今清溪縣東北有山。土名大相嶽。自清溪縣東南至寧遠府南山。土名小相嶽。皆以武侯
 經過得名。蓋自成都南行界隔華夷之水。莫大於此。故武侯舉以言之。若今之瀘州。乃在威都東南。大江之北。
 若過此而南。當云渡江。不得云渡瀘矣。不知後來何以名州也。

又曰。察水多形勢。若雄昂。橫河在其右。源出中壩。因通雲南。亦名雲河。雜橫河在其左。源出九姑。因風四川。亦
 名川河。二水合流入雲南界。其山則裹角大山。積雪五十里。離瓦合一柱拉三日。覆山至昌都二日。乃川康西
 藏三界之中。最為重地。隔山環抱左右。有大水壩。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溢青海。乃扼要之區。而察
 大多大寺。在山上南嚮。其出自西北來。開大壩。寺後屏間三壩。左右雙峰壁峙。中出一支。迤邐而下二里許。如
 龍飲水。左右二河。即瀾滄江之上游。皆奔流千餘里。自山後環抱而來。交會山前。其外高山四圍。形勢非常。昔
 孫大將軍見而惡之。駐軍山上。移剌麻於下。斷其山脈而覆之。今山上剌麻數千。山下土城為辦擊成兵。及糧
 務駐所。城外蕃民四五百戶。漢人貿易者數十家。與蕃雜處。

又曰。自打箭爐至小巴冲。地氣皆寒。節近芒種。衣必重裘。及至巴塘。始覺喧暖。可著棉衣矣。衛護國議云。打箭
 爐外折多山。產大黃。藥氣薰蒸。使人氣喘。以余所經。不獨折多為然。裏塘尤甚。蓋自折多至巴塘乃止。良由水
 性寒重。使人氣下之故。非開大黃也。裏塘有錫泉。巴塘亦有之。皆地產硫磺。與大黃之性相反。何嘗數百里皆
 產大黃耶。巴塘富庶。瘴氣裏塘。蓋地氣一寒。一暖也。巴塘四面皆山。中間綠野平曠。周約三數十里。青稞
 小麥。鵝望葱秀。所居行館。住近東山面西。正副土司署。皆在其北。都司無署。徵民房居之。蠻民數百戶。有街市。
 皆陝西客民。貿易於此。其西山一帶。則皆刺麻寺。糧務署在寺內。行館頗高潔。可時眺望。全塘在目。儼如內地。
 心神為之一怡。至巴塘之呼圖克盟。亦食牛羊。衣氈羊裘。初無異人處。惟夜坐不眠。所習經典較多耳。巴塘

刺麻寺衆少於裏塘。經板亦在裏塘刷印而來。堪布亦如內地。方丈自三品至八九品。視所管寺院。刺麻大小多寡爲差。

又曰。西藏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內分刺達馬兵三千。後藏馬兵二千。阿里馬兵五千。察禮馬兵一千。當子拉維領木錯諸地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五千。前後藏拉里。共步兵五萬。皆唐古忒與蒙古之兵也。散在民間。征調有時。無常制。乾隆五十七年。改定前後藏。有常備馬兵三千。惟前藏札什布城駐紮營兵六百餘名。三年更換。以游擊外紅祇一守備。定日一都司。遣遠餉鉅。故不能多設戍兵。僅備彈壓而已。昔新額之設也。大小名城。齊齒相接。將軍參贊辦事領隊大臣。提鎮數十員。副將以下。將備數百員。哈密駐兵一千。巴里坤駐備營兵一千。綠營兵三千。烏魯木齊駐兵五千三百。伊犁駐備營兵三千八百。應役遣犯二千。其環列惠遠城者。巴忒營駐兵一千九百。博羅他拉駐察哈爾備營兵一千。他爾奇城。烏哈爾里克城。駐屯田綠旗兵二千六百。流犯千餘。伊犁河南八堡駐備營兵一千。以上伊犁凡備蒙古輪班兵一千五百。闕展駐兵三千五百。哈喇沙拉屯田防兵二百。庫車城守兵三百。烏什備兵二百。漢兵一千。葉爾羌備兵三百。城守漢兵六百五十五。喀什噶爾備兵二百五十。漢兵二百五十。以上各城備漢兵又五千九百七十餘人。此皆客兵也。其回城本地之兵不與焉。今前後藏自唐古忒兵外。駐防綠營兵僅六百有奇。蒙古駐防亦不過三十九族而已。所恃者唐古忒習於佛教。柔順易馴耳。然無事之時。固爲我用。一旦有事。能保其心不異耶。自來駐藏大臣。加意戍兵。惠愛之無不至。定例官兵。盡民婦有罪。惟西藏戍兵許備善婦服役。蓋所以慰遠戍者之心也。近歲贖者以爲戍兵盡生子。日漸蕃衍。將漸成其種類。嚴禁革除。然戍兵生子。皆內地種人。如果蕃衍。是贖善人爲我族類。我之利也。何謂成彼種類乎。新額滿蒙漢兵既衆。復令攝營以往。而招墾屯田。亦皆用營戶。自固欲其蕃衍矣。更以流墾應役。故回城有事。皆得其用。夫衆人以我同類。尙得其用。况戍兵之子乎。昔西弁人貿易廣東。例不許其住營。恐有滋生。於我不利也。近時英吉利來五處馬頭。強我之禁。必以許其攜眷爲始。蓋欲滋種於中國矣。人至中國。猶謀增其種。我在異域。反自弱其人。意殆別有所爲。非謂蒙所能喻也。

又曰。著人有合古者。敬事。女衣裳前著帽。一也。著僧見人。必以哈達。即古之束帛。二也。著見官長。必僂背旁行。即古一命而趨。再命而僂。循牆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又云。西藏圖識。言吐著王傳七世至綽爾濟松贊噶木布。迎唐公主爲妻。又迎巴勒布王鄂特色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爲妾。唐公主等來壽龜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麗珠多爾濟佛像。薩王擇地。興建大招供奉之。余按此

謂得之。蓋大招之覺羅繼庫尼。即唐公主所帶之釋迦牟尼像也。小招之悉多吉。即拜木薩所帶之墨桑多爾像也。十二歲之說。何其妄耶。

乾隆征廓爾喀記

四川雲南之西。爲烏斯藏。烏斯藏之西南。爲廓爾喀。廓爾喀之西南。爲五印度。印度古佛國。在葱嶺西南。瀕大海。去烏斯藏尚二千里。或以烏斯藏即古佛國者非也。自四川打箭爐。西行二十餘驛。至前藏。十二驛至中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二十驛至濟隴之鐵索橋。爲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則廓爾喀矣。廓爾喀本巴勒布國。舊分葉楞部。布顏部。庫木部。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後三部吞并爲一。遂與後藏鄰。東西數千里。南北千餘里。其巢穴曰陽布。距邊約十一二日程。其地亦有佛迹。唐古特人歲往朝塔。拭白土焉。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構兵。則自乾隆五十五年內犯西藏始。初後藏班禪刺麻。以四十六年來。朝祝高宗七旬。中外施舍。海盜山積。及班禪卒於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爲其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舍瑪爾巴爲紅教。不使分惠。於是舍瑪爾巴憤懣廓爾喀。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其入寇。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糶土爲詞。與兵圍邊。唐古特兵不能鬪。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陰令西藏堪布等私許歲幣萬五千金。按兵不戰。時達賴刺麻不可。而巴宗擅以賊降飾奏。與廓爾喀會入貢。受封國王。是役未交一兵。而糜餉百萬。七月。廓爾喀遣人至藏表貢。並致駐藏大臣書。請如前約。鄂輝恐發覺前事。屏不奏。次年藏中歲幣復爽約。於是廓爾喀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後藏札什倫布。西南左有曲多江。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咽喉天險。賊步卒數千。自聶拉木入。其時滿漢官兵若分兩路。一扼曲多江。一扼曲多江。一繞赴彭錯嶺。截其後。其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不戰潰也。駐藏大臣保泰一聞賊至。則後班禪於前藏。并張皇賊勢。奏請移達賴於西寧。班禪於泰寧。欲以藏地委賊。且札什倫布寺負山面江。形勢聲峻。刺麻數千乘。壘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克圖。挈資先遁。刺麻濟仲札蒼等。復託言卜諸吉祥。天母不宜戰。衆心遂潰。賊大掠札什倫布。

全藏大震。兩大刺麻飛章告急。侍衛巴宗鳳駕熱河。聞變畏罪。自沉水死。時鄂輝爲四川總督。成德爲四川將軍。因盡以罪委之。謂巴忠解唐古特語。故私讖皆其一人所爲。己二人不知也。及奉命赴藏剿禦。又按程緩進。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參贊。調索倫滿兵及屯練士兵進討。其軍餉則藏以東川督孫士毅主之。藏以西駐藏大臣和琳主之。濟隆邊外則前川督惠齡主之。柳保泰於軍前。命大兵由青海草地進藏。較四川打箭爐近三十程。賊狂於上年賄和之役。盡運所掠歸國。留千賊屯界不去。鄂輝成德等擁兵四千。既不擊其飽颺。又不攻其餘賊。僅破磊拉木寨賊百餘。遂奏賊退欲即以竣事。竟不言濟隆絨轄二處之賊。上斥不許。明年二月將軍參贊由青海至後藏。閏四月所調索倫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皆集。并藏內官兵三千。共采買藏中稞麥七萬石。牛犂二萬餘。足供萬數千人一年之食。毋煩內地轉運。五月連敗其屯界之賊。盡復藏地。六月初大舉深入。恐賊繞襲後路。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及總兵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賊勢。而大軍出中路。海蘭察將三隊爲前軍。福康安將二隊以繼之。距濟隆八十里之鐵索橋。初入賊界第一隘也。賊斷橋阻險。福康安以正兵與賊相持。而海蘭察潛由上游筏渡繞山後。出賊營之上。福康安亦即乘勢造橋奪卡。合衝賊營。追剿百六十里至協布魯。沿途無地立營。故無一賊。又百數十里至東覺嶺。兩崖壁立。中隔橫河。水深溜急。我兵緣徑側行。險與鐵索橋等。乘晦夜雨。分兵上下游。接河側枯樹爲橋而渡。始奪其險。六月九日至雍雅山。廓夷震攝。遣使詣軍前乞降。將軍參贊嚴檄斥之。數日不報。復三路進攻。大戰大捷。踰大山二重。先後殺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將近其國都陽布之地。前此山勢皆東西夾河。自雍雅以後。山皆南北夾河。賊踞守兩山。中互一橋。八月初我兵三路攻奪其北岸之山。并破其橋北之賊。其南岸大山數十里。山後即其國都也。賊以十營踞山。守禦甚固。海蘭察欲扼河立營。福康安不可。踰橋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里。至斗絕處。賊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賊三路來犯。我兵且戰且卻。死傷甚衆。賴海蘭察隔河接應。而額勒登保扼橋力戰。乃退賊。方是時其國境南郡印度之地。曰披楞者。久爲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怨。福康安進兵時。曾檄近廓夷東南之哲孟雄宗木布魯

克西面之巴作木朗。南面之甲噶爾披楞等部。同時進攻。許事平。分裂其地。及是。廓夷南告急於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實陰逼其邊鄙。廓夷兩支。強大敵。洵懼無計。且恐我軍聞而氣奮也。再遣人詣軍。卑詞乞哀。時我師方挫。而賊進益險。且踰八月。即大雪封山。難返。乃允其降。盡獻邊所立合同。及所掠藏中財寶金塔頂金冊印。歸前被執之丹津班珠爾等。并獻沙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東班師。上本欲裂其土分授諸土司。而酬福康安以郡王爵。及聞已受降。乃允其請。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爲官兵駐藏之始。後藏至廓爾喀。有定結大路。必違布魯克巴等部。迂道月餘。故我師由濟隴近路入。左壁右端。不容一騎。將軍參贊亦時步進。敵所貢象。遠大路。次年春。始至前藏。而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必窮一日之力。踰之。稍昏黑。即不能覓路。且有雪城若門。洞深數十丈。人往來者不敢語。否輒有雪大如屋。壓而殛之。廓爾喀寇藏時。運貨歸國者二千人。過嶺凍死殆盡。蓋葱嶺之南脊。天所以限中西也。險倍金川。遠踰回部。爲漢唐兵力所未至。幸其士卒皆跣足。先約期而後交綬。我軍不顧。輒先發揀襲。往往猝爲我乘。自大創以後。至今貢獻不絕。其國西鄰北印度。克什噶爾。南鄰東印度。甲噶爾。即明史之榜葛刺。一作孟加臘。久屬大西洋英吉利。其都城。則披楞也。一名噶里。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貢。自言前歲大將軍。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後有需用西洋兵者。情願效力。朝廷始知前此廓爾喀之役。其南界亦有邊警外患也。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夷人入寇粵浙。廓爾喀亦遣人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屬之披楞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擄兵。京屬屢勝。臣願率所部往攻里底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未知所稱里底。即英吉利。所稱京屬。即謂中國之廣東省。所稱披楞屬地。即東印度孟加臘。願答以蜜燭相攻。天朝向不過問卻之。蓋英吉利國都。雖遠在大西洋。而其屬國印度。則與廓爾喀接壤。世仇摯。故我攻廓。則英夷乘之。我攻英。則廓夷亦願助之云。

臣源曰。廓爾喀界西藏及東印度。猛兩勁敵之間。然內貢中國。而不貢印度夷。近日英國西與俄羅斯擄兵。東與中國結盟。故廓爾喀欲乘兩大國之勢。以攻印度云。印度地產鴉片煙。英吉利關稅。歲入千萬計。其兵船入犯中

國者十九皆孟加臘之人。誠能聽廉夷出兵之請。獎其忠順。擾彼腴疆。擄其空虛。牽其內顧。使西夷失富強之業。成狼狽之勢。亦海外奇烈也。俄羅斯地袤二萬里。與中國首尾相接。地大兵強。西洋所畏。其與我互市之地。則有陸而無海。英夷之與我互市。則又有海而無陸。近日俄羅斯屢與英夷爭遠達里之地。其地橫互南洋。俄羅斯得之。則可以圖井印度。故與英夷連年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若能許俄羅斯海船赴粵貿易。聯絡彌利堅法蘭西等國。皆英夷仇敵。則英夷之兵船。不敢舍其境。而遠犯中國。英夷皆分守各境。不敢遠進。恐他國乘其虛也。夫以夷攻夷之效。屢見者視爲迂圖。乾隆嘉慶間。一封暹羅。遂足以西制緬甸。東制安南。善奕者。或一間著而全局皆生。况以宅中馭外之勢。制警蠻四結之夷哉。

附錄康輅紀行

古天竺國。一名身毒。卽五印度也。地在後藏之西。約一月程。後藏南爲廓爾喀。西渡小海。地名披楞。卽東印度。披楞之南。有地濱海。名孟加刺。明史作榜葛臘。本東印度地。爲英吉利所據。以利誘披楞。爲其所屬。中國不知孟加刺爲英吉利所據之馬頭。但相傳爲第里巴察而已。英吉利既據此地。誘屬披楞。復誘其傍地。皆屬之。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侵後藏。求助於第里巴察。其會果爾那爾謂其國人在廣東貿易。天朝待之厚。御之嚴。爾喀既爲大兵平服。遂與第里巴察及披楞有隙。道光十九年。請于西藏。求借兵餉。擊披楞。不許。其時英吉利先已覬覦。欲謀併廓爾喀。以窺西藏矣。廓爾喀王之正妃與次妃。各生一子。皆幼。次妃有寵。正妃恐己子不得立。因次妃子族。使人藥殺之。大臣有舉與者。爲大喇嘛。當國。王究藥殺狀。辭連舉與。王疑之。其姪烏大巴與。進入披楞。道光二十年。廓爾喀王遣使臣爾葛其入貢。未返。烏大巴與因披楞之助。回國。廢其王。立正妃之子。盡殺治罪與獄者。二貢使在其黨中。乃羅殺其家。二使臣返至藏中。聞變。不敢歸國。中道亦進入披楞。先是披楞陷廓爾喀。王木禮。鎗封甚固。日中皆珍寶。須王親啓。大臣疑有詐。使囚于空地。啓之。藥發。斃囚。益怒。披楞。東方有英吉利事。廓爾喀使告藏中曰。聞第里巴察與京屬打仗。願借兵餉助擊之。大臣不知所云。第里巴察卽英吉利。京屬卽廣東也。奏入。上使查覈。乃編詢得前駐藏大臣和泰。所著西藏賦注。有第里巴察乃西南徼外一大國語。覆奏。事發。第里巴察乘孟加刺之虛。自以兵往襲之。大獲。比二十二年事也。英吉利方肆擄。所紅江。欲求無厭。聞第里巴察敗。亟分兵回救。至孟加刺。厚賂廓爾喀。贖還所擄男婦千人。以和。廓爾喀既得

志。又以數請助藏中不許。懷怨。至是乃輕中國矣。今四川通志西域廓爾喀。本巴勒布中一小部落。其地正東自札格達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日。正南自巴爾布。即巴勒布。至尼諾成克。計程七日。正西至庫爾卡。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之濟隆城卡。二日。自海陸至藏。計程二十日。巴勒布本三罕日布額罕。葉楞罕。庫庫木罕。雍正十年內附。十一年奉表入貢。嗣為廓爾喀所併。乾隆五十三年。廓爾喀會長刺納巴都爾。又兼併哲孟雄。作木頭格敏湯諸部。遂與西藏以交易滋擾。王師遠涉至命。始震攝投誠。遣倉瑪木野入貢。及五十六年。復誘西藏喇布倫。丹津班珠爾。由陸地定日肆掠。札什倫布而去。餘賊運濟隆絨糴。五十七年正月。福大將軍同題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進討。大將軍自青海至藏。蘇拉木之賊先已為額駙大臣成所破。四月大兵次定日。直取濟隆。隨賊境克鐵索橋。六月庚午。次瑪多。癸酉。克其本城。喇卡數十。蘇拉木兵亦克鐵索橋。闖賊卡。進至利底。賊精之賊頭去。廓爾喀大懼乞降。不許。七月。復戰于堆補木。甲爾古拉直抵喇卡。廓爾喀會再遣人詣營。歸丹津巴珠爾等。獻札什倫布所掠。使噶策第烏達特塔巴堆。副象蕃馬。及樂工一部。不可勝計。奉表歸誠。大將軍應崖紀功而還。又曰。披楞西南一大部落。道路險遠。在廓爾喀外。自番為喇爾瑪達。其別部人稱為披楞。其善民奉回教。部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為一教。不信佛。惟阿雜拉刺麻。有佛廟一。距部長官寮不遠。令喇麻一人在官寮通譯文書。乾隆五十八年。遣喇麻達齊格哩。至藏投稟。極恭順。又曰。第哩巴察在甲喇爾各部。中地土較廣。所屬最多。噶哩瑪達為第哩巴察屬部。中大部落。與廓爾喀南界毗連。為邊外邊極之國。披楞有小部落。名巴爾底。薩爾爾。西通廓爾喀。東通布魯克巴。乾隆五十八年。廓爾喀貢象馬。由巴爾底。薩爾爾部中。繞行。其部長備米草。人夫護送。奏賞之。余按通志。修于嘉慶中。所謂西藏外諸部落。皆據藏中文案。及平定廓爾喀奏章。當時但知披楞為第哩巴察屬部。以第哩巴察為甲喇爾之大部落。初不知其即英吉利也。又稱披楞民信奉回教。以部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為一教。不信佛。蓋即天主教也。又稱披楞之小部落。巴爾底。薩爾爾。西通廓爾喀。東通布魯克巴。是時布魯克巴。猶未為廓爾喀所併也。布魯克巴本紅教喇麻地。與噶畢分為兩部。其部長諾查林親。乾隆元年。謁額爾德尼第巴印。掌教喇麻。為札爾薩立布魯克谷。呼畢勒罕。俱住布魯克巴。蘇湯德慶城中。有大小城五十餘。人民四萬餘戶。喇麻二萬五千餘人。其界東至綽囉烏魯克。圖部落。計程八日。南至額納特克。圖。計程十日。西至巴木鍾。計程十日。正北至帕克哩城。乃西藏屬也。見西藏賦注。巴木鍾。疑即哲孟雄。與披楞隔界之大嶺也。

又曰。前藏西南小部落。名哲孟雄。西南鄰廓爾喀。南接披楞。去後藏之帕里三日程。北至江孜三百餘里。又北一百餘里。即札什倫布。舊屬廓爾喀。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平後。修好於唐古忒。貢服王化。人強健而嗜小索。

畏披撈。其國披撈之國中隔大山。有道一鏡。僅容半行。天生險隘也。藏人言近為披撈擊斃此道。設卡其上。哲孟雄不敢較。蓋披撈欲窺西藏。為廓爾喀所阻。哲孟雄路近而小弱。故取道于此。

又曰。諸部聞言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西域花卉不多。亦不常有。惟此九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域所無者。皆有之。每十二年。達賴喇嘛遣人。往修塔一次。近有一塔金頂忽飛去。不知所之。蕃人以爲神奇。余謂塔者。佛之表識。觀其來去。可以卜地之興衰。余家自明萬歷間。先嗣使宅內。忽一鐵蝶飛至。滿貯麥飯。猶自後人物科名益盛。乾隆中。鐵松中丞。改宅建祠。饒貯樓上。今猶無恙。塔之飛也。亦猶是耳。與則爲禱。則爲妖孽。天之道也。

又曰。後藏之西爲阿里。其西北界近底得阿城。東有拉達克城。本一小部落也。東西境長一千五百餘里。北至葉爾羌十八站。西北爲克食米爾。西南爲森巴。南爲哲孟雄。洛披陽廓爾喀。又西南爲披撈。其西境內有茫玉納山。自茫玉納山以西。有地曰補仁。又西曰達瑪喇。又西曰離仁。又西北曰堆噶爾木。又西北曰赫妥。皆拉達克之地。堆噶爾木產金。五輩達賴喇嘛時。奪取此五處。拉達克不敢較。道光十年。有靈格爾餘黨。自葉爾羌逃至其地。拉達會長擒。賞五品頂戴。又嘗入藏。禮達賴喇嘛。後爲西界外野蕃。森巴侵佔其地。走唐古忒。求救。駐藏大臣拒之弗納。拉達克怨。反投森巴。誘之寇唐古忒。欲復茫玉納山西故地。森巴者。其部有二。最大而遠者曰然古森。次曰索熱森。曰谷明森。道光二十一年。索熱森會俄斯爾。因拉達克來侵。遣噶布倫往擊。卒少不勝。補仁五處。皆爲所奪。大臣以聞。發唐古忒大兵剿之。森巴勇悍。奮鎗衝鋒。而不耐寒。藏有紅教喇嘛。宣瑀傷者。能銷經祈雪。深數尺。森巴大陣。唐古忒乘雪以進。環鎗進攻。森巴大敗。陣斬俄斯爾。擒八百餘人。盡復所奪地。退至森巴界河而營。督唐古忒兵者。噶布倫策勒。奪吉戴瑪。比喜也。俄斯爾之妻。率衆逃至。聞敗大懼。然古森以爲俄斯爾之勇。猶陣亡。又森巴得唐古忒營中護法神像。怒自行動。大驚。乃使人請和。未成。伏河水。扼唐古忒營。兵皆走。依山策勒。奪吉比章。單騎入森巴營。責讓之。森巴乃奉約而退。遣所侵拉達克地。以處其酋。

卷六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俄羅斯國。至明始大。其地表絡滿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與中國相首尾。其國都在大西洋。而東接蒙古黑龍江。

者。特其邊鄙云。自古不通中國。至元太祖始滅之。并滅其北之欽察國。南之阿速國。合爲一國。以封其長子朮赤。其地皆在葱嶺西北。未至東方也。其阿羅思裔族。逃於北海計由之地。臣服於元。及元亡後。俄羅斯族姓亦內爭。其部長乞援於西費雅國。假其兵八千以平內亂。而割那爾瓦城賂之。自立爲汗。其國復強。盡驅元裔蒙古出境。恢復舊疆。距康巖初察罕汗三百五十餘年也。數傳至明嘉靖時。南滅庫程汗。阿斯拉坦汗。遷其人於阿爾泰山北。遂與韃靼瓦剌鄰矣。有大斯科四。曰計由斯科。其北海舊都也。曰莫斯科窪斯科。其新都也。曰喀山斯科。則葱嶺迤西。南抵裏海界。西哈薩克地也。曰悉畢爾斯科。則葱嶺以東。復分四部。東抵額爾齊斯河。南界雅爾科布多爲一部。東抵色稜格河。南界阿爾泰山爲一部。又東抵朱爾克河。南界車臣汗蒙古爲一部。又東抵海南界黑龍江索倫爲一部。四部皆名悉畢爾斯科。乃其新藩屬地也。閱百有三十餘年。而至康熙世之察罕汗故鼻。兒童時好戰鬪戲。及即位。同戲諸人皆爲將。日事攻戰。會由地中海黑海之間。攻服諸游牧部落。闢地至西印度。又與圖理雅國之控葛爾汗爭阿藻城。大戰破之。控葛爾汗請和。乃還其城。而盡奪阿藻東北千餘里地。於是又增斯科三。曰司馬廉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佛羅尼斯科。共有大斯科七。又遣使索其先世所割之那爾瓦部於西費雅國。不與。連戰數載。竟并其城數千里。以己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而自遷都之。於是有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鎮守之。而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斯科者若中國省治。一大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若府治。柏與數百。若縣治也。每大斯科設總管官一。曰噶噶林。猶中國總督。每小斯科及柏與設頭目。猶守令。其疆域東西北三面際海。東西二萬餘里。南北六千里。其東西之中。以烏拉嶺分界。即葱嶺北幹。亦名大里布山。橫抵冰海。烏拉嶺以東。水皆入北海。烏拉以西。水皆西南入裏海。地中海。其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痘疫。五方風氣。部類別處。師兵羅衛。與中國大同。其地產名馬。兵長騎戰。長火器。甲堅可禦銃彈。其國奴僕。俘於兵額。大部落之。奴僕有至十二萬者。其奴僕一備戰。一司農。每農給田五十畝。養一兵一馬。無餉兵之費。其教崇耶穌。以紀年。其書橫行。自左而右。西合拉提諾。東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拉提諾者。西洋字體。托忒者。厄魯特字體。

烏珠克者。唐古特字體。康熙四十四年。俄羅斯貿易使至。上閱其文字。謂兼三體云。初。俄羅斯東邊接黑龍江。江者以外與安嶺爲界。當明末季。我大清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東北際海。而俄羅斯東部曰羅刹者。亦踰外與安嶺。侵偏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侵略拉特烏梁海。奪四佐嶺。崇德四年。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羅刹復城之。順治十一年。遣兵於黑龍江逐之。十五年。調高麗兵逐之。又數遣大臣督兵。以餉不繼。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奏書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賽等至。聖祖召見之。貽察罕汗書。令約東羅刹毋寇邊。久之未答也。而羅刹復東略人畜於赫哲費雅哈地。蔽我遠逃。阻我索倫紹賈。將割據黑龍江東北數千里。甌脫地上。以其密邇留都。不可滋蔓。又重開邊釁。乃于二十一年。遣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鄂偵形勢。於墨爾根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凍解水陸並進。克其城。縱其人歸雅庫舊部。二十五年正月。羅刹復以火器來據城。我師圍攻之。死守不去。時荷蘭貢使在都。稱與俄羅斯鄰。乃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時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已遠。且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西費雅西南之圖里雅。近在肘腋。所必爭也。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即至。言中國前屢賜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釁之罪。即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明年使出北方陸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移文往復。二十八年十二月。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一循烏倫河。穆上遊之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於喀爾喀東部之庫倫。而立石勒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於黑龍江西岸。於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初。準噶爾之擾喀爾喀及中國也。動言借俄羅斯火鎗兵六萬。以張聲勢。然俄羅斯方西用兵。無南侵意。噶爾丹敗往投。亦不受。及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死。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至。土爾扈特者。本

與厄魯特爲四瓦刺之一。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越哈薩克投俄羅斯。俄羅斯以其行國也。指裏海額濟勒河之南。圖里雅之東。哈薩克之北。無城郭地。與之使遊牧。已七八十年。至是圖里雅敗滅來貢。聖祖欲悉其要領。乃使兵部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悉畢爾及喀山兩斯科。往返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御覽。又爲異域錄數萬言。記其所經河道大者。曰色稜格河。曰厄爾齊斯河。皆發源中國。流入北海。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色稜格河在土謝圖汗部。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徑俄羅斯境爲楚庫河。又北爲昂可利河。以入北海。使命往來。皆由此出入焉。我使臣過境時。邊臣以察罕汗命。厚致禮餽。以兵護行。時察罕汗春秋四十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後汗卒。子幼。其妃代臨朝。爲叩肯汗。華言女主也。雍正五年。其使臣薩瓦復與我喀爾喀親王策凌議。喀爾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毅時山。至博穆沙嶺。爲兩國邊境。而定市於恰克圖。議定陳兵鳴炮。謝天立誓。俄羅斯國在大西洋。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薩克者。崇回教。其東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嘗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經典。以綏東方之衆。并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於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爲例。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復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叛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俄羅斯以渡河爛死。聞。既而患痘真死。乃於明年移尸恰克圖。請大臣往驗之。而厄魯特叛賊舍楞害我副都統。復逃於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上怒。絕恰克圖貿易。而舍楞於三十六年。誘土爾扈特全部十餘萬衆。趨伊犁來降。時俄羅斯與圖理雅國兵爭。圖理雅以其先世控葛爾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羅斯屢徵土爾扈特兵攻之。土爾扈特兵不善戰。懼於征役。叛逃投中國。廷議諸臣。恐以收納逃亡。啓邊釁。高宗命理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伊犁本我地。土爾扈特本中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無他言。亦不問土爾扈特所在。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復以納我叛人閉市。嚴禁茶葉大黃出界。逾三年復通市。時汗位已數傳。夫死妻立。妻死子立。恰克圖辦事大臣松筠。於五十六年。言女汗之子已長成年。已三十餘。將來嗣母位云。其聘中國。未嘗遣正使。皆貿易人。來曰請大皇帝安。朝廷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女汗之子嗣立。特遣正使來至邊界議禮。不合而

返。故會典禮部載朝貢之國九。俄羅斯不與焉。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貿易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皆行文於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俄羅斯既地廣物阜。凡諸國至俄羅斯市者。則衝藏以西沙章汗愛烏罕各部。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喇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毳捆貨而至。面白微頰。高準采鬢髯。紅氈帽油靴帳。居者布列恰克圖及黑龍江西岸。恰克圖迤東。為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稍平衍。迤西則高山密林。中通峻溝。即色楞格河。東岸綿互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也。方準噶爾強時。曾以兵窺俄羅斯境。由額爾口城深入六百里。不見一人。疑俄羅斯設伏誘己。遂遁還。然自準噶爾滅於中國。俄羅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載無邊患。始俄羅斯在明初立國時。俗尚樵悍。未識西洋技藝。至比達王才武奇杰。離其國都。潛遊他國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返國傳授。其所造戰艦火器。反為西洋最。其境與英吉利法蘭西。中隔數國。惟舟行由地中海可相往來。自俄羅斯日強。大西洋洋各國忌之。康熙二十七年。英吉利蘇以天王。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之。俄羅斯縱其登岸。而截其歸路。會天大雨雪。敵軍多凍死。英吉利王由北都魯機國逃歸。嘉慶十三年。法蘭西波利穆王選兵十三萬。并約諸國兵五十萬攻之。俄羅斯舉國遷避。空其都城。待法蘭西深入。乘風雪夜潛回。縱火。風烈火猛。法蘭西兵大潰。自是威震大西洋。近日復與英吉利爭中印度。別詳後記。別記載五印度志內。

臣源曰。俄羅斯古不通中國。漢書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涯。即北海。其今俄羅斯西域哉。又言丁令在北海上。唐書骨利幹國居瀚海北地。北距海。其今俄羅斯東域哉。魏書烏洛侯北行二十餘日有於巴尼大水即北海。皇清通考據此。疑烏洛侯。即俄羅斯。然魏史列高麗國。從難勿吉契丹。諸東夷間。又番為拓拔。先世舊墟。且難水。今黑龍江。則所稱有於巴尼大水者。蓋塞外得水謂海之例。非俄羅斯北之大海明矣。咸京通志云。今黑龍江東北有大泊。即於巴尼大水。蓋塞外統志輯難河。即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水。舊唐書曰烏羅渾國。即後魏之高洛侯也。亦謂之高羅渾。在長安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蘇稽。南與契丹。北與烏桓相接云云。是烏洛侯。即今索倫錫伯之地。非俄羅斯。益可証官書四裔考之誤。况原書作烏洛侯。而德改侯為侯。以叶斯音。亦太牽強。今并不要。元史稱阿羅思地南去大都萬餘里。元太宗時有其地。然欽察阿速諸國及嶺北諸部皆不屬阿羅思。則初境狹小。尚不及今俄羅斯地十之二。至近日乃橫絕東西北海。又南侵及印度界。其興勃然。方乾隆中土

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以俄羅斯與圖理雅國之控噶爾汗構兵。圖理雅一作管理社。塔爾圖士爾屬特方恨其上一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怨告中國也。皆貶察罕。而張控葛。謂控葛爾汗國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察罕汗幾爲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八溟。而中國縉紳亦輒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夫圖理琛之奉使也。稱所經地距北海僅一月程。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而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至。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爲冰海。人不能至。聖祖始信古記北方層冰冬夏不化之言爲不誣。蓋夏至不夜。則冬至不晝。故市舶但有東西南洋。從無至北海之人。是其國已極北。迫近冰海。安得復有大國在其北乎。俄羅斯與荷蘭英吉利大西洋諸國。接壤環峙。構兵通市。而利瑪竇南懷仁諸地圖。開方計里。眉燦星羅。何地更位置此數萬里。控葛爾商船從未通。人迹從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數十國有普里社者。倡俄羅斯西界。蓋即異域錄所稱圖里雅。控葛爾汗與俄羅斯構兵之國。是汗名非國名。粵人稱普魯社。爲單鷹。以市船桅旗所畫稱之也。其國商船歲至粵互市。並非荒渺絕域。聞見錄妄聽傳聞則好奇輕信之過。乾隆末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撰綏服紀略。亦開控葛爾大於俄羅斯之夸誕。該縣俞正燮亦辨正趙氏翼謂俄羅斯無火鎗。其汗通我侍衛之誣妄。然又謂利瑪竇等地圖不知有俄羅斯。今考利瑪竇圖。以俄羅斯爲縛羅。日縛羅答。日縛羅得抹。日又有葛勒斯國皆在地中海之北。歐羅巴東境。正當俄羅斯國都。南懷仁圖說。則曰歐羅巴洲。東北有莫哥斯未亞大國。東西萬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強。日事吞併。其地極寒。冬至晝僅二時。皆即俄羅斯之明證。不可謂法蘭西非佛郎機。英吉利非英圭黎。榜葛刺非孟加臘。彌利堅非墨利加也。今摘臚其事。涉中國者於篇。餘詳海國圖志。

附錄澳門月報。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報曰。我等聞俄羅斯之體極險。有大害于我等東邊之印度巴社等國。蓋俄羅斯舊館在北京。中國事情悉知。中國已知英吉利印度之稅餉。皆由鴉片並茶葉多得中國之利益。而俄羅斯亦欲奪我等印度之貿易稅餉。合公司所屬之地。不能安靜。亦已足矣。又何必再用別法來相害耶。一千八百三十七八年。我等所屬印度各地方出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干華哈。又至加布爾。英國兵馬已近西藏之西界。相拒葉爾羌戈什哈地方不遠。邊疆上駐札有大兵在此。鐵崖城與達機士頓並附近各國貿易極大。中國看我

等先時在印度。不過只有貿易行而已。後來卻全勝印度地方。又見我等再得新加坡。又見我等好似有暗謀讓門小呂宋之意。又見好似有犯中國之意。故此中國將自己之各埠頭塞閉。只准在廣東貿易。不肯待我等與大西岸俄羅斯一樣。今又兼有俄羅斯人挑動。故用比膽大之法。我等今要中國待我與大西岸俄羅斯一體相同。

俄羅斯附記

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後藏緬甸相鄰。而廓爾喀實其中。其隣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再西南之孟邁。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為溫都斯坦。則中印度也。溫都一作與都。一作痕。再北為克什彌爾古爾賓國。為愛烏罕古大月氏國。則北印度也。印度河西岸。凡波斯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白頭即白。指回國。其國皆在葱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理五印度。蓋惟西北印度未全為所據。其東中南三印度。則幾盡并於英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熙雍正間。英夷僅據有孟阿臘孟邁二埠。未窺印度全境。而俄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擄兵。未遑南牧。凡葱嶺以西。嶺地中海東岸。皆統於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溫都斯坦尙與巴達克山擄兵。雖旋為愛烏罕所并。愛烏罕即古大月氏。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俄羅斯兵由黃海攻服黑海各部。又日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併溫都斯坦。溯印度河北上。於是葱嶺以西。除布哈爾愛烏罕數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號韃靼里者。皆并於俄羅斯。凡夾印度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于英吉利矣。裏海即加上比噠海。亦名鹹海。亦名北海。明史謂游牧之蒙古。日其英俄二境中未并之數回國。則愛烏罕為大或稱曰阿付額尼。或稱曰甲布爾。皆譯音之轉。道光十九年。愛烏罕與沙蘇野部相攻。沙蘇野酋請救於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印度之兵。攻破愛烏罕。愛烏罕酋亦走懇於俄羅斯。俄羅斯復起駐防韃靼里之兵南攻巴士。取機注。取木哈臘。欲恢復愛烏罕故地。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力拒。于是英俄二邊境。僅隔與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與都即印度二字轉音。蓋山界北中二印度之間。愛烏罕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注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山北者。是為英俄交惡之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為愛烏罕兵破走。投援

印度時英吉利鎮守印度之大兵帥曰口口口。副兵帥曰沙機尼。遂於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溫都斯坦三部之兵。使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會自以所部兵爲嚮導。時愛烏罕國王自部于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土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土城本險固。于其城門前復增重壕重牆。守禦甚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噶軍。駱駝噶軍。步噶軍。三路進攻。此三軍謂以馬負噶。以駱又開天噶擊之。天噶者。仰空發噶。飛墮城中。遂偏城而營。并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愛烏罕國王遣其長子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爲沙蘇野部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亦死力鏖戰。既而天噶從空雨下。城中震駭。爭潰遁。幾二晝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愛烏罕國王同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關。而軍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錫模火噶輻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遣沙蘇野王復國。酌留歐羅巴兵。溫都斯坦兵。及愛烏罕之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人侵北印度之事也。愛烏罕會既遁麻緬。則遣使乞師於俄羅斯。俄羅斯鎮守韃靼里之兵帥。久駐東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闕。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國。即來粵貿易之白頭番。所謂港腳者也。舊屬於英吉利。故英吉利兵帥曰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俄羅斯復以收取逃奴爲名。襲破機哇及木哈臘二部。皆游牧回子之近愛烏罕地者。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落之在興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土河。與英吉利中印度接壤。并使人習印度法律語言。又購木哈臘人爲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爾。願界爲備。且議還愛烏罕部會於故地。以息外搆。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大清怒西洋鴉片煙之耗蠹中國。欽差大臣赴廣東。嚴禁鴉片煙。并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國如法蘭西。彌利堅。普英。美。成。稱快。廓爾喀亦白駐藏大臣。願率部兵。攻東印度。又傳聞俄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特起程。比革特乃俄羅斯東邊屬地。與喀爾喀蒙古相近。赴北京。約中國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英夷則惴惴甚。或欲乘俄羅斯使臣未至京之前。速行入寇。或料中國疑俄羅斯。更甚於疑他國。未必遽信其言。是時南洋西洋諸國。聞罷市之信。各埠茶葉大黃皆不肯售。踊貴價倍。而

英夷國中繳煙價。罷關稅。各缺銀千餘萬圓。諸銀肆皆不肯出貸。銀價復翔貴。借貸鄰國銀肆數百萬充兵餉。而彌利堅法蘭西。先後在粵。請助兵船。爲中國効力。亦屢見於粵中督撫。及將軍之章奏。事則可徵也。時則可乘也。前記中以夷攻夷之議。尙或迂之而不察。故復述是篇。而以澳門探報附其後。

臣源曰。由近事溯之乾隆。則準酋阿睦爾薩納之來投請兵也。盈廷喙拒。獨高宗排羣議用之。遂一戎衣而定伊犁矣。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來附也。盈廷喙拒。獨高宗排羣議受之。并移檄俄羅斯剖明曲直。卒盡臣瓦刺四大部矣。由近事溯之康熙。則俄羅斯所部。東徂黑龍江。聖祖附書荷蘭。轉達鄂汗。海道往還。半載得報。遂擴索倫地數千里矣。準噶爾請援兵六萬於俄羅斯。聖祖稜書宣示利害。絕其糾約。噶爾丹敗無可投。卒潰竄死矣。聖祖籌運于廊廟之間。而指麾使于數萬里之外。豈不在識夷情。洞敵勢哉。西藏一陷於準噶爾。再陷於廓爾喀。彼時氛惡餒熾。孰不畏道遠勞師。而兩朝深維利害。不惜深入捷伐。恢域犁庭。是以北極準夷。西震印度。奕世而後。尙有願効馳驅之廓夷。夾攻印度之鄂部。請助海艘之島國。待我驅策。同我敵愾。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此擊則彼應。威立則令行。事會之來。間不容髮哉。

附錄澳門月報即所謂新聞紙也

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即中國四月十三日。論及俄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國之印度兵攻取奧都哥士山。在巴社南。南邊各部落。而俄羅斯邊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尙有回教四五國。互隔英吉利與俄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今止隔一大山而已。俄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靼里之機哇。韃靼里謂游牧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蔥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界俄羅斯皆是也。機哇乃韃靼里南方部落。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部。此部即愛烏罕今爲英吉里之南。故俄羅斯人亦攻至荷薩士河。近機哇。已約木哈臘。亦韃靼里南方部。利所據在印度之西巴社。以攻打印度。爲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不行。俄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落。與巴社人立約。欲收服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律屋蘭所拒。巴社即白頭回國。南抵海。北界韃靼里。後詭稱

收國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注。及木哈臘人。皆謂俄羅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使人日日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不知俄羅斯人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俄羅斯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靼里到中國。此韃靼里謂喀爾喀蒙古。蓋必從通中國人與英國爭鬪。并欲得北京出論。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不理。俄羅斯人。會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一帶地方。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提防。其在荷薩士河駐紮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顏尼防兵撤回。則俄羅斯之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尼之王。復立於加模爾城。阿付顏尼即應帶兵過與都哥士大山。取回沙蘇野所失去之三部落。一日索魯斯。二日麻爾格。一日模特。皆在阿付顏尼之北。木哈臘之南。然我兵到彼。必定遇俄羅斯兵與木哈臘兵。約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與俄羅斯人相持。大抵英俄二國。在阿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

國初征撫朝鮮辭記

康熙四十五年。聖祖諭曰。外藩惟朝鮮聲明文物近中國。我太宗文皇帝親征其國時。八道諸島。軍無不到。其國亡而復存。故國人樹碑於文皇帝駐軍之地。頌德至今。其尤可嘉者。當明末造。固守臣節。始終未嘗貳明。大哉王言。勸忠海外。教忠百世矣。朝鮮禹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劉焉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地也。與盛京僅界鴨綠一江。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朝鮮遣其將姜宏立。以兵助明海蓋軍。合營窩察之野。天反風疾雨。火器卻焚。我師乘之大捷。姜宏立以兵五千降。上歸其部將十餘。以書諭國王李暉曰。昔明以兵救爾倭難。故爾國亦以兵勤明。勢不得已。非於我有怨也。今所擒將吏。以王之故。釋令還國。王其自審去就。朝鮮不報謝。我軍征瓦爾喀。復出境拒我。瓦爾喀在鴨綠江之北。與京之屢。與我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搆兵。太祖上賓。亦不遣使弔問。而明總兵毛文龍招遺民數萬守皮島。亦名東江。在鴨綠江口。去朝鮮及我朝東境各八十里。屢出師襲沿海城寨。牽制我朝。與朝鮮犄角。會朝鮮叛人韓潤鄭梅亡入我朝。請為橋導搆兵端。時太宗文皇帝天聰

元年。當明天啓七年。朝鮮國王李倅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先敗文龍兵於鐵山。文龍遁遼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漢山城。屠其軍民數萬。焚糧百餘萬。長驅而進。是月渡青泉江。克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也。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遂渡大同江次中和。二月次黃州。國中震恐。求援於明。及求成於我之使絡繹。明遣東巡撫袁崇煥遣舟師援皮島。遣精兵九千偕三岔河圖牽制。而我太宗亦恐明窺國兵虛實。親出巡邊。耀兵遼河岸爲備。時征朝鮮之師已偪國都。倅挈妻子遁江華島。復遣使詣軍謝罪。江華島在開州南海中。我軍無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島宣諭。而駐軍平山以待。倅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獻馬百。虎豹皮百。綿綢苧布百。布萬有五千。於是遣使往江華島盟。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和議成。約爲兄弟之國。初朝鮮之求成也。諸貝勒等議以明與蒙古兩敵環伺。國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憊。宜許其成。而阿敏慕朝鮮國鄰城郭宮殿之壯。不肯旋師。於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託碩託乃密議令阿敏軍平山。而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阿敏。阿敏謂己不與盟。仍縱兵四掠。乃使李覺復與阿敏盟於平壤城。上復聽諭阿敏毋復秋毫擾。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四月李覺隨大軍入朝。是秋從倅請召還義州之兵。並許贖所俘人民。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是年明經略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諸島兵無主。三年。我師伐明。縱反間殺明督師袁崇煥。五年。將乘虛征諸島。徵兵船於朝鮮。使至其國。三日乃見。倅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渝成約。七年賜倅書。實以減我歲幣。匿我逃人。侵我菑畜之罪。并議罷遣使專互市。是夏明毛文龍所部副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以舟師二萬人自登州渡海來降。遣使徵糧朝鮮曰。爾國視明猶父。十輸其粟。我今既爲兄。獨不可與一次乎。倅不從。俟孔耿已歸藩陽。獨我朝將吏在舟。始發粟往濟。然於所索會寧城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屢書陳辯。復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上以書責倅負義州互市之約。俾我殺布。滅我菑。價。原議每兩價銀十六斤。反駁謂國初殺價之賤如此。且瓦爾喀係女真部落。非布占泰蒙古之比。謂我不當索。曷觀遼金二史。八十年春上欲與明議和。令倅轉達。倅以書告皮島守將。迄無成議。是冬倅使至。拒索逃人及互市。詞甚厲。又欲坐我

使臣於朝鮮大臣之下。上怒，卻其幣，留其使。初，朝鮮使來，我朝亦屢使報禮。又遣使往弔其祖母，及王妃之喪。其上書稱：奉書賈物曰歲幣。彼此相稱曰貴國。傲國曰不殺。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也。至是大軍平插漢部林丹汗，得元傳國璽。於是入和碩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表請上尊號。上曰：朝鮮兄弟之國，宜與共議。於是內外諸貝勒各脩書遣使，約朝鮮共推戴。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守我使臣。我使臣英俄爾泰，率眾奪馬突門，僞遣人追付報書。又以書諭其邊臣戒嚴。有丁卯年謀與講和，今當決絕之語。我使并奪之以獻。天聰十年，當明崇禎八年也。四月，改元崇德。國大清。朝鮮使李廓等來朝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我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乃於十一月，祭告天地太廟，堂子，禱牙親，親馳檄朝鮮官民，討其敗盟之罪。十二月，諸蒙古各以兵來會。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裕貝勒阿巴泰，分屯遼河海口，以備明海師援虜之路。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蒙古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等統先鋒千有五百，徑擣國都。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繼之。而上親率禮親王代善等諸軍進發，共十萬，渡鎮江。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次臨津江。江在國都北百餘里，與都南之漢江，夾拱王城者也。時江冰未合，及車駕將至，冰驟堅。六師畢濟，而豫親王前鋒馬福塔等以三百騎，潛襲王京，敗其精兵數千。倭倉皇遣使迎勞，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華島。自率親兵，逾江保南漢山城。皆其國天險也。漢江一名能津江。其國都特以爲險。備置皆萃于此。我軍入其都城，豫親王及貝勒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城。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其前投朝鮮之瓦爾喀三百餘戶，皆來歸。上至，分兵搜剿都城，而親統大軍渡江，敗全羅忠清兩道援兵。遣使齎勅往責朝鮮大臣。明年正月，旋師北渡。營城東二十里江岸。其睿親王等左翼軍，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寧邊等州援兵萬有五千。至是來會。貝勒杜度，送大歡至臨津江。冰泮復合如前。初，倭遣使告急於明，并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國方急流寇，不暇恤鄰。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撓峽中不進。城中食且盡。我軍四路並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倭再上書請成。上降勅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倡議敗盟之人。倭

始奏書稱臣。乞免出城。適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江華島者。我睿親王以輪挽小舸由陸出海。噉沉其大艘三十。而小舸徑渡。敗其馬鎗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宗室七十有六人。羣臣家口百有六十六人。皆客諸別室。上諭倭江華島已克。家室無恙。速遣前詔出城來見。倭乃獻出倡議取盟之宏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遠濟。及臺諫官洪翼漢詣軍前。上勅令納明所給誥命冊印。委身歸命。賈二子。奉正朔。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國舊制。有征伐調兵。扈從。并獻情師禮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則三百年宗社。數千里封疆。保爾無恙。倭頓首受命。二月。從數十騎出城。先於漢江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上陳儀衛。設江登壇作樂。將士環甲肅列。倭率其羣臣離南。漢江五里許步行。我朝遣使迎一里外。告以儀節。下降坐。率倭及其諸子羣臣拜天。禮畢。上還坐。倭率其下伏地請罪。宣詔赦之。倭復率諸子羣臣九頓首謝。令坐壇下左側西向。位諸王上。賜燕畢。還其君臣家屬於王京。二月。盡召回諸道之兵。振旅而西。倭及諸子羣臣跪送十里外。詔以朝鮮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兩年貢物。以己卯年秋爲始。如力有不逮。臨時自有定奪。朝鮮臣民樹碑頌德於三田渡壇下。四月。倭送賈子滢。溟等至。五月。攻明皮島。以明降將孔有德等爲鄉導。乘朝鮮兵船。盡俘島衆數萬而還。明人自是不復守島。崇德三年。上將伐明。徵朝鮮兵。從。失軍期。降勅切責。命遣舟師討東方庫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俘其渠來獻。六年。大兵攻明錦州。調朝鮮舟師五千。運糧萬石。尋倭奏言軍船糧船三十二艘。并米石水手。漂沒無存。上以從前海運遭風。未有全漂者。降詔切責。刻期督催。復運糧萬石。船百五十艘。由大小凌河口。進至三山島。遭風礁所壞者。五十餘艘。又爲明水師所截擊。僅存五十二艘。至蓋州不能前進。請從陸運。詔責朝鮮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見明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前進。朕亦安用此米爲哉。或棄道路。或載歸本國。聽爾自便。朝鮮臣李慶業大懼。請冒險水運。上許其改從陸。止留火器兵千。廩役五百。餘悉遣還。既而運糧士馬久不至。遣使往朝鮮詰責。并鞠其大臣。得其尙書金登黑尼。閣臣申得英阻撓狀。七年。錦州大捷。明遣使議和。上將許之。而將士咸欲進兵。上降勅詢倭。令直陳所見。倭以止殺安民。上符天意對。已復偵有明兵船二至朝鮮界。上嚴詰之。得其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業等潛通明國書。儀

往來諸狀。逮訊治罪。八年九月。世祖章皇帝即位。頒太宗文皇帝遺詔。免朝鮮歲貢三之一。順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質子歸國。免其歲貢之半。并大赦其國中死罪以下。其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免貢額。僅存十之一。不悉書朝鮮。雖外藩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大饑。則海運漕糧以賑之。國中討賊。則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明史告成。許更正其先世莊穆王條篡逆之誣。皆他國所未有。而使臣筵宴。國王輒卽席賦詩。其陪臣來貢。亦輒預上元詩宴。國雖不競于武。而文學禮教。有箕子遺風。箕子以後。至唐世都平壤。在今都西四百里。巨鴨綠江三百里。五代始東徙開州。在今都之西二百里。明初王旦。又東徙。今都夾熊津臨津二江之間。以控制諸道。其山脈自長白山之陽。東南走四千餘里。而至釜山際海。與日本對馬島相峙。一帆半日可達。崇德三年。日本島主平智連。致書朝鮮。增索土產器幣。國王李倣獻其書。并請遣使往。以觀其變。時日本觀釁而動。卒攝我朝天威。不敢犯朝鮮。其國南北二千里。分八道。統郡四十有一。府三十有三。州三十有八。縣七十。

臣源曰。有國家者。禮義以爲防。城郭甲兵以爲固。自羲黃以來。不能偏廢。朝鮮北拒遼。南東西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爲倭寇出入之關。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尙二道。而全慶之間。雲峰大邱。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綎以兵五千戍全羅二載。海外截然。其王京居八道之中。北倚叢山。南環滄嶠。忠州左右爲竹二嶺。羊腸遠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倭船之內窺。是其地利非不可恃也。安平咸鏡。俗尙弓馬。人驚悍。耐寒苦。是兵非不可用也。徒以八道十九無城。不知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兵多長衫大袖。無訓練。又俗貴世官。賤世役。一切草莽梟桀之材。禁錮勁鬪。往往東走。西走。遼爲腹心患。故屢覆于敵國。且平壤西北鴨綠二江。俱南通渤海。倭夷尤長陸戰。偷別遣一旅斷平壤。則王京無西南之援。有國者自強爲上。能審己結大援者次之。故一意親附中朝。馮藉聲靈。折衝外侮。自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勳救之助。安被怙傭之福。所謂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者。則庶幾焉。

乾隆征緬甸記上

滇邊西南爲大理麗江永昌騰越正南爲順寧普洱元江諸府州也。斜袤四千里。皆界緬甸。而永昌之虎驕天馬二關。其門戶。大金沙自西藏貫其國入海。或言即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也。於唐爲驃國。至元始爲中國。世祖成宗數征之未得志。明萬歷中宣慰使莽體瑞者吞諸部。并巨木邦蠻莫隴州。千厓孟密諸土司。獨孟養再破緬而卒。亦并於緬。遂爲貝葉書與中國。自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羅景邁古刺諸國。及莽應裏爲劉緝鄧子龍搆阿瓦破降之。其後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屢破之。由是不敢內犯。惟與暹羅及古刺景邁世仇。明永歷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李定國遣馬九功約古刺。遣江國泰約暹羅。議犄角攻緬裂其地。二國各遣使報諾。而大清兵取明永王於阿瓦二國之師。失望而返。既而三藩叛亂。緬益遼隔。竟國於西南。不臣不貢。雍正九年。緬與景邁交鬩。景邁使至普洱求貢。乞視南掌暹羅。雲貴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景邁者。世所傳八百總歸八百。居景邁城者爲小八百。在緬甸東戶十萬。明世與緬甸同爲宣慰。緬密遣人至車里土司探虛實。知司。中緬千緬。旋焚復之。故世仇也。畏緬之傷。求歸中國以自重。緬密遣人至車里土司探虛實。知景邁貢被卻。則大喜。陽言緬來歲亦即入貢。旋與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其國都曰阿瓦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爲洞吾古刺。北東二路。近中國。北路孟密孟養孟拱。東路木邦孟艮。截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遠阿瓦之道。即永昌虎驕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東路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澗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江東有波童山銀場。與我邊之茂隆銀場相連。乾隆十八年。茂隆場商吳尙賢說緬入貢。緬酋麻哈祖遣使以馴象塗金塔敏關求貢。使至京。錫賚如例。而吳尙賢旋被滇吏借事難諸獄。於是茂隆銀場衆皆散。明年緬酋爲木疏土司雍藉牙所篡。雍一作雍。以雍讀去聲而一千七百餘年。蓋其先世雍由者於漢和帝永元九年。受印綬。至乾隆庚戌凡萬餘年也。考緬會來文稱相傳千六百九十三年也。唐有雍夷。一作有雍罕。今有雍藉牙。皆一姓相傳之証。惟桂家與木邦二土司抗不服。遂治兵相攻。桂家會宮裏雁。雁。一古。敗竄近邊。孟連土司刀派春奪其孥。願爲桂會妻囊占所襲。總督吳達善使人誘宮裏雁殺之。而木邦土司亦兵敗走死。於是緬酋益無忌。浸尋及我耿馬孟連諸土司。且以兵來邊外。索木邦逸會矣。初我諸土司之近緬者。皆於緬私有歲幣。自木疏據國後。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饋獻。緬酋

遣兵勒索之。及桂家木邦敗竄。我邊吏不扶植之。反爲助剪所忌。遂斬及我內屬諸土司。而囊占怒孟連與緬。又兼怨中國。欲搆使相鬪。乃噉孟良會使內犯車里土司。揚言將渡滾龍江。時承平日久。不知兵。普洱永昌邊外一日數驚。總兵劉得成。參將和瓊詔。遊擊明浩等。三路皆敗。時劉藻代吳達善爲總督。常鈞爲巡撫。束手無策。詔降劉藻湖北巡撫。藻自劾死。時乾隆三十年也。詔大學士楊應琚自陝甘移督雲南。應琚至。會普洱賊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良整欠諸地。分隸土目。應琚見事機順利。密奏緬甸可取狀。諸將希意言內附者。紛紛日告。孟密木邦孟養蠻整邁等。皆遣人誘致其酋。使獻土。或招其子弟及所屬小土司代獻。其表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戶十數萬。應琚悉據入奏。其實其土地戶口皆懸在緬地。我不能有也。於是應琚自普洱移駐永昌。移文檄蠻暮之新街。其地扼金沙江口。緬與中國互市處。據阿瓦上游。爲緬必爭之地。賊以兵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鐵壁關。賊數萬尾而入。應琚憂甚。疲疾遽作。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代治。應琚軍遣侍衛傅靈安。挾御醫視應琚病。且密察軍事。提督李時升調兵萬四千。令總兵烏爾登額。由宛頂進剿。木邦總兵朱崙。由鐵壁關進守新街。賊作遣人讓款。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汛。朱崙由銅壁關退守隴川。應琚時升嚴檄烏爾登額劉德成赴援。聲勢稍振。賊復乞降以緩我師。而乘間襲猛卯城。副將哈國興救之。與土司拒守八晝夜。援兵始至。賊潰走。而烏爾登額軍不策應。故賊得浮猛卯江而逸。時三十二年正月。楊廷璋至軍。見賊事未易竣。遂奏言應琚病已痊。臣謹歸壽。上召廷璋還京師。時賊入關侵掠。應琚皆不以聞。但言朱崙等殺賊萬人。戮其大頭目於猛卯。上視所進地圖。疑賊旣屢敗。何以尙踞內土司境。會傅靈安奏趙宏榜朱崙失地退守。李時升未臨行陣。應琚亦勅總兵楊德成烏爾登額逗留貽誤。先後遣治。並諭死。詔明瑞以將軍兼雲貴總督。明瑞在伊犁未至。先以鄂寧代之。鄂寧奏言上年九龍江外。官兵夫役馬匹瘴死過半。今正瘴與之時。而湯聘奏稱嚴飭將士尅日進剿。其將誰欺。並奏應琚貪功啓釁。掩蔽爲捷。不令傳靈安與聞邊務。及抑韓陣亡將吏各狀。應琚恐。

乃奏請是秋大舉征緬。調兵五萬。五路並進。兼諭暹羅夾攻。上下其議。廷臣皆斥之。詔遣應琚至京。賜死。時楊寧駐軍木邦。餉道爲賊所斷。潰還備河。總兵索柱等亡其印綬。明瑞以聞。楊寧亦被逮。詔發滿洲兵三千。及雲貴四川兵二萬餘。大舉征緬。明瑞由木邦。孟良攻東路。爲正兵。參贊額爾景額及提督譚五格。由孟密出新街水路。約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啓行。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濕糧以行。會參贊額爾景額病卒。以額爾登額代之。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城望風先遁。獲其糧。留參贊珠魯納。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明瑞自率兵萬二千。爲浮橋渡錫箔江。緬素不養兵。有事則徵兵於所屬土司。惟阿瓦蓄勝兵萬人。每戰則令土司濮夷居前。勝兵督其後。又以騎兵爲兩翼。戰既合。則兩翼分繞而進。度未可勝。則急樹柵自環。而發連環鎗擊敵之。比煙開。則柵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皆如此。至是皆守天生橋南岸。我師淺渡而潰之。數日至蠻。結賊軍二萬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衆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衝其壘。黔兵十餘踊而入。衆乘之。賊披靡。遂拔其柵。復連破三壘。而十二壘之賊皆奔遁。大獲糧械。軍聲大振。捷聞。詔封明瑞誠嘉毅勇公。以所獲侯予其弟。然夷境益峻險。馬乏草。牛踣途。賊燒積貯。空村皆無糧可掠。進至象孔。迷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念北路軍約由孟密入。其地近孟籠。有緬屯糧。且可冀與北路軍會合。乃議向孟籠。果大獲糧。時軍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孟密北路之師無消息。謀報大山波奄多積穀。復議取道大山山司。向木邦以歸。盡焚孟籠餘糧。緬自去冬象孔改道後。獲我病卒。知我軍糧盡。不向阿瓦。即悉衆來迫。我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卽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之地。六十日始至。其中又有蠻化之捷。時我軍營山巔。賊卽營於山半。明瑞以賊輕我甚。不可不痛創也。時賊識我軍號。每晨我軍吹波倫者三。而起行。則賊亦起而迫我。次日五鼓復吹波倫三。我軍盡出營伏箐以待。賊聞波倫聲。爭上山來追。萬槍突出。四面霆衝。賊無走路。潰墜者趾頂相籍。坑谷皆滿。殺賊四千餘。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明瑞休軍蠻化數日。取所得牛

馬橋土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得波電人引以聞道。由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斷汲道。及餉運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孟密也。中途阻於老官屯之賊。額兵月餘。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移師援之。於是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集數萬。我軍尙分七營拒宛頂糧臺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皆得以自達。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領隊大臣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音保死之。二月十日也。事聞。上以額爾登額擁重兵。既不能進。取孟密。以赴將軍之約。及退軍早塔。聞木邦告急。可由早塔聞道往援。總督鄂寧駐永昌。七檄不應。領隊侍衛海蘭察。自請往援。亦不許。翻迂道回銅壁關內。致木邦參贊之師。潰於賊。而於內地積餉之宛頂數程可達者。又繞道行至半月。致早塔之賊。皆萃大營。而將軍復陷於賊。情罪重大。逮至京磔之。并斬提督譚五格於市。是爲征緬前一役。武進趙翼曰。方明將軍之自緬退師也。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處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而我則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時鎗礮聲如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中又有變化之大捷。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徹。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糲。猶與帳下親兵共之。所將皆飢疲劍殘之餘。明瑞體鄧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破。懼無以返命。雖上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三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自以身殉。方軍勢日蹙時。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孤軍援絕。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懼。而後來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慷慨徒死者。可同日語矣。然明瑞雖死。緬人不知。餘威猶震。四月中即歸俘。卒瘞。貝葉書求和。時兩阿公皆爲將軍同在一營。余忝參戎幕。距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漢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惜將軍已沒。戰功不及上聞。天下無由知。悲

夫悲夫。

乾隆征緬甸記下

明瑞之死也。緬人不知餘威猶震。緬懼再討。五月縱所獲卒許爾功等八人持貝葉書附以楊重英之書及木邦頭目苗溫之書乞罷兵。其緬書云。暹羅國得榜國。得懷國。自古國一勤國。罕紀國。結勞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兵元帥。昔吳尙賢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樂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賜緞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暮土司從中播弄。與兵爭戰。致彼此損傷。人馬。今特投文叙明顛末。請循古禮。貢賜往來。永息干戈。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以聞。上以明瑞軍入關者尙逾萬。所喪亡不過十之一二。然將帥親巨皆捐軀。而緬夷求款未親遣頭目。非大舉無以雪忠憤。命絕之勿報。命大學士恆經略阿桂阿里袞皆爲副將軍。明德爲總督。哈國興提督。上以旗兵之從明瑞者久勞苦。召回京。別選索倫吉林兵四千。健銳火器營一千。合以荊州成都駐防兵五千。十一月。副將軍阿桂至軍。適有陷賊守備程轍密書至。言緬方與暹羅仇殺。可約以夾攻。阿桂奏言約暹羅必經緬地。若由廣東往。則遠隔重洋。軍期難必。詔兩廣總督李侍堯訪察。侍堯奏言。暹羅被緬殘破。國地爲土酋割據。由是用暹羅之議遂寢。二十四年二月。經略傅恆發京師。上御太和殿授之敕印。四月朔。經略至永昌。騰越議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江之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乃議大軍從金沙江上游之戛塢江。亦曰蘭塢江。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地。陸行直携阿瓦。偏師即由東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於蠻暮。以通兩軍聲勢。乃遣哈國興等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野牛壩。造戰艘。是役合滿漢精銳數萬。馬騾六萬餘匹。益以四川工咒術之刺麻。京城之神機火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節銅礮。湖南之鐵鹿子。廣東之阿魏。及在滇製造之軍裝藥械。皆刻期雲集。時距霜降尙早。經略急於出師。謂師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且出緬不備。遂以七月二十日。經略祭蠶啓行。渡戛塢江而西。孟拱孟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歷二千里皆不

血刃。而士馬觸暑雨已多僵病。又道路不習。難深入。惟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九月下旬。蠻暮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乃議兩軍并歸一路。遣伊勒圖以兵二千迎經略軍。經略耀兵諸土司地而還。亦以十月朔渡江抵蠻暮。由蠻暮江而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一軍營江灘。二軍分據兩岸。哈國與將水兵。阿桂阿里袞各將陸兵。分趨兩岸。東岸陸賊先至。阿桂令步兵矢銃雨發。而勁騎左右衝入。賊大潰。哈國與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賊舟自相撞擊。殺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袞亦敗西岸之賊。三路皆捷。而經略及阿里袞已病。諸將議不向阿瓦。惟老官屯有賊壘。爲前歲額爾登額頓兵處。欲取之以蕪事。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於江柵皆鉅木。入土甚深。外周以三壕。壕外又橫臥大樹。銳其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築土臺以大礮擊之。遇木輒洞。而柵不塌。偶折輒補。又屬生革爲長鉅鈎之。力急鉅輒斷。乃伐管中數百丈老藤。夜往鉤其柵。役數千指曳之。爲賊斧斷。經略又命火攻。先爲捍牌禦鎗礮。衆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踰壕抵柵。而江中四更霧起。迄平旦始息。柵木枯潤不能熱。兼值反風。遂卻。最後穴地道塞藥轟之。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天。我軍皆挺刃以待。俄柵忽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墮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震懼。柵有水門通江。阿桂又撥戰艦越柵截其西岸。應援之賊。賊帥乃遣人立柵上遞緬文。請結幕兩軍適中地親來議款。明日。復以其酋孟殿書至。阿桂集諸將議進止。皆憚水土瘴癘。爭願罷兵。乃令明亮哈國與海蘭察等。往會其十三頭目。賚以進表納貢。歸逃人反土司侵地。緬則欲我歸其木邦孟養孟拱三土司。議未決。賊帥左顧而去。哈國與單騎入其柵。獨與賊帥定議而還。時阿里袞已卒於軍。經略又病足。退居銅壁關。上以大軍再舉再破賊。已足張國威。不忍將士久冒瘴癘。諭經略班師。於是緬酋遣使十四人。齎貝葉書詣經略。饋獻方物。自陳請入貢。遂焚舟鎔大礮班師。共糜餉銀千有三百萬。暹木邦孟拱蠻暮三土司於關內。分置大理蒙化寧洱。而空關外地。留副將軍阿桂於雲南。緬旋以三土司未歸。不肯入貢。亦不還所竊官兵。論者謂新街江口順流六日可至阿瓦。使舍戛鳩江之行程。與攻老官屯

之日。力以撻阿瓦有餘。劉綎白文選再攻阿瓦皆輒破。非堅城也。卽爲城下之盟而還。亦必能制其死命。稱臣請貢無反側。若老官屯偏在東岸。止需留偏師羈縻之。非能阻我進。此與唐太宗頓兵安市城。不直趨平壤者何異。是役以出師過早失天時。以頓兵堅壘失地利。以多調客兵。少募土勇。失選士。亦小夷氣數未燼。天姑少延之。救。水儘提綱曰。雲南緬甸諸夷水路。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萬江。車里一脈可三十五年經略。羅古蘭倫鎗一脈可通。八百交趾皆知可舟可航之水。經理南夷者不可不識此也。略選朝病卒。鄂寧亦卒於永昌。老官屯日移書索木邦蠻。孟拱三土司阿桂遣都司蘇爾相齎檄答之。復被留。上以緬負險。知我兵限於天時地利。故敢偏強。三十六年敕阿桂於秋冬酌遣偏師擾之。阿桂奏言蠻暮木邦孟密三土司外。始爲緬地。距邊已二千餘里。偏師不可深入。若出近邊。則所殲乃野人濮夷。與緬無損。不如休息數年。外約暹羅。同時大舉。上以大舉非計。乃罷阿桂。以溫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而緬亦方西南用兵。暹羅於是暹羅滅於緬。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遣孟連等入關議。中國方急金川不暇。緬會孟駁旋死。子贊角牙立。四十一年兩金川平。緬懼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爾相。求開關互市。明年出蘇爾相。而楊重英不至。大學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四十七年。其會孟魯殺贊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雲。孟雲者。雍籍牙季子。少爲僧。前此兵燹。皆未預聞也。而值暹羅之難。乃思附中國。暹羅者居緬西南海與緬世仇。緬會孟駁於乾隆三十六年滅之。而緬自連年抗中國後。耗費不貲。又其土產木棉象牙蘇木翡翠碧璽私及海口洋貨。波奄廠銅。特雲南官商采買者。皆開關罷市。緬加戍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細。既并暹羅。徵取無藝。乾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爲主。起兵盡復舊封。又與師侵緬地。於四十六年。航海來貢告捷。朝廷不使亦不止也。至是。昭子華嗣立。亦材武。緬會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詔封華爲暹羅國王。於是緬益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表金塔一。馴象八。及寶石番毯等款。關求貢。并歸楊重英等。表言己嗣國家。深知孟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暹羅侵擾。是以稽遲。乃諭暹羅罷兵。五十五年。遣使賀八旬萬壽。乞賜封。並乞開關互市。許之。遣使賜敕印。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秋。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

緬獲捷。緬頌救諭解之。是冬緬甸叩關求入貢。疆吏以非貢期卻之。而西南邊自是無緬患。奉貢不絕。臣源曰。蠻夷之性。畏威甚于懷德。畏沿邊土勇甚于官兵。畏鄰部之強又甚于畏中國。其窠穴僻處海邊。中國孟冬出師。仲春避瘴當返。勢難以五月之久。犴數千里之庭。故夜郎偏強。悉索敵賦。以奮螳臂之拒。一聞兩金川滅。而震疊求貢。再聞暹羅封。而稽首請臣。三聞暹羅見親于中國。且非貢期而貢媚。蓋前明萬歷中。滇撫陳用賓。嘗約暹羅夾攻緬。其國幾覆。李定國又嘗約暹羅古剌將夾攻緬。是其傷弓覆車之戒。震都切膚之災。予以知暹羅之大可用也。次則騰越野人。亦平緬勁旅。彼其水土氣力皆同。非若中國之限于險遠。又暹羅景邁皆緬世仇。誠能水陸並舉。新街則以野人士兵爲前驅。海道則以暹羅景邁爲犄角。使首尾不顧。必可一舉殄滅。鄂爾泰不知用景邁去緬所忌。始偃蹇於南徼。劉藻不知用桂家及茂隆廠。而緬遂駭陸于近塞。及阿桂久習滇事。思用暹羅。而又值朝廷厭兵之時。孫士毅復不知用暹羅。而失安南於垂得。用兵者其可不中賊所忌。馭夷者其可不棄建。而分其勢哉。且萬歷中滇人又嘗用孟養制緬矣。孟養斷緬餉道。緬會一軍。飢困垂斃。正待滇兵二千塞隴川之路。而巡撫王凝檄止之。使賊得外援。間道逸去。致孟養反并於緬。緬遂尾大不掉。夫字小者大國之仁。伐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復於前代。以蠻攻蠻之成效。而知刺虎持鵠。功在乘時。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

入緬路程見師範遺繫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囊宋。爲南甸土司。故爲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龍摺樹。又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千崖土司。八十里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腊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一自騰北道

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入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崖。四程至邊達蠻哈山。十程由蠻墓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線國。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陵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爲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尙有早土司後裔。已爲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孟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灘。又五十里而蘆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孟密土司。三十里而希亞。七十里而璋谷洞。三十里而泥菴。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日即抵阿瓦。歷彥得上蒙膠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散。傳經略由萬勿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真南盪河。又三十里出戛鳩江。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赧。又三十里麻里。而至孟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歷猛允猛曠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敗績處也。南行卽爲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偏其東寨而駐。故有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大礮。旋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爲其礮所擊潰。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出數象。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并志之以諭知兵者。暹羅國王鄭華泰稱。乾隆三十一年。被烏土國搆兵圍城。國君被陷。其父鄭阿克復蒞基。僅十分之六。其舊地丹著氏麻叨塗樓三城。尙被占踞。請敕令烏土國回三城。詔以烏土即緬甸國別名。前此緬甸孟敏與暹羅調兵。非蒞王孟閣之事。今緬甸已易世。暹羅且易姓。何得上煩天朝。道索侵地。命兩廣總督鄭世勳徵諭。源案謝清海錄。稱暹羅東境。備刺加之北。爲烏土國。與東印度拉總督鄭世勳徵諭。

乾隆征撫安南記

黎氏自明以來。世王安南。順治十六年。王師定雲南。國王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繳所受明桂王敕印。詔封維禔安南國王。時莫元清尙據高平。亦受都統使職。屢擄兵。六年。黎維禔襲奪高平。莫元清率三千口走雲南。七年。朝廷諭黎氏。以高平泗州還元清。十三年。吳三桂叛。維禔復乘間攻取高平。於是安南盡歸黎氏。自後請六年。兩貢並進。六傳至維禔。而有阮氏之亂。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禔走保清華。至孫維譚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禧阮口之力。世爲左右輔政。後右輔政鄭氏乘阮死幼孤。兼攝左輔政。專國事。而出阮氏于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阮鄭世仇。擄兵。及黎維禔權益下移。僅守府。棟遂殺世子。據金印。有慕志。而忌廣南之強。乃誘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滅廣南王于富春。阮惠自爲泰德王。鄭棟自爲鄭靖王。兩王並抗。黎王無如何也。安南所都曰東京。卽交州。唐都護治所。而以廣南順化二道爲西京。卽古日南九真地。中隔海口。世爲廣南阮氏割據。兵強於安南。乾隆五十有一年。鄭棟死。子鄭宗鄭幹內鬪。幹遣其臣賈整。請廣南兵以滅宗。于是阮氏復專國。黎維禔嫡以兩郡。且妻以女。明年維禔卒。嗣孫維祁立。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使賈整留鎮都城。賈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阮惠歸。治城池於富春壘。而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賈整於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四守險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復以兵誅阮任於黎京。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黎京。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屬嗣孫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洽溪河。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爲南岸追兵所害。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且言推固予奪。惟上所命。上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不脛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師問罪。以與賊繼絕。先置其家於南寧府。遣其陪臣黎佃阮廷枚等。回國密報嗣孫。安南地東距海。西接老撾。南與占城隔海。北連廣西雲南。東西千七百餘里。南北二千八百里。有五十二府。其十二府爲土司所居。實止四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時未陷者清華道。四府十五

縣。宣光道三州一縣。興化道十州二縣。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南道四府十二縣。山西道五府二十四縣。京北道四府二十縣。太原道三州八縣。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海陽道四府十九縣。惟廣南順化二道。本阮曾巢穴。又據高平一府。四諒山一府。七二道。以捍遏內地。上命孫士毅發檄安南各路。示以順逆。早反正。時維祁弟維袖維祉。皆出避難。維袖死。宣光城。維祉由京北波蓬廠來投。孫士毅以維祉有才氣。欲令權攝國事。上慮其兄弟日後嫌疑。不許。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號召義兵。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乞轉奏。於是安南國土司及未陷各州官民。爭縛僞黨。獻地圖。又關外各廠義勇數萬。皆乞餉團練。請爲嚮導。時阮惠兄弟亦敏關請貢。以其國臣民表至。言黎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禡之子翁皇司維謹主國事。并迎其母妃回國。上知阮惠欺維禡。易與。校計緩師。令孫士毅嚴斥之。安南進兵路三。一出廣西鎮。南關爲正道。一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爲唐以前舟師之道。一由雲南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師之道。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千直搗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其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廳之馬白關。踰咒河。入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較沐晟舊路稍近。雲貴總督富綱請行。上以一軍不可二帥。令駐邊外都奄餉運。十月末。粵師出鎮南關。詔以安南亂後勞瘁。不堪供億。其運餉內地。滇粵兩路設臺站七十餘所。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孫士毅許世亨由諒山分路而進。諒山即宋廣 嶺峯關 總兵尙維昇。副將慶成率廣西兵。總兵張朝龍。李化龍率廣東兵。時各士兵義勇隨行。聲言大兵數十萬。各守隘。賊望風奔遁。惟扼三江之險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尙維昇慶成以兵千餘五鼓抵番禺江。賊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橋斷。皆超筏直上。賊霧中自相格殺。我兵送盡。大驟大脯。張朝龍亦破賊柱石。十五日。進軍市球江。江闊。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賊據險列礮。我師不能結筏。諸將以江勢縲曲。賊望不及。遂乃陽運竹木造浮橋。示必渡。而層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留緩處。小舟皆濟。十七日。我師乘筏薄岸。相持正急。適上游兵已繞出其背。乘高大呼下擊。聲震山谷。賊不知王師何自降。瓦解潰北。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卽在國門外。賊盡伐沿江竹木。斂舟。

伯對岸，然遙望其陣不整，知衆無固志，乃駕遠岸小舟，載兵百餘，夜至江心，奪其戰艦一，遂載兵二百餘，許世亨親帥之渡江，復奪小舟三十餘，更番渡兵二千，分據賊營，賊昏夜不辨多寡，大潰，焚其十餘艘，獲總兵侯伯數十，黎明我師畢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礮城二，則國王所居，宮室蕩盡，而黎維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詣營見孫士毅九頓首謝，捷聞，初，王使之出也，上慮事成後，冊封往反稽時，致王師久暴露於外，先命禮部鑄印，內閣撰冊，郵寄軍前，孫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詔冊封黎維祁安南國王，並馳報孫永清歸其家屬，維祁表謝，請於乾隆五十五年，詣京祝八旬萬壽，詔俟安南全定，維祁能自立，許來朝，是役也，乘思黎之舊民，與各廠之義勇，先驅鄉導，又許世亨二張等，皆新自臺灣立功之戰將，故得以萬餘兵長驅深入，不匝月而克復國都，其雲南烏大經之兵，尙未至也，詔封士毅一等謀勇公，許世亨一等子，諸將士賞賚有差，時阮惠已遁還巢穴，孫士毅謀造船追討，孫永清奏言廣南距黎都又二千里，用兵萬人，設糧站，即需運夫十萬，與鎮南關至黎城等，上以安南殘破空虛，且黎氏屢世孱弱，與廢未嘗非運數，既道遠餉艱，無曠日老師，代其搜捕理，詔卽班師入關，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師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士兵義勇，懸軍黎城月餘，阮氏諜知虛實，於歲暮傾巢再舉，襲國都，而我師方信其來降之誑詞，晏然不知也，明年正月朔，軍中置酒張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敵，賊皆象載大礮衝陣，我師衆寡不敵，黑夜自相蹂躪，黎維祁率家先遁，漢師聞礮聲震天，亦退走，孫士毅奪渡富夏江，卽斬浮橋以斷後，由是在南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以下，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焉，士毅走回鎮南關，盡焚棄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遺者不及一半，其雲南之師，以黎臣黃文通嚮導得全返，黎維祁母子復來投，奏聞，上以士毅不早班師，且阮惠已敗復來，必非旦夕所能糾合，何漫無籌備，致挫國威，損將士，命褫職來京待罪，以福康安代之，阮惠既踞安南，自知賈禍，大懼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後，敏蘭謝罪乞降，改名阮光平，明史安南國王皆有二名，以其一名事中國列表奏。遣其兒子光顯齋表入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并願立廟國

中祀死綬將士。又聞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乞天朝勿聽其言。福康安先後以聞。上以維祁再棄其國。并冊印不能守。其天厭黎氏不能存立。而阮光平既請親親。非前代莫黎僅貢代身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不足慮南顧之憂。乃允其請。其黎維祁。賞三品銜。編旗安置京師。五十五年。阮光平來朝祝釐。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官帶受封歸。次年擊敗黎維祁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五十七年三月卒。子阮光瓚嗣立。年十有五。上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且阮岳尙在廣南。吳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國疑。防有變動。特調福康安雲貴總督備邊。又遣按察使成林諭祭。並密偵其國。成林旋以國事掇定聞。乃止。初。阮氏世王廣南。以順化港爲門戶。與占城暹羅接壤。西南瀕海。有商舶飄入港者。非西風不得出。輒投入其貨。即中國商船偶入。亦倍稅其半。故紅毛暹羅占城諸國商船。皆以近廣南界爲戒。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虛耗。商船不至。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餉爲名。多招中國沿海亡命。略以官爵。資以船械。使嚮導入寇閩粵江浙。嘉慶初。各省奏擒海盜。屢有安南兵將。及總兵封爵。詔移咨安南。尙不謂國王預知也。暹羅既與廣南積怨。會黎氏甥農府王阮福映者。本名種此。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是慶九年。兩廣總督德什布奏言。安南與艇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緣順化爲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案此乃西都非東都。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皆中國奸民。爲安南東海王及總兵僞職。又上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瓚封冊金印。是爲嘉慶四年。詔以阮氏父子臣事天朝。乃招納叛亡。數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七年十月有二月。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擄兵始末。爲先世黎氏復讐。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案明史占城老撾者。古越裳南之。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初乾隆五十四年。黎維祁之安置京師也。其舊巨黎個等四人。堅不薙髮易衣冠。且言國王弟維祁。與其宗黨舊臣。屯聚自保。義師甚衆。欲出關圖恢復。上以阮光平既歸順錫封。無更張理。而黎個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爲去就。尙忠于所事。特敕阮光平送出黎維祁妻妾弟妹。

毋俾失所。事未行。及嘉慶七年。阮光縵滅。於是詔黎臣懷故土者。隨黎維祁還國。蓋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於舊阮。今修職貢者。非復前日阮氏云。初。安南惡西洋之鴉片煙。天主教。久絕其廣南市舶。及是英吉利駐印度兵營。聞阮邦新造。鸞可乘。乃以兵艦十餘。駛入富良江口。安南人盡斂舟藏內港。數百里無一人。直抵東都。夜忽小舟百十。出下游內港。乘風潮火攻之。英兵無走路。先八七艘燼焉。其海口餘艘駭遁。無顏返國。乃順抵廣東。圖占澳門。不果而去。即嘉慶十三年。吳熊光督粵時事。

臣源曰。安南形勢。西都強於東都。故陳莫黎阮迭興。皆先據廣南順化者勝。方大兵之東征也。正兵由廣西直趨東都。其奇兵當由雲南孟氏土司。趨安南水尾州。約暹羅夾攻廣南。覆其西都。則阮光平走。必成擒。而無後患。用兵可不明地利哉。烏鱗艇匪入盜中國。亦屢挫於閩浙。碎於風颶。不及西洋夾板船速甚。而能兩敵英夷。窺伺之艘者。皆縱敵入港。設伏火攻。固知正不如奇。力不鬪智。禦海口不若禦內河也。必欲洋敵洋艘。始足制西洋。其不為安南所笑者幾希。如欲調札船。以馳逐外洋。或必守海口。而不許闖入。其又不為安南所笑者幾希。

明一統志曰。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東道。宋行之。雲南道。明始開。廣西亦分爲三。從羅浮川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龍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羅村。一日至保珠縣。又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紅下流北岸。一由思明府入。過摩大嶺。一日至思陵州。鹽辨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行。過千里紅。比江永樂中。黎季德譽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羸處。乃佚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風報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山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甯隘。又一日至七淵州。二日至文蘭平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徑右隴縣北山。徑鬼門關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徑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又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紅北岸。一。道從平社西。一日半經武岸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紅上流。北岸市橋。紅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發自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洞。循流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

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統府。統水即富良江上游。其北爲宣化江。南爲沈江。所謂三江者也。臨統三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歧江。又四日至白鶴縣。廣富流江。其一道自河陽臨統循統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瑞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歧江。然皆山徑故難行。其循統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廣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梁。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經天遠巡司。南至安福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倫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安。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豐縣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福海口而入者。則經安福縣至刑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者。則取古齋。又取古羅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兼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倫海口而入者。則由安老新明兩縣至四歧網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倫。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刑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陸遙數百里。大壘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發舟。以便入港云。

卷七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於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獫狁。黔楚之獠。四川之楚之生番。雲南之獠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漢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使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明。實功授地之土府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明代播州蘭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國初凶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遠不定威寧等四府。三桂統旗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逼其衝。令提督李本傑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屬河會剿。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機中讓書。

六弊爲陸廣。千是本傑兵及黔賊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三藩之亂。重陷土司兵爲助。及叛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傑輸賊謀訊知其狀。整兵入援。圍乃解。藩戡定。餘威震於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爲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曆中。改播州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屬。其餘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爲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雍正初。世宗憲皇帝勤求民瘼。驟寡有辭於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嶽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節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穆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錢糧不過一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峒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欲青征儂督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盤於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

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蟻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巨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煙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獫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蕩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治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十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其治川邊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大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圍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於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於漢奸。約鎮雄兵三千攻鼎坤於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擄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鎮雄之魯。兩酋皆遁四川。於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於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擢赴東川。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法夏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尙各據巢邊。六年春。遣兵破禽法夏。又遣副將郭書城。以兵三百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各夷衆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哈元生三路搜討。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爾泰節制。於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費耶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禽雷波土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鎮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覲護土職。故調遣無不

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征。鄂爾泰奉賞守備。以擒賊檄樓壩功。擢河南參將。入京引見。快快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糧。奪無大礙。而劉起元惟餉餒和。賊遂陷鎮城。盡戕兵民。徧燬東川鎮雄及四川涼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債事。請別簡大臣總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留上慰留之。爾泰調官兵萬餘。士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爲祿鼎明刺傷。時鼎坤妻子及弟留藏省城。鼎坤亦即遣其叔除離內外。爲官兵所獲。乃以官祿代魏翥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守奎墩。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左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即竿揭二首以進。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數路來犯。不動。將偃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即日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即反走。時元生兵不滿六千。即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者。大關代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擒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遣官祿治罪。其治鎮邊諸夷也。先革土司。後剿猓夷。其土司改流者。若露益土州安於薩。鎮沅土府刁肆。及楮榮長官土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先後劾黜。而以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惟刁氏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猓。于五年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於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免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詔祠之。於

是盡徙巴草土司土目他省守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徭，冒濠突入擒斬以千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即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兵至蹙緬，兵退還巢，自明以來無善策。鄂爾泰於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士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鉞開路，焚棚溼溝，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筭，及搜至，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於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搜，淮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地全收流，升普洱爲府，移元江協副將駐之。於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插門戶。於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並捐建府州城垣。孟連土司獻銀廠外，怒江野夷輸皮幣外，而老插即古越，景邁二國即八百媳皆來貢象，緬甸震焉。其治黔邊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載，終於古州。而始於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苗之腹，橫一方，前總督高其倬誘擒阿近，誘設營汛，以控前後左右各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獲首逆，副將劉業竣即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爾泰駁以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搜討，盡殲首逆，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建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雜髮，立保甲，稽田戶。於是乘威招服黔邊東西南南三面，廣順定番鎮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寧永寧永豐安順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餘里，直抵尋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裏有外，裏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爲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爲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口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萬山間，奧而曠，沃而衍，榛徑而醇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其中，倚山面州，俯視全境，相傳爲孔明駐軍之所，尤據形勢，張廣泗守黎平，輕騎深入周勘，倡議置鎮，葛營扼吭控制，而其外戶爲都勻入寨，內戶爲丹江清江，門戶不闢，則堂奧未可圖也，乃於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溝，五寨苗窟。

伏山簪無所得食。相繼赴軍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洞。下抵清水江。時九股苗爲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入。及官軍至。以農忙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搗其巢。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壕拔柵。冒險深入。苗四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於是清水江丹江。皆奏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布糧貨。往返倡道。民夷大忭。估客雲集。古州自昔奧穰。自國初。吳三桂死。僞將馬寶兵。由楚竄漢。取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礮重甲火藥。由是械門日獷。狼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爲來牛定且。下江爲榕洞。當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營建城堡。遂舉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半集苗船數十。束爲浮橋。攻其不備。勒繳刀槍甲弩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且。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擒斬四千。獲礮械無數。其下江榕洞之深遠大菁。危峯障日。皆伐山通道。窮搜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賊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鑿灘險。置斥埃。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淮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爲一。乃突構梗頑。奪地闢險。於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初上以廣泗招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可登至軍察之。並頒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其治粵夷也。先改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土府岑映宸強。當會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鎮改流之信。始星夜撤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勅印。勒回浙江。劃江北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兵。六年八月。首討思慶州之入遠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礮所能及。漸轟進逼。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弟以獻。尙閉寨不出。遂爲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三千剿撫。兩月屢敗無功者也。八年復檄討思明土府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亦前此廣西總兵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者也。於是遠近土目。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迎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其徇廣苗接黔者。

於五年張廣嗣會湖南副將劉策名。有謬仲花苗之剿。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有徧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酉陽土司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晏如。均以不法爲邊民所怨。籲請改流。且酉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恃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暫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於是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奏攻郡縣。惟容美稍用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僂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慰。已於五年爲岳鍾琪劾革。至是酉陽繼之。西南民夷稍息肩焉。又於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達。墾闢圩萊。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一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粟。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屢奏慶雲爲疑。臣源曰。漢元符中。初開楚道。彩雲見南中。遣使述之。雲南以此得名。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又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礮而過。至今瘴滅大半。見嶺南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礮火。陽被陰伏。則爲瘴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爲縹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團團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蘇。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苗疆之初勘定也。世宗嘉鄂爾泰之勞。錫封襄勤伯。世襲罔替。九年冬。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之。十年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旋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爲寧遠副將軍防西路。以元展成巡撫貴州。十二年哈元生進新聞苗疆圖志。以尹繼善督雲貴。而復有黔苗之變。初。苗疆開地二三千。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增營設汛。凡腹內郡縣防兵。大半移戍新疆。又鄂爾泰用兵招撫。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巡撫元展成易視苗疆。遂於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伴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卽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

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於番招之蓮花壘。壘窟萬山顛。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攪起。徧傳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尙不之信也。總兵韓勳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間。號召日衆。番招屯復圍於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宗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於賊。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虛。於是乘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爲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命刑部尙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善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粵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兵漸集。各擄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則糾衆攻圍新疆各營汛。阻截運道。於是台拱清江丹江入寨。諸營復同時告急。特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溯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元生遣古州鎮韓勳攻燬首逆各寨。又分兵三路。一由蕪貢以逼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走都勻援八寨。而入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目三十餘。冒功。於是苗逃歸播告。徒黨阻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勻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援絕。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則密奏政流非策。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粵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乘以上。用鎮黔兵隸元生。施乘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於是已進之兵。紛紜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將村寨道路。盡畫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乘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

並請解任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開。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召張照德希壽還。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遣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敵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特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換其黨羽。惟有暫撫熱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搗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泗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面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元年春。復增兵入路。排剿抗拒。逆寨罔不焚蕩。剽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圍苗寨之中。盤桓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樹蔽天。霧雨冥冥。泥濘蛇虺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窺其荒阻者。故首逆諸苗。咸藪伏其中。特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圍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捕逸。如法網獸。漁竭澤。重圍。以漸進。自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瘴莽。靡夷不搜。靡險不剔。并許其黨自相斬捕除罪。由是懸魁罔測。俘馘萬計。其飢餓顛踣死崖谷間者。不可計數。蓋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深入。山澤不能匿汗。從來鬼方捷伐。未有滌盡廓清若斯之烈者也。廣泗原奏牛皮箐之捷。斬獲萬餘。而袁枚文三原。又說止黔苗而言三省苗寨一空。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近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統噶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有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官衙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

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猛城步橫嶺苗與廣西猛同叛。總督班第使鎮寧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詔廣烟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於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於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於大烝也宜哉。始事難者終必易。於孟養長寨見之。始事易者終必難。於烏蒙古州見之。其中有人事亦有天數焉。初雍正五年四川副將張瑛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於土目。席其椎髻，毳毼之舊，巫蠱械鬪之常。宜令薙髮易服，盡獻兵器。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目於南地。命鄂爾泰議之。鄂爾泰言：冠髮必其願違，若強之改，將悍苗反與齊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若盡勸出之，將良苗反為惡苗所制。其土目即可改為里長甲首。若必盡徙，恐兩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斯言也。果何如哉。穆氏刁氏土目不遷則復反。長寨而外，兵未盡繳則復反。生苗改流不攻椎髻則復反。不數載而言盡驗。果何如哉。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攻土歸流之事。人即不革之，苗亦必自大變動。以大更革之，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先咲。安知非福。鄂爾泰說孤於前，卒張孤於後。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不然，揄修袂養媿步者，且安拱而讓其後也。

附錄

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撫使三。曰：坤甸。曰：巴塘。安撫使二十有一。曰：長寧。曰：保寧。曰：瓦寺。曰：什乳。曰：巴裏。曰：維期甲。曰：刺殺。曰：瓦述餘科。曰：竹窩。曰：霍爾章谷。曰：霍爾孔樓。曰：單東革霍耳乳。曰：霍耳林。曰：霍爾甘。曰：麻書。曰：東科。曰：春科。曰：下塘對。曰：上塘對。曰：長官司二十有六。曰：彝州。曰：龍州。曰：匡希。曰：松岡。曰：卓基。曰：威龍州。曰：寶濟州。曰：昌州。曰：沈邊。曰：瓦述崇喜。曰：瓦述毛丁。曰：瓦述曲登。曰：瓦述他色。曰：瓦述更平。曰：霍耳納林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日。曰：上塘對。曰：中塘對。曰：蒙葛結。曰：泥雲南宣慰使一。曰：霍耳納林仲。曰：平夷。曰：蠻夷。曰：沐川。曰：九姓。又副長官司一。曰：馬喇。雲南宣慰使四。曰：馬喇。曰：副宣撫使二。曰：益鏡。安撫使三。曰：路江。曰：芒喇。副長官司三。曰：納樓。曰：納。土府四。曰：千崖。曰：南甸。副宣撫使二。曰：益鏡。安撫使三。曰：路江。曰：芒喇。副長官司三。曰：納樓。曰：納。土府四。曰：化。

南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崖。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就。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士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礮卡，亦未大捷。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於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黨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崖。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崖。總兵任舉參將賈國良戰死，自是不敢專攻，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賈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繁澤旺奪印與地，皆賈爾吉之謀。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無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傳爾丹，皆以宿將起用於廢棄之中，未聞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崖，距賊巢尙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上遽張廣泗入京，而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先後嗷嗷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上又以其祖邊必墜之劍，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賈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剋期進剿。十四年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馮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還留於雜谷，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礮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收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鬥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偏卡以礮逼礮之法，無如賊礮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推及堅壁，於賊無傷，而

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礮外開壕。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礮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於克一城。即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即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殺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裏糧直入。踰礮勿攻。繞出其後。即以圍礮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即從捷徑搗入。則守礮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戰自潰。卡撤爲進階。爾屋正道。嶺高溝窄。臣既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噶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於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警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棲紳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礮。即撥兵守防。致兵力日分。即使毀除。而賊又於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礮毀礮。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礮。猶以爲官兵猖於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礮。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輜輳。定於四月間報捷。初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於懷。及是聞其地險。力艱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屢奉皇太后恩武寧邊之諭。遂命傅恆頒師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於起初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揚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迄於今。若復輕率藏事。則賊餒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將無寧日。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

但審度形勢。賊碣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碣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碣。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碣。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昔嶺中峯直抵噶爾崖。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上已決計罷兵。恐傳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諭反復數千言。且謂葛爾土司即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麗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時傳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碣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致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秦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於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傳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額誓遵大軍。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詔封傳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於裴度云。初。上聞金川彌險。因於京師香山設石碣。造雲梯。簡羽林伏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命傳恆統之以行。次年。遂即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以此勦旅制勝。其築碣者。即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即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息。卒草薙禽獮之而後已。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朝廷示用兵不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贖武於荒徼。而賊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兒子耶卡土司事。漸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於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耶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贖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

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紳斯甲結婚。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彈丸非小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偏者莫如紳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格桑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贖。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既而賜死。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格桑割地求援於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襲五日糧。入墨壟溝。賊截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涸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背濟。連奪險隘。遂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格桑已送其妻妾於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上以賊曾同惡相濟。宜一舉並滅。乃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傳恆進兵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即總兵馬長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距噶爾厓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紳斯甲之官寨。至勒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礮寨林立難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紳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既得美諾。即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紳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營噶入。豐伸額由紳斯甲

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崖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納親張廣泗以彌卡逼礪卡之故事，備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於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即派兵撲礪，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右騰巴爾珠先後密奏，上尙未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圍井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講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譟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即潛兵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礪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避入大營。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於是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鎗死，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於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壘，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復之。明亮將軍由瑪爾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上以夷性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革心，轉啓侮，今不可不大創之。先磔澤旺於市，勅諸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藏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進攻，復闕兩載，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烏勒圍，一噶爾崖，其烏勒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豐伸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湖普嶺有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察由間道破色湖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斯甲嶺，防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峯有兩大礪，削絕壁立，料我兵不

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碉寨。數十道並進。而海關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峯削壁，猱引而上。趾頂相接。比明及其碉，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奪氣。遂同時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懼。索諾木斃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己罪。阿桂權致京師，而攻益急。遜克宗壘爲賊寨勒烏圖外障。賊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上，有墨格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勒烏圖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在凱立業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煙焰。知大軍已深入，皆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寨愈近。守愈堅。賴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明噶寨。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於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湖普嶺時，南路軍亦冒雨破宜喜七碉。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讓兩路並進。使賊不可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之刺麻，又能爲札答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浸膝。四月中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關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碉。遂分兵六路，盡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五月，阿桂河東軍破明噶寨。距勒烏圖僅數里。進逼其寨。連破昆色刺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圖。其官寨碉堅壘厚。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碉，各路敗回之賊，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搆寨穴。四面敲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兩賊寨已破其一。而莎羅奔兄弟，及各頭目，已先期遁赴噶爾屋矣。噶爾屋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俯臨賊寨。大軍遂議奪賊上游，而隔於西里之科右曲山。乃於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碉中，鎗礮如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逼。擲火彈入木城。城外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於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屋即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投降。索諾木之母姑姊妹亦降。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續爾替山。明亮乘軍

中運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於札烏古山。求濟師於阿桂。時大兵方搆噶爾匪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匪。河西賊皆內顧喪膽。於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馮爾邦。與富德軍隔敵。乃與富德合軍。狗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爾匪。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轟擊。所至洞牆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盛。揚言塞破。當舉家自焚。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倨強。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至京。上恭謁兩陵。岱嶽闕里。獻俘廟社。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欽至。時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也。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闕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兩久。豎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電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崑尤以來。未有擊凶裂罅。賊目擊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膏肝之憂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犇于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于溫福之債輾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聽銳以事之。奮伐深入。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既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武丁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既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山礮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猺夷。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回國朝以來。凡兩大變。一變於順治。再變於乾隆。順治五年四月。河西回米刺印丁國棟。奉明故廷長王朱

識錄作亂。甘涼皆陷。渡河而東。連陷蘭岷臨洮。遂圍鞏昌。號召土寇衆十萬。號百萬。關輔大震。朝議發禁旅赴援。總督孟喬芳恐道遠勞師糜餉。密疏止之。而請乘其烏合。時總督治固原州。未治蘭州也。乃統滿漢兵星夜馳扼。秦州。遣馬寧合趙光瑞軍救鞏昌。大戰廣武坡。斬首三千級。解鞏昌之圍。遂三路進討。期會於蘭州。馬寧由上路。攻馬塢內官營。張勇由中路。取臨洮。趙光瑞由下路。取岷洮河三州。各路皆捷。閏四月。諸軍皆會蘭州。喬芳親督戰。而使張勇由間道襲城。賊潰。焚浮橋西遁。河東盡復。五月。大兵渡河而西。張勇禽僞延長王朱鐵鐔。斬米刺印。遂復涼州。八月。至甘州。餘賊據城固守。喬芳料賊必夜出劫營。乃設伏以待。而召幕僚張燈置酒。奏琵琶。唱伊犁塞上之曲。聲徹柵外。忽矢落帳前。喬芳談笑不動。頃之後。營聲鼓震天。伏兵四起。賊大敗。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部勒諸將黎明進攻。大戰竟日。斬級萬餘。賊敗入城。重圍累月。食盡乞降。喬芳欲遣張勇入城撫之。衆議不可。乃遣他將往。逾月。賊果復叛。盡害巡撫總兵以下。西破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關內外諸回。遽起應之。據城拒守。官兵四面圍之。深壕高壘。賊猶潰圍出。連蘭州土寇。掠武威張掖酒泉間。六年春。諸將攻城益力。奮死先登。殺賊八千。遂復甘州。丁國棟復走肅州。適大同姜瓖反山西。攻陷蒲州。與河西回賊響應。雍涼復震。喬芳旋師河上。東拒蒲州之賊。而留馬寧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克之。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丁國棟。盡誅其黨。傳首三邊。河西悉平。是爲國初征回第一役。嗚呼。功名運會之際。不以其時哉。當順治回叛之初。多方蠢動。南有殘明桂藩。北連山西叛鎮。其氛焰所及。視乾隆時何啻十倍。賴師武臣力。轉戰摧殄。然實皆不過輕車都尉。視克一堡之庸。酬通侯之錫者。又何若不倫。草昧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燦赫。故今于征回不詳順治。而獨詳乾隆。初。撤拉爾黑帽回者。居西寧番地。俗介番回。驚悍好鬥。所奉墨克回經。舊嘗默誦。有循化廳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經。皆現誦。自謂得真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徒蘇四十三。聚黨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機。及河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齊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時蘭州止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毋

橋以拒援師。繞城譟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並捕賊家屬三百餘。於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詔發京師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勦。先命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持馳往。又赦李侍堯於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偏山。官軍不先扼之。爲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於城東。與賊遠隔。屢屢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勒爾謹見兵多賊少。謂半月可滅。遽奏止禁旅。及續調川兵。會海蘭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餘。賊遁華林山巢穴。崖坑陡立。斜通一徑。且無水泉。軍不能久。而賊營及河甚近。又兵士多不習戰。海蘭察奏聞。詔速勒爾謹入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山蒙古兵七百助剿。五月選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敗誘之出壕。截殺二百餘。遁匿壕內。不復出。閏五月土番兵至。先分路進攻。營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於崖。西南阻於大卡。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於官兵退後。亦即撤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各備鐵鎗。次日大兵進攻。佯退。俟賊回巢。伏兵突出。挖路踰溝。盡殺守卡之賊。遂奪其險。俯瞰賊巢。築長圍絕汲道。煙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連連雨。復延殘喘。阿桂以賊破旦夕。毋多傷士卒。乃移柵漸逼賊溝。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壕。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華林寺。火之。無一降者。先後三關月。賊平。分剿洮河以南餘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詔陝西提督自西安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於河州。以控回民。又陝甘兵。因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三萬有奇。其增兵萬有二千。分布衝要。並展寬蘭州城。令據山臨河。阿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露衝成溝壑。水悍沙汕難城。若展寬東面。而移西城以遠山。則工費大。請移營標右營於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於龍尾山。與城中犄角。詔從之。逾二年。而又有石峯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吏胥肆騷。於是伏羌縣阿潭田五等。藉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於四十六年冬。預募通渭縣之石峯

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遣旗幟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屬於石峯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山，番隴山扼險，號召不過數百人。甘肅提督剛塔等剿之，擊賊伏羌城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誅婦孺千餘，賊黨馬四圭、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剿絕回寨，煽黨肆出。靖遠知縣黃家駒先捕斬城中內應之胥吏，會寧知縣李堡先毀城外盧舍水窖，移城內，賊無可焚汲，故皆得不陷。李侍堯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名，不親赴督剿。剛塔又誤用賊諜，鄉導官兵於無賊之地，故氣益熾。五月，賊遂從靖遠渡黃河，陷通渭。番從數千，西安副都統明善以兵千二百由靜寧進搗，長驅深入，陷伏死。詔逮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改命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剿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搗石峯堡。十一日，官兵四千分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一千，餘黨盡入石峯堡死守。時阿桂之禁旅亦至，堡歸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乃掘壕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殲千計，黎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店降回千餘，賊平。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雨解，上因以甘肅歷年恆旱，請賑爲疑。適王廷贊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江，即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所爲，其捐賑監糶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亶望任內開銷監糶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三十萬石，較歷年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具，罪如之，并追諭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曰：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兗豫間，蓋始自唐之肅代，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鴉音不革，且關外回部屏幪，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斂攘越貨亡命門狼之

事無一不出於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國奸民類不識詩書爲何物。而回民之警怒狼驚。獨出於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劫掠何異。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風氣異宜。高宗之贊哈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訓練回兵入伍。驅狼戾之族。爲紀律之師。其力最驚。其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和用烏喙之誼也。

乾隆湖貴征苗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皇。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不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於官。而病及闔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鬻。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狂于勾補之役也。賣苗縛獻。而鎮筵鎮總兵明安圖。亦以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岔夜苗。忽數千焚鴨岔。鎮筵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刀。無火鎗。鎮筵路絕。議向永綏。購於苗。講且行。沿途益叢集。又從苗給盡釋兵仗。明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筵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土民自壘城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通。明日遂陷。同知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困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喚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瓚守柵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圖鴨保。

轉門入，劉髯黑與花連布並健門，爲苗所憚，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殆，其時湖廣兩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寧，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荷喬巖，急匿輜重中以避，粟土崩，苗乘勢四面蹂躪，福寧僅身免，願以殺賊無算聞，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偪鎮寧，福寧請急調荊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彰阿者駐鎮寧，方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出入橫行，願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重，幾不免，及隆圍始遇袁國瓚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圍，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交輿，北保靖，西松桃，南鎮寧，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四廳間，皆疊嶂峴險，惟鎮寧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貴州來遠從銅仁正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既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策亦不用，苗遂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圍，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救，苗并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圍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土蠻不從亂，土蠻者號犵狁，故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甚爲苗憚，有言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撤浦紳士嚴如燧力白之，遂討賊自效，自後永順保靖無慮得其力，劉君輔花圍之戰，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擒石三保云，大軍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麥克烏龍巖楊柳坪，而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自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燭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九月，下詔募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厲將士，十月，麥克毛豆塘，糜手寨，龍角碾，進牛練塘，圍鴨保，臣平隴賊巢，尙七十里，時苗酋皆許官，鮮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擒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擒，其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隅自若，十一月，麥克操水管天星。

寨。十二月秦克榆頭坡。嘉慶元年正月。秦克連營山。二月秦克壁多山高吉陀。三月秦克兩叉溪平逆劫。四月秦克長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詔責復乾州城。遂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距大軍。始令鎮守總兵袁敏等。由蘆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丑垵。終以大帥欲專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魔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阻爲辭。而餉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朝廷焦勞。日昃捷書。勅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卒於垣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送奏善後章程大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議旋變。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霖始按寨勒繳四萬餘件云。八月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偪平隴。賊漸盛。至是嗣和琳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州教匪四起。花連布又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如何。則欲發苗疆諸將兵討之。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詔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德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留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守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裁留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叔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於是詔書詰問以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衆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康安和琳前此將就戡事之咎。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霖。總理邊務。募勇脩碉。悉力禦之。霖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寨。前堅後險。實有鉞斧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犢塘九龍溝者。俱累月。不

得已廣行招納。歸各於客民爭占之。滋覺。盡撤苗寨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如象食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瘡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益鷓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罷。勢難再議。與戎。藩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賜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壙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根莠漸除。良善乃康。此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傅藩之任鳳皇廳同知也。以前擒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見下篇。

嘉慶湖貴征苗記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草奏戡定。月給降苗鹽糧銀兩。而苗氛愈惡。藉口前宜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巡撫姜辰至。倡以苗爲民之讎。議盡應其求。時鳳皇廳治鎮筧。當苗衝。同知傅藩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圍其丁壯而礮其要害。十餘礮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歿。遂死力攻阻。藩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互山。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壕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幕開邊釐罪。又兵備遺田額者。阿大吏意。各出納以旁擊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筧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苗疆何嘗底定之詔。實巡撫姜辰嚴獲首賊。彝爲擒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井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筧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遠謀晒全塘曉苗。悉出掠。燼燹。即夜三路搗毀其寨。復回要伏荷嵯。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

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尚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燭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藉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藉還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徵藉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藉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寨。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裏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礮破之。追逼其寨。藉苗方迎死戰。即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為守隘貴州兵擒斬。前後礮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並仿湖南法建礮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為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藉遂奉旨總理邊務。藉以永綏孤懸苗寨。形如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礮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藉乃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亦奏移駐。自七年九月廳既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槍礮聞黔境。藉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藉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藉按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讎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皇黑苗之類矣。初永綏以應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旁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萬苗突至。四面譟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兩營雜下。苗繩砲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槊並前。人自為戰。壘至山後。斬墮燭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礮破口。瀾魚抽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即戕良苗。故藉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響服。納兵恐後。羅拜擁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乞藉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藉則偵諜聞然。聲東擊

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細。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剗之之法。襄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驍剿法。彝專用之，大小百戰，繳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巖，足仄目慄，獸驢猱騰，如藁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家，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飢渴，耐暑寒，此三長也。彝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肅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煙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趨起者去，貪掠者去，即徒勇而味機宜，味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資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濶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資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既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以繭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壘，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蕃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藏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今獨載幕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皇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靈擾波瀆如故，維時彝蠲心籌之，無出礮堡為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脩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即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餽餽，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礮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慮，則自圍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礮堡疏密，為田畝多少，鳳皇廳礮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

州廳礮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礮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礮堡苗。止設礮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礮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圍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偏處。非礮堡無以固。礮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顧割世業而保身家。即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即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輪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其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救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餘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糶。以募總。以贖卹。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別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既以苗養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礮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募款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蕭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即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傳彘。專司苗疆十有餘載。劬勞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礮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餘萬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墾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尙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

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即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天子方將擢蕭巡撫。而十六年卒於官。詔以蕭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其立祠苗疆。贈巡撫。嗣蕭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募屯防志。鳳皇廳志。故知蕭戰守功特悉。魏源曰。方蕭之甚於大吏。以齟齬也。則鎮寧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界之。故蕭得以黎苗者。暨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礪設險之利。蕭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藝妻遺孤。飢粥不給。而讓蕭者至今閭閻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也。

道光湖粵平搖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之脊。民搖雜錯。深谷重巖。風氣瘴癘。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致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股搖積怨則變。昔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搖。與常寧搖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搖寨牛穀。黨聯官役。搖無所愆。於是金龍妖煽其峒。倡言復讐。使趙福才糾廣東散搖三百餘。合湖南九冲搖。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樞。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搗夾冲。遂燬其寨。斃賊三百餘。掘毀逆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搖山。所至虜脅衆二三千。圍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路。衆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上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慶各兵至。即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鮑友智輕進疏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藍山。而檄提督由寧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翰。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剿。藍山路險。且偏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昇槍械。行至池塘壚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笑。槍械反爲賊用。海凌阿等皆死。上已命總督羅坤。湖北提督

羅思舉赴剿。至是，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於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沙，賊虜將萬。趙金龍率八排散獠，及江華錦田各寨獠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獠爲一路，又趙文鳳率新田寧遠藍山谷獠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千。犄角出沒，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水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獠自守以防虜。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虜五百，再戰虜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劫不赴援之游擊李方王，守備王楷治罪，詔以獠皆山賊，躡捷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勅諸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專門戶，隘口不一，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過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於是三路獠四五千，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逼出山，皆東竄常寧之泮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牆垣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逼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隘兵，進逼合圍，時運礮未至，賊穴牆出矢銃，官兵反隔牆外，先持盾擲火，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軍兵數十，躍牆而上，前者傷墜，後隊繼登，先後斃賊一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繳器械，縛首逆，攻益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門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斃獠六千，惟散獠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恐趙金龍在內，故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牆舍，訊知趙金龍已於初九日突圍中鎗死，擒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詔以盧坤羅思舉，儘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雙眼花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太子少保，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欽差戶部尚書宗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捷，禧恩詰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連州入排，竄江華藍山，虜將二千，羅思舉余步雲馳堵之，破賊於錦田之濠江冲，擒斬首逆，殲獠五百，餘黨瓦解，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而廣西賀

縣復有逆獠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將滿承緒擊敗於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所獲。於是詔禧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連州八排獠。初八排獠有黃瓜寨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虜掠。訟於官。連州同知蔡天培訊之。斷民役償獠千二百金。民役不償。獠出掠報復。蔡天培遂以潮粵獠響應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獠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會四月聞楚師告捷。將士皆奮懣。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入排。獠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逆獠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於是獠皆負嵎死拒。峒山周圍四百餘里。峒險皆密。軍無偵探。獠剽要路。伏隘狼突。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皆敗。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褫鴻賓職。因有禧恩瑚松額之命。又有余步雲代劉榮慶。率總兵曾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銳意用兵。及探知峒天險難深入。乃於二十五日奏大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七日復奏大對冲獠之捷。所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帶有首逆。始能戴事。於是振麟日遣人赴寨招撫。獠懲八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李劉前敢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獠之面。而盧坤又有移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否則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並令熟獠爲質。始偶有出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於是獠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瓜寨附近獠三人。諸將得以戴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曾勝防守連山。撤止湖南續調之兵。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即行。詔進禧恩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孔雀翎。曾勝加提督銜。龔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建戍新疆。初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敢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擄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即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榔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藉軍與團練。隨時擒拾渠魁。又獠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逮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獠之右。

卷八

國初東南靖海記

順治三年夏。貝勒博洛軍定浙東。明監國魯王航海。其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是秋大軍定福建。滅唐王。降鄭芝龍。貝勒大軍凱旋。留兵分守要害。以張存仁總督浙閩。修國鼎。巡撫福建。而芝龍子成功。及其兄子鄭彩。鄭聯。並據衆海上。是爲浙閩沿海二寇之始。魯王之航海也。先至舟山。其守將黃斌卿不納。舟山一曰翁洲。在寧波海中。五百餘里。越王句踐。欲徙夫差于甬東。卽其地也。適鄭彩鄭聯以舟師來會。奉之入閩。次中左所。卽廈門。廈門方爲鄭成功所踞。成功故唐王遺臣。李隆武年號。兵最強。以唐魯舊讐。不願奉之。乃改次長垣。其浙中遺臣錢肅樂。劉中藻。張肯堂。徐孚遠。武臣阮駿。趙牧。周瑞。周鶴芝。林舞菴。及勳臣之裔徐仁爵。李錫祚等。或有兵。或無兵。先後奔附。時唐王甫滅。所遺郡縣。聞明兵至。多騷動。順治四年。連陷建寧邵武興化福寧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其陷興化也。以分巡道彭遇驪。故明御史。乘我守將出戰時。登陴盡易明幟。我兵返。見之。遂潰。其陷建寧也。城中舉火內應。其陷邵武也。明鄭西王裨將王祈善戰。先踞上游。夜取几案數百。各插香炷。順流放之。環邵武城而過。守兵矢礮齊發。遲明審其僞。習不復備。一夕突至。遂陷。進兵閩福州。詔總督張存仁。移駐衢州。詔都統辰泰。爲靖南大將軍。與棟柯賴李率泰等。調廣東浙江之兵。三路進討。又以陳錦代張存仁。總督浙閩。會鄭彩專橫。賊殺朝士。其黨內潰。王師且剿且撫。至順治五年夏。各郡邑先後克復。福州歲饑。被圍久。城中人相食。江西叛將金聲桓之黨郭天才。僞稱援兵。載米麥江上。誘郡民出就食。李率泰抵建寧聞之。飛檄巡撫佟國鼎。使警備。賊乃夜焚拱山橋。掠就食千人以遁。延平有將軍寨。地勢巍峭。海寇巢其上。俯瞰諸邑。陳錦令于對山壘土。高與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是年我松江提督吳兆勝謀叛。與明故官陳子龍潛招浙東海師內犯。張名振沈廷揚赴之。遇颶崇明。盡喪其軍。廷揚投海死。兆勝子龍。事泄被誅。名振遁還。乃與阮駿合軍。以五年夏。由南田陷健跳所。迎魯王復入浙。時鄭彩已棄王去。名振阮駿合拒大兵。解健跳之圍。九月。復合。王朝先兵。攻斬黃斌卿。

于舟山。奉魯王居之。令阮駿王朝。先分屯桐樞南田爲犄角。而鄭彩軍金門。鄭聯軍廈門。亦于七年盡爲成功所奪。成功遣使朝永歷于湖南。受封延平郡公。于是浙師盡并于張名振。閩師盡并于鄭成功。東南海寇皆聽其號令。方四年閩地之失陷也。我大軍守浙者。大半抽以赴閩。于是溫台寧紹諸遺民。復乘間爭結山寨。以數百計。而四明大蘭山王垭之軍。上虞東山李長祥之軍。上虞平岡張煌言之軍。皆最堅整。并約舟山兵。共窺寧紹。會鄞縣降官謝之賓來告變。我各城守將急捕內應。并調慈谿兵襲大蘭。姚江兵擄東山。數路皆潰。屆期舟山兵果入蛟門。抵三江口。觀望而返。及五六年閩地盡恢復。總督陳錦率大兵還浙東。七年張名振自殺。王得先于舟山。得先部將來降。盡洩虛實。于是總督陳錦奏言。浙東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國爲名。狼狽相倚。海寇登岸。則山寨爲之接應。山寨被剿。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臣廣訪進兵道路。由定關出海。距舟山百餘里。乘風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備。決可克復。八年詔錦與都統金礪劉之源提督田雄等。會兵先剿山寨。以除內顧。用山民爲鄉導。分路進擄四明諸山。盡破巢穴。遂乘大霧渡海。抵螺頭門。敵軍方覺。阮駿以火舟邀戰于橫水洋。風返焚之。人舟俱燬。張肯堂張名揚等。率兵勇數千。背城力戰。九月掘攻陷之。屠其城。初名振恃海島之險。謂大兵必不能渡。先期奉魯王擣吳淞以綴我師。惟留兵六千。使阮駿守舟山。及聞警回救。則城已被。乃奉魯王赴廈門。去監國號爲寓公。陳錦奏。設陸兵千。水師二千于舟山。而成功在閩。復乘王師攻舟山之隙。大舉寇沿海。初芝龍出入海中。每一商船例入金三千。不得鄭氏旗不能行也。及唐王時。又以練餉爲名。閩粵二省。正供外捐輸百萬。盡歸鄭氏。故富敵國。皆積安平鎮。福建巡道黃樹。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謀乘成功之出。擣安平巢穴。獲其貲。成功遷怒。以索償爲名。連陷同安漳浦南安平和海澄長泰等縣。進圍漳州。閏七月。詔逮張學聖等。入京治罪。九年三月。總督陳錦赴援。戰于江東橋。不利。退屯同安。其奴刺之帳中。以首奔成功。成功賞而斬以徇。十月都統金礪援軍至。屢捷。成功退保海澄。我兵圍之。城壞十餘丈。成功親當矢石不退。一日聞空礮聲發。成功曰。此號礮也。將薄城矣。下令兵皆挺巨斧以待。官兵四面蟻傳登城。城上衆斧迎之。隨斧隨墜。礮

爲之平。我兵解圍去。而張名振、張煌言亦屢以餘軍入長江。登金山、燕子磯。遙擊孝陵。掠戰艘三百于吳淞口。時成功始終爲唐。二張始終爲魯。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時明遺臣義旅漸亡。獨兩軍犄角海上。而成功尤雄。十年。朝廷下令招撫。芝龍、鴻臚皆封侯伯。成功封海澄公。令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芝豹、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受。張名振卒以軍付張煌言。亦屢拒李率、泰、耶廷佐之招。是冬。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與化諸府。十一年。陷同安、南安等邑。復破舟山。據之。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赴閩防剿。以水師提督張天祿、蔡寇海口。失戰艦。匿不奏聞。罷職。十二年。成功進溫台。還攻寧德。殺守將。間遣使告捷于明桂王。十三年。蔣北犯。留其將黃福守海澄。福以成功用法嚴。曾以揭陽之敗。斬大將蘇茂。遂懼而來降。詔封梧海澄公。守漳州。梧陳剿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刻僑墳。以泄衆憤。七月。命寧海將軍伊爾德、率田雄等。復克舟山。連戰。斬阮思等于橫水洋。田雄奏言。舟山不難于復。而難于守。請以滿兵駐防。增戰艦。補水師。分汛偵剿。是秋。李率、泰亦破寇于泉州。盡復閩安、海澄諸邑。明年三月。濟度班師。成功陷閩安。犯福州。轉掠溫台。十四年。明桂王遣使自雲南航海。進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明號。便宜封拜。遂議大舉入寇。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峙陣前。專斫馬足。矢銃不能入。時張名振已死。張煌言代領其軍。爲鄉導。抵浙。陷溫州、台州。師次羊山。相傳其下龍宮戒震驚。成功下令各船開礮。果颺發。挾雷電。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功乃旋師。是年。成功將施琅復來降。授副將。成功闢王師三路。攻永歷于雲貴。乃大舉內犯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時蘇松提督駐松江。江寧提督駐裕山。分守要害。圖山及譚家洲皆設大礮。金焦二山皆鐵鎖橫江。煌言屢卻不前。令人泗水斷鐵索。遂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沿江木城俱潰。破瓜洲。獲提督管效忠。圍鎮江。五路疊壘而陣。周歷傳礮。聲沸江水。攻北固山。士卒皆下馬死戰。官兵退入城。成功軍逐之而入。遂陷鎮江。屬邑皆下。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

郡南說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而煌言別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時江寧重兵移
征雲貴。大半西上。城中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進寶改名逢不赴援。陰遁于寇。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
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維揚常蘇。旦夕待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世祖幸
南苑。集大師議親征。兩江總督耶廷佐。俾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亙數里。巡
撫蔣國柱。崇明總兵梁化鳳皆赴援。化鳳登高望敵。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軍士浮後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
出神策門。先搗白土山。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由儀鳳鍾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
攻。成功令甘輝守營。而自出江上調舟師。諸營見山上塵蓋不動。不敢退。又未奉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甘輝被
執死。化鳳復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攻崇明不下。冬十月還島。而煌言軍遇我征貴州。凱
旋。兵浮江下亦戰敗。走徽寧山中。出錢塘入海。是役梁化鳳首功。詔先圖其形以進。是冬。詔都統劉之源。爲鎮海
大將軍。駐防鎮江。以梁化鳳提督江南。詔將軍達素。總督李率奏。分出漳州同安。合搆廈門。以粵東降將爲鄉導。
我兵不習海戰。疊眩不能軍。成功手自率旗督陣。風驅濤湧。我軍退。多陷于淖。引還。十七年。明桂王及李定國走
緬甸。雲貴蕩平。命靖南王耿繼茂自廣東稜鎮福建。都統羅託爲安南將軍督剿。成功崎嶇海上十餘載。進取無
成。乃謀奪臺灣爲窟穴。語詳康熙戡定臺灣記。朝廷議堅壁清野之計。下令遷沿海三十里于界內。不許商船漁
舟一初下海。民戀生計。苟于嚴刑。多不願。張煌言貽成功書曰。棄此十數萬生靈不收。而爭夷島乎。且苟安一隅。
將來金廈二門。亦不可守。而成功方得臺灣。虞紅夷外聞。不暇內饒。由是沿海稍息肩。而成功旋卒于臺。張煌言
亦被禽于南田之懸壘。議政王等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用。應令都統胡安禮。率滿兵回京。是年李率奏
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安置內地。皆順治十八年事也。康熙初。大兵
復金廈二島。鄭錦遁臺灣。始奏展沿海居民之界。復舊業。其海寇。在廣東者則尙可喜。以十七年敗鄧耀于海康。
耀走交趾。盡平山寨。又有周玉者。番禺蛋戶也。繪船數百。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可喜。署爲游擊。十八年議沿海遷

界并盡撤船歸港汊。徙其衆于城邑。玉遂糾黨入海。自稱恢復將軍。破順德。尙可喜。破斬二千。復擒剿其餘黨。千東涌海島。其在江南者。明益王宗人朱隆武。據廟灣。有衆數千。舟百餘。于順治四年乘間窺淮安。總理漕儲庫禮。與總督漕運楊聲遠。設伏分布要害。賊揚帆至車家橋。伏發。步騎水陸蹂之。擒斬過半。直搗廟灣平之。其黨周文山遁入海。九月。又率衆八百。夜襲淮安。從夾城東門缺口突入總漕署。庫禮率帳下親兵數十拒戰。其妻盡搜署中存箭。使婢僕傳送。引滿命中。一以當百。黎明賊驚潰。追斬百八十餘級。淮城獲全。師武臣力之風。距今二百年猶昨日也。

臣源曰。天下有城郭之國。有游牧之國。有舟楫之國。穹帳騎射。風馳雨驟。此游牧之所長也。溝駃火攻。履危狎險。此舟楫之所長也。深溝高壘。清野堅壁。此城郭之所長也。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即漢之樓船浮海。擊甌越朝鮮。魏青州軍自海道討公孫度。劉裕遣兵自海道襲番禺。唐自東萊渡海趨高麗。皆僅濟師于海道。而非交戰于海中。以元太祖之兵力。而十萬兵船覆于日本。故水陸舟車自古異用。惟明則太監鄭和。騁兵船于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方其請漳泉請海澄。何異于西夷之索港口。犯溫台犯金陵。何異于西夷之闖內地。而離髮之令。何異于今日之烟禁。國初所以制之。不過遷沿海棄舟山。以斷煽濟。而杜牽制。卒脫喙喘息。而不敢復獄。誠能以離髮之制禁煙。以清野之法斷接濟。以堅壁之法禦火攻。煙可不遏。自絕寇。可不戰自困。是之謂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內修爲外攘。故著國朝防海家法。可考者于篇。

康熙戡定臺灣記

臺灣互閩海中。表二千八百里。衝五百里。與福興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起雞籠。南盡沙馬碇。千里有奇。惟山西東兩面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各百里。大于琉球。埒于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棱。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澎湖東有毘舍那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于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

之。荷蘭紅毛表求香山澎湖于中國而不得。乃以重幣略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爲鄭氏所據。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楫橫于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劇盜。積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于巡撫熊文燦。以船徒飢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鄭氏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斂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鳩荒甫闕。土膏憤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鄭成功者。芝龍取日本倭婦所生子也。當明季唐王隆武帝王永歷之際。起兵海上。屢寇閩浙江南。及順治十七年。自江南敗歸。乃奪臺灣爲窟穴。時荷蘭二城已置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會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爲兵鄉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先以百艘泊澎湖。進圍鹿耳門。門外甯有淺沙數千里。漁舟不能近岸。紅毛夷又沉大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修抵岸。紅毛倉卒不支。遂克赤嵌城。進壁王城。其城亂石疊砌。火燬成灰。融爲石城。堅凝不受礙。半載不下。乃塞其水源困之。且與約曰。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解圍退三舍。荷蘭乃以大船遷國。成功既有臺灣。與所據金廈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聞屯壘。修戰械。制法律。定官職。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是年棄芝龍于市。鄭氏在京者皆伏誅。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以杜構煽。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十九。長子經守廈門。鄭經官書皆作鄭錫爵二名也。入臺嗣立。成功弟世襲據其位。爲經所殺。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不報。是年監國魯王亦卒于臺。二年明桂王亦滅。而經猶奉其永歷之號。三年繼茂率泰施琅黃梧等進兵。并檄荷蘭夾板船。會剿克金廈兩島。降其衆萬有八千。經遁歸臺灣。而浙督趙廷臣亦擒張煌言于南田之懸山嶼。島寇悉平。授施琅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部議寢之。七年。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仍以海外琉球朝鮮例爲詞。是時

鄭氏衰弱，不敢內犯。十有三年而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執總督范承謨反福建，告援于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從。精忠旋悔，不踐割漳泉之約。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澄海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于經。于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耿尙皆訴于吳三桂。三桂尙尙之，信劉惠州與經盟，申畫疆界。然不獲成，乘耿氏與王師抗，旋尾其後取汀州，運臺米內渡濟師。精忠前後受敵，十五年乃反正。導廉親王傅貝子之師攻鄭氏，十六年我師收復漳泉邵武興化，其惠潮亦反正。經遁入廈門，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繼之。十七年春，鄭氏復出沿海，連下城堡十餘，詔復遷沿海居民。畫界如舊，十八年經將劉國軒吳淑何祐等分道入犯，總督耶廷相檄調官軍四路進剿，大戰兼旬，海澄公黃芳世都統穆赫林提督段應舉皆失利。案是時前海澄公黃芳度已干國軒圍之于海澄，環植樹柵，我援軍至，國軒恐內外受敵，故開一面縱之入，以耗城中糧。圍復合，夏六月城中食盡，陷官軍三萬餘，馬萬匹，都統提督以下皆死焉。詔罷耶廷相以姚啓聖代之，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爲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東橋，及泉州萬安橋，以拒官軍。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援。提督楊捷復惠安，巡撫吳興祚將軍貝子賴塔復漳平，楊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與大兵夾攻，奪其橋，礮沉其舟。而巡撫貝子軍阻江漲，亦得輪林李光地引出安溪間道，遂解泉圍。國軒與吳淑何祐等，以兵五萬分軍漳州龍虎蜈蚣二山，勢甚盛。漳城兵少，哈喇達耿精忠欲棄城避其銳，姚啓聖閉城偃旗鼓，乘大霧突出精兵五千衝之，賊陣亂，自相踰籍，連破十六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同安，然賊猶據江東橋不退，至是楊捷軍赴援，復與啓聖夾攻力戰，克江東橋，盡奪險要，漳泉之路始通。國軒遁還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面復掘濠引潮以阻大軍，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兼列艤艘守諸島，相持一年不決，乃議厚集舟師，水陸夾攻，並檄荷蘭夾板船爲助。時吳三桂已死于湖南，我水師破岳州，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而姚啓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成，配兵三萬，啓聖等復縱反間，離其黨與，重賞購募，先後降僞官四百餘員，兵萬有四千。

即分隸水師。用以進攻。並約其守海壇之將爲內應。于是不俟荷蘭船至。啓聖與捷克復海澄。萬正色以水師克復海壇。水陸並偪廈門。復降其戈船將朱天貴。得其舟師。乘勢擄襲。諸澳諸寨悉破。鄭經及國軒等。遂棄金廈二島歸臺灣。時十九年春夏也。八月康熙王還京師。留兵守金廈二島。于是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讒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瞻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安。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瘵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于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荼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遂格。二十年姚啓聖與吳祚疏請沿海民展界復業。從之。初閩人當成功世。內輸官賦。外應鄭餉。十室九匱。及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社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壯。而漁其妻女。又遷沿海之界。流離內徙。至是始凱旋息肩。其疆掠而北者。尙數萬。姚啓聖請康熙王下令禁之。且捐金贖遺者二萬。啓聖在閩。糜財如河沙。耳目徧海島。官帑不足。則回易寶運以濟之。前後揮霍百萬。鄭經在廈門時。有嬖人施亥者。姚啓聖密賂使爲間。約誘經至海口。而伏兵擒之。鄭氏大享將士。復賂其庖人謀毒而殲諸。皆不克而死。會經卒。其長子克壘長而才。然烈婢出也。成功時即有人構經父子。謂孽賤。不當爲世孫。辱國。及成功沒。經連年出兵在外。用陳永華言命子克壘監國。晚敗歸臺灣。又日近醇酒婦人。克壘監國二載。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陳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壘失助。時成功妻董氏尙存。復入間言。遂戕殺克壘而立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能蒞事。事皆決錫範。于是鄭氏遂敗。行人傳爲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事泄。錫範并構陷續順公沈瑞而有其貲。人心益失。國軒居臺而被刺者再。皆姚啓聖所使也。二十年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

亦同。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啓聖欲候北風直取臺灣。施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船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廈門濟餉。從之。時國軒守澎湖甚嚴。盡據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水賊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列礮。會颶風夜發。怒濤山立。我舟師前鋒。簸蕩飄散。賊艦四面圍攻。琅親督大隊衝其圍。矢集環目幾殆。力戰得解。時國軒自率衆二萬泊牛心灣。而別屯萬兵于雞籠嶼相犄角。我軍懲前戰。被賊夾攻。乃議分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爲奇兵分賊勢。而琅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口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酣鏖竟日。聲震數百里。焚其百餘艘。殺其兵萬有二千。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是日將戰時黑雲起。賊方相賀。忽聞霹靂皆錯愕。遂大敗。國軒由吼門冒險突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餘。舟師浮而入。鄭氏皆駭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議降。施琅姚啓聖奏聞。八月敕至。于是國軒及馮錫範。以鄭克塽降。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各一。公侯伯及將軍都督等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臺灣平。時康熙二十二年秋也。琅由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姚啓聖由內地馳驛後二日至。詔封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隸。授公爵。國軒錫範皆伯爵。鄭氏自成功傳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始黃梧之降也。言鄭氏石井山祖墓。形勢昌雄。宜剽之泄其王氣。于是晉江縣之大覺山。南安縣之覆船橄欖金坑諸山。五墓皆毀。惟其石井山祖墓。號五馬奔江者。不知所在。至是克塽請以成功及經之喪。歸葬南安。收其地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西爲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爲縣。又北爲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焉。

臣源曰。中國山川兩幹。北盡朝鮮日本。南盡臺灣琉球。過此則爲落濠尾閩。亦名萬水朝東。舟楫所不至。故琉球日本以東之國無聞焉。臺灣地倍于琉球。其山脈發于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越大洋爲澎湖三十六島。又東渡洋

百里至臺灣。爲中國之右臂。可富可強。可戰可守。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爲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于荷蘭。恃其戈船火器。又詭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誠深識遠慮之言哉。初朝廷以沿海奸民。逋逃通寇。下遷界之令。移沿海居民于內地。蕩析流離。又失海上魚鹽之利。于是總督范承謨再疏而復之。臺灣已服。尙禁商船出洋互市。則施琅藍鼎元等。屢議而開之。至漳泉。仰給于臺米而禁其流通。臺民渡海以億計。而禁其攜眷。則高其俸。吳士功慷慨而陳之。于是開鼓鑄之錢。編鄉試之號。易竹樹之城。闢生番之地。誠所謂仁者設其施。智者申其辯。勇者奮其斷。而後歸介乎冠裳。誰吁乎禮樂。觀其誓舍攘剔。亦勞臣志士。曠代之所纏綿也。

康熙重定臺灣記

雍正元年。憲皇帝即位。詔曰。自古臺灣不屬中國。我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末年逆賊朱一貴。倡亂攻陷全臺。諸臣風稟方略。士卒感戴教養之恩。七日克復。破賊數萬。當皇考春秋高邁。威播海外。所有立功將士。其各加等議敘。嗚呼盛矣哉。師武臣力。如聖祖之世。而猶有此患。考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之叛。激于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之民二百餘。淫刑以逞。鳳山奸民黃殿李勇吳外等。因民勿忍。又窺臺吏文莖武媮。遂謀變也。以一貴朱姓。可託明裔。而一貴販鴉。旦暮出入。自成行列。煽烏合數百。夜劫岡山塘汛。揭竿荷糧。無器械。岡山距府城三十里。疾趨掩之。立可撲滅也。總兵歐陽凱聞警。集衆議。游擊劉得紫。最知兵。請行不許。而遣游擊周應龍。以兵四百。及四社土番數百往。應龍者。應龍有口實無能。行五里即止營。次日再進十五里。賊劫檳榔林汛。戕把總。掠軍器。應龍隔一溪不救。賊旁掠四出。于是南路奸民杜君英等。亦遽起應之。周應龍遇賊岡山。一交綏。賊即敗走入山。應龍又不追。而縱兵番焚掠近村。于是各鄉皆煽于賊。樹幟響應。南路賊攻參將苗崇龍于淡水營。周應龍聞報。復行十五里。翼日遇賊赤山方合戰。應龍遽以後隊遁歸府城。一貴大隊隨之。而君英

等賊別攻鳳山。參將苗景龍敗死。府城大震。文武各吏盡室登舟。人無固志。總兵歐陽凱游擊劉得紫。副將許雲。率師千有五百出禦之。中夜自驚擾。黎明稍集。而賊至。許雲躍馬陷陣。官兵繼之。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時水師游擊游崇功出哨笨港。聞報亦以兵還。入鹿耳門赴援。五月朔朱一貴杜君英合隊數萬來犯。劉得紫以兵截中路。歐陽凱許雲游崇功迎戰春牛埔。而把總楊泰通賊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死。官兵大敗。劉得紫率兵還救。馬踏被執。許雲游崇功血戰至日中。矢礮俱盡。各手刃數十賊以死。于是水師游擊張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四十。揚帆出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漁艇出鹿門以渡海。而周應龍遁回內地。是日賊陷臺灣府。掠倉庫。復開紅毛樓。大獲鄭氏舊貯礮械硝磺鉛鐵。北路奸民賴池張岳等亦同日陷諸羅。戕參將羅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僞稱中興王。號永和。大封羣賊。公侯太師將軍總兵以千計。優伶冠服摩肩塞道。民爲之謔曰。頭冠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人心皆不附賊也。游擊劉得紫陷賊中。賊素重其名。不殺。聽收殮各帥之尸。禁諸學宮。七日不食。諸生林舉劉化鯉密陳諸賊可滅狀。始受食。謀恢復。時逃官難民皆至澎湖。澎湖協副將倉皇不知所措。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守備林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諸臣。正以備緩急倚賴。今未見一賊。相率委去。若國事何。與其死國法。曷若死賊。請整兵船守要害。俟賊至決戰不勝。我死公等走。未晚也。馳赴海濱。拔刀驅官民家屬登岸。衆心始固。時水師提督施世驥在廈門聞警。即調兵渡海。總督覺羅滿保疾馳至廈門。施世驥已先二日率師出港矣。滿保復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至廈。使總統渡臺水陸兵八千餘。船四百艘。六月朔出廈門港。七日會提督施世驥于澎湖。共兵萬二千有奇。大小舟六百餘艘。方是時。臺中賊黨互相雄長。攻擊杜君英爲朱一貴敗走。剽掠村莊。而淡水營守備陳策。團練義勇固守要害。又率淡水莊義民侯觀德。李直三等。以鄉兵破朱一貴賊數萬。斬賊萬計。而諸羅義民陳徽等亦起兵攻復縣治。旋爲賊陷。陳策遣人赴澎湖請兵。滿保施世驥先後發兵千七百赴援。適世驥獲賊謀吳良等二人于澎湖。搜獲僞劄百道。吳良澎湖把總降賊者也。窮訊之。盡知賊黨內亂。百姓不附。我軍士氣倍奮。滿保議

三路進攻。廷珍與世驪言南風已盛，南路不可泊舟，北路去府百餘里，餉運艱虞，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搗鹿耳門。十日發澎湖，以守備林亮、千總董方爲前鋒，并率善水者十餘，駕小舟于鹿耳門，表識沙路，并載旗幟伏。南北港時賊以大礮扼險迎拒，十三日林亮、董方以大舟冒死直進，遙望礮臺，火藥榮積，專以礮注攻中之。轟發如雷，賊死無算，衆軍齊集兩港，悉樹我軍旗幟，遂揚帆直渡。覬身者海沙也，膠淺不能行大舟，是日海潮驟漲八尺，四百餘艘，修齊薄岸，賊遁保安平鎮，列隊迎拒。林亮、董方復先登陷陣，藍廷珍督大隊繼之，賊敗走。官兵入安平鎮，日猶未晡，是夕施世驪亦乘潮至鹿耳門。次日至鎮，賊八千來犯安平，我兵迎戰于四覬身，別遣小舟沿岸夾擊。逐北至七覬身嶺口，復以火舟燒賊戰艦。十六日賊數萬復犯安平，駕牛車列盾爲陣，冒礮火死突。藍廷珍親督戰于二覬身，而林亮等別以小舟載礮，附岸夾攻，斬溺無算。賊始退保府治，不敢出，惟沿岸列礮，晝夜固守。施世驪等下令戒各軍毋妄殺，來降者悉縱還，各樹大清旻民幟于門，惟抗拒者誅，遠近翕從。望風解散，有西港仔義民某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登岸，徑攻賊巢。施世驪即密遣林亮、董方等，以兵千有二百往。十八日藍廷珍聞之，急白世驪曰：「此險道也，地多葦木，易設伏，且追賊肘腋，醜黨必衆，而我軍甚孤，若伏賊數千環攻，乘我將奈何？」世驪曰：「可奈何？」廷珍曰：「請急以大隊進，而別遣將分攻各港，牽制，使不得兼顧。」于是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夜指西港仔，黎明登岸，則賊與林亮等方鏖戰。我軍嚴陣設伏而進，前鋒遇賊力戰，伏兵突出竹林，橫截賊陣，左右奇兵，總後夾攻，賊大潰。北。廷珍料賊必夜來劫營，初更卷帳偃旗，伏蔗林間，賊果至，不見一人，大驚，伏起衝擊，大敗之。十九日逐北至府城，賊數萬皆遁，而施世驪亦分敗西南兩路之賊，同日抵城，自鹿耳門至是凡七日。廷珍報滿保于廈門，而施世驪先于軍中奏捷矣。復分遣官兵擴清南北二路，而游擊劉得榮亦自賊中披歸大營，請爲鄉導，淡水營守備陳策率接淡之兵，南下諸羅，與大軍合。北路賊黨潰散殆盡，朱一貴走薄裏溪，爲村民擒獻。惟逆黨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江國論等，尙未獲。廷珍購得一二皆善待之，使轉招其黨，旬日先後出降。與朱一貴皆極送京師磔死。臺灣平，其敗逃之游擊周應龍及棄官逃回之道府廳縣，訊治伏法。知府王珍、副棺巢

示。先是朝廷得施世驤捷奏大喜。賜東珠朝帽黃帶四圍龍補服。又徑擢淡水營守備陳策。爲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藍廷珍仍統兵留臺灣彈壓。以施世驤奏中不及廷珍戰功也。八月臺灣怪風暴雨。流火燭天。竟夜海水皆立。諸港船互相撞壞。如漂柿敗葉。或飄上平陸。地大震。翼日始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以風災奏聞。發帑開倉大賑。而施世驤終夜露立風雨中。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卒于軍。調廣東提督姚堂代其任。時廷議移臺鎮總兵官于澎湖。而設陸地副將于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藍廷珍力爭不可。提臣姚堂亦以爲言。乃仍令總兵鎮臺。副將駐澎。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廷珍之征臺也。其弟鼎元在軍中。文移書檄。皆出其手。如論臺鎮不可移澎。又言臺變皆自內起。罕自外入。鹿耳門不宜設礮城。以資賊守而阻攻討。又言諸羅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爲二縣。皆不易之論。其後乾隆中用其言。分立彰化縣云。鼎元號鹿洲。漳浦人。由貢生官至廣州知府。有平臺紀略。鹿洲文集。說海防甚具。或問朱一貴以前。紅毛取倭。鄭氏取紅毛。本朝取鄭氏。非皆變自外入者乎。

臣源曰。耶穌不惑。紅毛不乘。夷間不投。鄭兵不興。予不少。國不內亂。王師亦豈得而薄陵乎。日月蝕于外。其賊在于內。

乾隆三十二年臺灣記

臺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阜。耕一餘三。海外科徭簡。夜戶不閉。然而未嘗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內賊。朱一貴林爽文其尤著者也。一貴既俘。以諸羅北境遼闊。增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地大物賄。彰泉惠潮之民日衆。寄籍分黨。蕪芽其間。守土官又日廢削之。于是民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鬥。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和。于是民輕視兵。近山土沃。民墾日廣。巡撫楊果素立界限之。將界外良田。盡畀生番。番不知耕。仍爲內地游民。偷墾地既化外。易藪奸究。又獄有不能結者。輒誘殺生番以歸獄。于是既毆民以歸番。又毆番以黨賊。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理杙。地險族強。豪猾揮霍。聚羣不逞之徒。結天地會。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黨日橫熾。總兵

柴大紀調兵三百，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往捕，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勒村民擒獻。先焚無辜數小村，伏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眾夜攻營，軍覆將吏死焉。彰化遂陷。時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賊初起時，總兵柴大紀適在彰化。知縣俞峻，請留彈壓。大紀託言歸府城調兵，逾一旬而彰化陷。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我知縣及淡水廳同知，而鳳山盜莊大田亦陷其縣。臺灣沙土浮疏，不時地震，故城無碑石。皆掘濠樹竹爲城，府城亦樹城也。總兵柴大紀，兵備道永福等守之。賊分路來犯，柴大紀禦諸鹽埕橋，殺賊千計。橋距府城五十里，扼水陸交。大紀自守之。賊始不敢窺府城。明年正月初旬，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各以兵渡海至。黃任簡、柴大紀北取諸羅，郝壯猷南取鳳山，各率兵二千。惟大紀連戰破賊，遂復諸羅，而郝壯猷南出二十里，即阻賊，頓兵幾五十日始進鳳山。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賊混其中，吏復不覺。三月十日城復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遁歸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大理村，賊巢僅四十里，亦不敢進。初林爽文之反也，適當漳泉二府人械鬥之後，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漳化之鹿港，賊遣僞官來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擒之。故鹿港海口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及黃任兩提督兵至，泉人爭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編策，反觀望遠巡，坐失事機。上命總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以李侍堯、署浙閩總督，復調廣東兵四千，浙兵三千，駐防滿兵千，江南提督藍元枚，故漳人。藍廷珍之子也。留臺灣事。命稜赴軍，與福州將軍恆瑞均爲參贊。分赴府城鹿港，誅失律之郝壯猷。逮提督任承恩，以柴大紀代之。賊目莊錫舍亦以二千人降，請殺賊自効。而藍元枚至臺僅三月，即病卒。常青恆瑞軍五月出南路，離府城十里，遇賊萬餘，甫交綏即退。又請增兵萬，賊以其暇得蠶食各村，脅其不從者，輒焚劫。于是泉人亦弭首附于賊。泉人附，而賊勢遂不可支。旬日十餘萬，莊大田驅以攻府城。林爽文驅以攻諸羅。諸羅據南北之中，賴柴大紀力守之。爲府城屏蔽。林爽文必欲陷之。晝夜圍攻，又攻鹽水港鹿仔港，以斷府城餉道。大紀皆分兵擊奪之，決其堰，破其礮車，以守城兵四千，抗賊數萬。先後百餘戰，殺賊過萬。屢擒僞降謀內應之奸細，又因糧于賊，屢出奇兵，奪其峙積。詔以大紀用法嚴明，載入行軍紀律，爲各省法。

授參贊大臣。常有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游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次往援。皆爲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餘皆被戕于賊。諸羅圍日密。城中以地瓜野菜油糗充食。常有復催恆瑞自府城。總兵普吉保自鹿港進援。各有兵五六千。畏賊勢不敢進。恆瑞復張皇賊勢。奏請兵六萬。詔解常青恆瑞之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又命柴大紀捍衛兵民出城。再圍進取。十一月。大紀奏言。諸羅爲府城北障。諸羅失則賊尾而至。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深壕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甚難。而城廂內外。義民不下四萬。實不忍委之于賊。惟有竭力固守。以待救援。上覽奏。隨發詔曰。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縣爲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襲罔替。并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贖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覲。福康安中途聞賊勢盛。亦奏請增兵而後進。上嚴飭之。命頒內庫所藏大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十月。守風鹿港。忽一晝夜。順風。數百艘抵港口。帆船列數里。各村莊被賊脅者。望風解散。爭爲鄉導。聲言直搗大理。村賊聚而陰趨縣治。十一月初八日。大兵六千。義勇千餘。遇賊番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數十。衝賊陣。矢無不中。賊披靡。遂怒馬殺入。賊分伏竹蔗林。邀截官兵。我兵五隊分戰。再敗之。牛稠山。即日海蘭察抵嘉義。城次日。福康安亦至。復乘勝追賊。克之于斗六門。遂搗大理村。賊猶萬餘。迎拒。乘我步兵未集。先萬炬來索戰。我前鋒千騎伏溝塍間。銃矢從暗擊。明發無不中。賊遂滅。火鳴鼓來攻。復尋鼓聲擊之。賊旋敗。旋進。我步騎鏖戰。竟夜黎明。遂克其巢。林爽文已攜家走集集埔。乃通生番隘口也。據溪岸壘石環數里。十二月。官兵伐箐。騰險而上。殺賊千餘。又破餘賊二千于小半天。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生番社。而自與死黨數十竄箐谷。皆就擒。遂移師而南。剿莊大田于牛莊。屢敗賊。追至極南之耶囉。負山阻海。我舟師先截其走路。而大兵環山圍之。斬縹各數千。莊大田亦就俘。臺灣平。其右旋白螺。命即存布政司庫。凡將軍總督提督渡臺。及冊使封琉球。則佩之以行。是年始罷遣巡臺御史及番民田界之禁。初福康安之解諸羅圍也。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轡轡之儀。福康安康即劾其前後奏報不實。上以大紀固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

糧食垂盡。原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紀蔡攀龍。而于擁兵不救之恆瑞。非惟不効。且屢敘其戰功。曲為庇護。恆瑞本應軍前正法。恐駭聽聞。其違交刑部治罪。尋遣戍伊犁。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上以福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德成。因奏柴大紀在任貪黷。令兵私回內地貿易。及賊起倉卒。不早撲滅。以致猖獗。又遠間提督任承恩。供亦同。命李侍堯福康安查奏。五十三年正月。詔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圍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隨。即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義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愆。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遽治以無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尚未復奏。殆亦難于措詞耶。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鹽堦橋之戰。尙爲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專閫大員。既不能整飭於平日。又不能撲滅于臨時。皆紀律不明所致。請即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冤。上廷訊。大紀始引咎。仍微訴其枉。詔曰。福康安等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未減。改爲監候。乃屢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即依所擬正法。黃任簡任承恩罪均。惟一爲海澄公黃梧之裔。一爲任舉之子。貸其一死。時議以大紀之死也。不知引咎誅帥臣之體。與張廣泗不服訥親之劾。而負氣大廷者何異。豈知聖主衡功過。隱微早洞見萬里外哉。

臣源曰。今日治臺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嶼。朝不保夕。惟慮大兵之入。故重扼鹿耳門。各海口今隸版圖。將二百年。皆內賊罕外寇。則其防在山。而不專在海。燕秦之亂。亦臺澎一鎮。水陸十三營。額兵萬四千有奇。皆內地督撫提鎮各標。抽調防戍。三載更代。其家屬皆留內地。故有叛民無叛兵。則其防在民。而不在兵。一歲三穫。餘糧近濟閩省。遠給天津。糖布材木。利盡南海。惟患械鬥畝會之梗頑。胥役之擾索。則其治。又不在富而在教。康熙中。初取臺灣。僅三縣地。鳳南羅北。臺灣中地。近鹿耳門海口。故就置府治。其後北境日擴。負未爭往。于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則府城已偏於南。且鹿耳門距泉之廈門八九百里。而鹿港距泉之虹江口。

僅四百里。風利半日可達。視鹿耳門尤扼要。議者以爲宜移府治於諸羅。負山帶溪。以據南北之中。而後彰化城於鹿港。以扼海口之吭。此山前形勢也。山後地則嘉慶中始開。西南北負山。東面海。絡以三港。屏以龜嶼。本三十六社生番地。承平久。山前地利盡。乃漸墾及山後。自北而南爲頭圍二圍三圍。而漳人吳沙者練勇開路。以捍生番。翼遷有無。以招流寓。闢地至五圍六圍。耕民六萬口。地袤五百里。埔社沃土田而水社秀溪山。且負險抱陽。爲臺灣之正面。吳沙既寤。自恥化外。屢乞升科屬版籍。臺吏莫之受也。旣而沙集義勇。敗海寇蔡牽於山後。又連敗朱濆。事聞。始詔收其地。立葛仔墘廳。以通判理之。其生番地未闢者尙大半。然臺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其盛衰若有天數者焉。氣運所至。有開必先。榛榛狂狂。厥始農哉。彼封豫章之山。禁藍田之田。使川瀆愛其寶貨力棄於原者。蓋吳沙之所憐哉。

嘉慶東南靖海記

國家自康熙二十二年克臺灣。平鄭氏。二十四年大開海禁。閩粵浙吳。航天萬里。鯨鯢不波。及嘉慶初年而有艇盜之擾。艇盜者始於安南。阮光平父子竊國後。師老財匱。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兵船。誘以官箴。令覘內洋商舶以濟兵餉。夏至秋歸。蹤跡飄忽。大爲患粵地。繼而內地土盜鳳尾幫水澳幫亦附之。遂深入閩浙。土盜倚夷艇爲聲勢。而夷艇恃土盜爲鄉導。三省洋面各數千里。我北則彼南。我南則彼北。我當艇則土盜肆其劫。我當土盜則艇爲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礮。即遇亦未必能勝。土盜狡又有內應。每暫通而旋聚。是時川陝教匪方熾。朝廷方注意西征。未遑遠籌島嶼。以故賊氛益惡。嘉慶元年。福州將軍魁倫兩廣總督吉慶。先後奏言。獲烏艚船海盜陳天保等。有安南總兵及寶玉侯敕印。敕安南國王阮光纘查奏。尙謂國王不知也。四年。安南農耐舊阮王。與新阮交兵。擒送海賊莫扶觀等。皆內地奸民。受安南僞封東海王及總兵。朝廷始知安南藪奸誨盜之罪。五年六月夷艇三十餘。水澳鳳尾。各六七十艘。皆萃於浙甌台州。將登岸。巡撫阮元。提督蒼保奏。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賊泊龍王堂松門山下。颶風雷雨大作。賊船撞破覆溺殆盡。僅餘一二艇。漂出外海。其四岸及附敗舟者。皆

爲水陸官兵所俘，獲安南僑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敕印擲還其國。安南烏鱸船百餘號，總兵十二人，分前中後三支，每支四總兵，倫貴利等其後支也。會安南旋爲農耐王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朝廷約束，盡逐國內奸匪。由是艇賊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爲漳盜蔡牽所并，牽同安人，奸猾善捭闔，能使其衆，既得夷艇夷楫，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復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且結陸地會匪陰濟船械，硝磺米糧，而官修戰艦笨廢不能放洋，轉雇商船爲剿捕之用。是時廣東總督長麟仿商船之式，捐修米艇數十，剿賊有效。於是浙江巡撫阮元率官商捐金十餘萬，付李長庚赴閩造大艦三十，名曰霆船，鑄大礮四百配之。廣東巡撫孫玉庭亦奏言從古但聞海防，不聞海戰，粵洋三千餘里，賊蹤飄忽，兵分勢單，終年在洋奔逐，迄無成效。不如專力防守海口，嚴禁岸奸，爲以逸待勞之計。其官運鹽船及貿易商船，皆配兵船巡護。是海防亦非置舟師于不用，詔行之。是冬擢李長庚浙江提督，時蔡牽以五十艇踞閩洋，而水澳賊首林亞孫爲浙兵殲于東白，有侯齊天者，收水澳及鳳尾餘黨，有船十七，自爲一隊，爲牽所誘殺，而其黨張阿治復魁其衆，號新興幫，居浙洋。八年正月，牽窺定海，進香普陀，適李長庚掩至，牽僅以身免，晝夜窮追至閩洋，賊糧稍盡，蓬索朽，我師又據上風，賊不能遁，乃僞乞降于閩浙總督玉德。玉德遣與泉兵備道慶葆赴三沙招撫之，牽又曰：果許我降，勿令浙師上風逼我。王德遠檄浙師收港勿出，于是牽得閒繕檣械備糧模，揚帆去。浙兵追擊于三沙，于温州，凡奪舟沉舟燒舟者六，賊畏霆船甚，厚賂閩商更造大於霆船之船，先後載貨出洋，僞報被劫，牽連得大海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分濟粵盜朱廣，連餘八十餘，猝入閩，閩師不敢擊，會浙江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艘，運造舟木于閩，閩督玉德遠檄振聲擊之，而閩師不援，爲賊火攻所陷死，詔遠不援臺之金門鎮總兵吳奇貴，副將張世熊等治罪。以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率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勦蔡逆，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俟總統追賊至境，出師策應。是秋八月，牽潰共犯浙，李長庚合諸鎮擊賊於定海北洋，二賊結百十艘爲一陣，長庚督兵衝黃其中，斷賊爲二，使鎮兵擊潰而已，急擊牽，逐至盡山，沉其二副船，又斷其坐船篷索，會風雨驟起，賊遁去。

率賈潰不用命。潰怒遂與牽分。是冬長庚敗朱潰於甲子洋。十年夏。又擊牽於青龍港。是冬牽聚百餘艘復犯臺灣。沉舟鹿耳門。以塞官兵。又結土匪萬餘攻府城。自號鎮海王。十一年二月。詔賈玉德歷年廢弛。致賊氛日熾。且福建水陸官兵七萬有餘。調渡臺者不過三四千。豈能滅此二萬有餘之賊。特命成都將軍德楞泰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剿。將軍賽冲阿副之。會蔡牽為李長庚敗走。乃罷德楞泰之行。惟賽冲阿赴臺灣。初賊塞鹿耳門時。惟二汕二港尙通小舟。長庚扼南北二汕外。別以小澎湖五十。令總兵許松年王得祿。由大港繞安平港入攻之。焚獲三十餘船。俘賊千餘。水陸並進。連五戰皆破賊。二月朔。復盡焚洲仔尾之柵。與南汕來襲之船。賊大敗。困守北汕。如獸在阱。會七日。風潮驟漲。北汕所沉舟。為風浪掀起漂去。賊奪門出。官兵追截其船十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長庚所將水師卒。僅三千餘。故賊竟遁去。長庚奏言。蔡逆未能殲擒者。實由兵船不得力。接濟未斷絕所致。臣所乘之船。較各鎮為最大。及逼近蔡牽坐船。尙低五六尺。其餘諸鎮之船。更為不及。會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捐造大船十五號。海門金壇二鎮。亦願捐造十五號。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借帑四五萬兩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賊並無兩載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為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僅餘三十船。篷朽碇缺。一回閩地。裝篷燻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賊何日可滅。上覆玉德職。速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剿。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譴長庚於新督阿林保。阿林保即三疏密劾之。時浙撫沅元以憂去。上密詢浙撫清安泰。清安泰奏言。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綫。每戰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屢冒危險。八月中剿賊漁山。圍攻寨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臺戰不退。故賊中有不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實水師諸將冠。惟海艘越兩三旬。若不燂洗。則苔黏瑩結。駕駛不靈。其收港並非逗留。且海中剿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數千里。旬日尙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聚我寡。前無泊地。皆不戰及。

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鈎鏢去其皮鋼。以大礮壞其舵牙篷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巔嶺。則無船可掠。無燭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勤急時。始間以爲遁逃之地。偷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追誅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卽有覆溺之憂。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危。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嘗屢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劫。則商船卽爲賊船。愈高大多礮多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爲功。不以擒獲爲功。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足。而不能爲擒賊擒王之計。且水陸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之來。聞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掃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竊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奏入。上切責阿林保。甫蒞任旬月。卽專以去長庚爲事。偷朕輕信其言。豈不自失良將。嗣後勦賊事實。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尙忌功掣肘。則玉德卽其前車之監。并筋遠大同安棧船三十。其未成以前。先雇大商船備剿。十月長庚追蔡牽于粵洋。繳其姪蔡天來之船。十二年春。擊牽于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澳。窮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旌篷。又自以火攻船。壞其後艙。賊急發艙尾一礮。適中長庚喉而殞。是時閩粵水師合剿。數十倍于賊。少持之立可殲滅。而張見陞庸懦。且狃于閩師左次無咎也。遙見總統船亂。遽麾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事聞。上震悼。追封壯烈伯。諡忠毅。命原籍同安縣立專祠。以長庚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長庚雪仇愾。時蔡牽朱演窺臺灣不獲。則屢繞窺臺灣後山之噶仔蘭。爲土民生番擊退。詔

收入內地。毋爲賊購。其漳泉赴臺買米之船。令兵船配行。彈其旗幟以誘賊。十三年奉自安南回棹。朱潰竄之。復與濱合幫入浙。并與土盜張阿治相應。巡撫阮元復蒞任。用間離之。潰復舍牽竄閩。俄爲許松年轟斃。牽亦爲浙兵擊敗竄閩。其黨駱亞盧繼于邱良功。于是阿治率五百人。破八千餘乞降。浙洋土盜平。明年閩督亦易以方維甸。而大學士戴衢亨在軍機與相得。所請無不允。于是朱潰弟澧亦率衆三千餘。繳船四十二。破八百餘。降于閩。而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剿蔡牽于定海之嶺山。俱乘上風。賊懼。東南遁。轉戰至綠水深洋。遇賊船火攻之。夜半風浪并怒。不得登賊船。隨浪截出。明日仍據上風截之。各舟師環攻。賊且戰且逃。傍午逾綠水洋。見黑水。良功懼賊善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駢于賊舟。東閩舟駢于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桅札浙船。決死戰。矛貫良功腓。浙船毀。桅脫出閩船。復駢于賊船。賊驟驚舟。皆爲諸鎮所隔。不能援救。牽船僅餘三十。賊鉛丸罄。以番銀作礮子。王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復以坐船衝斷其舵。牽知無救。乃首尾舉礮自裂其船沉于海。詔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于是閩浙二洋。巨盜皆滅。論者謂賊之生死。在閩浙之合不合。前此賊屢困于浙。而閩不協力。至是閩浙合。而賊遂殲矣。惟粵洋之艇賊獨存。初安南夷艇敢竄。其餘黨留粵者。共五幫。曰林阿發。曰總兵保。曰郭學顯。曰烏石。曰鄭乙。嘉慶十年。有會匪李崇玉與艇賊通。官捕急。逸于海船。兩廣總督那彥成誘擒之。給給五品頂戴。又招降洋匪三千餘。請賞頂戴銀兩。上以那彥成不剿先撫。濫給官職。且皆懸賞購募。非窮蹙求生。致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語。恐貽後患。召還。以吳熊光代之。十一年吳熊光奏言。高州府之吳川。雷州府之遂溪。爲通洋盜藪。宜塞港以清其源。并禁商民代駕運羅貨船。及冒買暹羅米船。以防代銷盜藪之弊。並于進口夷船。收買其壓艙鹹沙。以杜煎硝之弊。從之。十四年百齡代吳熊光督粵。禁岸奸徒濟益嚴。盡改粵糧水運爲陸運。其南澳廳及瓊州隔海者以兵護送。其碇礮各廠。亦改商歸官。賊外洋無可劫。乃冒死撥小船入掠內河。官兵先後捕斬。是秋總兵許廷桂擊賊盜首總兵保。圍其數十船。適鄭乙幫之張保仔三百餘艘。擁擁而至。據上風。衆寡不敵。許廷桂敗死。張保仔遂入掠香山之大黃埔。百齡調兵內外夾攻。斷其走路。賊旋突圍遁。奏劾提

督孫全謀總兵順德等軍無節制。置塞港之石舟。與焚賊之大艇。皆不用。失機誤事。詔革職戴罪効力。時粵賊惟郭學顯鄭乙妻二大幫。至是郭賊決計出降。與鄭乙幫力鬥。奪鄭船及己裝五千餘。大小船九十餘。入平海投獻。時鄭乙死已久。其妻代領其衆。屢登于官兵。遂于十五年二月詣省城乞降。而令其戰張保仔率衆萬有六千。船二百七十餘艘。礮千餘。赴香山海口。百齡親往受之。赦令隨軍自贖。乃檄各鎮會剿烏石幫于儋州洋。盡俘其衆。又降東海幫林阿發等三千四百餘。粵賊平。詔以粵東嚴斷接濟。力行圍練。各賊不能上岸掠食。而安南臣服以來。又無虞銷賊。是以窮蹙投誠。皆百齡號令嚴明所致。賞輕車都尉世職。是年蔡牽餘黨千有三百。亦降于福建。臣源曰。嘉慶十五年。詔言國家經理大事。當扼其要領。醫治病當究其病源。如剿教匪則堅壁清野爲要。靖洋匪則杜絕岸奸爲要。大哉王言。可謂戰勝廟堂之上矣。人知海賊之巢穴在島洋。而不知海賊之生資皆在陸岸。岳武穆言。以官兵攻水賊則難。以水賊攻水賊則易。若乃不攻水賊。而坐制水賊之命。洵折衝上計哉。然亦適乘安南守約東。杜艇匪之後耳。不然。桂濟之令能行于內地。而不能禁于屬夷。以彼漏卮。乘我內憂。雖欲不整戈。船驚大海。其可得乎。當粵氛未靖。澳門西洋夷備兵船二。英吉利夷備兵船四。願助剿海賊。廣東大吏以中朝無借助外洋之理。卻之。夫不借外洋之戰艦可也。不師外洋之長技。使兵威遠見。輕于島夷。近見輕于屬國。不可也。國初徵荷蘭夾板艘以攻臺灣。命西洋南懷仁造火礮以剿叛藩。先朝近事。典在冊府。擴而推之。敢告察海。

禮親王噶亭離錄曰。李長庚圍於疊嶂。蔡牽斷其走路。牽使其腹心蹈小舟爲降。欲行刺。長庚搜衣得刀。斬之時。所將所兵止二三千。餘皆圍卒。蔡牽以賂錢數十萬。偏路圍卒買路。圍師愈解體不盡力。會夜大風雨。蔡牽冒死。備圍。圍兵守港口者縶之去。上惡圍督玉德。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見賊勢難結局。置酒款長庚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餘海外事無左道。公但斬一假蔡牽首至。余即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等後辦理。則不惟公受上賞。余亦當邀大功。孰與窮年冒敵。疲饑待萬一歲。長庚慨然曰。石三保最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爲。且久視海船如窟舍。不畏其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圍督不憚。丁卯十二月。賊以三舟羅某島去。官軍半里。長庚以舟師圍港口。計日就禽。圍督飛檄促戰。勳以逗撓爲詞。長庚斬賊魁。下令。誓一日禽賊。賊決死戰。有卒跳上賊船。幾禽牽者再。

牽奴林阿小素繼長庚。暗中由縫窗出火槍中長庚胸而斃。後三年閩督易以方維甸。又值大學士戴衢亨掌樞柄。所請無不允。始獲成功。

康熙武昌兵變記

康熙十三年。三藩叛。朝議以湖廣當雲貴衝。增總督標兵二營并向所設三營爲兵五千。以總督蔡毓榮將之進戰。暨二十三年雲貴平。總督董衛國奏。汰兵二千。復三營舊制。明年三月徐國相代之。復裁一千。先後散處湘湖間。落魄無歸。督標僅存二千人。皆蔡毓榮征滇時所募精銳也。賊平後。其軍功職銜。部議皆不允除官。標兵已缺。及二十有七年。并裁湖廣總督員缺。標兵二千不獲安置。蔽日罷餉。于是洶聚謀變。五月十二日。舊督徐國相還朝既登舟。裁兵百餘圍訴索餉。徐國相急解纜去。衆遂大譁。于是署按察使黃州知府蘇夏嗣。署驛鹽道武昌府同知朱璣。署武昌府知府通判張已。撫標游擊馬駿聲等。走白巡撫柯永昇。遣督標守備胡定海往詰之。僉以督標中軍副將傅爾學扣餉爲詞。核算共金五千。米千石。乃議傅爾學出其半。各官贖給其半。并諭以願歸農願充伍者分別安置。衆譁呼去。已而復日譁于撫轅。欲設武昌鎮總兵。復歸部曲。朱璣密獻計于永昇。擇驍桀夏逢龍等五千人爲撫標親兵。犒以金。餘分隸他部。官給船米。行有日矣。而副將傅爾學新起功千總胡曜乾等。潛構之。又爲妖僧大元煽惑。遂推逢龍爲魁。而大元謀主。夏逢龍者。景陵人。使氣好大言。以施與排解服衆。皆呼夏包子。僧大元者。坐東門山隈。不語數年。一日相逢龍。旦夕當大貴。且言夜見楚王臺上白氣如雨散。占主兵。二十二日黎明。衆大譁。露刃圍撫署。射傷襄陽鎮總兵許盛于轅門。入署奪敕印。永昇投井而死。逢龍遂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黃繼鳴金呵殿。踞閤馬廠官廳。南面坐。旗幟皆白。以其黨剪髮爲識。挾署布政使。督糧道。參議葉映榴以下諸官次第至。迫以僞職。映榴佯好言令開城門。毋傷百姓。而自具遺疏。遣家人懷印出城。自剄死。朱璣張芑罵賊被縛。暴烈日中。自辰至酉。又拘之別室。芑密與胡定海謀。令守備李國俊詭附賊爲內應。猝未有以得當也。當

是時賊盡招還前裁兵數千。皆征漢百戰之卒。又募江湖盜賊。縱獄囚放兵四劫。連陷武昌。咸寧。嘉魚。蒲圻。及漢陽諸縣。脅從數萬。使僞總兵胡曜乾。僭稱大元守省城。而逢龍自將銳銳漢陽犯德安。連陷黃陂。孝感。雲夢。圖應城。將長驅荆襄。應城兵僅數十。知縣齊國政。率居民守禦。九晝夜。而荊州將軍噶爾漢。以駐防兵至。連戰卻賊。賊復潛遣死士夜半梯城。蟻附而上。李國俊在賊營。懼城中不知也。甫及半。連鳴鉦大呼。城中皆驚起登陴。矢石交下。賊遂退。官兵出城縱擊。大敗之。逢龍遁還武昌。西路始無恐。國俊密約武昌守備胡定海內應。書誤送胡曜乾所。曜乾以兵出逐。將執之。國俊覺而東走。與追者轉戰至樊湖。死之。初賊遣別將趙得。東犯黃州。舟蔽江下。礮聞數十里。黃州副將阮述謀拒之。而麾下已樹白幟應賊。乃棄城走蕪水。而蕪水營卒丁原等。亦焚掠謀變。會朱璠張芑許盛。皆乘賊西上時。以計自拔。踰城出東。告急于安慶江寧。時朝廷已遣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調江寧。滿漢兵。水路兼程進。七月復黃州。降賊將趙得。而張芑亦與蘄州守備李馥延。知縣喬文錦等。斬賊將。復武昌縣。東路郡縣皆反正。其上游則湖廣提督徐治都。以常德舟師出洞庭。抵武昌六十里之金口。賊悉聚禦之。謀以繞銳衝我前。而分兵夾攻其後。會官兵已擒賊將于蒲圻。而夷陵鎮總兵嚴宏。南陽鎮總兵史孔華。亦敗賊兵于蔡店。復漢陽。賊始不敢旁出。繞襲提督戰賊于赤磯山之鯉魚潭。薄暮適大雨。賊弓膠火藥濕。乃上風縱火。以精騎蹂之。賊大潰。逢龍單騎奔武昌。則守武昌之胡曜乾。已斬僧大元獻城矣。逢龍至不敢入。亡命黃岡。索飯村寺。書生易惟聖等報大軍擒之。與其黨胡曜乾等皆伏誅。七月二十八日。軍次漢陽。奏捷。距賊起事兩閱月。賊平。詔贈卹殉難諸巨。彙映楮以下。其受困不屈者。各復故職。仍設湖廣總督。迄今爲定制。自漢逆以來。寧夏河南所在兵變。隨時懲撫具見方略者。不復述焉。

嘉慶寧陝兵變記

南山起隴西。尾商鄭。阻奧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五郡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胸。乾隆中巡撫畢沅始奏設廳治以轄山內。嘉慶五年。又就其地置寧陝鎮。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

悍。爲漢北第一雄鎮。七年奏報戡定。九年三省肅清。額勒登保。德楞泰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寧陝新兵之變。初額勒登保于八年奏言。南山內食糧價貴。請于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俟三年後減給四錢。是年六月。屆三年減給之期。陝西布政使朱勳。以未奉部議。并四錢停給。又借給包穀二千餘石。抵三月糧。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入都。總兵楊芳赴固原。署提督事。而以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鎮總兵。遇兵士訴者。不曉諭。輒笞治。于是左右二營兵陳連順陳先倫謀變。糾黨二百餘。焚掠新舊二城。戕副將游擊。劫庫獄以叛。賊黨蒲大芳等。以楊芳得土心。先護送其家屬于興安。而後歸從賊。楊遇春行至西安聞變。即奏調省標滿漢兵二千餘。固原河州兵二千餘剿之。命德楞泰以欽差大臣同札克塔爾馳赴陝。賊煽脅各汛新兵入黨。大半四川人。欲由棧道南走川西。陝甘總督倭什布勳扼徽鳳。四川提督豐紳扼七盤關。楊遇春馳赴寧陝廳。盡調各汛新兵歸大營。以絕其糾結。賊已奔華陽二郎壩。破洋縣虜脅二千餘。騎二百。八月德楞泰馳抵漢中。奏言賊勢猖獗。宜厚集兵力。復調四川兵五千。湖北兵二千。又請發木蘭進哨兵百人赴軍。賊攻石泉。總兵王兆慶拒守。楊芳亦以固原兵二百馳抵石泉。賊折回寧陝。時新舊城已毀於賊。參將胡定泰。署同知李鼎。退守焦家堡。殺傷賊百餘。乃退走四畝地。東犯鎮安。詔湖北巡撫全保嚴備鄠陽。河南巡撫馬慧裕嚴備商州。九月賊攻孝義州分隊窺子午峪口。楊芳馳扼谷口。上賈德楞泰擁兵不進。致賊橫行日躡張。德楞泰使楊遇春札克塔爾。以兵五千由洋縣入山擊賊。而自以四千兵繼進。賊復西趨斜峪。攻鄂縣。楊芳復馳救。力擊其劫營之賊。身受數創。鏖戰竟夜。黎明賊知爲楊芳軍。始南轉入山。初德楞泰使楊芳將新兵千餘。別爲一隊。不與他兵相間。以覘土心向背。至是謂新兵已與賊分。無內顧憂。始檄諸軍進擊。時賊起事。頭目百四十人。各招黨羽。每人所招。或百餘或數百。旬月萬計。又遷其能戰之賊。步騎三千爲前鋒。以陳先倫陳連順不得衆心。致推蒲大芳爲首。羣賊皆聽指揮。遇楊遇春軍于方柴關。兵賊隔河。尙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互有殺傷。蒲大芳陷陣力戰。衝官兵爲數隊。又伏兵繞出陣後。官兵且戰且走。遂大潰。賊圍札克塔爾于汛堡數重。楊遇春僅餘親兵數十人。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散扼方柴關。次日楊芳

馳至，議以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而賊兩戰皆見二楊輒辟易，尙有舊部曲誼，乃議楊遇春按兵緩攻，而楊芳單騎直入賊營，萬衆愕愕，楊芳故得蒲大芳心，又捭闔操縱，衆讐不敢動，逾二日，卒使蒲大芳誘縛陳先倫、陳遠順、向貴三賊，出詣遇春軍以降，又率蒲大芳邀擊不降之千餘賊于江口，斬賊首朱先貴等，遂盡率其黨四千餘，分屯待命，德楞泰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禍成，罷其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及一切差使，德楞泰覆奏，以官兵新餉餉運難繼爲詞，上又詰叛兵既非畏威窮蹙，何以肯降，德楞泰詞塞，乃使薛大烈馳覲面奏，于是總督倭什布諱科布多駐防，札克塔爾降四川副將，楊遇春降寧陝鎮總兵，其寧陝兵額裁汰二千，戍其降卒二百於新疆，而楊芳以平日馭兵不嚴，釀變，劾罷遠戍，使率降卒出關，其文吏停折銀發包穀，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兵備道嚴世鉉，知府王世濤，守備王國雄，俱踰城走，達縣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賊出城受約束，乃開庫募鄉勇守城，會副將桂涵馳至，掩捕殆盡，詔斬棄城激變之王國雄以殉，明年正月，復有西鄉瓦石營新兵之變，太平協副將羅思寧，星馳擊敗之，賊竄巴山，官軍至，復出乞降，詔以新兵效尤，皆寧陝縱叛所致，悉誅無赦，十二年冬，伊犁將軍松筠以戍卒蒲大芳等怨望桀驁，先後調赴伊犁，中途以軍法便宜悉誅之，上責其專擅，然卒不之罪，德楞泰既劾成楊芳，恐物議不平，復密奏申雪之，言使功不如使過，楊芳至伊犁，未一月即赦還，不數年復建節陝甘，道光六年，以征回疆俘張格爾功封果勇侯，別詳餘記，論者謂叛兵習流賊之故智，使楊芳遲招撫數日，賊已議分數十路，突秦隴，楚蜀，荼毒生靈，老師糜餉，曷所紀極，追數千出柙走險之兇虎，駭使歸，閉就勒，機不容髮，計不反顧，天也，非人也，孫子論用兵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故嘗論二楊勞烈，當以招撫寧陝爲稱首。

附楊芳南山靖賊事

嘉慶川陝軍中二楊齊名，一謂楊果勇侯芳也，藉貴州松桃廳，亦自苗疆從軍，親領威勇侯麾下，轉戰川陝，嘉慶

五年，授寧陝鎮總兵。三十建節。功在南山。始以未弁充探騎，深入敵死，轉則賊情地勢，手畫口陳，皆洞中機要。經略諸大猷皆其嚮導之力。尤著者四年石笋河之役，冷天祿給葉崇論，經略令朱射斗，總路堂其前，大軍尾追其後，而芳以九騎前搜，甫行十餘里，遙聞右路賊營，馳益近，聲益急，及至石笋河南岸，則葛賊爭渡，後是陸阜，前臨大河，左右無路，芳急遣二騎回催大軍，而以七騎大呼馳下，連矢墜其前，賊皆驚潰赴河，陷涇州中三十餘水段及胸，不能從，退其先渡北岸者千餘，無由救應，五舟離岸，衆賊燔附，舟重每一矢斃，即擊覆二舟，五矢五舟齊覆，俄遇泰穆克登布軍至，則何岸已無一賊矣。聞軍歡呼曰：七騎掃蕩七千軍，五箭射死五百人，經略大喜。尋由都司權勝舉參將，五年渭南之役，提關甲辛聰張天倫等，賊合趨潼關，經略遣芳以千騎扼東陵，馳至渭南繞出賊前，賊聞風西折，黎明始至，見馬賊中積水猶滿，知賊去不遠，急馳之，復見蹄回泥水發動，遂至山嶺，則步賊數萬擁塞平川，騎賊千餘殿後，芳率數十騎大呼衝入，矢隨聲發，後至二百騎乘勢躍進，賊倉卒潰圍，斷歸路，發委賞，誠勇巴圖魯。六年，巴州太平之役，經略大兵方剿辛聰而分步騎三千，令芳剿冉天瓊，張天倫旋擒冉天瓊于巴州，進擊張天倫四千賊于太平之小洋城，召兵誘賊出林，而步兵層襲其後，殺賊七百，截其騎銳二百五十餘，時賊夜奔百餘里，冒虜紫羅河，鎗死其半，降賊楊老么追及亦渡河，衝入賊羣，盡說降之，乃馳報辛聰于南山，與經略夾攻斬擒二千餘，辛聰率千餘賊竄龍池，楊老么料官兵不能即至，方避雨簷內解睡，療衣，芳督官兵掩至，賊倉卒不知所措，斬俘獲半，其地則總兵九十所轄也。聞芳至，蓋羊以待，芳約俟擒斬辛聰會食，及擒賊回營，果蒸羊甫熟，七年正月授南山寧陝鎮總兵，南山委延千餘里，萬壑他等無際，兵魚貫入其中，數十賊作千萬賊，觀千萬兵作數十兵用，明亮承保那忒成諸帥追賊入山，無不智勇俱困，新設鎮城，去五郎廟城十里，以鄉勇六千為新兵，專攬老林，前任總兵劉之仁，韓自昌，相繼戰死山中，官兵千人，不及鄉勇六分之一，動為撲制，又有錫判錐昂鄉勇千餘，所至靡掠，不慮總兵節制，芳積年軍中百戰親卒，皆為經略改練他將，令單騎入山，先收服生員伍餘，鄉勇二千四百餘，得其死力，四月撲賊劉承受于孝義廳，適經略大兵追芳，文明刺賊至老林，四竄無跡，搜捕彌月，詔書切責，芳偵得賊蹤，以兵六百馳剿之，賊散伏箐內，山高徑雜，草木皆兵，芳令每百人為一隊，相距數武，每隊首挺長矛先入，扛二礮護左右，銳矢弓矛繼之，前隊敗竄，後隊繼進，魚貫迭攻，人自為戰，賊始潰遁，經略復遣總兵李應貴，副將吳廷剛，以兵三千來會，追至黃官谷口，賊屯谷內，數里徑窄，賊死門，魚蟻莫敢擾，檄下某弁諜報印饒他道，芳曰：仗恐我陣亡耶，下馬懷印，挺矛先進，合軍一呼，入賊窟，戰至花石崖，賊盡，荷文弱，而賊弟苟文淵，復糾餘賊一二千竄至秦果老洞，經略委委芳專剿，而受成于總督惠歸，芳遣楊老么李可定探之，皆遇伏死，乃徒步驅追其所向，三越太白山，六月冰雹，凍死九卒，失足輓階，積雪中，山上中下有三台，稍利

前各有石塊。蓄水深十餘丈。上池爲巖谷水潭。下二池則黑水谷潭也。曾冒暑追賊。而夜日。目射雲。薄暮營山巔。太白祠。巖烟起。寒受火。是夜半。但聞呻吟聲。賊竊寤。全軍目擊。黎明魚貫下山。憩數日始愈。復追至淨縣之太極溝。搜山八十餘里。便液解渴。深夜殺賊千餘。逃散數百。官兵飢渴一晝夜。始尋徑出華陽。其跋涉之艱。凡山賊剿敗。所剩多其羸弱。其丁壯仍以老林爲逃死數。或五七人。或三四十人。或百餘人。分合不定。加以藉文。明餘黨。賊悍數百。聚則攻寨。散則掠人。勸穰易糧。遇官兵追急。或散聚掩蹤。或入溪行走。或爲獸四竄。均會他地。使官兵莫知所向。曾自華陽追賊千數入山。薄暮少憩。雪融泥滑。凌晨跡之。五里至三岔路口。見數百賊足跡在前。一賊足跡在後。更前賊杳無去跡。又無轉蹤。遣卒三路探至數十里要隘。皆回報無影。合軍疑曰。賊飛去耶。抑盡化爲異物耶。次日右行百里。扶國溝。獲賊訊之。則前夕賊於三岔路口。退步倒行至營。前足跡個亂之處。確係僕流。鑽入密署而遁。其賊蹤詭譎復如此。七年冬奏報擬定。八年散遣鄉勇。酌遠近各給銀二三兩。以銀五錢收繳。長矛。兼頗銜。總兵李應貴。鄉勇四百。嘆於大安驛。強判推昂。鄉勇四百。據於漢中。芳皆隨機擄散。而副將吳廷剛。鄉勇四百。挾道員朱勳索賞。每人至二十金始散。於是芳麾下鄉勇三千餘。亦聞風思。一日自華陽拔營將行。忽衆矛齊舉。盡奔往。卽倒矛相向。諸將皆失色。芳放聲大笑不休。久之。衆矛漸斂。芳呼隊首笑問曰。何兒戲如此。對曰。鐮板未至。不願起營。芳曰。衆誠勞苦。暫憩亦無不可。然山中無民舍。酒食極實。前行六十里。二郎壩。可多休歇日。候齊鐮板。毋違軍令。始整隊至二郎壩。乃遣人赴前六十里之黃柏園。備牛酒犒士。次日出街坐胡牀。衆傳各旗。索信首者皆曰。本游無之。於是逐斃去。其僞亂二人。爲外委馬元魁。誘下鄉勇某某。芳早已訪知。最後傳比街詰之。對如各旗。亦如前進行。惟留僞亂二人。聽差遣。俟各街去遠。然後斬之。至黃柏園出二首級。徇於衆。衆皆響應。馬元魁者。卽伍敏所率鄉勇六隊之一也。於是芳騎伍郎城。諭遣散遣伍敏六隊鄉勇二千四百人。分查歸民。招賞回籍。而馬元魁隊首三十餘人。復叩轅請詞求賞。哀款如漢中之數。其餘五隊。觀望後聲。芳從容開導以鎮之。聽其竟日跪起。飢倦以勞之。及夕既還。密傳五隊首令其奔。領功以辭之。繼復乘夜傳令駐兵以威之。未黎明。衆隊首赴轅乞哀。于是六隊每人加賞銀一兩。卽日繳矛散遣。而盡留其頭目隨後。安置月餘。散鄉勇二千。衆民三千。其資遣之難復如此。初總督惠勒。各路浮粟。剿除賊。按經略原交實數。屢次入告。計山中止應餘賊十餘人。而山中所至劫殺。或一二百。或五七十。路費尙多。實不知所委之數。于是廷旨嚴責惠勒。惠勒嚴徵芳。四月芳于石板溝搜斬賊百餘。始報大局肅清。濟惠勒撤官兵回任。自請專力搜捕。詔加提督銜。分派將士十餘路。每路百餘人。由東而西。由南而北。逐山逐箒。以次搜捕。芳躬率大隊。居中策應。六月搜至太白山。零匪復殘。至三百餘竄出盤屋。萬官兵欲逼入山。八月又增百餘。有詔嚴責。而零匪皆積職。騰騰山麓。無不一

以當百。分軍劉之則不利。合軍攻之則先遁。實慎得賊于梓縣之東坪。一夜急馳掩之。賊夢中驚起。全隊深遁。免脫率逃。無一獲者。翌日如數百赤身猿猴入山寨。民無不絕倒。沿途砍竹爲矛。擲人勒隊。不數日衣械畢全。芳率兵追劉漢江。賊遁巴山。與參贊楊得泰大軍轉勝拒。九年冬始爲楊遇春設伏道士溝。夜半藏之云。初賊遇漢江。南詔芳嚴防。賊北自西鄉至洵陽千餘里。上游蕩沒。冬春水漲。易干揭厲。前此防備將帥無不獲罪。鎮兵二千分派要隘。每處不過數名。數十名除分布外。親兵僅餘二百。沿江兩岸。山崖相間。更難援應。乃逐灘築石堆壘。偏水歸槽。又創蒺藜。刺龍。刺審。絆索四物。散布水中。阻賊隨越北岸。則創轟天礮。萬助弩。又以竹葉貯石。北岸爲長垣。順流而東。工成後。召紅督兵訓練。槍礮聞遠近。賊迄不敢近。九年冬。各省大兵皆凱旋。而南山中。處處黑夜殺人。多歷年委員所派。及流落鄉勇。假賊劫掠。乃請于總督那彥成。盡撤委員。分署州縣。以便各人安置。隨殺弁通省捐養。二萬銀兩。散遣流民四千餘人。派兵分路樹柵。獲八賊于老林。赦使鄉導。其時楊遇春亦剿盡巴山遺士薄之賊。于是兩山皆報肅清。其遺修先後之難。又如比。初寧陝鎮之立也。芳以五郎關雖南山道中。山凶水惡。不宜重鎮。請移鎮漢中。經略不許。所轄新兵數千皆驍悍桀驁。十一年固原提督楊遇春入覲。移芳署理。而以副將楊之震護總兵。七月因筇扣米折。途有悍卒陳先倫陳連順飛官之變。芳率固原兵二百。晝夜馳至郿州。始知家屬留鎮署者。已于月初爲叛卒蒲大芳等。送出石泉。途中途草殺驍騎。八月朔。始晤方維甸。楊遇春于漢中城。是時叛兵已破洋縣。官兵阻禦不能援。芳率新兵六百。由水路往援。石泉騎賊二百。跪城下哭訴。芳疑其頭目上城。痛撻之。然後宣諭。數其罪。許其降。賊立罷外城關。籍之攻蒲大芳。遣人密約。衆皆願降。惟二陳不願。欲由五郎東奔商維。芳密授計蒲大芳。令先收衆心。奪帥權。迨七月。衆要推蒲大芳爲首。棄鎮城東北竄。楊芳率兵六百回鎮。九月。鄂縣告急。芳出子午谷赴援。與城中交擊。矛貫芳臂。城始獲全。而城中終疑新兵不敢納。乃營于城外。賊亦不知爲芳也。乃攻徹夜。黎明見本鎮將始解圍。復進追至方紫關。則楊遇春與護軍統領札克塔爾提督豐紳等。以步騎八千。先日爲賊所敗。芳追及賊于平鹿。賊望見塵蓋下馬伏地。芳解佩囊賞之。弁遺騎止。後軍緩進。而兩山步賊。皆外集匪徒故黨。二陳胸胸欲鬥。蒲大芳亦不能止也。薄暮兵賊各結營拒守。竟夕戒嚴。留善受恩叛兵三十餘宿營中。黎明前遁。二里。賊數騎來迎。楊遇春遙呼止之。芳不顧。南轉山角。十騎夾道截。惟陳先倫不肯降。子午驛馬隊全攝步隊以去。芳乃令後營各轉馬首聽宣諭。先途朝廷恩威。罪千誠。開示利害。惟百言。衆皆歎。貌轉驍。再動以徵年軍中共生死。歷報善。情同父子。乃一旦爲人偏叛。復督軍相繼。何其持刃自殺吾子。即籲天知得收降。救衆命。願茹素三年。語未畢。聲淚嗚咽。衆皆號號。聲殷山谷。芳曰。能爲我禽陳先倫來耶。有四十騎。願發往。芳準板目數十。先回大營。入夜二陳皆奔至。然其黨尙數千。皆外賊。較叛兵尤難約束。芳終夜

不寐。復五鼓入賊營。索竹軒箴。翌日始集叛黨。問其人數。號令。大芳曰。行軍視帥旂。臨敵聽戰鼓。犯令者。縱鞭擊死。無論。芳乃索帥旂。縱鞭。手自執之。大方及其黨。神色慘沮。芳解佩劍。書一小令旂。給大使糾捷。抗令。欲博虜掠之衆。以安其心。即收願歸者。八百餘人。大營。資遣。有僱。要側立。衆中者。問知。即棄。匿伏之。首向。鼓也。立擒。按大營。斬之。夜半。忽發。變四起。各頭目。領手。五百。率。衛齊。叱曰。主帥在是。敢前者。斬。芳匿。臥不動。翌日。詰之。知前隊。乃樹。紅白。二旗。令。願降者。立。紅。旗。下。不願。降者。立。白。旗。下。凌晨。赴。場。則。紅。旗。下。降。衆。集。白。旗。下。無。一。人。乃。宣。諭。令。讀。吾。叩。謝。天。恩。朝。廷。恩。各。三。頭。九。轡。首。再。謝。主。帥。恩。三。轡。首。禮。畢。同。視。衆。面。怡。然。消。盡。殺。氣。嘆。曰。禮。樂。教。化。之。力。也。乃。設。局。給。銀。給。費。旬。日。散。遣。四。千。率。降。卒。釋。參。贊。于。兩。河。口。令。率。回。鎮。而。秦。中。不。及。文。吏。停。扣。米。折。之。事。亦。不。敘。芳。招。降。之。功。轉。以。前。在。鎮。時。贖。待。新。兵。爲。其。罪。詔。嚴。責。德。勝。泰。縱。叛。黨。好。專。擅。廢。法。並。請。總。督。倭。什。布。成。烏。魯。木。齊。揚。芳。成。伊。勒。甫。成。即。賜。環。蓋。功。罪。是。非。任。事。之。難。復。如。此。

乾隆臨清剿賊記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由運河供德京師。而臨清州。鎔穀南北水陸咽喉。有新舊二城。皆嶺運河東岸。舊城土垣。周三四十里。市廛繁次。數萬家。與新城等。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府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邪教。運氣治病。教拳勇。往來山東。號召無賴。亡命徒黨。日衆。發臨清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意畿輔兵備或虛。倡言有四十日大劫。從之者得免。壽張知縣沈齊義捕之。賊遂于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襲城戕吏。賊先言破城日。當有風雨。及期適應。衆益信。承平久。官民皆不習兵。連陷堂邑。臨陽。數。皆。規。掠。棄。城。逃。分。趨。臨。清。東。昌。圍。阻。運。道。衆。數。千。時。上。駐。蹕。熱。河。行在。大學士舒赫德奉命視河南決口。未出都。命佩欽差大臣關防。由天津馳赴山東督師。命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銳火器營兵千。又簡吉林索倫善射手五十爲選鋒。詔直隸總督周元理以兵防廣平大名界。而河道總督姚立德防東昌。時總兵惟一。以兵三百擊賊堂邑。復以兵八百擊賊柳林。皆不利。賊圍巡撫徐績軍于臨清之梁家棧。惟一援之。賊解圍趨運河。官兵不扼運河東岸。惟知閉城守。賊遂結筏鼓。據臨清舊城。伴禁殺掠。以車三百兩塞街巷。脅丁壯。圍攻新城。城上銃礮擊之不能中。乃裸婦女血雞犬厭之。復敗其火車。十四

日總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以兵千餘至。不知休城中伺閑出奇。卽倉卒戰城外。旣敗復不入城。而走東昌。詔斬以徇。會各郡援兵漸集。臨清兵民議夜半縋城。拏賊不備。副將葉信不可。回空糧艘阻橋。不得進。賊反脅緯夫以攻城。又東糧艘爲浮橋。圍北渡。時禁旅由德州攻其東。東昌兵攻其南。直隸兵由景州故城攻其北。又以兵扼館陶。防西竄。直隸總兵萬朝興破賊二千于運河西岸。燬浮橋及關口之橋。又遣兵扼下游三岔河。敗其西渡之賊。二十有三日。舒赫德軍抵臨清。賊千餘北出牽官兵。而驍賊五六百陣舊城東門迎戰。舒赫德遣侍衛音濟圖等。以禁旅三百。追賊北門外。而自攻東門。賊敗竄城內。短兵巷戰。官兵先後焚斬及赴河死者千餘。驅城東南之賊。盡歸西北。音濟圖旣戰。北竄千賊于塔灣。亦遣兵搜王倫于城中大宅。毀牆入。手擒之。爲十餘賊所奪。賊登樓縱火死。復殲巷戰女賊烏氏等數十。生擒其弟王樸。其黨樊偉孟燦王經隆等。檻送京師。誅其黨千餘。舊城居民。先後投首數千。招回復業之戶七千。口四萬餘。凡一月賊平。餉艘回空南下。上責舒赫德于音濟圖手擒王倫時。不多使精兵。致首逆未生俘。又遽治副將葉信。不守舊城之罪。舒赫德奏言舊城土垣半圯。且窾闊難守。請宥之。然守臨清者當守運河。運河渡口舟雖撤。而無守兵。此賊所以得襲據舊城也。且援兵已集。宜從縋城搆賊之謀。事平善後亦未聞攻小舊城而繕固之。何耶。初給事中李淑芳奏言山東吏隸災不報。反加徵徵。非盡邪教。及逆黨解京。軍機大臣九卿科道鞠于廷。命李淑芳自問賊。皆無以災對者。詔罪狀李淑芳與奏直隸荒歉之御史苑宜賓。皆誅之。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金川蕩平。上東巡告成關里。四月回蹕舊城。御製臨清嘆臨清歌二詩。勒石關東憫民瘠焉。嗚呼。王倫之事。么魔無足記也。然顧祖禹有言。地利隨時勢異。今日南北咽喉在于運河。而山東扼其要害。故能爲幽燕利害者。必于山東。則臨清之事可無紀乎。

卷九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國家極盛於乾隆之六十年。版輿生齒倍雍正。四夷賓服逾康熙。外寧則內藪。始釁于湖南貴州紅苗。越明年。授

受禮成。太上皇帝訓政。宣重光。而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陝西甘肅。是時彗星出西方。長數丈。逾年不滅。乘新政之宵旰。與五省環攻之兵力。且撫且勦。猶七載而後定。靖餘孽者又二載。先後糜餉逾萬萬金。視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幾再倍過之。且前代流寇。皆發難未遑。川壑必潰。未有蠢動于廳豫之餘。勞師煩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內訌。急於邊陲。痛深者其懲切。劍鉅者其殄。宜昭示起事之顛末。與終事之難。俾後御民者咸知懷朽索。戒持盈。益拱延我丕丕基。而方略繁重四百卷。士大夫望洋膛目。耆宿老將漸盡。其曷以詔後。故臣於是篇所載。願算將略兵形地勢特詳云。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爲名。僞造經咒。惑衆斂財。而安徽劉松爲之首。乾隆四十年。劉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衆。遂謀不靖。倡言叔運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明裔朱姓。以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捕獲。各伏辜。王發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颺。是年復跡於河南之扶溝。不獲。於是。有旨大索州縣吏奉行不善。逐戶搜緝。胥役乘虛。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率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陷死無算。時川湖粵貴民。方以苗事困軍興。無賴之徒。亦以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至是益警官思亂。奸民乘機煽惑。於是發難於荆襄遠州。駭經於陝西而亂作也。正月湖北荊州之枝江宜都。則有弄傑人張正謨等賊起。宜昌之長樂長陽應之。二月東湖當陽遠安賊起。而林之華陷當陽。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調兵三千勦荊州之賊。上命西安將軍恆瑞。領滿兵二千。由興安鄭陽進剿當陽之賊。是月總兵富志那擒弄傑人於枝江。而襄陽鄭陽宜昌施南荆門州各山賊又起。三月襄陽賊姚之富與教首齊林之妻王氏。陷竹山保康。而施南之來鳳亦陷於賊。擾及四川西陽。上命都統永保。侍衛舒亮鄂輝至軍。復調陝西廣西山東兵五千會剿。恆瑞復竹山。四月畢沅奏言。官兵先後殺賊不下數萬。而賊起益熾。上乃賈永保恆瑞以竹山保康之賊。畢沅舒亮以當陽遠安東湖之賊。惠齡富志那以枝江宜都之賊。鄂輝以襄陽穀城均州光化之賊。四川總督孫士毅以西陽來鳳之賊。時襄賊焚呂堰驛。蔓延鄧州新野。合隊攻樊城。永保奏言。襄陽賊數萬。最爲猖獗。界連河南。賊首姚之富齊王氏劉之協等。

皆在其中。爲四方羣盜領袖。襄賊破則羣盜自瓦解。宜俟諸軍集。合力分攻。詔明亮鄂輝赴襄陽。命直隸提督慶成。山西總兵德齡。各以兵二千會之。又敕蒙古竊馬諸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以助騎隊。五月畢沅圍當陽。數月不下。惠齡剿枝江賊亦無效。屢以大雨爲解。上切責之。而歸州巴東安陸京山隨州咸豐皆賊壘。恆瑞永保明亮鄂輝由樊城分攻呂堰雙溝賊寨。賊已分擾孝感。東距漢陽百餘里。幸爲大療所隔。武昌戒嚴。上以畢沅惠齡頓兵久。六月命永保總統湖北諸軍。俾先靖襄陽。而後分攻孝感長陽兩路。時參將傅成明等擊孝感賊。遇伏敗死。永保令明亮馳救孝感。復請調湖南苗疆兵二萬前來。七月陝甘總督宜綿提督慶成破鄆陽之賊。繼其首從。奏請移陝兵勦當陽。會畢沅舒亮已破當陽。惠齡已破枝江。而明亮亦繼賊孝感。漢陽始無恐。時福寧代孫士毅督四川未行。與荊州將軍觀成破龍山之賊於旗鼓寨。投出二千餘人。福寧誘令入城領衣糧。盡坑之。以臨陣殲戮。詔加福寧太子太保。及嘉慶四年七月發覺。以殺降邀功。罷職逮治云。八月永保等破襄賊於隨州之紅土山。俱會兵鍾祥。明亮奏言鍾祥爲賊巢穴。宜四面夾攻。以防漏網。今永保以九千餘兵由北追壓。而南路要截之。兵止三千餘。難杜竄逸。詔責永保擁衆自衛。明亮敗賊於土門。永保復不能夾擊。時鍾祥皆襄陽之賊。南犯不遂。仍轉而北。明亮追敗之。復與永保等邀擊於雙溝。並分兵扼呂堰棗陽。防其北逸。追至河南界之漣沱鎮。賊分奔唐縣倉臺。官兵勞頓。請增調山東直隸兵四千。復簡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前往。九月宣勇伯和琳卒於苗疆。詔明亮鄂輝馳回湖南。惠齡福寧移師榔平。以次剿長陽歸巴。時榔平賊林之華與覃加權合犯滋邱。在長陽關南。而畢沅防守襄陽。河南巡撫景安防禦鄧州。是時湖北賊北惟襄鄧。南則歸宜。勢漸蹙。而十月四川達州奸民徐天德等。激於晉役。復與太平東鄉賊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初四川有囑匪而無教匪。囑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潰於木果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川東北。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以白蓮教爲遁逃藪。又湖北襄陽賊多竄入川。皆陝楚籍居三之二。故一旦揭竿賊。如素習。而川東數州縣。皆界連漢南大小巴山。袤延千餘里。賊巢踞其中。四川總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西巡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

掩其烏合者。於是畢沅力請罷湖南苗疆兵。移剿教匪。上以苗事未靖不許。是月福寧觀成等破賊滋邱。賊奔長陽之黃柏山。總兵黃瑞以守河疏防。褫逮治罪。總兵文圖成德從征戴罪。惠齡等禽單士潮於枝江。亦會剿黃柏山。而川賊日熾。由太平入陝。分犯興安之安康平利紫陽。十一月陝甘總督宜綽破賊興安城外。移剿洞汝河之賊。四川總督英善等亦屢敗達州東鄉之賊。東鄉賊乘隙犯官兵。總兵袁國瓚何元卿俱戰死。而永保會諸軍剿襄賊於唐縣。姚之富已分犯襄陽。復渡滾河。而西縣呂堰向光化穀城。圍巡撫景安於鄧。魏家集。二日官兵始至。上以永保擁京營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致賊東西橫躡無忌。遽入都治罪。慶成舒亮等戴罪効力。命惠齡總統軍務。惠齡奏言襄鄧平衍二千里。無險阨可合圍。且賊習地形。必不自趨絕地。惟有嚴防漢江潛渡。並堰唐河白河。盡殺難民於河西。守岸圍練。庶可衛民而蹙賊。時賊分二路。每路二萬餘。一姚之富齊王氏等向東南。恆瑞等追之。一張漢潮劉起榮等向東北。惠齡慶成等追之。復南與姚之富合。惠齡恆瑞約夾攻於興隆集。破斬二千。時陝督宜綽亦敗賊漢北。並敗漢北救援之賊。移攻漢南之洞汝二河。賊已并入洞河之五作雲。據險固守。我兵乘雪夜遷出後山。火其寨。鄭陽賊略定。詔宜綽赴遠州。而川督英善等亦擒徐天富於太平。此嘉慶元年畢沅永保督湖北。宜綽督陝西。福寧英善督四川時羣賊初起之事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二年正月。湖南苗事略定。領侍衛內大臣。威勇侯額勒登保。奏移荊州將軍興隆兵四千回襄陽。總兵張廷彥兵二千餘赴長陽黃柏山。都統德楞泰。將軍明亮。率兵六千赴遠州。助剿川湖陝三路之賊。時惠齡一路。惟提督慶成力戰。惠齡奏官兵分三哨。殲襄賊三千于趙家岡。又分五哨殲襄陽賊四千於淡家岡。又分三哨追截禽斬二千餘。俘賊首劉起榮。餘賊僅數千。勢漸蹙。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賊窺北面可乘。遂三路分犯河南。其北路則王廷詔。焚葉縣之保安驛。圍官兵於裕州。景安與鞏尾追之。西路則李全。由信陽轉應山隨州向確山。趨浙川。奔盧氏。慶成剿之。中路則姚之富齊王氏出南陽。掠嵩縣山陽。惠齡等勦之。賊入河南後。虜晉日衆。

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爲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牽我兵勢。而慶成所追之賊益西。由內鄉盧氏諸山。進逼武關商雒。所至驅脅。復有商南新起賊五六千應之。姚之富齊王氏皆追及於鄆西。連兵西上。將由陝入川。離河南西境三百里。時景安避賊。駐軍內鄉。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而惠齡亦於慶成收復十餘日後。始抵鄆西。慶成約恆瑞夾擊於漢北。恆瑞以新有秦賊辭。又阿爾薩耶奉檄赴鄆西。亦逗留不至。俱奉旨詰責。御史宋樹奏言。惠齡奏繳楚賊。不下數萬。何以至今纔聚。景安防禦南陽逾年。何以任賊橫行。秦承恩近屯興漢。何以武關全陝門戶。曾不設備。豈非各分畛域。懷觀望。乞專簡大臣督師三省。庶呼應靈而事權一。四月詔賈諸將曰。去歲邪教起長陽。未幾及襄鄆。未幾及巴東歸州。未幾四川達州繼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繼且由河南入陝西。若不亟行掃蕩。非但老師糜餉。且多一日蹂躪。即多一方瘡痍。各將軍督撫大臣。身行在行間。何忍置無區畫。若謂事權不一。則原以襄陽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保。若言兵餉不敷。已先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千餘萬。昔明季流寇橫行。皆由關官朋黨。文恬武嬉。橫征暴斂。厲民釀患。今則紀綱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賑卹。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蠲免積逋不下億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若不指日肅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綿惠齡。額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賊。并賊氛所及州縣若干。難民歸復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幾。善籌安卹以聞。旋諭河南被賊最重之十五州縣。免兩年應征錢糧。其間被蹂躪之五縣。分三年帶征。其旁近供軍需之二十三州縣。分二年帶征。自後川陝湖北屢年蠲卹。視此不悉書。時姚之富由商州犯孝義廳。地通藍田。爲入西安要路。秦承恩扼秦嶺禦之。惠齡慶成由山陽追擊。賊南走鎮安。與李全王廷詔合掠洵陽安康。時官兵鄉勇已守漢岸。柯藩亦防禦洵陽。賊不能渡漢。將由北岸直趨漢陰石泉。渡上游。以合川賊惠齡等約恆瑞。夾攻於黃龍瓏。轉戰一晝夜。秦殺賊三千。賊復東西遁。恆瑞東追。惠齡西追。柯藩奏言。襄鄆賊分路前來。臣防守興安府城。兵止二百。其前所調赴漢中邀擊之回兵二千。爲督臣陸有仁檄止。至今未至。惟急催秦承恩惠齡軍。速進

會剿。上嚴詰陸有仁。遽至京。命英善馳督陝甘。宜綿移督四川。而襄賊三路已并爲一。由漢陰至紫陽。奪船渡漢。後五日。惠齡始至。恆瑞尙未至。上震怒。詰責惠齡。恆瑞、秦承恩、慶成、柯藩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世職。孔雀翎。戴罪効力。命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等悉聽節制。時漢北已無賊。其防堵各兵。分赴漢南追剿。并命湖廣提督劉君輔。移兵竹山竹谿。以備大甯川賊入楚。六月。襄賊既渡漢。復分三路入川。其兩路由通江入巴州。欲合方家坪羅冉等賊。其一入太平城。欲合達州大寧二賊。宜綿奏言。官兵利合不利分。賊利分不利合。且川楚賊。雖同教黨。各不同計。三賊必各據一隅。以牽制我。乃議分兵三千。令德榜、秦、劉、君輔兩路會攻。并檄惠齡留兵四千。中河後河。會穆克登、阿柯藩。先剿通江東鄉兩賊。再赴太平城。與惠齡、劉、君輔兩路會攻。賊皆不迎戰。即越山。連散守陝界。防其回竄。時襄賊每軍先後分數隊。且戰且走。以綴官兵。宜綿、柯藩兩軍遇賊。賊皆不迎戰。即越山。連散則匿箐。聚則據險。日數變。適明亮兵截其後隊。惠齡、慶成等騎兵截其前隊。各有斬戮。而太平城。口之賊。王廷詔等。因鄉勇扼其赴大寧之路。亦折而南。分屯前河。及開縣城外。適德榜、秦、徐、徐、王二賊。亦至前河。與中河後河之襄賊相近。四賊約會一地。雖連賊屢敗。後止餘二千。而襄賊數萬。宜綿令穆克登、阿間道。援德榜、秦、會、德、榜、秦、方、舉、徐、天、德、等。於白秀山。楚賊三隊合兵來援。突出山溝。分青白藍爲號。步賊前。騎賊後。鏖戰逾時。始分屯山岡。延五三十餘里。是夜宜綿、明亮、慶成、柯藩等兵皆會。次日復戰。各殺賊數百。賊復還開縣。惟李全與徐王二賊。合屯溫湯井。與太平城。口之賊合。姚之富等大隊俱屯南天洞。各首逆皆在焉。乃分兵勇三千。令副將長春、劉、溫、湯、井。而大軍分趨南天洞。各賊。惠齡、舒、亮亦自後河城。口馳至。三面會攻。適屢獲生賊。知襄賊。惟李全留川。其餘將盡還湖北。乃檄沿漢江之船。盡移上游。賊以官軍扼其北竄。乃分犯大寧、雲陽、萬縣。號召邪黨而東。宜綿遣兵分防要害。而明亮、德榜、秦等。驍賊後。各路兵齊抵雲陽。萬交界。賊據山巔。官軍四面進攻。斬賊千餘。其雲陽。聞新起響。應之賊。或千餘。或數千。官軍乘時撲滅。襄賊分二路。一王廷詔等。由夔州將西合大寧賊。惠齡、恆瑞、慶成等。追之一姚之富、齊王氏。直犯夔州。明亮、德榜、秦使總兵達音泰。先據白帝城。賊來爭。先以三百騎營。而伏賊數千於山。

谷出突官兵奮擊卻之。賊夜復圍攻甚急。明亮德楞泰親馳救始退。次日三路直犯大營。曾持盾以捍矢銃不退。我兵乘礮勢壓下。短兵格戰。斬首數百。賊復回突白帝城。乃截藏其前隊五百。其後賊三千餘猶然炬夜攻。更番迭戰。四更始敗。下趨巫山。又有新起賊應之。達音泰馳往營城外。賊兩路各數千。且戰且攻城。卻而復前者三。明亮等乃留興肇守夔。而率大軍援巫。賊復走歸巴。明亮等聲言由陸馳追。而登舟東下。七月四日至巴東。則賊已在隔江。江北歸州無城垣。姚齊二賊方屯巴歸之界。而後隊賊王廷詔等萬餘復至。焚掠巴東對岸之石門。聲言欲南渡攻縣治。明亮等信之。回軍攻石門賊。先克其三營。斬賊數百。次日復進攻。則全賊已竄。惟留千賊於後。以綴官兵。未戰即走。且諜報前屯歸巴交界之賊。已乘間陷興山兩路。賊約會宜昌荆州同赴襄陽。乃稜興肇守歸州。而德楞泰由水路徑趨荆州。明亮由陸赴宜昌。約夾剿於當陽。時襄賊自入川與達賊會。復有新賊響應。衆頗數萬。分兩路還楚。首隊齊王氏。約二萬餘。由興山保康趨南漳。以向襄陽。後隊王廷詔趨當陽。遠安向荆州。湖北巡撫汪新遣兵一守房縣保康以防襄。一守東湖當陽以防荆。并調荆州滿兵守萬城隍。以防盜決。而大兵後。應并檄各鎮將。據險驅偏入山。合圍掩擊。又奏言襄陽爲南北衝要。各賊盡還湖北。其在雲陽開萬間者。不過新起附從之黨。目下大兵雲集。而分防兩省州縣已約二萬餘。其備戰之兵。川省則惠齡等五千餘。舒亮五千餘。百祥朱射斗四千餘。觀成劉君輔二千。宜綿二千。及新調甘肅兵二千。回兵五百。其在湖北者。惟額勒登保等七千。明亮五千。已調湖南苗疆兵千餘助之。並乞飭催所調東三省兵速赴襄陽。時詔發吉林黑龍江索倫兵三千。令侍衛惠倫都統阿哈保以木蘭進哨兵百餘爲先鋒。并解察哈爾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時襄賊分二路。王廷詔聲言向荆州。明亮等連破之。宜昌遠安城外。復阨荆門州以待之。齊王氏等向襄陽。總兵王文雄擊于南漳。賊伴退。次日復倍道分進。由宜城鍾祥北走襄樊。詔景安赴樊城。漢江戒嚴。八月襄賊分三路皆北犯。每路相距百餘里。明亮等邀擊宜城東北。適阿哈保等統進哨兵至。自北夾攻。追奔二十里。賊竄入山。勦荆州城外十五里之沙市。水陸輻輳。向無城垣。聞賊警逃散一空。自是士民捐集夫役於南面臨江樹木柵。而東西北三面周十餘里。

築堡環壕捍衛。此外衝要市鎮一律仿修。其襄陽對岸之樊城。亦以無城猝遭焚掠。畢沅汪新屢議修復未果。近亦于東西北三面。循舊址築土堡。而沿江樹柵。故此大賊過襄陽。潛謀偷渡。居民賴以無恐。其漳宜二路之賊。窺荆襄不遂。復折回房竹。佯走陝西。欲引官兵追入山。而乘間北渡。漢明亮等擊賊於河鎮。賊分路來犯。馬步約七千。官兵分據山岡夾攻。斬賊千二百。時漢防甚嚴。賊不能北渡。復西竄。前隊掠白河。洵陽。愈追愈西。明亮等邀擊于鄭西。勁騎五路衝之。奮斬二千。餘賊蹈溝內積尸而遁。惠倫及豐伸布戰死。九月前留川之襄賊李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欲出陝。舊路遺楚。沿漢東走。慶成登舟下漢。以邀其前。恆瑞惠齡由陸躡其後。夾攻賊於紫陽。復擊退賊騎。涉漢者于汝河。慶成遂一晝夜抵興安。時東西兩路賊相會於興安南岸。而惠齡恆瑞及明亮德榜秦兩軍亦先後追至會剿。諸將議以賊東竄不遂。必渡漢而北。乃令柯藩以兵千五百。助秦承恩守興安。惠齡嘗成以兵三千循漢南而西。與明亮等夾擊。時竹山竹谿鄉勇各萬人。殺賊有功。詔發花翎五藍翎十。命景安分賞出力者。自襄賊起。事騷擾皆在漢北。及賊由川還楚入陝。復經漢南之宜昌荆門安陸襄陽鄖陽。焚掠十八州縣。而房保二竹瘡痍尤重。又長陽一賊由施南奔巴東。往還蹂躪幾千里。詔分別錫卹有差。明亮德榜秦奏言。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燼。蓋藏皆已搜劫。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卹。未擾者尤宜隄防。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賊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恃一二隘口鄉勇。或遠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爲賊有。且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有儒僑之人。爲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爲急。則村市已被皮剝。以保荆襄爲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爲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衛民。莫若飭近賊州縣於大鎮市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或十餘村爲一堡。或數十村爲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賊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尋。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卽少一賊。賊一路卽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毅等。築堡圍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東各

屬。多有險峯山寨。祇須令鄉民臨時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予以禦賊安民。必可刻期撲滅。奏上。雖奉旨以築堡煩民。不如專擒首逆。而堅壁清野之議。實始此。又詔曰。昨已令勒保。馳督湖廣。宜綿亦本為總統。但勁兵健馬。俱在明亮德榜秦一路。其所勦姚之富齊王氏二賊。固賊中首逆。朕所盼望。惟明亮德榜秦二人。不得因有總統總督。稍存觀望。此外四川賊王徐羅冉等。責成宜綿。巴東賊覃加耀等。責成額勒登保。大寧老木園賊陳崇德。責成觀成劉君輔。安康賊李全。責成惠齡恆瑞慶成。各辦各賊。原不相統。不拘何路擒賊。卽此路將帥之功。何路養賊。卽此路將帥之罪。其各自為戰。十月姚之富李全出平利。分道而南。欲引明亮德榜秦大軍入山。而王廷詔等由安康北犯興安。適惠齡擊卻之。復追擊於漢南山內。先後擒斬二千餘。賊不得渡漢。復奔紫陽石泉。乃使恆瑞以兵四千還漢中。與宜綿夾勦。其明亮德榜秦所追平利之賊。日夜長驚。向大寧。以劉君輔兵勇扼雞心嶺。斷其去路。折回鎮平。迎敵大軍。明亮德榜秦以精兵陳峽口。而伏兵左右山。勁騎衝擊。斬賊千百。并伏兵各路山溝。均斬數百。又扼樹河口走路。賊合屯高壩。保險不出。乃佯撤樹河口之兵。設數伏。而官兵他道逼之。賊萬餘果趨樹河口。伏四起。衝賊爲五。首尾不相顧。斬賊數千。轉坂下竄者三千餘。涉河入箐者千餘。初賊之入陝楚也。每路皆稱齊王氏姚之富以煽衆。及是諳知姚齊二賊。已入安康賊隊。而此路則張漢潮等大賊。已殲其二。餘賊三路狂奔。所過皆剗道壞梁。礮木石。官兵亦嘉糧深阻。窮日分躡。及之撒子坪。賊復合爲一。將及惠齡所追前賊北竄。適前賊爲恆瑞敗諸西鄉。而惠齡兵由漢南追襲。值後二賊復至。惠齡慶成伏兵壩口左右。而陳騎兵於山岡。俟賊前隊過半。聞礮起。衝賊斬爲數隊。斬殺無算。賊復奔入山。十一月明亮惠齡等。復約職賊後隊一千於白沔峽。幾盡。而姚齊李高張王諸首逆。已均合於前路踰大巴山。連營二十餘里。分隊迭戰。更番在前。姚之富齊王氏爲一軍。王廷詔高均德爲一軍。李全樊人傑爲一軍。張漢潮劉永泰爲一軍。以川北路險。人烟少。難虜掠。欲回陝楚富庶之地。且寧沔以上。漢源愈淺。冬涸可涉。諸將遣兵扼襄城棧各渡口。擊賊半渡。截斬千餘。又合攻賊南岸山內。奪斬二千餘。賊益西趨寧沔。官兵夜伏沮水市。令回兵假鄉勇旗誘之。而官兵兩山壓攻。追斬三千。又破斬賊二

千於寧羌州城外。賊復走長寨渡口。適索倫勒騎甫抵漢中。與大兵夾擊。賊反奔山箐。我軍會騎分追入川。盡獲漢北防兵於漢南川北。十二月襄陽因漢中大兵雲集。不能北竄。復分道入川。明亮大軍趨通江。惠齡等繞入太平。過其東竄。賊分路誘大兵入川。其高均德等。即間道折回寧羌。官兵邀之。佯向廣元。與川北賊合。誘官兵東南。而乘間踰山。北趨廣元棧道。明亮等以東北之黃柏埡。爲入陝要隘。乃分兵護轡。重作向獨山。而引精兵馳伏埡口。賊果長驅入隘。突起截殲千餘。賊分竄入箐。北走寧羌。明亮輕騎邀之於廣元城外。適德榜泰追齊王氏至。會攻於黃壩驛。乘銳追入山內。復折回廣元寧羌。而高均德已竊渡漢北。明亮等議以賊情。則齊王氏首逆。以地勢。則高均德將東驚與安。擾豫楚。而景安泰承恩防守步兵。不能馳擊。遂舍齊王氏。率大兵八千馳赴漢中。上大怒。責明亮德榜泰舍重就輕。輕賊計。使齊王氏等。乘間北渡。盡奪世職紫韁孔雀翎。戴罪立功。其四川之賊。自正月初達州徐天德王三槐合陷東鄉。害副都統佛住以下。復結巴州賊羅其清冉文儒等。圍據周家河。梗運道。二月宜綿乘其未合。先爲疑兵于周家河阻其前進。而夜襲賊張家觀。縱火夾擊。遂復東鄉。其出援之賊。悉奔清溪金莪寺。聚合萬餘。據險。適明亮德榜泰新自苗疆至會剿。乘雨宵濟清溪上游。襲潰冷天祿之寨。即回攻王三槐於金莪。奪其左壘柵。又破徐天德來援賊數千。四月官兵五路會圍賊巢。王三槐徐天德等分路突圍。竄入重石坪香爐坪。尚不下二萬。將與巴州之王家寨方山坪二賊合。宜綿奏調寧夏西寧兵老回兵各二千。兩廣兵四千赴達州。先遣兵扼二賊合從。及回巢之路。而與明亮德榜泰分路進攻。適巴州二賊齊出撲營。百祥間道潛火王家寨。賊回救。官兵夾擊之。並敗達賊之來援者。宜綿以賊德知縣劉清。使清詣冉文儒賊巢諭降。復編入王徐羅孫各寨。於是王三槐遂至大營。宜綿厚犒之。使回巢諭衆。是夜王三槐率三千人。詣壘詭降。將襲營。官軍知其詐。擊破之。而奏言至軍者。實非王三槐云。五月達賊聲言南走。而五路犯營。官兵先爲備以待。復大破之。王三槐中鎗墜馬跳免。是月宜綿嗣總統。使德榜泰攻重石坪。明亮攻香爐坪。德榜泰攻賊半日。賊木石將盡。奮奪寨門。縱火斃賊二千餘。其香爐坪賊見左寨火起。亦驚潰。圍而火之。無免者。賊乘夜由西面層巒竄逸。兩路追擊。復戮

賊二千餘。先後奏藏賊萬餘。六月進圍賊陳家壩。賊傾巢死鬪。不辟銃礮。侍衛西津泰陷陳。賊披靡。官兵乘勢奮擊。鄉勇羅思舉等由山後壓入賊營。三路殺賊二千餘。賊分二隊竄。王三槐徐天德寬而西。明亮等追之。孫士鳳竄而東。德榜泰追之。職孫士鳳於麩子壩。并擒各逆家屬。孫士鳳者四川教首。王三槐等皆其徒也。復進圍二賊於徐家山。賊乘霧竄。追斬數百。時徐王二賊。僅存二千餘。其方山坪賊。亦屢爲百祥截其出路。舒亮等圍困林亮功於巴州白崖山。而觀成劉君輔亦破大寧賊數千於九龍池。進圍之老木園。川賊漸蹙。而閏六月惠齡所追襄陽賊數萬。分道入川。與羣賊響應。復猖獗。於是遣總兵朱射斗。助百祥攻方山坪。而明亮德榜泰皆移軍追襄陽。由雲萬東赴湖北。時雲陽新起賊方正潮。率黨三千入楚賊內。而留其後隊四五千。伏陳家山要隘。約合擊官兵。盡爲鄉勇羅思舉用白旗誘之下山。陷伏中。一舉殲滅。穆克登阿亦破林亮功於萬縣。其大寧老木園之賊。聞襄賊入川。望外援。亦日夜突圍會齊王氏。卻回湖北。惟李全留川合王三槐。八月爲恆瑞惠齡截回通江。將赴方山坪。羅冉二賊。二賊亦屢潛出焚掠巴州通江爲應。宜綿令知州劉清。率鄉勇萬餘。及百祥朱射斗。會勦方山坪。數路並進。使賊不能相顧。而劉清募勇由間道遶後山頂壓。攻火其寨。於是各隘齊破。合搆逆巢。賊潰竄巴州。與王三槐等合。時李全亦回陝。宜綿使百祥等扼通江竹峪關。防川賊竄險之路。而王徐等賊。本無意離川。但銳意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官軍。王三槐先窺巴州江口糧臺。劉清使鄉勇羅思舉扼橋斷之。而據山與官兵夾攻。殺賊八百。並走羅冉二賊之來援者。逾數日。賊復合犯巴州。據對河。盡斷援兵。州惟土垣。外環木柵。兵民退保。州治後山。賊遂據巴州。欲從儀隴南部分犯保寧。遂州奪運道。總督英善馳赴廣元。賊不敢向保寧。遂合隊犯營山。偏嘉陵江。川西戒嚴。宜綿使劉清以鄉勇扼江口。防其回遂州之路。檄百祥保寧兵迎擊而前。賊退屯營山之黃陵河。爲巴達渠水路要地。與官兵相持不退。而旁掠儀隴渠縣。虜脅日衆。而利川復有新起掠萬縣之賊。官護口有欲掠糧臺之賊。奉節有新起應白崖山之賊。宜綿奏言近日惠齡恆瑞明亮德榜泰諸將皆入陝。惟臣一人在川。各賊齊擾川東北運道。嘉陵江防孔亟。欲赴保寧。則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

一辦賊。詔勒保赴川代宜綿總統軍務。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宜綿又言。賊起以來。徵調官兵。四川調至一萬九千有奇。陝甘合調二萬有奇。湖北湖南更無餘兵可調。雖奉旨令各省補募。止資彈壓。難備攻剿。而州縣團練鄉勇。各衛村莊。尤難責其長驅赴敵。目前賊勢。如明亮德楞泰統兵襄陽。則鄭賊竄入興安。宜昌賊折回夔巫。元雲陽奉節。新起伏莽之賊尙多。兵力日分日薄。乞勅令各省于新兵外。添練備戰之兵。四川陝甘各萬。湖北河南各五千。一月召募。兩月訓練。至目前隨營鄉勇。日支口糧。費與兵等。究非紀律之師。即有畏縮不前。難遽繩以軍法。不若選充行伍。其技藝不拘。矢銃刀矛。賊平即補營額。則經費不虛靡。而驍悍游手。有所約束。詔行之。十一月王徐羅冉四賊復分屯二地。宜綿使劉清領鄉勇專攻羅冉。斷其援。羅冉二賊走巴州。援白崖山賊。白崖山賊林亮功急突圍。連日與舒亮穆克登阿等鏖戰。王三槐復分攻大竹廣安州鄰水以援之。保與朱射斗等。倍道援鄰水。得不陷。賊即乘間分隊突陷長壽。長壽水陸咽喉。上通合州。下連重慶。爲川東門戶。會勒保抵瀘州。以新調貴州兵未至。先檄總兵百祥由合州回守重慶。而羅冉二賊。乘官兵東去。益分掠儀隴營山梗運道。十二月襄陽賊復由陝逼川北。宜綿奏言。楚賊飄忽無常。往反數千里。最驍悍。而大兵數路追壓。聲勢甚壯。必可聚而殲旃。惟四川之賊。川東則夔州重慶達州忠州。川北則順慶保寧。臣所有之兵。東馳西擊。日不暇給。已咨恆瑞等由陝入川北。夾攻羅冉二賊。先通運道。俟勒保率騎兵由重慶會剿。是月恆瑞破王廷詔於保寧。解營山圍。而涪州大竹鄰水各團勇拒賊。王三槐復回達州。其奉節之鐵瓦寺。亦圍三總兵於開縣之回龍場。城中兵勇馳救乃解。故宜綿急咨福寧額勒登保入川。初額勒登保之自苗疆至湖北也。福寧已與長陽賊黃柏山賊相持數月。未備賊巢。三月額勒登保至寧。即連克險要。深入三十餘里。賊棄寨遁入鶴峯州之芭葉山。四月復連奪賊柵。直抵葉穴。賊守險死據。官兵層層入柵。漸逼入隘。探攀蟻傳。晝夜攻逼。賊於六月夜突總兵諸神保營柵而出。追敗之。建始縣。賊欲由施南巴東合川賊。爲官兵所扼。探知長樂之白魚寨有鄉勇守卡。僞冒官兵入奪據之。額勒登保乘其守備未固。急攻拔諸柵。三路偪巢。斬賊二千餘。賊復由亂箐逃上冒子山。削壁仄磴。繩梯互引。險不可前。而賊糧未盡。

伏兵誘之不出。七月復進攻。愈上愈陡。木石雨下。俟其漸少。進偃寨。賊復乘霧隄屋。額勒登保遣兵分守黃柏山。四方臺。滋邱。榔坪諸山。防其竄入。而自追賊。復斬賊二千。惟首逆竄逸。屢奉旨切實。九月賊謀往巴東渡江。赴宜昌鄭巫諸山。連日追殲二千。斬首逆林之華於巫山。惟餘單加羅竄施南山內。屢擒斬。尙存賊二千餘。十一月復竄長樂之朱里寨。周五十里。三面懸崖。惟東南一徑與兩嶺相連。其外懸崖二壩。螺旋爲道。賊皆嚴守。十二月額勒登保伴撤二壩兵不攻。賊果悉銳守兩峽。乃潛遣死士數十。縋登二壩。掘地通賊卡。審火藥轟之。而各路伏兵。同時進攻。賊爭斫柵奪路。不知柵外懸崖數十丈。後擠前湧。勢如瀉瀑。百無一生。坑谷皆滿。惟單加羅二百賊。隄崖遁。額勒登保乃令福寧及總兵富森布。先領川兵回夔州。而自率將士分路追賊。旋繳單加羅於終報寨。詔實額勒登保。兵多賊少。持久一年。有過無功。奪侯爵及領侍衛內大臣。褫雙眼孔雀翎。福寧革總督太子少保及孔雀翎。均降副都統。馳赴四川。額勒登保奏留湖北官兵。分屯宜昌鄭陽。而自將兩廣兵二千赴鄭西。與明亮等夾剿。此嘉慶二年。惠齡宜歸相繼總統時。三路兵形賊勢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三年正月。詔勒保以總統兼督四川。宜縣後督陝甘。英善福寧會理四川軍餉。而景安總督湖廣。時襄賊復渡漢中。全陝震動。高均德掠城固洋縣。連日虜騎。衆復萬餘。明亮德楞泰冒雪敗賊洋縣。擒斬二千餘。散其脅從千四百。賊潰遁五卽。爲鄉勇所遏。東趨鎮安。德楞泰馳赴米糧川。扼其赴山陽之路。與明亮夾擊于鎮安洵陽。先後俘賊僅餘二三千。而後隊齊王氏等。復將偃漢。柯藩嚴防漢北。二月齊王氏馬步二萬。由西鄉營洋縣先遣前路分路涉漢。以率官兵。而大隊由上游潛渡漢北。分二千賊助高均德使東致大兵。而自與李全王廷詔等。乘虛分趨北棧。高均德果日夜引大兵長驅東北。明亮等馳扼兩河關口。與額勒登保合敗賊鎮安。復邀擊于商州。而齊王氏李全等。已分二道由城固洋縣老林。踰山北出寶雞岐山。復合攻郿縣。掠盩厔。將直犯西安。秦承恩回防省城。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之。賊分十餘隊。馬步相間。圍攻官軍。王文雄爲圍陣四向。銃蔽外列。矛矢佐之。賊

驍騎千餘衝陣。急揮藤牌兵踊躍而出。賊騎反蹂。乘勢奮擊。追北。復敗其林中伏賊。先後俘斬二千。賊始不敢窺西安。時柯藩革職。詔進王文雄提督陝西。上以明亮德楞額泰擁勁旅。剿烏合賊。老師糜餉。無方略。致賊日橫行。而每奏皆德楞額奏。先驅明亮後繼。是明亮罪尤重。詔革職。遣問。旋降爲領隊大臣。與柯藩等戴罪留軍。命宜縣赴軍督戰。三月宜縣奏言。臣奉命。移營陝甘。自顧衰病。難以衝鋒。惟干各路忠勇大將。推誠策厲。臣聞額勒登保。自剿楚賊。以至入陝。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實諸將之巨擘。德楞額泰熟練軍務。策畫精明。拊循士卒。人皆用命。明亮屢經行陣。地利賊情。無不洞悉。惟閱歷既深。或過持重。且德楞額泰年力較壯。聞賊即行。明亮自當隨後策應。當此用兵孔急。正當驅策。以期迅奏膚功。時明亮德楞額泰。破姚齊二賊于山陽之石河。又與賽冲阿夾擊於鄜西界之甘溝。連殲數千。又鄜西鄉勇扼其前。不能東竄。我兵數路逼賊。三岔河。賊尙餘八九千。分據左右山。欲突出溝口。我軍探知姚齊首逆皆營左山。盡銳圍攻。賊無走路。盡殲之。齊王氏姚之富隕崖死。傳首三省。捷聞。上以明亮等剿賊久。且未生擒首逆。不爲大功。各賞賚有差。四月額勒登保邀李全於藍田。連破之各峪。賊復與高均德阮正隆。合屯五郎鎮安山陽間。將分犯楚豫。諸將以賊勢盡趨東北。乃議明亮以兵二千赴宜縣。於與安遏其東。王文雄由鄜縣盤屋各峪扼其北。而額勒登保德楞額泰率大兵歷其西南。與明亮夾擊高均德於商雒交界之軍嶺川。賊奔老林。官軍分道邀之。雒南。賊聲言欲爲齊王氏姚之富報讎。鏖戰兩岔河。衝突再四。擒斬賊三千。高均德敗竄秦嶺。晝夜西奔五郎。復會李全張天倫二賊。而川賊阮正隆。復與陝賊分隊思還川北。由漢陰石泉南窺漢江。明亮等殲其後隊二千於石泉。其已渡之前隊二千竄通江南江。咨勒保剿之。其襄賊高均德李全自漢陰東走。額勒登保移軍湖北。與德楞額泰等合軍。破賊於兩河關。賊折回五郎洋縣。時三賊皆楚豫之人。欲引官兵西追。而乘間東遁。其所脅從陝川之衆。皆不願東。聞官軍招撫。先後投出二千餘。賊尙萬人。官軍連破之茅坪褒城。賊分二隊竄官兵。一北出鳳縣掠兩當。爲甘肅兵所卻。遇明亮軍殲諸路陽。一東奔武關。三首逆皆在焉。官軍擊其渡河之路。復折奔寧羌巴山。將入川。張天倫渡河塌死。德楞額泰步騎七千餘。馳赴廣元。邀擊連敗之。賊南走赴羅冉。

二賊于儀隴。其前渡漢江之阮正隆、張正潮、龍紹周等賊，亦由巴州被驅逼而至。時陝楚各賊，自失姚齊兩渠魁，又不能遷楚，欲倚川賊爲聲勢，俱會於冉文儻營，不下二萬。其三月間，由雲萬大寧竄楚之賊，張漢潮、劉成棟等衆萬餘，掠巫山歸州，逼遠安南漳。額勒登保由漢陰水陸東下，四月與景安會剿張漢潮等於南漳，斬獲千，賊走穀城。官兵四路蹙之，斬戮漂溺五千餘，生擒九百餘。餘賊遁鄖陽。時明亮既殲略陽西鄉各賊，五月即馳赴平利，與額勒登保、劉楚賊於鎮坪。賊棄騾馬婦女由老林奔太平。官兵分追入川，詔以陝楚各賊均逼入川，而四川滿漢官兵不下五萬，勒保宜會同諸將齊心蹙賊，毋致竄逸。其令額勒登保、明亮專剿張漢潮等爲一路，德楞泰、專剿高均德、李全阮正隆，并會同惠齡等夾剿羅冉爲一路，勒保、專剿王三槐、徐天德，及雲萬諸賊爲一路，而宜綿專防由川竄陝之賊，景安專防由川竄楚之賊，各專責成，互相援應。毋東馳西擊，各不相顧。惠齡等迎擊陝賊於儀隴，遠羅其清下山來援。我伏兵斷其還巢之路，賊敗。就冉文儻營合據大神山，與各陝賊連營數十里。六月德楞泰、惠齡等遣兵扼山後渠河，防其北竄，而合兵圍攻大神山，連破賊卡，殺賊二千。又撤營佯退誘之，破其追襲之賊千餘。賊屯踞死守。七月官兵三路搗巢，復截其潛度渠河之賊，賊走就羅其清於箕山。德楞泰率索倫勁騎追之黃渡河，與惠齡等夾擊，斬溺四千餘。賊奔箕山三十里之龍鳳坪，諸賊各據一寨，相犄角。約三萬。時羅冉二賊有隙，惠齡遣人諭羅其清縛獻冉自贖，不應。八月德楞泰伏兵誘箕山賊下山，方擊斬二千，而楚賊高均德、龍紹周、徐萬富、唐大信、龔建等，即乘間北走廣元。其富成所追之徐天德、樊人傑、王登廷等，亦由營山與楚賊合兵趨陝。德楞泰等復舍羅冉二賊，分路追截。四晝夜，斬獲四五千。羣賊復偪回箕山，而羅其清乘官兵北追，亦已分賊五六千攻營山縣。徐天德亦扼渠縣餉道，與羅其清犄角。官兵先後擊敗之，餘賊盡奔箕山。德楞泰等遣鄉勇嚴防各隘，而約諸軍會剿。明亮亦以兵三千剿張漢潮等于通江之北。先後斬戮數千，賊不能渡漢。初羣賊之遺儀隴也。惟李全、高均德、留廣元欲自陝還楚。九月額勒登保追李全、高均德等，亦自北而至。適德楞泰已盡破箕山之賊，羅其清棄巢北竄，與李全、王廷詔等，盡奔大鵬寨。寨天險，廣百餘里。額勒登保、德楞泰、惠齡、恆瑞四

路進攻，羅其清先遣其黨分劫巴渠運道。徐天德冉文儔亦分擾大竹梁山爲外應，諸將分兵剿之，嚴扼其輪糧入寨之賊。十月四面梯攻，縱火焚寨，斬陞死者五千餘。羅其清率走青觀山，額勒登保鑿前黃柏山芭葉山之轍，不俟兵齊，乘賊未守備，即倉卒急攻，直衝巢穴，身先士卒，冒矢石，死者死，生者生，晝夜轟擊，賊不能支。十一月克之，復追擊于巴河，盧空寨，寨無糧無水，大軍合圍數重，勢在必克。額勒登保德榜奏，忽下令開圍一面，賊初更潰遁，我軍不追，黎明馳進，未及三十里及之，則賊萬衆黑夜已潰竄過半，逐北至方山坪，解散殆盡，生獲羅其清於石洞，其逸黨盡爲遠近寨民三日擒獻，乃議恆瑞赴陝，富成赴大竹，額勒登保移剿合州諸賊。十二月除夕，德榜奏惠齡等，襲破冉文儔於通江，斬三千餘賊，又殲其突圍賊二千，斬冉文儔，詔賞德榜奏惠齡輕車都尉，諸將士賞賚有差。川北兩巨賊皆平，其川東之王三槐冷天祿，則勒保專剿之。初四川軍餉，川北由潼川順慶運達州，川東由重慶夔州運梁山，自賊王三槐擾梁山，斷官軍餉道，轉攻開縣，水陸並進，詔魏舒亮穆克登阿職，留軍効力，勒保既受命總統至四川軍，正月遂由梁山進剿，時白號賊王三槐冷天祿，踞東鄉之前河，與青號徐天德、黃號樊人傑及藍號新附各寨，連營開縣之臨江市，最強，而羅冉二賊，餘黨亦合踞東鄉之後河，皆太平通江入陝之路。將三路犯陝，勒保使楊秀守太平，恆瑞等扼通江，保與繞出賊前夾擊，破賊於固軍壩，奏殺賊二千，請獎勵將士，詔以勒保所殺皆脅從，無首逆，且軍中積習，於官兵陣亡，則以多報少，而殺賊則以少報多，乃濫乞恩賞，其切戒之，又詔以四川知縣劉清得民心，將鄉勇禦賊，賊以其廉吏望風引避，其據實保奏，王三槐犯陝不遂，復合通巴之賊犯達州，勒保督諸將邀擊巴河，而白崖賊林亮功等，復折回開縣，分擾雲萬大寧奉節，勒保奏催湖南苗疆雲貴兵各五千赴川。三月觀成劉君輔職，陳崇德於老木園，詔以其老師逾年，各降爲總兵。五月勒保檄觀成舒亮等，截擊林亮功於梁萬間，先後殲賊五千，林亮功鎗斃，餘賊二三千遁回東鄉安樂坪，與王三槐合，其徐天德王光祖等出沒太平開縣，屢與官軍相持，詔切責勒保老師養賊，七月勒保以三槐會隨劉清至宜綿營，乃復令

前隨劉清至賊寨之貢生劉星渠。往說之。三槐故狡諂。反覆持兩端。特前此出入軍中無忌。乃留星渠爲質。而自詣大軍。勒保遂以生擒首逆奏。時值上奉太上皇帝。駐蹕木蘭山莊。各蒙古王公祝釐瞻覲。乃下詔。誓封勒保一等威勳公。並晉軍機大臣。大學士和坤公。爵。福康安侯爵。將士賞賚有差。復釋勒保弟永保於刑部獄。而三槐黨冷天祿。仍據安樂坪。盡有三槐之衆。負隅抗拒如故。十月勒保圍安樂坪久。寨中鹽糧將盡。冷天祿請降。復夜突營。而林亮功餘黨王光祖。包正洪。蕭占國。張長庚等。復蹂躪江北陪忠諸地。徐天德亦屢犯大竹鄰水。詔責勒保擁大兵攻糧盡援絕之賊。曠日持久。前擒首逆之效安在。其楚賊出沒川陝間者。明亮以七月後剿張漢潮等於通江於南鄭。殲賊數千。斬賊首李槐詹世爵。賊不得渡漢。復奔川東。將由界嶺還湖北。明亮由夔登舟。先至巴東。伏兵界嶺。截其前隊。張漢潮復西遁。太平大寧山箐。踰漢江。走鎮安洵陽商雒。思還楚豫。其樊人傑龍紹周五千餘。李樹龔建唐大信萬二千餘。阮正通等七千餘。十月內復與川賊分黨。先後由城固西鄉犯陝。宜綿檄王文雄禦其西。總兵慶溥禦其東。是年五月戶部侍郎蔣賜棻。奏上征剿種苗教匪。撥帑八千餘萬。請暫開捐例。以資儲備。詔大學士九卿科道議奏。仿乾隆川運例。權宜舉行。至明年乃止。謂之川楚善後例。此嘉慶三年勒保繼宜總總統募賊會於四川之形勢也。

嘉慶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四年春正月庚申朔。越三日壬戌。太上皇帝大行。越四日癸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陝西將帥督撫曰。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四征不庭。凡窮荒絕徼。無不指日奏凱。至內地亂民。如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旬日立殄。從未有勞師數年。糜餉數千萬。尚未肅事者。自末年用兵以來。皇考宵旰焦勞。大漸之前。猶以望捷成什。迨至彌留。親執朕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若教匪一日不平。朕即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將。同爲不忠之臣。邇年皇考春秋日高。事從寬厚。即如貽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仍旋寬宥。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奏報粉飾。擄敗爲功。其在京諂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

故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爲事。其宣諭各路領兵大小諸臣。戮力同心。刻期滅賊。有仍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越七日丙寅。大學士襄勤公和坤。有罪罷免。下刑部獄。詔以和坤歷閣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恃有和坤蒙庇。虛冒功級。坐糜軍餉。多不以實入奏。姑念更易將帥。一時乏人。勒保仍以總統授爲經略大臣。其川陝湖北河南督撫。及領兵各大將。咸受節制。以一事權。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授爲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有不遵軍令者。指名參奏。初教匪起事。皆以官僑民反爲詞。及王三槐擒解至京。命軍機大臣審訊。亦有此供。上聞之惻然。命暫緩行刑。詔曰。國家深仁厚澤百餘年。百姓生長太平。使非迫於萬不得已。安肯不顧身家。鋌而走險。皆由州縣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餽結和坤。今大慙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自當大法小廉。不致復爲民累。惟是教匪迫脅良民。及選官兵。又驅爲前行以膺鋒鏑。甚至剪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宥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百姓困極思安。勞久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其王三槐所供川省良吏。自劉清外。尙有知巴縣趙華。知渠縣吳桂。其量予優擢。以從民望。至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貧劣。胥役五千。借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而首逆徐天德。王學禮等。反皆賄縱。民怨沸騰。及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率檢查緝。株連無辜數千。慘刑勒索。致尋人傑拒捕起事。其皆逮京治罪。難民無田廬可歸者。勒保即督同劉清。熟籌安置。或仿明項忠原。傑招撫荆襄流民之法。相度經理。循諭川陝楚豫地方。使咸知朕意。又詔曰。川楚軍需三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皆由諸臣內侍和坤護庇。外踴福康安和琳積習。在軍惟酒肉笙歌自娛。以國帑供其浮冒。而各路官兵鄉勇。餉邊不發。致令枵腹無禪。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於畢沅。在湖北。而宜錦英善在川。相沿爲例。今勒保任經略。福寧理糧餉。其嚴行察核。上命軍機大臣訊羅其清。供稱惠齡一軍較弱。責其爲賊所輕。令回京守制。又命軍機大臣核宜綿前後奏報。皆屯駐無賊之處。從未與賊交鋒。且已老病。令解任來京。又以上年賊僞西安焚掠。秦承恩反回省城。不即督兵剿賊。且官聲平常。交刑部治罪。又

以景安本和神族孫。平日趨奉阿附。每於奏事之便。稟承指使。恃爲奧援。剿堵皆不盡力。駐軍南陽。任楚賊犯豫。直出武關。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說。甚至居民裹糧請軍。拒而不納。武員跪求擊賊。不發一兵。爲參將廣福面諭。反挾憤誣劾。其獲封伯爵。亦擡道員完顏岱捕浙川邪教功。張皇入奏。特遽下獄擬重辟。而以倭什布總督湖廣。吳熊光巡撫河南。又詔以前年襄陽賊犯孝感時。獨隨州未被焚掠。由居民村莊預掘溝塹。壘土山。嚴守禦。賊無所施其技。旋爲官兵追躡擊敗。此保障民生良策。若川陝河南仿行。何至任賊蹂躪。其令勒保會同各督撫。馳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使賊無可虜掠。與官軍犄角。於是始議壁清野之策。勒保用合州知州龔景瀚議。首行於川東川北。既而那彥成松筠台布長麟行之於陝甘。又後書麟吳熊光行之於湖北。先後三四載。堡寨告成。而賊亦以次銷滅。由上年明亮德楞泰發其端。而詔書申救行之云。是時各路官軍臨陣。輒令鄉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驅難民抗我。顏行。其真賊皆在後觀望。故鄉勇日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常不相值。又鄉勇傷亡。無庸注冊報部。可撿收爲功。至京師禁旅傷亡。必當具奏。更非如綠營兵止須咨部之比。是以不令前敵。及戰勝則後隊弁兵又擡以爲功。而衝鋒陷陣之鄉勇。反不得與。是以保奏。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之。而鄉勇見章奏者。百無一二。至是。詔以徵調黑龍江兵。往反數千里。供億浩繁。不習水土。不熟賊情。計調黑龍江一兵。可募數十鄉勇。且可衛身家免虜脅。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以收敵愾同仇之效。又其時各賊不過往來掠食。並無僭號據城之事。詔許悔罪投誠。如臺灣莊錫合。湖南降苗吳隆登。及閩洋投首海盜之例。不復咎其既往。是年正月勒保奏。言臣受任經略。先籌川陝大局。應督率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合剿徐天德冷天祿二賊爲正兵。而以七十五觀成所剿之夔州賊。富成所剿之保寧賊。兩路爲偏師。賊勢重在四川。臣應駐梁山。大竹適中之地。調度督率。並檄明亮一路。先殄賊張漢潮。以次肅清境。免其東竄楚豫。時徐天德走墊江。冷天祿走中州。額勒登保等分追。而勒保由梁山中路攻王光祖。並檄德楞泰惠齡由達州要擊渠縣廣安之賊。偪赴梁山。與諸軍會剿。二月德楞泰追徐天德於開縣。截其走湖北之路。賊折赴太平。由雞鳴寺渡河。環

沒。僅存千餘。額勒登保追冷天祿於大竹。遣總兵楊遇春百祥分擊包正洪於文蟲溪。適閩中賊蕭占國張長庚
聚五千。復至營山。回軍擊斬其半。令朱射斗建截其後。四扼險要。賊全隊偏上譚家山。山後絕壁無走路。乘夜襲
攻。短兵格殺。隕崖死者二千餘。生擒數千。斬二首逆。兩路賊殲焉。詔封二等男。額勒登保進剿冷包二賊。適包正
洪已與儀隴賊張子聰合。竄鄰水。乃冒雨突擊冷天祿於岳池。冷天祿狂於安樂坪之役。藐視官軍。令大隊先行。
惟自留八百人殿後。楊遇春穆克登布以勁騎二千至。一戰殲之。又進追其大隊於石筍河。五舟迭渡。僅濟千賊。
餘數千。賊方臨岸爭舟。我都司楊芳以九騎越山先至。即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我後隊虛實。爭赴河。陷淖
爛淺者三千餘。其五舟離岸。賊蟻附甚重。每舟百人。一矢覆一舟。五矢五舟齊覆。隔河賊號呼不能相救。俄大軍
至。騎浮而濟。并追殲其先渡之賊。詔以額勒登保病新愈。即轉戰直前。旬日殲三賊。不愧大將。視諸將但獲渠魁。
不淨餘匪。致一賊滅。一賊復起者。功尤偉。晉封一等男。所領官兵普賞一月錢糧。四月。額勒登保遣朱射斗追包
正洪。而自移剿張子聰於梁山。忠萬雲陽。連破賊。忽大寧賊卜三聘等。西鄉賊樊人傑龔建等。分路來援。額勒登
保及楊遇春分禦之。連日冒雨出戰。而德榜泰所追之徐天德復至。於是三路兵皆會。而朱射斗所追之包正洪。
又與夔州高郝二賊合。川東羣盜。皆聚開縣東鄉間。官兵三面會攻。羣賊議復北竄川陝老林。乃使張子聰潛規
江口糧餉。額勒登保回軍擊之。卜三聘即乘間奔大寧。七十五追之。德榜泰所追賊亦分爲二。徐天德龔建竄大
寧。太平山等。樊人傑龍紹周唐大信張天倫等赴陝。五月。德榜泰羸糧倍道要之。乃分兵勇六千。使賽冲阿擊賊
大寧。而自以六千擊樊龍唐張等賊於安康紫陽。連日斬獲。復驅入川東。時朱射斗斬包正洪於茅坪。七月。德榜
泰由奉節進剿巫山大寧各賊。與賽冲阿朱射斗夾擊。擒斬千百。又五路邀賊於房竹。賊竄入川。德榜泰復分朱
射斗追張天倫於巴東。而自剿李樹徐天德於房竹。殲龔建於竹谿。其額勒登保一路。六月追張子聰於通江。冉
天元王登廷攻官軍後路。擾運道。擊之劉家河。斬馘千餘。追入東鄉。大竹鄰水長壽。王登廷復分二路。一向大竹
梁縣。以率官兵。而自率大隊趨陝。與齊家營合。火光三十里。勢猖獗。額勒登保破之通江。殲賊二千。生擒千餘。復

遣入川。勒保奏健銳火器兩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剿多不得力。距達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與其久留糜餉，轉爲綠營輕視，請全撤回京。無庸續調。其川北賊在廣元寧羌間者，恆瑞檄甘肅兵防其西。將軍富成由略陽過其北。三月賊西寇階州。布政使廣厚總兵吉蘭泰禦之。賊分二路，各六千。一白號楊開甲向宕昌。富成追之。一藍號張士龍向夏恭。何廣厚等禦之於新市鎮，擒斬千餘。獲馬騾器械無算。賊奔甯遠。犯鞏昌。我兵間道趨通渭。繼其後隊。賊東走秦州。而富成以兵七千追宕昌一路。久不奏報。有詔切責。適四月富成所追白號賊亦至秦州。分屯渭河南北。廣厚等多張幟渭南爲疑兵。而精兵二千，馳掄渭北之賊。賊驚潰，奔從逃散者二千餘。賊亂渭而渡。漲溺及陷淖者千餘。渭南賊亦望風東遁。由陽平關將入川。恆瑞邀之。復走成縣。適廣厚等追禮縣藍號賊至。冒雨突襲白號賊，擒斬七百。又與老回兵夾攻於徽縣。又追截之白水江。各斬賊數百。五月白號賊冒死奪渡白水江。由略陽奔川北。其富成所追藍號賊，往來階文山簪。復欲渡白水江。恆瑞與廣厚等夾攻。賊敗。渡嘉陵江走略陽。追及白號賊。合奔川北。其前隊爲額勒登保大軍所繼。詔以嘉陵白水二江爲川西門戶。令勒保撥兵嚴守。又以富成擁兵七千，專剿藍白二賊。徒尾追不迎擊。任蹂躪秦隴。縱馳速問。旋留軍効力。時陝賊張士龍在棧道西。張漢潮在棧道東。而張天倫由平利竹谿犯湖北。是爲陝西三張賊。張漢潮自正月爲明亮截擊。商維間。不獲東竄。由五鄖奔徽鳳。明亮與甘肅兵邀擊。二月賊復折回秦嶺。將由藍田商州分數路竄河南。三月明亮奏言。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賊。往反五省。所領兵三千，除落後留養外，僅存千餘。堵剿不能兼顧。而終南萬山叢複。東西千餘里。有山匪爲賊嚮導。專與官兵相避。必需有夾攻堵截之兵。而陝楚各兵又須分剿二張逆。未能分顧協剿。是以奔馳半載，未能殄滅。時永保代秦承恩撫陝西。勒保令領陝甘兵二千，與明亮協剿。又詔慶成以直隸兵千餘赴之。五月賊爲明亮兵所追。西奔秦州。遇恆瑞軍，折回東北。明亮邀賊商州。復驅而西。與總兵關麟，夾擊於五郎。六月賊由子午谷越秦嶺，以恆瑞慶成永保分扼北棧。復趨商州。越山陽將走二鄖。皆爲明亮邀擊。賊復西竄。詔寶慶成永保不夾擊。八月張漢潮分數路。自鎮安分竄山陽漢陰。以牽我兵。而大隊北趨藍田各峪。均

爲官兵所扼。永保自三月華陽失利後，氣已餒，不敢迎擊大隊。乃以分堵餘匪爲名，軍孝義廳截其北，而慶成由五郎西追，恆瑞亦破川北藍賊。馳赴石泉，與富成等迎剿鎮安分隊之賊。明亮敗張漢潮於五郎之廟溝。奏言：「臣受命參贊，節制陝西一路。前奏定與永保慶成三面偪圍。乃永保邀慶成爲一路，藉堵小匪，並將遺追大隊之富成馬兆瑞等，調往他所。臣自鄜至商，又至鎮安，往來奔馳，從未與永保慶成富成三路之兵相值。而東竄賊兩日行三百餘里，井無追師。時松筠代宜綿督陝甘，駐漢中。上命松筠察三人功罪。松筠奏言：「近日恆瑞慶成已馳赴明亮軍，永保前在鎮安移營，一旬不出鎮安境內。其後久屯孝義廳之大山岔，兩旬有餘，惟以防守北面爲言，無謀無勇。惟知利己，歸過於人。不但將兵非所長，而地方百姓亦不能休養。明亮老將，惟精力已倦，追賊不能神速。慶成尙能擊賊，債事之罪。永保爲上，明亮慶成次之。上親逮永保，其張天倫賊七千。四月由平利窺竹谿，欲還湖北。而高均德馬得貴亦由太平紫陽趨平利犯楚。總督倭什布撒兵勇守各隘。參將董甯川力戰死之。賊折回陝，詔永保東赴鎮安，與倭什布夾擊。時川東賊皆楚人，爲川兵剿急，復思還楚。張天倫先突入竹谿，李樹高均德樊人傑翼建等繼之。十數路更番迭犯，欲牽綴官兵。而大隊乘間突竄。倭什布力禦房竹之界，並嚴防漢江。詔調山西兵三千赴湖北。六月福甯奏言：「賊以脅從而日增，兵以分防而見少。據川東北各府廳州縣稟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尙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於剿除之數。地方之傷殘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不敢墜於上聞。乞特申乾斷，早決大計。七月詔曰：「勒保經略半載，莫展一籌。惟彙報各路情形，按旬入告。近據倭什布奏，川賊接踵入楚，不下二萬，有北趨荆襄之勢，並無追剿之師。又藍白二賊，由秦隴折回川北，亦未聞遣堵截之師。是勒保竟揮一無賊之虞。駐營株守，其罪一。且屢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請撥餉五百萬，若追不及待，自相矛盾，意圖浮冒，其罪二。各路奏報多王三槐餘黨，勒保止將首逆誘擒，而置餘匪於不問，其罪三。軍營保奏，大半親隨之人，而兵勇錢糧，并不按期給發，以致枵腹跣行，凍餒山谷，幾同乞丐。士馬何由飽騰，其罪四。勒保上負兩朝委任之恩，下貽蒸民倒懸之苦，其卽令尙書魁倫、副都御史廣興赴川逮

閻治罪。其經路事務。以明亮代之。魁倫署理四川總督。廣興留理遼州軍餉。上以楚事方急。詔明亮額勒登保各移軍赴楚。會什倭布破賊南漳。德楞泰復分兵令朱射斗七十五剿川賊。而自以步騎六千進軍房縣。乃詔川陝大軍毋赴楚。初福甯奏言。川陝轉運軍需。煩雜萬狀。諸將中惟額勒登保一人。能知大體。遇餉運偶缺。即自行籌辦。從無藉口。餘皆不問執運之難。易。惟歸咎於糧餉之不充。明亮德楞泰皆所不免。勒保亦奏言。欲增兵必先籌將。目前諸將。惟額勒登保最得兵心。非惟久從征戰者不見其疲。即疲兵歸其營。亦成勁旅。以此士皆用命。賊皆畏憚。雖以明亮之久歷戎行。尙所不及。詔以額勒登保奮勇忠盡。戒飭諸將。及是更易經略。上念無逾額勒登保者。特以其不識漢文。於軍書旁午不宜。而明亮在金川苗疆。久歷行陣。用代勒保。意蓋未嫌也。旋以明亮剿張漢潮遲延。又與永保互訐。奏均免職。卒以額勒登保代之。此嘉慶四年秋以前。勒保由總統任經略時。上初親政更新號令之事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四年八月。詔曰。自用兵以來。各路將帥。惟額勒登保英勇超倫。身先士卒。屢殲林之華單加輝。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等。厥功甚偉。民間聞其軍過。知其能愛百姓。無不安堵歡迎。即如胡齊崙一案。督撫將帥。無不受其魏遺。獨額勒登保一人無之。忠勇公清。實東三省人傑。不惟諸軍悅服。即在京滿漢臣工。無不重其爲人。其授爲經略大臣。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魁倫即將經略印信。及前齎賞明亮荷包。交額勒登保祇領。又命軍機大臣工部尙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防。率盛京吉林兵三千赴陝西軍。與明亮辦賊。又以知州劉靖。前至王三槐各營。招撫數次。賊因其良吏。皆不加害。特賞加兵備道銜。隨同魁倫辦遼州軍餉。先是景安劾湖北襄陽道胡齊崙。冒功侵餉。逮交刑部審訊。自服於嘉慶二年。同總兵馬瑜誣殺夾河州難民二百餘。詭稱教匪。冒功伏法。而優卹布籍沒胡齊崙。得其支放軍需簿。魏送提用。動以萬計。畢沅永保數尤多。詔各籍其家。革畢沅子孫官職。并命魁倫廣興嚴核四川軍需虛實。又以軍需自軍需倉庫自倉庫。而勒保奏請采買倉穀二百萬石。以部餉軍需。與川省

錢糧。混同影射。國家剿寇安民之資。豈爲外省補虧空支俸餉之地。其核實以聞。松筠奏言。教匪當初起於湖北。其時督臣畢沅。皆沿苗疆時供億揮霍。自後官軍入陝入川。相沿成例。自皇上親政以來。整飭戎行。諸臣始懷法。樽節。縱有貪利之人。已乏罔利之術。惟是軍需留銷。總在款目轉轉。請令各路糧臺。按旬開報。按月彙奏。不惟案牘易清。而訪查亦易得實。詔行之。又詔從前軍中賞給錢糧。皆特旨頒賜。并無將臣自提賞需之例。自福康安將兵。所過之地。濫支浮冒。朕憫官兵久征勞苦。其殫給額勒登保銀萬兩。那彥成德楞額各五千兩。以充軍賞。別於四川藩庫支發。不入軍需報銷。以便稽核。詔軍興以來。各省督撫多借軍功保奏私人。幕友親戚。濫邀功賞。如畢沅汪新所保胡齊嵩以實冒伏法。此外宜輝。景安。永保。秦承恩。勒保等所保。豈可盡信。其令吏部查嘉慶三年以前各省軍功人員。注冊進呈。候朕稽核。以慎名器。詔以賊起四載。楚蜀秦豫。匪有寧宇。皆由諸臣防剿不力。或偏往鄰境以塞責。或偶獲賊首以邀功。甚至擁兵避賊。養寇殃民。積弊不熄。遂至燎原。特罪狀。永保。縱賊湖北。景安。縱賊河南。宜綿。秦承恩。縱賊陝西。英善。勒保。縱賊四川。惠齡。縱賊渡漢江。除景安。永保。違交刑部擬重辟外。秦承恩。宜綿。均遣戍伊犁。英善。以四品頂戴駐防西藏。惠齡。會著微勞。降級調用。自後責成各督撫將帥。各職賊本境。倘有逸出鄰境者。即治以縱賊之罪。其鄰省邊備不嚴者。即治以疎防之罪。上又以教匪猖半脅從。何以終不就撫。聞福甯在湖北殺旗鼓寨降人二千餘邀功。諒各路若此者多。豎賊黨從逆之心。失朝廷招撫之信。命違福甯交刑部。按殺降律。定擬具奏。是年九月。明亮。恆瑞。破張漢潮於留壩。賊殺馬騾塞山路。由老林窺徽縣。欲越洮河。走階岷赴川。明亮。恆瑞。慶成。廣厚等四路會剿。攻之。雪水河。又圍之。天賜山。先後擒斬千餘。探知山後懸厓。奏言賊趨絕地。必可殲滅。賊復縫險。寄遁老林。明亮。由寶雞大道北趨五郎壩。之。詔革明亮參贊大臣。降爲副都統。時勒保。逮入京師待罪。而其弟永保復與明亮互相訐奏。上命以那彥成。松筠會審。適明亮與富成等。夾攻賊於五郎。斬張漢潮。生擒賊目李潮。詔成慶成與肇於新疆。而永保。明亮皆逮入京。命那彥成以欽差大臣。率盛京吉林兵三千赴陝。代明亮剿賊。額勒登保奏言。臣數載以來。止領一路偏師。今蒙簡任。經略。當通籌全局。教匪本內地。

編氓原當招撫以散其衆。然必能剿而後可撫。且必能堵而後可剿。從前湖北教匪多。脅從少。四川教匪少。脅從多。今楚賊盡徇入川。其與川東巫山大甯接壤者。有界嶽之險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至川陝交界。自廣元至太平千餘里。隨處可通。陝攻急則折入川。川攻急則竄入陝。是漢江南北。則剿堵並重。川東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餘皆崇山峻嶺。居民大半依山傍水。向無村落。懲賊焚掠。近俱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亦數百家。圍練守禦。而川北形勢。更便於川東。若能驅各路之賊。徇歸川北。必可聚而殲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雖賊匪未必肯僞歸一處。但使所至俱有堡寨。星羅棋布。而官兵敢行隨其後。遇賊即迎截夾擊。所謂以堵爲剿。寧不事半功倍。此則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陝楚。曉諭修築。并定賞格。以期兵民同心。覺賊至從征官兵。每日遊行百十里。旬月尙可耐勞。若閱四五年之久。無冬無夏。即驪馬尙且踣斃。何況於人。而續調新募之兵。不習勞苦。更不如舊兵之得力。臣之一軍。所以尙能得力者。實以兵士所到之處。亦臣所到之處。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闔營將弁以及士卒。無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盡然。近日不得已。將臣所領之兵。與各提鎮互相更調。以期人人精銳。有詔嘉獎。其湖北之賊。德楞泰破樊人傑於竹山。擒龔其位。卜三聘於大甯。乃進兵保康南漳。賊聞大軍至。復分爲二。一李樹徐天德掠歸州。走還巴東。一辛聰張天倫竄宜昌。之東湖。德楞泰分兵斬李樹於巴東。破宋厥子於房縣。賊由房縣老林西遁。十月。德楞泰追楚賊入陝。時高均德冉天元。發天倫。龍紹周。唐大信。高天升。馬學禮等。皆屯聚白河洶河。欲由紫陽西鄉。上游渡漢。德楞泰分千餘兵防後路。而自冒霖雨。敗賊於放馬場。追斬千餘。生擒高均德。斬藍號張士虎。詔封德楞泰二等男。授參贊大臣。乘勝追至西鄉。羣賊盡驅赴通江。德楞泰移兵入川。與額勒登保夾剿。額勒登保自九月奏僞賊歸川北之議。即分兵扼廣元棧道。截藍白楊張二賊折回。南江。與王登廷。阮正隆。苟文明。鮮大川合。而許文讓所剿廣張二賊。及七十五所敗之樊人傑。徐天德。亦由太平。寬通巴界內。十月。額勒登保遣穆克登布等。與七十五夾擊。擒斬數百。賊復竄東鄉太平。乃使七十五朱射斗。迎擊自楚折回之賊於雲陽。而自與穆克登布等。剿王登廷。徐天德於開縣。乾清門侍衛安祿中鎗死。安祿故起勇。

公海蘭察之子也。時川賊徐天德王登廷最悍。出沒東鄉太平間。復與自陝折回之冉天元合。恃其黨衆。時時分突。以牽官兵。阻運道。十一月額勒登保兵分二路。攻賊於巴州黃成寨。賊方與寨勇相持山上。官兵四面仰攻。總兵春甯中傷。力戰不退。額勒登保躍馬督戰。賊披靡奔走白水碛。遇阿哈保等伏兵邀擊。擒斬千餘。由巴山老林追至南江。適德楞泰擒符日明於廣元。迎剿而至。乃遣兵扼廣元棧道。防賊北竄。而朱射斗亦敗張子聰於開縣。柯藩敗龍紹周於漢江。偪回川境。十二月進剿冉天元於倉溪。額勒登保以冉天元善戰。令楊遇春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全力擊之。俟其敗卻。再分隊繞擊。穆克登布特勇先進。繞出其前。楊遇春追其後。鏖戰山半。楊遇春右軍據舊寨垣牆截拒。賊不能過。乃冒死突衝穆克登布後帳。自顛壓下。左軍腹背受敵。短兵格戰。陷死副將以下二十四人。兵勇二百餘人。賊全力攻經路中營。血戰竟夜。黎明賊始退。旋擒王登廷於南江。先後具奏請罪。詔以勝負兵家之常。前此諸將失利之事。何路無之。特諱匿不奏。今額勒登保先日拜疏。次日即生擒王登廷。他人必謂前次臨陣生擒。而以陣亡各員分次入奏。揜敗爲功。額勒登保兩奏。直陳無隱。而於緝獲賊首之鄉勇。亦不攬爲己功。洵不愧經略大臣。即其代具奏稿之郎中胡思顯。亦能體主帥之公忠。從實入告。其賞加三品卿銜。是月官兵追冉天元於開縣。而德楞泰追鮮苟等賊亦至。額勒登保病留太平。遣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夾剿。將一舉殄滅。而川北賊楊開甲辛聰王廷詔高天升馬學禮等。以川北寨勇守禦嚴。難虜掠。復乘間由老林北竄。城固南鄭。王文雄力疾禦之寧沔間。賊分二路牽制官兵。其前路賊。由略陽奪渡嘉陵江。西犯秦隴。而西鄉漢陰石泉紫陽江岸之賊。亦紛紛由川偪陝。額勒登保乃奏。令魁倫督朱射斗百祥兩路兵勇八千。與德楞泰合辦川北之賊。而自率兵勇五千。力疾馳保寧赴陝。時德楞泰聞川賊西犯秦隴勢急。已率兵留寧西上至漢中。始率額勒登保入川之檄。則距川東已遠。遂不復回軍入川。亦西赴隴。又那彥成接剿張漢潮餘黨冉學勝等於老林。數月無效。詔責那彥成擁萬餘勁兵。不通籌全局。惟與老林餘匪持久。且盛京吉林勁旅。舍騎而步。尤爲非計。致川陝交界各賊。窺陝備空虛。乘間北竄。令以南山餘匪歸巡撫台布搜捕。而與恆瑞移師赴北棧。時略陽賊已驟渡白

水江分寇秦州鞏昌。提督吉蘭泰革職遣戍。命慶成以藍翎侍衛赴鞏昌軍。其平利賊樊人傑張天倫等五千餘。亦分犯二竹。詔以明亮宿將。功多過少。且藉其家貲無幾。命以領隊大臣馳赴湖北。額勒登保德楞泰既相繼西上。川東北兵備虛。五年正月朔。魁倫代統川兵。時冉天元等致殘賊數百。賊逃匿大竹。且未渡渠河。距嘉陵江甚遠。魁倫受事。八日方發。十五日尙在達州界。而賊已虜舟數千。卽於是日由定遠奪渡嘉陵江。虜舟萬餘。成都重慶同時震動。魁倫不直趨渠縣。而繞梁山赴鄰水。二十日始至。由順慶渡江。乃撤七十五回守重慶。七十五病不能軍。總兵李紹祖將其兵赴川西。上以數載來賊氛所及。皆在川東北。其軍餉皆賴川西川南協濟。而魁倫按兵縱寇。致川西完善腹地。復遭蹂躪。罪更浮於勒保。先革職留任。詔德楞泰迅速由昭化廣元回軍赴援。並敕勒保以藍領侍衛赴川。又調貴州兵五千。命總兵施璿赴川西。時蓬溪界成都重慶之間。賊渡江卽掠蓬溪。魁倫遣朱射斗阿哈保百祥以兵三千進擊。約自率後隊四千繼進。及朱射斗兵二千逐賊文井場。被圍數重。衆寡不敵。魁倫擁兵不援。反回屯城內。朱射斗力戰死。百祥以千兵斷後亦幾殆。射斗驍勇敢戰。屢立功。賊所憚者。經略參贊外。惟楊遇春及射斗兩鎮之兵。至是以無援敗死。官軍奮氣。二月賊由蓬溪分掠南部鹽亭。射洪鹽泉。咽喉匪皆入之。南部知縣王贊武有政聲。單騎赴蒼溪賊營。賊包正洪等。羅拜拔營去。至是復卑詞假道。贊武率鄉勇二千奮擊死之。射洪知縣張明彝自經死。冉天元生日。羣賊大會南充。置酒作樂。皆酣醉。無官兵拚擊。而魁倫自朱射斗敗後。復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益以李紹祖兵四千餘。止令守沿河。賊對岸焚縣州。不出一兵援救。難民數萬由金山驛渡潼河。魁倫禁其舟不許渡。知州劉印全盡以西洋舟濟之乃免。時賊已西犯梓潼江油。將趨龍安與階。岷諸賊合。德楞泰兼程赴援。邀擊江油之西。遇冉天元徐萬富陳德奉汪藏四賊於馬蹄岡。步騎數萬。分路來犯。我兵亦五路衝擊。賊且戰且走。至新店子。忽伏賊起環攻我左右前三營。圍溫春賽冲阿數重。銃矢幾盡。德楞泰以中軍馳救。內外衝擊。鏖戰至暮。殺賊過當。圍乃解。生擒陳德奉。斬冉天恆。諸賊復走魏城驛。與白號賊張子聰。庚向瑤雷士王合。追及白家壩。賊步騎數千誘戰。謀報左右。皆備有伏賊。欲截我後隊。德楞泰戒諸軍勿下山。

追擊夜敗其叔營之賊。時官兵僅五千。賊數倍。適阿哈保李紹祖。及守備羅恩舉。以兵勇四千至軍。三月。詔授德楞泰成都將軍。專辦川西之賊。授勒保四川提督。專辦川北之賊。實魁倫嚴守潼河。德楞泰進搗江油。賊於重華堰。賊宵遁。分屯林箐口。德楞泰遣兵扼龍安白水之路。轉戰而入。連奪險要。賊大隊俱屯馬蹄岡。而伏萬人於火石埡。後我兵四路進兵。德楞泰督大隊直趨馬蹄岡。已過賊伏數重。始覺。俄伏起。八路來攻。人持東竹濕絮以禦矢銃。壘門三晝夜。賊更番迭進不退。我兵饑疲。數路皆敗。德楞泰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誓必死。再天元督衆登山直取參贊。德楞泰乘高險大呼衝擊。一矢殪再天元之馬。蹶而擒之。賊遂瓦解。我山後鄉勇亦至。乘勝逐北二十里。飲羽怒追。擒斬無算。再天元雄黠冠川賊。專用伏以陷官軍。會敗經略兵於蒼溪。號令羣賊。橫行川東川北。川西。蹂躪數十州縣。至是與官軍五日四戰。層層設伏。前賊卻步。後隊刃之。誓致死決勝負。賴德楞泰血戰破之。生獲渠魁。爲賊起以來戰功最。詔晉封三等子。賊衆尙萬餘。走屯劍州。設伏石門寨。前隊賊數千不戰而走。德楞泰曰。此誘我也。先攻其寨。寨據懸崖。惟南北二門。其寨西小徑尤險仄。德楞泰使官兵全力攻其兩門。而潛遣死士。繞寨西小徑潰其柵。遂乘勢奪二門。斬墜千餘。生擒千八百。時賊不敢窺嘉陵江以西。將乘間闖潼河。上恐其南擾成都。屢勅魁倫嚴守。魁倫反撤兵留船。致賊前隊得窺渡。焚太和鎮。復大燬。成都戒嚴。上以魁倫兩次縱賊渡江。使川西無完地。竊逮治罪。命勒保以三品頂戴。署四川總督。率總兵施璿所領貴州兵。由中江迎擊。并先誅冉天元於成都。以防內變。會德楞泰追及渡潼之賊於渡口。殲其後隊千。次日。及賊蓬溪。遣兵擊其分攻民寨之賊。而大軍突擊賊於新店子。潰奔大銅山。旗幟如林。大呼奮免死。棄械散者二千餘。擒斬各千。殲賊首雷士王孫嗣鳳。獲器械牲畜無算。其分攻民寨之賊。皆望風遁。賊知大兵雲集川西。且成都有備。乃留白號張子聰。廣向瑤掠川西。以縹官兵。而黃號徐萬富等。復渡潼河。將趨嘉陵上游。以會階岷之賊。勒保截其後隊於太和鎮。乃議以川西賊付德楞泰。而自率施璿追潼河以東之賊。四月。德楞泰破張子聰等。乘勝長驅。沿途難民。隨虜隨散。破其騎賊於樂至。復邀擊於中江塘堰。墜隕間。不能奔突。斬溺死者二千。生擒八百。追及潼河西岸。擊其未渡後

隊二千，擒斬漂溺殆盡。潼河以西無賊，而勒保所追潼東之賊，屢謀渡嘉陵江，不遂。西走保寧，合白號賊，衆尙萬。泗奪東岸三十餘舟，甫半濟，而兩軍追及，驚潰赴水，死者二千，蔽沉其十餘舟，生擒八百，散其脅從千有四百。獲牛馬器械無算。由是嘉陵江西亦無賊。其渡江賊五千，復爲達州鄉勇擒，其青號賊首汪瀛，勢益衰，將與川東北、荷鮮諸賊合，而那彥成所剿敗之高天升馬學禮，自大軍東還後，復裹脅二三千，自階文折入龍安，分掠松潘番地。川西復震，乃議德榜奏由劍州趨廣元，以遏黃白號賊竄陝之路。而勒保并將魁倫兵分禦龍安之賊。時川北賊以堡寨險，鄉勇動無可虜掠，而陝境及嘉陵江岸復爲官兵所扼，乃募竄川東。荷文明犯巫山奉節，鮮大川奔開縣，龍紹周唐大信擾太平。又涪州有鶴游坪之賊，羣賊皆向雲萬分竄江岸，將窺伺大江南渡。德榜奏進軍開縣，閏四月遣李紹祖追賊於岳池大竹，遣許文謨追賊於梁山忠州，而自敗藍號賊於長壽。又連破白號賊於忠州。梁山賊不敢突江岸，復竄開達而西。五月德榜奏遣白號張度二賊於達州，屢斬獲僅餘數百，盡棄衣糧器械。奔東鄉太平。時川東賊惟劉朝邊湯思蛟各千餘，李紹祖剿之，其樊鮮荷龍唐冉張阮等賊，并走川北。官軍追及通江巴州，而龍紹周唐大信冒官兵紅旗走西鄉，其勒保所剿龍安之賊，遣薛大烈扼水泉關，杜其折竄階文之路。遣百祥敗賊於松潘，而高馬二賊合攻勒保營，相持竟夜。適施璠由石泉迎剿而至，與大軍夾攻，大軍奪山衝壓，賊奔潰。突施璠兵奪路而走，施璠所將貴州新兵未練，陣動，施璠中矛死。初上以施璠江口之捷，賞貴州兵一月錢糧。至是勒保請停其賞。閏四月賊奔老林，勒保分扼江油石泉安縣之路，賊數日無從掠食，而廣厚復以甘肅兵嚴守白水江，不得北渡。五月賊復折入番地，路險騎踣斃七十五病愈，與阿哈保敗賊於舊關。於新寨，進圍諸番地之鐵爐寨，賊乘兩夜竄，勒保乃回川北。而遣阿哈保七十五，冒參贊德榜奏旗幟追擊，賊盡棄牲畜鎗矛，亡命山谷。由卓泥土司番地北走岷州，聞官軍追急，復走秦州。初上命親王大臣同刑部會議魁倫罪，請斬諸軍前。上恐啓莠民玩視之漸，詔逮至京。是月賜自盡。又召侍郎廣興託津回京師。其達州軍需，以原任建昌道劉清總之。初賊渡嘉陵江後，魁倫使劉清防潼河，及賊近鹽亭，魁倫盡撤百祥等沿河兵勇回營。劉清以太和鎮灘淺。

請留貴州兵協守，魁倫不許，賊果由此西渡，反以疎防劫清。上以清素得民，免職留軍効力。明年以擒賊功復其職。云其湖北之徐天德、樊人傑、張天倫等賊，倭什布孫清元先後截擊於均穀，於房保於南漳，遏其東竄。三月總督倭什布降爲湖北巡撫，以姜晟代之。以長麟代松筠督陝甘。四月，明亮使孫清元擊樊賊吳山，使總兵王凱剿荷賊歸巴，而自扼均房適中地，迎剿徐天德於穀城，擒斬八百。賊遁入山，將走南漳。明亮沿漢江截其東北，敗伏賊千餘。王凱孫清元兩路亦驅樊荷二賊入川陝。移兵會攻徐逆於南漳。閏四月，賊東向荊州。時湖北軍皆步少騎，而賊騎甚多，每分路截官兵。額勒登保分吉林勁騎二百自陝赴軍。明亮孫清元及二竹鄉勇分路邀賊於宜城於荊門，敗伏賊二千於天柱山。又清河夏礮，賊不能渡，且戰且走。復西竄南漳。初，那彥成之移師而西也，其南山餘匪亦分三隊，前二隊由棧道合川賊渡澗，西寇秦隴，勢猖獗。那彥成北出寶雞，防其犯西安之路。破賊隴山鎮，擒斬三千，散出難民千，獲牛馬三千餘。詔改授那彥成參贊大臣。賊不能北趨，乃南犯伏羌，復追敗之城外。適德楞泰亦追王廷詔楊開甲自成縣至。額勒登保亦力疾馳至軍，乃令德楞泰馳回川西，恆瑞以兵三千回陝，而自與那彥成分兵三路，一蹙其入川，二遏其北竄。楊遇春穆克登布破張天倫等於岷州。慶成等破張世龍於洮河。二賊復合隊夜襲經略參贊大營，爲官軍所敗。乃分兵追兩敗匪。而大軍移剿高馬二賊，扼其趨階州松潘之路。賊轉岷州，官軍聞道邀擊，慶成以勁騎衝入賊隊，表裏夾擊。又分破其伏賊，擒斬千有七百。三月，各賊皆踰渭走東北。官軍要王廷詔楊開甲等於隴州，要高馬二賊於鞏昌，皆偃回渭南，而張世龍等又糾別賊由禮縣東走秦州，將趨北棧。乃饒那彥成以兵五千，留追高馬二賊於岷州，而額勒登保并楊遇春、森保兩軍皆回陝。那彥成追及高馬二賊於文縣，賊攻狼卡寨，寨民萬餘發，拒賊據河高岸。我兵以礮遙御之，軍乃得濟。三路仰攻，慶成率勁騎衝賊爲數隊，潰奔石畝。官軍扼交口前後圍攻，賊自相蹂躪，擒斬二千。孽崖擠墜者屍遍地，散其脅從千餘。餘千賊南竄，將入川境。即陰平入蜀路也。那彥成以道險不利騎兵，恐復蹈前此老林搜剿之轍，乃檄總兵百祥迎擊於龍安，而自率兵回陝。上責那彥成剿賊不盡，將復薏廷。棄前功，而詔廣厚嚴備邊界。時各賊先後

奔陝。額勒登保以川賊入隴。隴賊折秦。皆必由棧道出入。欲嚴扼各棧要害。以堵爲剿。乃令王文雄等分扼南棧之鐵索關。新集各隘。總兵索費英阿等分扼北棧之留壩江口。方柴關各隘。初那彥成西行時。以南山餘匪付巡撫台布。時張漢潮餘匪大半西竄。留陝者僅數百。而川賊五家營復至。皆各賊餘黨共七八千人。時五郎以東。民皆結寨。野無可掠。銳意向東北。台布使總兵劉之仁領精兵千。並募練勇獵戶千餘。分伏間道。扼其通鄜西商州兩路。賊折奔鎮安。詔台布回漢中理餉。會恆瑞所追楊辛二賊數千。東奔山陽。而張世龍張天倫二隊各萬餘。爲經略大兵。驅偏出棧。亦竄鎮安。羣盜皆注漢北山內。額勒登保聲言出寶雞大道。防賊北竄峪外。而大軍追入老林。逾四日始出華陽。賊由茅坪奔五郎山。深無所掠。日食騾馬。東向商雒。額勒登保趨商州。令楊遇春以精兵三千扼龍駒寨。遏其赴豫。與恆瑞夾擊。先後擒斬二千餘。散其脅從千餘。賊始不敢東竄。額勒登保乃遣楊遇春剿學勝於孝義廳。而自移軍鎮安。與那彥成會。時商雒各賊窺豫不遂。復折奔楚。楊辛等犯鄜西。樊人傑犯平利。乃議經略參贊合兵自北而南。是月額勒登保那彥成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各當一面。與經略參贊五路辦賊。詔不許。而那彥成以所剿敗高馬餘賊復熾。犯川西。破施璿兵。坐前縱賊罪。詔罷其軍機大臣。及一切差遣。惟留尙書都統。復以諸將東馳西擊。未得要領。而軍情難遙度。命那彥成馳驛回京。面詢方略。聞四月楊辛張天倫等圍恆瑞軍於西。慶成馳至。夾攻走之。賊直趨渭南。額勒登保遣楊遇春楊芳倍道扼其東竄。并遣兵守商雒。羣賊議復西竄。惟留張漢潮餘黨三千在後。以綴官兵。楊遇春繞扼兩河口去路。而大軍三路偏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千有五百。合寬溪口。伏兵四面躉之。溝水盡赤。生擒千餘。張逆餘黨殲焉。其楊辛二張伍戴等賊皆西行。五月額勒登保扼鎮安。而楊遇春穆克登布追賊破伍金柱於首板崖。賊折奔山後。欲復由黑水河東竄山陽。適大軍三路要其前。楊遇春等兩路躡其後。二十里內之賊。偪歸銅錢溝。山後絕壁無路。賊死突欲出溝口。官兵數路圍攻。先後擒斬五千餘。我軍無一傷者。進攻楊辛張等萬餘賊於茅坪。人自爲戰。斬賊七百。賊走忽自驚折回。擾亂蹂躪。棄器械旗幟無算。斬楊開甲。釋其脅從千餘。賊大隊西竄華陽。而後隊東竄四畝地。乃留楊遇春

鞏東賊而大軍西追。時冉學勝張世龍等賊已突棧道徧秦州。而高馬二賊亦由岷至秦州。陝甘軍皆赴秦州會剿。額勒登保嚴軍棧道。是月那彥成至京。召對。屢失旨。詔曰。朕召見軍營之人。原以其身歷戎行。聞見自確。異於遙度。乃那彥成回京。召對以來。無一忠謀善畫。游詞受聽。純任私心。甚至以籌兵籌餉。議剿議堵。皆爲無益。如螻蟪非人力所能捕盡。惟委於奴數之未完。其言令人寒心。而語及額勒登保。德楞泰。屢次奏捷。則皆爲將信將疑之詞。意存忌妬。以揜己老師南山。縱賊隴西之失。其心實不可問。那彥成外不能決勝千里。內不能運籌帷幄。念其爲故大學士阿桂之孫。姑革去工部尙書。鑲白旗漢軍都統。降爲翰林院侍讀學士。以示薄懲。自後川陝楚三處賊情。惟以經略參贊及明亮三人奏報爲憑。自軍機大臣外。毋得干預軍務。是年上以川北賊。因堡寨團練。僅竄隴秦。爲守禦成效。始詔陝西湖北仿行。並經畫南山鄖陽控制事宜。今彙書於後。備籌邊者采擇。詔曰。治流賊如治水。水之奔瀆。必堤以坊之。故辦賊無出剿堵二端。不堵其去路。則剿無所施。不杜其虜脅。則多剿無益。以川陝楚情形而論。川民自結寨守禦以來。賊難掠食。日剿日減。即潰竄數隊。每隊亦止千百。未嘗有新增之賊。何以一入陝界。每隊輒七八千。良由川東川北。寨堅民奮。遇賊逼近。則各寨民百十成羣。乘夜劫營。使賊不得休息。故小賊止出沒邊界。不復深入。漢中與安。居民散處。雖亦修堡。止知自顧。而任賊寨前奔逸。或賊攻他寨。即不相援。應是以川東川北各賊。每思竄往他境。自後以剿捕實成。領兵將帥。而團練守禦。則責成督撫。務期众志成城。人自爲戰。限期半載。修築告竣。其先籌畫以聞。又詔曰。內地亂民。非同徼外夷虜。原督撫應辦之事。豈可全委諸經略參贊。近日州縣知賊不攻城。往往閉關任其焚掠。飽颺。但免失陷城池之律。試思鄉村偶被劫盜。地方吏尙有虞分。况城外鄉鎮。多有烟火萬家。較城內更爲殷富。如楚之樊城沙市。陝之龍駒寨。蜀之太和鎮。皆以無城被燹。生靈荼毒無算。與失守城池何異。其令陝甘湖廣督撫嚴飭所屬。山地則扼險結寨。平地則掘濠築堡。其團練防守有效者保奏。違者罪之。又詔曰。近年費帑不下十千萬。調兵不下十餘萬。而賊奔突滋蔓如故。有此省之兵調往他省。而本省又別調鄰省之兵。彼此人地不習。且多傷病留養。徒糜餉費。至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

他鄉游民。無田廬室家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目前則多報開鎗。事後則易聚難散。何如省此養疲兵募散勇之資。以團練本地之鄉勇。實爲事半功倍。果盡如劉清。尹英圖。孔繼樺。林嵐。維昂等之寇。不能犯。又如鄒西鄉勇之截禦齊燒劇賊。使官兵得以成功。何至民爲賊掠。兵爲賊疲。總之他省未練之新兵。不如本地之鄉勇。而本省隔屬招募之鄉勇。又不如本鄉守堡之團勇。自後各縣練勇。各守堡寨。不許調往軍營。致村莊反遭荼毒。其鄉勇固守卡寨。以堵爲剿。及州縣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賞。督撫能力行堅壁清野者。與經略參贊同一酬庸。各以本省錢糧。供本省軍需。不得復請兵餉。又詔曰。剿辦教匪。非若邊徼外域。必犁庭獻俘。方可籌善後。自應隨剿隨撫。而所撫之人。不出三等。一降賊。二難民。三鄉勇。其撫綏之法。亦有三。或清查叛產。或量給流亡絕產。或於南山老林墾荒。暫免升科。三事條緒繁重。均賴良有司宣力。其令各舉所屬廉明公正之吏。專司其事。至終南山綿互八百餘里。向歸岐山鳳翔武功。整屋郿鄠咸寧長安藍田等縣分轄。糧長莫及。又子午峪向禁行旅。自畢沅因遞送金川文報。改道便捷。較舊驛近七八程。亦爲賊蹤出入要路。朕思難民就撫後。無家可歸。莫若聽開山內老林。墾地刊木。井相度形勢。分建廳縣營汛彈壓。其五郎廳。居南山之腹。可設總兵鎮守。又湖北鄒陽之二竹。扼川陝楚要害。前明曾設鄒陽巡撫。其增設鎮道大員控制。至鄉勇。惟本地自衛者。聚則增兵。散則歸農。其外募者。聚則爲兵。散易爲匪。今鄒陽五郎廳。增營兵。其即以鄉勇入伍充兵。無庸招募。所有應設營汛事宜。督撫議奏。此嘉慶四年秋。至五年夏。那彥成爲欽差大臣。與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額。收復陝西川西。及經理南山鄒陽始末也。

卷十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五年六月。教首劉之協被擒於河南。時陝縣翟家寨。有千賊新起。吳熊光駐防盧氏。布政使馬慧裕。乘其烏合。撲滅之。知劉之協脫逃。旋獲諸葉縣。奏聞。上以劉之協首創邪教。毒流五省。遣誅數載。特命侍郎高杞。侍衛吳常。馳驛檻送至京。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是年冬。安徽民張全習邪教。令其子張效元與

同教三人。潛出嘉峪關。赴喀什噶爾戍所。訪其教首王發生。效元回至四川賊營。畏罪出首。詔還回原籍。父子免死。以安反側。額勒登保於六月復追陝賊。由棧道入隴。於是南山無賊。乃遣楊遇春並渭西上。擊汧隴之賊。又遣穆克登布由徽縣兩營擊秦川之賊。而分兵扼棧道。防其折竄。時長麟所追伍金柱張世龍。冉學勝等。與楊遇春所追高馬等。皆至秦州。因渭河有備。不能北渡。合隊順渭而東。衆二萬。夜襲長麟軍於徽縣。將軍富成敗死。額勒登保檄官兵嚴防棧道。及渭河北岸。復令穆克登布。赴楊遇春軍。而自率慶成等馳扼唐藏。與恆瑞夾擊。七月賊竄棧不遂。復折奔西河成縣。楊遇春移軍西剿。而高馬戴諸賊。已合隊東南。犯略陽沔縣西鄉。總兵札勒杭阿。提督王文雄先後戰死。恆瑞以兵四千赴西鄉。其張冉伍等賊。自階州折回。遇楊遇春。穆克登布。阿哈保等。三路會擊。擒斬三千餘。賊潰赴太平河。與辛聰顏勝可等。合奔沔略。而總督長麟亦自岷州追至。與額勒登保合。八月慶成斬宋麻子。楊遇春斬伍金柱。乃以階文餘匪。令長麟督阿哈保穆克登布剿之。而迎擊冉張等于沔縣。時秦鞏西北之賊。盡折回陝。而高馬等賊。屢冒官兵渡漢。均爲北岸鄉勇所扼。額勒登保檄關騰劉之仁嚴防漢北。九月楊遇春慶成搜餘匪于漢南小巴山。各賊與高戴合隊四千。突出衝陣。官兵奮擊山溝。擒斬千計。適恆瑞邀擊馬學禮徐天德二賊。亦至安慶。額勒登保自漢中進軍西鄉策應。楊遇春遣兵斷二賊之援。先攻馬賊。擒斬千。徐天德走全河口。恆瑞兵邀之。其棧道以西長麟督剿之賊。一伍金柱餘匪二千。一伍懷志賊千餘。阿哈保穆克登布。分剿于階州。于唐藏。折奔兩河口。直趨沔略。一會芝秀由鳳縣老林。北竄棧道不遂。亦折走石泉。涉渡漢江。由是棧道以西。漢江以北。皆無賊。賊皆偪歸漢南。而紫陽安康所竄川楚之賊較衆。額勒登保進軍剿之。移棧道防兵於漢江沿岸。而檄慶成長麟嚴防南鄭寧羌。杜其折竄。十月額勒登保奏言。目下各路賊勢。如會芝秀。徐天德。樊人傑。已先後偪入川境。惟冉張龍三賊。在川陝邊界。王廷詔高馬二賊。在陝楚邊界。而有楚兵攔其前。楊遇春慶成。傳追其後。勢亦必歸入川。德楞泰勒保。已進巴州南江。又有七十五分擊。大兵雲集。自可無慮。滋蔓。臣即應整旅入川。而陝楚之賊未竣。先遣阿哈保。將兵勇二千。協剿川賊。此外陝甘兵三萬。皆歸慶成節制。分將分段。以防川

賊竄陝之路。於是額勒登保進軍紫陽安康。欲驅張龍冉苟四賊。與高馬合隊。而檄諸軍四面會剿。羣賊望風東奔楚。額勒登保以兵勇二千。趨赴二竹。適楊遇春等。追徐天德。王廷詔。高馬諸賊。自茅坪至。與大軍夾擊破之。賊走西南。時漢江以北。因任懷志數百賊。竄南山老林。穆克登布等兵七千。爲其牽綴。慶成調各路分防兵未集。而川賊爲德楞泰剽急。已由略陽分竄入陝。慶成遣副將海洪阿。以兵勇三千。與阿哈保分禦西鄉。賊半竄回川。半趨白沔。峽江岸。涉淺北渡。慶成遣綸布春汪啓追之。留壩。擒斬七百餘。時川賊相繼復竄漢。十一月長麟赴南鄭。襄沔。以防上游。慶成屯西鄉以防下游。而冉天士樊人傑衆二三千。復奔石泉江岸。慶成截其半濟。已先渡河千騎。由五郎華陽東奔。額勒登保即率楊遇春回濟漢北。邀其赴商雒之路。慶成亦伏兵石泉江岸。擊破高馬等賊。時冉學勝伍懷志殘賊。各僅二三百。適樊冉二賊至。復合隊襲脅數千。楊遇春穆克登布。突擊于洵陽壩。擒斬六百餘。賊奔江口。留樊賊綴官兵。而冉學勝步騎二千。先趨商雒間道。楊遇春等。敗步賊於龍駒寨。復邀其騎賊於武關。荆子關。與綸布春汪啓軍三路截擊。賊始不敢東竄。額勒登保與諸軍分路追傷。而西。冉學勝奔漢陰。樊冉等奔石泉洋縣。適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賊數千。復由安康渡漢。猝遇大軍於漢陰。即東走。額勒登保先遣千騎營之。賊果盡銳圍攻。官兵追及。擒斬六百。復數路邀賊五郎坪。薄暮。逼賊上高山之巔。賊播石如雨。官兵以賊偏絕地。露宿圍守。將俟旦一鼓殲之。賊夜縋山後絕壁竄。連日追殺二千。脅從解散殆盡。其楊遇春所追石泉各賊。樊人傑由褒城竄棧西。冉學勝奔華陽。遇伏敗竄。而高天升亦自楚回竄漢北山內。六年正月。德楞泰馳赴經略軍。議驍賊皆聚漢北。宜兩路會剿。而後移軍漢南。以清川陝交界。乃議德楞泰邀擊高天升。而額勒登保剿高馬王廷詔于漢陰。時高馬等在南山之西。冉學勝在南山之東。楊遇春追冉賊由二郎壩入南山。乘夜突擊。高馬賊隊潰。斬六百。賊奔棧道。將西擾秦隴舊路。留後隊綴楊遇春。而急奔徽鳳棧道。冉學勝繼之。由是南山賊皆竄棧西。其留山內者。惟伍懷志一賊。額勒登保乃檄長麟楊遇春追賊隴西。而自督穆克登布留剿伍賊。初四川之賊。冉天士龍紹周唐大信。自六月爲陝兵所挫。截回太平。羣賊先後走川東。德楞泰約勒保由川北至東鄉會剿。適

七十五。敗劉朝選湯思蛟。虜向瑤于新寧。復移軍攻樊荷鮮三賊于大竹。德楞泰勒保大軍亦至。三路會攻。賊以川東北圍寨嚴。難擄掠。復窺嘉陵江。七月。德楞泰遣七十五。李紹祖。東盡樊人傑于鄰水。而大軍追賊墊江。衝賊爲二。乃留勒保搜捕。而自追其前隊。冒暑馳百七十里。斬賊千有三百。生擒及投出二千有三百。又敗賊於岳池。之蕭家場。生擒數千。付勒保後營訊之。降賊與外賊夜遁。大譟。德楞泰急分兵回救。乃敗走。時川東北寨勇爭殺賊。脅從逃散。絡繹。建昌道劉清及通判劉星渠。先後招撫二萬餘。有詔嘉獎。鮮大川攻儀隴之天旗寨。爲寨勇所燬。而張子聰湯思蛟。頗悔罪。思降。屯東鄉之前河。久未焚掠。勒保遣人招撫。賊黨譁。先後被殺。有詔切責。八月。七十五敗樊人傑于鄰水大竹。德楞泰敗冉天士王士虎之分隊于南江。各殺賊千計。七十五復追樊賊于開縣。遇廣湯劉等賊四千。擊斬九百餘。賽冲阿邀賊于通江川。擊其半渡。擒斬千餘。餘千賊奔東鄉後河。德楞泰與勒保賽冲阿三路截擊。虜向瑤賊全隊于崖網。其西鄉賊龍有唐張等。窺白水碛兵糧。唐大信爲賽勇所殺。九月。德楞泰勒保追湯劉張等于東鄉後河。各僅餘數百。復截徐天德之黨。趙麻華千餘賊于大寧老林。川東肅清。乃議勒保軍雲開間。迎擊自楚折回之賊。而德楞泰移軍川北。以剿自陝折回通巴之賊。與經略夾攻。十月。通江賊顏勝可楊開第等。望風遁回西鄉。而巴州賊辛聰張世龍。復爲劉清遣鄉勇冒入其隊。潰斬數百。七十五亦敗之。南江賊始不敢窺嘉陵江。德楞泰留七十五防川北。而自赴勒保軍會剿。十一月。樊徐冉張等賊。爲官兵擊敗于太平。皆由城口奔陝。城口據萬山中。爲太平紫陽平利大寧各賊逋逃藪。德楞泰遣總兵託雲泰。以兵勇三千扼之。而自繞赴川北。與七十五合擊廣元蒼溪之賊。賊聞大軍至。合隊五六千東竄。勒保率阿哈保等。邀之渠縣。先截其探騎百餘。而突衝其大隊。擒斬二千。賊奔儀隴。德楞泰奪食馳擊。衝賊隊爲三。圍斬千餘。斃賊首楊開第。齊國讓等。惟李炳陳朝觀顏勝可魏學盛千餘賊潰遁巴閬。十二月。德楞泰追賊圍中。勒保追賊巴州。賊合竄廣元寧羌。與七十五所擊敗之辛聰賊二千。及陝督長麟所擊回之張世龍阮正潮等賊三四千。合竄川陝交界籌內。乃議勒保回川東。迎擊大寧之賊。七十五專剿川北老林之賊。而德楞泰追賊入山。移軍赴陝。其湖北之賊。自六月

總督姜晟赴軍。明亮與總兵孫清元、德昌三路剿徐天德于均房。賊已渡陡河西犯鄭竹。竄入陝。留後隊擾均州。殺城。詔副都統長齡以領隊大臣率吉林黑龍江兵千有五百赴湖北軍。七月明亮等邀徐天德于南漳。殺賊千餘。而川東徐萬富荷文明等賊三千復東犯房縣。李紹祖追擊入楚。八月與明亮孫清元夾擊。殺賊千餘。賊夜渡陡河之黃龍灘。由鄭縣竄陝。復追敗于平利之汝河。餘賊僅七八百。明亮以有慶、傅等兵迎剿。即回軍房縣。藥川東入楚各賊。有詔切實。時樊冉、張王等賊三路赴楚。每路二千餘。李紹祖敗死遠安。倭什布馳援之。九月明亮孫清元擊賊房縣之上龕。斬賊千。賊日夜西南奔。欲引官軍入山。而乘間竄東北。官軍兩路截之。偪回大寧。明亮馳回二竹。以防平利東竄之賊。詔以明亮前此驅賊入陝。今復驅賊入川。皆出境即塞。降爲藍翎侍衛。不許奏事。以長齡代明亮統湖北軍。又以協辦大學士書麟代姜晟督湖廣。十月長齡率索倫千餘騎及專兵千迎剿高馬二賊于洵陽。復邀之白河。賊分數十隊。徧據險要。欲使勁騎無所施。且面面可繞。出我後。長齡使兵據山爲四營。而遣鄉勇誘之。賊下山突陣。數次不動。乃潛遣騎繞出賊後夾攻。大潰之。先後斬賊二千。墮崖死無數。賊南向竹山。欲由陡河走房保。我輕騎晝夜兼程。七路馳擊。擒斬千有四百。散脅從千計。適明亮倭什布迎擊于保豐。復擒斬八百。賊走還。遇騎軍不敢復戰。即踰山道。棄騾馬器械。西奔洵陽白河。與平利賊合。長齡明亮亦兩軍合攻。十一月高天得馬學禮西竄。留後隊高天升千餘賊于竹谿。晝伏夜出。四山縱火以疑官兵。欲乘間東竄。孫清元長齡明亮逼之。賊不敢焚掠。晝夜疾馳。由興山直奔荆宜。官軍繞出遠安邀擊。而徐天德王廷詔等復爲經略大兵偪竄竹谿。長齡明亮孫清元三路迎擊于房縣。圍斬六百餘。賊不復東竄。十二月高天升樊人傑徐天德三賊合隊萬餘。屯竹谿。將分赴川陝。孫清元扼其西南。明亮長齡邀其東北。合攻于太平關。斬賊千計。脅從逃散無數。徐賊奔西南山內。孫清元剿之。高樊二賊奔平利。而高賊遂由洵陽冒官兵紿舟渡漢北。六年正月。德楞泰與經略會籌漢北。分擊高天升于山陽。殺賊千有八百。釋其脅從千。遣賽冲阿躡餘賊。而自選輕騎冒雪繞出鎮安之北。與賽冲阿夾擊。擒斬大半。殲賊首高天升。詔以德楞泰迅掃巨孽。與前此肅清川西同功。晉封一等子爵。德楞泰

復回軍漢南。是月上以官兵勞苦五載，特遣大理寺少卿窩星額、太僕寺少卿裘行簡、齋銀十萬兩，馳驛赴陝，宣
轎經略參贊兩軍，並荷包帶鉤指領管等，分額將士。又詔懸賞格以購徐天德、王廷詔、樊人傑三教首。以及高
天升、高天得、馬學禮、羅害大員之賊。其餘龍冉、張荷等，許降免死。其擒斬者賞次之。六年二月，南山賊伍懷志復
糾衆三千，由五郎東奔，額勒登保遣穆克登布追之。冉學勝糾高賊餘黨千餘，西竄棧道，渡渭而北。長麟、鼈之監
州，賊復渡渭南，而渭北又有汧陽新起之賊。遣副將蕭福祿剿之，斃賊千餘。生擒千有二百，隕崖死者三百餘。時
山上麥薺從難民，蕭福祿不宜論招宥，即圍攻薺之，詔盡釋所俘千餘。降蕭福祿參將。時渭北久旱，詔至即雨，而
長麟所追冉賊，復由唐藏黑河，將赴河略。上責額勒登保困于南山零匪，乃奏伍冉二賊，責成穆克登布、長麟兩
路，而自以兵三千渡西鄉，與慶成迎擊高馬等賊。時高馬等爲楊遇春所追，犯隴不遂，折而向川。楊遇春留軍休息，
縣黃和驛。長麟赴雞頭關，各伏兵以待。賊全出溝口，突起掩殺，擒斬二千。賊僅數百亡命入川。楊遇春留軍休息，
而自選精騎，並沿途抽各營兵勇，追入川之賊。一晝夜馳四百里，賊不暇復虜掠。又川中圍寨嚴，乃折回兩河口。
楊遇春由南鄭西鄉追賊回陝，與慶成會擊，擒斬三百。生俘王廷詔，搜獲畫像經卷，檻送京師。惟高馬二賊遁巴
山。其後隊留南山者，亦爲長麟、鼈擊，擒斬大半。三月，高馬二賊與川賊陳魏顏辛等竄西鄉，窺江岸。額勒登保遣
慶成、札克塔爾兩路迎擊，先後擒斬千餘。楊遇春旋擒高馬二賊于大寧之二郎壩，俘斬殆盡。詔晉額勒登保二
等子。楊遇春、雙騎都尉，乃檄遇春赴城固，洋縣擊冉賊。時冉學勝自長麟赴汧陽後，敗楊奎軍于留壩，陣亡總兵
副都統以下數百。連日虜奔衆三千，騾馬二千餘。復鳴張甚。額勒登保率慶成分路趨棧道。賊已由秦州渡渭，大
軍追及隴州，與長麟會剿。遏其赴固原之路。賊始東竄。四月，額勒登保使長麟西北追躡，而自率大兵繞出寶雞。
賊不敢東北，復渡渭南，奔棧東。晝夜疾馳，欲竄楚豫。大兵循南山之南遏其入山，令慶成扼其東，而賊已渡漢南。
乃選精騎渡漢，夜襲其營，潰斬三百餘。散出難民七百餘。賊沿江東下，復忌北渡，竊沿江兵勇所遏，遂竄巴山。五
月，額勒登保敗諸安康。賊復與張天倫、曾芝、秀、陳國泰等，合屯高唐嶺。衆五六千。楊遇春數路趨之，擒斬三千。賊

復、分爲二。楊遇春與副將楊芳等，夜突襲張天倫于白河，擒斬殆盡。乃留札克塔爾剿張天倫。而自與楊芳、敦丹、賊于平利。其漢北之伍懷志賊，爲穆克登布屢擒斬，僅存千餘。時南山內堡寨已密，所至截殺。穆克登布晝夜追捕，賊僅存三百。匿秦嶺老林。穆克登布分兵，一傍秦嶺西南麓進，一傍東北麓進。一裏乾糧由秦嶺之巔躡追。皆居民樵採不到之地。賊急，復由孝義老林出五郎，沿途餓斃。所存愈少，而降賊李其貴，復招出黨賊二百餘。卒獲伍懷志于層崖之上。于是漢北復無賊。額勒登保奏以慶傳赴廣元，防漢上游。喜明柯藩等屯平利安康，防漢下游。與慶成西鄉軍犄角。其四川之賊，自正月德楞泰與勒保分軍後，七十五擊敗川北各賊于通江，斬張世龍。而樊人傑、徐萬富、冉天士、王士虎等聚四千，爲長麟軍，過其入棧。復南奔廣元，寧羌劫餉械。冒官兵欲奪渡嘉陵江，爲兵勇所拒。轉趨儀隴下游。適勒保率阿哈保等迎擊，擒敵二千餘。斬徐萬富。阿哈保復馳通江，扼其入陝。與劉清七十五合擊，殲擒二千餘。賊奔川東。將與劉湯、辛顏、魏陳李等八九千賊合。阿哈保、薛大烈等追及之。樊人傑跳崖遁。餘賊不敢赴川東，散竄老林。由通江竹峪關奔陝。勒保檄七十五夾攻川東賊于巫山。忽左右山溝突出賊三千，鏖戰。都司羅恩舉潰其右隊之賊。左隊亦走。追斬六百餘。散出難民千餘。獲器械牛馬千計。餘賊奔東鄉太平。時辛聰衆二三千，屯太平。湯思蛟糾各路敗匪五六千屯大寧。三月勒保以查勘嘉陵江爲名，回軍川北。詔切實革職留任。四月勒保破賊寨。五月與七十五兩路偕攻賊竄陝楚。阿哈保追入楚。七十五追入陝。而勒保別剿大寧鹽場之賊。阿哈保敗龍紹周之分隊。唐明萬李顯必于竹山三岔河。于界嶺東溪河。斬李顯必。殲溺殆盡。時大雨五晝夜。官兵阻溪漲不能渡。糧盡。多餓死者。七十五追冉天士于平利之大滄河。先遣卒間道據其後山。偪賊出隘。而伏起衝之。賊爭攀崖遁。擒斬二千。勒保令七十五追剿入楚。而與阿哈保回軍界嶺。與經略及長麟、明亮等議攻川陝楚交界各賊。其德楞泰自二月與經略分軍後，漢南賊苟文明已竄湖北。龍紹周亦糾合唐張冉李各賊萬餘東走。會慶傳扼白土關。乃南趨鎮坪。爲川陝楚通衢。德楞泰分兵勇八百，聲言追躡。而自由雞心嶺繞赴二郢壩待之。賊前營步騎四千，中營五千，已進和岡溪。後營三千，方攻天平寨。見軍至即遁。而伏千賊以

截我後，乃遣蹇冲阿追剿後營，遣溫春扼和岡溪口，以截伏賊，而督兵進攻中營賊於岐內，賊無走路，其酋從爭棄刀矛四散，前營賊冒死回救，蹇冲阿等領勁騎內外夾攻，斬戮千有八百，生擒二千餘，墜溺逃散二千餘，餘賊數千東竄，詔以參贊威聲素著，賊望風爭避，聞前在四川與勒保軍互易旗幟，賊易而趨之，大爲德楞泰軍所破，曷仍用前計，俾爲他將之兵以懈賊，所謂兵不厭詐也。三月龍紹周分遣唐明萬千賊，奔太平老林，欲引官兵西追，而自率大隊突入楚，德楞泰邀擊于竹山之官渡河，騎賊數百先涉，餘賊數千雜沓河岸，黑夜聞追兵鎗礮聲，爭赴水，漂湖大半，時我兵至者僅數百，故濟岸之賊及沿河東竄之賊，尙三千餘，竄回太平，書麟明亮長齡等，皆馳赴參贊軍會議，初湖北賊自正月高天升入陝後，惟徐天德留楚，長麟明亮回軍，與孫清元夾攻，賊西奔鄭竹，將合陝賊，書麟孫清元扼吉陽關，斷其交結，長麟明亮擊荷文明李彬于竹山，轉戰一晝夜，擒斬及逃散各千，賊折赴川東，二月明亮等軍夾擊徐賊于保康，殺賊八百餘，使孫清元扼驛露河，杜賊東竄，是月詔議移湖北巡撫於襄陽，控制郢宜，書麟等奏請增設湖北提督于襄陽，而移襄陽鎮總兵于鄭陽，鄭陽協副將于竹山，巡撫仍治武昌，三月官軍數路剿徐荷等賊于興房間，先後殺賊千有三百，殲賊首張允壽，允壽徐賊謀主，猶張漢潮之有冉學勝也，時德楞泰所追龍紹周已入川，乃使明亮北扼二竹，而自繞出興山之東，與長麟夾攻，時賊所竄長房河西北老箐，荒僻澗澗，二百餘里無人迹，德楞泰使竹山鄉勇執參贊旗幟，入山躡追，而大兵由松露河繞出其前，會徐賊已出山北遁，荷賊尙未出山，乃以長齡一軍伏山口邀擊，而德楞泰軍追徐賊，擊諸山峽，擒斬千有八百，餘賊三千奔上龕，復爲明亮所破，賊盡竄川楚交界，詔還德楞泰雙眼孔雀翎，時書麟卒于房縣，以吳巖光代之，先令長麟暫署總督事，而巡撫優什布以軍餉不給，爲經略參贊劾罷，以全保巡撫湖北，時川陝荒歉，賊覓掠食，皆欲東走湖北，四月徐天德與樊人傑王國賢陳朝觀會芝秀等賊合隊，德楞泰追急西竄，擒斬千有八百，陳朝觀爲襄勇所獲，楚賊略盡，德楞泰奏言，臣自用兵以來，三次肅清楚境，而邊界綿長，與其布兵各卡，力單難堵禦，不如分兩路游兵，長齡率孫清元領兵六千于房縣，專備川賊，明亮以兵六千于二竹，專備陝賊，與兩省追兵

夾擊以剿焉堵。時西竄各賊分路狂奔，留後隊于峪河口綴官兵，而前隊奪渡漢北，將由鄆西赴河南。德榜奏追及洵河，扼其東北，擒斬千餘。賊西南奔鎮安，劉之仁維昂等扼其入山。慶成復迎擊于兩河口，沿途各寨截擊，脅從乘勢逃散。遂復折渡漢南，慶成過江，與德榜泰夾擊，賊僅千餘。南奔川境，時賊賊留楚者，惟王國賢、張萬林、戴士傑三千餘。由鄆陽走房保，長諒孫清元擒斬其半。五月，德榜泰追徐天德於兩河口，覆其舟，徐天德溺死。其餘黨留漢北者，由洵陽奪舟渡江，亦爲知縣嚴如煜、鄉勇所覆，並獲張天倫。于是龍荷二賊竄平利，王國賢、戴士傑、曾芝秀等在洵陽竹山，辛聰、冉學勝等向白土關，羣賊皆聚川陝楚邊界，經路參贊，將合三省兵，聚而殲之。詔以明亮老病，解軍事來。又詔各路征兵，馳驅五載，其傷病未愈及家無次丁者，量遣歸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此嘉慶六年夏以前，德榜泰與陝楚軍分合情形。及羣賊偏歸三省交界之事，其堡寨利害，見于湖北者，長麟奏言：湖北用兵，剿寇五載，而寇終未靖，蓋由賊逸兵勞，制扼未得其要。教匪本流賊，遇食便食，遇屋便舍，但持一械，即可橫行。非官兵必需鍋帳糧運之比，敗則四竄林箐，夜則舉火嘯聚，多方誤我，不能兼顧。兵甫集而賊已遠颺，兵甫撤而賊又踵至，以累重之兵，剿輕便之賊，是以曠日無效。且湖北邊界，與川陝犬牙相錯，二千七百餘里，出川陝即入楚，出楚即入川陝，層巒疊嶂，四路可通。若欲無處不防，兵少則寇視蔑如，兵多則以有用之師，坐困于無用之地，伏思設兵原以衛民，與其孤懸戍守于荒山絕壩中，糧運險遠，糧糈不時，使賊竄繞腹地，而鞭長莫及，莫若酌抽山卡兵勇，撥歸衝要隘口，厚集其勢，探有賊跡，發兵馳往，所至有兵夾擊，既無日日拔營之勞，自有節節策應之效。且賊雖東奔西竄，不走平原，欲疲我兵力，而其蓄意全在平地掠食虜民，但當並力守我，有糧有民之區，偏賊歸入無食無人之地，黨孤食盡，自然竄出，以逸兵待困賊，不難一舉撲滅。湖北如鄆陽之鄆房二竹，宜昌之巴東，此五縣接壤川陝，屏蔽內地，形勢最重。鄆房二縣以飽家店爲要隘，房縣以化龍壩爲要隘，竹山以保豐爲要隘，竹谿以峯溪爲要隘，房竹交界，以官渡爲要隘，巴東以西壤河爲要隘，擬于六處各置步兵二千，共需兵萬有二千。其鄆西一縣，與河南兵協堵，至內郡荆襄均宜，地皆平衍，必仿鄆竹築堡團勇之法，賊即深入，數百里間，層

層俱有堡寨堅守。無人可虜。無食可掠。且能堵截奔突。與官軍犄角。而鄠陽邊界各邑。設險環衛于外。又有近邊各州縣。築堡守禦于內。賊不日可滅。其見于陝西者。巡撫台布奏言。堅壁清野之策。雖已奉行。但村落大小不齊。人戶貧富不等。必須官爲倡導。臣自與那彥成倡捐勸諭以來。計藍田。鄠。寶雞。商州。鎮安。商南。雒南。孝義。五耶等廳州縣。共築寨堡五百四十一處。其間民衛者五之四。官助者五之一。老弱財物盡移寨中。惟是大寨僅能自衛。小寨尙難固守。且堡寨高踞山巔。不能不下山汲水。貿易耕作。間或猝遭虜脅。而小民恐賊破寨。間有擲給米糧。情非得已。難遽治以濟匪之罪。此亦百密之一疏。迥非從前任賊焚掠之比。至漢中二棧。爲軍餉要道。自以擇地築堡。存貯糧硝爲上策。因于寶雞鳳縣留壩褒城甯羌各驛。親爲相度。先築江口一處。教以取土壘石。因利乘便之方。堡周三里。牆高二丈。廣丈有二尺。崇墉屹然。軍糧山積。居民爭徙。占地營屋。其餘九處。經費相仿。總不出五千兩。其渭河西北。亦經督臣長麟勸辦。又陝撫陸有仁奏言。築堡團勇之事。川陝情形不同。四川地居天險。如大成寨大團包方山坪等寨。每處可數萬人。其小者亦數千人。賊據之則可抗官兵。百姓守之亦可拒賊。若南山內層巒疊嶂。並無寬敞環抱之所。止能于陡險山巔。就勢結構。每寨止容數百人。至千餘人不等。蜀山多膏腴稻田。居民稠密。其勢易合。陝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散壘種。隔十餘里。數十里。始有居民十數戶。若糾合數村共築一堡。則南村之人欲近南脩築。北村之人欲近北脩築。惟秦隴以西。人皆土著。無不踴躍興工。秋間賊入棧西。每以彼此各不相犯。婉求各寨。而寨民必乘間截其尾隊。奪其牲畜。不使晏然空過。其西安同州鳳翔三府。與漢南附近川省之區。皆多土著。審利害。每邑結有堡寨。或百餘。或數百。其漢北山內。近亦一律興工。又恐結寨後。民丁但知守寨。而于賊出入要隘。轉無堵禦。復合于堡寨之外。每寨撥數百數十人。合力守卡。以杜窺伺。請將五耶孝義藍田藍屋鄠縣五處。責成臬司。商州鎮安山陽雒南商南五處。責成潼商道。平利安康白河洵陽紫陽五處。責成候補道。石泉漢陰城固洋縣南鄭西鄉五處。責成延榆綏道。鳳縣留壩褒城沔縣甯羌略陽六處。責成陝安道。刻期完竣。是時陝甘修築團練日密。賊勢日蹙。陝督長麟以團練有益于今日。大有害于將來。民氣日趨強

悍，或聚衆械鬪，抗官拒捕，不可不防其漸。請乘此時，令委員借散硝丸監操演爲名，稽查礮銃刀矛實數，違賊氣一靖，無難按籍而稽。詔以安民必在擇吏，誠得良吏，自可鑄劍戟爲農器，否則斬木揭竿，豈條例所能禁止。況山谷居民，捕鳥獸，備虎狼，不可無兵，其擇良吏善行之，以收銷兵實效。其後凱旋，鄉勇由官給價購收鎗矛，果盡繳無事云。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大年六月，額勒登保奏言：川陝各賊，除冉龍、戴荷、湯劉等，尙自成隊，其餘辛聰、王國賢、張天倫，及樊徐餘匪，大率皆官兵剿敗之餘，延喘山林。有此隊入彼隊者，有數隊合爲一隊者，無定名亦無定數目。前陝中已無大隊之賊，皆竄匿萬山老林，寨堡較少之地。陝剿急則入川楚，楚剿急則入川陝，由賊中掌櫃元帥外，尙有總兵、先鋒等目，一經剿散，則其總兵先鋒又各自爲首，而首逆轉莫測所向。即殲斃首逆，而去一人復立一人，並非賊黨外，有所增益，至其黨與人數，往往彼賊附入此賊，則此賊之數驟增，被剿潰散，則數又驟減，合計不過二萬四千餘人。此時堡寨完固，卽有耕耘貿易，猝被虜掠之人，皆能乘間逃出，不爲賊用，而各路兵勇十倍于賊，屢次斬獲，自必有減無增。業已信賊入川，爲一舉掃蕩之計。是月，經略參贊會議于平利，德楞泰由西南偏攻，而額勒登保由東北邀擊，會剿于三省之交。適龍戴等賊復分二隊，額勒登保追戴仕傑等入陝，而德楞泰七十五追龍紹周入川。七月，德楞泰邀賊太平開縣老林，先後殲賊二千，又遣降賊回營招撫，散出脅從二千，又賽勇沿途截殺僅存千賊。八月，復追諸大甯山內，殲其七百，僅餘數百賊，東走巫山，而官兵暑雨崎嶇山箐，病留各寨者亦千計。乃休兵大甯，搜捕近邊，而令賽冲阿等追賊，斬龍紹周于平利，盡殲其衆，時賊數愈少，奔愈捷，每望兵卽逃。德楞泰乃分選兵勇每二百爲隊，冒教匪服色旗號，以降賊爲鄉導，或伴與合隊，或乘夜襲營，各給護牌爲驗，且密諭民寨，無輸兵賊，皆不許入堡，但協力截擊，賊勢日蹙，乃使薛大烈等分追湯思蛟、劉朝選于太平，而馳會額勒登保勒保于通江。額勒登保自七月追戴仕傑由安康至太平，適楊遇春追冉賊由大小巴山老林至大甯，其冉賊分隊，張天

倫曾芝秀等亦踰界嶺入川。額勒登保以川陝楚各賊皆聚川境。乃令慶成喜明等嚴防漢江南岸。而與楊遇春分路入川。楊遇春殲擒冉天士。王士虎於簡池壩。八月額勒登保遣楊芳等擊張揚二千賊于西鄉。遣穆克登布擊戴仕傑。後隊于平利。皆俘斬千計。各賊僅數百竄若林。而通江賊李彬衆三千。與慶成楊遇春所追高見奇。魏學盛辛斗等賊。及楊芳等所追太平開縣之賊。均至南江。東西分通。額勒登保令慶成搜賊南江老林中。令楊芳等殲東奔之辛斗于通江。而自率楊遇春追西竄之高魏等于廣元。十月川北各賊均思西竄。穆克登布遣兵迎擊高見奇于紫陽。擒斬殆盡。額勒登保督楊遇春剿魏李等賊于廣元蒼溪。賊狂奔巴州。敗田朝貴之兵。官兵間道邀擊達州。擒斬千餘。賊分竄。一冉天瑛七百賊奔東鄉太平。楊芳等殲之。一李彬數百賊遁西鄉。將與樊荷辛聰合。楊遇春殲之。其勒保一路。自六月督阿哈保等殲鮮荷等千賊于東鄉。託雲泰亦敗太平賊于城口。會參贊兵追賊回川東。乃詔勒保專辦川北。七月陝賊高見奇竄川北。由閬中蒼溪昭化。屢窺嘉陵江不遂。遂與魏學盛賊千餘合竄棧道。官軍邀之。百丈關。擒斬七百。賊復合冉學勝于南江。勒保蕭福祿等三路合攻。擒斬九百餘。生擒冉學勝。詔封勒保三等男。阿哈保等賞賚有差。八月。遣兵追高見奇于西鄉。而自剿魏學盛于南江老林。先後擒斬五百。適通江賊李彬糾各路敗匪二千復至巴州。乃移兵遏其赴嘉陵江之路。其七十五所追湯劉等賊。擒斬千餘。僅數百賊走東鄉。復與荷文明合衆二千。將竄陝。八月。七十五擊荷賊于大甯。斬其半。俘其家屬。而湯劉殘賊復乘間奔大竹。勒保馳防江岸。二賊旬日已竊衆四千餘。騎千餘。分擾墊江鄰水。乃令田朝貴趨鄰水。阿哈保趨墊江。而勒保由大竹三路逼賊。復歸一隊。追擊于達州。擒斬五百。散其脅從二千。賊復走還太平。竄西鄉。薛大烈追敗之。截回川境。十月。慶成殲張天倫千餘賊于廣元。復遣兵助慶成傳遏高見奇西竄黑河之路。餘賊數十遁老林。穆克登布亦屢殲平利安康之賊。敗匪輒回川。而湖北之賊。自六月內全保長齡孫清元等與七十五三路截擊湯劉辛張。盡其竄東湖保康之路。賊西竄入川。而七十五所擊之龍戴二賊。長齡孫清元全保會剿之。會辛等賊。皆先後分竄川陝。于是楚境復無賊。十月。詔以經略參贊奏報賊數。惟湯劉李荷樊戴六賊。尙稱大隊。

每隊不過千餘。均偏入四川界內。并其餘竄匿陝楚。無名之賊。統計不過一萬有奇。而經略在川北。參贊在川東。勒保界在中間。限期今冬掃蕩。額勒登保奏言。剿大賊易爲功。剿小賊難爲效。目前除各老賊數隊外。其餘孽散逃深山老林間。雖總計尙可盈千。而分竄皆不滿百。不值以七八萬官兵搜捕。應俟各大賊已除。先酌撤回滿漢官兵。各盡本省兵力。令本省提鎮分地搜除。其堡寨鄉勇。則分派道府率同州縣。或以數十寨聯爲一處。而臣於各邊適中督辦。兵力所不到。則以民力佐之。民力所不及。則以兵力佐之。剿撫兼施。以期殄盡。詔以經略調度有方。將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僅存十分之一。宜先施懲賞。晉封三等伯。德楞泰功在川西。屢殲渠魁。晉封二等伯。穆克登布賽冲阿溫春。均賞騎都尉世職。其軍機大臣慶桂董誥戴衢亨。交部議敘。十一月。詔曰。川陝楚軍務將竣。其善後事宜。莫若扼形勢爲控制。近日湖北襄陽已增提督。陝西五原已增總兵。固原提督。亦議移漢中。至湖北竹谿距四川之大寧。陝西西鄉距四川之太平東鄉。各七八百里。或千餘里。地廣兵稀。向爲奸宄出沒之所。如有今昔異形。必應增改之處。會籌以聞。其三省可墾荒地。及銅務鹽務。有便千民。無害于官者。量爲措置。額勒登保奏。以太平界川東北之中。請設太平協副將。而移舊都司于城口。其廣元之黃楊堡。通江之竹峪關。大寧之徐家壩。巫山之大昌。皆歸萬山中。應各設守備。其達州改爲綬定府。太平縣改直隸廳同知。其東鄉之南壩。地當通衢。涪州之鶴游坪。武縣之大印山。皆周數百里。居民數萬戶。應設州同主簿各一。又乾陞中。移縣州治于羅江。去年賊渡嘉陵江。居民連夜修築舊城。賊至無患。應移縣州復舊治。是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會于通江。經略參贊。即移軍川北。而勒保赴川東。時川東各路賊賊竄老林者。冰雪凍餓。分出掠食。以百十爲羣。或有賊首。或無賊首。諸將各有斬獲。惟川北賊苟文明。糾合高冉姚餘匪衆尙二千餘。驪馬數百。晝夜西奔。七十五以兵疲就餉。太平。六日賊已渡嘉陵江上游之路陽河。直赴階州。慶成七十五先後馳擊。額勒登保復令楊遇春兼程赴之。並檄嚴守白水江。扼其赴川西之路。賊復折奔東南。時德楞泰方敗苟賊分隊。張天倫于蒼溪。擒斬大半。令田朝貴追之南江。而自迎擊苟賊于廣元。賊已虜舟三千餘。十二月德楞泰敗賊通江。斬獲千餘。盡獲其驪馬。斃苟文舉。

苟朝獻。額勒登保扼竹峪關。過其北竄。賊奔開縣大寧老林。李彬餘匪亦歸之。德楞泰兼程邀其入楚。七年正月。德楞泰三路追有賊于開縣。生擒七百餘。僅千賊奔老林。山深雪厚。民皆入寨。數百里無人烟。賊盡宰騾馬爲乾糧。盜死林中者數十。額勒登保馳赴西鄉。過其北竄。德楞泰使薛大烈追苟賊。與經略軍夾擊。而自回剿川楚交界餘賊。額勒登保邀苟賊于紫陽。賊竄西鄉。官兵一日馳二百里追之。賊已改趨白河峽。夜渡漢北。官軍僅追繳其後隊二百。詔以額勒登保撤防江兵勇。移于川陝邊界。及是復追賊落後。致渡漢北竄南山。奪其伯簫。降爲一等男。並攬雙眼孔雀翎。賊晝夜西奔。與續渡江之宋應伏數百賊合隊。敗副將韓自昌之兵。額勒登保薛大烈兩路追之。楊遇春追辛聰賊黨劉永受。亦自秦嶺驅偃而西。三路會剿。詔德楞泰以參贊爲成都將軍。專搜川楚餘賊。額勒登保以經略爲西安將軍。專搜陝西餘賊。二月。額勒登保令薛大烈搜老林。自北而南。偃賊出山。而伏兵光頭山以待。賊探知東南有兵。復折竄太白河老林。乃令薛大烈回川。蕭福祿回漢南。而檄楊遇春移剿苟逆。時南山中賊劉永受。爲楊遇春斬誠。僅存百人。而宋應伏三百賊亦與苟賊分隊。西竄棧道。三月。三賊聞楊芳慶傳兩軍扼其西。復自華陽合而東竄。官兵數路追截。復踰秦嶺北遁。時賊久困老林。每思出掠糧。畏官兵四面截捕。每屯高山巔遙望。軍至即遁。札克塔爾等以圍堵非計。乃佯撤辛口峪之兵以誘之。驍賊數百果出掠。伏兵擒斬數十。復遁入山。賊遂全隊晝夜南竄。官兵扼其東西北三面。驅偃而南。及鎮安界。官兵會擊。擒斬三百餘。復竄而北。爲官兵所扼。乃竄止山。無路之處。蟻旋北遁。四月。詔曰。額勒登保自用兵以來。從未有老師若此者。捕賊如捕鼠。當黨出穴而捕之。今困賊山內。仍不能絕其糧。賊屢欲竄棧西。何不縱令出山西竄。而我以十餘倍之兵蹙之于平野。額勒登保奏言。賊皆徒步。知四面皆兵。一出平原。必爲勁騎所蹙。始終不敢離老林。屢爲官兵驅偃出山。旋復竄入。五月上。切責額勒登保。札克塔爾。曠日持久。無方略。均革職留任。又諭額勒登保。徧訪將士。獻擒渠之計。並懸重賞。購募如前。購徐王高馬之例。限六月內滅賊。六月俘苟賊妻子。餘賊三百人。由孝義寨索嶺。楊遇春知老林無食。設伏要隘以待。賊果西竄。途虜居民。知有伏。復折竄老林。額勒登保奏請展限一月。七月。苟賊復

分三百賊爲三路。遇林徑難錯。或偏踐足迹。或亂擲衣物。以疑官兵。官兵以獲賊爲鄉導。斬其先鋒王世貴。賊復分百人爲數路。散竄老林。我兵皆欲擒賊盡蕩。亦百十爲隊。冒雨潦深入絕壑窮崖。無所不至。先後搜獲十人。十餘人不等。最後斬苟文明于花石巖。時上幸熱河。適捷奏至。詔還額勒登保三等伯。賞還雙眼孔雀翎。命移軍湖北。與德楞泰會剿。德楞泰自二月剿賊巴巫。令副都統豐紳以兵二千登舟東下。盡其東竄。盡驅巴巫各賊而西。勒保賽冲阿張續等三路。迎擊新寧大竹間。擒斬大半。三月。張長庚陳自得殘賊走夔州。爲七十五斬捕。惟宋國品張簡二黨。尙出沒東開間。川東賊不及千。乃令豐紳赴川北。助剿張魏。七十五屯川東。備陝楚邊界各賊。勒保督田朝貴薛大烈張志林等。分搜東開雲萬太平。而賽冲阿溫春隨德楞泰赴楚。時湖北賊糾合數千。其老教樊人傑戴仕傑爲掌櫃。而曾芝秀王國賢崔宗和胡明遠四賊主戰。全保長齡逼其東竄。賊折犯二竹趨陝。遇穆克登布迎擊于平利。乃東趨東湖穀城。德楞泰使鄉勇數百。多張幟。聲言大兵追躡。而自率將士輕騎倍道。邀賊東湖之驛露河。以千兵扼溝口伏賊。而督兵三路仰攻雞公山。擒斬七百餘。賊折回興山。沿途逃散。餘賊不及二千。而巴東賊蒲景等五千餘。聞參贊兵追賊西行。即分千賊竄孫清元軍。而大隊突渡驛露河。德楞泰乃使長齡孫清元合剿樊會餘匪。而自追蒲景於房縣。五月及之大壩口。恐賊遠颺。乃分兵扼其東南。又多留嚴緝以綴賊。而夜繞百餘里出山後。乘雨霧突襲其巢。又追破之興山。擒斬逃散。僅千賊分竄。適長齡孫清元所追樊戴等賊又分二路。截崔胡走東湖。副將李天林剿之。樊會王由均州西竄。德楞泰乃令副都統色爾滾。總兵蒲尙佐。以兵二千追蒲景等。而自迎擊樊會三賊于房竹界之官渡河。時久雨山潦暴發。官軍步騎相間。拽尾亂流數十里。追及于白鐵吹。乘霧繞據山頂。四面偪賊。盡入峽內無走路。前惟阻一河。盛漲如雷。樊人傑曾芝秀。冒死赴之。急溜怒溝中。無一免者。其前過官渡河之王國賢賊數百。亦爲穆克登布遣兵所破。乃令孫清元德昌搜二竹之賊。吉林泰李天林搜東湖歸巴之賊。而自與長齡賽冲阿穆勒天寶於興山。詔以德楞泰旬日連殄三寇。晉封三等侯。六月。蒲景等糾合敗賊。奪據興房交界之鮑家山。周三四百里。糧富寨峭守嚴。德楞泰置大營東北。以綴其前。又

令守隘鄉勇，多張幟聲礮爲疑兵，賊莫測所以，忽一日黎明，寨內殺聲四起，天降地出，走徑皆已自刳絕，擠崖隕斃，趾頂相接，蓋色爾滾蒲尙佐以精兵千，開簪取道，援鐵鎗壁，繞出賊巢之上矣，餘賊七八百盡竄老林，乃分兵勇扼其入鮑家山，及入陝之路，追搜大寧各營，數晝夜擒斬殆盡，獲蒲天寶屍于崖樹，適額勒登保亦藏荷逆于南山，于是陝楚兩劇賊皆平，其川北張魏二賊，自三月與田朝貴相持廣南通巴間，屢挫官軍，及朱槐蕭福祿羅思舉等，率經略檄至，始東竄，官軍追殲之，開縣勒保乃令田朝貴羅思舉扼竹峪關，擊自陝竄川之賊，四月，羅聲峯鐵廣向瑤於東鄉，張續藏徐天培於豐城，田朝貴藏李彬餘匪楊步青於通江，豐紳劉清破張魏餘匪于廣元，于是川北無賊，其川東之湯劉張子聰等餘匪數百，四竄山林，官軍搜之，寨勇截之，無暇虜脅，所擒斬皆老教真賊，勒保乃率張志林東赴夔門，以防川楚邊界，五月，熊率熊方青六七百賊掠巫山，劉朝選四百賊掠奉節，時各賊因楚兵剿急，先後竄川，勒保檄巫山大寧兩路分剿，羅思舉殲劉朝選，羅聲峯殲賴飛龍，管封勒保一等男，其漢南之賊，自川北竄入者，則慶成剿之，殲張魏餘匪于棧道，自川東湖北竄入者，則穆克登布剿之，並不時鸚剿太平大寧及二竹之賊，是月額勒登保德榜奏言，本朝用兵準回兩部，大小金川，從無鄉勇之事，自征臺灣苗疆教匪，皆剿內地亂民，與外落不同，必使良民自保，不爲虜脅，而後可孤賊勢，且防江守城堵隘，亦無如許官兵，是以嘉慶元二年間，四川應募鄉勇至三十餘萬，其間流民不過十之一二，且以本地之人，爲官兵哨探鄉導，免爲賊用，故全川得以保護，自勒保再至川後，賊勢日蹙，先後裁汰僅存萬餘，不及十分之一，從未有因裁鄉勇激變之事，目前統計川陝楚鄉勇不及二萬，皆土著有業之民，事竣必不願入營伍，惟隨征鄉勇萬有七千，多外省無業流民，其有家可歸者十之二三，願入伍者不下一萬，近議湖北增兵三千五百，陝西增兵六千，四川增兵千，共增兵萬餘，請即以安置無業鄉勇，無煩招募，其願歸籍者善爲齎遣，以恤義勇銷後患，八月詔以南山餘賊，責總督惠齡提督楊遇春專剿，時長齡病回京，命慶成代之，以副都統格布舍代慶成，九月，額勒登保赴竹谿，與德榜奏吳熊光會議，時德榜奏破熊方青千賊于大寧，遺賽冲阿追入陝，而自穆剿賊崔胡六七百賊於房縣，截擊

逃散。僅存百餘。竄老林。穆克登布復破王國賢餘匪于平利。追入川。詔德楞泰專搜楚賊。額勒登保專搜陝賊。十月。德楞泰遣蒲尚佐富倫德。繼載什傑于吳山。擒崔連樂。崔家和于房縣。繼陳仕學于巴東。乃分兵搜巴巫餘匪。而自扼界嶺。策應。時楚賊略盡。其南山遺孽宋李陳靳二張等。爲楊遇春楊芳分兵十餘路。樹比排搜。亦所餘無幾。惟入川之賊。不下二千。額勒登保乃令楊遇春移師寧河。以防川北折決之賊。而自與穆克登布分道入川。別留格布舍兵千餘。聲稱經略大營屯鎮坪。以防川楚餘匪。時川北則羅思舉擒張簡湯思蛟于東鄉。川東則豐紳桂涵繼羅半年。李世品於梁山太平。又張長青百餘賊。乞降於雲陽。其餘散匿山林。不過各十餘及數十人。已無百人之賊。而楚賊樊曾餘匪齊國典。衆千餘。由大寧竄入梁萬。又王國賢餘匪四百。唐明萬三百。亦先後竄川。勒保檄諸軍分路剿之。羅思舉擒唐明萬。穆克登布亦由西鄉迎剿入川。會擊齊賊于通江。擒斬逃散。餘三百賊。竄通南。羅聲舉武隆阿殲之。並擒景英。上以大功將竣。先復額勒登保三等侯。時額勒登保屯西鄉太平邊界。勒保屯東鄉開縣間。德楞泰亦由巫山入川。將三路偏賊歸開。大大寧間。聚而搜捕。其南山餘匪苟朝九。爲楊芳維昂剿。與前竄寧羌之宋應伏二百賊。合竄漢南。官兵追之。川陝楚首逆已盡。惟殘匪千餘。歸于善後事宜。籌辦。十二月。經略參贊會同川督勒保。快督惠齡。湖督吳熊光。以大功擬定。遵旨不用紅旗。用黃表朱裏。摺六百里。馳奏。詔三省蕩平。上終先帝髮期未竟之志。祭告裕陵。宣示中外。晉封額勒登保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繼勇侯。皆世襲罔替。並加太子太保授御前大臣。賞用紫韁。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賽冲阿楊遇春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其親王軍機大臣。戶兵二部。及各省承辦軍需之督撫司道。錫賚有差。遣官祭告川陝河湖四省山川神祇。又詔四川湖北陝西甘肅河南被賊各州縣。自元年至七年。帶征緩征。逋欠錢糧。皆予豁免。與百姓休息。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

是時三省雖靖。山林邊界尙藪。逃。詔以大病雖愈。瘡痍未復。命經略參贊毋遽來京。而諸帥亦鑒于明季。李自成爲陝兵剿敗。僅餘十八騎。亡命山中。逾年復糾衆出山。大猖獗。是一賊不盡。皆足滋蔓。于是額勒登保屯西鄉。

扼川北賊竄陝之路。德楞泰屯太平大寧。扼川東賊竄楚之路。而勒保往來東鄉新寧堵南竄腹地之賊。其楊遇春所追漢南之宋應伏。荷朝九。復糾巴山餘匪分隊入川。八年春。額勒登保使楊遇春迎擊楚匪于壩坪。而自督羅聲皋等剿荷賊于通江。使穆克登布。噶姚馨佐陳文海于南江。姚馨佐姚之富之子也。而南江復有宋賊出沒。其黨禡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皆百戰猾賊。誘官兵入林搜捕。而突出格殺。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與楊遇春俱爲經略。左右翼長。每戰輒冠軍。年三十餘而殞。額勒登保痛惜之。斬先退親卒以徇。詔世襲輕車都尉。三月。羅聲皋追賊東鄉。太平。額勒登保盡其東北。賊復西竄。兵進亦進。兵止亦止。官兵屢擒斬。尙餘四百。荷朝九詭死。使斯思慶。趙金友領其衆。齊國典亦投之。其田朝貴。剿宋逆餘匪于開縣。斬禡天保宗賴子。皆戕。穆克登布之賊。惟熊老八。余佐斌。率百餘賊。遁太平東鄉老林。復敗富僧德蒲尙佐之兵。官弁死者十餘。四月。荷逆餘匪復分爲二隊。齊斬百餘賊。東走太平。羅聲皋等追之。趙金友三百餘賊北奔陝。窺漢江。額勒登保邀擊。冒雨晝夜。分路搜捕。先後擒斬殆盡。西鄉近川界數百里已無賊。復集兵勇。回搜開縣太平。五月。田朝貴羅聲皋等。斬斯思慶于太平。六月。擒趙金友于大寧。又參將陳爾報擒熊老八於太平。傳首京師。以祭穆克登布之墓。其德楞泰川東一路。自正月。王國賢二百餘賊。陳雲三百餘賊。又龍熊賊黨劉學禮等。糾零匪及散遺鄉勇七百。先後竄巴東。時慶成。養傷襄陽。詔德楞泰赴湖北。閏二月。德楞泰襲攻劉賊於老鴉窠。斷其走路。登諸當陽河。擒斬漂溺。僅獲匪二百。追竄之竹山。三月。陳雲與荷朝閩呂宗明合隊六百。走房縣。慶傳吉林泰剿之。兼擒樊欒餘黨胡明遠於房縣。其富僧德蒲尙佐所搜太平大寧之賊。亦先後奔楚。德楞泰乃自川東移剿。四月。張璣李天林偪兩路賊入川。其慶傳及吉林泰所追二隊。擒斬逃散外。各存百餘。合計與巴之賊。不過三百。德楞泰乃奏將各路分捕之兵。再分多路。裹糧五日。會哨排搜。令其具結保無遺匪。以巴東賈吉林泰竹谿賈慶傳。房縣賈李天林。巫山賈蒲尙佐。大寧賈豐紳。其豐溪平利各處賈楊遇春。詔川陝仿行之時。川賊之就撫者。賴應舉降於達縣。廣元賊青藍黃號降於劉清。王國賢黃國隆黃朝舉申三亨王相胡大年等。先後降於雲陽。詔獎雲陽知縣梁敦懷招撫之力。又參將桂

緬緜劉餘黨案國品於大竹。副將馬元熾唐大信黨百餘於開縣。其漢江以北南山餘匪。楊芳屢次捕斬。僅三十餘賊。乃分兵勇五路排搜。自東而西。自南而北。或數日不見賊蹤。額勒登保奏言。陝境已無賊。惟楚賊僅二三百。川賊山內外亦各二三百。皆散竄延喘。其勢已成囓匪。擬別籌變通之策。六月。額勒登保與勒保會於開縣。督諸將分二十餘路排搜老林而西。先後復擒斬二百餘。各寨勇亦沿途截殺。德楞泰亦掃蕩川楚邊界各賊。稜師入川。七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奏報三省肅清。官兵凱旋。詔德楞泰入覲。額勒登保留搜餘匪。俟德楞泰回川後。再還朝奏凱。德楞泰奏湖北搜捕分六段防哨。總歸慶成統之。額勒登保奏四川分六段。歸勒保統之。陝西分八段。自西鄉至寧允七百里。將軍吳肇統之。自西鄉以東至安康千餘里。楊遇春統之。時各營所撤隨征鄉勇。每人以銀五錢。繳刀矛銀二兩。資遣回籍。皆曉桀亡命。無家可歸。多勒巖山澤間。而太白山老林深奧。爲官兵未搜之地。亦匿百餘賊。至是六月。楊芳搜至其地。匪匿遂突出。整屋洋縣。楊芳追之入山。八月。副將吳廷剛所散鄉勇百六十人。遂入賊黨。合隊三百。苟文潤領其衆。詭稱馬姓。虜掠四出。復猖獗。九月。楊遇春兵由洋縣入山。額勒登保渡江督之。賊東奔鄭陽不遂。遂由石泉七星壩竄渡漢南赴西鄉。復糾巴山老林餘匪。及通江已散鄉勇五百衆。戕副將朱槐於山溝。詔楊芳回漢北防山內餘賊。十月。德楞泰出都。詔額勒登保還朝。以餘匪付德楞泰搜捕。時楊遇春邀安康平利。他賊亦追入川。時賊皆百戰之餘。騰趨如猿。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被圍復乘霧溜崖突竄。有中數矢。矜力戰者。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免股。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十一月。德楞泰剿賊山中。忽我前隊鄉勇旗幟不動。致陣亡副將以下數十。詢知賊中多舊充鄉勇。與我鄉勇相識相訴。故臨陣觀望。會藍翎鄉勇魏中才等。請赴賊營招諭。德楞泰遣之。竟爲苟文潤所殺。詔懸賞購賊。如前購捕荷文明之例。九年正月。賊屢由安康窺漢岸。欲竄南山。皆爲楊芳兵勇所御。其分隊王世貴百餘賊。亦由平利竄川。賽冲阿追之。楊芳復屢擒山內餘匪百餘。於是南山無賊。惟嚴防漢江北岸。二月。額勒登保復出都。以欽差大臣赴陝。德楞泰圍賊太平之百里荒。四面設卡層層進逼。賊屢乘霧突圍。不能出。復絕壁宵遁。

與滄石河匪合隊五百。窺界嶺老林。諸軍會攻于竹鷄。三月。又追擊于平利。擒斬百有四十。餘賊三百奔化龍山老林。爲從來各賊未涉之境。又時冒兵勇商民。誘破小寨掠糧。東西無定。諸將士皆棄帳裏糧步追。而從征入載。久役思歸。而四月額勒登保由興安渡江督師。乃先汰遺疲病兵勇。復下令。凡士卒擒一賊者。即優遣回籍。分兵五路。人自爲戰。並伏兵各寨。以備攻寨掠食之賊。賊奔太平大寧入川。復增糾散遣鄉勇二百。五月。上切責諸將老師持久。降誦有差。而暑雨時行。山潦暴漲。兵與賊皆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榜泰楊遇春皆病。六月。詔額勒登保回京。以欽差大臣關防交德榜泰。剿賊於川陝界之鳳凰寨。擒斬百有六十。尙餘二百賊。楊遇春邀之平利。復折回化龍山。八月賊黨趙洪周聞購捕之令。乘間斬荷文潤出降。餘黨解散。乃令楊遇春賽冲阿兩路入山搜捕。而楊芳搜漢北豐紳馬瑜田朝貴三路分搜川境。先後擒斬無虛日。會寨勇擒荷朝九於南鄭。羅思舉擒王世貴於太平。各路皆報肅清。九月班師。詔德榜泰回成都將軍之任。蓋自奏報戡定後。以散遣鄉勇激變。復勞師二載。數百賊當數千萬賊。數萬兵當數百兵用。故附著之。以見寇無衆寡。患無大小云。時長麟奏善後事宜。議收器械。毀堡寨。勒保奏言。川民廬舍皆與田畝相連。多散少聚。自賊氛日熾。民皆團築高險大寨。以自守衛。而別分小寨于平地。以便耕作貿易。皆迫不得已。自戡定以來。爭還平地故居。並無懸據險阻之人。不俟官爲散遣。間有近田畝成村落者。原可聽其安聚。即如東鄉太平各縣。皆有前明古寨。即昔人避流寇之所。若慮其藏垢納汙。悉勒除毀。非特勢所難行。亦可不必。惟有設立寨首。仿保甲之法。約束民戶。禁習邪教。則守望可以相助。于詭奸與教兩益。自賊起事。至再報戡定。計先後用兵九載。費帑銀幾二千萬兩。所奏殺賊數十萬計。而官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民之罹毒者。無得而稽焉。

臣源曰。以今準古。方域陝西雍州。四川益州。而漢中興安。則華陽黑水梁州之域。自古別爲一道。明代嘗置鄜陽巡撫以統治之。界以漢沔。夾以南山巴山。襟帶背負。據秦隴楚蜀之交。旁薄二千餘里。多材木竹箭五金百穀。流毗奸宄之所託命。天子有事。常先叛後服。由四省犬牙相錯。出此入彼。且建官少。距都會遠。聲教所不暨。控馭所

不周也。當軍興之際，天子蒿然議移巡撫，移提督，屢下廷議，或可或否，愚以為宜割四川陝西湖北山內之地，設置行省，以巡撫兼提督，達闡與安居中控制，西枕漢中府，而劉寶雞秦州徽縣兩當以屬之，東抵鄖陽府，而割與山南漳巴東歸州以輔之，東北屏商州維南，而割孝義寧陝二廳以屬之，南屏綏定府，而西南割寧羌南江通江東南劉大寧等以屬之，其表僻寥闊之區，非徒增營汛，且必增州縣，使有城池廨署，學校倉庫監獄，無事得以編保甲，司教養，銷非僻于未萌，一旦偶有反仄蠢動，專閩大吏，朝發夕至，朝撲夕滅，實專權一，庶鞭長而肘不掣，蔓圖而原不燎，秦隴楚蜀豫間，不致常以腹心茹蠱，廷聞榮封豕於古者，邦國封域形格勢禁之誼，尙或有取焉，或曰王化之本在京師，春秋之誼，詳治內略治外，故安民在乎知人，而建置抑其標末也。

嘉慶畿輔靖賊記

國家自嘉慶七年川陝戡定，十三年靖閩粵海寇，十六年辛未春，天子方舉西巡狩之典，幸五臺，示得意，而有星孛紫微垣，占主兵，越二年則有天里教匪之變，天里教者亦名八卦教，聚衆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首，方是時溫承惠總督直隸，高杞巡撫河南，同興巡撫山東，文成各賊益妖煽其衆，指星象，應在十八年秋九月十五日午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則密躡京邑，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駕幸木蘭秋，獨回鑾時，伏莽行在，謀定而中外莫知也，秋滑縣知縣強克捷聞之，密封白高杞，及衛輝府知府郎錦祺，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乃捕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賊黨以事迫不能俟期，遂于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破滑，出文成于獄，強克捷死之，于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殺官圍城，而曹定陶皆破，事聞，命溫承惠會同高杞同興討賊，諸賊既倉皇起事，遂不及赴林清外應之約，林清及期，則使其黨二百餘輩，由宣武門潛入內城，藏兵械，混酒肆中，日晡分犯東華西華門，白帕其首爲號，太監劉金等引其東，高廣福等引其西，闖進喜等爲內應，而清自居黃村，尙觀河南賊集而後進，時東華門甫入數賊，即爲護軍關門格拒奔散，其入西華門者八十餘賊，反關以拒官兵，賊得內監鄉導，已知大內在西，而誤由尙衣監文穎館斬關入，侍衛急閉

隆宗門。賊至不得入。總管太監常永真縛由東華門入之二賊于蒼震門。皇子等在上書房聞變。皇次子急命進撤袋烏銃腰刀。命諸太監登垣以望賊。俄有手白旗攀垣。將踰養心門入者。皇次子發烏銃殲之。再登再殲。貝勒錦志亦以銃殲賊。賊乃不敢越垣而進。將火隆宗門。而留守京師諸王大臣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衛。敗賊于中正殿門外。薄暮忽大雷電。數賊震死。武英殿之御河。餘皆股栗竄匿。先後就擒。並擒通賊諸內監。十六日皇子諸王大臣皆飛報行在。初上行獵至伊瑪圖。將進哨。忽山源驟發。遂旋蹕。命皇子先歸。故得靖內難。及得警報。則駕已至白稠。時京師連日大風揚沙。晝晦。謠言四起。驚擾達旦。十七日上自白稠回蹕。駐烟郊。下詔罪己。並責中外諸臣泄杳尸素。致釀漢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禍。以功封皇次子智親王。貝勒縣志進郡王銜。諸大臣賞賚有差。以尙書英和代吉綸爲步軍統領。是日擒林清于黃村。十九日駕自烟郊還宮。人心始定焉。上御瀛臺。親訊首逆。及通賊太監。皆磔之。傳首畿內。李文成既據滑。以脛劍甚。不能出四方爲流寇。遂出兵圍濬。而萃精銳於道口鎮。道口距滑縣十八里。臨運河有積糧。賊恃以戰守。且爲長垣東明曹定陶金鄉諸賊號召。時溫承惠督兵大名。巡撫高杞軍濬。皆按兵不動。而山東巡撫同興聞報。踰旬不發兵。鹽運使劉清力爭始發。乃詔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佩欽差大臣關防。節制山東河南兵剿賊。陝西提督楊遇春副之。又調滿州健銳火器營兵千。及西安徐州兵數千。十月楊遇春至衛輝。卽日率親兵八十。由運河西進。覬道口。遇賊數千。卽大呼突擊。賊皆辟易。追渡河。擒斬二百餘賊。敗入道口。遇春出陣。數親兵少二人。復衝入賊隊。奪獲二屍。賊衆奪氣。遇春還北岸斷浮橋。焚渡船。欲卽營其地。扼賊咽喉。高杞等不可。時那彥成已至衛輝。聞滑賊盛。請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倫兵五千而後進。詔切責之。亦馳至軍。時楊遇春以固原兵擊賊。連斬獲。二十七日。官兵會攻道口。遇春自衝其前。所嚮賊望見。將軍輒披靡。大破之。又敗滑城來援賊二千。遂奪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千于城東。進圍滑。方是時上命尙書託津統吉林索倫兵。以辦直隸開州之賊。又命副都統蘇爾慎往山東勦曹州。時金鄉以知縣吳階守禦。得不破。而山東鹽運使劉清。故在四川將鄉兵剿賊有名。至是以文吏將官兵。大破曹州賊于趙陶之勢。

山。復定陶。十月劉清復破賊韓家廟。再破賊愚家集。皆劉清身先士卒。而總兵陳某反。隨後策應云。於是山東之賊略盡。命蘇爾慎回開州。助託津會剿。十一月破賊數千於湯二莊。署直隸總督章煦。復奏擒滑縣賊首喬克善于獻縣。直隸之賊亦定。乃詔索倫兵悉赴河南。滑縣爲古滑州舊治。城堅厚。外磚內土中沙。大礮攻之。遇沙而止。賊運道口糧峙其中。足支一載。嚴葺居民。無敢內應。官軍圍滑三面。惟北門隔葦塘未合圍。於是桃源賊首劉國明潛入滑。護李文成出收外黨。西入太行。爲流寇計。文成脛創不能騎。乃輕車出北門。招賊四千入輝縣山。據司寨。那彥成遣總兵楊芳追之。十九日伏騎白土岡。誘賊出司寨。佯走。伏起。敗之。又追擊於南首山。殺賊二千餘人。進奪司寨。李文成縱火自焚死。獲其屍。官兵齊集滑。晝夜環攻。而陝西三才峽賊又起。於是上督諸將刻期破賊。先是城外連掘地隧十餘。皆爲賊覺。或水灌之。或壕截之。至是楊芳佯築他棚進攻。而潛掘舊隧。滿實火藥。至期官軍皆三里外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城西南角雷轟地震。崩裂二十餘丈。磚石滿空。賊燒震死千百。官軍奮前奪城。及晡。諸將各蟻附而入。巷戰至夜。又殲其昏黑突圍之賊三千餘。先後共殲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餘。俘賊首牛亮臣徐安國等。檻獻京師。滑縣平。加那彥成太子太保。封三等子。封楊遇春三等男。諸將士楊芳劉清等以下。皆賞賚有差。惟溫承惠以賊起。畿甸不覺察。又將兵逗留降黜。而豫親王以先期聞賊。黨祝顯逆謀不舉發。劄封爵。以強克捷首發賊功。賜諡忠烈。世襲輕車都尉。韓城增縣各建專祠。復命那彥成等會剿陝西三才峽箱賊。箱賊者。南山木商夫役。歲饑停工掠食。更捕之。有萬二省孀衆入山。巡撫失勳遣吏講解。賊益恣。衆至數千。燒木箱。朱勳遂以教匪聞。總兵祝彪吳廷剛等。屢破斬之。餘賊悉降。時十九年正月也。自賊起。事首尾五閱月。騷動四省。而是秋黃河又決。儀封軍饟宣防交急。司農竭蹶。於是吏部侍郎吳慶復請開捐例。議者以賊起多由吏饑民困。今復議開捐輸。是吏治重弊也。久不決。上乃下詔曰。開捐助帑。原非得已之政。使籌畫有方。朕亦何樂爲是舉。遂因軍餉河工經費浩大。命諸臣籌裕餉之策。類皆空言無事實。最後英和一疏。極陳開捐之弊。而請復名糧。開礦。事亦難行。中外大臣。食君之祿。皆當忠君之事。果有生財裕餉之方。但封章朝聞。則捐例夕罷。

若徒爲書生陳言。朕久已熟聞。無庸贅瀆也。於是大學士董誥請京兌秤贏二兩。兩江總督百齡。請增典商息三分。上皆以非政體留中。而捐例遂復開。一如乾隆川運。嘉慶川楚土方銜工工賑之例。自十九年四月。至明年五月。乃止。謂之豫東例。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川陝之役。剿內地亂民。故多募鄉勇。以佐官兵之不逮。而鄉勇有守有戰。其守險保衛者。若襄陽鄖西竹山竹谿龍駒寨。已分見各記。惟隨征之鄉勇。則自文吏劉清外。莫著於羅桂二將。事多不見奏牘。不可以無述。羅思舉者。嘉慶中。以鄉勇殺賊四川。起家至節鎮。威名亞二楊。思舉用兵善。因險出奇。以少破衆。長叔營。長用伏。長用間。其得名蓋自豐城劫寨始。豐城者。達州東鄉賊王三槐巢穴。屯聚數萬。矛架成林。官軍莫誰何。適賊三千出掠。將近羅家壩。時壩中團勇萬。皆鄉民不習戰。臨敵不及五之一。餘皆遠屯數十里。或十餘里。羅思舉廁其間。獨身遇賊。前鋒數百。詭呼曰數十賊耳。直前搏戰。衆聞賊少。氣倍爭奮。遂敗賊。乃默俘獲於游擊羅定國。定國使偵賊豐城。還報。請率死士夜擄其巢。而伏官兵五百爲外應夾擊。可一舉滅賊。軍中咸狂之。且謂賊間諜。思舉憤官兵養賊。乃自請火藥數勛。夜獨往賊寨深入。得矛積火焉。風烈火熾。賊黑夜自相蹂殺。譁噪震天。奪路走。顛厓踏死無算。思舉乘亂跳身還。以無官軍邀擊。故賊得盡奔南壩場。棄器械牲畜山積。是役以一夫走賊數萬。名震川東。鄉勇從之者如歸市。於是自成一隊。號羅家軍。屢殺賊。而某弁者冒其功受賞。益甚思舉。譜諸官奪其器械。散其旅。會四川總督英善聞之。給七品頂戴。檄隸副都統佛住於東鄉。時嘉慶元年。思舉年三十有三矣。時川賊最險者。川北則羅其清冉文儒。川東則徐天德王三槐。遠徐王二賊合窺東鄉。屯城河對山。佛住恃烏合鄉勇數萬爲援。惟扼河守。思舉白佛住曰。偷渡不可防也。賊方張。請濬豫設柵。增城垣。備積石以守。不聽。思舉策其必敗。遂赴知縣劉清軍於方山坪。羅其清素德劉清。清欲招降之。無敢隨往者。思舉請行。遂同入賊營。慷慨說賊。賊諾降。次日復持檄往。賊以思舉同姓留飲。款我軍虛實。思舉知賊無降意。詭詞回營。則空無一兵。蓋劉清聞賊陷東鄉。害都統。

恐二賊合攻。已拔營宵遁矣。賊亦探官軍去。急遣百餘騎禦而追思舉。會晨大霧免。於是徐王二賊分轍石子坪香爐坪。衆各萬。思舉復請夜襲香爐坪賊寨。而伏精兵外應。參贊德楞泰許之。梯緣絕壁而上。伏火藥十餘處。會大雨不遂。翼日賊覺。棄寨宵遁。自是以藍翎千總常將鄉勇分道爲奇兵。與川東官軍犄角。二年徐王二賊敗走雲陽。將與白崖山陳家山二賊合。思舉以鄉勇繞開縣。出其前途。獲賊謀。知王三槐遣約陳家山新起賊。合拒官兵。卽冒所獲賊白旗。夜馳抵陳家山。聲言白號賊至。賊四百魚貫下山迎。思舉坐壘門。令能誦邪教者釋械入後營。見老師傳悉誅之。賊至死號呼。稱我實白蓮教。非紅兵。蓋呼官兵爲紅兵也。賊首張長庚方屯山上。望覺奔遁。出兵掩擊。殲擒四千人。釋其不能誦邪教者二三千。雲陽新起賊一舉除。宜綿奏補夔州左營千總。思舉戰功上聞。始此三年勒保誘執王三槐於雲陽。餘黨冷天祿猶負岫安樂坪。大兵環攻。三月不下。思舉復請劫寨。梯絕壁上。守棚賊恃險酣寢。盡刃之。繩引死士千餘。入其三棚。乃縱火深寨。昏夜橫突萬衆中。將明殿旂出寨大呼曰。吾豐城劫寨。思舉也。賊心膽落。潰圍走。官兵邀斬無算。旋爲額勒登保所殲。川東賊由此不振。會德楞泰圍川北羅冉二賊於大鵬寨。三月不能破。思舉徧相地勢曰。賊各隘皆壘石嚴守。惟山後懸削數十餘丈。賊必恃險。請鉅巨竹數十爲長梯。每尺間以踏繩。倚諸絕壁。而兩面以人持其長維。官兵日夜攻其前。使不暇他顧。則可乘間擄也。許之。乃從死士四十。各爲暗號。攜火彈宵攀而上。官軍望火起。萬礮齊逼。惟留一路以縱賊。賊夢中起。昏黑相殺。爭墜死無算。其由一缺逃死者。均爲伏兵所殲。共殲賊五千。俘七千。而四十人無一傷者。德楞泰計賊必遁。回方山坪舊寨。使總兵朱射斗以兵三千據其寨。而思舉伏鄉勇千餘於隘。薄暮賊果至。伏兵格之。賊突奔山上。復爲官兵壓擊。圍斬幾盡。次日搜獲羅其清於山峒。奏擇守備。川北賊自此不東擾。四年隨參贊德楞泰。剿平天元於江油馬蹄岡。過賊七伏。始獲賊謀。知已陷伏中。聞賊各攜毛竹牌夾溼絮以禦矢銃。乃急令兵多拾糞石。未里許。伏果起。官軍矢銃不能制。各路皆敗。惟左路亂石雨擊。賊皆棄竹牌反走。絆蹶滿路。追斬千餘。遂教參贊於前山。咫尺相及。轉敗爲勝。思舉冒所獲賊旗以追賊。復殲賊首雷土王於新市場。進攻火峽。寨崖周環如堞。賊伏

壕中。矢統不入。欲俟我矢稍盡而乘我。乃令軍士皆仰空射。矢雨其寨。賊譟亂。遂蛾傳乘之。賊奪隘奔潰。自是不敢迎戰。望風其遁。復渡嘉陵江而東矣。時勒保復以六品領隊大臣來川。桂涵患七十五死戰。恆欲隨勒保。自是遂與思舉分路。會陝賊入川。連敗薛大烈。桂涵兵於開縣。思舉隨七十五赴之。請分兵間道繞出賊後。七十五以路險不許。徑搗當加灣。而思舉潛用鄉導趨後路。適賊已摧提督軍。恃勝不設備。鄉勇乘後山突潰之。逐北二十里。當山隘有巨阱。深不測。左右兩崖。賊被追急。陷其中者千餘。擒斬數千。俘賊首向入。並奪司薛大烈敗軍所失騾馬器械無算。時提督七十五已劾思舉違節制。至是乃大喜過望。追回其劾云。自是隨七十五轉戰川陝湖老林間。賊無定勢。兵無定向。其在房竹間。缺糧七日。煮馬韃皮陷賊肉以追賊。視前戰川東北時尤難苦。復偪賊苟文明等自湖北入川。由大寧太平出山。向通江巴州。時鄉勇半載未領糧餉。衣狗皮。躡草屨。人皆呼曰丐兵。及戰勝。則笑曰丐兵破賊。至是追賊過達州。六日。補領兵餉。士氣始飽。會七十五以事被逮。思舉檄赴參贊軍。而川北賊張天倫魏學勝焚掠儀隴。屢敗總兵田朝貴。七年正月。勒保檄思舉往援。賊狂田朝貴易輿。專蹈其瑕。思舉乃繞道還。冒田總兵旗。賊望見爭趨之。爲我軍所破。而他鄉勇冒思舉八卦旗者。賊望見輒反走。後大破賊於東鄉。新張天倫魏學勝。又擒劉朝選於老林。破齊國點於通江。又與總兵羅聲皋擒張簡羅道榮於巴州。勒保皆以其功予他將。劇賊熊入者。曾害提督穆克登布於南江。勦以伏陷官兵。奉旨嚴捕解京者也。思舉俘諸太平之仙女。並獲穆克登布所佩銅佛洋表。經略額勒登保大喜。設提督位而磔祭之。然勒保已先奏。參將陳弼於大寧斬熊入矣。如不能復奏何。八年秋。三省肅清。奏以寧陝鎮總兵楊芳專搜陝賊。而思舉以太平協副將專搜川賊。深窮太平大寧開縣通江各萬山中。又二載始靖餘孽云。而十年七月。復有陝西寧陝鎮兵之變。思舉聞變。欲以太平協兵千餘襄糧疾趨。掩其不意。而署太平同知袁詩秀。以越境不肯備餉。阻其行。後賊破洋縣。遂脅從數千。德榜泰至。調兵萬餘剿之。僅以招降蕺事。自是川陝兵果數叛。明年西鄉瓦石坪營兵變。思舉急選兵三百。以其半扼竹峪關。而自率其半。二晝夜馳至西鄉。據山多張幟爲疑兵。俟二更下山襲之。則賊已遁回巢。副將祝廷彪又

遣卒來言。已赴賊營招撫。約勿擊。思舉陽諾。而疾馳歷其壘。賊傾壘出。我軍乘高雨石奮擊。每卒皆長驅數十賊。遂追入巴山。與陝兵合蹙之。是役徵思舉神速。賊幾再滋蔓。由五郎兵變姑息致此云。思舉十八年。擢重慶鎮總兵。二十年。命討川西。徵外中贖對番會破之。道光十一年。命剿湖南永州江華瑤趙金龍。別詳湖粵平糶記。然其奇功皆在未建節鉞時。軍中號曰羅必勝。言晦夜劫營必勝。崖溝間道必勝。冒旗誘敵必勝也。江華小捷。懋賞世封。天以追酬川陝百戰之勞云。魏源曰。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蓋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檄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盜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毋復株連。世始知其所自來云。源嘗遇諸川東道署。酒酣袒身相示。自戰創斑斑外。爲親割股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世不知思舉。乃以藥馬叱咤蒙思舉也。

桂涵者。與羅思舉皆東鄉人。膽智趨捷。不知生產。橫行鄉里。屢觸禁網。遂不知所之。時或見於人家瓦屋上。及幽壘。遂洞荒寺。敗舍間。足嘗裹鐵沙數十斤。蓬頭敝履。行千里外。聞川楚軍與官募義勇。皆來歸。各起鄉兵以拒賊。時蹈賊瑕。或昏夜獨入賊營。返往數四。賊來報復。輒遠颺。已復左右擾之。往往數十騎走賊萬衆。由是兩路義旅。遂爲川東北最。涵初與其父桂天聰。率族黨起義。屯罐子山。萬賊來攻。涵率壯士數十伏隘。大呼躍出。賊辟易走。嘗從官軍戰潰。涵率伍伏林莽。伺賊過。反擊其後。轉大勝。募營山中。徧織草樹爲號。賊知涵兵少。張虛勢。夜半襲之。則空營。忽鼓譟。伏四起。賊不測。反走。歸路已爲木石塞斷。大潰。天明仍不見一卒。其權奇多類此。嘉慶三年三月。從總兵朱射斗攻徐王二賊於金莪寺。垂破。擲火觸柵倒。熱硝桶盡轟。驍賊乘勢突出。官兵且戰且退。至山半被圍數重。涵率寨勇據山旁二礮。乘賊與官兵戰。出截其尾。襲其寨。賊始潰退。回攻二礮。積柴巖下。礮中扇以風板。烟焰四散。賊掘山溝灌礮。礮中開竇。燻之。又兩山築望樓。賊謀來探者。輒鉉斃之。賊患寨勇與官兵犄角。遂移屯重石。香爐坪。朱射斗躡其後。涵及思舉各伏鄉勇。伺賊渡溪河。突出扼擊之。賊自相蹂躪。溪爲不流。五月。官兵追香爐坪賊而西。時達州東鄉太平新寧。民被賊焚掠。圖報復者聞之。爭挾矛矢來追。及賊淨土庵。德楞泰明亮穆克登阿朱射斗四軍扼其四面。賊攻朱射斗營。自晨至午。營垂破。忽鄉勇四山擁擁而出。不知其數。各

標樹葉爲號。涵及思舉倡先陷陣。呼聲震山谷。賊寨火藥忽發。烟塵漲天。勢土崩尸積數丈。斬教首孫士鳳。官兵又礮擊其竄賊。賊窟林中相望。樹爲之折。明年。林木皆爲屍氣蒸死。自賊起以來。無此大創。餘賊二三千北走太平。泥沒頂踵。無復人形。沿途寨民爭擊。東西竄。蜀賊莫猾於徐王。至是大蹙。使非湖北齊王氏姚之富等相繼入川。則不再戰而殄矣。四年二月。副都統德楞泰擊徐天德於長壽之雲台鋪。參贊額勒登保引勁騎橫衝之。賊大潰。追及平井鎮。賊詭令婦女酒食以待。追兵前隊至。正飢渴。就飲食。爲伏賊所害。涵及思舉領鄉勇至敗之。又轉戰及開縣之白橋。賊伏騎橋左右。而整裝橋東以待。德楞泰望之曰。是有伏。令涵思舉出其左。他將出其右。自率中隊馳之。賊大北。五年閏五月。涵從阿哈保等追高馬二賊於龍安。分營兩山之左右。涵率鄉勇百人馳之。賊辟易。官兵不繼進。賊回攻兩山軍。軍潰入林。會暮微雨。賊退。涵集潰卒從林中突出截之。賊疑中伏亦大潰。是時奉旨招撫。荷從罔治。而賊探騎所至。搗去騰黃。解散無幾。至是涵從朱射斗敗王光祖於雲陽縣。降賊數千。縱其首李甲歸營。招其餘黨。列械前行。於是降者日至。明年桂涵從薛大烈阿哈保等別屬勒保。始與羅思舉分路。六年正月。繳李顯必於店子河。九月追賊墊江。賊畏索倫射手。夜走鄰水大竹。涵料賊必趨達州。先往伏衛家溝。暮食待戰。賊果至。伏起與大兵夾擊之。十一月涵以游擊隨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等賊於通江。至小中河。天大雪。賊謂官軍必不出。酣歌不爲備。涵領鄉勇冒雪宵進。官軍不得已隨之。四鼓抵賊壘。賊巡柝者畏寒。皆縮伏帳中。黎明四面乘之。賊望平曠奔軼。遇索倫勁騎無一免者。七年六月涵以參將追徐天德至絲羅垣垂垂。而左右寨民不辨。疑官兵爲賊。截其道路。遠總兵田朝貴伏兵於前。徐天德誤奔入。涵至夾攻獲焉。大抵賊將至。輒以探騎先。一騎被殺。則他騎皆反報大隊先遁。或預備以待。涵每伏勁卒俟其探騎過。則全擊之。而突衝其大隊。每獲奇捷。自後轉戰開縣。新寧。太平。大竹。東鄉。長壽。忠州。鄰水。江北廳。新獲二三千。皆殘敗之賊。無大戰。故不具書。其戰江北廳也。軍方勝於秦羅坪。夜犒賞酣飲。賊突出老林。大呼偪壘。衆皆失措。涵堅壁不動。比曉逐之。斬其渠而還。其富河場之捷。獲賊數百。檻送長壽縣。方殘破無監獄。繫諸鼓樓。三更乘守兵睡熟。羣破械焚殺。涵聞夜馳二

百里一鼓擒之。其在雲陽。適經略追苟文明餘黨至太平。大軍尙未至。賊營山上燎薪禦寒。涵率數十卒夜至。使半伏河岸。半襲山上。賊驚潰爭跳崖下。岸兵騰躍斬之。如刺飛禽。軍中語曰。戰莫樂崖下。八年五月。經略參贊會兵三省之交。分兵搜捕老林。路險餉艱。且皆百戰猾賊。涵及思。舉夜襲賊於太平之望鄉台。賊先有備。分隊出我陣後。鏖戰竟夜。月斜。彗星亂。陸兵與賊俱潰。涵思舉收軍。騎士約翌日決破賊。比曉賊已入陣突圍。聲震山谷。兵賊皆力盡乃退。九年正月。賊復闖入老林。官兵鑿山伐木通道。山谷蟻絕。軍不成隊。糧不濟。飢。軍中語曰。關莫苦穴中。九月。涵以副將從。經略參贊圍餘匪於太平之火燒梁。山峻無路。涵計賊圍久必出。劫糧。請以步兵繞伏山後。從之。竟日始出山背。賊驍銳千餘。果至。殺傷相當。諸將以此次不滅賊。將更滋蔓。皆死戰不退。半日竟殲之。於是前山拒守者皆膽落。不日殄盡。川陝肅清。十年十二月。綏定府復有新兵之變。初。寧陝叛兵招撫後。士驕甚。流言無忌。有綏定營兵陳得先等。中途以借餉。圖脅營弁。羅思舉策其歸。必變。密札綏定守備王國雄。令遣悍卒。因事過太平。欲便宜誅之。王國雄以己非太平屬。置不答。及是。果爭餉激變。國雄及兵備道嚴世鉉。知府王世濟。皆踰城遁。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使出城。受約束。而募勇守城。桂涵率親兵百人馳至。合鄉勇一鼓擒斬之。桂涵以川北鎮總兵至四川提督。道光十七年卒。今內地用兵。動募鄉勇。莫難於統領號令之人。羅桂其著者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二將有焉。

附嚴如煜前後鄉兵行

前篇曰。紅旗炮修上城頭。繞城畫角雲慘愁。羽繳星羅募鄉勇。大旗小旗森戟矛。鄉中憂快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懸輪營。奮取功名如折矢。夜宿沙場刁斗鳴。酒酣高唱氣驕橫。黃巾十萬勢衝朝。來歷軍門雲不動。排弩架礮守邊營。將軍有令領持重。豈無中黃貴胄士。軍令森嚴相率。鄉兵憤怒火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驅若驅羊。諸軍鼓譟相繼。巖巖翻箒無處尋。巖巖削瓜箒屯雲。憑高負險傷我軍。仰視強相徒怒噴。將軍下令懸重賞。就擒賊者銀千兩。幾輩貪賞不顧生。前者頂踵後者上。藤篋雲縛獻軍門。一軍歡喜得好仗。推牛饗士軍健。前夜奏甘泉。月三挂。幾番開庫賞鄉兵。謝恩叩頭頭有血。歸來就地作博場。偷項千金如玩雪。前日班師推鷄尾。

中有一人泣不止。十年百戰掃境。兩手依舊空男子。悔要銀錢不要官。那有功名誇鬪風。
後篇曰。大紅旗。小紅旗。大小黃旗共迷離。七里蟻蛇稱健兒。五日十日遭路壅。居人慄慄行人悚。聽說前途攔禦。
勇。夥勇十人九頭劣。中有一人獨悲咽。哀哀細從召募說。憶昔昔苗疆。乙卯烏巢河神隨征討。營鋒亂射百無虛。
火伴都死一身保。聽說妖氣起荆襄。連州刺賊尤披猖。漸無顏面回故里。報名再吃鄉兵糧。委府作軍探。湖北又
河南。最後隨營過境關。鐵騎黑河大巴山。老林百日無完衣。肘見腫決血流腫。一釐二十錢。米斗二千。始得包
裹作晚餐。青楓樹濕燒不乾。昨到與安城。糧船如魚鱗。又見守營卒。個個衣服新。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吾無名。
十年飢餓人已老。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旗拉。區區微勞誰見收。功不收。亦無愁。依然無面回鄉里。甘心
老向南山死。

道光洋艘征撫記上

道光十八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言。敬籌國計宜防漏卮。近年各省漕賦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銀。每兩兌錢千。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其洋錢價。亦因之遠長。而銀少價昂之由。由於粵東洋船鴉片烟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無返。此烟來自英吉利。洋人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者以敬擊沉海中。而專誘他國以耗其財。弱其人。既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安南嚴令誅絕。始不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心。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積重難返。非雷厲風行。不足振聾發聵。請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中外覆奏皆主嚴禁。惟湖廣總督林則徐所奏尤剴切。言烟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上謂為深慮遠識之言。詔林則徐來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書。佩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東查辦海口節制水師。初鴉片烟在康熙初。以藥材納稅。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不過二百箱。及嘉慶元年。因嗜者日衆。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至三四千箱。始積澳門。繼移黃埔。道光初嚴禁。復後於零丁洋之躉船。零丁洋者。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為中外商船出入所必由。洋艘至。皆先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貨入口。凡閩浙江蘇商船即從外洋販

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議價。而從口外運入。始釐船尙不過五艘。其烟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籌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時羈縻。徐圖驅逐。於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前此定例互市。以貨易貨。不准紋銀出洋。洋商歲補內地貨價銀四五百萬元。逮後則但有外補洋烟之價。絕無內補貨價。於是援例影射。藩籬潰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而水師積習。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洋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師船代運進口。於是韓肇慶反以獲烟功。保擢總兵。實戴孔雀翎。水師兵人人充囊。而鴉片烟遂至四五萬箱矣。京卿中有奏請將鴉片烟。照藥材收稅者。不報。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驛抵粵。傳洋商伍怡和。索歷年販烟之洋商查頓顛地。時查頓已聞風先竄。惟顛地隨英吉利公司領事義律。由澳門至省城洋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之。並於省河之獵德礮台。筏斷來往。諭令將零丁洋二十五艘之烟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則斷辦水停貿易。又以禁烟事宜。策問書院士子。皆以水師包庇販私對。於是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終以鄧廷楨所保。不能盡正其罪。公司領事者。英吉利國王所派洋官司貿易者也。他國皆洋商各自貿易。惟英吉利別有公司。皆通國富商合資銀三千萬圓。而國王派領事一員總管之。凡與中國官吏抗衡築黨。皆領事所為。故他國如中國總務之散商散輪。而公司則猶總務之總商整輪也。初。議三十年為一局。繼展限六十年。道光十三年。公司局散。粵中已無領事。此洋務第一轉機。而總督盧坤初至廣東。未悉利害。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初至者曰勞律卑。即以兵船闖入虎門構釁。勒令歸國。再至者即義律在粵三載。至是既被圍省館。不能回澳。始於二月十二日具印稟遵繳。並將駛往東洋之烟船。盡駛回粵。共繳鴉片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每箱百有二十斤。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餘斤。林則徐會兩廣總督鄧廷楨。親駐虎門驗收。以四月六日收畢。每箱約賞茶葉三觔。其烟土請解京師。詔即在海口銷燬。毋庸解京。俾沿海民人共見共聞。咸知震懼。林則徐會同督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灘高處。周

圍樹柵，開池浸漬，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焚自然，夕啓涵洞，隨潮出海，其鴉片共四種，最上曰公班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尤貴，皆產於東印度之孟阿臘，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刺薩，其印度洋埠發票，有每月發至萬有二千餘箱者，雖間售南洋各國，而中國居其大半，歲不下五六萬箱，其烟在印度本地，每箱值價銀二百五十元，至廣東則價銀五六百元，為利一倍，共燒燬資本銀五六百萬元，並利銀共千餘萬元，時有各國洋商，聞風來觀，作文紀事，頌中國之政，林則徐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澳門之奸商，不許逗留內地，其續至商船有鴉片者，僅自揣不敢報驗，即日回國，亦免窮追，其進口之船，均應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其令過嚴，已非律載蒙古化外人犯殺罪准其罰牛抵償之例，時西洋彌利堅諸國，皆遵具結，於是義律由省下澳，稟言躉船販烟之弊，極須設法早除，如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並稟請准本國貨船泊卸澳門，此洋事第二轉機，林則徐以澳門向例，惟准設西洋額船二十有五艘，若英人援此例不入黃埔，則海關虛設，而私烟夾帶，何從稽察，嚴駁不許，義律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言必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半年，原可少需毋迫也，而五月內，復有尖沙嘴洋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諭義律交出人犯抵罪，義律拘訊黑夷五人，未獲正犯，懸賞購告犯之人，亦非故意抗違也，七月，林則徐與鄧廷楨遵例禁絕新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居洋人，原為經理貿易，今既不進口貿易，即不應逗留澳門，義律率其眷屬，及在澳英人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貨船，於是義律始怨，暗招洋埠兵船二艘來粵，又擇三大貨船，配以礮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為名，突開礮攻我水師船，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翻雙桅洋船一，杉板船二，及英人所雇呂宋躉船一，八月，義律遂託澳門西人代為轉圜，願將躉船奸商，盡遣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惟不肯具人，即正法四字，此事第三轉機，而林則徐以與各國結不盡一，必令書人，即正法之語，且責繳凶犯，旋有英國二貨船，遵式具結，於九月晦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且稟請毋攻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凶犯未繳，擲還其稟，時我師船

五艘。在洋彈壓。彼見前稟不收。見我師船紅旗。即發礮來攻。蓋西人號令。紅旗進戰。白旗止戰也。關天培開礮應之。擊斷洋船頭鼻。西兵多落海死。十月初。又回攻我尖沙嘴迤北之官涌山礮台。不克。洋船恐我乘夜火攻。又水泉皆下毒。無可汲飲。遂宵遁外洋。前此九龍山之戰。奏奉批諭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慮過於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詔曰。英吉利自禁烟之後。反覆無常。若仍准通商。殊非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綏撫外人。恩澤極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即將英吉利貿易停止。且於原奏中洋船邊法者保護之。桀驁者懲拒之語。批諭云。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烟而並斷英人貿易之本末也。上又以大理寺卿會望顏之奏。欲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交兩廣大吏議奏。林則徐力陳不可。且言各國不犯禁之人。無故被禁。必且協力謀我。始變前議。自封港以後。英商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慙怨。於是義律於十一月。復遣人稟言在粵辦事多年。實欲承平。今諸事擾亂。心多憂慮。自後請遵照大清律辦理。而無違國王之法。乞仍許英人回居澳門。俟國王諭至。即開貿易。此粵事第四轉機。而林則徐以新奉諭旨。不便驟更。復屢斥堅絕。其國貨船。先後起碇揚帆。駛出老萬山者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觀望流連。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並以鴉片與之交易。趨者如鶩。時林則徐已奉命總督兩廣。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師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毒攻毒。遂招募漁艇蛋戶。授以火船。領以弁兵。於二十年正月。先赴各島潛伏。約俟月晦夜乘退潮往。乘長潮還。游擊馬辰等四路分進。出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燒燬烟碼夷匪船共二十三。岸上蓬寮六。生擒奸民十餘。焚溺死者無數。洋船帶火。倉皇開避。我兵勇乘潮急還。無一傷者。是時吸烟罪狡販烟罪斬之律。已頒一年有六月之限期已半。各省查辦日嚴。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國中。聞廣東罷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囤積不肯出售。市價踴貴。我閩粵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倫敦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銀鉅萬。以供支發。義律已回國請兵。時女王令國人會議。其文武官皆主戰。其貿易商民皆不欲戰。連日議不決。最後拈鬮於羅占士神廟。三得戰。始決計。國王命其外

威伯麥爲統帥，率兵船十餘，加以印度駐防兵艦二三十艘。二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尙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爲之論。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兵船於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洋船二，驚白洋人四。又有大洋船桅帆著火，棄旋駕逃。先後延燒大小匪艇十有一，擒獲漢奸十有三。五月英國大小兵船十二，並車輪火船三，先後至粵泊金星門。其餘盡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組以鐵索，乘風潮攻之。洋船皆急駛避，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人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具知西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蛋戶。於是招募丁壯五千，每人給月費銀六圓，贖家銀六圓。其費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於虎門之橫檔嶼，設鐵練木筏橫互中流。購西洋各國洋礮二百餘位，增排兩岸。又雇同安米艇紅單船，拖風船共六十，備戰船又備火舟二十，小舟百餘，以備攻剿。并購舊洋船爲式，使兵士演習攻首尾躍中船之法，使務乘晦潮據上風，爲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親赴獅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壯甚。至是又下令每殺白洋人者賞銀二百圓，黑洋人半之，斬首逆義律者銀二萬圓，其下領兵頭目，以次遞降。獲兵艘者除火藥礮械繳官外，餘盡充賞。於是洋船之漢奸，皆爲英人所疑忌，不敢留，盡遣去。其近珠江之內河，在澳門西虎門東者，盡以重兵嚴守。其餘海口多礁淺，非船艘所能入。洋船至粵旬月，無隙可乘。遂乘風竄赴各省。是月，洋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廈門。時水師提督陳階平，先期告病，總督鄧廷楨，督金廈兵備道劉耀春，礮中其大兵船火藥槍，沈之。又募水勇數百，僞裝商舟出洋，攻之於南澳港。是夜無風，洋艘不便駛避，且舵尾無敵。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銃彈不能中，遂壞其舵尾，擲火罐噴筒，燬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艇始竄遁。六月，全艘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中礮折股，旋死。其分出之船，遊奕閩粵。時時窺伺。七月，洋船突攻澳門後之關閘，我守兵礮沈其數小舟，傷其洋目洋兵數十。八月，林則徐偵洋帥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將陳連升，游擊馬辰等，率五兵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馬辰先遇洋帥之船，即乘上風攻之。礮破其頭鼻，船敵兵溺。圍攻良久，洋船彈已盡，僅放空礮。於是他船以小舟十餘來圍馬辰之船，而洋帥之船，乘我兵與他舟相持，即乘

間竄遁。撈獲死屍餘。及軍器師旗入奏。遂奉賞功。啓覺殺人滅口之嚴旨。蓋自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馮爾恭阿。提督祝廷彪。束手無策。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洋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蜚語上聞。言上年廣東繳烟。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致激變者。又有言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江總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江甯波視師。且敕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命侍郎黃爵滋。祁雋藻。赴福建查勘。適七月。洋酋伯麥及義律。以五艘駛赴天津投書。書乃其國巴厘滿衙門寄大清國宰相之詞。多所要索。一索貨價。見初次來書。尙不敢顯言烟價。但以貨價爲名。及二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市埠。三欲共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烟之船。貽累岸商。六欲盡裁洋商浮費。直隸總督琦善。收書奏聞。是時洋兵艘並未北上。志在求款通商。尙未決裂。使控馭得宜。盟約立就。天津巡道陸建瀛。言洋人所求前三事大。後三事小。請以免稅代烟價。以澳門爲市埠。以海關監督與之平行。但必嚴持禁烟爲名。以鴉片烟之至不至。決數事之許不許。其通商裁費事宜。則令仍回廣東與林則徐定議。既可服外人之心。亦不失中國之體。此專事第五轉機。而任事者以爲在津速結則功小。不如張之使大。遂一切不決許。且於復書中。即言上年廣東繳烟。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詔以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鄧廷楨之職。留粵聽勸。並敕沿海各省不得開敵。八月。洋船自天津起碇。以中國無決允之語。不肯歸定海。惟撤兵船之半赴廣東。先是林則徐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洋船。憤貿易爲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歸。亦必回國。各調兵船來與講理。正可以敵攻敵。中國造船鑄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此時但固守藩籬。即足使之自困。若許臣戴罪赴浙効力。必能殫竭血誠。克復定海。以慰聖慮。不報。九月。義律回浙。入見伊里布於鎮海城。索俘僑安突德。及七月間。餘姚知縣汪仲洋。陷軟沙之洋舟。及黑白夷數十人。至是索之。不果而去。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洋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洋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

豈仇林總督而來耶。是時直隸山東爭以敵情恭順入告。山東巡撫託渾布遣人覲洋船歸。至有各人向岸羅拜之奏。而廣東載撤水師之船。已半途被虜矣。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律先後繳烟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叔船之役。何人先開砲。欲斬副將以謝之。而兵心解體矣。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爲漢奸。英人撫而用之。詔爲戎首矣。撤橫槽水中暗椿。屢會義律於虎門左右。洋船得以探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盡泄矣。聽鹽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奸人顛地之變。義律所奴視。益輕中國無人矣。義律與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來敵。即不准和。於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報緝漢奸者。則訶曰汝即漢奸。有探報洋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爲。謂可得外洋懼心。而敵人則日夜增造三板小船。招集販烟之蜈蚣艇蟹艇數百。此外火箭噴筒竹礮攻具增造不可數計。水師提督關天培。密請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議。固拒不許。儂洋商烟價銀七百萬圓。而其心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廷楨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鼎峙。爲粵海適中之地。環以尖沙嘴裙帶路二嶼。藏風少浪。若令英人築臺設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既據以奏聞。至是不能自背前奏。又無以拒義律之求。筆舌往反。終無成議。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乃虎門外之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升守之。連升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百。洋船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後攻其背。陳連升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隊復擁上。衆五倍於我。我兵以扛礮前後藏二三百。而火藥已竭。賊火輪三板船又趨赴三門口。焚我戰艘。水師兵或潰或死。其橫槽靖遠威遠各礮臺。僅能自保。且俱隔於洋船。不能相救。陳連升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礮臺。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游擊馬長等。尙分守鎮遠威遠靖遠各礮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泣。天培遣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閩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不問。惟連夜作書。令鮑鵬持送義律。再申和議。於烟價外。復以香港許之。並歸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於正月赴虎門。宣義律於師子洋。既而正月杪。批摺回不允。於是事復中變。初琦善之陞

辭也。率面諭以英人但求通商則已。如懲挾無厭。可一面羈縻。一面防守。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黨攻陷礮臺。大肆猖獗。上震怒。於是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旨。並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則徐鄧廷楨同辦洋務。然琦善不與林則徐商議一事。且洋人和議已絕。尚不許關天培增兵。藉備而彼則號召日多。器械日備。兇鋒百倍於前矣。二十一年正月七日。下詔暴逆人罪惡。特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戶部尚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聲罪致討。命刑部尚書祁項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方入覲。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英人已於二月五日乘風潮連破橫礮臺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死之矣。虎門各隘所列大礮三百餘門。並林則徐上年所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皆爲敵有。湖南兵千餘新到。琦善倉卒即遣禦之爲浦。甫交綏。粵兵先走。湖兵且戰且走。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矣。廣東省河廣闊。惟東路二十里之獵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黃簾。河面稍狹。可以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總兵段永福率千兵扼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爲陸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又使總兵長春以千兵扼大黃簾後五里之鳳凰岡。惟築礮壘橫木筏。未沉石下木椿。洋船可闖而過也。其獵得及二沙尾。雖沉船塞石。而無兵礮守禦。敵船至。可拔而除之也。英初警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內河虛實。使白洋人持書至鳳凰岡議款。從以漢奸沿途探水。總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任漢奸導白洋人徧歷礮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於是分路深入。破鳳凰岡營。進攻東西礮臺。海珠礮臺。盡扼獵得大黃簾兩咽喉矣。時琦善已革去大學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復以英人香港僞示奏呈。有爾等既爲大英國子民。自應順之。於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產。鎖逮來京。英人見朝廷赫怒。局勢大變。恐和議永絕。且洋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以濟餉。各國商船罷市久。亦皆各之。乃於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頭目。與洋商伍怡和調停。遞書言如欲承平。不討別情。但求照舊通商。如有私夾鴉片者。船貨入官。蓋並琦善所許之烟價香港。皆不敢求矣。楊芳諭令退出虎門。義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是時門戶已失。賊入堂奧。兵潰民散。礮械俱乏。倉暫款無一退敵緩兵之策。而烟價埤地皆不索。亦足申朝廷折

衝樽俎之威。與琦等未逮以前。情形迥異。是專事第六轉機。而楊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時。聞粵中和議將定。先爲給礮堆貨之奏。以逸附琦等。因己不取信於上。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粵中開門揖盜自潰藩籬。非權宜不能退賊收險。以屈爲申之故。與目前洋人震懾天威。國體已振。勢機大轉。不可再失之故。及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鷓張。立可剿辦之故。但影響吞吐其詞。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撫。非命將出師本意。不許。是時定海之洋船亦至廣東。共五十六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門。舳艫相接。徧樹出賣鴉片之幟。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礮攻具未集。暫駐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墳。並抵廣州。奕山問計於楊芳。林則徐。二人皆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洋船退出。獵得大黃燻之外。連夜下椿沉船。岸上迅速沙城。守以重兵。火礮爲省城外障。俾西人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船礮兵勇。以守爲戰。俟風潮皆順。葦筏齊備。再議乘勢火攻。庶出萬全。是月林則徐復奉馳赴浙江軍營之命。蓋去冬浙閩總督顏伯勳。浙江巡撫劉韻珂。署兩江總督裕謙。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裕謙奉命赴浙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故上命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往會辦。以防英人敗竄赴浙。而是時英人方據省河咽喉。我兵實無勝算。且攻具未齊。所募福建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楊芳不欲浪戰。奕山初至亦然之。旣而惑於翼長隨員等之言。以不戰則軍餉無可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欲倖倖一試。遂不謀於楊芳。即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洋船。一屯西礮臺外。出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東礮臺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詣楊芳。卜休咎。楊芳大怒。拔劍忿詬。而兵已不可挽。時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舟攜火箭火彈噴筒分路伏。聞礮齊起。以長鈎鈎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礮破其二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其被小舟圍焚。適免之大船一。火輪船一。滿洋人數百。義律自洋館登舟竄免。其洋館中貨。爲四川湖南兵虜掠一空。並誤傷彌利堅數人。甫黎明。而洋兵大集。反乘順風。我兵退走廣州城。三面臨河。街市鱗櫛。繁麗甲南海。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城港內所備攻敵之木筏材料數百。油新船三十餘艘。皆爲敵人火輪船及漢奸所燼。其筏材皆運至廣西。費以數十萬計。越三日。義

律投書約詰朝大戰。至期敵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至新鑄八千鎗大礮。本洋人所畏懼。而位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四面受敵。礮架不能旋轉取準。奕山用文吏李湘芳西扯本爲翼長。將各省之兵。互調分配。各雜營伍。兵將皆不相習。潰走則互相推諉。所發鹽菜口糧。厚薄不均。邪項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擁擠無紀律。各擇便利。虜取貨物。奕山又盡派重兵於東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於是天字礮臺及泥城。及四方礮臺。一日皆失。守天字礮臺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將尙昌與參將劉大忠。守四方礮臺者。總兵長春。天字礮臺上八千鎗大礮。未及一放。即爲洋兵鎗以鐵釘。四方礮臺者。在城北後山之頂。俯視全城。國初王師攻圍廣州。半載不能破。及奪後山。置礮俯擊。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早當拆毀而阻上山之徑。乃官兵反設礮其上。已爲失策。且其地距水次十餘里。層巒峭徑。一夫扼險可拒敵。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官兵無一阻截。至山下僅百餘人。而守臺兵望風爭竄。隕墜死無數。洋兵垂手而得險要。連夜於臺下築土城。運火藥。於是閣城軍民。如坐罪中。而聽甯上之下石矣。將軍參贊。不斬一逃將逃兵。反開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箭礮彈。與四方臺上之礮聲。如雷如雷。晝夜不息。幸大雨益注。其箭彈非墜地塘。即墮空地。無一延燎。內城貯火藥二萬勸。漢奸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爲兩所滅。惟內城上高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於甍脊。人無固志。第七日洋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樞覺皆破。諸帥避入巡撫署。面無人色。議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款。義律立索軍餉銀六百萬圓。烟價在外。香港再議。限五日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洋船始退出虎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樹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萬圓。餘於藩庫運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而烟價及香港亦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礮臺洋兵下山回船。義律即促將軍參贊離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隆文於講和時。即憤志成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即卒。初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有不問是非而殺之者。粵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或聞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結民心。故

雖有擒斬敵人之賞格。無一應命。當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爲湖南誣殺。義勇大譁。數百人擁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風竄。將軍參贊摘段永福領頂慰解之。始散。而洋兵亦日肆怪掠。與粵民結怨。及講和次日。洋兵千餘。自四方礮臺回至泥城。淫掠。於是三元里民憤起。倡義報復。四面設伏。截其歸路。洋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帥曰伯麥。奪首大如斗。奪獲其調兵令符。黃金寶勅。及雙頭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百餘人。奪其二礮及槍械千。義律馳赴三元里救應。復被重圍。鄉民愈聚愈衆。至數萬。義律告急於知府余保純。是時講和銀尙止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尙令圍礮洋兵。生獲洋人。挾以爲質。令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所欲。此粵事第七轉機。而諸帥不計及此也。反遣余保純馳往解勸。竟日始翼義律出圍回船。十七日洋船漸次退出。其大船有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械而火之。祁墳諭始解散。而新安縣武舉人庾體羣亦於初四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洋乘潮攻洋船於虎門。轟其後船。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乘夜竄遁。又佛山義勇亦截擊於龜岡礮臺。據上風。縱毒烟以眩敵目。礮殺數十。又破其應援之杉板洋舟。大帥先後奏聞。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反不如區區義勇。其一切交部議處。義律亦慚憤強出僞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語之曰。爾自謂船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槍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義律偵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開。翻然思變計。不逾月。遂復有廈門之事。

輸曰。春秋之義。治內詳。安外略。外洋流毒。歷載叢癘。林公處橫流潰決之餘。奮然欲除中國之積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爭各於勒敵繳烟。其深悉洋情者。則知其不由繳烟而由於閉市。其閉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結。二由不繳洋犯。然貨船入官之結。懸賞購犯之示。請待國王諭至之稟。亦足以明其無悖心。且國家律例。蒙古化

外人犯法。准其罰牛以贖。而必以化內之法繩之。其求之也過詳矣。水師總兵奏報審訊。而仍以掣肘免罪。曷不以外洋沒產正法之律懲之乎。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關胥。所肥盡起家不貲。今既傾繳洋商千萬之烟費。不當派捐洋商數百萬之軍餉乎。誠能暫寬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師之武備。盡除海關之侵索。以羈遠人之威懷。奏仿欽天監用西洋歷官之例。行取彌利堅佛蘭西葡萄牙三國。各遺頭目一二人。赴粵司造船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以傳習之。如習天文之例。其有洋船洋礮火箭火藥願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准以餼械火藥抵茶葉烟絲之稅。則不過取諸商捐數百萬。而不旋踵聞。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兼以其暇。增修粵省之外城。內河之礮臺。裁并水師之員缺。而汰除其冗濫。分配各艦。練習駕駛攻戰。再奏請徧閱沿海各省之水師。由粵海而廈門而寧波而上海。城池礮臺。不得地勢者移建之。水師缺冗者裁并之。一如粵省之例。而後合新修之火輪戰艦。與新練水犀之士。集於天津。奏請大閱。以創中國千年水師未有之盛。雖有狡敵其敢逞。雖有鴉片其敢至。雖有讒謔之口其敢施。夫是之謂以治內爲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洋從事哉。或曰。西變以來。惟林公守粵不調外省一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寇有坐困之勢。予何不責江浙天津之無備。與粵閩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敵攻敵之策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奏請以專餉三百萬。造船置礮。荷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矣。曰。春秋之義。不獨治內詳於治外。亦實實備於實庸。良以外敵不足詳。庸案不足責也。吾曰。勿驟停貿易。世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英人所志不過通商。通商必不生釁。至於鴉片烟。竭中國之脂。何以禁其不來則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鼻雄出其間。藐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何以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不停貿易以自修自強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則求之也備。豈暇與囊瓦斯尙之徒。較量高下哉。夫戡天下之大難者。每身陷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預籌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舉事。內審諸己。又必外審諸時。同時人材盡堪。艱鉅則爲之。國家武力有餘。則爲之。事權皆自我操。則爲之。承平恬嬉。不知修攘。爲何事。破

一島。一省震。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馮河暴虎者。虛憍而無實。如此而欲其靜鎮固守。嚴斷接濟。內俟船械之集。外聯屬國之師。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始能以中國之法。令望諸外洋。繼又以臺僕之欲。爲望諸庸衆。其於掾敵。不亦遠乎。馳峻坂則羣傲善御之銜綬。犯賊濤則羣戒能師之針向。故甫田慎彼勞切。唐棟先其翻反也。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人之受款於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敵亦急欲得銀以濟兵餉。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議。及洋兵大困於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敢復入內河貿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隔海風浪。洋商無肯往者。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尙未奏允。何況二地。約其仍來黃浦。敵遂不許我修復虎門礮臺。盡拆各礮臺之石。移築香港。且欲我拔去內河沙石樁筏。彼此相持。雖有通商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義律議。先送軍餉六百萬圓。其烟價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商欠奏聞。其餘情未上達也。及洋船退出後。內河填塞要害。增修礮臺。守備日固。不能如向日之闖突。敵衆皆各義律議款時。不別索他埠。遂揚言英吉利國王。譴義律無能。致命璞鼎查爲兵帥。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香港有颶風之事。祁垣怡夏張皇入奏。謂撞碎洋船無數。漂沒洋兵漢奸無數。所有帳房簿籍。新修石路。掃蕩無存。浮尸蔽海。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布告中外。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洋船數十艘。已全赴福建。攻陷廈門矣。初。上年洋艘之攻廈門也。水師提督陳階平。先告病。鄧廷楨督同兵備。遣劉耀春止守舊礮臺。臺沙垣。據形勢。故賊攻不破。及顏伯燾嗣任。首勸陳階平之規避。與琦善楊芳之主款。意氣甚銳。然故執稱。虛憍自大。且輕鄧廷楨之僅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賊省我費。大礮止可施諸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行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二百萬。造戰艦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出洋馳逐。又於口外之煙嶼青嶼大小樁。增建三礮臺。備多力分。新鑄千礮。又多未就。空船空臺徒等廢物。適聞廣東款

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不籌安置。水師提督寶振彪。亦出巡外洋。內備單弱。七月初九日。洋船數十艘。突至投書。令讓出廈門爲外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返。忽東忽西。哨探形勢。並試我礮路。礮路者。官礮皆陷於石壙。孔內惟能直轟一線。不能左右轉運取準。故夷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則避之也。旣而諸舟盡擁齊進。我守青嶼仔尾嶼。鼓浪嶼之兵。三面環擊。沉其火輪舟二。大兵船一。又傷其一桅。敵遂以二三艘並力攻一礮臺。一臺破。再攻一臺。將士死傷相繼。洋船遂注攻大礮臺。飛礮從空墮岸上。散遺之水勇。變爲漢奸。從中呼譟應之。顏伯燾劉耀春同時退避。賊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上大礮。回轟廈門。一晝夜官署街市皆燬。顏伯燾劉耀春退保同安。廈門遂爲賊據。然洋人得廈門亦不守。不數日全隊駛赴浙江。惟留數艘泊據鼓浪嶼。八月初四日。顏伯燾即以收復廈門奏聞。然同知潛處四鄉。未敢回署視事。詔降顏伯燾三品頂戴留任。遣侍耶端華赴福建勘實以聞。時鼓浪嶼洋人。日招工匠。增造小舟。爲駛窺內河計。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艘。駛入廈門之木樁港口。礮沉我兵船五。副將林大椿。游擊王定國。中礮死。提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督兵禦之。礮沉大洋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外之五虎門。潮至逼舟。潮退擱淺。故洋船未敢駛入云。初。裕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時洋船已去。定海總兵王錫朋。鄒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定海。鱗流梭。修城壘。礮臺爲善後計。裕謙任事剛銳。而不嫻武備。與顏伯燾同。前此傾心於林則徐。而林則徐又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蓋廣東鹽運使王篤入京。於召見時力黨琦而排林。林則徐去浙。浙事益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雲庸而猾。素爲裕謙所鄙。一事無人可代。姑令駐招寶山。不令渡海調度。三鎮又皆武夫無遠略。裕謙所任隨營知府黃寬。署定海知縣舒恭壽。皆吏才而非邊才。及是築定海外城。葛雲飛欲包瀕海市埠於城內。左右抵山。其三面則以山爲城。裕謙未渡海親勘。但據圖指揮從之。有諍者曰。守舟山已爲下策。況所築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無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內矣。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但環內城爲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衛兵。兵足守城。庶猶得下策。旣而撓

於羣咻，議遂不行。至若捐舟山專守海岸之策，更無暇善及也。是夏廣東請款，奉旨各省撤兵省費，時精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鎮海寧波，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洋船先犯石浦，以礁險不利而退。東西游奕，十二日進攻定海。我軍礮破其火輪舟一，即竄遁。十四日連橋進攻曉峯嶺，開礮數百，我兵皆躡側崖，未傷。其小舟登岸者，爲鄞國鴻督兵扛礮擊退。次兩日，又營五奎島，又繞攻東港浦，又繞攻竹山門，皆爲我礮卻。十七日，賊乘我守兵力疲，遂分由五奎山東港浦曉峯嶺山路進攻，以牽我師。其攻曉峯嶺之賊，登岸後，即撤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進，我守山兵，逆風下擊，銃不得力。日午，銃皆熱透，賊遂冒死登山入城。三總兵相繼戰死，舒恭壽服毒歸。邑民救蘇之，定海復陷。其鎮海防兵四千，裕謙以千餘兵守城內外。余步雲率千餘守招寶山，總兵謝朝恩率千餘守隔江之金雞嶺。裕謙先期見招寶山建白旗，知余步雲貳志，乃盟神誓衆。余步雲託足疾不跪，裕謙奏言：洋船黑兵及漢奸，不下萬人，賊可並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我必晝夜防備。彼衆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又海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則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進無退。我兵未歷戰陣，各存一礮，火難禦之。見是賊五船一心，且衆船一心，而我兵則一人一心，是以自專至闕，莫之敢擾。臣何敢輕視，惟有殫血誠，厲士卒，斷不可以兵單退守爲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爲詞。受逆人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洋船攻鎮海，分犯金雞山及招寶山，每路數千，而余步雲不許士卒開礮，且兩次上城，請退守寧波。裕謙不許，賊甫由招寶山麓攀援登岸，余步雲即率兵西走。賊踞招寶山，俯攻鎮海。其隔江之金雞山兵亦潰。裕謙知事不可爲，令副將豐紳、賈欽、差大臣關防，送浙江巡撫。自沉洋池死之。二十九日，洋兵船四，火輪舟二，小舟數十，進至寧波。余步雲復棄城走上虞。寧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從之。時寧波以西江漸殘狹，敵小船駛至慈谿餘姚，於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謠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雲先後兩奏，尙以裕謙先走爲詞，及殉難事聞，朝廷賜諡賜詞，賜襲無可再誣，則又流言此次洋兵至浙，皆爲報復裕謙夏間梟斬白夷嗔理之仇。親駐曹娥江，以此語復諭彼江難民。浙江巡撫劉韻珂至，據以入告，而無如敵之在廣東先已敗盟索尖沙嘴，索九龍山，不許修虎門礮臺也。且詭稱國

王觀義律致命他帥未至定海。先破廈門也。又無如在浙先後投敵書懸敵示。皆以欲索各省準地爲詞。無一言及裕謙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移書英會詰其何故。裕謙有攘寇之志。而無制寇之才。同於張浚。議者不咎其喪師失地。而翻以英之在粵在閩敗盟誣咎於浙帥。不據英書英示爲詞。而據余步雲逃罪之語爲詞。則是責張浚之不如汪黃。而汪黃遂堪退敵也。九月。英人以火輪小舟犯餘姚慈谿。二城先潰遁。英焚掠而去。是月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受伯良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奕經用宿遷舉人臧紆青言。浙江屢敗不可用。除奏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寧波鎮海漢奸通賊。宜令浙江京官各保舉紳耆。使分伏鄉勇爲內應。而委員招集山東河南江惟之士勇萬人。及沿海漁鹽梟販江湖盜賊二萬餘。分伏三城。水陸並攻。以南勇爲北勇之目。以北勇爲南勇之膽。刊給賞格。惟用散攻。不動大隊。不刻期日。陸路伺敵同入。水路各乘風潮。逢敵卽殺。遇船卽燒。人自爲戰。使彼出沒難防。而後以大兵蹙之。得旨允行。又詔舉奇才異能之士。且諭奕經毋遽往杭。先駐蘇城。使敵無備。俟各省兵勇齊集。再赴浙江。十月。奕經至蘇。幕下侍衛容照司員楊熙聯芳阿彥達。皆純袴少年。所至索供應。徵歌舞。縱釋捕。攬威福。蘇城流言四起。遽播京師。於是奕經移營嘉興。十二月十五日。奕經文蔚同慶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詰朝各述所夢。不約而符。又適接寧波來稟。有洋人運械上船之信。於是將軍參贊銳意進兵。夜不能寐。明年元旦赴杭。留參贊特依順守杭州。而奕經文蔚渡江。十六日抵紹興。先是去冬大雪。平地五六尺。入春又淫雨晝夜兼旬。所備火舟耕葦。皆淋濕不堪用。且三城水陸縱橫數百里。兵勇布置未周。非二月中旬不能集事。各路委員。皆請緩師期半月。而奕經堅不肯待。定計二十八日進兵。恢復三城。而原議分伏散戰之法。一變爲排陣對戰之舉。時敵聞大軍將至。亦先自爲備。寧波英目盡上船。惟留數百人守城上大礮。以待我西門之兵。鎮海則英兵盡上招寶山。俟我兵入城。則開礮俯擊。爲一舉殲我之計。此夢兆所由也。而諸將方嚴飭我軍。不許攜火器火箭。恐延燒民舍。但約城中糞奸內應。擒獲英酋英兵以獻。三城唾手可得。得城後。卽執所獲英酋與之議款。謂萬全無失。於是奕經以兵勇三

千營紹興之東。驅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谿二十里之長溪嶺。半屬副將朱桂。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以圍鎮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寧波城外屯大隱山。以圍寧波。而副將謝天貴率兵千餘。屯駱駝橋以扼鎮海。寧波適中之路。其領鄉勇者陸路則泗州知府張應雲主之。令沈船梅墟。以隔斷寧鎮英船。而楊熙伏勇上虞策應。水路則海州知州王用賓主之。專駐乍浦。而故總兵鄭國鳩之子鄭鼎臣專司定海水勇。以火攻洋船。及期。陸路官兵皆冒雨夜進。至城則雨霰。其從寧波西門入者。城內伏勇先礮守門之賊。釘城上之礮洞。開城門以待。我兵長驅至府署。敵始驚覺。巷戰相持。俄北門洋兵。又繞至攻其後。前後受敵。洋兵踞街樓屋甍之上。火箭火礮兩面雨下。巷狹牆高。仰攻不利。屯兵五百。且戰且退。死傷者半。段永福督後隊至。聞風反走。既不登城扼門力戰。又不退保大隱山。而直走東關。余步雲率兵二千駐寧波之奉化。中途聞敗。折翼。終夜喘呼徬野。此寧波之師也。其慈谿大寶山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劉天保率河南勁勇五百。先發鎮海城。亦開門以待。內應寥寥。不能縛賊。急使人出城取火礮至。則天已黎明。城外招寶山。敵統齊發。我軍踉蹌遁出。而朱桂軍風雨迷路未至。此鎮海之師也。至是始知倉卒布置之誤。然所死不過二三百兵。於大局尙無害。於是朱桂率陝甘兵千二百回屯大寶山之右。劉天保收河南兵五百。回軍大寶山之左。張應雲兵勇亦回守慈谿城。突經既不斬棄營逃將。以肅軍令。又不進營上虞。以壯士氣。文蔚復調張應雲赴奕經營商軍事。於是慈谿城中鄉勇無主。亦潰散。二月四日。敵遣火輪舟。焚我火舟數十於姚江。而以兵二三千。自慈谿登岸。陸行十餘里。進攻大寶山。並自撤原舟。以絕反顧。朱桂以扛礮兵四百禦之。自辰至未。擊死洋兵四百餘。殲其頭目巴麥尊。我兵隱屋石樹木間。無一傷者。時洋兵難其船數十里。深入死地。使得一隊伏兵。截其後。可獲全勝。不然即有兵數百。防守後山。我兵亦不致敗。此西事第八轉機。而謝天貴軍不至。張應雲城中伏勇已散。劉天保火器已半喪於鎮海。雖據左山。不能下山截敵。其地即在長溪嶺之麓。距參贊營僅十餘里。朱桂請援兵數百。文蔚堅不許發。薄暮始發兵三百。而敵已分兵四百。潛越旁港。繞出我軍山後。朱桂前後受敵。父子死之。劉天保左軍亦驚潰。時長溪嶺阻險而陣。洋兵斷難

黑夜進攻。而容照及聯芳等。力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賈輿夫。賈舟子。惟恐英兵追及。參贊既遁。全軍遂潰。棄輜重器械山積。反妄奏營被漢奸燒燬。其實次日薄暮。英兵尙未至嶺也。長溪嶺既潰。軍氣大沮喪。卽有獻策請移營上虞。別選新到之兵。再誘敵深入。與之再戰三戰。一以牽其北擾江蘇之計。一以阻其驕索無饜之氣。而後徐與講款者。奕經文蔚心已亂。言不入耳。惟容照之言是聽。鎮海之役。劉天保軍僅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沒。僅脫回七人。大寶山之戰。我軍僅死百餘。而奏言死者千餘。慈谿英兵登岸僅二千餘。而奏言萬有七千。無非張賊勢而遠己罪。初七日。卽與文蔚棄紹興走西興。奕經旋渡江回杭州。而陸路不可爲矣。水路本議由乍浦雇漁舟潛渡岱山。以圖復定海。已渡水勇萬餘。分伏各港。至是亦用容照言散之。並戰船火船盡撤回。其水勇無歸者。遂竄入英船爲漢奸。而水勇亦不可爲矣。鄭鼎臣一路不奉命。容照聯芳等憾之。力請誅以軍法。奕經唯唯不決。臧紆青憤盲左目。力辭去。奕經固留之。始復思用原議。伏勇散戰之法。於二月十六日。再渡江檄飭各路兵勇。相繼自効。一月中。伺殺黑白洋人三百餘級。生擒英官四人。白黑洋人五十餘人。縛獻寧波漢奸主謀二人。餘盡解散。鄭鼎臣水路。則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攻大洋艘於岑港。又分攻三洋船於他港。共焚沈洋兵船四。及小洋船十餘。焚燬死洋兵五六百。鎮海知縣葉楚亦報大攻洋船於海口。先後奏聞。詔賈奕經雙眼孔雀翎。文煜一品頂戴。鄭鼎臣葉楚獎勵有差。於是閩督沸然。前此主殺鄭鼎臣者。今又競思邀功。而主和議之人。則又譁然。以爲虛報不實。巡撫劉韻珂。據以劾奏。旣而鄭鼎臣送所獲賊首賊衣及燬破船板。共載四大艘呈驗。劉韻珂始語塞。而韻珂前月以奏請伊里布來浙主款。上復命宗室尙書耆英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與參贊齊慎赴浙。降旨不許進兵。並不許擒斬洋人。有兵勇殺一黑洋人。卽行正法。並治官弁之罪。皆劉韻珂所奏請也。是月河南開封黃河決口堵合。詔林則徐由工次赴新疆。大學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復命。赴五日爲憤。且遺疏暴死。英人是月遂棄浙北窺松江窺長江。登范氏天一閣。取去一統志。又購長江圖。及黃河圖。盡得我軍所載撤水勇爲嚮導。兼造小艇船數十。爲入錢河之用。勒索寧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圓。許退出城池。遂以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奕經等

以大軍偪退英軍。收復寧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寧波。後即遣火輪舟歸報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命。令復往天津求地通商。故是月退出寧波。於官兵無預也。四月朔。鎮海洋船。亦棄城而北。惟留四舟及洋兵千餘守定海。錢塘江口龜結二山。近年灘漲淤淺。潮至通舟。潮落斷流。故洋船不窺杭。而初九日犯乍浦。先以兵船橫列成陣。開礮與官兵相持。而遣小舟分路登岸攻東門。我陝甘兵以扛礮傷敵甚衆。敵轉攻南門。駐防旗兵。平日凌辱漢人。至是又動斥爲漢奸。由是福建水勇積憤。縱火內應。賊遂踰南城入。盡焚滿營。都統長喜。署乍浦同知韋逢甲死之。兵備道宋國經退走嘉興。杭州嘉興俱戒嚴。原任大學士伊里布至乍浦。洋船議款。英邀挾甚慘。不能成議。劉韻珂又奏請釋還所擒黑白夷數十送乍浦。則洋船已去。又改送鎮海。謂可解仇通好。英置不問。詔將軍參贊。分一人前赴嘉興防堵。於是奕經自紹興渡江而北。欽差大臣耆英。方馳至嘉興。忽奉命前赴廣東。其杭州將軍關防。命特依順署理。蓋據御史蘇廷魁之言。風聞廓爾喀國已攻襲英人駐防印度之兵。洋船將回兵救援。因有退出寧波之事。故命耆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攻香港。及江左危急。復命中道折回防堵。時香港洋船十四。杉板小船數十。洋兵千餘。漢奸海盜數聚其間。奕山等既招回漢奸三千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亦十之六。各願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礮臺。並請乘冬令晦朝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應和。火攻洋船。一舉殲之。而奕山聽邪瑣言。惟恐觸其怒。不許。六月。詔賞奕山視師廣東半載。毫無方略。屢命收復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爲詞。准以填塞河道爲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顏伯勳亦久未剿除廈門停泊之洋船。革職。以怡良代之。十八日。洋船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洋船至吳淞口。初五日。牛鑑接奕經檄令權宜羈縻。牛鑑遲至初七日。始遣弁賚札赴洋船。則已無及。寶山城在吳淞口外。洋面寥闊。本不如內東溝江灣二隘之易於設伏。寶山知縣周恭壽請伏兵口內誘賊。毋守海口礮臺。牛鑑不從。總兵王志元守小沙背之。徐州兵五百。即在浙從余步雲棄招寶山之潰兵也。牛鑑不懲創之。反令守要害。終日騷掠。居民洶洶。周恭壽力請撤換他兵。亦不聽。初八日黎明開礮。提督陳化成礮擊其二艘。又擊折其二艘之

桅。英兵溺死二百餘。遂以小舟繞攻小沙背。總兵王志元率徐州兵勇望風西走。提督陳化成亦中礮死。賊遂由小沙背登岸。僅八九人。而塘上數千兵。皆望風潰矣。牛鑑走嘉定。其東礮臺之兵。皆同時潰。賊遂陷寶山。喪大礮軍仗無算。上海大震。參將繼倫率兵先棄城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禎。上海知縣劉光斗從之。所募福建水勇。變爲土匪。縱火焚掠。十一日洋船七八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無人。十三日洋人乘火輪船二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我兵先塞江口。距城八里壽春鎮。總兵尤渤以陝甘兵二千守之。敵開礮數十。我兵皆伏避之。礮過而起。我礮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急。賊又將窺蘇州。使火輪舟溯水至柳湖。漁舟引之入淺。輪膠水草。乃返。於是二十日洋艘退出吳淞口。圍入長江矣。初。裕謙奏江海情形。有長江無遮障。潮來甚漲。甚難防守之語。牛鑑則駁斥常鎮道。請守鶴鼻嘴之稟。且徧諭居民。以長江沙線曲折。洋船斷不能入。賊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報諸險要皆無備。次報諸汊港荻洲皆無伏。始連檣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瓜洲城已空。遂歸鎮江。鎮江依北固山爲城。以運河爲壕。形勢險固。非寶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庸繆人也。牛鑑既失吳淞口。自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之兵。且節制副都統樓城固守。洋船必不越鎮江而徑犯江寧。上之可以徐籌火攻。次之即與敵講款。亦不致操我死命。無求不遂。乃牛鑑從丹陽句容直走江寧。海齡又拒齊慎劉允孝使戰城外。惟以駐防兵守城內。鎮江繁富十萬戶。海齡禁難民遷徙出城。出者皆刀夾而搜括之。日捕誅城中漢奸。合城鼎沸。凡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備。又不團練居民鄉勇助守。城中僅駐防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寥寥如晨星。始則城外軍擊其西北登岸之賊。相持二三日。英倭攻北門。而層師梯西南入城。土兵僅斫其一二人。敵已蟻附上。守兵皆潰。英先焚滿營。海齡爲亂兵所殺。鎮江陷。虜掠焚殺。慘甚。寧波寶山夷酋璞鼎查即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馬禮遜阻之。謂此中國漕運咽喉。扼以要挾。必可如志。遂不果。是時洋船八十餘艘。礮聲震江岸。瓜洲至儀徵之鹽艘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許銀五十萬。免禍。六月二十八日。遂偪江甯。東南大震。朝廷慮念漕運重地。救者英便宜從事。是時敵人已奉國王諭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餉烟價。其鴉片

烟亦不再至。故洋師三月出寧波。及在乍浦。僞示皆有前往天津求和。遼國王所諭辦理之言。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洋船。洋會言一索洋銀二千一百萬圓。分三年交付。一索香港爲市埠。並往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貿易。一洋官欲與中國官員敵體。餘與上年同。張喜言烟價兵餉。廣東已給六百萬。今索價更奢。索埠太多。若之何。馬禮遜言。馬禮遜譯官。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即中國所還之價。且此次通商爲主。志不在銀錢。但得一二港口貿易。其兵餉烟價。中國酌裁可也。而諸大吏不速覆。遣張喜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敵聽漢奸言。聞增調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定議者。詰朝交戰。其意蓋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已膽裂。即夜復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一語不及。英喜出望外。諸帥會奏言敵設礮鍾山之頂。全城命在呼吸。蓋仿襲粵省失四方礮臺之說。其實絕無其事。且奏稱昔純皇帝征額無功。棄關外地五千里。尤以擊空無稽之談。誣祖德。駭聽聞。雲南銅壁關上有額曰天朝中原地盡於此試彼康臨銅板地圖會有銅壁關外五千里地失於乾隆者乎。敵人又言講款文書。中國需用御寶。我國亦遣火輪舟歸請國王用印。兵船惟退出海口。其舟山及鼓浪嶼香港之洋兵。必俟三年銀數交竣。方可撤歸。七月初九日款議成。著英伊里布牛鑑親赴敵人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馬禮遜等亦入城會於正覺寺。連日分提江甯蘇州安徽藩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覓之。八月杪。洋船將出江。諸帥復餞於正覺寺。九月初旬。洋艘盡回定海。詔以不守江口。逮總督牛鑑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欽差大臣。由浙至廣東議互市章程。擬速領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步雲於是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縣。及領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錢糧。而是冬又有索臺灣俘人之事。上年及次年。又有廓爾喀佛蘭西彌利堅各國違言之事。又有廣東義兵焚洋館之事。臺灣俘人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洋船兩窺臺灣。一在淡水者遭風觸礁。一在大安港爲漁舟誘引擱淺。皆爲沿海義勇圍攻。擒獲三桅大舟一。杉板舟二。白夷二十四。黑夷百有六十五。礮二十門。刀銃器械。並寧波鎮海營中官物。蓋攻浙之賊。回歸閩洋者。總兵連洪阿。兵備道姚瑩。先後奏聞。三月。敵遂以十九艘赴臺報。復結海盜艇數十。導之入港。我兵先破其盜舟。敵人不敢入。遂轟大礮。

而遁。又屢遣奸細入臺煽亂。皆被擒斬。一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屢詔優獎。姚瑩加布政使銜。達洪阿加提督銜。各世襲輕車都尉。是秋江甯議款。約所獲兵民。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有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旨斬決。惟以白夷還之。敵自璞鼎查遂許臺灣鎮道。妄殺其遺風難民。時蘇主款官吏。方忌臺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文武亦相形見絀。流言四起。耆英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玉及提督李廷钰二人家信。劾臺灣鎮道冒功。勅福建新督查奏。新督至臺灣。查案卷。則所奏皆據廳營及紳士稟報。無功可冒。因驗鎮道引誣以謝洋人。遂劾遠至京。臺灣兵洶洶鼓譟。達洪阿代之。劉姚瑩諭解之。新督亦旋告病。以劉鴻翔代之。盡以臺灣廳營紳士稟報原案。咨送軍機處。上徧閱之。鑒二人狂不深罪。達洪阿姚瑩旋即起用。云廓爾喀者。在西藏西南。與英國所屬東印度孟阿臘接壤。世仇。二十年秋。聞英人入寇。即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披楞部相鄰。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搆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使廷臣明地勢洋情。許其犄角。則英國印度之兵。懷內顧憂。不能全赴中華。此洋事第一外助。而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即英吉利。所謂披楞者。即孟阿臘。所謂京屬者。即中國之廣東。願答以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於是廓夷罷攻印度。而英人入寇之兵。無復內顧。及是秋。款議成。英人歸印度者。以此大驕廓爾喀。廓爾喀則反誓於駐藏大臣。詞甚諄嫻。駐藏大臣惟羈縻之而已。佛蘭西彌利堅者。皆大西洋強國。與英人同市廣東。且世仇英人。而恭順中國。上年英人入犯。並阻遏諸國貨船。不許貿易。諸國皆憾之。言英人若不早回國。亦必各調兵船來粵。與之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則徐罷。琦善一意主和。前議遂中止。及去年。琦善獲逮。甫數日。彌利堅頭目即出調停。故有但許通商。不索一切。及私帶鴉片船貨充公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洋館。反誤殺彌利堅數人。於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洋官。於英人再次敗盟之後。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帥一。言有機密事。願面見將軍。請勿用通事。從有能漢語之二僧。可以傳言。將軍奕山。及總督祁璣。與再會城外屏左右。密言英人阻隔諸國貿易。國王遣兵船前來保護。並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人。不致無厭之求。倘英人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二外助。乃奕山

始則拒不肯奏。佛蘭西請先赴香港晤環鼎查議之。數日復稱英人以香港及烟價三百萬爲請。奕山亦屏不奏。良久始奏聞。又言敵情叵測。難保其非陰助英人代探我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待命半載。及六月駛赴吳淞口。則英人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上海官吏反難之。往返申請稽時。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款議已成數日。盡飽裕壑。視佛蘭西原議。相去天淵。佛蘭西頭目頓足而返。是冬回至廣東。議互市。英人欲各國洋商。就彼掛號。始輸稅。佛蘭西彌利堅皆憤。言我非英國屬國。且從未嘗夏焉。陵何厚彼而疏我。於是彌利堅來兵船入。不數月。佛蘭西亦來兵船入。皆上書求入貢。面陳誠款。並請留兵船於閩粵。惟貢使數人。由陸入京。蓋欲密獻機宜。効回紇助唐之誼。此洋事第三外助。而廷臣再三卻之。時伊里布已卒於廣東。二十三年。督英奉命馳往接辦。先後許各國皆如英人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與官吏平行。英人反以此德色於諸人矣。廣東義民者。初英人自去夏困於三元里。不敢入市廣州。及講款後。奉旨許廣州貿易。是冬。白夷橫行於市。粵民怒起誅之。聚衆萬餘。焚洋館。掠其貨。又殺其洋官。洋兵於澳門海中。時環會兵船正在廣東。竟不敢報復。督撫懲治焚館之民以謝。而番禺紳士潘仕成捐貲延佛蘭西洋官雷壬士於家。造洋船。洋礮。又造水雷。能水中轟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戰艦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每水雷造價僅四十金。每艘僅價二萬金。詔廣東新造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杜侵蝕。大吏尼之。旋亦中止。故敵寇之役。中國非無外援也。非無內助也。無人調度之。則駭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勦民爲奸民。且誣義民爲頑民。邇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甚於前。並用廣東巡撫黃恩形言。開各省天主教之禁。其據定海及鼓浪嶼之人。皆荷官吏。數遭逃。而福州爲石山之人。直踞省會腹心。倚瞰全城。總督劉韻珂。巡撫徐澤醇。束手惟命。而奏疏諱之。但言給與城外破廟。閩省士民憤怨。時林則徐家居。尤爲閩大吏所忌。道光二十四年。召還耆英。降巡撫黃恩形爲同知。回籍。二十五年。英人欲踐耆英所許三年入城設洋館之約。總督徐廣縉。內聯義民。外聯彌利堅以拒之。敵受約東返。詔封徐廣縉子爵。巡撫葉名琛男爵。專事始稍定。咸豐元年。又特詔獎雪林則徐及姚瑩達洪阿之盡心竭力於邊。而斥耆英畏葸竊敵之罪。中外翕然欽頌。

論曰。夷寇之役。首尾二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讖。非戰即款。非款即戰。從未有專讓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又不守於可守之地。而皆守於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粵東不讓守而專款。是讓款也。奕山不籌守而即戰。是讓戰也。顏伯勳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讓守也。誠能擇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如林鄧之守虎門。廈門。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爲戰。以守爲款。則豈特我兵可用。即佛蘭西彌利堅皆可用。即廓爾喀亦可爲我用。以外敵攻外敵也。豈特義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敵也。以守爲款。則我無警於彼。彼有求於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暱我。則豈特烟價可不給。而鴉片亦可永禁其不來。且可省出犒夷數千百萬金。爲購洋礮洋艘。練水戰火戰之用。盡收外國之羽翼。爲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爲中國之長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乎。時乎時乎。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於來時。

卷十一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太祖天命元年前二載。明萬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編一佐領。國語牛象章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京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國語固山章京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國語梅勒章入都是爲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爲一也。都統參領之稱。前此皆國語。順治十七年始改之。其時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爲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爲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尙三王之天佑兵。天助兵。皆歸入漢軍。自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於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等兵。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兵從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征山東。

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於將軍都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於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斡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於八旗。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爾蒙古爲最大。佐領百有二。察哈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關中。以是爲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之有火器。始於康熙。前鋒營之有健銳。始於乾隆。圓明園之有護軍。始於雍正。

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八。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并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并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內有漢兵九百九十。練將軍標。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一百二十九人。共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我朝用兵。異於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於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蚩尤殲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

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即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于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略專恃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闕。加以賞罰嚴明。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我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於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毋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乎天時地利。入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斛。驍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加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省鎮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攷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稍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通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爲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爲津貼精壯之數。使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壁壘一新。藜藿不采。而國家經濟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千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于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詔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尙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

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尙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尙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遂依前旨施行。及嘉慶十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戶部尙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銜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尙不抵武職挑補名糧之數。請勅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於是十九年閏二月。詔曰。乾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營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獨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爲政貴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尙八十餘萬。此國朝兵餉出入一大關鍵。順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尙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冗費。且獨賑歲需。悉取給於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款。尙可知。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獨彙爲名。需索苛派。甚至輩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

知當日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能域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艱難締造而有餘。後豈席豐履厚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支費大半。乾隆初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阿桂疏。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發帑六千餘萬。尙有一千餘萬。經部核。不准開銷。令各省攤補。奉旨斥駁。於是年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及四十六年之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詔。仍存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爲國朝府藏之極盛。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用帑逾萬萬。然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川楚軍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贛東例。收尙不及新疆金川兩次之數。若云河工蠲賑。則乾隆中亦未嘗無。若云入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衆而增餉。若云紋銀出洋價昂。則止累官民。不以此而耗夫國課。乃樽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哉。曰武職名糧外。尙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數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則今錢糧奏銷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冀十年恩免一次。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宗室者。未嘗不累於國計。而銀價日昂之做在官民者。亦終遺欠夫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捐監捐封捐級等。鹽課未足額三也。順治中各省鹽課。共二百餘萬。乾隆中鹽課。則五百七十餘萬。關稅無贏餘四也。康熙中開差各員。不但無贏餘。且不足正。是皆雍正十餘載。清釐整飭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註云。戶部總冊。奏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內俸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餘銀一千一百八十一萬餘兩。是每歲留協酌撥。本不及正賦四分

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稱歲用約餘銀五百萬兩，即增兵餉尙餘銀二三百萬。今此聯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餘千萬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陲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時，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陝甘兵餉，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考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詔稱西陲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記略，則又稱節省二十餘萬，已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餘萬。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陲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記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以後言之也。至因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編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爲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即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七萬三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餘萬之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田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千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一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餘萬兩，滿漢兵賞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及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贖回旗人舊園田歸

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千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宮殿苑囿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錢糧及河災庫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舉時絀不能定數。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銀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各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坊地日削。軍民困於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可問。我朝既平察哈爾。空其地爲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廠。其掌於上驛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廠。而內地初無養馬之煩。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爲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尙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駟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此制遼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懼北寇之抄掠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爲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敕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

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隨隨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詔曰。據湖南巡撫浦霖奏。未賜生員賀世盛。私造篇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爲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即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爲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改者也。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千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并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即奉上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爲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卽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喜峯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臺。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犁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哲卜魯丹巴刺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効力軍臺。近日則臺員畏寒苦。各以賞募蒙古代之。繳其貲曰臺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喀爾喀自備之驛。凡冊汗。冊妃。冊格格。賜聘賜祭。朝使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撤焉。不在官設臺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卽位後。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各處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減金並舉。故知郵傳之關於塞外也。甚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幹難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駝馬。中途餒匱。而寧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有備無患。令多攜而奮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濟滿兵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則聖祖自將之。每駐營。上親於近帳之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遠者。地窪而潤。有曰善爾者。山間溝澗。此二地皆尺許。卽見泉。有曰布里杜者。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有曰窺布爾者。水潛地中。野驟以蹄扶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其氣。惟轍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遠。乃改用駝負以行。夫以九五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不獨全軍挾纊。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此塞外乎。故曰籌運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恤駝之法。莫詳於張鵬翮之西使記。軟履以護其肉峯。扇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馱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駝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塞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土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率旗。殉難死綬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省。凱旋。僅四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漢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晉伯爵。且漢人封五等。無世襲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襲罔替。蓋承平久。則人習晏安。非此不足以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率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擒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卽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陞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爲邁斯漢所阻。詔革邁斯漢職。卽以高天喜代爲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于金川也。上爲泣下。詔言朕以小醜跳梁。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綬回疆也。御製詩悼之。謂緞旗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

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爲血勇。嗚呼！聽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頑立懦矣。高宗之馭將也，賞國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爾可哈善，參贊哈寧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訥世通，辦事大臣卞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亶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貲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以後，始日事寬大，故憂灣逗撓之恆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峯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皆違擬重辟，卒援入議，免其伏劍，然未有罪不上聞者。

明人有儲養中樞，儲養邊撫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用違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視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尙書，外有邊方總督員缺，即以其資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也。又錢薇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陲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夷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軍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復巡緝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葉春及疏曰：洪武初，闔外之寄，悉屬武臣，以爲旗鼓指麾，非豎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衛所皆執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縉紳用事，介冑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儼然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擢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戟，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

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中式舉人。願使韜鈴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籍。內以爲兵部主事。外以爲緝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寇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響應者。或謂弓矢馳驟。未必能爲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人。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爲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蟲材。卽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覘器械。不致以闖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文。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掌。皆異于今日。按王守仁。唐順之。孫汝匯。盧象昇。皆以文臣兼騎射。見文集本傳。友人湘鄉謝興堯。曾以四川叙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爲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爲強。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苣。牛。羊。人皆悍。驚。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土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爲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閒。最耐霜雪。惟畏內地盛暑。雖避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鎗。腰刀械。火藥糗糧。約又二三十觔。登山越嶺。如平地。火鎗較營鎗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駑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必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卽演火鎗。角勝負。畫以小石爲的。夜則燃香爲的。聞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夜搜夷寨。謂之摸樁。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鎗。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并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邀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人。賊或滾木擗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鎗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衆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遺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爲榮。道光十七年。調大小金川屯兵千名在營。給千兵之糧。歸伍則仍食五百人之餉。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疾之鳥喙。然後知前此以彈丸抗四

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地養兵一糧。尙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願以三兵而食一糧。則是養千兵。得二三千兵之用也。奈何尙靳之哉。又言四川野夷在萬山之中。越嶲峨邊馬邊雷波四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南自雷波西北出越嶲。袤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嶺老林。絕無門戶。必翻大山然後入。一入其中。卽多曠野。產青稞。包穀。油麥。苦駝。蘿蔔。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爲富。不善種植。專虞漢人代耕。沿邊山林。價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墾荒。散處崖谷。界乎夷漢間爲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居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睚目螭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數十支。真夷謂之黑種。歷虜漢民入內亦化爲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衆且數十萬。皆巖栖穴處。盛夏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橋爲之。隨時拆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粟入寇。則數支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鍋帳。秋成後乘間焚掠。迨兵勇旣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婦子女轉售深巢。偷或追贖。必重勒財物鹽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近十數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率檄搜勦。畏道路之崎嶇。風氣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籌久遠。或張皇其勢。以爲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蓄意養癰。以爲癰疥不足患。或置碣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倡徙民避寇之議。兵法賊驕。日甚一日。然夷貌雖獷。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難敵之銳。以守則無壁壘礮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刃長標。少壯烏合居前。婦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殫其前鋒。輒各爲獸散。攢入深箐。或乘巖擲木石。伎倆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窺。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改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峨邊之化林坪。越嶲之馬日岡。建昌之歸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約計共萬人。運糧夫役半之。責成勇幹公廉之鎮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春夏秋三季。犄角結營。井力搜捕。但肅除其最強悍數支。餘皆風靡。半年卽可盪平。需軍餉不過數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徒蜀中無業之民。闢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構廨舍。開其金銀銅礦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氓。實一勞永逸之策。

四州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暫駐成都。自乾隆中岳鍾琪始。後遂沿以爲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有提督標。材官塞衝。脫巾譁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遷營難於籌款。爲詞。試問直隸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督駐固原。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寧波。福建水師提督駐廈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國初廣西提督亦駐柳州。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移駐雅州。即可抽調附近協鎮營兵。以爲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會原額之兵。令其挈家遠徙也。省標即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裁汰之慮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選乎。况省標之兵。游惰浮囂。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昔周世宗懲宿衛之驕。簡閩壯怯。召募驍勇。遂以南征北伐而無敵。虜樞密汰慶歷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羣議。遂裁老羸八萬而無譁。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爲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焉。其餘不過以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餉節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三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歷中。兵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爲定額。及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競。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遠餉剿餉。緣餉至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救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於開國。亦莫強於開國。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雇價。然多供有司侵潤。未必寬差徭以實惠也。其見於趙氏翼篇雜記者曰。鎮安

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歷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逐年徵收。非積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盛世屯膏尙如此。况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有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其督撫必能治軍。雍正中禦西夷。岳鍾琪進車營法。仿邱濬舊制而損益之。其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車。四夫夾護之。五車爲伍。廿車爲乘。百車爲隊。千車爲營。行以載糧械。夜則圍聚爲營。戰時兩隊長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之。其餘五隊則圍衛元戎。以防賊入劫營。世宗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然其制嚴重。難以遊行。和通伯之敗。旗靡驍亂。道途壅塞。士多死傷。雖由主帥輕敵陷險。而論者歸咎于車營之不善。張廣泗遂棄之。考車營之制。宜近城堡相犄角。乃爲萬全。非長驅擄寨之利。尤非所施于伊犁三嶺之險。或曰。衛青用兵漠北。何亦以武剛車自環。曰。此設一大將旗鼓居中。環輻車以代鹿角。爲各兵依歸。制虜騎衝突。而騎兵張左右翼出戰于外。是以車爲體。以騎爲用。非即以車營戰也。且戰于平原廣漠。非戰于山谷也。準噶爾入寇。烏闌布通之役。虜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探。蒙以濕氈。而于操隙施弓矢。謂之駝城。亦爲不可敗之計。我兵隔河以子母礮破其駝。又以步騎逾河。遶山橫破其陣。蓋虜營無礮。弓矢不如我礮之及遠。故爲我所敗。若中國禦寇沙漠。以我礮制彼弓矢。則駝城之制。似較車營尤得力。若東南與海寇陸戰。地狹且險。則車載大礮。又不如扛礮得力。

軍事莫重于轉餉。而轉餉莫難于塞外。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關鍵。大學士總督黃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芻糧器械。萬端倥傯。廷桂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無留滯。五年用帑僅三千萬兩。及金川則已七千萬。及川楚則中原腹地。而用帑至萬萬。以外視西征絕徼。

反數倍過之。明亮言昔隨明瑞征回部時。軍中大帥惟供肉一載。鹽酪數品。及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箸荒蕪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僕之費不與焉。凡糧臺地。玉器裘錦成市。餽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理餉之員。如建昌道石作瑞。綏定知府劉佳琦。皆乾沒鉅萬。蓋承福康安李侍堯豐亨豫大之餘習。靡費耗盡。爲從來所未有。宜乎黃廷桂之歿。高宗宸翰輒悼。深歎才臣之不可再得焉。

沿習不察。積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討掌故。道聽塗說。其究至貽誤于家國。嘉慶以來。談度支者。動以乾隆開闢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爲詞。無論各省解甘肅出關之餉。歲止百有八十萬。並無三百萬之多。且其餉皆即內地陝甘兵。蒙古兵。東三省兵。原額之餉。移往新疆駐防。並非增諸額外。而西師恩警後。歲省防秋戍塞之費。更不知凡幾。故乾隆隆藏之盛。皆盛于二十年新疆底定以後。而非盛于二十載以前。若西餉果耗國用。則乾隆中葉。即歷久形空匱。豈六十年之庫藏。真天降地出乎。豈新疆經費至嘉慶道光而始有乎。不講求河工海禁名糧宗祿。而反各新疆。大惑不解者一。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李鴻賓奏南漕運米一石。合計漕項河費每石不下數十金。又協辦大學士劉權之。曾奏南漕每石需費銀十八兩。攷南漕四百餘萬石。若每石需費銀十八兩。則每百萬石。即需銀千八百萬。盡國家稅賦四千餘萬。尙不足運南漕之半。有是理乎。即井民間協貼幫費計之。然江蘇糧艘受米六百石。每船幫費約計洋銀千圓。不過一兩有奇。故自昔相沿有南漕幫費五百餘萬之說。加以漕項每石一兩。運行月銀。河費每石一兩。前河歲支三百餘萬。東河約二百萬。及屯衛之田。通倉之費。糧艘改修之款。綜計每石出于官者。總不過每石三兩。加之出民者一兩。計南漕每石四兩而極矣。民間米價豐歲二兩。儉歲三兩。荒歲四兩。是通倉漕米。至貴不過南米荒歲之價。烏有每石數十金十八金之理。即云湖南江西之漕。間有三石完一石者。然江西湖廣賦輕。僅居南漕十之一。而石完數石者。又僅居江西湖廣三之一。且其價亦不過增二三兩。不能增至十餘兩。何況以概全漕。大惑不解者二。嘉慶十五年。江蘇巡撫章煦。覆海運。每米百石。需水腳銀三百兩。不知關東每石抵漕斛二石五斗。其價每兩又僅三折。蒙上聽。肆巧撓。及道光五年。江蘇海運。每石僅費銀七八錢。每百石需

費不及百兩。視章撫原奏不及三分之一。即使盡裁幫費。而漕項已足辦運。乃以利國利民之上策。妄謗爲病官病民之迂圖。大惑不解者三。西洋番船。動稱每艘十餘萬金。及近日廣東紳士延彌利堅國夷雷王士。仿製二桅兵船。材料工程。悉同洋船。不過萬九千餘兩。又廣東焚英夷所雇呂宋躉船一艘。英夷新聞紙。謂值銀二萬圓。推之三桅四桅。亦不過一倍再倍。中國費財二百萬。即可製洋船百艘。不及軍需十分之一。而妄謂欲整海防。苦無經費。真若中國財力遠讓外夷。大惑不解者四。故國家欲興數百年之利弊。在綜核名實始。欲綜核名實。在士大夫舍楷書帖括。而討朝章討國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圖訐謫圖遠餒始。

明代用兵。兵數多而餉數少。與本朝判然相反。如韓雍俞大猷。皆名將。其平斷藤峽。平古田。皆兵十餘萬。何論餘人。其不可解者一。俞大猷計靈古田。謂二萬之兵。土兵居四分之一。應募之兵居其一月。糧情賞等費。每月約銀將及一萬。以二三年計之。嘗用銀二三十萬。是每月兵餉銀僅五錢。又言張璉賊衆萬餘。漢土官兵十七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一年。圍攻兩月而後成功。其餉數之少。皆與近日天淵。其不可解者二。及反復明史土司傳。始知明代用兵多者。皆在滇粵土司之地。漢兵三而土兵七。及東南平倭。則俞戚諸人。每鎮練兵不過三千。卽興化之捷。王涇江之捷。皆平倭大舉。亦皆不過二萬。王涇江所謂永保土兵。不過數千。是東南無土司之地。卽無土兵可徵。俞大猷動言十圍五攻。然其議西北車營。欲以車三百兩。練步卒騎卒各萬人。再以二萬備他路援截。其在安仁堡。以車百兩卒三千。挫虜數萬。亦無十圍五攻之說。豈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乎。地形異。而兵形異。一疑決矣。大猷又言徵狼兵十萬。祇有五六萬。必調十五萬。方得八九萬實數。是土兵之數不過六折。良由土兵地近。皆令自備資糧。而官給葦微。故土兵不得不虛報額數以稍沽官項。是以兵多而餉少。二疑決矣。而後知明人之徵土兵。亦猶本朝之募鄉勇。嘉慶五省教匪之役。調兵雖不出十萬。然勒保奏言嘉慶初年。四川鄉勇卽至三十六萬。故金川得以保護。黔楚紅苗及臺灣林爽文之役亦同。是征內地亂民。與征外夷不同。必以鄉勇佐官兵之不及。滇粵土賊。散處山岡。則勢易竄。錯壤腹地。則民易騷。故明代多徵土兵。十圍五攻。與本朝之鄉勇何異。荷

除去土兵，則明代用兵之數亦不多。合計鄉勇，則本朝內地用兵之數亦不少，而征伐外夷，則明代與本朝皆無土兵鄉勇之事。故情形如一。讀書論世，可不深思而求其故哉。惟是明軍派餉，而本朝無之。本朝捐輸助餉，而明代無之。此則今昔名實時勢之判然者。

卷十一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兵散則易制，聚則易橫。藩鎮之兵，何異督撫提鎮之標，而藩鎮易於生亂，則聚處一隅，與分防各汛，勢不同也。耿尙二藩，皆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千，加以餘丁二千，故尙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聞而思變之說。吳三桂五十三佐領，綠旗萬有二千，加以餘丁四千，故康熙二十年冬，懷忠將軍海潮龍，奏徙逆藩遺兵萬有六千之說。此專指藩標兵額而言，合計家口，則各數萬。故三桂自漢中移藩雲南，遷徙數載方畢也。至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伴餉歲九百餘萬，加以閩粵二藩，歲需二千餘萬。此固指海疆緬甸用兵時，滿漢官兵雲集而言。然合天下額兵八十餘萬，歲餉亦不過一千七百餘萬。三桂請兵入緬之疏，籌餉亦不過三百萬。此時雲貴兩省額省至多不過數萬，安得遽耗天下正賦之半乎。劉健庭聞錄三桂踞滇池時，歲協餉四百餘萬，殆指雲貴兩省額兵言之。及一旦發難，則雲貴兩省之兵，皆其兵。兼煽土司，獯獯兵數萬，故能以十四萬踞湖南，又以數萬由四川出漢中，耿尙二逆亦先奪閩粵提鎮兵，故能數道並出，非專恃藩標也。然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邊省歲需協撥之銀，雲南百七十餘萬，貴州五十餘萬，四川八十餘萬，福建百六十餘萬，廣東百二十餘萬，廣西十七八萬，除四川不數外，餘皆三藩協餉歲五百餘萬，雲貴不及一半，較順治間已省四分之一。其時閩海鄭寇尙存，兵餉本重，而滇逆平後，雲貴至今亦未嘗不歲需協撥。然則部議撤藩之時，或稍違數載，或召入朝覲，而杯酒釋其兵權，未必不更換萬全之策。

與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

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時衛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步從十餘萬而已。談何容易。勦言數十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滇粵兩路共兵二萬餘。亦聲稱大兵三十萬。雖噶爾入寇。實兵三萬。號十餘萬。鄭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稱百萬。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良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考張輔後於永樂七年。九年。復兩征安南。兵皆不過五萬。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過七萬。烏有初次獨用八十萬者乎。李自成兵初稱百萬。及李赤心降。何騰蛟亦號稱五十萬。考史館諸王諸臣列傳。則自成悉衆至山海關。實二十萬。又英親王自陝西追賊而南。自成帥兵十三萬。及守湖廣。兵七萬。亦共二十萬而已。則五十萬殆家口婦女充數也。左夏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二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則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蓋平時亦家口老弱充數。及降時造冊解散。則水落石出也。順治二年。詔新降馬步兵二十餘萬。除原係各營標抽調者。仍各還原營。其新募者。准散歸本籍。約計散遣一半。蓋乘驟勝之威。馭潰敗之勢。故帖耳以去。無敢譁者。此尤爲倉卒馭遣降衆之法。

天聰崇德之世。羣臣爭獻取明之策。太宗悉置不用。且屢至燕京而不攻。其故有二。一則大軍略山東。淮濟時。或謂但扼運河。可坐困其通倉之食。一則大軍取永平。溧州時。或謂急攻山海。可奪其咽喉之險。然明糧艘夏至秋還。與我邊外冬入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則暑雨蒸燠。弓弦解膠。土馬痘疫。其勢不可行也。山海關天險重兵。視甯錦諸城尤難克。我軍屢攻錦州。甯遠尙未得志。而能即克關門乎。若隔關取地。則聲援中梗。貝勒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轍。勢又不可行也。是以大兵所下山東諸郡縣。皆旋棄不守。去來飄忽不測。而太宗講和之書。亦欲舉山海關以西。明人制之。關以東我朝制之。雖都統祖可法。有和議利於明。不利於我之說。而聖念不計焉。一旦天人合發。反開關以延王師之人。故知聖者舉事。不先天以開人。常後天而因應。豈不信哉。故禮親王肅亭雜錄曰。嘗讀孫夏峯集。孫高陽行狀。崇禎庚午。收復永豐四城功績。以爲諛墓之文。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日文皇雖東歸。所留守者如圖賴。圖爾格。范文程。及勞薩。葉臣等。皆一時勇將謀士。高陽能以烏合新集之兵。擢其鋒。

使大軍棄城遠去。實一時奇捷。明莊烈帝乃僅蔭一錦衣指揮。旋因凌河之役。立加斥罷。國安得不亡。禮親王名昭。熟于掌故。嘉慶末。以事黜爵。道光初卒。此錄十卷中。惟超勇親王光顯寺一篇。據其外祖綽爾鐸之行狀。顛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事無一相應。宜刪去之。光顯寺即額爾德尼昭也。

方略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漢方略。專載上諭。不載奏疏。既於情形不悉。且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烏蘭布通。再捷於昭莫多。今方略從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蘭布通之役。不復追敘。既於事無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準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脩平定準噶爾方略。則以前編補述雍正西師始末。正編掃蕩準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然指掌。蓋館臣稟承睿裁。故體例明備。惟康熙中事尙多未詳。故今於記末附載馬思哈股化行二紀。一以補烏蘭布通之戰。一以補昭莫多之戰。皆朔漢方略所未有。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雍正中北路大軍始駐科布多。繼移察罕度爾。乾隆中又移烏里雅蘇臺。是三地爲歷朝築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三地。一字不及。蓋圖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東屬喀部。非伊犁將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非蒙古汗王所轄。故兩不收。嘉慶中會典。雖補科布多及唐努山烏梁海圖。而於察罕度爾。亦不之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未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赫哲費雅喀庫倫鄂倫春錫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落。各沿海島居住。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鄂倫春並設佐領供調遣。皆隸於甯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既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數語。甚至盛京通志。於此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動稱國初聲教。逮於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爲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於索倫達呼爾巴爾虎。錫伯卦勒察。畢勒爾等兵。均爲東三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洲。自當詳

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爲索倫兵，無知此何種落者。何況天命間削平諸部，概歸滿洲者。更誰問其今爲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譚本朝之掌故，鈎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論荒外。察罕度爾大營所在，既不見於一統志。今考方略，康熙五十八年諭，以鄂勒齊圖河。向字原作鄂，勤蒙古語也。居喀爾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內地。宜築城貯糧。但與科布多大營相距千里。今欲護衛游牧，應於科布多及鄂勒齊圖二地各築一城。命傅爾丹詳議。尋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難致。惟近科布多有察罕度爾水草佳。亦距鄂勒齊圖千里。宜各築一城。中設十一站。以察罕城駐兵護游牧。按此云察罕度爾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齊圖千里。則察罕度爾。卽科布多東南二百里之察罕泊明矣。度爾卽澤爾音轉蒙古語治也。鄂勒齊圖當在烏里雅蘇臺左右。鄂雍正十年順承郡王錫保奏察罕度爾。當阿爾泰要路。建城駐兵。嗣以薪芻不足。移於阿勒達爾托羅海。去年又移於烏里雅蘇臺。應于山巔築礮石。植木實土爲城。移察罕度爾所貯銀米兵械火藥運送其中。書此以備科布多大營。察罕泊大營。烏里雅蘇臺大營。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軍遷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審如此。

官書人各地名翻譯小異。無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招摩多。金川前編之刮耳厓。後編作噶爾依。前編之勒歪。後編作烏勒圖。人名則和洛輝。一作何洛會。辰泰一作陳泰。策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灘。胡土克圖一作呼圖克圖。此猶瓦刺之爲衛。拉火者之爲和卓。插漢之爲察哈爾。皆明史與本朝異稱。皆但從其一。無庸泥執。若布瀧堪布爾。噶蘇台八字地名。有但稱布瀧堪。節去下五字者。噶爾順。有但稱噶爾順者。亦各從簡便。不取餘聲。惟是額爾齊斯河。拜達里克河。噶順河。烏隆吉河。塔密爾河。博羅塔拉河。噶斯泊。色爾騰泊。諸書皆無河字。泊字。則烏知其爲地名乎。水名乎。闊舍圖嶺。博克達山。本博圖山。諸書皆無山嶺字。則何由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謂大山爲鄂博。水爲烏蘇。河爲鄂勒。然用蒙古稱爲某山某水可也。並稱山水爲某鄂博。某烏蘇。不可也。

敘外藩事。每苦蒙古山川地名。侏僂闕冗。惟一統志有最善之體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漢語大書。而蒙古語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語名 昆都崙 狼山。蒙古名 魏氏 白石山。插漢七 老羅 大青山。漢名 嶺 陽山。漢名 嶺 陰

山葛乳赤城山五蓋楊河烏里雅勿河布爾嶺山塔爾巴七金山賀爾黑山喀喇黑水喀喇天河都母
里葛乳天山葛乳日月池納藍白雲山塔爾巴大黑山喀喇木葉山德爾鹽泊幾白鹿山布虎是謂地從
主人名從中國情每部落惟見於前數行後此則仍用蒙古語大書並無譯義疑徐尙書乾學開肩洞鹿山時無
理藩院翻譯通使自隨故未能盡譯者悉仍其舊此遺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時詔鄂容安劉統勳兼考西域
今古地名沿革時戎馬倥傯未遑覆奏及事定始開西域圖志館知伊犁爲烏孫喀什噶爾爲疏勒葉爾羌爲莎
軍烏魯木齊爲車師庫車爲龜茲闕展爲都善樓蘭而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其時新疆地名已定不
復追改然喀什噶爾譯云多磚房烏魯木齊譯云紅廟兒塔爾巴哈臺譯云多水壩烏里雅蘇臺譯云多楊柳並
無深義且建重鎮而無嘉名參史冊而難貫串斯遺憾二也或謂仿古則不通今擇雅則不諧俗然冰嶺葱嶺天
山玉河黑水營屢見章奏曷嘗稱烏魯烏蘇穆爾達坂乎黑龍江將軍不治黑龍江城而治齊齊哈爾城名實既
不相應試問長白山與安大嶽鴨綠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遼河大小凌河何一非漢語而奉天錦州二府屬州
縣名皆仍前代之舊曷嘗礙於通俗乎况天命天聰崇德之建元盛京與京奉天府之改號宗室排行班輩之命
名何一足滿洲語烏見黑龍江之非而齊齊哈爾之是乎故知一統志之漢蒙並書爲不刊之令典
官書中有互相矛盾者則不得不衷其一是如盛京通志引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於已尼大
水即北海難水今黑龍江則於已尼大水即黑龍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符魏書東夷諸國之例乃皇清通考
四裔門忽以烏洛侯改侯爲鄂羅斯而於已尼大水即大北海則中隔與安大嶽相去數千里與魏書無一合此
當從通志者也外藩王公功績表傳載順治三年歸曰吐魯番乃充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且載葉爾
羌和闐阿克蘇各城各有元裔汗曾表貢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使至表稱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是則回
部之爲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圖志以回教始於唐初派罕巴爾傳至羅集占三十世遂以元代回部成吉思汗
後二十餘世推之上古謂更在派罕巴爾之前謂成吉思與元太祖同名爲唐以前已有回教之證幻渺鑿空莫

若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史記所述，葱嶺以西各國，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內。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即西海，鄂羅斯既爲屬國，即兼有北海，皆徒知侈張中華，未親寰瀛之大。

禮部會同四譯館，掌寰四夷之事，館內存貯外國之書，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爲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餘嶺南掌爲一處，曰百夷館，凡十種皆譯爲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能全，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鮮琉球表章皆漢文，近則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漢字通於中國，夫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粵東番舶購求中國書籍，轉譯夷字，故能盡識中華之情勢，若內地亦設館於粵東，專譯夷書夷史，則殊俗敵情虛實強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

朝鮮一年四貢，歲終並進，琉球間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於四年遣使並進，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外夷惟朝鮮琉球最忠順，然於中國無損益，其關繫中國者莫如暹羅，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緬甸之東北，而富強與之敵，又與二國世仇，且其國王鄭氏，本中國人，常存尉佗思漢之心，乾隆中暹羅一封，而緬甸稽首，阮光平之降，亦恐暹羅議其後，卒之滅阮光平者暹羅力也，其國產米甲南洋，歲濟廣東者數萬石，兵既可禦外侮，粟又可佐邊圉，雖朝鮮莫遠焉，該邊防者，尙加意於茲。

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爲戒。高宗亦言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爲根本，苟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不能，尙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皆訐謗遠慮，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即爲蒙古計，與其爲匈奴突厥之焉陵飄忽，九邊枕鋒鏑，原野厭膏血，何如水草叢龍，休養生息，是則以慈悲銷殺伐，以因果導犢，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敬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由於其妻三娘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患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故馭夷得其情，可使鴉音化洋林，中孚格蠻貊，有能借耶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是有待於高張之相。

與鑑川之督撫。

明改元之十三中書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而會典相沿仍稱某省，不稱某司。此明代之失也。本朝又分十三省爲十七省。若湖廣爲湖南湖北，江南爲江蘇安徽陝西之西爲甘肅，直隸關外爲奉天，然安慶徽州，甘州肅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江蘇江甯兩布政司亦不可偏舉蘇州。况陝甘總督及甘肅布政使皆治蘭州，不駐甘州肅州乎。竊維古者山川疆界州居部畫之誼，及國初徧阮巡撫改稱湖南之例，則甘肅即古涼州，又即隴西。安徽即淮南，江蘇即江東，福建即閩南，庶名實瞭然，而形勢畢舉。且今代詔令奏疏亦稱福建爲閩省，安徽爲皖省，不稱爲福省安省，雲貴兩廣則稱滇省黔省粵省，不稱雲省貴省廣省，豈非山川爲主州郡爲賓，不可強更者乎。至宜興儲氏大文極論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修閭，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合河南河北爲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爲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爲一，而洞庭之險失。今惟此合浙東浙西爲一，而錢塘之險失。惟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爲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使，破一縣一府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鎮，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地無常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並失。崇論閎議，上下古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格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功則功，罪則罪，勝則勝，負則負，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垂法戒也。近人紀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逗遛於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總督金光祖將軍舒恕觀望于尊，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于鄂爾昆河，一槩不書，即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烏蘇之敗，亦略一及之而不詳。傅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傅爾丹和通泊之敗，僅歸二千，則又失實。參贊額勒登額逗遛于緬甸，溫福僥倖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輝，賄和干西蔽恆瑞賁仕簡任承恩老師於臺灣，及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固春秋諱內失，昌黎避史諱之遺意，然利鈍兵之常事，賞罰之大枋，有章奏，有上諭，具載官書，何必深沒其文以成疑案。故高宗屢諭史館列傳，直書

諸臣功過，敬本此說。以昭信史。而所見之世，尤倍詳于所聞之世。庶幾處不諱之朝，存三代之直。

述塞內之事，與塞外不同。史記衛青漢北之戰，漢兵與胡兵相亂而隨單于，遼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而還。明史成祖追阿魯台至捕魚兒海，使張輔等窮探四五日，不見一人一騎之迹。班師，此追寇漢北，故闕略不詳。若青海則在甘肅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部之東，在本朝尙爲內地，乃袁枚敘岳鍾琪追羅卜藏丹津之役，言軍至一處，但見紅柳參差，土人曰：此桑路海也。路且自此窮矣。究竟桑路海在何方，賊酋丹津適往何地，與官軍何路相左，概置不談。竟若窮荒絕徼，渺無邊際者。金石典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可等諸稗官小說，以幻爲奇乎。至剿捕內地教匪，州縣櫛比，尤當畫沙聚米，乃方略軍報，動言遇賊某村，某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遁。曾不言此村岡溝路，何州何縣所轄，且三省犬牙交錯，有今日川，明日楚，後日陝者，有屢在漢南，暮逾漢北，戰在界嶽之東，追逾界嶽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戰各賊者，若不以州縣爲網維，山川南北爲經緯，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小說乎。史記項羽本紀，六國鼎沸，兵分十餘路，而地形形勢，如棋布局，若網在綱，良哉史乎。

本朝出軍祭告堂子，與郊廟並重。會典元旦皇帝拜天，則於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故或以堂子爲祭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佛於堂子而祭之，豈又可即以堂子爲奉佛乎。且堂子之圓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圓殿神則各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堂子自有一種矣。神亭建於堂子東南隅，每月首內管領一人免冠脫裙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堂子祀佛，則並祀圓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別室，亦兼禱圓殿神。考開國方略，太祖初起兵，即禱於堂子。諸族人謀害太祖，亦誓於堂子。其時在薩爾湖之戰，前數十載，則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惟圓殿神貝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年。

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爲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瀝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戎狄。此但

據禹貢九州言之。故以中幹爲北幹。其實昆侖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唐楊筠松疑龍經述四幹。有云西隔崕峴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杳冥。惟有南龍入中國。分脈布祖來奇特。蓋謂北幹。中華不及見。所見惟于闐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龍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如狼居胥山。實顏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千。里。今並不得其遺蹟。迨本朝臣服漠北蒙古。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興安嶺。盡隸版輿。於是一統志。始詳北幹之支脈。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五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峯蔓壑。分爲四枝。正北一枝。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境。不知其遠近。其東北一枝。邊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爲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一枝爲烏藍郭馬山。繞奇勒稽思伯之北。又東南爲白勒奇那克科山。又東爲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烏海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爲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東麓。又東北爲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枝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泰河。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奇思河。阿額勒齊思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普都河。出其東麓。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青吉兒河。札克台河。出其南麓。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枝。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顏山。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圖古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爲古爾坂賽漢山。其南爲鎔默輝山。其東南爲五百根山。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自空鄂洛河。濟罕山。南向爲奇齊格納山。拜薩鄂爾山。查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爾泰山上游之脈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亦蜿蜒而東南。橫互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爲活爾活圖山。至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山二百里。南踰瀚海。至套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幹支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北。直陝西甯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趨踰鄂爾渾土喇諸水。爲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

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於此。又大興安嶺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互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脈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爲天山一枝。是爲小誤。蓋天山之脈。盡於玉關。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統志疑杭愛山卽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載聖祖勒銘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爲狼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股化行西征紀略。出甯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兩郎山。或謂卽狼胥山。則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閩漢北阿爾泰山爲北幹。而僧一行所稱北幹者。僅中幹。則聞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以天山爲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阿爾泰山之西爲額爾齊斯河。其水徑俄羅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幹與葱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底柱。皆冒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開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黃河故道安在者何。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則兩幹又似合爲一幹者何。曰蓄是四疑。貽誤千古。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脈。正從天山而來。由伊犁博羅塔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宰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葱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爲正幹。而其東趨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與興安大嶺盡於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徑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於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爲天山支麓。河南爲祁連山正幹。玉門關嘉峪關皆建於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脈。則上起于闐中經青海。下爲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脈不相屬。故自僧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爲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於天山。蓋葱嶺河源經回部瀕於蒲昌海。卽羅布泊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積。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磧旱每。水小卽滲。水

大即儲。窮荒枯磧。生氣不鍾。於是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疊嶂。備之入塞。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枝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於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尸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于中幹之底。繼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則大漠沙塞。皆水草繁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氣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于既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於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絕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不灌而東也。不察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尙足語疏導辦方略乎。至謂兩幹合於興安大嶺。尤爲警說。夫內興安嶺。與外興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實然二幹。祖雖同出葱嶺。而分幹皆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遶套外爲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互內蒙古各部。而爲遼東之長白。以盡於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爲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於鄂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誣爲一幹。殺祖稱之宗支。渾華夷之界限乎。職方外紀圖。以阿爾泰爲金山。杭愛山爲西金山。外興安大嶺爲東金山。特著北幹之脈。不脩興安之稱。惜無遺用之者。若夫干闥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爲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爲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爲中幹之南幹。此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焉。

塞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書以厄魯特爲阿魯台。西域考明史外國傳。阿魯台與瓦剌世相仇殺。厄魯特乃瓦剌之裔。豈得以仇國爲其祖稱。况阿之與厄音亦不近。惟元太祖本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於兀魯塔山。擒之以歸。則厄魯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豈得沿阿魯台之人名乎。又謂阿速爲阿克蘇。續文獻考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及賽馬爾罕。又云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則阿速自是葱嶺以西之國。近地中海。

距阿克蘇萬里。豈得以葱嶺西之國。移于葱嶺以東乎。又謂內藩蒙古之奈曼部。卽乃蠻。外德王公去考元史乃蠻與太祖戰。營於杭海山。卽漠北杭愛山也。又元秘史成吉思汗征乃蠻。朔克魯連河而上。卽克魯乃蠻塔爾汗度塔米爾河。卽作塔密爾。登納忽山以望敵。成吉思圍之。乃蠻潰遁。被擒。其子走至阿勒台山。卽阿爾成吉思盡收其部衆。是則乃蠻蓋漠北之西部。爲今賽音諾顏。及土謝圖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於斡難河。在克魯倫河東北。乃漠北之東部蒙古。爲今車臣汗地。迄吞并乃蠻。始徙帳杭愛山之西。鄂爾昆河之北。塔密爾河之南。是爲和林。卽乃蠻汗舊日王庭也。若今之漠南蒙古奈曼部。則太祖裔孫。近在喜峯口外。距和林數千里。豈得以漠北之仇部。誣爲漠南乎。至捐毒非身毒。捐毒今同國之布魯特。身毒則近南寄。疏勒城非疏勒國。疏勒城當漢郡耿恭所守也。疏勒國卽今喀什噶爾。一則南北相去數千里。一則東西相去數千里。而顏師古章懷注混殺爲一。皆由讀史者詳中原而略外域。

卷十二

武事錄記事功雜述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長爲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爾丹爲帥。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劉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詔逮斥之。不逾年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中。奉命巡視西疆。歸奏賊未可遽滅。宜養兵待時。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傅恆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皆身歷戎行。洞曉賊情。故動中竅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撤藩請誅明米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且請招撫三藩。引七旬千鍾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幾去。又楊名時張照。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巴爾之苗疆。捷攻土歸流之成績。督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其材。自古所歎。然則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屬粵邊地。今將滿兵遽撤。一旦有變。鞭長莫及。荆襄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窺伺之心。有事以扼四方水陸之要。此先事之識。一也。敢逆叛閩時。編修李光地家居蠟丸告變。請大兵由汀州間

道入閩。及鄭逆未平。又排羣議。力決臺灣必可取。此臨事之路。二也。武進劉於義。以文臣受知世宗。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李之芳撫浙江。聞耿逆叛閩。馳扼衢州。督陣血戰。屢挫賊鋒。此任事之才。三也。

蔣材半由閩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爲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上見其舉趾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果立西征之績。明亮少時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深。昇夫皆憚行。明亮躬行泥淖。鄉導。昇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喜。歎曰。吾塔蔣材也。後果立金川湖北之功。海蘭察爲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馬。扈蹕木蘭。王欲易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予夜將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乾草。潛騎之去。忽聞窟中人語曰。寄語而王。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聲如崩岳。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潛至帳後。使從者羣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矣。次日相見。歡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廣記柴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趨勇絕人哉。

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爲進。則全軍亦爲功。康熙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詔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門外教場閱。即日趨行。不許宿衛。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當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一以當百。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宣府等地糧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輿堡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惟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藉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溫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詣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即詫曰。雲氣已頽散。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突圍去。我潰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崩斷。墜水死者千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衆甫定。適有持銅匾傾水者。誤落地鏗然。潰兵驚曰。追賊至矣。羣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

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師陷絕地。故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慎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爲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傯。帳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與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輒不樂爲用。征臺灣時。福康安待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爲之盡力。一戰破賊。即日抵嘉義城。人以爲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驕勝而驕。懷諫自用。逾橋之役。微海救幾全軍覆沒。及旋師西藏。福康安又留連酣宴。月餘不行。海屢請之。大相抵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彈弓弦。卜明日之勝負。聽地窖知賊馬之衆寡。驗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不能學。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遂束手無能爲。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甯獨霍去病有天幸耶。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三端爲要。滿洲將帥罕長漢文。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奏。一簡明。一詳暢。次則傅恆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前記已載其全疏。至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劄。直陳不諱。上嘉其不欺。特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質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贊德楞額奏馬蹄岡之戰。保全川西。爲第一奇功。蜀人諱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蓋是戰之奇在於轉敗爲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時乃掩其前半陷伏危急之形。與冉天元鋒銳洶洶之勢。但稱遇賊接戰。擒獲渠魁。其意蓋欲飾爲全勝。不知蓋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絕糧數日。又於某處始遇賊。初戰不利。幾致挫衄。仰

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謀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寇。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遇復之上。六。光地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雍正中。議討噶爾丹。都統達福力諫。言賊能用其舊臣。且天時晦暑。張廷玉以小雅六月與師難之。卒。麟傳爾丹敗績于和通泊。故泥經義與不泥經義。相去霄壤。乾隆中。戡定伊犁。御製開感論。力闢漢唐諸儒地不足耕。人不足巨之說。而西陲永奠。康熙中。議棄臺灣。李光地力破前代捐珠崖棄安南之議。而海波惠警。故泥史事與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卽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淮陰背水死戰。出於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淳言不惑。故於史學深者。其練世故。諳形勢。亦必深。不肯以陳腐味機。不敢以虛僞僨事。今尙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功馬上。難矣哉。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未竣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待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蕩平三省教匪。是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習。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斤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鄧書可以治燕。里誦巷誦。可入樂府。不盡手之藥。宋人以拏澣洗。而楚臣得之。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此爲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衍。作資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以補宋水之。而錢大昕。解題堂集。作嚴氏補。嚴氏補。爲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甯查伊璜。孝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禛文集。及吳江鈕琇。觚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巧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銳然國史。入六奇於貳臣傳。明桂王南嶼。

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朝。及康熙四年。尙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爲壻。是六奇在明已實。安得謂乞丐投効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旁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爲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驟貴於吳朝歟。順治二年。王師下江浙。江陰典史閻應元起兵守城。自六月至八月。凡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予懿忠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瑞狀之。邵子湘傳之。皆謂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入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王之師。列營錢唐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徽甯金聲之師。與盧象觀等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王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僅千餘騎。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兵四出角鬪。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北赴。則浙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興。若盡金陵之師南下。則徽甯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衆食寡。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中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爲勒德輝。一爲博託。一爲貝子屯齊。後皆立功闔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王。載在盟府。其餘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破江陰後。移征他省。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於江陰城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佚其姓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季夏之初。正值兩浙三江民兵四起。王師東西赴援。無暇問及偏隅。故得兼旬抗拒。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江嘉興之兵。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之貝勒并未親至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張。快其筆舌。並議史可法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陰。盡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說。且明季奇功。孰若左應選乎。崇禎二載。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潰卒練民兵。登陴誓守。蒙古滿洲兵。再攻不克。太宗親督大兵。雲梯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雞肋。當真人龍戰之

師臨衝因勳卒。仡崇墉。視袁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城者。尙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墨吏譴。而明史亦僅附見他傳。聲烈閩如。曷可勝喟。幸其事具載本朝開國方略。并非勝國鋪述之詞。正猶唐宗實安市城主。明祖褒席擴帖木兒。彌足勸干城而信後世。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廷訊時。佞官倡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皆不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嘉慶元年。宜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視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爲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即大哭。羅其清亦哭。即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翎冠踞座。清望之拱手。亦即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賀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亂衆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常破羅其清冉文傳於方山坪。破王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獲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捷嬰兒。蓋史冊中所希有也。嘉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據嘉陵江大猖獗。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及賊渡潼。譏罪於清。上素知清。不之罪也。以其廉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擢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烈甚著。事平擢四川按察使。勒保劾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蠢動。山東曹州賊隱之。巡撫同與不致發兵。清力爭三。始從其請。即以清將兵承平。

日久。兵習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即足腫。清乃自躡草屨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死殺賊。時賊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陶之驂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扈家集。山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應。荆溪周濟。山東新樂府云。一聽征鼙怒若雷。波馳鱗駭陣雲開。歸來卻入將軍帳。更與將軍共舉杯。詠其事也。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東三省世出名將。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騎射選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教匪。封威勇侯。嘗謂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使賊得憩息。距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明掩擊。如賊知兵追。集隊拒敵。則繞道趨入。迎面遇賊。則設伏擊之。師行整隊嚴備。常如臨敵。故或倉卒遇賊。後隊未集。即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如箝谷限於地勢。則分隊迭入。層層接應。高山峻嶺。則分路旁攻。前後布置。每宿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德參贊廳發電奉。而額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戡大難。其麾下功名最顯者曰二楊。謂楊昭武侯遇春。楊果勇侯芳也。而昭武身後行狀。有大不可解者。言經略額勒登保。先授三省經略。旋以剿辦教匪邊延。革去經略。帳下健兒皆思散去。惟遇春慷慨泣留。衆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句三捷。連滅劇賊。簡授經略。嗣後至七年。戡定凱旋。并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目共覩。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單加耀勳。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尙未參贊也。豈誤以黜侯之事。爲革經略乎。行狀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安。至額勒登保則未嘗爲遇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尙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輕車都尉世職。皆額勒登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難。選將爲難。目前諸將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

彥成德榜奏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二人。與經略參贊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遂有連擒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獨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生立功。亦莫大於川楚。國士遇我。衣鉢授我。而徒以一階半級。效未弁之拔擢。驚駭之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無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侯輒擢其弟逢春一職。由微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弟。獨非所以報其勤勞乎。蓋額侯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白事帳前。不敢仰視。遇春與穆克登布皆爲翼長。蒼溪冉天元之戰。兩翼長不相能。額侯恐其僨事。乃令遇春出營領隊。而穆克登布舉副將喜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遇春長左翼。故行狀謂遇春不見說於經略者以此。苗疆松桃被圍之役。大軍隔險。未能驟援。遇春請以四十騎由新寨竄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遇春徑穿各寨隨撫隨進。賊皆驚遁。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解永綬之圍。擄黃瓜寨之菓。又衝圍救出茶山壘之官兵。遂復乾州。連擢至副將。而福康安旋卒。自後遇春每出師前夕。輒夢福公者。以此。福康安操守不可與額侯同日語。而其獎拔人才。能得人死力。亦大將之一長。視額侯之御將過嚴。難乎爲下者。固互相長短焉。

遇春夢神授黑旗。故每戰賊望見黑旗。即知爲楊家軍。其行軍守額侯之法。節制最嚴整。雖行山澗箐谷中。每數里必齊隊一次。森然不亂。縱倉卒遇伏。衆寡不敵。未嘗少卻。方王三槐既擒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鋪。追攻深入三四十里。至大安槽。兵賊鏖戰。如鼠鬥穴。遇春獨於起營未十里。即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動賊千餘。果繞攻後路。遇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層捲回營。始并力擊卻。是日微遇春力。大軍幾前後受敵。旋破之於鶴游坪。又合參贊德榜泰軍。破之於雲臺鋪。於是德參贊追途逆。而遇春從額勒登保擊包正洪於廣安州。賊方奪舟將渡渠河。遇春追及。擊斬千有五百。賊走仁市鋪。遇春繞出其前。大敗之。時額侯病留達州。聞捷即豁然自督大隊至。進兵靖邊寺。賊遺黃土坎。窮蹙甚。而總兵朱射斗以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自圍中合趨營山告急。遇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集縣鄉勇防渠河。會晨霧。河流澀滯。如戈馬聲。賊數路盡渡渠河。

鄉勇數百獻焉。包賊遂復熾。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帥倚如左右手。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赴。賊未滅復被撤去。轉戰長壽達州太平開縣。連殲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稔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子聰。戰大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遁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士皆失色。遇春大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陝。是時賊冉天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左翼。而穆克登布長右翼。經略以冉天元等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力盡銳擊敗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即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殆。賴山寨鄉勇出壘援救。始突圍出。護軍統領春甯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埡。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弼據險斷後。隱身危崖。手刃四十餘賊。刃折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靡退其衆。攻烏銃攢擊斃之。都司鄭振黃以兵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既盡。爲賊銃傷過半。先後亡副將以下數十。賊既敗右翼軍。復圍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據廢藥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壓。我兵擲草炬山下。照耀如晝。以動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天曙。賊遁。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諸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遂令兩翼長各爲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而遇春追高天德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馬三戰爲遇春一晝夜馳四百里所擒。伍金柱亦爲遇春乘夜攻所殲。而穆克登布卒以輕敵死於賊。蓋劉銳不如節制。其成敗判然若此。然遇春料敵之智亦不可及。平日樞訥若無能。遇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輒闔合古法。嘗追王士虎於報曉埡。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劫藥榻。夜行曉伏。每晦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柝更夫。奪門屠戮。攻兩則鼓煙熏穴。荼毒無算。然專避大軍。遇春以三更往捕。適賊由他路出襲大營。衆欲回救夾攻。遇春不可。即伏寨俟其歸。全數擒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陽儒劉永恭劉開玉四千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塞大小中溪。而伏兵南面山嶺。經略追賊至。賊見溪口有兵。即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軍合蹙諸山溝。全隊殲焉。其剿有文潤也。賊鋒銳甚。遇春首進。參贊德楞泰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萬

衆驚退。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偪馬首。遇春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衆以爲神。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勁兵盡伏寨中以待。僅留鍋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偏空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領頂安步出。臥營外。賊見曰。誘我過溝計也。竟趨民寨。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爲數隊。先後敗走。遇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憑垣罵賊。賊大隊數千偏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回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衆十倍我。譁噪震天。遇春下馬席地而坐。以安衆心。并回吐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礮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上詢及。歎爲真福將。道光初授陝甘總督。其子國柱亦巡撫河南。父子建節封圻相接。國朝漢臣由武兼文者。自趙氏岳氏父子及梁化鳳梁蔭父子而外。至遇春而四。然趙岳梁三家立功於開創之初。而遇春奮跡于承平之後。尤遭遇所難。至雍正中河內劉世明。亦以總兵之子至浙閩總督。而職於巴里坤。又以縱兵劫掠伏法於甘州。不以功名終。故世不數之云。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迫近羌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而然。國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寧人。提督封侯。子雲翼。梁化鳳父子。長安人。提督勇將。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陳孫父子。

榆林人。子大。侯。子雲翼。梁化鳳父子。長安人。提督勇將。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陳孫父子。伯曾。雲南提督。子宏燦。廣東。楊天縱。廣南人。貴州提督。有功甘肅。董芳。咸寧人。提督副將軍。甘肅則趙夏棟父子。夏

伯曾。宏燦。天縱。董芳。皆提督。總督。威靈公。加總督銜。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軍。岳鍾琪父子兄弟。祖孫。趙龍。弟鍾瑄。皆提督。鍾瑄。威靈公。加總督銜。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軍。岳鍾琪父子兄弟。祖孫。趙龍。弟鍾瑄。皆提督。

川陝總督。子常巡撫。馬際伯兄弟。寧夏人。與弟見伯皆提督。潘育龍祖孫。靖遠人。經孫。韓良輔父子。皆提督。與子師懿德父子。寧夏人。官提督。樊廷父子。武盛人。提督。康泰兄弟。雲南人。弟高天喜。西

人。總兵。豆斌。人。紀龍。人。唐希順。人。皆世襲。炳旗常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魏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而福建則公有海澄之黃。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之李。子男有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灣。世襲輕車都尉。與萬正色許貞諸將。并漳州閩閩。故平海賊必用閩

廣之將。而擊番羌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爲良。亦生材各鍾所獨。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如王進寶保塞其子王用子。材武可勝副將。十八年吳三桂死。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予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甯。擒渠職敵。詔擢用予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進寶內舉不避親。用予不負所舉。與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至破滇之役。則趙良棟首功。諸將爭取子女玉帛。良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訐。聖祖擲還其疏。謂其爭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女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有古大將風矣。

國朝以少擊衆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籌。以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百破漢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兆惠以兵千六百自伊犁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敵霍集占兵三萬於黑水營。皆蒙列聖優褒。宣示中外。惟潘之籌事。前記未詳。在康熙五十四年。後屢立功青海。雍正中官固原提督。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漢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擒賊謀。知其被圍狀。整兵入援。圍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糧治軍書之不可忽。又雍正元年。貴州討廣順府之長寨苗。提督楊天縱連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固未下。撫臣何士璠。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營千仞。左徑如錢。官軍束手。經文問曰。固何以名羊城。土人對曰。中曰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名。經文即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斃草。斂斂有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弩礮如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遺敢死

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相藉墜崖死。遂斬其渠賀連莽李奇。降其衆。以一字地名。頓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大將誌走卒購嚮導之不可忽。

帝王之師。恆有天助。我朝龍興塞外之初。每戰明兵及入關破賊。皆有反風疾雨大風塵沙之助。故敵軍人馬。目而我軍得上風。乘勢長驅至。薩爾渾之役。明軍火礮甚烈。我軍惟有弓矢。賴天大晦暉。故敵槍礮皆中柳林。我卒無傷者。高宗有御製詩記之甚詳。征朝鮮索倫。渡鴨綠江黑龍江。皆有冰泮冰解之異。及聖祖親征朔漠。凡御營所止。或無水之地。而泉湧於旁。或無草之區。而茸生帳左。及渡甯夏黃河。惟御舟渡口冰解。上下數里外冰結如故。此皆見方略者。岳鍾琪征青海。沿海冰凍。退入崇山。土馬皆渴。忽有澗泉湧出。一軍皆暢飲。奏聞。賜封靈應泉。此見一統志者。兆惠黑水營被圍。營中掘井得水。及援兵將至。井忽涸。遂潰圍而出。亦見章奏。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進藏。過通天河。無舟無筏。以草囊聯貫如筏。乘風張帆而渡。人馬多驚溺。忽一夕。水涸淺見底。則上游冰積橫壅。斷流。三軍急馳。甫渡而水復至。莫不驚以爲神。又陝西榆林定邊之間。有碑井村。止有四井。此外數十里無水。是年征藏。大兵過此。人馬數萬。甫下營。山水忽至。溝澮皆盈。皇十四子大將軍遺飛騎探之。則出東北三十里山石中。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井旁立佛寺。勒碑記事。此見錢塘馮一鵬塞外雜識者。宋末元世。租軍至錢塘。營於沙岸。海潮不至者三日。國初王師。抵杭。復營其地。海潮亦連日不至。錢唐江淺涸。我軍浮騎過江。遂定浙東。始知宋史所載之非誕。并知光武渡河。冰堅。耿泉刺山水出之非誕。忠臣義士。勤執人定勝天之說。欲與興王爭天命。豈知祈天永命。當在承平積累之時。其可轉移於大運已去之後耶。

卷十四

武事餘記 篇武五篇

城守篇

仁不伐國。儒不譚兵。墨傳守圉。史就專城。言守不言攻。兼愛是程。作城守篇。

守備上

惟聖豫患。惟智先幾。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太上備之於平時。其次備之於動機。或則衝要。或則間歧。勿忽敵遠。弦玩鄆。勿恃地險。維輕鄴。惟厥先民。備豫諄諄。孰敢侮予。今此下民。備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內外。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攻。高其壘。虞直攻。厚其堦。虞垣坦而墜靡也。則陞地。虞遠墜而憑陵也。則障睨。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輸墨翟。相反而相師。城善若何。一曰險要。朔方受降。涼州和戎。拓地千里。不假戰功。種營寬州。復完廢壘。玠移合城。釣山爰徙。是之謂據險。魏勝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揚。敵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內環。或沮三海以衛鄆。或儲塘濼以守薊。或後溝渠以限馬。或種榆林以制騎。此之謂設險。一曰基固。開土及丈。或得礮石。或得墟穢。皆可爲勝重之本。浮泥鬆沙。必壅令盡。試觀掘井者然。層沙層泥。下輒黃土。基較所載。必廣厚倍之。乃久而不圯。一曰堅厚。全取虎牢土以築汴。及受元礮。惟凹而已。是之謂堅。朱序鎮襄陽。每謂西北隅衝敵。斜築二十餘弓。即夫入城賊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謂厚。一曰形制。藝祖圍汴。如蚓斜築。爰及靖康。改擴方城。四面受礮。全堵推傾。然後知藝祖之見神也。唐武威城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據其五。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旬日而平虜。則又重城之利也。

城以衛民。濼以衛城。臨深爲高。金湯勢并。故築城必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填。三丈爲度。淺則浚焉。聽民取壕。築室燒磚。或罰輕罪。堆土培堦。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二宜闊。闊不易越。十丈爲度。底闊半之。城上旣寬。得及外隄。太遠不及。太狹敵馳。沿栽糾草。用防射池。三宜暗。有暗窰則難偷渡。池底鑿井。相距十步。深闊皆丈。及泉爲度。城濼內洩。引流外助。潛表其淺。遣兵易渡。是之謂重淵。三者濼事備矣。若其山城地勢。不可以池。距城二丈。掘坑高庫。或錯石條。以拒衝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凍厚。堅滑莫上。功約易守。此之謂重險。其有城河通舟者。與樹椿木於水上。勿若伏鐵代於水際。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有形者賊易防。無形者賊必墜。

城之外則敵臺宜備。堞垣宜備。牛馬牆宜備。暗門宜備。敵臺者以殺敵爲義也。不能殺敵則如勿臺。臺貴長出。不貴橫闊。石厚砌其前。所以捍蔽也。虛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層各竅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准量也。各臺相距。毋太遠。毋太逼。偏恐對放火器自擊其城也。遠則矢石不能及人也。凡犢輻木牆。旱船之攻。其來以俯。但防上擊。不虞旁下。守無如何。則任其掘堵。若有虛臺之制。左右夾乘。則兩臺之間。雖守垣無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堞。以躲身爲義也。不能躲身。則如勿堞。堞毋太高。高則矢石無力。堞口毋太狹。狹礙於擊賊。今之爲堞者。高與肩齊。口僅容肘。安所用之。且譏堞制內各甃基高闊三尺。可以固堞。可以懸卒。可以擊賊。又各留懸孔。賊遠則堞口瞭之。銃矢射之。近則懸孔視之。隨機禦之。我可傷賊。賊不我害。則禦之易矣。凡懸孔之磚。先爲彎屈以陶之。既成而甃用之。若夫牛馬垣者。則在城外與濠上。每垣一大銃竇。每五步則一中銃竇。其高及肩。上各爲直縫。高三寸以便瞭焉。再上三尺一小銃竇。再上牆脊則尖其石。銳其磚。賊對濠則小銃擊之。賊衆則大銃擊之。賊登牆則斧棒一擊而墜之。或急斂不及。或昏夜難辨。門未敢啓。則難民牲畜。皆暫於垣內避之。垣依城爲命。城以垣爲衛。施之無濠之城。尤見其益。此順昌所以勝敵也。守禦已堅。始可出奇。以戰代守。以禦解圍。則莫如暗門。暗門之制。層視出入便處。擊城爲門。外存尺餘。臨時遁穿。內施排柱。鐵木撐焉。或賊初至。營陣未立。或乘暮夜。賊不覺及。或圍久敵急。或城攻甫息。層出精銳。銜枚襲擊。勝不速迫。賊疲自逸。仍於城上。多積礮石。防敵犯門。急擊勿失。是爲暗門。亦曰突門。暗藏九地之下。突動九天之上。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

城以內則城路宜備。內濠宜備。巷戰宜備。保甲宜備。儲峙宜備。凡城之內。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備緩急。證各一柵。嚴司啓閉。一防賊登。一防寇卒。凡城之內。皆設內濠。深廣制度。與外相當。外岸週遭。亦作垣牆。賊即入城。尚有內防。互相夾擊。賊必敗傷。昔睢陽之城。賊築重濠木柵以圍。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此之謂也。有嚴城。有內濠。始可言巷戰。巷戰之法。許遠行之於樂陵。令民築牆。高過屋宇。圭竇其下。一丁竇內。餘皆入伍。設伏巷中。洞開城戶。

賊果大至。火施無所。兵加無慮。旗舉伏發。擒斬無數。蓋拒之城外者上也。然數賊入城。而圍門鼎沸。亦不可不備也。縱不能按巷盡備。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嚴戒。以陷敵也。守土之法。可通行之平日。與臨時者。惟保甲與積儲。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核賑。詰盜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慎火盜。保甲行而儲積亦易矣。積糧莫如令民自積。蓋輸之於官。顆粒亦難。貯之於室。崇墻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國。然儲積非特粟也。麥城之閉。但知積米不備薪芻。後境尙書省以爲薪。徵薦劉以飼馬。又無鹽食。病腫載塗。是則薪宜備。芻宜備。魚鹽宜備。匈奴圍疏勒。絕其城外之汲澗。北魏圍虎牢。隧洩城中之井脈。則水宜備。外此更有醫匠技藝。必用之人宜備。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備。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哺以劍之乎。抑聽其虜掠以齋盜糧乎。欲審堅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芟麥。桓溫潰趙犖。徒糧黃巢。賊準。遮穀敵兵。畏。惟韓焚粟。金師。置。干謙。空食強寇。辟。然或諭之而不信。令之而不從者。城中積貯無所也。官府假借難拒也。必給城中官地。恣其囤積。令自典守。而自糶易之。官無過問焉。其不盡運者。而後官糶入之。粟有入城。無出城。以米易錢。鄉民便。以錢易米。城民便。飽我飢敵。一舉三便。如迫不及。寧從焚燼。二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便。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飽敵欲。李牧嚴境。入保。而胡不窺邊。陳俊輕騎牧掠。而賊自敗逐。近城則入城聚之。遠城則堡壁圍之。施諸邊塞。尤爲要策。三曰清芻草。馬恃草以糧。敵恃馬以強。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若夫元昊誘遼。則每退一舍。其地輒藉。遂勝敵以寡矣。金據牟駝岡芻豆。而汴京困。于謙空近郊牧廠。而敵騎退。尤清野之利害矣。四曰清水泉。敵所資者。非草即水。秦番涇之上流。以餒晉。隋藥境內之泉。以病虜。劉綺毒穎。因敵師毒草。因敵馬。五曰清虛舍。清郊場。凡近城三丈內。有屋者。賊或內伏。以仰射。或取梁柱。爲攻梯。或順風延燎。或起堙。乘基。此皆不守之城也。嚴令撤之。急則燬之。凡城外里許。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而瞰之。有土阜。則得以填壕。而礙礮。有豐草。則敵可潛伏。其有大樹及竹木。囤積者。皆

攻城之具也。或禁或除。或運入之。有木筏在百里者。暫移小港而隱匿之。違者軍法治之。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敵。敵不害我。則先爲不可勝矣。雖然城之所衛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盡衛者無限。則所以犄角分錯。各自爲守。非堡寨莫尙焉。

守禦中

守禦之具既備。宜募守禦之人。大端有三。曰定號令。嚴禁約。廣方略。號令之要。先一事權。守土居中。四正四隅。各設總副。丞倅紳儒。小事專斷。大事諮行。勿易旌旗。毋擅號令。政出多門者敗。法制不行者敗。次安鄉民。土木之變。于謙令兵皆出營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毋失所。凡避亂入城之戶。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處。男女毋雜。各從其伍。鄉民既多。宜防奸細。防之之法。立柵壕外以詰之。分門出入以別之。親識保領以核之。然後分汛地。聚則難周。分則易守。則界畫不可不明也。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則衆志不可不并也。然後擇賢能有什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是得一人則得千百萬人。失一人則失千百萬人也。慈惠者不爲長。蠢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懷整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一隅疏防。三方受創。然後編丁壯。計其貧富。以定多寡。使富民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則均而無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夫。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則勞而不困也。然後給守具。計城若干堞。計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給之。餘置城樓以備不時之需。有神機火器。勁弩堅盾。於扼要而備之。凡人夫各記姓名於堞。各識其處。而以時演肄之。如此則號令定矣。禁約之宜申者。數事。禁訛言。禁方士。恐煽衆而洩奧也。禁茶坊。禁賭店。禁夜行。恐蔽奸而誨盜也。禁吹響器。舉表竿。恐應賊而亂耳目也。禁妄動。禁呼喚。恐賊驚我而乘蹙也。禁擅離汛地。凡門柵臺堞庫獄。中營遊營。奇營戰營。各止其所。離一步者斬。所以壹亂也。禁擅入汛地。恐賊謀托藝販以覘探也。禁私啓門竄。禁私酬賊語。禁私啓賊書。有犯者斬。尤軍法所必斷也。守旣固矣。乃可以禦。禦之方略曰。具犄角以鼓氣。共甘苦以固志。謹斥堠以警備。設墩臺內設敵偵。諜以審僞。選死士爲親兵。以彈壓。設更番之游兵。以策應。屯扼要之外兵。以犄角。凡賊來攻。則人各保堞。有警

輪乘無警輪巡傳食而迭宿各止其處凡便利皆貯之將熱以澆敵也石各以類積之可大推而小擊也灰之以替其睫也樓櫓泥之以防其薰也雉置楛墨以備緩急也時而遷之以稽其疏佚也誅信而賞必所以致其實也凡賊之攻我有七乘晝夜疲勞乘我憊曠日持久乘我懈風雨晦冥乘我忽矢乏礮稀乘我竭堞單坡平乘我缺失火驚擾乘我急聲東擊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可不備也凡守城之術心欲一氣欲厲力欲遠足欲定聲欲靜知同生而共死則其心一矣知攻難而守易則其氣厲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虛矢石則其力逸矣賊攻東南我備西北各死其所毋離五尺遊兵四應守兵勿易則其足定矣聲亂斯號令不聞聲譁斯心志不異聲擾斯賊人得計手示目語毋蓋其氣夜惟更柝晝惟旗幟則其聲靜矣凡賊之屯城也以逸待我罷以飽待我飢以堅忍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備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奪我氣乍動乍靜以疲我志緩進散衝以耗我勢築壘增柵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懼撤圍勿喜疾攻勿避示怯勿進歸師勿易約和毋信詐贖毋利忽退毋懈持久毋敵有特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存

聞之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閉而入焉敵詭有萬守豈一端其道隨敵不厭詳參請極情變知者觀焉防莫重於門槎其外以備敵之焚也坑其內以陷敵之乘也懸板其上以誘敵入而使焉擒也明史職敘傳凡門之制宜備火攻故竅其扇以出銃架則攻者不敢前也池其上以溜水則火者無所施也鑿城上近門處爲甕橫長與門孔水如甕法若火已然則提壘岳而擲之或囊糠沙而濕之或益薪月城爲火地以隔之皆所以備急也毋徒石塞土填以自狎而張敵也防莫多於堞防堞之法濕氈絮而懸之以蔽矢而制火也但防賊或外架浮籠防層襲而梯登也竹編牛皮而擊其中出內矢而揮外射也隨攻所向而布幔張之則矢石衝車不能壞也若壞及堞則木爲女垣而輪推之所以代堞也若壞及城則急柵而拒之勁槍弩以守之否則益火以絕之急築偃月城以翼之內掘深壕以備之則敵莫能害也門堞既固乃專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內外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賊至而甘心從逆賊入而乘機劫奪者窮民之患也北門之營以仕危維州之壘以燿啓汝州之

城以版築應募而潰。是內應之奸也。圍守既久。人無固思。一夫下鎚。衆心危疑。或嫌釁於我。或貳敵居奇。是離畔之奸也。開倉而廩之。授戈而使之。則窮民安矣。擇親信而任之。於外鑄而錮之。則內應塞矣。單激燕剽。卽墨怒。帝縱反間降兵疑。則離畔止矣。嚴失火之令。備救火之具。防火禦。防草場。所以杜變也。獄者變之藪。庫者劫之招。徑竇者賊之媒。所以除離也。奸之外至。非惟諜詞也。有詭冒焉。有潛襲焉。有詐誘焉。樂乘婦車入曲沃。蠻衣敗卒陷。捷爲。輝效。蜀幟敗景崇。賊稱中使入幽州。是之謂詭冒。雪入秦州。霧破夾寨。則乘晦冥而襲之。歲首秀容。元夕崑崙。則乘令節而襲之。梯倚城外華州危。升梯徑入隆德平。宋王德用則乘不備而襲之。是之謂潛襲。佯退而實進。已去而復來。聲前而掩後。求和以緩備。僞降以納間。是之謂詐誘。全嚴可以杜冒。備密可以防襲。持重可以制詐。雖然敵之外攻者。非惟陰謀也。有顯患焉。顯攻之術。十有二。曰土山。曰礮道。曰填壕。曰雲梯。曰木牆。曰地道。曰撞木。曰鉤半。曰蟻附。曰礮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臨。內山應焉。層樓增高。明制其竄。或則地道。潛引彼土。陷不能立。陰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積柴。將礮以登。我潛投蒿。雜以松明。因風火之。彼積必傾。此制礮道之法也。填壕之攻。或草包土。擲者如雨。或推輪檣。中實薪土。且薦且覆。遂渡莫禦。若是捍之。火藥爲主。星擲廳發。敵敗而去。此制填壕之法也。雲梯飛空。上施濕氈。多載壯士。翼以韜韞。耕土隨之。填壘遂前。則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則鑿垣。三木並施。一鉤一距。一則燎之。若皆不動。則謀地池通。隧蓄乾。磨磨勿燥。重必偏陷。鼓鞞急隨。其焰互天。積尸如坻。此制雲梯之法也。梯高既敗。乃創木牆。蒙以生革。十卒一車。徑造城下。俯劇且鉅。城既於陸。矢石莫如。則如之何。曰束葦實脂。歧如燕尾。緹而燒之。立燼可俟。革濕或阻。更以冶爐。鐵汁飾之。潰炙須臾。或作絞車。鉤索四輪。俟進舉竿。一挽入關。則制木牆之法也。上攻既窮。俯攻復敗。乃謀暗道。鑿土爲害。角鳴地中。堞傾垣壞。則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繇城多坎。伏壅而聽。其聲空。掘壘以迎。麗灰燬烟。遇薰若駐。客知有備。計輒不行。則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既細。將謀女牆。爰撞爰鉤。蟻附礮傷。四者各施。主人倉皇。則如之何。曰客若撞木來者。宜以鉤竿割之。繩斷木墜。計不得施。客若鉤竿來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刃外向。長柄下垂。迎刃

而隕。以銳爲宜。若拒驍附。其道支端。繩鈞一挽。板下搏。石墮。如兩循環。急則重斧。研其近攀。遠則疾擊。刺馬礙輓。若拒礮石。以柔制剛。張幕結網。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補以壞牆。此拒四者之法也。敢問火攻。則如之何。曰。火之來耶。或以高車。加鑊於爐。炙炭佛油。積薪助燄。得水益熔。樓燔可虞。宜下濕沙。泥漿與俱。或東松竿。灌膏焚樁。利用鐵鈞。以斷其炷。若燧已及。水滅則宜。或箆或袋。以熄爲期。撲緩則殆。毋悔噬臍。此待火攻之法也。敢問水攻。則如之何。曰。水之攻。必城岸窪。鑿版。勿爲魚鱗。急募善楫。載鐵戟。削銜枚。夜出。決壘壙沙。敵壘潰亂。急擊無譚。此待水攻之法也。問者曰。善。

戰守下

攻者爲客。守者爲主。勝在守乎。攻者生也。守者死也。勝在攻乎。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恆。凡破軍禽敵之道。先在自洽。弔死問傷。所毀於下。積薪誓死。所以厲士。財帛軍。所以勸勇。託神設誓。所以固衆。設像朝關。所以激忠。誅除反仄。所以伸威。聲言援至。所以安國。門出擊。所以壯氣。此制勝之本也。出如脫兔。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盡其歸路而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俟其勞之。飽能飢之。靜待動。暇鎮卒。伏制困。險而制之。騎而角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敵將能進之。敵失能取之。隄扼於三楹也。桓憂休於夾石也。清河之擒明徹也。京口之困兀朮也。知歸路之可乘也。胡之弱齊誘笑也。宮之僞降陷操也。雄之設伏問尙也。綉之浮橋濟敵也。知詐誘之可用矣。佚而勞之。其術有二。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旦乃寢。伺忽出。備夕攻晝。備晝乘夕。更衝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或募死士。效敵衣號。乘忽劫營。因風縱燄。電起奮殺。電止則寂。驚與同驚。息與伴息。呼散嘯聚。如萬如一。募往曉返。東出西入。疑鬼驚神。無聲無迹。此之謂暗擾。飽能飢之。其術有二。敵有糧艘。募擊沉之。敵恃困積。伺間侵之。火藥焚之。輜重擄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毒其草錫。以飢其乘。糞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害。雖然。不可以不靜也。守靜。徐城。突測。雖大無聲。順昌逐北。巷斷夜行。刁斗寂默。諱則易驚。靜無不克。雖然。不可以不暇也。臨敵。身。蹙則可乘。欄門。卻。強敵斂形。飲博。運。解衣新亭。其外有

餘。何機不磨。雖然不可以不佚也。毋失飲食之節。毋絕人馬之力。毋肆寒暑之極。請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勢相百。雖然不可以坐佚也。漢阻與勢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瓊保大散巴漢全蜀。失陰平成都覆。燕亡大峴滅廣固。幽棄榆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縱敵渡河金捧腹。無悔噬臍。無忘蟻築。舍易即難。前車屢覆。雖然不可以株守也。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何處可偏師令牽驅。何處可遊兵絕餉路。何處可伏兵推半渡。步騎屯外。分據要害。城與相應。敵受腹背。抄糧掠樵。困久必敗。布圍陳宮困於邳。慕容離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隨而分卒。雖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包胥鄆都覆。趙非信陵邯鄲蹙。史慈告急於中原。嵯女突圍於州牧。虜聲隱和者不可恃。鄴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糾者不控拳。救門者不搏擲。批亢搗虛。格形禁勢。守陣闖之。百倍銳氣。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可以久因也。可恃者己。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曷申。廉范形之以緩而圍解。耿恭詭之以神而圍解。虞翻示之以衆而圍解。田單火攻以牛而圍解。皇甫火攻乘風而圍解。劉琨胡笳悲壙而圍解。光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巡詐走破敵而圍解。郝昭死守力戰而圍解。趙襄聞其與國而圍解。陳平間其後宮而圍解。勾踐間其謀臣而圍解。華元刼其主帥而圍解。曰然則識敵將之法如之何。曰射之以書。以觀其取而告也。營之箭矢。以觀其走而白也。急選善射。中之勿失。是殪一而當百也。請問矢真盡如之何。曰縛蒿爲人。夜緹之城。敵爭射之。其矢盈坑。或則垣內。張蓋往回。敵疑主將發矢蠟來。因資於敵。其巧莫階。

水守篇

荆揚水國。江海爲池。守岸等於守城。水師急於陸師。存金無湯。詎備正奇。作水守篇。

問曰。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吳。者自淮泗。趨河北者自汴河。趨關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陸。僅得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譚也。扼江十郡。其要七。負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島夷。內防盜艇。如何而形格勢禁。如何而扼吭拊背。願聞其宜。急可乎。曰水戰莫急於舟。舟戰莫急於兵。水兵莫急於器。請言舟要。大勝小。堅勝脆。順風。勝逆風。順流。勝逆流。防流。防火。防風。防鑿。防鐵鎖。鐵杙。以關船。遇倭船。如以車碾。蝗者。聞船如城。倭船如

船。大海相逢。鬥船力而不鬥人力。此以知大之勝小矣。以專船遇闕船。如以石破缶者。專材鐵力。闕材杉松。風濤相搏。良楫異功。此以知堅之勝脆矣。韓世忠以海船敵金兵。孫曹劉盧之爭。順風者得天助。逆風者失事。概可以知乘風之利矣。春秋吳楚之爭。從水戰者楚常勝。從陸戰者吳常勝。可以知上游之利矣。雖然鄒陽之戰。敵艦尚大。我難仰攻。明軍縱炬而燼之。此以小勝大。脆勝堅者也。吳越之戰。敵得風勢。傅環引舟伴避。俟敵過而回舟揚灰以敗之。此易下風爲上風者也。梁陳之戰。敵順流而東。直趨建康。侯瑛徐出蕪湖。躡其後。敵舟反風而自焚之。此易溯流爲上流者也。若夫淺之爲患。御舟膠沙。鄱湖幾危。然岳平楊么。預置草筏以塞港。追敵走險而遂擒之。吳攻交州。乘潮挑戰。以僞遁。潮落礙杙而後乘之。則可以淺致敵也。風之爲患。世僕懸覆於厓門。金師濤捲於唐島。然海船之制。兩頭設舵。東風西馳。南風北馳。占驗有定。無適不宜。是可以人備風也。火之爲患。以孟德之強而敗。世忠之智而敗。徐道覆之請而敗。或乘風烈而火之。或乘無風而火之。不能動。或分步兵。夾岸而火之。然厓山之戰。海船各塗泥而火箭不焚。河陽之戰。鐵竿拒油艇而須臾自燼。是可以計禦火也。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死戰於舟上。何如潛制於舟陰。數卒之破。不如一艘之沉。則擊患甚焉。然或施夾艙而釘鐵。或募善泅以護舟。則亦備敵我沉也。若乃敵進欲拒。敵走欲擒。或橫鐵鎖。或鉅舟輪。繫樹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斷水之計歟。欲破鐵鎖。暗樵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樵着筏去。大炬後隨。長木灌油。鎔鐵斷維。若破竿聯。艘艘者。宜募勇士。披鎧進攻。鏃則斧之。薪油以從。艦斷隨流。焚燬蔽空。若破箠石。破淺者。宜令善水。潛以銳刀。籠解水漲。順流莫膠。此又防敵之斷水者也。請言舟制。曰八輪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輪。其上三桅。桅樓後岫。順風使帆。逆風轉輪。帆索藥浸。兩火不侵。周以生草。捍矢衛軍。狼牙釘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風濤不偏。曰樓船。重列女牆。戰士憑之。窗矛穴弩。敵車外施。漏甌生革。藥火是宜。周環如壘。可戰而馳。牙旂金鼓。大將之威。無風難使。多則非宜。此皆用以統率者也。曰火輪神舟。形如海艖。生草障矢。上下三重。旁輪激水。中層刀釘。機關以俟。下艖伏卒。聞疑神鬼。募泅善櫓。破浪如駛。伴敗爭泅。空舟以委。踐機觸刃。精卒驟起。火器四發。橋隊披岸。此用以哨探者也。曰蒙衝。多張生革。矢石是蔽。

篙師在內，弩槍是衛。但取神速，乘其不備，空見船行，曾驚入洞。曰：無底船，士立兩舷，旗幟壯觀，誘敵競入，溺死無算。又或三船聯為一貫，中實虜處，浮板易護，夜戰敵，功倍事半。此用以掩襲者也。曰：走舸，舷立女牆，多槳如飛，壯士徑進，絕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遽勿疑，或子母舟，前為巨艦，廣置藥薪，後船內虛，小舟蔽之，使風齊驅，抵彼火發，後舟則遠，此用以焚敵者也。曰：門艦，形如樓船，其制稍遠，外藩內柵，伏弩重矛，上無蔽覆，死士環周，衝陣陷敵，克壯援袍，曰：遊艇，有舷無檣，多槳迅棹，虞侯用之，回轉陣伍，計會進止，不失啓處，此皆用以戰敵者也。焚敵莫如火，碎敵莫如礮，礮或自震，以筏易船，水不可沉，風不能顛，堅架量高，密敵剛竿，暗表識之，遠近直放，舟處筏後，布障筏前，敵莫我測，望之如垣，賊近發之，齊聲震天，外摧內圍，施必萬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夫欽馬天塹，欲渡狐疑，宜用浮橋，枕席過師，大艘數十，巨竿組之，試諸上游，棧置敵磯，夜釣量江，謀士堪師，此用以濟水者也。舟艦繕矣，必練水師，水師二要，一專募練，號繁則滯，令紛則雜，編什五舟為一撥，哨官轄之，兩哨為一司，分總轄之，三司為一部，部將轄之，旗皆同色，異鎮異號，以別之，舟各一總，專其責成而鈴束之，擇膽練者俾為舵師，臨戰股栗，必垂易之，此之謂號令，募練之法，因其漁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鹽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効用也，或泅鑽敵舟而燬之，或夜抽艘隊而亂之，或蓄燧潛發而燎之，或鐵硬繫舟而拽之，或出奇載礮而擾之，或冒險伺間而偵之，或遠信圍城而應之，或齎蠟請援而致之，其入水也，敵密列星檣則遇而歸之，敵張網縱鈴則先觸以竿，俟其舉網而過之，其招致也，或懸重賞而購之，或投金大江而試之，此之謂募練水師，習矣，宜備水器，水戰之器，莫烈於火礮，有守礮，有攻礮，其製莫精於西夷，其用莫習於西夷，與其製之內地，不如購之外夷，以夷攻夷，上策權奇，其說別詳諸海志，請先言內地所宜者乎，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囊，或騎，水軍之命，制於帆，帆制於火，必熬晉石蜂脂，礮水以漬之，竹箬線索皆以此浸之，再乾而後用之，則火箭火礮不能燎也，人不習於水，衣不宜於水，或瓠片為甲而礮碎之，編以鵝雁翎而浮之，則皮囊木罽不能及也，水底潛伏，閉氣為難，宜屈銀囊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腎與足心，謂湧入水如火，水族望之，

厥來爲禍。上漆椰瓢以護之。下裏漆絹以固之。則可無患也。藤爲水馬。腹大如囊。四足橫出。尻尾俱昂。前後遮浪。中藏乾糧。漆布爲轡。手援以行。短橈冒鐵。可戰可杭。此所以備不虞也。攻敵之器四。或火。或鈎。或竿。或油。火箭力猛。過步數百。箭勁帆薄。虛射無益。宜近鐵施竹。又以留之。欲辟溼則筋纏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敵近十步。箭遠非宜。焚帆燬篷。火抓是寶。圖木陷刃。空中藥施。火孔六七。倒錐莫之。臨敵亂擲。釘入帆樑。或高或下。釘著火隨。是曰火抓。桶可受斗。半實硝磺。薄沙覆之。火盤中央。加蓋微局。輕擲敵船。火激藥發。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則自傷。是曰火桶。更有噴筒。二尺堅篋。纏以繩麻。柄五尺長。層藥一餅。數層迭裝。實築虛發。十丈莫當。速粘檣帆。烟發倉皇。是曰噴筒。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發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藥作團。借火器力。一發四道。蓬隙船側。敵備不及。水沸愈熾。更有火而逆風發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風。燬灰煉油。硝硫助功。狼糞艾朮。并焙則同。逆風愈勁。神餒鬼工。此則火攻之奇器也。火藥不備。火攻不及。則如之何。曰有鈎鐵焉。或割其纜。或鈎其舡。物微用便。利輕以響。有揀鈎焉。三鋒一柄。左鈎右漣。或撈首級。或鈎帆樞。橈固鐵堅。萬拽不曲。有潛水中者焉。或距或鈎。嚴禁勿泄。賊艘徑撞。碎於銳鐵。此鈎之利也。撞竿之制。施於戰艇。堅木冒鐵。敵艦莫近。迎之立碎。摧陷無並。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雜白兼油。擲以瓦磁。風濤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水。縱風乘之。又聞錢瓊。擊吳狼山。己船篩沙。豆洒敵舡。戰血所漬。僵仆相延。又聞倭寇。掠舟過吳。鄉民憤追。泥濘其艦。我躡草履。倭顛不扶。奮前磴之。枕尸載塗。此油豆沙泥之利也。雖然有要焉。勝於敵之不及知。敗於吾之不能秘。我以制敵。反爲敵制。浮橋攬鈎。拒非不善也。岑彭縱焚橋鈎而述兵敗。竹籠沙石。過非不密也。昭達潛水斫籠而嶺賊潰。吳人禦晉之計。非不力也。鐵鎖截船泄。而有火筏火炬之燒。杜殺禦晉之謀。非不智也。桔槔擊船彰。而不免長岐根之拒。功以密成。謀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韜之。

防苗篇

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梓桑。作防苗篇。

能以衆正。我戰必克。教時如教病。治軍如治國。作軍政篇。

聞之明大學士高拱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能也。國家軍政。內寄本兵尙書。外寄邊方督撫。今欲儲養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爲職方武選二司。出爲兵備道。使山川扼塞形勢。兵之強弱。將之材駑。四夷之情僞。無不瞭於平日。外以待邊方督撫之缺。又使邊撫與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尙書總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則邊材自出其中矣。以上高拱疏。或謂明時官制異於本朝。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洲。似難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軍機處非即明之內閣乎。滿洲總統都統。非即明掌京營之勳臣乎。明時本兵之權。與總憲冢宰並擁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選司。亦與科道翰林並重。翰林備閣臣也。科道備總憲也。文武二選司。備吏兵本部堂官也。今惟科道翰林尙略同。明制部曹。則吏兵二部皆無重權。權盡歸於軍機。於是軍機章京之選。遠在部曹諸司之上。雖其考選。皆不過以書藝之工敏。其選擇則幾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則幾同閹曹矣。兵部果閹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審處之司員。出任按察司。入仕侍郎尙書。往往不遷他職。於以磨厲刑名之選。慎重文法之枋。與明代之儲養樞材邊材相等。夫明代不聞以要職視刑部。今代不聞求將材於兵部。豈一代之兵刑異尙。各成風氣歟。誠使內重兵部之任。與刑部秋審處等。外重兵備道之職。與按察司等。嚴其保舉。專其職掌。重其事權。烏在儲養樞材邊材之效。不可見於今日耶。問者曰。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故國初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之將出。漢逆抗拒屢年。而後岳樂穆占趙良棟王進寶之將出。準噶內闖屢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犁庭屢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金川擄穴數年。而後阿桂海蘭察之將出。川楚征剿數年。而後額勒登保德楞額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也。時久承平。變起倉卒。則若之何。曰。視其功罪。知其良駑。故三方震驚。而一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敗衄。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其將臣之節制可知矣。章皇帝之拔梁化鳳。純皇帝之拔兆惠。拔阿桂。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整旅獨完也。倘曰非斯人。豈遂不能平賊。則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即撥亂之朝。爪牙心膂。

亦不過一二人。未必戶穰吳而家頗牧。

擇將爲上。練兵次之。徵調數萬。而無數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則不可以固軍情。作軍氣。兵家所爲貴選鋒也。譚綸威繼光。不募練金華義烏之兵。教以陣法。擊刺戰船火器。則不能入閩平倭。劉鋹李成梁父子。非募練家丁。則不能立功遼左。其餘楊洪。王越。沈希儀。馬永芳。梁震。滿桂。侯世祿。侯良柱。趙率。教。金國鳳。亦皆蓄暇下親兵。健兒。著功明史。且四路出師之役。劉鋹必得川兵。薊門設鎮之初。威繼光必用浙兵。蓋非其心腹爪牙。則呼應不靈。挫陷不力。故知驅市人與之戰。古今惟淮陰侯能之。若宋之韓岳。則各有背嵬軍。明之威繼光。則全恃驚鷲陣矣。後漢之朱儁。三國之呂虔。晉之王渾。皆以兵家著名史冊。今之將官。固無厚家。家兵之資力。惟有抽兵并餉。而選練之。如璫玢。譚威。遺法。庶猶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盡整頓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閩粵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蘇河漕督撫提鎮各標兵五萬有奇。浙江四萬有奇。福建六萬有奇。廣東幾及七萬。一有緩急。輒遠調他省。則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闖入。由習觀粵兵之驚也。粵兵之驚。由糧薄伍虛也。若每省汰去冗兵之餉額。并爲精兵之餉額。姑以每省汰并六千爲斷。別募沿海驍銳水陸各半。分布澳廈寧波吳淞。番舶雲集之區。晝夜訓練。水戰則火器火艇。風濤出沒。陸戰則技擊節制。營壘森嚴。使西夷觀之。如安南日本守禦之可畏。則必以閉關罷市爲虞。而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餉。則兵制缺額爲疑。不知各省虛伍。豈止十分之一。寧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吳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勁旅乎。曰。此將兵之恆言。而非將將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無敵中夏。而天祚以數十萬衆。敗於混同江之數千金人者。即前日遼兵也。女真滿萬不可敵。而興定元光中。百戰百挫於蒙古者。即前日金兵也。元起朔漠。滅國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踰葱嶺。西洋西竺。盡建藩封。爲開闢以來。版圖所未有。及至正末年。蒙古四十萬。殲於中原。僅漏網六萬歸塞外者。即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屢折於元代。而完顏陳和尚。獨以四百騎。敗蒙古八千之衆。宋兵風靡於金源。而劉岳韓吳。屢

以東南兵摧兀尤馮凌之師。同時同事。勝敗天殊。且徵近事。青海兀魯特橫於國初。今則青海蒙古長黑番如虎狼。歲煩官兵爲之防戍。又喀爾喀爲準噶爾驕。如入無人之境。及起勇親王喋血一戰。新賊數萬。亦即喀爾喀之兵。紅毛戈船火器。橫行海外。及鄭成功一戰。逐紅夷奪臺灣而有其國。亦即閩廈之兵。是知兵無強弱。強弱在將。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又曰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造礮不如購礮。造舟不如購舟。蓋中國紅夷大礮。本得自佛郎機。非中國所有也。西洋各國夷礮。有鑿於粵東者矣。有鑿於新嘉坡者矣。有鑿於孟邁孟加臘者矣。新嘉坡距澳十程。專有造礮出售之市。孟邁孟加臘亦然。此皆中國商船往來之地。但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購夷礮數位。或十餘位。繳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功倍。前年粵東購夷礮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撤防。遂棄諸虎門之洋。此尙未購自新嘉坡孟邁。而所獲已如是。若筋商四購。所獲更可量耶。至火輪逆駛之舟。爲西夷哨探報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國專門工匠。即出外夷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詳。每遇礮傷礮損過甚。即修之而不得其法。斷未易於創造。惟至專卸貨之夷。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國效順之夷。如佛蘭西。彌利堅。有願售兵船於中國者矣。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蓋夷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國之官礮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礮則并渣滓廢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聞昔劉晏之造江淮運船矣。價五百貫者。輒給一千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及後人核減估給。無復寬剩。於是船壞而運不繼。天下大計。孰不成於大度之人。而敗於拘陋之士哉。

西夷之海艘。堅駛巧習。以其特貿易爲生計。即特海船爲性命也。中國之師船。苟無海賊之警。即終年停泊。雖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岸內島無人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實兩省哨船。相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其船慮漏。斷不可以涉大洋。故嘉慶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商艘。繼造米艇。鑿船未有卽用水師之

船者。今即實估實造。而停泊不常駕駛。風浪無從練習。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則亦不過數年。而船朽舵敝矣。如欲練戰艇。則必謀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以糧艘由海運。以師艘護海運而已。江蘇戰艦由吳淞出口。浙江戰艦由鎮海出口。皆護本省海運之糧。以達於天津。欽差驗米。大臣蒞津收兌後。並開護運之水師。然後給資回省。則師船無所巧遁。而必涉大洋。師船有所練習。而不致曠廢。其遣不敢不堅。其練不敢不熟。縱不足警外夷。亦可備內盜矣。至福建戰艦。則每年採買臺灣米十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廣東戰艦。或採買暹羅米數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放洋以紓直分遠近。粵東武舉人會試。附商船北上者。往往順風七晝夜達天津。彼夷船遠涉數萬里如咫尺。况版輿之內乎。暹米運津。本近年常事。而暹羅米採買廣東。亦康熙舊例。今但歲歲加運推廣。且可酌減南漕。以紓江浙民力之窮。非一舉而備數善乎。總之會哨必令收入內河。監驗必由文吏。而不許會哨於海島無人之地。承平則以虛文欺視聽。有事則見輕於盜賊。

際海之國以萬數。東之凡三大類。曰城郭。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國恃騎射。舟楫之國恃火攻水戰。城郭之國恃堅壁清野。土華縱不設水戰。豈亦不長防堵乎。承平縱不習攻門。亦可不養守禦乎。李光弼短野戰而善憑城。即以守爲戰。以正出奇也。高平深溝。間出奇兵。絕敵餉道。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今遇剽悍之敵。如李牧之於匈奴。周亞夫之於吳楚。李光弼之於安史。威繼光之守薊門。皆得此力。習戰難而習守易。不但將帥宜習。即守士吏亦可習。先問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勢。城高厚濶深闊數。城中倉廩足數。庫中器械利數。保甲行。奸宄息。人心固歟。辦芻糧鐵木石灰油井泉無缺歟。此豈必可敵而後可議哉。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用。宜令副都統率駐防滿兵回京。其時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難守。蓋城偏海濱。船抵城外。與臺灣瓊州崇州。形勢迥殊。今封禁內地之南田。而守孤懸之荒嶼。以徒貽外人之挾制。此失地利者一矣。寶山縣城迫海塘。即承平之日。亦宜內移於江灣羅店。或再內移與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守絕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鎮海鎮江。本擅金湯之固。而或城外之招宝山先遺。或城內之菁蕘兵自闕。有險可守且如此。况無險乎。粵省舊城。

高厚無虞。新城低薄難保。見於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載。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禦海寇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而吳越東西礮臺。不近扼內港。皆遠置於口門之外。洋面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礮攻呆礮。而我反以呆礮攻活船。故賊百攻百中。而我十發九虛。何如稜諸港內岸狹之處。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橫恣。而我得以呆礮擊呆船乎。且夫禦礮之法。莫善於憑城。尤莫善於外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圍潯縣。礮攻不入。最後掘地道始破之。蓋外磚石中沙土。大礮遇沙即止。是說也。聞之楊果勇侯芳。礮臺必築礮城。磚石固易旬碎。即土臺亦易震裂。嘗以大礮試諸土臺。竟徹底掀翻。惟沙心之臺垣。礮不能透。是說也。聞之林尙書則徐。

紅夷之入寇。與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長於陸戰。短於水門。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紅夷則專長戰艦火器。此異倭者一。倭專剽掠沿海。迹同流賊。紅夷則皆富商大賈。不屑剽掠。而藉索犒頭。通互市爲名。專以鴉片之烟。耶穌之教。毒華民而耗銀幣。此異倭者二。紅夷之水戰與火攻強於倭。鴉片之害甚於倭。日本之深惡紅夷不與通市者。防其鴉片烟與邪教也。紅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陸戰也。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歧。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警英夷。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紅夷。猶可言也。守岸禁烟。並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爲款。猶可言也。并不能以守爲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令並不行為海內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而提學使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然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而望其高氣尙力乎。提督撫標。名食糧而身倚市。出應伍而歸刺繡。尙望其披堅執銳乎。聞徵調則闔門啼泣。推餉求代。而望其長驅敵愾乎。至江北之徐州壽春。浙東之處州。則文試寥寥。而武試騎射甲兩省矣。徵調則爭先。召募則雲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爲兵之地。蘇松太倉杭嘉湖是也。有選擇可兵之地。吳之常鎮揚揚。越之溫台寧

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吳之徐州壽春。浙之金華處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贛州。廣東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勁旅。募兵者當於彼乎。於此乎。地不武者強之使武。地不文者強之使文。以一定之額數。概不齊之風氣。易地能爲夏乎。請勅督撫會同提學使者。檄示各郡邑。願裁武試增文試者聽。願裁文試增武試者聽。於是則江南浙西之學校寬。而江北浙東之騎射奮矣。再勅督撫會同提督總兵。奏定營制。永免僉兵於財賦文學之區。而以其額廣募邊郡之驍銳。散布於腹內諸郡各標。併其缺。優其糧。則江南浙西無冗糜之餉。而江北浙東無額少之營矣。以江浙推之閩廣。以沿海推之九邊。推之十七省。不以鄒魯之文學。強燕趙之慨慷。不以豐沛之剽悍。賈吳越之秀夏。量地陰陽。量材柔剛。視執額例之一定。齊風氣於五方。責聲程以搏擊。索鷹隼以文章者。孰難易。孰短長乎。

雍正中西虜未靖。憲皇帝詔各省督撫保舉技勇之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胸。鏗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貽直司之。屯巴里坤。故雍正中海內無盜賊之警。而邊疆皆起武之士。神哉。聖主之牢籠駕馭乎。道光五載。回疆之役。將軍長齡奏選新疆遺犯二千爲前鋒。每能黑夜覘營。賊冬渡水。數百里偵探。刻期往返。卒奏克復之勛。奈何動曰無兵可用。又奈何動曰募民可虞。誠能召募驍悍之民爲兵。則北五省之回匪。紅胡匪。捻匪。夷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鬥之輩。魚鹽私販之輩。市舶亡命之輩。皆剿夷之烏喙也。以沿海梟徒爲水師。水師無敵於東南。而海賊不患於東南矣。練中原亡命爲陸營。陸營無敵於西北。而土盜不生於西北矣。收兩利。祛兩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人哉。

明代征剿勦調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廣西之狼兵。湖廣永順保靖之苗兵爲最。以少擊衆。十出九勝。天下莫強焉。土兵亦踴躍赴調。往往私倍於在官之數。如調兵三千。輒以六千至。調兵五千。輒以萬人至。然今思州田州卽岑氏故地。永順府卽二彭氏地。未聞有孺雄之狼兵苗兵何哉。前此轄於土司。其連坐之法極嚴。故土爭用命。自改土歸流以後。一如內地之編氓之營伍。泯然無異矣。今日土兵。則惟金川屯練最著。亦皆調一而得二。調五而

得十。知土兵之所以勝於官兵。則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譚綸威繼光之驚濤陣法。即土兵之法。如一參將領三千人爲一營。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爲哨。哨有長。五百一把總。六總一參將。備一營全退。斬參將。一總全退。斬把總。一隊一哨全退。斬哨長。隊長。如是則將與長無敢不奮死矣。如軍退而參將不退。戰死。則斬五把總。把總不退。戰死。斬十哨長。哨長不退。戰死。斬十隊長。隊長不退。戰死。斬九卒。若一軍不退。則主將雖死。綏其下不連坐。如此則士卒無敢不奮死矣。所誅者常不過十人。則其法必行。故鬪亂而陣不亂。可死而不可敗。是土兵之法。即古者節制之法也。天下無常勝之兵。有常勝之將。自海上用兵以來。未嘗斬一逃將。逃伍。而欲土之用命能乎。問曰。韓信何以能驅市人而與之戰。曰。穰苴斬蕢臣以肅驕軍。孫武斬寵姬以厲女戎。商君千金徒木以市信。田單神師走卒以悚衆。此皆倉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己猝然之用。不得已爲此欲速助長之法。用不測之威賞。以新萬人之耳目。與淮陰置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練兵使之有勇難。使之知方尤難。知方則必使人。人知軍法軍情。威繼光訓北兵一書。訓南兵一書。擇要簡括。人頌一冊。以資講誦。孫承宗軍營陣法。別爲八百叩。設疑送難。以詰將士。待其各自爲答。皆必使士知將心。將知法意。得於心應於手也。如水師募閩廣之人。則風濤駕駛。雖所熟習。而火舟火箭噴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非演試能精乎。陸營募江北淮北之人。則技擊弓馬鎗銃。雖所擅長。而進退分合奇伏援應之法。非練習能熟乎。古言野戰。言人自爲戰者。皆世亂百戰之餘。深入敵境。士懷必死之志。若承平自戰其地。進死退生。煥散無節制。而欲使人自爲戰。雖韓白其能乎。矧臨大敵用大眾。弩矢如風雨。礮火若雷電。生死在呼吸。平時有十分之技者。臨陣僅能用其四五分。臨陣能用其四五分。即已無敵於天下。自非訓兵講武。日取國人三申五令之。使疲饋不離焉。淪肌浹髓焉。鮮不臨小敵而倉皇。臨大敵而失措者。將才有武有文。選武將之法。即寓於練兵之中。選文臣將兵之法。即寓於取士命官之中。歐陽修言取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人爲一隊而校之。其技精最勇者百中必有一人。以爲隊長。合十隊長而校之。又擇其知法意能約束者一人以爲裨將。合十裨將。又擇其有見識知籌策者一人以爲大將。此寓於練兵之中者。文臣則

於大挑舉人及進士中。擇其才略明敏者。使爲兵部。平時則講習兵法。蒐討軍實。有事則出差巡視。以練邊務。材能弗稱者。改選別部。材能稱職者。專升兵備及邊郡知府。必有真材。出其間。此寓於取士命官之中者。執袴虛憍之人。勿用。剛愎趾高之人。勿用。駭庸無識之人。勿用。便辟猾巧之人。勿用。

有大將。有戰將。孔子言。軍旅之事。未嘗學。而又言。我戰必克。蓋衛靈所問者。戰將之事。非大將之事也。世人動言。神兵非學到。不知從古。教正不教奇。節制可教奇。謀不可教。承平用兵。得力於節制者。十之九。得力於奇謀者。十之一。蓋奇謀不出於節制之外。故俞大猷言。孫吳之書。可行於權譎之代。非王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帝王之師。動出萬全。甯拙速。無巧遲。當倭陷興化。急在燃眉。而大猷方講十圍五攻之法。鑿溝塹。堵海壘。盡斷其走路。以待威繼光至。而後合攻。殲之。無一倭漏網。其論備倭。則欲以樓船盛之海中。河船禦之內河。爲一舉掃蕩。而不專陸戰。其論備北虜。則必練車營。衛步騎火器。勝之以大陣。固不專以家丁取小捷。亦不專以守險計自全。其所見。皆出李成梁劉顯等之上。故譚綸與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可大受。或曰。大猷行軍。凡風角占驗。奇門遁甲。皆不用。毋乃矯枉之偏。曰。此大將之識。所以不可及也。商周興亡。同以甲子。術士之奇。且不可以語戰將之奇。況可以語大將之正乎。

軍儲篇十一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法無久不變。還無往不復。作軍儲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爲興利者。有以節用爲興利者。有以塞患爲興利者。有以開源爲興利者。何謂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寶千慮。晝夜駭蝕。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糧艘乎。江浙曷改行海運乎。則和者百。譁者亦百。譁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則通倉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鹽曷變行票鹽乎。省改摺。省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緩納。曷爲不行。則默者百。撓者萬。撓者即默者之人。曰。岸鹽恐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吏捆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

之利。普賜田租。普免逋負。自古曠蕩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賈大赦矣。三年一郊。奔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普惠。與郊賽郊赦何異。生齒頤矣。機變滋矣。有恃十載普免而爭先逋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民。官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城不及鄉里。而徧免四鄉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國家正供有歲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逋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僚早偏災。何以蠲賑。則過厚於無事之民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之兵。即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並三兵之費以養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患。鴉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爲酷者。懲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是也。竊謂禁烟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則執袴溫飽之烟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實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稽可按期而驗。倘有執袴溫飽之家。恥黥哀免者。許以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爲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贖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許告發。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人。綉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禁民爲非。實帝王理財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盡財者。甯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墾。貨源莫如采金。與更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

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爲幣，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屬婁安思條支、頗海諸國，皆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面，或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幕者，唐西域記，龜茲國，親賀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銀幣。先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湖湘江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難以數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嶽以南用金銀。自巴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國專蓄通番船，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二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貿運，黠吏受賕，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凋弊。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洩，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爲虛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舶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舶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衆，則銀之入中國者亦必衆。故昔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孛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布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爲貢。不爲幣。蘇轍元祐會計錄，及元史成宗紀，歲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

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斥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涸。一收一瀾。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爲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祕。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鑛之利。

軍餉儲備一

難者曰。貨源之爲急。標開礦之爲濫。源則開命矣。若夫聚衆則難散。難夷則易斃。稅課將茲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國家無歲不徵礦稅乎。大清會典正供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千兩有奇。貴州思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銀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衆。不徵稅。而他省獨患衆患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西甯之金礦。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爲兩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爲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礦挖砂百勛。煎銀六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鍤雲趨。裹糧驚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人不可勝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爲開采。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乎。聞之漢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衰旺。礦旺人衆。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爲散遣。從無棄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治。而平其爭。以七長治場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斂。曰。廚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鑪長。鑪長呵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辦徵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勝越邊外有桂家銀場。爲緬夷所憚。

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爲禦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宮裏雁。爲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尙賢。獻場於朝。反爲官所捕。於是兩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霖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禦夷。斬敵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以禦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衆者。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閩官。行以苛暴者。秦隋隳武亡國。後世不聞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賦致寇。本朝未嘗不徵租稅。豈有懲色荒而禁昏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乎。

難者又曰。古幣用黃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漢王予陳平金四萬斤。問楚君臣。其餘諸帝之賜臣下金輒數百斤。計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或赤金十萬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未聞其時淘采之方。與官府權斂之法。懲禁之制。管仲桑宏羊孔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當取以富國。而不可爲豪強所擅。然其說不過曰鹽曰鐵。不聞有權金之政。蜀卓程鄭皆擅冶鐵以殖貨。吳漢鄧通皆鑄銅山以致富。未聞其藏金之數。漢令私鑄鐵者鉞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此令後唐至止。故納長農器錢一文五分。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烏乎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弛禁若水火。是誠何道哉。馬端臨求其說而不得。因謂漢世不貴難得之貨。有古人遺意。夫不貴難得之貨。曷爲百金中人什產。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輒列名貨殖耶。桑孔心計。下至告緡算車。鹿皮薦壁。而獨疏網於金幣。有是理哉。曰周官卅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誰言上世無坑冶開閉之禁者。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品。梁州厥貢鏐鐵銀鏤碧磬。管子禹湯鑄歷山莊山之金爲幣。以救水旱。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以權衡萬物之高下。而御人事。誰言上世不貴金爲貨幣者。計自太昊鑄金。神農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澤。不以封。金之開采。已足以備宇宙之用。及至漢世。金無耗滅。惟恐過多則賤。故無事於開采。無開采則無征權。無征權則藏在山澤。守自卅人。其禁

既厲民無從私立坑冶，非若鐵爲日用農器所必需，銅爲鑄兵鑄泉所時用，有官采官鑄之權，卽有私采私鑄之奸，日增月益，法令斯繁，故禁鐵反密於禁金。非民樂犯銅鐵之禁，而不趨采金之利也。及後世鑄像寫經，融箔飾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然唐初置陝宜潤饒衢經諸州銀冶五十八，而憲宗元和中特申重銅，輕銀封閉坑采之令。於是天下銀冶廢者數十，歲采銀僅萬二千兩，宣宗增銀冶二亦止，歲采銀二萬五千兩，則其事尙微，不足比數。計坑冶之盛，實始於宋代，各道置金冶十有一，銀冶八十有四，自至道至元豐初，大約天下歲課金萬餘兩，銀二十餘萬兩，惟天禧末歲入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則除坑冶外丁稅，利市折納，互市所得皆數之，或出自商旅，或來自外夷，非盡坑冶之數。未嘗有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也。其時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發之礦，漕司慮發本錢，往往停閉。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變。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爲稅，此開采最善之法。尤未嘗有礦徒擾民，礦稅病民也。明代又變民采爲官開，陝西商縣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鑪冶四十二座，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縣各設銀場局，永樂中分遣官赴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又開福建浦城縣貴州太平溪交趾雲南大理銀冶，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浙江增至九萬餘，亦尙無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也。英宗初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既而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嚴禁不能止，則封其所不當封，其後言者請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億過於公稅，則開之不得其所以開也。夫民開而官稅之則有利無弊，明人乃禁民采而與官采，何怪利不勝弊，況中葉以後礦事遂屬於中璫，或得不償費，或無礦實銀，至萬歷間，河南山東山西中使四出，計十年間，共進礦稅銀三百萬兩，每歲僅三十萬，而奸璫乘勢誅索中飽，不啻倍蓰，不惟非宋金民采之制，亦且失洪永宣德開官之制，今不歸各於璫采，而反爲封禁民采之口實，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更考國朝列聖之詔令，康熙五十二年，則有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之諭矣。乾隆三年八月，則有諭兩廣總督鄂爾琿開礦，並無聚業

難散之事矣。四年六月，則有諭兩廣總督馬爾泰，銀礦毋庸封禁之事矣。四十二年二月，則有諭大小金川地產金沙，可采爲設鎮安營之費矣。嘉慶元年六月，則有塔爾巴哈台金礦窮民偷挖，不可嚴辦之諭矣。皆聖祖高祖聖訓，未嘗不許開礦之證。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世宗不有慎重開采之諭乎？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嘆。天子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可不行於雍正，斷不可不行於今日。

軍儲篇二

問曰：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定，推衍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鏊。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進之省，用之廣，藏之便，齋之輕，無成色之好醜，爐冶之消耗，絕銀匠之奸僞，盜賊之窺伺，銅鐵廢而盡鑄爲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宏羊所不爲，蔡京政行鈔幣，以盜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爲，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爲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錢，取茶鹽，取香貨，皆有所附麗行之，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一意便民，而不在罔利。即周官賈劑之遺，於國用何裨焉？故蔡京政行鈔法，不用官錢，直用官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而後利歸於上，利歸於上者，害必歸下。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初行則奸僞朋生，久行則不堪覆瓿，故不旋踵而廢。金元明代不戒之而又師之，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人情之不願，今如欲復行乎？吾見進之勞，用之滯，敵之速，僞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墜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興廢之由，以證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

朱提，縣名，漢爲出銀。

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

價又過貴。其後銀鈔不行蓋由于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黃金四兩則銀錢之價酌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欲往錢又言明初銀每兩兌錢六百是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行之價又崇禎十六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國朝順治初而銀價復以兩兌千其時豈有鴉片之患蓋前歸流賊之虜掠與民間之窖藏故賊平始賤也顧氏炎武言明萬曆中赤金止七八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三兌亦非由鴉片之故蓋世亂則藏金者多也近十餘載聞文銀每兩由千錢至千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藏透銀出洋之故夫流賊掠去之銀賊平即出避亂藏銀之人亂定則價減非若透漏外洋之有出無返也貨幣者聖人所以權衡萬物之輕重而時爲之制夫豈無法以馭之曰仿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中國銅錢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爐而止自哈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爾錢一當內地銀錢之五以五十普爾形稱首銳中無方孔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分者每六元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每九元易銀一兩重五分者每十八元易銀一兩每自乾隆平安新疆西藏後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文曰乾隆通寶皆鑄地名用國書回字矣又命駐藏大臣監造大小銀錢面文乾隆寶藏漢字背用唐古特字並於邊廓鑄造年分如廓爾哈之式矣是皆以天朝貨幣而仿外夷之式今洋錢滄融淨銀僅及六錢六分而直紋銀入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錢以利民用而抑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幣以金以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金代始用銀鈔而紙本色于陝西正德錢用銅則始于明代太祖初統中行于江蘇湖廣見日知錄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川陰陽所爐韞從無易朽易僞之物可以刑驅而勢迫書曰具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我百朋制詳五品食貨志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兩貝爲朋大貝一期直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期直五十小貝一期直三十小貝一期直十不成貝謂貝長不盈二分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玉則古爲上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廢于秦世我朝臣服和闐葉爾羌玉山玉河歲時上進充庭溢關乾隆時回部官山有禁嘉慶中始聽民間采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官府之藏外權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無傾鎔冶鑄之煩無朽腐質造之苦此幣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濬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雖皆權

宜救弊。然向皆天地自然之珍。國家不竭之所。帝王因時宜民之助。苟舍此而以楮代。是行冥鑿于陽世也。陳明器于寶鏡也。施畫餅於羈荒。易告身以一辭。恐桑孔之計所不屆。恐執斯之酷不能行。

軍儲篇四

貨源既開。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於屯墾。屯墾莫急於八旗生計。以君養人。不如使人自養。雖堯舜猶病博施而濟衆。國朝列聖之厚八旗者至矣。康熙三藩初定。詔發帑金六百四十餘萬。代償八旗債負。每家獲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糜衣食。一二載蕩然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立時費盡。雍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逾旬而罄。豈獨八旗之不善節蓄。抑其食指浩繁矣哉。世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若干兩。米若干石。聖祖時增爲十二萬甲。額兵十萬。養一甲之丁積久而爲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爲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之地。豐沛晉陽。鳳泗之民。而世世贍養之者。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圈近京五百里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自乾隆中葉已患人滿。於是舒赫德孫嘉隆張芳陞沈起元諸臣。先後條奏。或言盛京甯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爲牧場開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資蕃部。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或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再百里之開平。卽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里之興和城。又西百餘里之新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朝平察哈爾。復置爲牧場。致東路之熱河入遼。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朝平察哈爾。復置爲牧場。致東路之熱河入遼。遼。卽大寧。西路之歸化綏遠二城。卽遼州二衛。舊東遼境。聲勢中隔。應請於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爲經營。五年規模可定。又言在京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畿內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給種一二百畝。以免佃奴之挾制。其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其地

方官吏約束。或請改各省城守營駐防。或請聽聞散漢軍出旗。歸入四民。諸臣條畫。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東三省滿洲舊地也。宜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平與和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蒙古之餘丁。至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遷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城堡之屯田矣。每人應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費畢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耶。曰。懷土重遷。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愿就國。至詔丞相爲朕先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今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師以行之。然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里。東西異向。而入旗闈命就道。所至如歸。從未聞有難色者何哉。入旗騎射成俗。語以爲兵。則萬里不解。語以爲農。則故鄉裏足。今宜仍以駐防爲名。並擇宗室覺羅中奉恩將軍之練熟者。使每人率一佐領或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願。兼許雇漢農以爲之助。不必盡責旗人爲農。則旗人宜無不欣然者。開平與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數載後農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籍。滿洲蒙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安有歲徙二百戶而不能者。漢軍外任留籍。既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樂土。以長子孫。其心安有不堪。其情安有不勇。若夫與京東之水利。清旗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洲蒙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導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軍儲第二篇補注

趙氏翼藩瑣雜記曰。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鑪顯。以鑿銀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有諸山銀礦。俱取盡。故採至嶺嶽。然嶺中惟樂馬兩處出銀數萬而已。他皆特外番爲來源。如嶺南則資緬甸安南之銀礦。粵閩則資南海番船之銀錢是也。嶺邊外有緬處之大山。廣東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麻。銀礦皆

極旺，而夷人不習烹煉，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厥多，江西湖南廣人，宋星厥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而後，廢了已散無復往採者。將軍明瑞會巡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紅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實回內地。當緬甸會攻厥時，各廢了會馳稟請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來助聲勢，則廢了四萬自能禦敵。時督督悉啓封疆，遂不果。宋星厥距公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士民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燭，貫于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燭，鎮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之事，雖衆且強，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者，則又來奪據之。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厥辦事。由安南國王釋解廣州，余訊以所得幾何，而遠走嶽外，策對云：利實不貨，礦匠處盡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燭直六百金，始聽採，即有人立以六百金獻之，則其利可知也。

軍儲第四篇補注

國初近京五百里內，鑿給八旗，而別撥他州縣之間田，以爲民地。計近畿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將軍之莊園，共萬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凡勳戚世爵職官軍士莊田，十有四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頃有奇。其內府莊田，以待皇子分封公主，附嫁者不在此數。而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較壤日闢，八旗滋生，戶口咸收給焉。嘉慶十八年，戶部尙書英和奏言：自乾隆年間以來，入官地畝甚多，他不具論。卽如和理福康安兩家人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至今並未升科，屢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盡飽胥吏之囊。且有以蠶桑換膏腴者。請嚴勅直隸總督作速升科，無令隱匿侵蝕，振撥于國用，亦有裨益。

又考伊犁屯田，向惟綠營及回纥屯丁。自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言：伊犁駐防之錫伯營，向無官給口糧，均係自給耕自食。生計有資，大異滿營之拮据。近日八旗生齒日繁，上年酌派滿洲間散丁三百六十名，官給牛隻器具，分地試種，收穫十分有餘。已有成效。惟係疆力合作，未免視爲官產。久而生懶。應照錫伯營屯制，按名給地，承爲世業。並諭以地卽補成，將來亦不奏裁口糧。毋庸觀望。滿營旗人聞比，始皆欣然領地耕作。十七年，將軍晉昌奏言：伊犁旗屯之田，有年已分未分二項。其已分田二萬四千畝，係松筠奏明分授八旗。每旗三千畝，其未分田二萬畝，離城較遠，每年專派佐領督率八旗間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子流民，將所收穫公貯分給貧乏。請照松筠章程分給八旗間散自行管業。不准招佃耕作。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奏，于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以駐屯丁，教之樹畜，農隙習武，以收兵屯兩益。比部額駐防旗屯之可推行于畿輔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記曰。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錦伯都官兵千駐伊犁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築。東西長二百餘里。築北地隘處在無田。渠南阻崖處在無水。嘉慶初有都人圖默特創濬千察布察爾山口。引水自崖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都人嗟圖默特卒排衆議。數年乃成。既濬新築。闢田千頃。遂大豐殖。雖視諸部。鄭白之沃。不足云也。新築東北有積水潭。廣數里。環潭皆回民田。將軍松筠因新築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畝。畀錫伯屯之。東移爾築。相去十餘里。新築高于舊築六七丈。新築之南。並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錫伯營屯田水利同於內地者。